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四〇・子部・類書類

八編類纂二百八十五卷圖二卷六經圖六卷（卷一至卷二十六）

〔明〕陳仁錫輯

……………

一

八編經世類纂序

首六經終亂治六經治

未亂盡元亨而天下治

以六經治其亂而亂可

常治也六經者教之為

人臣以事君為人子以

事父盡人皆忠孝心盡

世皆經綸手也飭六曹

寧萬國有天道焉有地

道焉有人道焉有學術

八編類纂

序

八編類纂

序

然後有經濟焉有容保

然後有教思焉有不苟

富貴之操趨然後有瀾

天雲雨之膏澤焉自非

然者不人不臣不將不

相負天負地負君而夷

狄篡劫之禍未有甚於

此者矣諸編首衍義補

何也其書主齊治均平

極聖神功化生逢

堯舜之君此

本朝第一封事也諸編皆

有意籌當世之務或博

而寡要或冗而多複予

總以題目刪其泛濫俾

無錯用之參著亦無輕

捐之烏毒大都西漢而

上錄文辭東漢而下采

謀畫旁及他書補以圖

說大截六經易哉臣子

八編類纂

序

三

無以獨至之孤行誤天

下蒼生無以救敗之險

著亂乾坤平局無以飲

食之需樂解雲雷經綸

其於諸編思過半矣予

生逢

明盛備負史局入則講讀

闕時承

天語出則咕嗶外不聞人

聲屹屹窮年聊從吾好

八編類纂

序

四

抑慨古今豪傑侈經世者何其多能遯世者何其少繫詞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其憂盛德大業至矣哉蓋天地善藏也夫軋大矣必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夫中庸其至矣必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故經世難言

八編類纂

八

五

哉其獨立不懼乎

天啓丙寅長至日

日講官長洲陳仁錫撰



八編類纂

六

六

大學衍義補序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

衍義補

序

一

十五

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為教人君本之以為治士子業之以為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

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

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

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

世之道為文二百有五言凡

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

為學為教為治之道皆不外

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

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為大學

一篇漢儒禘之禮記中至宋

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

衍義補

序

二

十六

安朱熹為之章句或問建安
 真德秀又剽取經傳子史之
 言以填實之各因其言以推
 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
 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為
 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為
 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
 其所行者止於格物致知誠
 意正心脩身齊家蓋即人君
 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

衍義補

序

四

七

措之於國天下耳譬則網焉
 網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
 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室
 固不止乎一椽然一椽或虧
 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
 愚陋竊倣真氏所行之義而
 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
 天下之要也其為目凡十有
 二曰正朝廷其目六曰正百官
 其目十曰固邦本其目十曰
 有其目一

衍義補

序

四

十

制國用其目一曰明禮樂其目

六曰秩祭祀其目七曰崇教化

其目一曰備規制其目十曰

慎刑憲其目四曰嚴武備其目

十有六曰馭夷狄其目九曰成功

衍義補

序

七

十一

仁其目一譬之醫書其前編則

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

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

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

證隨其方以已其疾惟所用

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

則主乎事真氏所述者雖皆

前言往事而實專主於啟發

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

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

衍義補

序

六

十三

訓臣之此編校之前書文雖

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

事襟儒吏其意蓋主於眾人

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

類多重複所脩之辭不能雅

馴弗暇計也臣遠方下士叨

官

禁近當

先皇帝在御之日首開

經筵卽綴班行之末親覩儒

行義補

序

七

十三

臣以真氏之書進講

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

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

時蓋已有志於是既而出教

太學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

氏之言彙輯十年僅成此書

用以補真氏之闕也繕寫適

完而

陛下嗣登太寶蓋若有待焉者

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

行義補

序

八

十四

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

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

惓惓一念之忠儻為

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

初政之萬一臣濟謹序

重刊大學衍義合補序

宋端平中翰林學士真公德

秀上所著大學衍義一書當

是時其君理宗方急戎事不

之讀也後三百年而國子祭

宗叙一

酒丘公濬當我

孝宗皇帝時又著衍義補一書

上之

帝讀其書大喜賜黃金采穀詔

大宗伯頒祭酒書於天下已

又召拜尚書無何持其書入
相

孝皇至聖公亦稱名輔云二書

故列在學宮薦申先生顯能

誦之而前侍御山泉吉公按

宗叙二

閩檄合梓二書以便誦者侍

御斗山樊公繼至讀其書則

檄臣手校而序焉序曰予讀

故牒而得二氏之書則歎聖

學之闕乎天下至切也余嘗

親于耕織而有感焉夫所謂
 格致誠正者不猶田而耕櫬
 而織哉所謂齊治均平者不
 猶耕而得食織而得衣哉故
 夫耕者所以為食謀也耕而
 不食則無所事耕矣織者所
 以為衣謀也織而不衣則無
 所事織矣學者所以為天下
 國家謀也學而無補於天下
 國家則無所事學矣後之儒

者有三弊焉其曰吾惟求之
 身心而天下國家非吾責也
 則是耕石田織空櫬而不知
 其饒與寒之且不免也其曰
 吾惟求之身心而天下國家
 將自理也則是談耕以療人
 之饒談織以禦人之寒而不
 知穀與絲之猶未親也三代
 而下天下國家豈盡不齊不
 治不平哉而又指其齊治平

者病之曰不聞道則是食其
食衣其衣而又追論其耕與
織之有未善也皆非聖人之
論也真氏書嚴於格心略于
議治而丘氏書則紀綱法度

宗叙五

財賦兵戎禮樂刑政之具靡
不井然碁布燦然星列也其
視四海之內若家至而人覲
之矣此兩公之別也然其為
天下國家慮則無兩心嗟夫

真氏不能以其書信之君至
我

皇祖始揭其書於壁屢顧而嘆
丘氏書無論

孝皇異之即如我

宗叙六

皇上中興神化益茂謀國者凡
有大典禮大征伐大興作輒
取是書斟酌焉豈兩公之書
有切有不切哉何用之者殊
也方今北構胡南構倭

主上之念未嘗一日不在萬里
為之臣者所宜請纓投筆負
弩枕戈日夜謀所以安攘之
策以上報

明主顧奈何博衣緩帶深坐微

宗叙二

二

吟日談寂感動靜以為名高
也則所以求時之弊者立氏
一書尤切矣

嘉靖己未秋望

廣陵宗臣書



史纂左編序

荆川先生所著書曰左編右
編釋編而左編竊為經學之
書上自夷師將相以及隱逸
方技巫史宗祝星曆醫藥

宗叙一

一

百工二氏皆附焉大抵為史
民之浩汗而莫得其指要也
纂其本傳又為正史畧而略更
詳也則旁采山經地誌典夫釋
官之言綴於本傳之末或全存

目互見然錯出以及証善以史
實經以事實理博而約多而
整執此以強辨古今者所謂星
拱北而車指南也至其尊正統
斥僭篡置隋文於外戚法親

吳叙二

三

遠金元於商夷班李張諸
人於巨國等張許於平魏尤
為千古卓識能經生所能窺
者特編帙重六百四十二卷
自刻於嘉靖辛酉迄今凡五

十一年法者著其字畫德
漫而求且垂餘矣尚與察友
陳遜左葛九生二公商之益加
備校共梓以廣厥傳夫大丈夫
經世之學與史人墨士不同其

吳叙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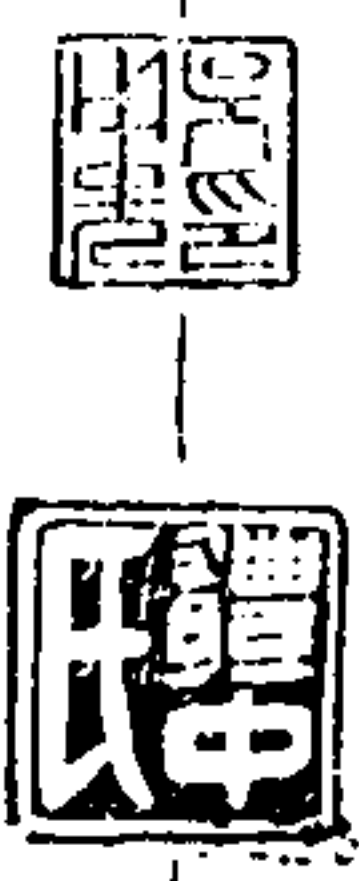
四

學如高山大海可樵可漁在
用如布帛菽粟可飽可暖
其才如神醫劍客可死可生
反是則皆鼯鼠之技熠燿之
而已嗟乎天下治日少而亂日

多君子少而小人多經學之
學少而經生多則左編在何
可百不置之座右哉
弱進士第中奉大夫浙江布
政使浮渡居士吳用先

吳用先

序五



荆川先生左編自序

左編者乃治法而纂錄也則
非關於治在勿錄也其於治
者則自妃后外戚以極之方
鎮夷狄州弁之類皆以提之

唐序

一
其

將与相而提之君亦云備矣
然周官治典所職曰師曰傅
何與於治典也君与相与將
以之師傅講之師之友云師
道立則善人多与躬近正

三師儒之係乎治道者重也故纂家史儒林道學傳傳為諸儒傳雜生訓誥文辭筆札傳之屬也故以之統儒之後後士不事王侯而志

唐序

三

二十七

可也深憂其望而結光於朝莫至亦惟之為禮至人以風去所謂以無用而用者也故纂家隱逸傳至於前史有技傳蓋巫史家祝所以左右人君言

星曆醫藥百工皆有國者之所不缺以博一時於之東方之祿祗滑稽之矣之引其於正丘子明之卜毛延壽之圖則其為奸不可言矣諸至人所係

唐序

三

三十一

諸也故纂家才技傳三代而下儒術占之氏也舉其占之也其至多也言遷傳也子范史如紀西域沙門之二氏之占之五千將卷至祝傷矣別其人

不可以世紀也且以觀儒術之
善集言纂二氏傳言總之有
左編附云

晉陵唐順之撰



序

四

九

荆川先生者編序

荆川唐先生於載籍無
所不窺其編纂成書以
數十計嘗語其流曰讀
書以治經明理為先次之
諸史可以見古人經綸之
迹又次則教法興務可為
應用次者數者末末相
輔以是為之書俾此所
急也余惟學者志不能

讀書能讀書矣乃罷精力
於雕蟲篆刻之間而以為
意者或東瀾而不觀之不善
讀書之過矣夫學不知經世
此學也經世而不知者亦似

序二

合矣此經世也古之善經世
者於神農黃帝之經
才素教人之籍經世在
甲乙葛洪陶隱居之所
緝輯或洞其精澂其

于簡策結錯黃素朽
蠹若師或失其讀士
或竄其文者無不焚穿而
解析之矣又必示義耐
急于生人形能出而得

序三

意攻邪在什也調而
振也藉令不由經論而
以情揆疾曰古法新病
不相能也而藥多其也
以年為功則相急以極于

豈死而巳是編自周秦以
迄勝國任士之所勞謀臣
之所憂凡為總國計者班
班立為中間場拂嗜欲
指陳利病以解外患哀而

序四

三

竅之進退人主虛心采納而
亦者亦精意終國不啻燭
照數計然仍其感也即為
言而亦盡立忠而亦盡用
者其面隱盡壞之狀亦因

可攷見而無不從遊是此
特曰是亦之法憲善敗
得失之林也其可也諸語
西學古經史學念人費步
孰古之法而不知愛者此也

序五

三

惜于古學而流費人以學談
其胸臆非此者也學者
奚足縮于撤必以此編為
鳴矣矣

明翰林院脩撰焦法撰

刻右編序

右編者取右史紀言也其例起治道不君相不官闈不方國不四夷不六官政事無不備載蓋宇宙一天機局也孟子曰詩止然後春秋

叙

三

作余謂謨訕止然後秦議作漢去古未遠賈陸是魏之流圖事撥策詞約事詳遠者借秦燕喻近則條上故事爾然庭榭對向稍引經術陳實諸人危言憤發終漢之蓋

三變焉自是以降陸贄李德裕並

以事理建赤之淵藪也語白不習
為吏視已成事先民之事財於其
燦然者矣凡人臣披肝瀝膽觸按
批鱗慮心所不及慮譚心所不敢

叙

二

三

譚當其時投契者十一齟齬者十
九或獨與眾違跡與親違甚者天
與心違迂闊狂誕之訕無所不至
迨夫事機已形激驗不爽如霜之
必冰如雨之必溜又靡不容嗟歎

息此豈偶然之故哉天下有聖人	之心有聖人之心與言此之精微	非言之所能盡之不言之精微	造化之秘洩朕堯之萌肯此不出	不心亦莫知其然也天地間一種	靈明之氣鍾於人人得之不以言	操國家得失理亂存亡之數知者	能言中庸者亦能言在位者能言	卑遠擯弃者亦能言有不言不悔	無多言不慚有言不必應不安無
---------------	---------------	--------------	---------------	---------------	---------------	---------------	---------------	---------------	---------------

先憂過計不反以爲可恨至今一	一按求之宇宙之局面明哲之精	神躍然了然於此目之間得者可	失理者可亂存者可止不所以得	所以救敗且止者亦即在於撥攘	艱危之際謂與人不非聖人也則	可謂其言不聖人能易之則不可	則是書之輯又豈偶然哉書最詳	於唐宋不宋家回伏朽蠹之狀尤	不可不細讀嗟乎事出料外理在
---------------	---------------	---------------	---------------	---------------	---------------	---------------	---------------	---------------	---------------

八編類纂 刻右編序

園中神明溥於巧也變化因乎方	策稽先已之爽爽者坐不引之不	出戶知天下其視空談勦說白管	窮年而無當寶用者竟何如也假	如有謀王斷國之士不未勝斯編	其於學術竟何如矣	明奉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白寧	撰
---------------	---------------	---------------	---------------	---------------	----------	---------------	---



荆川先生裨編序

荆川中丞以沒予過吊其家
訪其遺文間得公所為左右
編典或編裨編去之序已而
督府胡以宗憲則梓左編予

某序

四十一

覆之蓋按春秋戰國以來傳
記而纂之者然其傳記或
甲乙相互見而以則各按名
氏而裒係之或傳記所不載
而以復自他書彙集之况二

切出於故本幅裁白翠甚且
字愈而能由心之手自筆畫
者故其書多訛與複而多
次也已而予怪一而復得左
所梓以裨編者僅付之三已焉

萃序

二

四十一

復得公所書三脫手稿者而
稍以羣法兄弟及他友人合
校凡付之七而終始之刻既
成予覆之躍然蓋公生平所
所取鏡刻者六經所始以

經世自表見者六官故其泰
和考次為獨詳然六經所研
考理也六經所不能考以則
條次之以諸家之學眾或繁
公所次諸家最為龐雜曲衷

萃序

三

四十二

圃以不必零及賈工甚且守
經與經本經之屬術數以
六不必零及織緯去乙六至
是命甚且雜占日夢巫相之
屬所以文藝書法以六不

必零及畫占古器賅矣之屬
以予考之易曰聖人仰以觀
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曰觀
乎鳥獸之文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物之情以立地之間

李本

四

四

由鼓行而喙息而輿動其
且一州一木一瓦一礫其渺
之至未始不存之天地之成
變化而行鬼神者即如所
謂法言之龐雜而或相濟

亂予固不能必其盡無而亦
不敢遽謂其必醇乎道然要
之探賾闡幽庶幾古所稱博
物君子者特存乎讀之者何
如耳豈不云乎善學者由之

李本

五

四

以多識蓄德不善學者由之
以溺心而滅質故以名其
書曰釋編釋編云者蓋按莊
生所謂道在稊稗而多之而
不於自謂後其大者有以也

惜乎以之編次雖勤而自為
折衷其至猶未之致見云豈
古以居嘗有志焉名日不恆
給在子拉較之唐宋以來
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及

漢書

六

漢書

章氏山堂考索法書什且
百之矣賢者當自得之

歸安蘇門茅坤撰



荆川商先生粹編首序

易不云乎言而下也望願
而不可惡也曾子論飛也
所賢者出而歸諸豆於司
存已反甫也論者於已黨

首序一

顏叔孫器而二也莊生云
猶在梯綽在瓦礫在屎溺
某說靡芥標者顧亦取焉
已黨可已語飛器出而二
也語理而盡於也經語紹

而盡於卯宜其已加也
 於卯諸子百家出異說
 圃工賈鑿卜堪輿占氣
 曆方技出小術與亦亦
 出節脈碎細皆標者出
 多矣其說而振表出未可
 已為願而惡也也善學者
 由出已多識蓄德不識學
 者由出已滿也而識質
 繫乎所趨而正史家亦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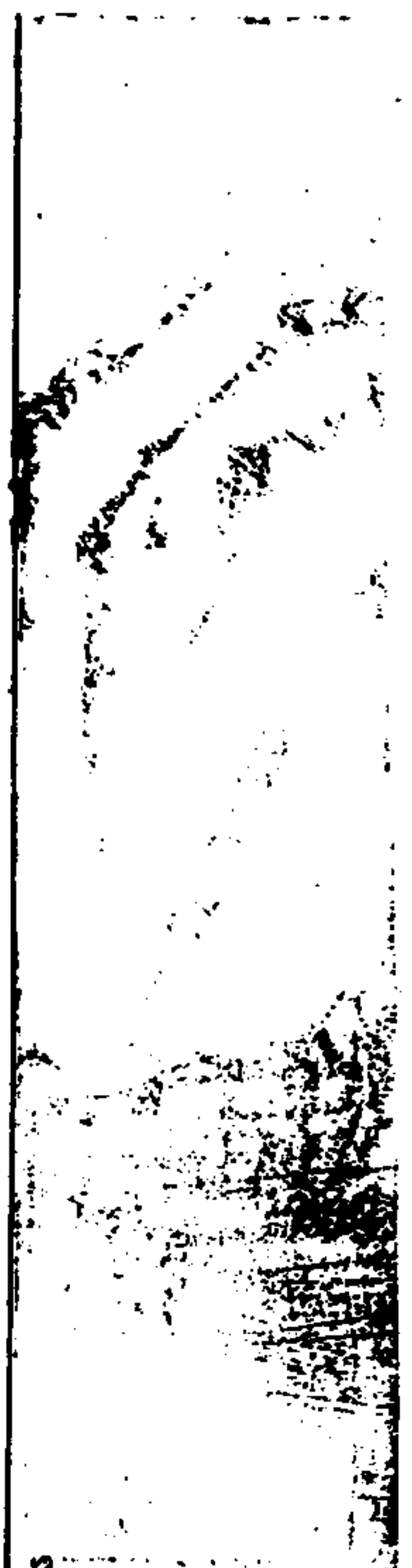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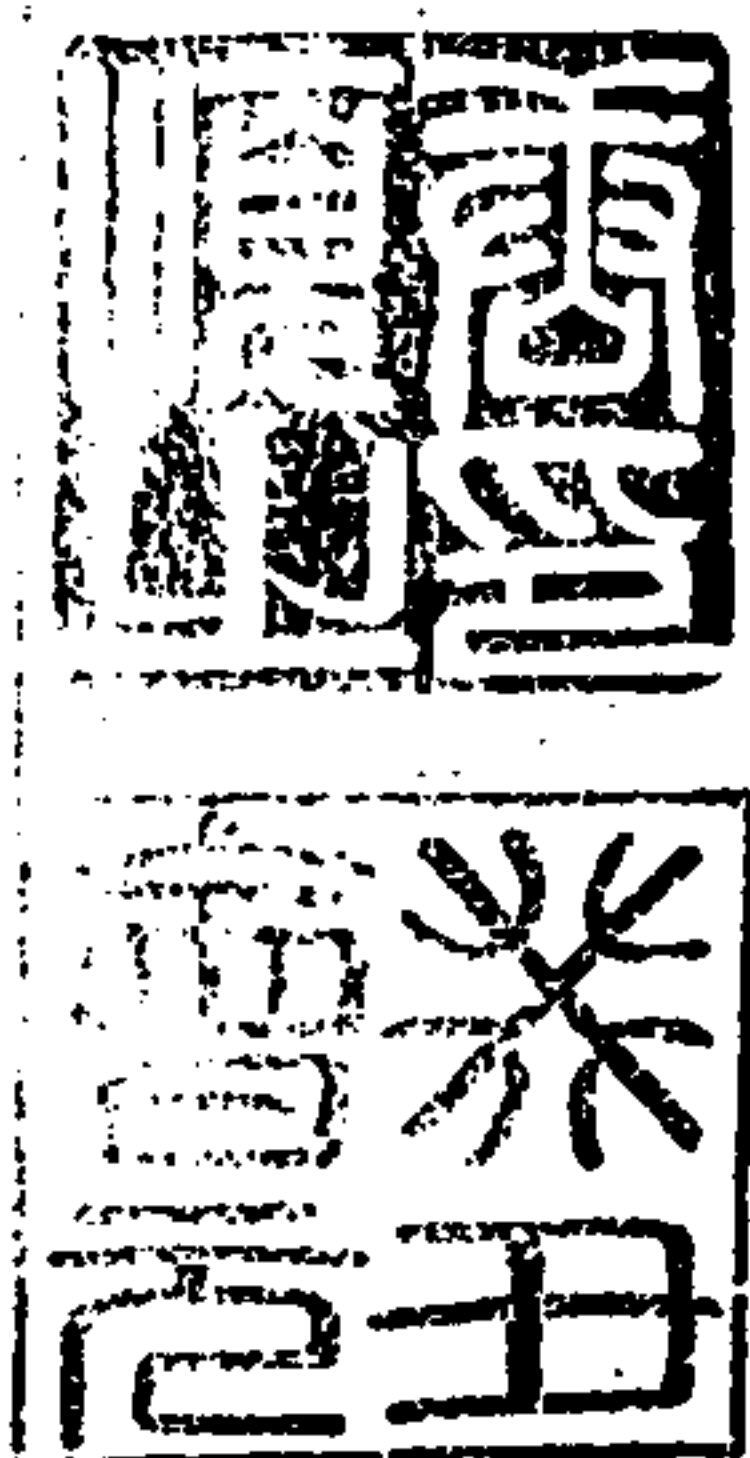
古詩三

畢

志粹編者廣諸志而為出
 者也己為諸語理而不盡於
 卯經語給而不盡于卯
 也故后出白粹編

古詩三

四



經濟類編序

經濟類編百卷故大宗伯臨胸馮
公琦所手鐫也公鍾汝岱之靈
憑詩禮之澤弱冠甲科選入
詞館安欽魁梧文章爾雅人以

馮序一

公輔政之時詞館所儲俱南北
名流余幸濬等每相聚助議
編嘻笑常至雅核公相埋筆
致款捷之不能盡常闡能勢
哦人望淵是涉源而材不日就

世何余以物言疾放歸不預散

報又三年出補史局齒於十人者
與公周旋益親余嘗祝公十季
以長報中稱大小馮而公之才名
益藉深沈博大余文何敢望

馮序二

其第其子一季以余遭艱為
尋及吏議亦自有年以與儕俦
後不惜齒牙強記之能細意系
點毫祀於屋瓦公亦漸柄用正
位秩宗予後歸臥公手出耐存

者再余亦材宜廢近而宜公

大禱甚亟此私也公始經濟

能行國家之急而公病渴自亡

跡乞為不肖遂薨於位子僅數

季季山卅六公沈敏端亮遇子

馮左三

錯執策成敗多驗有經濟實

用卓然台鼎之望文章特在餘

事然嘗與文卿會出公門者

多名士表策法也出公手必

藉亡一吋与代言之文編摩之

史僅稱大手筆自少寧長秩

宗幾至 宣麻而富而富展

至大用士滿惜之公沒幾幾是

編出於公弟民部即後善祿

採秦漢以公鴻儒著他名臣

馮左四

奏對旁及諸子百家唯議取

論有闕經濟在共成之自事

王至禱云為類二十有二目僂

之凡三百餘條幾三百萬言民

部所云割截辱出手自演發

在因憶在彼時閣花豹戲星
編實托始矣公真有人也第
公用之必登而登必印是編亦未
竟之強藏之帳中者夫以之大
強備見於用者不能百一而其
用之概略見於是編之必可也
矣觀是編者必身履石徑求
馬之間與以上其議編則如
在也可學傳矣可無傳矣

生實居士浮夢禱序



圖書編自叙

古今類編如杜氏通典馬氏文
獻通考丘氏大學衍義補皆有
裨國家實用可備考索圖書編
得無沿襲於茲乎予考索不如

自叙

一

謹

數公之該洽經畫不如數公之
精詳何敢望芳軌而踵後塵果
僅止於沿襲則三書備矣亦奚
取於圖書之編蓋斯道不明聖
學湮塞正以驚博者俗徑約者

虛非惟不知祖述聖人之經典
抑不知追原天地之文章也六
經四書雖以闡造化泝人心猶
曰聖人之文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一皆則夫天地自然之

自叙

二

書

文耳然則謂河圖洛書為天地
之文章非歟後儒學聚問辨未
之潛神間有留意探索者又穿
鑿傳會莫知反諸身心以求合
德於天地此圖書所以日益晦

已是故太極圖兩儀四象八卦
五行皆於此乎寓而河圖五行
象數皆順而相生洛書五行象
數皆逆而相尅果真悟太極河
洛渾淪生尅自然之妙則圖書

自叙

三

書

即天地之易象卦爻即天地之
圖書闔闢盈虛變化不窮凡上
而天象下而輿地中而人物孰
非天地之文章孰非太極之散
見亦孰非吾人參兩天地之問

學邪且潛神天地自然之文而
真信吾人身心與之脗合則盈
滿兩間有壬有林非粗也冲漠
絪縕無聲無臭非精也三才一
致萬古一息天之未喪斯文豈
欺我哉雖然今之號稱豪傑者
豈特于天地之文章未嘗留意
即圖書名義且莫之辨故雖好
歲載籍汗牛充棟何啻萬卷究
其所謂圖不過畫工之末技所

自叙

四

五

謂書不過文字之煩燕至於天
地之文莫知所寶噫務華絕根
豪傑且爾况庸流乎予因備採
其切於身心關於國家者以類
編之題曰圖書編就正有道之
君子云

自叙

上

五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



經世實用編引

經世以道衛道以經者天之象緯人之絲綸皆華也而
体一實体即乾、即元亨利
貞實可育實可長實可肅殺

注叙

五九 三五

而收藏乃所謂經也吐此經
者遺世雜此經者卑世蓋此
經者亂世竊此經者惑世豈
世負用、負實也華惟實則
果苗惟實則粒實不勝則朽

質矣敦本尚實無漫誇三五
蓋我

高皇帝令甲具在三十年間破
雕斲觝而貞百度犁然日星
窳繫表章紫陽躬体乾健懿

注叙

七

七

哉萬禩為經已波之濡也浸
假此窳初猶龍襲虛為實繼且
擯實為虛吏蔑祖訓而談揮
霍儒苦考亭而勦玄同譬翦
艸為花本根撥矣間勒旂常

厠俎豆要六山饒海錯難與
布帛菽粟等用也季友馮僉
憲同諸氏編經世實用大都
稟

祖訓為律令輓近沿革附之末

汪敘

三

卷

張紫陽旗鼓匪直討掌故實
訂治統道統而翕于一也用
之目分元亨利貞用之縉歸
乾庶幾演易遺旨矣嘗觀太
上用世其次為世用為世用

者元亨利貞也待用乃用
世者乾也不用亦用不用之
用是編恢矣以用為用者
居某職考某編而自課實不
實也猶免堅歎之謂也夫馮

汪敘

四

卷

君勁節誇修余何敢望其藩
獨斤紫陽而以學製也則
臭味稔也余不文亦道其實
而已
皆

萬曆甲辰夏至之吉

南京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

汪國楠謹書于蘭臺公署



汪叙

五

五

經世寶用編首叙

夫古而今今而後繩繩不窮者
世也。既天下以寸興天下以治
者經世也。心認士尺猶身不知
漏世皆身知漏世以皆身則經

編叙一

六

世正所既脩身矣身乾體也。休
仁既疏心嘉會既合禮利物既
和義貞固既幹寧妙用於是乎
行焉大都言猶虛動猶竅心猶
虛行猶竅實出不存虛將焉傳

孔乘察乎空言孟乘取乎徒善
要歸於尚實而王輓近取士
文詞任官以資格而政以簿書
講學以空寂而皆涉於虛賦
斯世康寧無事有翁敷蓄垣墉
樸斲者存莫爾我

類叙二

卷五

其百慮出準繩萬事以矩矱乎
臣子陳謨布政乃忽舊章而盲
行其臆試反其聰明其閱歷有
太祖萬分一乎夫有我者物也
無豕者神也管而不以意參出
夫歟後有竇用此致虛之極妙
萬物而神矣升高而望順風而
呼世其重有攸賴乎臣不佞追
惟

類叙三

卷五

祖德與同志共討論之久而成

帙命曰經世寶用編若有合乎

衆論與否不盲知也

萬曆三十有一季癸卯月穀旦

馮應京謹題



馮叙牙

八編

丘濬大學衍義補

唐順之史纂左編

唐順之右編

唐順之稗編

今編新纂 姓氏

章潢圖書編

鄧元錫函史編

馮應京實用編

馮琦經濟類編

經世八編類纂總目

明 翰林院編修 經筵日講官陳仁錫評纂	大易圖	尚書圖	毛詩圖	春秋圖	周禮圖	禮記圖	大易類	尚書類	毛詩類	春秋類	三禮類	樂類	吏曹類	戶曹類	禮曹類	兵曹類	刑曹類	工曹類	天類	地類	人類	君類	后類	儲類	宗類	公主類	臣類	將類	學類	列婦類	戚類	鎮類	邊類	幸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奸類	盜類	篡類	夷類	亂類	諸家	附道類	文類	治類	以上凡三十六類其諸編逸事他書以次類入埃續出	類季亨訂正
----	----	----	----	----	----	-----	----	----	-----------------------	-------

八編類纂

目錄

一

六經圖序

六經圖為宋紹興中布衣
楊甲所撰乾道初知撫州
陳森屬教授毛邦翰等補
而刻之為圖三百有九凡

八編類纂

六經圖序

三才之紀羣麗聖文與傳
經之專師命氏顯其家之
學者覲若劉眉矣圖舊鮮
行世者頃新都吳氏購得
宋本始授梓人計部大夫

汝南方公覽而善之謀于
同寮諸大夫斥帑羨復刻
而存于署既成屬予為之
序夫圖書之用創于聖人
使百代憲章譬諸經緯弗

八編類纂

六經圖序

二

可偏廢者也古之學者左
圖右書索象于圖索理于
書故其義可陳其數可紀
舉而厝之如合符契沒世
學者或得其書而不得其

圖雖博沙典墳叩音宋莫
欲其如張茂先之記萬戶
千門武平一之對三桓七
穆畫地可成建瓴罔滯斯
已難矣是呂夾漈鄭氏遺
憾于向歆而致思于王儉
誠謂天祿蘭臺之典七略
但聞有書而阮孝緒以圖
譜歸于部錄記注不若儉
志之獨收有裨于一代顯

八編類纂

六經圖序

三

門之學也然則圖之所繫
詎可忽哉予嘗慨學者侈
雕繪之技或以詞藻相矜
嚴于古之名物制度牴牾
闊疏者有矣至遜心名理
者又高語得意忘象之言
于器數之委折或吐弃爲
糝糠而不屑辨不知形而
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器天下之道貞夫一者

八編類纂

六經圖序

四

也使盡廢其形則器亡而道亦不可見矣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然則標于指外通于繫表惟圖能之是固書之所不能盡也窮經者試以是參伍而想象之于六

八編類纂

六經圖序

五

駿之具哉予又嘗攷之易有唐沈熊之譜宋劉牧朱震之圖書有唐之無逸圖治要圖詩有魏衛協之圖唐之中木蟲魚圖春秋有漢嚴彭祖唐張傑李瑾之圖宋鄧名世之譜禮有漢鄭玄阮諶唐張鎰夏侯伏明宋梁正聶崇羨之圖陸佃之象其它單部偏牒多

八編類纂

六經圖序

六

矣今皆軼不存而是編所
圖多沿舊記黨枯護朽間
亦有之夫謬解犧尊臆注
葵首管之通人不無可議
今以此倚撫異同糾迪殺

八編類纂

六經圖序

七

舛因形契理親見古人則
是圖墳爲六秭之津涉也
已豈舟夫王楚薛尚功之
編同日語哉方今古學載
興異書間出羽陵蠹簡半

在人間顧經笥斷殘尚須
揚摧方公舟諸大夫亟舉
是編而表章之其于通經
學古裨益弘多固知黃香
觀內之秘班旃禁中之副

八編類纂

六經圖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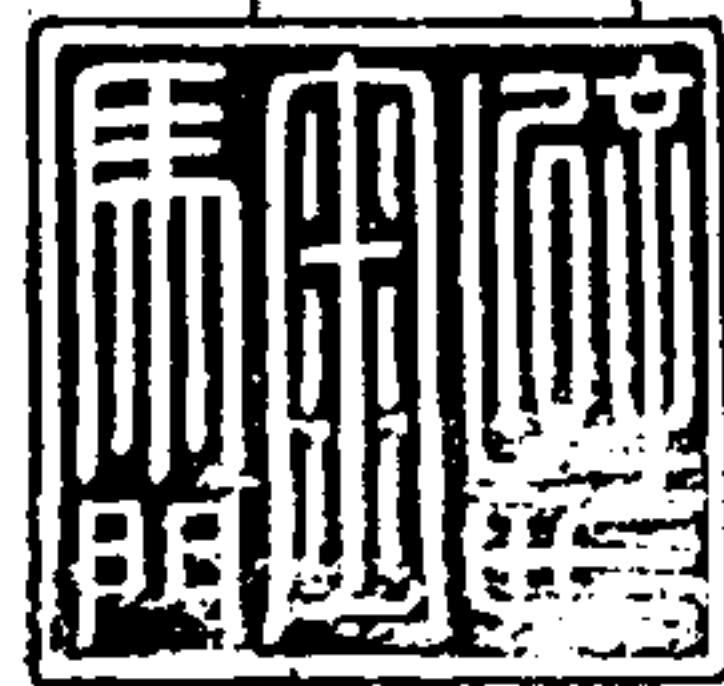
八

未有臻其方者矣
賜進士及第奉議大夫右
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
讀掌司經局事前左諭德
南京國子監司業

國史編修記注

起居編纂章秦江寧顧起

元撰



八編類纂

六經圖序

九

六經圖序

陳大夫為撫之朞年樂民之安於其政思所以富之教之之叙既已創闢試院以奉

聖天子三年取士之制又取六經圖命泮宮職講肄者編類為書刊之於學以教諸生謂昌言嘗掌教於

是邦積十餘年而庠序友生相與愛敬之不衰俾參訂焉既逾月諸經論各以其圖就議於予且曰六經

之文浩博若欲別加編摩非積以歲月有不能是圖集諸家所長願因其舊庶得曰亟稱賢大夫善教之

意予雖其說無敢去取惟傳寫銓次有舛誤者是正

八編類纂 六經圖 舊序 一 之而已凡得易七十書五十有五詩四十有七周禮

六十有五禮記四十有三春秋二十有九合為圖三百有九蓋嘗論之自漢儒章句傳注之學行而士之

道學益不明逮本朝以經術取士大儒繼出講解一新而後天下之士皆知淵原之歸今是圖之作凡六

籍之制度名數粲然可一二數使學者因是求其全書而讀之則造微詣遠茲實其指南也若因以得於

瞻睹之間遂以為聖人之經盡在於是則破碎分裂不尤甚於為之華藻鑿斲者邪其不見斥於覃思幽

玄深思之

皇宋乾道元年甲子左承議郎新除將作監丞苗昌

言序

州學經諭

吳翬飛

黃松年

崔崇之

唐次雲

李自修

趙元輔

編次

州學學正

徐世聞

州學學錄

危幾安

龔迪吉

左文林郎撫州州學教授

毛邦翰

左朝散郎通判撫州軍州主管學事

劉濤

右朝散大夫知撫州軍州主管學事

陳森參閱

八編類纂

六經圖

卷序

二

六經圖目錄

宋 楊甲撰 毛邦翰補

○第一卷

大易象數鉤深圖

馬圖 像抄定

龜書 像抄定

河洛卦位合圖

楊止菴定

河洛陰陽生成純襍圖

楊止菴定

河洛圖

神默齋定

洪範微河圖之圖

瞿九思定

律呂合河圖洪範圖

瞿九思定

八編類纂

六經圖

易

一

律呂合洛圖洪範圖

瞿九思定

乾坤生六卦六卦生六十四卦總圖

楊止菴定

天與日會圖

楊止菴定

地與月會方圖

楊止菴定

乾坤易之門

像抄定

先天八卦往順來逆圖

像抄定

體用一源卦圖

像抄定

陽生自下陰消自上全圖

像抄定

一中分造化圓圖

像抄定

一中分造化方圖

像抄定

三十六宮圖	<small>像抄定</small>
一陰一陽謂道之圖	<small>像抄定</small>
先後天仰觀天文圖	<small>像抄定</small>
十二月日行天圖	<small>像抄定</small>
八卦上下相綜全圖	<small>像抄定</small>
豎圖	<small>像抄定</small>
日月五星周天圖	<small>像抄定</small>
十二月卦之圖	<small>像抄定</small>
四象玆圖	<small>像抄定</small>
一中分造化圓圖	<small>文圖</small>
義文圖	<small>神默定</small>
九卦	<small>孔圖</small>
啓蒙掛劫過揲四圖今摠為一圖	
○第二卷	
尚書軌範撮要圖	
五十八篇數圖	<small>逸書篇圖</small>
作書時世圖	<small>帝王世次圖</small>
夏世次圖	<small>商世次圖</small>
周世次圖	

晉魯世次圖	<small>堯典四仲中星圖</small>
日月會次舍圖	<small>四仲日永短圖</small>
四時測中星圖	<small>日月行冬夏圖</small>
堯九族圖	<small>舜巡四岳圖</small>
七政五辰圖	<small>璣衡圖</small>
諸侯玉帛圖	<small>律度量衡圖</small>
十二章服圖	<small>五聲八音圖</small>
六律六呂圖	<small>九韶樂器圖</small>
五刑四罪圖	<small>舜舞干羽圖</small>
禹貢隨山濬川圖	<small>禹貢九州疆界圖</small>
禹貢治水先後	<small>禹貢九州譜圖</small>
禹貢九山名數	<small>禹貢九川名數圖</small>
濬畎澮距川圖	<small>堯制五服圖</small>
弼成五服圖	<small>舜十二州圖</small>
商七廟圖	<small>商五遷都圖</small>
周營洛邑圖	<small>召誥土中圖</small>
九疇本河圖	<small>九疇虛五用六圖</small>
洪範九疇圖	<small>九疇合八疇數圖</small>
九疇相乘得數圖	<small>劉蘇洪範傳圖</small>
皇極居次五圖	<small>皇極不言數圖</small>

周宗彝圖	六年五服朝圖
君牙太常圖	平王錫圭瓚圖
牧誓兵器圖	費誓兵器圖
漢儒傳授書學圖	
○第三卷	
毛詩正變指南圖	
詩篇名	作詩時世
周公世次	召公世次
衛世次	齊世次
鄭世次	曹世次
陳世次	晉世次
秦世次	宋世次
族譜	十五國風圖
十五國風地理圖	日居月諸圖
公劉相陰陽圖	楚丘揆日景圖
齊國風宰壺氏圖	大田雨我公田圖
甫田歲取十千圖	百夫之田
萬夫之田	載芟藉田圖
時邁巡狩圖	我將明堂圖
清廟閟宮圖	辟雍泮宮圖

斯干考室圖	秦國風小戎圖
商頌王畿圖	釋草名
釋木名	釋菜名
釋穀名	釋鳥名
釋獸名	釋蟲名
釋魚名	釋馬名
釋衣服制名	釋車馬器名
釋禮樂器名	釋兵農器名
○第四卷	
八編類纂	六經圖
春秋筆削發微圖	毛詩目
春秋十二公	宣隱桓
二十一國世次圖	周成襄莊
春秋一百二十四國爵姓	秦魯齊晉
五霸	齊盟
與盟之國	春秋諸國地理圖
地名所屬	諸國地理
周地	魯地
陳地	齊地

晉地	宋地
衛地	鄭地
楚地	邾地
莒地	紀地
闕地	諸國地
周王族諸氏	魯公族諸氏
齊公族諸氏	楚公族諸氏
晉公族諸氏	宋公族諸氏
衛公族諸氏	鄭公族諸氏
陳公族	蔡公族
吳公族	莒官族
曹公族	虞公族
虢公族	諸侯典廢
春秋始終	春秋摠例數
春秋三傳授圖	
○第五卷	
周禮文物大全圖	
天官冢宰	地官司徒
春官宗伯	夏官司馬
秋官司寇	冬官考工記

王宮制圖	營國制圖
經涂九軌圖	朝位寢廟社稷圖
宗廟圖	社稷圖
治朝圖	燕朝圖
外朝圖	夏世室
商重屋	周明堂
宮寢制圖	次辰制圖
几筵制圖	王畿千里圖
王畿鄉遂采地圖	井田之法圖
四井為邑圖	四邑為丘圖
八緯類纂 六經圖 周禮目	
四丘為甸圖	四甸為縣圖
四縣為都圖	四都為同圖
六鄉圖	六遂圖
五等采地圖	六鄉之地圖
職方氏九服圖	職方九州圖
行人六服朝貢圖	王公侯卿士冕服圖
后服制圖	圭璧璋璜纁纁制圖
圖丘樂圖	方丘樂圖
宗廟樂圖	分舞樂圖
籥簾鐘磬制圖	鳧氏為鐘

木鐸金鐸	鼓人四金圖
舞師樂師舞制圖	鼓制圖
樂器制圖	祭器制圖
六尊制圖	六彝制圖
掌客器圖	鬯人制圖
巾車玉輅制圖	墨車制度圖
厭翟車制圖	輪人為蓋圖
九旗制圖	射侯制圖
馮相太歲圖	龜人圖
纂人圖	主圭測日圖
人編類纂	六經圖
水地法圖	傳授圖
第六卷	
禮記制度示掌圖	
四十九篇圖	二十四氣圖
七十二候圖	月令中星圖
月令明堂圖	十二律還相為
月令十二律管候氣圖	
月令所屬圖	月令仲夏昏星圖
月令仲春昏星圖	月令仲冬昏星圖
月令仲秋昏星圖	五帝坐位圖

五社制度圖	王制周建國圖
王制商建國圖	王制公卿大夫士圖
天子縣內圖	周公明堂圖
武舞表位圖	冠冕制圖
器用制圖	七廟制圖
祫廟制圖	五廟三廟圖
別子祖宗圖	郊禘宗祖圖
堂上昭穆圖	室中昭穆圖
燕禮圖	投壺禮圖
鄉飲禮圖	養老禮圖
人編類纂	六經圖
冠禮器圖	昏禮器圖
習射禮圖	饗禮圖
內外用事之日圖	祭祀用樽之數圖
禮記名數圖	禮記傳授圖

終

八編類纂圖目錄

卷外圖目

○第一卷

兩河新築隄堰壩閘圖 衛河口

京師 天津海口

會通河 沙灣河

兩河口 丁家道口

永固湖 徐溪口

雙溝 徐州洪

文河 直河

八編類纂 卷外圖目

朱還墩 迷堤

大河口 高家堰

澗河 月河

淮子河 芒稻河

鹽運河 白苕河

新桃未輝港便河 洋子江

海運圖 深河入海

大洋 北洋綠水

海滄口 黑水大洋

綠水洋 北去海運道

淮安口 步州洋

海門 徘徊洋

黃公洋連口山 虎定海

處州口 三仙島

安固江 白松涇

福州口 王家島

海防圖 占城等國

第一幅正南向 第二幅正南向

第三幅正南向 第四幅東南向

第五幅東南向 第六幅東南向

第七幅正東向 第八幅正東向

第九幅正東向 第十幅正東向

第十一幅正東向 第十二幅東南

禹貢九州及今郡縣山水之圖

各邊鎮城堡關寨山嶺谷口全圖

第一遼東鎮 第二遼東山海關

第三薊州鎮 第四薊昌宣府

第五宣府鎮 第六大同鎮

第七山西鎮 第八延綏鎮

第九延綏寧夏固原鎮 第十臨洮鎮

第十一甘肅鎮	第十二甘肅鎮
太僕總轄圖	宜府點馬圖
太平營寨點馬圖	古北口點馬圖
冷關口點馬圖	
○第二卷	
河漕全圖	白河沙河榆河
通州左衛張家灣上馬頭淺	
右衛季兒寺淺	高家灣淺
霸州蘇家淺	武清縣三里長淺
香河縣蔣家灣淺	武清縣泮溝兒淺
八編類纂 卷外圖目	三
天津右衛楊家口淺	青縣磚河口驛淺
天津左衛劉佛住口淺	蔡家口淺
靖海縣釣臺淺	青縣通河
河間府南新衛河	興濟縣安都寨口淺
滹沱河	滄州磚河南口淺
交河縣李家灣淺	南皮縣徐家堰淺
東光縣狼十一等口淺	吳橋縣王家鹵河口
白中窪淺	恩縣白馬廟淺
德州上十八里淺	景州羅家口淺
德州衛張家灣淺	左衛鄭家口淺

故城縣鄭家口淺	武城縣桑園口淺
清和縣二哥營淺	
夏津縣趙家貨郎口淺	
衛河口	臨清州潘家橋淺
博平縣後隄淺	堂邑縣梁家鄉淺
平山衛淺	清平縣魏家灣淺
東阿縣沙灣淺	聊城縣官窪口淺
陽穀縣館驛淺	壽張縣戴家開淺
故口潭	汶河源
表家口	東平州新家淺
八編類纂 卷外圖目	四
南旺河水櫃	汶上縣界首淺
濟寧衛曹井橋淺	硯瓦溝淺
長河口	仲家淺開
牛頭河下出廣運開	鄒家港里淺
南陽開	新河
溝門村屯師家庄淺	沙河堤
回回墓河	子房基
運鉄河口	鷄爪溝
月河	徐州洪
雙溝淺	呂梁洪

邳州蔡家庄淺	宿遷縣武家溝淺
睢寧縣龍崗淺	桃源縣儀河南淺
清河縣李家橋淺	淮河
山陽縣王家淺	寶應縣子嬰溝淺
康濟河北閘	南崗
高郵州王渠淺	湖一邵伯塘淺
新建通惠閘	郭璞墓
江渡	運河
三茅峰	開家河
鎮江運河	江陰河
八編類纂 卷外圖目	五
常州運河	寒山寺
周夏二公祠	黃天蕩
太湖淺	湖州運道
山青閘	項家漚
嘉禾通運所	陡門鎮
徐家漚	錢店渡
石門鎮	淺河
連城淺河	彭河
莫家壩	萬壽塘
落瓜塘	隋樓鎮

五林港	鴉鵲港
十二里洋	北新閘
天口萬山	
八編類纂 卷外圖目	六

八編類纂	卷內圖目	列註類之中
易經圖目	河圖天地交圖	洛書日月交圖
後天卦圖	太極二十四卦圖	
卦變圖		
詩經圖目		
樂章圖		
春秋圖目		
春王正月圖		
八編類纂	卷內圖目	一
樂類圖目	方澤樂圖	
圖丘樂圖	漢律損益圖	
律呂分寸圖	合河圖	
武王七律五音圖	次第合河圖	
測律損法圖	合河連合圖	
連圖損法圖	連合圖	
連環對待圖	寸經圖	
損益法合圖	寸針圖	
寸緯圖	律呂合河圖洪範圖	
洪範倣河圖之圖		

律呂合洛書洪範圖	合二十四氣圖
黃鍾合四時十二月圖	合乾坤二策圖
合天數二十有五圖	
史曹圖目	
周官圖	成周官制圖
分治圖	五儀五等圖
九命服圖	秦漢官制圖
百官圖	
戶曹圖目	
周禮九畿九服圖	
八編類纂	卷內圖目
虞五服周九服合一圖	其二
虞周千里邦畿合一圖	武成分土圖
周里九畿九服圖	司徒建邦國圖
王畿鄉遂采地圖	
成國兼附庸制圖	
職方封國圖	
同十為封封十為畿圖	八家同井圖
井十為通圖	通十為成圖
成十為終圖	終十為同圖
邑丘圖	縣都圖

井邑丘甸圖	丘甸都縣圖
遂人溝洫圖	井田助法遂溝圖
牧田貢法遂溝圖	萬夫圖
征稅之法圖	載師問師相胥圖
周禮理財之官圖	理財之法圖
邦郊鄉遂野摠圖	各省歲漕派數圖
各摠歲朝運數圖	任上作貢圖
太宰九貢合禹貢圖	清圖
屯鹽利弊相須圖	區田圖
架田圖	塗田圖
八編類纂 卷內圖目	三
投田圖	
禮曹圖目	
王朝命令復逆出入圖	五等禮文圖
常體之禮圖	內心之禮圖
古祀地祇摠圖	郊祭圖
南京天地壇圖	大祀殿舊圖
今郊壇摠圖	今郊壇殿陛圖
園丘圖	其二
園丘陳設圖	祭祀圖
方澤摠圖	方丘壇圖

方丘陳設圖	園丘方澤合祀圖
崇雲壇圖	祈穀陳設圖
朝日陳設之圖	夕月陳設之圖
王者七廟圖	廟制宗元數圖
寢廟辨民圖	宗廟大享圖
商七廟圖	周天子廟圖
太祖舊廟圖	今太廟摠圖
明堂圖	明堂制度圖
夏世室圖	殷人重圖
明堂大享帝圖	養老圖
八編類纂 卷內圖目	四
大射禮圖	周禮賓興賢能圖
冠禮圖	眾子冠圖
本宗五服圖	妾為夫族服圖
三父八母圖	
出嫁母為本宗降服圖	母黨妻黨服圖
妾為家長服圖	祠堂叙立圖
母位設饌圖	兩位並設圖
正寢時祭圖	鄉飲酒圖
兵曹圖目	
積卒十二星圖	周兵制圖

漢南北事圖	府兵圖
黃帝握奇陣圖	握機奇正圖
八陣圖	摠衛四陣圖
八陣小成圖	八陣中成圖
八陣大成圖	八陣分撥摠圖
天西設陣圖	天覆陣圖
地載陣圖	常山蛇陣圖
其二	敵臺圖
烽埃圖	
刑曹圖目	
八編類纂 卷內圖目	五
乾象紫微垣圖	太極垣圖
天市垣圖	衆星圖
周禮刑法圖	其二其三
工曹圖目	
禁丘定制方中圖	寢廟相陰陽圖
詔誥土中圖	寢廟辨明圖
天子寢廟圖	臯門應門圖
廡市圖	廬舍圖
角臺圖	敵臺圖
懸板圖	睥睨圖

甕城圖	經理三吳水利圖
如意輪圖	揚沙錫圖
雙拖泥扒圖	短拖泥扒圖
推沙鉋圖	大推沙鉋圖
法輪圖	雙推輪圖
揚泥飛車圖	自在河車圖
滾沙輪圖	常轉輪圖
開沙輦圖	淘沙缸圖
濬淺筏圖	吸沙桴圖
搜江輾圖	混江軸圖
八編類纂 卷內圖目	六
百節帚圖	伏波艇圖
披河排圖	鎖泥欽圖
八槳船圖	刷江帚圖
開江犁圖	定波纜圖
驅山鞭圖	黃河治績圖
天類圖目	
昊天垂象圖	觀象圖
九里天圖	三垣二十八宿圖
紫微圖	太微垣圖
天市垣圖	

松潘圖

兩廣摠圖

日本國圖

琉球國圖

西域圖

文類圖目

衛夫筆陣圖

王羲之筆陣圖

治類圖目

鄭俠上流民圖

八編類纂

卷四圖目

九

經世八編類纂目錄

明翰林院編修日講官陳仁錫纂評

○第一卷

易經之一

王禕洛書辨

熊朋來辨河圖洛書

易中兼有河圖洛書

楊繪論後天八卦方位 王弼周易畧例

易摠論

河圖天地交圖

河圖八卦說

河圖洛書摠考

八編類纂

目錄 卷一

洛書日月交圖

河洛天地日月交摠論

參兩參伍摠論

圖書參兩參伍摠論 後天卦圖說

太極六十四卦圖 圖說

先天後天摠論 圖書象數摠論

造化之幾說 皇極經世論

卦變圖說 蔡氏洪範皇極論

先儒諸圖摠論 真西山論

程頤論

沈瞻預榮論易問荅

○第二卷

書經之一

孔安國尚書辨

孔穎達論古文今文尚書

鄭樵古文今文辨

陳櫟中星考

貝瓊中星解

熊朋來月令中星

金履祥微子不奔周辨

學書大旨

朔易

禹貢疑議

祖甲帝乙

康誥

八編類纂

目錄經二

二

穆王三書

秦誓

歐陽修秦誓論

○第三卷

詩經之一

歐陽修序問

通考論歐詩解

鄭樵二南辨

關雎辨

國風辨

幽風辨

商魯頌辨

亡詩六篇

樂章圖

刪詩辨

詩序辨

讀詩法

詩有美刺

毛鄭之失

序草木並論詩聲

詩議

章俊卿論詩序非止一人

風雅正變

馬端臨辨詩序

鄭樵論詩書逸篇

學詩序

詩大旨

風雅頌

國風

風雅正變論

二南

召南

頌

詩說

○第四卷

八編類纂

目錄經三

三

春秋之一

范甯敕梁傳序

胡安國春秋胡傳序

劉知幾春秋議

呂大圭論夫子作春秋

鄭樵春秋總辨

趙訪春秋說

劉永之與梁孟敬論春秋書

鄭樵例非春秋之法

馬端臨論三傳經文同異

呂大圭世變

黃震論

呂來論改元

熊朋來周正考

李琪序齊伯桓紀	序晉伯文紀
序晉伯襄紀	序晉伯悼紀
序晉伯靈成景厲紀	序晉伯頃定紀
序晉伯平昭紀	序蔡世紀
序魯世紀	序衛世紀
序曹世紀	序鄭世紀
序晉世紀	序陳世紀
序滕世紀	序宋世紀
序杞世紀	序許世紀
序齊世紀	序邾世紀
序薛世紀	序邾世紀
序楚世紀	
○第五卷	
春秋之二	
學春秋序	學春秋
春秋四傳	讀春秋
春秋大旨	春王正月圖
圖說	易證
書證	詩證
禮證	二朝

齊人歸田	春秋疑議
春秋摠論	孔子隨三都
書納子糾	書尹氏卒
楚子入陳	季札來聘
○第六卷	范升疏
禮記之一	
鄭樵三禮摠辨	三禮同議辨
周禮辨	六服朝禮
封國辨	貢助徹法
田稅辨	溝洫辨
王炎周禮考	集說冢宰兼六卿
冢宰分而為六	鄭伯謙內外論
太宰	繫民
論稅賦	太宰節財用
論會計	其二
宿衛	集說內治
王應電內外篇	馬端臨論除貸
王應電教民教國	司馬九畿
禮司烜氏	孔穎達正義序

通考禮記 鄭樵摠辨

考索大射之義

○第七卷

禮記之二

論儀禮 論周禮

論禮記 儀禮篇目敘

目令辨 明堂位辨

王制 魯僭禮樂

諸侯專征 射義

昏義 封建疑

八編類纂 目錄 卷六

周禮考 建都之制

建官之制 內宰之職

周禮六官 六官存亡

周禮摠意 王畿侯國里數

諸侯封地食祿 畿內畿外班祿之制

周禮摠論

○第八卷

樂之一

鄭樵七音序 宋濂洪武正韻序

其二 魏徵隋書樂章

沈括聲氣之感 曲謝

馬端臨辨樂不傳之論 論樂不在聲器

論饒歌鼓吹之辨 吳萊辨魏漢津之誤

論樂府主聲

胡翰古樂府詩類編序 范曄東漢律曆志

八編類纂 目錄 卷一

古樂考摠論 國子學教摠論

八音摠論

律呂損益之數 諸家樂律圖說摠叙

永嘉陳氏 律呂新書

相生辨 李氏律呂元聲摠論

韓司馬精研律呂之學 樂律摠論

黃鍾律論 律尺考

候氣 論品擇樂工之教

諸家論樂考 變樂摠論

樂歌摠序

○第九卷

樂之二

歌法述

樂歌考

國朝樂歌

樂詩摠論

樂以聲歌為王議

樂舞考

樂歌樂舞摠論

樂摠論

園丘樂圖

方澤樂圖

天地宗廟君臣之樂

周樂不用聲音

三宮論

呂覽大樂篇

八編類纂

目錄

二

八

侈樂篇

適音篇

明理篇

師廣論新聲

吳季札觀樂

劉向修文篇

漢武帝廟樂詔

阮藉樂論

稽康聲論

○第十卷

樂之三

樂律考

○第十一卷

樂之四

測律

十二律歌

律呂分寸圖

定律說

疑古

漢律損益圖

唐大衍曆盈縮分

宋乾元曆損益率

疑三分損益

疑納音隔八相生

疑復有黃太史夾四清聲

疑復有變

疑復黃林太南四清音

疑復有變

律正半律

變半律

疑復有變宮變徵二音

武王七律五音圖

疑宮商角徵羽有數

疑宮商角徵羽聲

八編類纂

目錄

樂三

九

疑七音為七始

疑漢律絲忽初抄

○第十二卷

樂之五

觀化第三

律呂元聲律

律呂正聲律

漢四分曆

魏景初曆

宋應天曆

遼大明律

宋皇祐曆

擬候氣定律

疑用古望臬分寸定律

原理第四

合河圖

測律損法圖

次第合河圖	連環對待圖	連合圖	損益法合圖	寸緯圖	玩易第五	合易反對	稽疇第六	洪範做河圖之圖	律呂合洛書洪範圖	疑用古玉律分寸定律	疑用古權量分寸定律	疑周有兩尺	本數第七	分調第八	用宮逐羽	清角	樂統同說	終賓說	仲呂林鍾二律
連圖損法圖	圖說	合洛書	寸經圖	寸斜圖	合易逆數	合易變爻	律合洪範說	律呂合河圖洪範圖	疑系黍定律	疑用古尺分寸定律	疑用古尺分寸定律	疑九分不可為寸	數略	清宮商角下徵說	清商	下徵	詢必有名說	太陽律	

黃鍾合四時十二月圖	合乾坤二策圖	審音第九	其二	審琴音	合二十四氣圖	合天數二十有五圖	定律音	正梵音	琴說
八編類纂	目錄								

○第十三卷

吏之一

論任官之道

定職官之品

頒爵祿之制

敬大臣之禮

簡侍從之臣

重臺諫之任

○第十四卷

吏之二

林駟論三省

馬端臨論三省

論樞密

論宣徽院

林駟論宰相兼樞密

論漢九卿

八編類纂 目錄 吏一

馬端臨論翰院

宋志論臺諫

馬端臨行省

又論郡丞

吳萊書急就章後

蘇洵重遠

韋彪選舉遷秩疏

韋嗣論職官

又論

杜佑省官議

陸贄進量移官狀

司馬光論三事

歐陽修論館閣取士

呂公著論選任

請乞致仕官俸

朱光庭論帶職

葉適論設官

又論任子

朱博復置御史大夫奏

何武請建三公

歐陽修乞限學士待制

司馬光備領問奏

余靖預聞邊事疏

荀悅置史官奏

李德裕論時政

論起居注

論修史體例

歐陽修論修日曆

陳瓘乞刪修實錄

石公弼請復史館

陳元乞立左傳博士

李嶠請置巡按

元稹論諫職表

劉隨防涇泄疏

歐陽修論臺官

又論唐介等宜召還

司馬光論舉諫官

彭汝礪論言事

劉安世論罷言官

八編類纂 目錄 吏二

○第十五卷

吏之三 外職 授官 學薦 辭免 考選

朱博奏

張九齡論封事

李贇叙狀

范仲論轉運

歐陽修論察官吏

司馬光乞罷狀

歐陽修論擬官

又論

僕人不當授官

論包拯

程顥論遣按獄

蘇頌繳疏

王嘉薦疏

東平王蒼薦疏

陳忠薦疏

楊喬薦疏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歐陽修薦疏	以上舉薦	杜詩辭疏
蘇軾代辨訪	以上辨免	趙普請考績
李綱議責成		葉適官法論
鄭介君定刑賞	以上考課	葉適論吏胥
○第十六卷		
史之四		
吏曹總叙		虞官制
又論		周官圖
圖論		周官總論
公孤總論		周禮六官原
八編類纂	目錄 吏三	十四
成周官制圖		序
太宰兼理王內		六官咸統圖
分治圖		五儀五等圖
九命服圖		秦漢官制圖
統論		秦官爵
漢官秩		漢官制總論
唐官秩		唐官制統屬
唐總論		宋官秩
宋統論		宋官制
論		唐宋總述

歷代總論		歷代官制
變華		官名沿革
官品多寡		
○第十七卷		
吏之五		
本朝文武官說		百官圖
百官述		其二
武職述		武經議
爵祿沿革考		
○第十八卷		
八編類纂	目錄 吏四	十五
吏之六		
公侯伯表總叙		高祖功臣表
靖難功臣表		內閣年表
公派表		東宮三師表
翰林諸學士表		六部尚書表
都御史表		三邊總督表
兩廣軍務表		
南京守備同參贊大臣表		
祭酒表		三省事宜
師保		內閣

翰林

官僚

司直清紀

總督

總督軍務

巡撫

巡按御史

六科

小京堂

推用方面

兵備

教職

武職蔭襲

薦舉

論法

論法總論

○第十九卷

吏之七

八編類纂 目錄 吏五

十六

五

任官考

○第二十卷

吏之八

天官

考成法

責實政

處賊吏

考舉鄉官

汰冗員

革濫進

薦舉辟召論

取士義

外任

任官議

○第二十一卷

吏之九

用人

伊周用人對

孔子賢進賢

取人對

管仲立政篇

齊桓公用審成

晏子具官對

韓非用人篇

呂不韋期賢篇

賈誼官人篇

李淑上更始書

韋彪上章帝疏

後漢書左雄周黃傳論

夏侯玄時事義

魏崔琰毛玠舉清正

椽和洽論人材

晉魏瓘復鄉舉里選疏

郗先對策

八編類纂 目錄 吏六

十七

劉毅中正疏

劉景安與崔亮書

韓顯宗諫事

劉曉上疏

桓彥範等薦陽嶠

韋嗣立論職官

蕭至忠疏

薛登清擇賢 以上用人 二十五則

○第二十二卷

吏之十 信任 求賢 寶賢 薦賢

韓非難篇二

蘇洵遠慮篇

蘇軾任人策 以上信 三則

亢倉子賢道篇

白圭論魏文侯

漢武帝求賢詔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漢宣帝舉孝廉詔

蕭瑀受救無稽以上勤職業一則 應詹疏

徐邈與范甯書 馬周疏

姚崇奏從韋汾沙汰疏

蘇軾專任使策以上吏治五則

八編類纂

目錄

吏九

二十

○第二十四卷

戶之一

摠論固本之道

蕃民之生

制民之產

○第二十五卷

戶之二

郵民之患

擇民之長

分民之牧

詢民之謨

○第二十六卷

戶之三

八編類纂

目錄

戶一

二十一

摠論理財之道

貢賦之常

經制之義

○第二十七卷

戶之四

市糴之令

銅楮之幣

山澤之利

○第二十八卷

戶之五

征榷之課

傳算之籍

衡筭之失

漕輓之空

戶之六 ○第二十九卷

陳祥道都鄙溝洫

馬端臨井田

胡翰井牧

陳祥道貢助

馬端臨論九賦

宋史本政書

唐志唐田賦

宋史宋田賦

陳祥道周役賦

馬端臨論戶籍

宋史宋役法

馬端臨論差役雇役

又論復除

隋志隋經費

宋志宋經費

馬端臨序

八編類纂 目錄 戶二

二十二

戶之七 ○第三十卷

唐志唐漕法

宋志宋漕法

元志元漕法

朱清張瑄海運

宋志紀賑恤

朱熹社倉記

管仲重農

穀幣利權

○第三十一卷

戶之八

馬端臨論唐和糴

宋志論和糴

管仲齊鹽鐵

馬端臨論鹽

戶之九 ○第三十二卷

唐志論唐鹽法

宋志論宋鹽法

宋考法

禹貢五服說

周禮九畿九服圖

大司馬九畿法

職方氏九服辨

九畿九服論

其二

虞五服周九服合一圖

虞周合一說

虞周千里邦畿合一圖

千里邦畿說

周禮九畿九服圖

王畿鄉逆采地圖

王畿考

其二

武城分土圖

成國兼附庸制圖

司徒建邦國圖

職方封國圖

同十為封封十畿圖

司馬法三段

封疆摠叙

封國疆制考

秦三十六郡

漢十三郡

唐十道

宋四京二十四路

古今郡國沿革

封建郡縣摠論

○第三十三卷

十

十

田賦總叙	周禮井田之制
八家同井圖	周禮屋井說
井田總論	井十為通圖
通十為成圖	成十為終圖
終十為同圖	邑丘圖
縣都圖	井邑丘甸圖
丘甸都縣圖	遂人溝洫圖
田制考	井田助法遂溝圖
牧田貢法遂溝圖	遂溝說
溝洫總論	萬夫圖
八編類纂 目錄 戶四	二四
夏殷周授田	任地之法
征稅之法圖	近郊遠郊征法
載師問師相胥圖	任土任民說
周禮理財之官圖	理財之法圖
邦郊鄉遂野總圖	周禮貢賦稅征總論
理財攷	本朝田戶稅課錢鈔
會期歲入用數	存留起用糧數
○第三十四卷	
戶之十一	
財賦總數	戶部財用出入揭

王鑿震澤長語三條	順王程策畧
會計問答	理財時務
議邊糧	海運
海陸兼運支運	免運
改免	總叙長運
漕法沿革	糧運輕齎
運期空早	各省歲漕派數圖
各摠歲朝運數圖	省府及沿革派運數
歲朝派數總論	運漕倉數
漕運總論	漕運考
八編類纂 目錄 戶五	二五
任土作貢圖	貢篚說
九州貢賦今昔之殊	太宰九貢合禹貢圖
諸夷所貢方物	
○第三十五卷	
戶之十二	
歷代民數摠考	國朝民數摠叙
古今戶口摠數	戶口摠論
賦役版籍摠論	丁糧隱漏摠論
諸司職掌	清圖
清籍	攷造

軍匠開戶

新增田地

朱熹井田類說

丁糧總論

一條鞭法

差役事考

征役考

三代至宋末役法

今職條鞭二法

屯鹽利弊相須圖

鹽法利弊

○第三十六卷

戶之十三

屯政利弊

國朝各都司衛所屯田

屯田考

屯營田考

八編類纂 目錄 二十六

國朝各司鹽課

淮鹽利弊

長蘆煎鹽原委

鹽課

山東竈戶

山西解鹽利弊

議改河東鹽課

鹽政攷

屯鹽議

其二

屯田鹽法總論

里社

鄉厲

鄉法

其二

保甲法

社倉規條

○第三十七卷

戶之十四

賦役書上

○第三十八卷

戶之十五

賦役書下

○第三十九卷

戶之十六

重農考

種植

區田圖

考

架田圖

說

八編類纂 目錄 二十七

塗田圖

論

授田圖

務農

蠶桑

○第四十卷

戶之十七 理財

司馬遷平準書

桓寬能鹽鉄議

朱暉奏

杜預疏

唐太宗黜權萬紀

房玄齡領度支

馬周疏

豆盧請輸俸

楊場抗議

蘇冕論

元載白著	黎幹奏秋稅鹽販
劉晏徵貴徵糴	常平鹽
第五疇權鹽	陸贄諫憂貧
趙光奇對	李泌輸錢大盈章
權德輿奏	張滂請稅茶 <small>以上理財</small>
○第四十一卷	
戶之十八	理財
陸贄奏均節財賦六條	李巽奏
李絳諫	杜佑舉李巽自代
李吉甫奏	張平叔上言
八編類纂	目錄 戶八
張潛疏	杜佑平準論
柳芳食貨論	李德裕論
拓跋恒上書	
高郁請聽民自賣茶贍軍	
劉昫奏蠲通租	唐土禁羨餘
趙普請置轉運使	陳恕立茶三法
罷鹽缺戶部度支三使	陳恕薦寇準
丁謂權三司	俞獻卿上言
何昂等議茶課	韓琦減省冗費
范祥畫策	孫奭等論罷貼鹽法

李諫請行見錢法	王安石上書
張方平論國計疏	呂晦論錢穀疏
神宗與文彥博論理財	論國用不足 <small>以上理財</small>
○第四十二卷	
戶之十九	積貯 救荒 漕運 貨殖
漢賈誼論積貯	鼂錯論貴粟
耿壽昌奏	長孫平奏
彭果因牛仙客獻策	楊炎財賦議
陸贄疏	李絳羨餘對
宋真宗詔	仁宗詔
八編類纂	目錄 戶九
余靖疏	朱熹陳災異 <small>以上積貯</small>
鄭子皮得民	臧文仲如齊告糴
秦歸糴于晉	孔子自貶救民對
子胥諫吳許越糴	汲黯發河南倉粟
唐高宗分道賑給	開倉不待奏報
陸贄請賑撫	李絳請減稅
請得好諛主名按法	鄭敬賑恤
盧坦不抑穀價	後周貸米不責償
富弼救災	又論河北流民賑
曾鞏救災議	元武詔給米 <small>以上救災</small>

裴耀卿穀貴對

奏所有做車緝為市糴錢

劉晏運米入關中

隨便宜造運船

李泌上言

韓滉運米餉李晟

朱清等通海運

郭守敬言水利

以上漕運八則

司馬遷貨殖傳

以上貨殖一則

八編類纂

目錄

三十

○第四十三卷

禮之一

總論禮樂之道

禮義之節

樂律之制

○第四十四卷

禮之二

家鄉之禮

○第四十五卷

禮之三

總論祭祀之禮

八編類纂

目錄

三十一

○第四十六卷

禮之四

宗廟饗祀之禮

國家常祀之禮

○第四十七卷

禮之五

內外羣祀之禮

祭告祈禱之禮

釋奠先師之禮

○第四十八卷

禮之六

總論教化之道	設學校以立教
明道學以成教	本經術以爲教
○第四十九卷	
禮之七	
一道德以同俗	躬孝弟以敦化
崇師儒以重道	謹好尚以率民
廣教化以變俗	舉贈謚以勸忠
○第五十卷	
禮之八	
董仲舒郊祀對	匡衡論郊廟
八編類纂 目錄 卷一	三十二
劉歆毀廟議	師丹立廟議
賀循廟制義	張齊賢議
陳貞節論配廟	又論兄弟入廟
韋湊駁議	陳京論祧廟
歐陽修議袷饗	又論建影殿
錢公輔論配侑	王安石議祧遷
蘇軾合祭六議	又請復典禮
朱熹論祧主	陳忠復故事疏
楊當論母服	楊繪乞配禮
蘇軾乞罷秋宴	程頤論除喪

蘇軾論儉	朱熹論喪服
劉向諫昌陵疏	劉敞乞辭徽號疏
王珪議依故事	梅福請封孔子書
司馬光論夏竦	又論
觀射父論重黎	申封論雨雹
董仲舒火災對	薛宣論陰陽疏
劉向上星字奏	孫奭論天書
齊庚論麒麟	司馬光論日食
王巖叟論月食	
○第五十一卷	
八編類纂 目錄 卷三	三十三
禮之九	
孔穎達辨周魯郊	黃澤辨郊祀議
王彥郊祀議	陳祥道天帝難
社稷祀議	禘祫議
馬端臨禘祫議	始祖配天議
黃澤辨禘議	通考唐太祖東向議
論毀廟	昭穆廟制
別廟	馬端臨宗廟告祭
通考太子即位禮	皇后初崩之稱
天子爲庶祖母服議	庶子爲太子不加薨服

舉哀議 太子為母后服議

為所生母服議

為母后服以日易月議 馬端臨巡狩

通典太子拜師傅

皇后敬父母

公主出降

宋濂孔子廟堂議

禮疏諸侯廟制

兄弟俱封立彌廟議

諸侯從所生母議

諸王殤不加服議

王廉宗廟畧

胡翰論宗法

羅虞臣小宗辨

歐陽修論晉出帝

八編類纂 目錄 禮四

羅虞臣為人後議

譜法

通典出母更還服議

出母令還繼母子服議

嫡子衆子為庶母服議

歐陽修禮樂志

朱熹重補

通典謚議

太子無謚議

○第五十二卷

禮之十

朝會總叙

王朝之禮

王朝命令復逆出入圖

古今納言說

歷代朝議

朝位班位

本朝聖制

五等禮文圖

又論

當體之禮圖

內心之禮圖

古祀地祇摠圖

周禮郊社摠論

郊祭圖

郊祭攷

歷代郊祀

○第五十三卷

禮之十一

歷代郊祀摠論

郊祀羣神從祀是非

南京天地壇圖

大祀殿舊圖

八編類纂 目錄 禮五

今郊壇摠圖

今郊壇殿陛圖

南京大祀殿儀節

洪武郊祀議配祀

園丘圖

其二

園丘陳設圖

祭祀圖

燎壇

配帝

祭地摠叙

方澤總圖

方丘壇圖

方丘陳設圖

瘞坎

配位

從祀

郊祀

方澤辨

○第五十四卷

禮之十二

郊祀分合私議

園丘方澤合祀圖

郊社分合辨

郊社合祀議

崇雲壇圖

崇雲壇說

祝文樂章

祈穀陳設圖

祈穀祀典

朝日陳設之圖

朝日壇

歲春分祭

夕月陳設之圖

夕月壇

歷代朝日夕月

八編類纂

目錄 禮六

三十六

歷代祭星辰風雨師總論

本朝總論

國朝郊祀總記

○第五十五卷

禮之十三

宗廟總論

王者七廟圖

廟制宗元數圖

論宗廟昭穆

論廟制空定太祖廟

論推尊祖配天地

寢廟辨民圖

宗廟大享圖

宗廟大享儀

宗廟大享圖

周天子廟圖

宗廟享祀考

太祖舊廟圖

今太廟摠圖

國朝太廟祀典

祝文樂章

○第五十六卷

禮之十四

國朝廟祀總論

周禘摠論

禘祭考

禘祭辨

禘祭摠考

禘祭總論

國朝大禘考

禘祭儀制

大禘典禮

禘祭總論

奉先奉慈二殿

太廟從祀功臣

八編類纂

目錄 禮七

三十七

○第五十七卷

禮之十五

宗廟制義摠論

明堂圖

明堂制度

夏世室圖

殷人重圖

世室重屋明堂考

歷代明堂享祀

大享摠論

明堂大享帝圖

大享說

國朝明堂大享典禮

祝文

樂章

專祀太歲風雲雷雨師

太歲壇

樂章奏樂人數	先農壇
先蠶	社稷摠叙
社稷壇	社稷摠論
歷代社稷考	
○第五十八卷	
禮之十六	
祝岳鎮海壇	摠叙
山川壇	祭神祇
歷代山川	陵祀
國朝五祀	祭厲
八編類纂 目錄 禮八	三十八
祭旗纛	諸祀摠論
三祀因革	歷代帝王廟祀典
啓聖祠	釋奠先師考
太學摠叙	學制考
國朝學校始末	
○第五十九卷	
禮之十七	
養老圖	養老摠叙
鄉飲摠叙	酒禮考
大射禮圖	射禮考

大射義	周禮賓典賢能圖
賓興摠論	從俗祭儀
邪穆考	宗法摠叙
考證	宗法考
士冠禮考	士昏禮考
○第六十卷	
禮之十八	
正學育才論	士民禮考
祝語降從宸翰	冠禮
冠禮圖	衆子冠
八編類纂 目錄 禮九	三十九
婚禮	品官婚禮式
本宗五服圖	妻為夫族圖
三父八母圖	
出嫁女為本宗降服圖	母黨服圖
妾為家長服圖	一叙立同
母位設饌圖	母位並設同
正復時祭圖	鄉飲禮設
鄉飲酒圖	文雅社約
○第六十一卷	
禮之十九	
鄉飲禮圖	會封禪
	宗廟
	祭祀
	明堂月令

唐長孫无忌議太宗配天

褚元量議皇后不合祭南郊

宋太祖行大享明堂禮

陳襄南北郊議以上郊四則

梁許懋建封禪議

唐魏徵諫止封禪

宋孫奭論天書

其二以上封禪四則

高郢曾議

曾夏父弗忌犯人鬼道

楚觀射父祀舉對

漢景帝祀孝文樂舞詔

宣帝議孝廟樂詔

元帝議廟祀詔

議罷郡國廟詔

韋玄成罷郡國廟議

劉歆毀廟議

八編類纂 申錄禮十一

師丹諫止立共王廟議

劉承慶議

司馬光等議濮王典禮以上宗廟十二則

魯展禽論祀海鳥 晉江道疏

唐長孫无忌先聖先師議

宋鄭褒原祭說以上祭祀四則

彌文公諫不藉千畝以上藉田一則

漢魏相明堂月令疏

蔡邕論

庾伯儀議

問仁謂告朔議

王方度議

張齊賢議

宋范祖禹議以上明堂月令七則

宰孔知晉侯將死

子產爭鄭貢重

孔子却萊兵

子貢說吳太宰嚭舍衛侯

子魚說長弘長衛侯

椒舉不規過以上會盟六則

甯武子盟死濮辭

晉叔向受羹反錦以上盟二則

穆叔報聘

武子講聚三代典禮以上聘二則

子產擇能而歿

衛太叔儀對魯侯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

子羽對楚使

子服惠伯對韓宣子

大夫種請行禮于吳以上聘對六則

八編類纂 目錄禮十一

四十一

晉陰貽甥對秦伯

齊宿婦人對晉使

鄭公孫僑對

子產對士文伯

子服景伯與吳伯宰

○第六十二卷

禮之二十

奉使 貢獻 禮 冠 敬 威儀 名諱 謚

劉向奉使篇

趙威后問徐使

趙使對趙王

陸賈說尉佗臣漢

鄭衆使匈奴不拜

韓愈解牛元翼之圍

孫晟誠劉仁瞻報國

孫晟歿節

曹彬不受饋遺

孫洙擇歿策

洪邁使金以上奏使九則 漢順帝却大珠

唐太宗却鸚鵡美女 高宗重劉齊賢

明皇超擢三臣 贊元德秀

德宗受獻錢勞將士

以獻縑歸度支代租賦

憲宗嘉李絳不進羨餘

喜孔戣諫罷蛤蚧淡菜 張潛上宣宗疏

後周太祖蠲絲

金主生日不受餽獻

魯夏父展諫觀用弊 叔侯知禮

晏子諫禮不可去 賈誼禮篇以上禮四則

冀芮之子不忘敬 劉子論成子弃命

閔馬父笑景伯大滿 劉向敬慎篇以上敬四則

呂覽士容篇 徐幹法象篇以上威儀二則

魯申編名對以上名諱一則 范弘之議謝石謚

詔定鄭義謚

韋湊請改太子重俊謚以上謚三則

祝雍祝成王冠以上冠一則 崔祐甫廣喪朋友議

陳忠大臣行三年喪疏

徐元杰等劾史嵩之疏以上喪三則 目錄

○第六十三卷

兵之一

總論威武之道 軍伍之制

○第六十四卷

兵之二

官禁之衛 京輔之屯

郡國之守 本兵之柄

器械之利

○第六十五卷

兵之三

牧馬之政 簡閱之教

○第六十六卷

兵之四

將帥之任 出師之力

○第六十七卷

兵之五

戰陣之法 察軍之情

過道之機

○第六十八卷

兵之六

遇道之機下

賞功之格以上嚴式備

○第六十九卷

兵之七 兵總 宿衛 鄉兵 屯兵 兵器 川兵 養兵

田錫兵議

楊萬里兵論

葉適論兵權以上兵摠三則

韓琦請置親兵

司馬論揀禁軍

陳淵論衛兵

又論用宗子

葉適廂禁軍弓手工兵

鄭大夫論私役衛兵以上宿衛六則

司馬光乞罷刺義勇

韓琦乞募義勇

八編類纂 目錄 兵二

楊萬里論鄉兵以上鄉兵五則

司馬光乞盡罷保甲

范鎮論益兵困民

呂大忠論養兵

陳襄論冗兵

陳傅良論兵費以上養兵四則

尹洙息戍

葉適罷主兵

文彥博請嚴軍法

鄭介夫論閱武以上屯戍四則

李綱乞造戰船

又乞括買馬

虞允文論拒馬以上兵器三則

張方平諫用兵書以上兵一則

杜恕論饋餉

陸贄請邊城儲備

又論淞邊事宜狀

又論請儲蓄軍糧狀

曾公亮答詔修書時務 葉適論兵材

富弼論募賞 許翰論西師賞功

常安民奏種諤賞未稱功

李綱乞納級計功推功 又乞置賞功司

○第七十卷

兵之八

陳傅良春秋兵制 論漢兵制

易氏漢南北軍始末 林駟漢南北軍考異

歐陽修唐兵制

○第七十一卷

八編類纂 目錄 兵三

四十五

兵之九

杜牧原十六衛 宋志義勇民兵

李德裕論擇師 羅大經論民兵

宋志保甲議 程琳宋民兵議

何常論土兵 葉適論守禦

蘇軾論土兵 范仲淹論熟戶

王安石論蕃兵 又論邕管事宜

考索海防 元志鎮戍

周士隆論車戰 通考漢馬政

唐志唐馬政

○第七十二卷
兵之十

華鈺夏官議

華鈺京營議

梁斗師馬政議

○第七十三卷
兵之十一

積卒十二星圖

宋史天文志

積卒陣記

成周兵民之制

周兵制摠論

兵劄考

周兵制圖

八編類纂

周兵總論

周禮治民制兵之法

漢南北事圖

軍說

漢內外兵始末

唐府兵摠叙

府兵圖

宋兵摠論

三衛四廂兵制

宋兵始末

國朝兵衛

軍營

京營沿革

兵制考

京營沿革

京衛與錦衛相維之制

本朝兵制

軍籍抽餘丁議

○第七十四卷

兵之十二

兵之十二

議隨里中編民兵

官軍戶說

京營練兵可宜

兵制總論

西北兵食

兵政時弊總論

古陣法叙

黃帝握奇陣圖

握奇經攷

金鼓旌旗攷

公孫玄上語

握機奇正圖

握機經

八陣圖

握奇詳說

摠衛四陣圖

八陣小成圖

八陣中成圖

八編類纂

四十七

八陣大成圖

八陣分撥摠圖

說

天西說陣圖

地六陣圖

說

常山蛇陣圖

其二

說

李靖陣法

○第七十五卷

兵之十二

邊海

邊防

○第七十六卷

兵之十四

海防

○第七十七卷

兵之十五

火攻峇

經武攻

烽候圖

守邊說

傳烽歌

兵器總論

水兵器械

常時操習

臨敵號令

謹行泊

浙東潮候

江北潮候

定太陽出沒

定寅時

八編類纂 目錄 兵六

四十八

行船觀占

○第七十八卷

兵之十六 論兵 兵制 軍法 伐國 出師 偵國

管子地圖篇

蓋勳贖武對

陳師道武舉策

蘇洵孫武論 以上論 兵四則

西平王源賀上言

穆宗詔

黃巢作亂

韓建表疏

崔胤陸扆上言

朱全忠布黨

盧樞上言

郭崇謙激動親軍

杜威使公主請益兵

賊帥梁暉送款

唐以博徵致昌軍

周世宗知兵弊

宋立禁軍廂軍鄉軍蕃軍

司馬光諫罷民兵

韓琦議刺戶丁

宋祁請復唐馭幕法

尹洙兵制策

以上兵制 十七則

劉仁瞻斬子崇諫

劉知遠誅盜紙錢

周世宗肅軍政

狄青斬陳曙袁用

忽斜虎仗李德 以上軍法 五則

馬璘咨段秀實

馬燧斬死囚

裴垕奏罷承璫

羊祜請伐吳書

杜預請期

章孝寬疏陳三策

賀若弼破陳 以上傳 國七則

馬援疏

八編類纂 目錄 兵七

四十九

諸葛亮前出師表 以上出師 二則

呂覽召數篇 以上傳 國一則

○第七十九卷

兵之十七 料敵 料事 料人 討賊

白起

周昌

劉敬

吳漢

賈詡

崔浩

其二

郭威

丘岳 以上料敵 九則

姚萇 以上料事 一則

李泌 以上料人 一則

王鑒

溫嶠

郗鑒

裴度

其二

高仁厚

韓琦范仲淹

張浚韓世忠

楊巨源以上計九則

○第八十卷

兵之十八

弭盜 定亂 折奸 問罪

漢李固議平嶺外

賈琮蕩定交趾

晉陶侃克平湘州

北魏辛雄疏

隋張須陁破賊

羅士信秦叔寶襲賊營

楊義臣破賊

唐太宗諭止盜

魏元忠釋盜

八編類纂

目錄 兵八

五十一

裴懷古感服夷獠

韓愈上言

與柳中丞書

劉潼等平巴南

王仙芝不受命

崔安潛以盜攻賊

竇儼疏

張泳化賊為民

岳飛以水寇攻水寇

陳天祥疏以上弭盜十八則

郭子儀安河中

楊志烈安京室

李泌定陝州

馬燧平懷光

李晟定涇州

段秀實備非常

杜晏球擊賊

王守忠禽賊

余介斬王夔

李庭執乃顏以上平亂十則

郟鑒折王敦

劉給事面斥魚朝恩

張九成阻秦檜和議

以上折奸三則

燕王旦自殺

以上問罪一則

○第八十一卷

兵之十九

諫止征伐 說止征伐

淮南王諫伐閩越

魏相諫繫匈奴

賈捐之罷珠厓對

魯公諫繫匈奴

蔡謨議移鎮

議胡滅

王猛疏

唐太宗諸臣疏

房玄齡表

陳子昂上書

八編類纂

目錄 兵九

五十二

張魯之上言

以上諫止征伐十一則

蘇秦說齊閔王

又止秦攻趙

黃歇說秦昭王以上說止征伐

○第八十二卷

兵之二十

反間 嫁禍 縱橫 游說

內尺廖

頓弱

花雕

唐睢

尉繚子

鄭桓公

陳平

以上問七則

馮亨以上嫁禍一則

蘇秦

蘇代

張儀

蘇代

無忌

毛燧	<small>以上縱橫五則</small>	子石
蘇代		其二
其三		其四
或爲魏獻秦書		孤憤篇 <small>以上游說七則</small>
○第八十三卷		
兵之二十一	<small>御夷</small>	
劉敬主和親		冒頓悉復故地
季布斥樊噲可斬		單于遺漢書
漢遺匈奴書		中行說爲漢患
文帝又遺匈奴		郭吉使不辱命
八編類纂	目錄	兵十
武帝聞汲黯之言		兩單于俱朝獻
郭舜上言		
谷永受伊邪莫演降議		
揚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班彪奏		上處降羌疏
班超使西域		請兵疏
任尚代超		
單于請遣耿秉安定北地		
宋意疏		
鄧訓開城內羣胡妻子		表安上封事

班勇上議		馬融疏
張璠書陳三策		虞詡疏
皇甫規疏		虞詡說李修
段熲上言		張奐化行諸羌
應劭駁韓卓議	<small>以上御夷三十一則</small>	
八編類纂	目錄	兵十一
		五十三

○第八十四卷

刑之一

摠論制刑之義

定律令之制

○第八十五卷

刑之二

葉適論刑法

○第八十六卷

刑之三

刑曹總叙

乾象紫微垣圖

八編類纂

目錄刑一

五十四

太極垣圖

天市垣圖

象星圖

聖祖象天制刑曹聖諭

法天刑制攷

刑制稽古

周禮刑法圖

其二

其二

論治刑獄

歷代用刑總論

大明律表

○第八十七卷

刑之四

講明律意疏

登聞鼓禁

緝訪

明刑紀

慎刑論

明法

律意歌

法家秘指

查昭例

誥下發落例

○第八十八卷

刑之五

刑法 執法

孔子論刑

秦誓勸善黜惡

臧文仲勸僖公免衛侯

范文子請釋荆鄭

韓非飾令篇

漢除肉刑詔

除誹謗法詔

司馬遷律書

張敞奏記

張敏駁議

八編類纂

目錄刑二

五十五

劉炫預修律令

宋神宗立刑法科

司馬光疏

蘇軾論刑政疏

元英宗命損益累朝格例以上刑法十五則

李離伏劍死

魏絳戮楊干

韓獻子戮乘車

石奢刎頸死庭中

丈人造軍言奪脊

芊尹文拔劍斷軫

董宣格殺湖陽公主蒼頭

蘇章案故人奸賊

李膺殺張朔

張陵奪梁冀劍

史弼殺侯覽遣生

晉李熹劾秦

郤洗糾崔洪

王猛鞭殺一吏

唐太宗按高甝生罪

狄仁傑爭范懷義無死法

裴諝為郭子儀地

許孟容不奉詔

柳公綽杖殺李石

李載義責服李暢

楊廷式按張崇不法

韋澳杖督鄭光稅

趙普請磔陳利市用于市

以上執法二十五則

薛元賞杖殺李石

以上執法二十四則

○第八十九卷

刑之六

斷獄 贖罪 訟罪 赦罪

八編類纂

目錄 刑三

五十六

周王

于定國

殷丹

嚴延年

崔篆

寒朗表安

魯恭疏

王符論

趙綽屈突通

唐太宗

崔仁師

李道裕

唐臨

李嗣真

郭躬

樂思晦男

狄仁傑

杜景儉李日知

徐有功

其二

張九齡

張說

李朝隱

李昌齡

哲宗

龔夫

沈疇

蕭服

黃經臣

以上斷獄二十八則

貢禹疏 以上贖罪一則

田叔

鄧先

鄭昌愍書

公乘典書

劉陶等書

陳蕃疏

竇武疏

霍諝奏記

孔融

王導

八編類纂

目錄 刑四

五十七

朱敬則蘇安恒

李德裕 以上訟罪十二則

楚宣子

庾翼報

唐高祖

韋嗣立

德宗

以上赦罪五則

○第九十卷	
工之一	
何承矩論塘泊屯田	陳亮乞三堡免田狀
賈讓治河奏	歐陽修論修河狀
其二	其三
蘇轍論開河	漢志漢屯田
魏志魏屯田	宋志宋屯田
漢志漢水利	
○第九十一卷	
工之二	
八術類纂	目錄 工一 五十八
禁兵定制方中圖	寢廟相陰陽圖
八尺之表說	詔誥土中圖
寢廟釋明圖	寢廟
天子寢制圖	阜門應門圖
廛市圖	廬舍圖
邊方堡制議	角臺圖
敵臺圖	懸板圖
陴隄圖	甕城圖
民堡疏	長城說
門浚田畝水利說	治水諸器說

論浚渠築堰	治田治水議
治河失故道說	論東南水利
經理三吳水利圖說	伊洛水田議
淮鳳墾田說	議興西北水利
其二	其三
○第九十二卷	
工之三	
治河 築城 宮室 道路 滋穰	
司馬遷河渠書	王濟河決對
李仲昌請穿六埭渠	王同議水
劉恢奏	韓贄言
文彥博議省力役	言水患非天災
王安石議制濟河司	李立之議立東西堤
元開會通河	尚文議築長堤
都實窮河源	脫脫排郡議
命賈魯充河防使	以上治河 一十五則
晉士蔣惟城對	城犯問答
周敬王遣使如晉請城成周	
范無字大城對	申無字對
沈尹戌論城郟	唐楊朝晟築三城
僧景仙築羅城	韋孝寬築城險要

韓琦策修京師	趙鼎請城綏州
冉璉請徙合州城	
高琪請築南京裏城 <small>以上築城十三則</small>	
宛春諫天寒罷役	張老為室對
士萬室美對	屈宜論作高門
喬豫和苞疏	薛融進諫
劉琨唐昌道教	
蔡京等侈宮室媚帝 <small>以上宮室八則</small>	
單襄公陳國必亡對 <small>以上道路一則</small>	
唐儉諫唐太宗罷獵	郭太后勸武宗納諫
白居易續美人箴	
後唐明宗仁及鳥獸 <small>以上漁獵四則</small>	
○第九十三卷	
工之四	
如意輪圖	揚沙錫圖
雙拖泥扒圖	短拖泥扒圖
推沙鉋圖	大推沙鉋圖
法輪圖	雙推輪圖
揚泥飛車圖	自在河車圖
滾沙輪圖	常轉輪圖

開沙輦圖	淘沙船圖
濬淺筏圖	吸沙桴圖
梭江輦圖	泚江軸圖
百節帚圖	伏波艇圖
披河排圖	鎖泥鉞圖
八槳船圖	刷江帚圖
開江犁圖	定波纜圖
驅山鞭圖	黃河治績圖

八編類纂 目錄 工四 六十一

○第九十四卷
天之一

歐陽修唐天文志 史伯璿月星辨

朱熹月受日光 劉安日行

洪邁論歲星 熊朋來又論

葉適論天象 蘇伯衡分野論

諸子雜論風雷 沈括咎刻漏議

三儀議 葉子奇律元

考索律法 曆元不同

摠論七政 太初曆元

八編類纂 目錄 天二 六十二

各至周復不同 歲差

考索斗分不同 平朔定朔

史管源釋春秋 釋大西涼

唐一行日蝕議 通考晝夜刻數

管窺分至長短 考索摠論諸曆

○第九十五卷

天之二

仰觀義例 昊天垂象圖

垂象說 觀象賦

九重天圖

九天說符 三垣二十八宿圖

紫微圖 北辰不動處

北辰辨 中宮宿論

太微垣摠叙 大微垣圖

象緯考 論帝座

天市垣摠論 天市垣圖

赤道黃道星度增損 赤黃二道考

○第九十六卷

天之三

二十八宿方位度數圖 度數說

八編類纂 目錄 天二 李三

天度類考

赤道黃道星度增損圖 星度增損說

赤黃二道辨 斗綱所指月建圖

斗綱說 七政摠叙

明魄朔望說 日月晦朔構精圖

構精說 論交朔

日月九行薄食論 日食說

日月交會圖 五星經天論

五星合聚論 四星合聚論

三星合聚論 二星合聚論

天文摠論	刻漏摠論
五行摠論	五運相勝相生
上古曆元圖	諸曆說
歷代曆	摠論諸曆
歷氏曆文	曆象日月星辰
古今曆法	四仲中星正日論
歲差法	曆法摠論
○第九十七卷	
天之四	
曆上	
八編類纂	目錄 天三
○第九十八卷	空四
天之五	
曆中	
○第九十九卷	
天之六	
曆下	
○第一百卷	
天之七	
墨子天志	以上天
蒙古耶律楚材卜吉凶	以上曆
	歷代曆元

越裳氏重譯而朝周	孔子泣麟
終軍對	張敞奏
杜宗不奏白芝	以上祥
周太子晉進諫	孔子論禍福
亢倉子論水旱	伯陽父論地震
士弱大正對	臧文仲知宋興
孔子在陳聞火	申封雨雹對
劉向條災異封事	宋康王射天管地
王嘉對	其二
	鮑宣上書
	以上災異
八編類纂	目錄 天四
	六十五

○第一百一卷

地之一

地道摠叙

二十八宿分應各省地理圖

星宿次度分屬天下州郡國邑考

國朝列郡分野

總論分野

分星辨

○第一百二卷

地之二

八編類纂 目錄 地一

天下山川海岳圖

圖論

禹貢九州摠叙

古九州考

冀州之域

兖州之域

青州之域

徐州之域

揚州之域

荊州之域

李木

中國三大幹龍圖

三大幹摠論

九州風俗

冀州疆界圖

兖州疆界圖

青州疆界圖

徐州疆界圖

揚州疆界圖

荊州疆界圖

豫州疆界圖

豫州之域

梁州之域

雍州之域

九州論

○第一百三卷

地之三

周職方列國敘

利民蓄穀

春秋列國圖

禹貢九州及今郡縣山水圖

八編類纂 目錄 地二

歷代州郡沿革考

桂林非百粵辨

都邑摠辨

其二

冀州說

洛邑說

咸陽說

其二

○第一百四卷

梁州疆界圖

雍州疆界圖

九州摠論

岳鎮川澤辨

九州山澤川浸摠圖

周九州與禹貢異

皇明一統輿圖

古今地名沿革摠論

三河三秦等辨

輿地都會摠考

唐虞冀都圖

周營洛邑圖

秦都咸陽圖

帝都摠論

論北龍帝都垣局

論南龍帝都垣局

論中龍帝都垣局

論南龍帝都垣局

論南龍帝都垣局

論南龍帝都垣局

六十七

地之四

輿地總論

皇明輿圖四極

古今方輿摠論

統論三都形勝

論南北強弱

論西北古今盛衰

論川陝大勢

論東南古今盛衰

統論南北形勝

論青徐

論韓魏

論淮蔡

論汴梁

論睢陽保障江淮

論河朔

統論河西

荆揚統論

論江淮襄陽巴蜀

八編類纂

目錄 地二

六十八

論江淮

論荆襄

兩廣摠論

兩都形勝摠論

南北兩都形勝

燕京論

○第一百五卷

地之五

北直隸圖叙

沿革

議防禦

地利

設輔鎮

戰守

豫保障

練兵墾田

設險

議轉漕

京都形勢說

南直隸圖叙

沿革

金陵防守要害

守淮以固金陵

三吳水利

南幾海防

建康形勝

三吳風俗

議免兵糧

山西圖叙

沿革

三吳備兵議

山東圖叙

沿革

疏通水道

議墾田畝

防盜賊

處登萊

河南圖叙

八編類纂

目錄 地四

六十九

沿革

處置

豫州風俗

時務利病

○第一百六卷

地之六

陝西圖叙

沿革

處置

塞北江南

全陝邊防

關中風上

關陝險要

封疆兵力

議守關

防禦

全陝事宜

摠論

浙江圖叙	沿革
邊海墾田之利	浙海事宜
兩浙水利	江西圖叙
沿革	全省險要
防守要害	湖廣圖叙
沿革	議處小忠
處楚邊	楚均田
四川圖叙	沿革
擇守令	防守松番
四川形勝	防番羌蠻棘
八編類纂 目錄 地五	七十
入四川道三俗辨	川水辨
水利蠶桑	時務茶法
川蜀邊城	福建圖叙
沿革	禁通海奸民
防海寇	
○第一百七卷	
地之七	
廣西圖叙	沿革
徭僮	清理田賦
廣東圖叙	沿革

制禦山徭	匿處諸寇
嶺南總論	雲南圖叙
沿革	西南夷歸附
府州縣沿革	入滇之路
控制雲南	議開金沙江
貴州圖叙	沿革
處置	戶口
財賦	徭役
職官	議兵食
○第一百八卷	
八編類纂 目錄 地六	七十一
地之八	
黃河圖叙	黃河圖 計二十八張
黃河源流	黃河四大折
三門禹門底柱	古河辨
黃河故道	河源考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治兩河議	停開泃河
濬淺縷堤	創復諸閘
○第一百九卷	

地之九

治河大要摠攷

六漕治法

平水

名田

治河摠論

其二

泃河

漕運攷

泉河圖叙

濟青兗諸泉摠考

東泉摠圖

泉志

南旺考

摠論

各處河渠摠叙

沂水考

鹿園萬表論

濟漂辨

八編類纂 目錄

地七

七十二

濟河源流

濟源

渦河

泃河二

膠水

○第一百十卷

地之十

河運海運摠叙

海運考

其二

計程限

四海附

渤海辨

廣東事宜

東路

中路

西路

福建事宜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浙江事宜

其二

直隸事宜

江北

其二

山東事宜

登州營

八編類纂 目錄 地八

七十三

○第一百十一卷

人之一

宋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呂大臨

楊時

謝良佐

譙定

張載

邵雍

○第一百十二卷

人之二

宋朱熹

蔡元定

八編類纂 目錄 八二

胡安國

胡宏

張栻

張九成

陸九齡

陸九淵

楊簡

○第一百十三卷

人之三

周荀卿

漢董仲舒

揚雄

隋王通

漢田何等 附孫期

晉王弼

宋胡瑗

漢伏生歐陽生夏侯勝

附論

後漢歐陽歙

孔僖

附年融等師傳

漢申公

轅固

韓嬰

後漢衛宏

漢胡毋生哇孟嚴彭祖

瑕丘江公

張蒼等

後漢何休

丁恭

賈逵

鄭衆

晉范甯

唐啖助

宋孫奭

漢高堂生二戴

梁皇侃

八編類纂 目錄 八二

北齊熊安生

後漢馬融

鄭玄

魏王肅

梁崔靈恩

隋劉焯

劉炫

宋陳暘

梁陸澄

唐孔穎達

元黃澤

○第一百十四卷

人之四

漢司馬談子遷

東漢班彪子固

宋范曄

晉陳壽 附王隱

晉習鑿齒

北齊魏收

唐姚思廉

李延壽

劉知幾

吳兢

宋宋祁

元歐陽玄

○第一百十五卷

人之五

唐韓愈

附孟郊張籍皇甫湜盧仝賈島劉叉

李翱

柳宗元

宋歐陽修

梅堯臣蔣之奇

蘇洵

蘇軾

蘇轍

曾鞏

八編類纂

目錄 八三

七十六

張耒

元姚燧

虞集

○第一百十六卷

人之六

周屈原

漢司馬相如

魏王粲

附建安七子

晉阮籍

陸機

左思

陶潛

宋謝靈運

顏延之

唐陳子昂

李白

附張旭裴旻

王維

杜甫

黃庭堅

陳師道

附黃養之附諸子孫

唐懷素

元趙孟頫

第一百十七卷

人之七

周魯仲連

漢王貢雨龔傳叙

漢梅福

後漢袁閔

陳實

管寧

漢田疇

晉劉伶

宋陶弘景

附真本者傳

八編類纂

目錄 八四

二十七

唐孫思邈

司空圖

宋林逋

張學

蘇雲卿

元劉因

○第一百十八卷

人之八

異教考

○第一百十九卷

人之九

宗族 門第 老 幼 朋友 納交 交驩

唐太宗定氏族

李義府受崇德

江州義門九世同居

蘇軾勸親睦策 <small>以上宗族四則</small>	沈約論君子小人
裴野論德義	
北魏羣臣論選調 <small>以上門第三則</small>	晉朝多君子
麥丘邑人	景公愛老
問丘先生	楚丘先生
漢文帝養老詔	武帝詔
宣帝詔	明帝詔
晉成帝敬王導	北魏主重高允
親養三老五更	
文彥博宿德元老 <small>以上老五十三正</small>	
八編類纂 <small>八目錄八五</small>	孔子論商賜 <small>七十八</small>
齊問丘邛 <small>以上一則</small>	論水
論得人而語	與程子語終日
論與人交	管仲言翹明
鮑叔先達收管仲	漢邳惲為董子張報仇
漢邳惲為董子張報仇	王丹善交
宋穆絕交論	漢書朱穆傳論
劉峻廣絕交論	晉嵇康絕交書
皇甫謐不餞梁柳	范式為死友烈士
狄仁傑代鄭崇質使絕域	
裴度代劉禹錫請改州	李德裕臣友論

李華正交論	宋王回告友 <small>以上朋友二十則</small>
孔子論慎所從	楚善相三吉對 <small>以上納交二則</small>
藺相如後私讐	漢朱建全辟陽侯
陳平用陸生計	杜鄴說王音
寇恂與賈復全交 <small>以上交驛五則</small>	
○第一百二十卷	
人之十 <small>知己 不忘故舊 規戒</small>	
晏子越石父	百里奚蹇叔 <small>以上知己二則</small>
晉文公咎犯	封介子推田
宋弘不易妻	袁渙不肯說
八編類纂 <small>八目錄八六</small>	七十九
徐晦不負楊臨 <small>以上不忘故舊</small>	趙良說商君
薄昭書諫厲王	崔駰誠竇憲
孫策諫表術	王羲之誠謝萬
王坦之諷謝安	袁喬與褚裒書
慕容皝與庾冰書	庾翼與殷浩書
高崧代草致桓溫	元行冲自薦于狄仁傑
表楚客書責魏文忠	韓愈諫臣論
歐陽修上范司諫書	劉放與王介甫書
司馬光書	又與吳侂書
石介上孔中丞書 <small>以上規戒十八則</small>	

○第一百二十一卷

義烈 節士 豪俠 刺客

呂覽高義篇

離俗篇

左儒死義

狼曠君子

鉏之彌觸槐死

程嬰事成自殺

田單奉衣就烹

卞莊子塞三北而死

朱厲附死君難

要離伏劍死

張胥鄙觸墻死

譚夫吾絕頸死

雍門子狄死越甲

陳不占恐駭死

石他人自殺

莊善刎頸死

八編類纂 目錄 八十七

虞卿解相印

漢譙玄子璜贖父死

李業飲毒死

丁王皓自刎

王嘉伏劍

任永馮信皆託青盲

鮑永拜更始墓

椎牛上苟諫冢

廉范顯名

李善真義僕

戴就真義士

鄒亮董班顯名

李篤送張儉出塞

韓衍志節

臧洪答袁紹書

陳容與洪同死

向雋感義

韋忠身扞陳楚以上義烈三十四則

申徒狄負石沉河

餓者不食嗟來食

鮑焦稿歿洛水上

諸葛靚辭侍中

龔壯讐雪稱聾

趙彭泣辭石勒

李德裕節士論以上七則

袁盎善待劇孟

荀悅游俠論以上二則

聶政刺俠累

荊軻高漸離先後歿秦庭

貫高絕肮死

王慧龍釋呂元伯

唐憲宗誅張晏以上五則

○第一百二十二卷

讓國 讓官 行 君子 守禮

宋穆公

公子目儀

八編類纂 目錄 八十八

曹公子喜時

吳季子札

獨孤及論

丁鴻

鄺炎對事以上七則

周士大夫

公孫支

管仲

晏子

田疇

原季狐偃趙衰

子叔聲伯

范宣子諸臣

介子推

孟子文

范文子

子產

魯陽文子

公叔痤

公孫龍

張安世	劉騭疏
山濤	劉實論
庾亮讓表	富弼 <small>以上讓官二十一則</small>
金人背銘	孔茂問
泄冶	徐彥伯樞機論 <small>以上行四則</small>
子路持劍	莊辛對
墨子修身篇 <small>以上若三則</small>	董仲舒對 <small>以上一則</small>
墨子貴義篇 <small>以上義一則</small>	齊桓公
其二 <small>以上守禮二則</small>	呂覽
貴信篇	周鄭
八編類纂	目錄八十九
晉文公	八十三
○第一百二十三卷	
人之十三 <small>儉 廉 小廉 謙 慎 長厚 和 量 忍辱 反質 質行 持重</small>	
周公論儉能廣	孔子食美思親
叔向賀孟獻伯	晏子彰君賜
趙簡子恐有細人之心	簡主論妨義
漢張禹奏言	晉陸納率素
殷仲堪真素	周主碎寶玉器
周行逢簡薄	宋司馬光訓儉 <small>以上儉十二則</small>
呂覽誠廉篇	列禦寇守節

公儀休不與民爭利	漢羊續不內妻子
鄭均以傭錢佐兄	晉胡威父子清慎
吳隱之厲清操	謝弘微立清名
陸贄清慎	杜暹埋金墓下
元張雄飛封識賜金 <small>以上廉十一則</small>	孔子通子化 <small>以上小廉一則</small>
孔子論損益	論持滿
李勣勸劉延祐自抑 <small>以上謙三則</small>	呂覽慎小篇
昭侯獨寢	吳章論愛憎
吏勢	衛青不敢專權
張安世慎密	孔光燕語不及朝政
八編類纂	目錄八十九
樊宏保身	晉羊祜慎密
荀最慎密	劉超忠清
王安石論孫覺劄子 <small>以上慎密十二則</small>	
張釋之論嗇夫	陸遜薦淳于式
婁師德包容	寇準自愧不及王旦
文彥博請復唐介 <small>以上長厚五則</small>	蔣琬含容
牛弘寬厚	程名振奇士
狄仁傑不願知諳者名	裴行儉寬洪
裴度失印自若	呂蒙正大度 <small>以上雅量七則</small>
張耳躡陳餘使受笞 <small>以上忍厚二則</small>	劉向反質篇 <small>以上反質一則</small>

石奮恭謹 以上質行一則

王術議桓温

王彪之止殷浩告退

賈耽不殺樊澤

李石勸鄭覃坐鎮

郭子儀感動朝恩

以上持重五則

王愷置金棺下

虞詡祖父决獄平允

以上陰德二則

李文姬委王成存第變

以上存孤一則

○第一百二十四卷

人之十四

正直公 明察 具幾 審微

先見 善處

晏嬰獲菹

申屠嘉

汲黯

朱雲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八十四

王閔

何武公孫祿

董宣

陳禪

爰延

史弼

范曄陳蕃竇武

蓋勳

徐邈

王祥

顧愷之

徐胤

王彬

稽紹

顏含

陶回

尹緯

卞壺

右弼

魏徵

宋璟

張象

杜黃裳

李廓

李絳

盧坦

韋温

王皞

徐仲雅

呂蒙正

包拯

王曾

李迪

王素

魯宗道

孫沔

唐介

范鎮

廉希憲

張雄飛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八十五

蓋苗

以上正直四十五則

呂覽貴公篇

管仲薦隰朋

去私篇

劉垺

周行逢 以上公五則

韓昭侯

漢昭帝

顧和

徐邈

唐太宗

德宗

宣宗

宋姜公望論 以上明察八則

孔子

鄧曼

晏子

叔向

其二

呂覽長見篇

先識篇

賈誼先醒篇

徐福

何曾

董養

蕭衍

呂誨以上先見
一十五則

徐容

宮之奇

孔子

陳咸

張翰

韋忠

楊元琰以上具
幾七則

婁子

中婦諸子

東郭垂

呂覽精論篇

觀表篇

察微篇

八編類纂

目錄

八十三

八十六

賈誼審微篇

以上審微
七則

裴度

李絳疏

王旦

呂夷簡

王約以上善能
虞事五則

○第一百二十五卷

人之十五

警成 斷
謝過 使過

無斷

改過

誨過
奸邪 除奸

楚莊王禱山川

漢馮異言河北之難

晉嵇紹疏

以上警
戒三則

太公爲治對

唐憲宗論討淮西

李德裕對以上斷
三則

孔子論范中行氏

齊桓公招賞野人

晉文公召賞老夫

鄭高渠彌弒昭公以上無
斷四則

周處除三害

王安石原過論以上改
過二則

中行文子殺嗇夫

燕王喜書謝樂閒

梁節王暢疏

以上謝
過二則

秦穆公用孟明

士貞子諫止殺桓子

以上使
過二則

宋子罕止謳

或論郤子分蒔以上分
過二則

唐明皇委政李林甫

安祿山問十郎

武惠妃爲內助

元載權盛

盧杞等排李懷光

薦開橋

宋徽宗寵蔡攸

朱熹論秦檜

八編類纂

目錄

八十四

八十七

韓侂胄罷留正

薦陳自強

夏震殛殺韓侂胄

史彌遠任儉壬

賈似道誤國

以上奸邪
十三則

孔子誅少正卯

韓非備內篇

陳蕃疏

唐王義方秦

柳伉疏

顏真卿疏

袁高等共攻盧杞

陸贄論裴延齡

韋少華抗表

裴度上表

韓琦出空頭勅

唐炯劄子

范鎮疏

蘇洵辨奸論

呂惠卿求散地

蘇轍疏	蔡確貶遠州
常安民論蔡京章惇	崔鷗上書
方軫上書	聶昌誅王黼
蔡京童貫等伏誅	
呂祖泰繫登聞鼓上書	賈似道伏辜
元世祖藉桑哥家	王著鎚碎阿合瑪瑙
脫脫謀黜伯顏 <small>以上除奸二十七則</small>	何進被害
范曄論	王允被殺
敬暉等各受誅 <small>以上除奸不盡四則</small>	
○第一百二十六卷	
八編類纂 目錄 八十五	八十八
人之十六 道德 養生	老莊
賈誼道德說	道術篇
劉安原道訓	淑而訓 <small>以上道德四則</small>
韓非精神篇	呂覽本生篇
重已篇	貴生篇
情類篇	劉安精神訓
嵇康養生論 <small>以上養生七則</small>	逍遙遊
駱賓王答負半千書 <small>以上達生二則</small>	
劉安道應訓	郭象莊子序
阮籍莊論 <small>以上老莊三則</small>	

○第一百二十七卷	
人之十七 方術 圖緯 禍福 咎徵 鬼神	
晉郭璞葛洪傳論	昭明太子求吉地
唐太宗陰陽雜書	娑婆長生術
婆羅門不死藥	李藩神仙對
裴濟上言	張臯疏
呂用之蠱惑高駢	王西霞太平對
宋王老志遇異人	王仔昔遇許遜
宋西番僧方中運氣術 <small>以上方術十三則</small>	
元儒臣議陶弘景劄笈 <small>以上圖緯一則</small>	
八編類纂 目錄 八十六	八十七
逢滑禍福對	王沐舒守謙 <small>以上禍福二則</small>
劉定公論趙孟不復年	后子論趙孟將死
孔子不祥對	子貢論二君
師曠神明 <small>以上咎徵五則</small>	孔子論魂魄
內史迫彌亡對	齊景公葬五丈夫
觀射父重黎對	子產論舉郊
論伯有能為鬼	舟之僑論彌將亡
漢谷永論神怪疏	
蔡亭亭長游微等伏辜 <small>以上鬼神九則</small>	
晏子修惠對	論彗星

諫祀靈山河伯無益 楚昭王知大道

邾文公徒繹 韓褐子不改義

晉顧榮上箴

宋夏竦請斷妖巫疏以上至八則 子產不獲龍圖

申繻有妖對 師曠石言對

封荼翟妖對 晉孫楚上書

宋石介怪說 其二以上妖怪七則

晉醫蘇醫國 扁鵲怒投石

王少師四難對 唐劉禹錫華佗論

宋龔鼎臣述醫論以上醫五則 咎犯知荆必敗

八編類纂 目錄八十七 九十一

漢司馬遷日者列傳 宋范曄方術傳論以上二則

唐李德裕相論以上相一則

○第一百二十八卷

人之十八

古今人物總論 北直隸人物

南直隸人物 山西人物

山東人物 河南人物

陝西人物 浙江人物

江西人物 湖廣人物

福建人物 四川人物

廣東人物 廣西人物

雲南人物 貴州人物

八編類纂 目錄八十八 九十二

○第一百二十九卷

君之一

謹埋欲之初分

察事幾之萌動

防姦萌之漸長

炳治亂之幾光

論朝廷之政

正綱紀之常

定名分之等

公賞罰之施

謹號令之頒

廣陳言之路

○第一百三十卷

君之二

漢高祖

孝惠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第一百三十一卷

君之二

漢光武

明帝

章帝

和帝

安帝

順帝

冲帝

質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第一百三十二卷

君之四

唐高祖

太宗

中宗

玄宗

文宗

昭宗

宋太祖

仁宗

○第一百三十三卷

君之五

君道

八編類纂

目錄

卷二

九三

周亢倉楚君道篇

荀况君道篇

莊周天道篇

管仲君臣論

心術篇

牧民篇

水地篇

呂覽園道篇

審分篇

君守篇

任數篇

知度篇

分職篇

劉安主術訓

程顥論君道疏

蘇軾論道德疏

○第一百三十四卷

君之六

君德

聖學

帝號

德運

王命

頌德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後唐主昇愛民

周世宗愧珍膳

周世宗勤政

宋仁宗仁恕

金主雍寬政

唐太宗至誠

周世宗大義以上君德七則

寶憲上和帝經學疏

宋太宗建秘閣

仁宗召講西閣

趙師民獻勸講箴

英宗御講筵

程頤論經筵事

上太皇太后書

范祖禹勸進德疏

章宗講蕭燧御筵

元曉曉進比干圖以上聖學十則

陸贄諫止尊號

韋溫疏上徽稱

南唐主復姓以上帝號三則

八編類纂 目錄 君三

九十四

孔子論唐虞三代所尚

論秦所尚以上德運二則

司馬遷秦楚之際月表序

班彪王命論

習鑿齒晉魏論

皇甫湜東晉元魏正閏論以上王命四則

刻碣石門文

登琅邪臺刻石文

刻碣石門文

登會稽刻石文

楊雄劇秦美新

晉陸雲盛德頌以上頌德七則

○第一百三十五卷

君之七 大計 起兵 典復 親征 廢立 勸進

韓信壇上謀

諸葛亮隆中計

高歡牀下對時事

北魏比部郎中王撲獻策以上大計四則

劉文靜為太宗議事以上起兵一則

唐中宗復位

宗擇表請高宗還京

張浚疏漢中形勝

二王入閣以上典復四則

後周世宗禦北漢

寇準請宋真宗禦契丹

趙鼎贊宋高宗發臨安以上親征三則

陳僖子立公子陽生

霍光請立漢宣帝

八編類纂 目錄 君四

九五

梁興立拒帝

史彌遠立沂王以上親征四則

劉琨等上表

任昉進上牋

周嵩上疏以上勸進三則

○第一百三十六卷

君之八 亡國 禪代 復國 存亡國 繼絕世

齊王靖郭君好諛

呂覽過理篇

魯哀侯去國

趙襄子論吳亡

金主守緒自經

宋主和成

宋順帝禪位蕭道成

宋全忠欲受禪以上禪代二則

晉復曹伯	子臧反晉國
夷吾歸國	重耳出亡
兩公子各走	棄疾有國
桓文得國 <small>以上復國七則</small>	鄭伯存許
楚莊王存鄭	楚子復封陳 <small>以上存亡兩三則</small>
范增說項良立楚	
梅福請封仲尼子孫以為殷後 <small>以上繼絕世二則</small>	
○第一百三十七卷	
君之九 <small>興亡</small>	
蘇轍夏論	商論
八編類纂	九十六
目錄 <small>卷五</small>	
周論	張弘速答
鄭桓公問周興衰	班固對秦亡
六國年表序	蘇洵六國論
蘇軾六國論	蘇軾秦論
其二	何去非秦論
權德輿兩漢辨亡論	王勃三國論
李德裕三國論	朱敬則魏武帝論
蘇軾魁武帝論	陸機辨亡論 <small>以上興亡十八則</small>
○第一百三十八卷	
君之十 <small>興亡</small>	

于寶晉紀摠論	晉武帝總論
晉宣帝摠論	蘇轍晉論
何去非西晉論	苻堅傳總論
石勒傳論	伏滔正淮論
其二	李德裕宋齊論
朱敬則武帝論	盧思道北齊興亡論
朱敬則北齊高祖論	陳武帝
隋高祖論	隋煬帝論
李清臣隋論	蘇轍隋論
唐論	尹源唐說 <small>以上興亡二十則</small>
八編類纂	九十七
目錄 <small>卷六</small>	

○第一百三十九卷

后之一 賢 篡

東漢馬后

鄧后

唐長孫后

宋曹后

宋高后 以上賢 五則

漢呂后

唐武后 以上篡 二則

○第一百四十卷

后之二 如悍 亡國 廢立 淫縱 專制 被難

宋李后 以上妬 一則

陳張貴妃

唐楊妃

後唐劉后 以上亡國 三則

八編類纂 目錄 后一

卷一

漢王后

傅后

隋獨孤后 附陳夫人 以上廢立 三則

晉賈后

後魏胡后 以上淫 二則

後漢梁后

宋劉后 附李宸妃 以上專制 二則

漢許后

晉羊后

唐郭后

宋孟后 以上被難 四則

○第一百四十一卷

后之三 太后 后妃

宋杜太后慮遠

真宗后權處分軍國事

劉太后稱制

仁宗詔請太后權國事

曹太后

高太后盡行仁宗之政 太后減役恤死 以上本后七則

富辰諫襄王娶翟后

李夫人以不見要武帝 杜欽說大將軍鳳

成帝廢許皇后

采劉向答永之言報許后

劉輔上書 閻太后

晉后妃傳序 獨孤皇后

張龔孔三貴妃 唐長孫皇后

褚遂良諫立武昭儀 韋后

八編類纂 目錄 后一 九十九

楊貴妃致生荔枝 劉知遠夫人李氏

李迪諫立劉后

孔道輔叩環諫廢郭后 鄒浩諫立后

司馬光論后宮等級 孫沔論治本

元皇后弘吉刺氏 以上后妃 三七一則

○第一百四十二卷

儲之一 賢 逆 難 危

東漢劉彊 唐李憲

元甘麻刺 以上賢 三則 宋劉劭

後魏拓跋紹 以上逆 二則 漢戾太子

吳孫和	晉司馬通
隋楊勇 <small>附楊秀</small>	唐李承乾 <small>附李承泰 以上雜</small>
南齊蕭頤 <small>以上危</small>	史丹諄易太子
李絳請冊立	韓琦論建儲
姚班諫書	司馬光劄子
○第一百四十三卷	
儲之二 <small>太子、奪嫡、保儲</small>	
周成王	樊木仲對
胥臣對	
士亶對	屈建上言
八編類纂 目錄 卷一	一百
知果對	田子方誦
晉太子蛇繞左輪	四皓翼漢太子
高帝勅	其二
賈誼貽教襍事	立後議
傅職篇	保傅篇
壺關三老書	明帝詔
桓榮傳太子	班彪論師保
種暲手劍當車	閻績與棺上書
北魏王雲對	崔光立太子
北齊魏收安太子	唐太宗定太子

遇物則誨	戒吳王恪
褚遂良疏	劉洎上言
長孫无忌對	魏徵傳太子
郝處俊諫	李德昭撲殺王慶之
張九齡不奉詔	吉頊說立廬陵王
力保太子	李泌定儲
韋溫等救太子	李逢吉請立景
鄭綱書紙立嫡以長	衛次公等定所立
李德裕天性論	唐文徵論教本書
馮贇密奏	牛希濟本論
八編類纂 目錄 卷二	一百一
陳見輔景遷	竈準立襄王
元侃少年天子	王曾安太子
韓琦請建儲	范鎮上疏死爭
包拯請建儲	司馬光疏
婁寅亮書立太祖後	英宗力疾書立頤王頊
趙汝愚請立嘉王擴	留正奏發正儲位
樊仲山甫諫	理宗家教 <small>以上太子</small>
優施計讒申生	丕鄭不阿惑
使申生代霍伐翟	驪姬賂二五
代陳山 <small>以上奪</small>	

○第一百四十四卷

宗之一 賢 龍 集

漢劉章

劉德

劉向

晉司馬承

唐李白以上賢五則

漢劉武

魏曹桓

曹幹以上龍三則

宋劉彧

齊蕭鸞以上龍二則

○第一百四十五卷

宗之二

漢劉襄

劉非

八編類纂 目錄 宗一

劉且

劉越

劉符

劉宇

劉欽

東漢劉荆

劉英

劉滂

○第一百四十六卷

宗之三

漢劉長劉安

晉八士

○第一百四十七卷

宗之四

宋劉義宣

唐李重福

李璘

吳孫綝

晉司馬道

宋劉義康

漢昌邑王

劉勝

齊蕭晃

北齊高浚

高百年

高儼

唐李上全李素節

李係

李暉李悟

李湊李溶

李成美

李滋

李裕

梁蕭宗

○第一百四十八卷

八編類纂 目錄 宗二

宗三

宗之五

師服論晉建國

李斯議止立國

李翰漢祖呂后五等論

司馬遷諸侯年表論

三王世家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諫后封淮南四子疏

大都篇

等齊篇

鼂錯說削吳地

漢景帝相田叔

褚先生梁孝王傳論

元帝勅

谷永疏

宋意疏

魏曹問六代論

晉陸機五等諸侯論

柳宗元封建論以上封建二十八則

○第一百四十九卷

主之一

宋荆國公主

于休烈論金城公主

司馬光論駙馬李瑋

八編類纂

目錄

一百四

○第一百五十卷

臣之一 相臣 開創

漢蕭何

曹叅

東漢諸葛亮

諸葛附傳

張溫 法正 黃權 楊伯
廖立 李嚴 李敏 李暹
蔣琬 費禕 董允 張裔
許靜 劉巴 姜維 諸葛瞻

○第一百五十一卷

臣之二 相臣 開創

唐劉文靜

房玄齡

杜如晦

唐長孫無忌

八編類纂

目錄

一百五

宋趙普

○第一百五十二卷

臣之三 相臣 開創

宋趙普

元耶律楚材

廉希憲

○第一百五十三卷

臣之四 相臣 中興

漢周勃

霍光

晉王道

○第一百五十四卷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臣之五 相臣 中興

晉郗鑒

謝安

唐朱敬則

李昭德

婁師德

狄仁傑

張柬之

房琯

○第一五十五卷

臣之六 相臣 中興

李泌

陸贄

○第一五十六卷

臣之七 相臣 中興

八編類纂 目錄 目二

百六 合

宋李綱 上

○第一五十七卷

臣之八

宋李綱 中

○第一五十八卷

臣之九

宋李綱 下

○第一五十九卷

臣之十 相臣 中興

宋范宗尹

朱勝非

呂頤浩

趙鼎

○第一百六十卷

臣之十一 相臣 中興

宋張浚

魏勝

虞允文

○第一百六十一卷

臣之十二 相臣 守成

漢申屠嘉

公孫弘

魏相

丙吉

東漢伏湛

宋弘

八編類纂 目錄 目三

百七

韋彪

○第一百六十二卷

臣之十三 相臣 守成

東漢第五倫

袁安

何寬

蔡謨

○第一百六十三卷

臣之十四 相臣 守成

唐魏徵

王珪

馬周

○第一百六十四卷

臣之十五	相臣 守成	唐郝處	魏元忠
姚崇	宋璟	○第一百六十五卷	相臣 守成
臣之十六	相臣 守成	唐張說	蘇頌
盧懷慎	張九齡	韓休	張嘉貞
楊綰	崔祐甫	姜公輔	
八編類纂	目錄	臣四	頁
○第一百六十六卷	相臣 守成	臣之十七	相臣 守成
唐杜黃裳	李吉甫	李揆	武元衡
裴均	裴度	○第一百六十七卷	
臣之十八	相臣 守成	唐李絳	李藩
韋貫之		○第一百六十八卷	

臣之十九	相臣 守成	唐李德裕	
○第一百六十九卷	相臣 守成	臣之二十	相臣 守成
宋沈倫	李昉	宋琪	呂蒙正
張齊賢	呂端	李沆	向敏中
○第一百七十卷	相臣 守成	臣之二十一	相臣 守成
八編類纂	目錄	臣五	頁
宋畢自安	寇準	王旦	李迪 王曾
○第一百七十一卷	相臣 守成	臣之二十二	相臣 守成
宋呂夷簡	杜衍	文彥博	
○第一百七十二卷	相臣 守成	臣之二十三	相臣 守成
宋范仲淹		○第一百七十三卷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臣之二十四 相臣 守成

宋韓琦

○第一百七十四卷

臣之二十五 相臣 守成

宋富弼

○第一百七十五卷

臣之二十六 相臣 守成

宋王安石

○第一百七十六卷

臣之二十七 相臣 守成

八編類纂 目錄 臣六

宋王安石

○第一百七十七卷

臣之二十八 相臣 守成

宋司馬光

蘇頌

杜範

康里脫脫

○第一百七十八卷

臣之二十九 相臣 被難

漢蕭望之

王嘉

後漢楊震

○第一百七十九卷

臣之三十 相臣 被難

後漢李固

王允

○第一百八十卷

臣之三十一 相臣 被難

唐褚遂良

宋范純仁

呂大防

八編類纂 目錄 臣七

○第一百八十一卷

臣之三十二 相臣 被難

宋文天祥

陸秀夫

宋徐羨之

○第一百八十二卷

臣之三十三 名臣 節義

漢龔勝

顏真卿

劉蕡

○第一百八十三卷

臣之三十四 名臣 節義

宋陳瓘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第一百八十四卷

臣之三十五 名臣 正直

八編類纂 目錄 臣八

百二十二

漢汲黯

魏陳羣

杜幾

晉山濤

北魏高允

唐白居易

宋錢若水

王禹偁

張方平

范鎮

范祖禹

崔與之

○第一百八十五卷

臣之三十六 名臣 刑賦

漢張釋之

唐徐有功

魏李理

漢耿壽

隋張孫平

唐戴胄

劉晏

宋陳恕

趙沛 以上刑賦

漢文翁

龔遂

黃霸

韓延壽

東漢卓茂

魯恭 以上循良

○第一百八十六卷

臣之三十七 名臣 能吏

漢張敞

尹翁歸

趙廣漢

尹賞

八編類纂 目錄 臣九

百十三

北魏李崇

沈括

○第一百八十七卷

臣之三十八 謀臣

漢張良

符秦王猛

北魏崔浩

○第一百八十八卷

臣之三十九 謀臣

楚伍員

秦商君

東周 張儀

陳軫 趙虞卿

○第一百八十九卷

臣之四十 謀臣

漢陳平

酈食其

陸賈

婁敬

叔孫通

賈誼

晁錯

○第一百九十卷

臣之四十一 謀臣

魏荀彧

荀攸

賈詡

鍾繇

八編類纂 目錄 臣十

百十四

程昱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吳魯肅

蜀龐統

○第一百九十一卷

臣之四十二 謀臣

晉江統

溫嶠

宋劉穆之

齊蔡興宗

北魏李元忠

北齊杜弼

後周蘇綽

後唐郭崇韜

後唐安重誨

後晉桑維翰

元赦經

○第一百九十二卷

臣之四十三

王遵劾匡衡奏

袁楚客規魏元忠書

陸贄論輔臣

馬遵論諫諍

范鎮論二府

司馬光辭賜金

論辭免郊賜

富弼述辭恩命

蘇轍論執政

真德秀書

劉洎論左右丞相

扈蒙乞錄言動

八編類纂 目錄 臣十一

百十五

富弼議兼樞密使

范鎮乞知兵民財利

王安石論舍人

段陽乞拒浮議

蔡襄乞任內外事

司馬光乞聽辭遷官

富弼論除拜

蔡承信論除受

蘇軾乞許辭避免拜

乞加恩禮

李綱議本政

陳東乞復用李綱

○第一百九十三卷

臣之四十四 相 兼 社稷 臣 儲 臣

于產相鄭

輿人誦

蕭何收秦律令圖書

韓休峭直

李德裕言三弊

呂蒙正氣量

李昉醇謹

朱沆無密啓

奏水旱盜賊

王旦真宰相

王曾端厚

呂夷簡寧二邊

范仲淹富弼分主西事

文彥博持重

韓琦感悟兩宮

厲聲命撤簾

殿陽修辭樞密使

韓琦盡力事君

神宗自爲碑文

富弼遺表

司馬光旋乾轉坤

呂公著博采衆善

八編類纂

目錄

百十六

范純仁進用不失正人

楚才爲百姓哭以上相業二十四則李克定相

衛柳莊

晏子

莫敖子華對

漢汲黯

唐蕭瑀以上社稷臣六則

漢武帝招文孝

高祖置弘文館

中宗置修文館

明皇置麗正書院

合宴集賢殿

設北門學士

憲宗詢訪理道

中宗選儒士侍讀

崔群讜直

後唐置端明殿學士

宋范質薦竇儀

錢若水對

章得象請忠

范祖禹爲講官第一

司馬光有文學

王鶚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以上論片十七則

○第一百九十四卷

臣之四十五優薦大臣押伊大臣殺戮大臣功臣

漢高帝高爵詔

武帝報公孫弘

唐林請復師母爵疏

章帝尊師傳詔

陳忠疏

晉武帝詔

元帝崇遇賀循

宋真宗悼惜甲士安

推恩呂端

蘇軾奇才以上優禮大臣十則

八編類纂

目錄

百十七

褚遂良疏

張說救何先以上抑侮大臣二則

原繁益死

伍員自殺

秦二世行誅

李斯囚就五刑

蒙毅蒙恬伏誅

秦主生多殺戮

許敬宗誣陷長孫無忌等

張俊曲陷岳飛死

韓侂胄陷殺趙汝愚以上殺戮大臣九則

司馬遷高祖功臣表

鄂君明蕭何功第一

衛青傳贊

安帝續封功臣詔

范曄功臣論

高歡論服杜弼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隋文帝親禮勳臣

李朝隱奏救裴景仙

李泌約勿害功臣

以上功臣九則

○第一百九十五卷

臣之四十六

宓子賤巫馬期

子貢

子路

晏子

西門豹

其二

漢卜式

朱浮疏

左雄疏

袁甫

諸葛恢

裴俠

八編類纂

目錄 臣十四

百六

于延陵李遠

韋濟

韓瑊 以上守令一十六則

子路

班固循吏傳

倪寬

文翁

黃霸

龔遂

召信臣

朱色

秦彭

魯恭

劉寬

仇覽

宋均

吳祐

童恢

劉昆

杜詩

張堪

徐有功李日知

陸象先

陽成

韋丹

李君奭

辛公義

劉審文 以上循吏二十五則

○第一百九十六卷

臣之四十七

仕進初見

仕難陳情

擇君致仕

自善

李斯

范曄

張敬兒

王融

祖珽 以上致進五則

姜公輔

鄭顥

韋澳 以上仕難三則

八編類纂

目錄 臣十五

百九

馬援 以上擇君一則

漢韓非規上封事

魏曹植承自試奏 以上自善二則

范曄

韓非

鄧禹 以上初見三則

班超妹曹壽妻昭上書 以上陳情一則

蕭嵩

唐李德裕退身論

蕭嵩

錢若水

神宗詔

文彥博 以上致仕五則

○第一百九十七卷

臣之四十八

元奭疏

懲李林甫

杜牧書

李德裕

張符牛叢趙璘

張詠

趙抃疏以上諫臣八則

王滿生

熙朋

代麻吏

弦章

田錫

令尹子西

右尹子

咎犯

孔子

伍子胥

公子汜

左師觸龍言

孫臣

王式

任棠

八編類纂

目錄臣十六

百十

蘇世長

弓工

狄仁傑以上諫臣十七則

呂覽貴直篇

茅焦

張良

袁盎

賈山至言

薛廣德

耿育疏

救乘書

○第一百九十八卷

臣之四十九

求言 納諫 罪諫官

不納諫 罪諫官

呂覽達鬱篇

晉叔向大患對

孟嘗君書門版召諫

申屠嘉引袁盎為上客 諸葛亮與群下教

北魏高祖命群臣 張定下令

唐劉洎上書 太宗假醉色受諫

高宗詔 宋太祖詔

仁宗詔 仁宗手詔

富弼論食 英宗詔榜朝堂

王巖叟請廣言路

元詔言事直至御前以上諫臣十六則

魯宣公藏器 魏文侯懸琴不補旒

韓武子輟田 北魏高允真忠臣

八編類纂

目錄臣十七

百十一

唐高祖悅孫伏伽表 知李綱盡忠

太宗悔責王珪 命執政受諫

悅魏徵直 宴近臣于丹霄殿

優賜皇甫德參 賜房玄齡等佩力

文宗賞魏謩盡言 嘉柳公權風采

遣還郭耽二女 憲宗知李絳必諫

宋太宗褒答田錫封事以上諫臣十七則

唐劉悅上言 宋張來諱言

政言 理宗詔以上不納諫 罪諫官

漢靈帝識傳變 唐憲宗慰勞諫官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丁公著言宴樂非佳事

後唐主不貞史在德 宋姚坦見血山

仁宗不黜蘇轍以上不罪 諫官六則

隋煬帝不憚蘇威 唐德宗貌從陸贄

孟暉圖彼貶

宋仁宗以范仲淹黨榜朝堂

范鎮上疏致仕

陳禾引落衣裾以上罪 諫官六則

八編類纂

目錄四十八

頁三



○第一百九十九卷

將之一

吳孫武子齊孫臏

秦王剪

東漢馮異

金宗翰

○第二百卷

將之二

金宗弼

伯顏

八編類纂

目錄將一

○第二百一卷

將之三

後漢皇甫嵩

郭子儀

○第二百二卷

將之四

宋趙范

董博雷

○第二百三卷

將之五

魏吳起

齊司馬穰苴

唐李靖

元木華黎

何木

頁三

唐李光弼

張巡

元蔡罕

漢李光顏	唐李抱真
漢耿弇	東漢寇恂
○第二百四卷	元阿禮海牙
將之六	
東漢吳漢	魏鄧艾
蜀江維	宋吳玠
吳璘	余玠
元來阿八赤	施雷
○第二百五卷	
八編類纂	目錄
將之七	
後周于謹	宋孟珙
魏張遼	吳周瑜
呂蒙	陸遜
○第二百六卷	
將之八	
晉羊祜	吳陸抗
晉杜預	謝玄
後周賀若敦	唐曹彬
元阿里海牙	元良合台

李恒	李恒
○第二百七卷	
將之九	
魏牽招	趙李牧
漢衛青霍去病	隋長孫晟
唐郭震	
○第二百八卷	
將之十	
唐裴行儉	王峻
宋李允則	高瓊
八編類纂	目錄
種師道	宗澤
○第二百九卷	
將之十一	
宋岳飛	韓世忠
劉錡	
○第二百十卷	
將之十二	
漢張騫	李廣利
陳湯	東漢班超
漢趙克國	東漢鄧訓

虞詡

○第二百十一卷

將之十三

東漢段熲

唐王忠嗣

韋臯 附孫權書田將軍邊事

宋曹瑋

种世衡

王韶

狄青

○第二百十二卷

將之十四

太公兵法

其二

八編類纂 目錄

皇甫遇

郭進

曹彬

狄青

种世衡

宗澤

史臣論

劉錡

余玠

吳玠

孟珙 以上名將十三則

武太后

肅宗

德宗

李希烈

憲宗

田季安

劉濟

憲宗

裴垕

田興

李絳

田弘正

王承元

李寶臣等

杜牧

武宗

李德裕

張仲武

王宰

石雄

高文端

盧弘正

僖宗

張濬

趙普

李漢超

宋太祖

蘇洵御將論 以上諸將二十八則

李太后 以上論一則

八編類纂 目錄

○第二百十三卷

將之十五

孫侯勉郤克

郤子赦丑文

陰貽甥會秦伯

楚子論京觀

公子突論禦戎

簡子論死寇

勾賤集謀報吳

度尚計破賊屯

楊璇火車滅賊

皇甫嵩智破王國

朱儁計降韓忠

郗超進二策

袁喬破賊

石勒生擒末極

謝丕謝玄等破苻堅

房伯玉守南陽

魏世祖辱宋師

宇文忻傳呼賊敗以上戰略

○第二百十四卷

將之十六 軍儲 屯田 馬鑿 攻守 從衆

鄺生說漢王據敖倉以上軍儲一則

趙克國奏 條便宜十二事

又奏 曹操從喪祇之請

晉羊祜聖田 唐郭元振積軍糧

宋慶禮請復營州制 郭子儀自耕

李泌復府兵對 李終開置營田

八編類纂 目錄 卷六 頁二十八

後唐澆田實邊 周太祖除租牛課

孟珙條具事宜 忽必烈授民兵牛以上屯田十四則

明皇馬如雲錦 王忠嗣高估馬價

代宗晝市胡馬

後唐明宗緣邊市党項馬

范延光等請賣馬給券 高祖招市士民馬

宋王安石建養馬法以上馬政七則

齊垣崇祖決堰破魏 魏韋孝寬守禦有餘

曹月昇單騎入圍城 渾瑊整地蓄犬

杜牧守論

述律后止攻幽州 趙彥斬孟楷

燕慕容恪定齊地 王晏求止攻定州

宋劉子羽却金兵 後漢郭威圍守李守真

孟宗改建忠順軍以上攻守十二則

李翱從道論以上從衆一則

○第二百十五卷

將之十七 謀計 不能用謀

呂覽貴卒篇 伍員伐楚對

李斯說秦王

八編類纂 目錄 卷七 頁二十九

張耳陳餘勸主六國後 張良說沛公

韓信從廣武君策

韓信從廣武君策

周條侯從容計 沮授說袁紹

荀彧勸曹操 孔融疏

諸葛亮疏 盧志勸王頌

韋孝寬先計免禍 隋主用高祖策

唐任環說李淵 裴寂獻計

徐洪客獻書李密 李泌敵彊對

李萼乞師顏真卿 陸贄奏

李愬佯示柔懦 白居易疏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後唐主用龍敏

宋張所言五利

何奧論辨

李綱入對

張浚身任陝蜀

以上謀計二十八則

宋公拒諫取敗

趙去司空馬亡國

秦申君却諫亡身

成安君不聽李左車

孫權不從周瑜疏

劉表悔不用劉備計

魏世祖拒諫

唐楊國忠忌沮哥舒翰

後唐潞王罪計和親

文天祥疏以上不能

八編類纂

目錄

三

禮派圖

禮說

周禮派圖

周禮說

孝經派圖

孝經說

論語派圖

論語說

學庸派圖

學庸說

孟子派圖

孟子說

爾雅派圖

爾雅說

○第二百十八卷

學之三

西漢經學

東漢經學

八編類纂

目錄

三十一

漢高帝聞管弦歌

韋孟詩諫

孔臧願領太常

立五經博士

夏侯勝議

授長史霸尚書

董仲舒授經學

授公羊穀梁

貢禹王吉同趣

孔戒子廉潔

孔光傳家學

西漢論以上西

劉昆滅火驅虎

杜林感動賊及刺客

王良後辭徵聘

孔僖對

鄭振不荅州郡禮命

鄭玄受業馬融

應劭服玄

盧植亡避董卓

○第二百十六卷
學之一

史記儒林傳序 范曄東漢儒林傳序

李近春北史儒林傳序

歐陽修唐書儒林傳序 馬端治論秦楚書

○第二百十七卷

學之二

說心 性說

三綱五常考 周文王

漢高帝詔 唐太宗

八編類纂 目錄 卷一

其二 引詩正反六條

鄭莊公 漢文帝

唐太宗 唐明皇

膳宰屠蒯 學術辨

傳經諸儒易派圖 易說

尚書派圖 尚書說

古文尚書派圖 古文尚書說

詩派圖 詩說

公羊傳派圖 左傳派圖

殺梁傳派圖 公左殺三傳說

論鄭玄 黃憲以牛鬻兒著名

史曄論黃憲 管寧風行遼東

郭泰名震關西 仇香驚鳳

陳德實化梁上 王烈化盜牛賊還劍

邴雲中鶴 東漢論以上東漢經學

○第二百十九卷

婦之一 烈婦

漢班婕妤 後漢曹世叔妻

漢孝女曹娥 南陽陰瑜妻

魏酒泉龐涓母 涇州真女兒氏

八編類纂 目錄 卷一

晉姚氏婦 隋南陽公主

唐楊烈婦 宜都內人

李新聲 宋四烈婦

謝枋得妻

○第二百二十卷

婦之二 列女上

密夫人 鄧曼

伯姬 伯瀛貞姜越

魯敬姜 臧母

晉趙姬 陶荅子妻

杞梁妻	叔姬
展子禽妻	衛宗二順
石窈婦	高義母
傷槐衍女	母師
義姑姪	田稷子母
王孫賈母	朱蘇鮑妻
蔡妻	孟母
芒卯後妻	漢陳嬰母
王陵母	雋不疑母
嚴延年母	王章妻
八編類纂 目錄 婦二	仁女
陳孝女	周都妻
姜詩妻	許升妻
陳文矩妻	王女
劉長卿妻	趙昂妻
姜叙母	李衡妻
南陽王和妃	愍懷太子妃
孟仁母	王凝之妻
虞潭母	徐元妻
段豐妻	王女姊
會稽陳氏三女	

屠女	宛陵女
姚氏	褚氏
衛敬瑜妻	封卓妻
房景伯母	魏璵妻
貞孝女宗	孫神妻
太妃孟氏	孫道溫妻
孝女王舜	孫氏
蘭陵公主	鄭善果母
單孝婦	元務光母
裴倫妻	許善心母
八編類纂 目錄 婦三	
○第二百二十一卷	
婦之三 列女下	
東光縣主楚媛	和改主
漢陽主	楚王靈龜妃
房玄齡妻	李德武妻
崔繪妻	崔玄暉
崔夫人	鄭夫人
柳宗元母	柳公綽妻
李奮母	王蘭英
夏侯孝女	無忌

鄭義宗妻	盧懷清妻
賈直言妻	孝女僮娥
樊彥琛妻	符鳳妻
高淑妻	寶氏二女
李瀾女	王信妻
鄒待徵妻	楊母
李湍妻	慕華雍妻
衛方厚妻	金母
歌兒	高愍女
孝女妙法	王孝女
鄭弄女	楊女香
謝小娥	畢妻寶氏
崔氏	殷保晦妻
李拯從妻	周迪妻
朱廷壽妻	王廷妻
宋魏國公主	馮夫人
韓國夫人	魯宗道女
司馬光妻	王益妻
劉安世母	張浚母
楊萬里妻	吳母

八編類纂 目錄 卷五 下廿六

包拯子妻	未娥
博徒妻	趙學究女
張晉卿妻	王氏二女
徐閔中女	吳永年妻及姊
鄭覃妻	董美
王宣邀妻	蔡孝純妻
歐陽希文妻	李生妻
丁國賓妻	王袁妻
馬元頰妻	李科妻
吳琪妻	余端友妻
詹氏女	張女
謝泌妻	林女
董八娜	曾氏婦
韓女	王婦梁氏
王婦	譚婦
吳中孚妻	趙淮妾
林空齊妹	乃郝節娥
毛惜惜	二賢母
崔烈婦	郭三妻
李女	齊關妻

八編類纂 目錄 卷五 下廿七

惠士玄妻

朱虎妻

俞新之妻

袁氏三節

澤州三節

霍氏二節

任氏

田氏

趙美妻

丁從信妻

李馬兒女

江文鑄妻

趙彬妻

王氏女

湯輝妻

湯二女

臺叔齡妻

夫台三節

羅宜明妻

謝烈婦

八編類纂

目錄六

宋濂女弟

商淵妻

賈誠妻

姜女

董婦

張氏

狄恒妻

吳氏婦

周如祈

鄭琪妻

闕文典妻

柯婦

王士明妻女

李婦

俞士淵妻

張女

徐嗣源女

周婦

丁尚賢妻

李讓女

吳守正妻

吳琪妻

黃仲起妻女妾弟婦

焦士廉妻妾

張正蒙妻

季說妻

袁女

徐允讓妻

陳淑真

李宗順妻

劉氏二女子

鄭奴

于同祖妻妾

李弘益妻

張訥妻

李羅妻

張思孺妻

張棟妻

宗王黑閭女

安志道妻

八編類纂

目錄七

程徐妻

趙媼諸婦

徐祿妻

宗仁諍妻

王時妻妾

王履謙妻女

王蓮

呂彥能姊妻

劉公翼妻

趙說妻

劉平妻

王女

姚女

方寧妻

張買奴妻

王義妻

劉澤妻

楊三妻

李君進妻

移刺氏

大寧爾妻	惠高妻
孟志剛妻	曹德妻
朱克彬妻	宋仲榮妻
孟妻	鄭妻
李妻	李世安妻
只魯花真妻	
○第二百二十二卷	
婦之四 賢 如	
公父文伯母語肥	論祭饗
又語肥	仲尼命志季氏婦
八編類纂 目錄 八	一百一
別于男女	論好內好外
伯宗妻	趙括母
淳于意女提縈	萬石嚴軀
桓沙君	王霸妻
樂羊子妻	李穆妻
皇甫規後妻	孫誦妻
曹文叔妻	皇甫謐叔母
羊耽妻	張宜子女
陶侃母	韋逞母
劉聰妻	歐陽紇母

嚴武母	岐陽公主
董母	李母
廖匡齊母	周行逢妻
大長公主 <small>以上賢婦 三十一則</small>	鄭裒 <small>以上婦 一則</small>
○第二百二十三卷	
戚之一 賢 墓	
漢竇長君	馮野王
史丹	東漢樊儵
陰興	晉羊秀
庾亮	褚裒
八編類纂 目錄 八	一百二
唐吳淑	宋楊次山 <small>以上賢</small>
王莽 <small>以上</small>	東漢竇憲 <small>以上 擅權</small>
○第二百二十四卷	
戚之二	
張敞論霍氏	劉向論外家
梅福論王	師丹論封拜
杜鄴日食對	第五倫論竇氏
朱寵論鄧氏	裴頠奏讓專任
楊繪論外戚	汪藻論封孟忠厚
劉克莊論蕃侯	何郊論連姻臣僚

傅堯俞論韓忠彥弟尚主

諸葛豐核劾許章

第五倫疏

崔琦外戚箴

慕容皝表

申屠剛對策

范曄鄧騭論

皇甫規對策

宣宗勅

八編類纂

目錄 卷二

百三

○第二百二十五卷

鎮之一

燕

魏附信陵君

韓

秦

○第二百二十六卷

鎮之二

公孫瓚

劉備

八編類纂

目錄 鎮一

百三

李懷仙

張弘靖

○第二百二十七卷

鎮之三

唐田承嗣悅緒季安

史憲誠何進滔

後梁楊師厚

唐侯希逸李正己李師道

石晉楊光遠

唐劉玄佐李萬榮董晉韓弘

田齊附孟嘗君

趙附平原君

楚

表紹

孫策

唐劉平濟

朱克融

田弘正

羅紹威

石晉范延光

唐劉悟

從子積

○第二百二十八卷

鎮之四

唐李克用

李存勗

○第二百二十九卷

鎮之五

唐王重榮

石晉王守

李茂貞

張建

王智

韓建

石晉安從誨

唐楊行密

八編類纂

目錄 邊一

百四十四

○第二百三十卷

邊之一

天下各鎮各邊摠圖

各鎮各邊摠說

九邊圖敘

九邊摠督分地駐兵

九邊要害

北虜邊防形勝

國朝虜患節畧

北虜邊防

制北虜在謀臣議

城寨說

北虜貢市紀事

邊防摠論

遼東總叙

遼東兵馬錢糧

處置

海道

○第二百三十一卷

邊之二

遼鎮保守要務

遼東區畫

山海關說

遼西區畫

薊州摠敘

遼鎮建置

薊州處置

薊鎮遷徙撫巡議

開渠以防虜

各關津要口

薊遠移兵要地

薊鎮撫賞長策

險隘

三鎮形勢摠說

六關摠敘

內三關邊圖

八編類纂

目錄 邊二

百四十五

直隸三關

三關處置

宣府摠敘

摠說

陽和事空

山西摠說

山西外三關

三關險隘

○第二百三十二卷

邊之三

大同摠敘

兵馬錢糧阨塞說

摠論

河套序

防河套議

河套圖

地廣袤略

處置

事宣	曾總督復河套疏
陝西三邊四鎮漕運	盧祥練士兵疏
王復移堡築墩疏	榆林總敘
兵馬錢糧	榆林事宣
摠論	榆林鎮摠圖說
寧夏摠叙	事宜
寧夏等衛圖說	
○第二百三十三卷	
邊之四	
固原事宣	邊鎮摠說
八編類纂	頁六
目錄	邊三
摠論	莊寧涼永屬堡考
五京沿革	莊涼要害
兆民河屬堡考	經略河西
甘肅總叙	甘肅屬堡考
甘肅事宜	各衛摠論
西事畫餘	
延綏所屬并馬市達虜	寧夏所屬買馬達虜
久在西海住牧達虜	內夷各土官摠敘
四川夷考	松潘圖敘
松茂安各衛堡建置	松潘邊考

松潘威茂總論	松潘事宣
○第二百三十四卷	
邊之五	
建昌攷論	制馭松潘建昌諸孽
四川夷	川夷考論
八百舒	考過
車里	孟良
百夷館	木邦
孟養	緬甸館
滇夷紀畧	雲南夷總論
八編類纂	頁四
目錄	邊四
緬甸處置	雲南夷考
貴州夷	諸夷考
貴州夷攷	貴州夷摠論
兩廣摠圖考	廣西戍兵
治藤陝府江論	兩廣總鎮事宣
廣西夷摠叙	三江渚夷考
黎人考	猺獞獠蠻諸夷考
議處猺獞	議革通夷之弊
五屯要害	制馭大藤
八寨諸巢謀	湖廣夷攷

五溪諸蠻	鄖陽流賊
虔鎮事宣	
記三省夾勦橫水桶岡	虔鎮摠論
內夷摠論	
○第二百二十五卷	
邊之六	
古東夷考畧	經畧朝鮮事宣
女直館	摠論
日本國序	圖
日本國	海寇情弊
八編類纂	目錄
日本考	計處倭酋
琉球國圖	事實
古南夷考畧	
○第二百三十六卷	
邊之七	
安南入路	事實
安南摠論	其二
其三	西戎姚弋仲
湟中月氏	氏
符氏	吐谷渾

宕昌羌	党頂羌
吐蕃	西夏
高昌館	哈密
曲先	罕東
魯陳	旁把力
哈失哈力	加異勒
黑葛達	敏真誠
八峇黑商	火刺札
哈烈	八刺黑
白松扁兒	峇兒密
八編類纂	目錄
阿速	沙哈魯
西洋刺泥國	哈密摠論
西洋古俚	淳泥
白葛達	阿哇
鎖里	西洋鎖里
彭亨	百花
阿魯	小葛蘭
古里班卒	呂宋
合猶里	磧里
打回	日羅夏治

忽魯毋思

甘把里

麻林

古麻刺

沼納撲兒

計來思

吃力麻兒

失刺思

納失者罕

淡巴

甘把里

崑侖山

交攔山

沙哈魯

峇兒密

九洲山

蘇門答刺國

花面國

龍涎嶼

翠藍嶼

八編類纂 目錄 卷七

錫蘭山國

小暎南國

柯枝國

古里國

忽里謨斯國

三島國

麻逸國

蘇祿國

大暎喃國

阿丹國

南淳里國

于闐國

瀚山

南巫里

乞力麻兒

蘇文達那

娑羅門

西域圖

西域樓蘭

車師前後王

龜茲

于闐

莎車

天竺

大食

八編類纂 目錄 卷八

頁七

○第二百三十七卷

幸之一

漢鄧通

董賢

唐張易之昌宗

宋戴法興

齊綦母珍之

附杜文謙

茹法珍

北齊穆提婆

宋林靈素

唐樂工

蘇佐明

五代伶官

宋朱勔

王嘉封事

鮑宣論董賢

毋將隆奏

左雄諫封

八編類纂

目錄 幸

頁三

范鎮論護葬

又論卜全斌

韓琦乞降詔

歐陽修奏

申侯伯

紀僧真

楊思勳

王毛仲

其二

祝漢貞羅程善

文衣康樂

陳忠疏

陳蕃疏

歐陽修論官傳

○第二百三十八卷

奸之一

秦呂不韋

楚黃歇

秦李斯

漢張禹 附朱誨

劉歆

魏放孫資

晉賈充

齊褚淵

王儉

蕭坦之

江祐

蕭詵

梁沈約

范雲

北齊王晞

周鄭譯

劉昉

隋楊素

唐許敬宗

李義府

李勣

裴炎

八編類纂

目錄 奸

頁三

○第二百三十九卷

奸之二

唐李林甫

崔胤

盧杞

夏竦

李訓

呂惠卿

宋丁謂

元載

王欽若

王叔文

○第二百四十卷

奸之三

宋蔡確

邢恕

唐龐勛

黃巢

○第二百四十五卷

盜之四

宋李全

○第二百四十六卷

盜之五

里華論管人殺厲公

李泌破賊期對

季文子論莒僕殺紀公

臧武仲論詰盜

張敞請自治渤海膠東

劉陶盜賊疏

八編類纂 目錄 卷一

頁五

富弼乞募兵防寇盜

乞採訪京東謀士

論西鄙用兵

司馬光論災傷處擒賊

趙瞻論京東盜賊

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 其二

○第二百四十七卷

篡之一

漢曹操

魏司馬懿 附子孫

諸葛誕

○第二百四十八卷

篡之二

原缺

宋劉裕 附子孫 王鎮惡 齊蕭道成 附子孫 沈攸

○第二百四十九卷

纂之三

梁蕭衍 附子孫 王僧辨

陳陳霸先

○第二百五十卷

纂之四

北齊高歡 北周宇文泰

○第二百五十一卷

纂之五

八編類纂 目錄 纂一

梁朱溫 周郭威柴榮 百五十六

○第二百五十二卷

夷之一

內夏外夷之限 慎德懷遠之道

譯言賓待之禮 征討綏和之義

修攘制御之策 守邊固圉之畧

○第二百五十三卷

夷之二

列屯遣戍之制 四方夷洛之情

劫誘窮黷之失

○第二百五十四卷

八編類纂 目錄 纂二

夷之三

朝鮮 高麗

烏桓 附蔡州 匈奴

○第二百五十五卷

夷之四

慕容廆 符洪孫堅 附慕容冲

○第二百五十六卷

夷之五

契丹

○第二百五十七卷

夷之六

女真上

○第二百五十八卷

夷之七

女真下

○第二百五十九卷

夷之八

蒙古上

○第二百六十卷

夷之九

八編類纂 目錄表二

頁三八

蒙古下

○第二百六十一卷

夷之十

突厥

薛延陀

回紇

吐谷渾

○第二百六十二卷

夷之十一

吐蕃

○第二百六十三卷

夷之十二

西夏

○第二百六十四卷

夷之十三

諸蠻

南詔

南越

安南

日本

八編類纂 目錄表三

頁三九

目錄

○第二百六十五卷

亂之一

漢董卓

呂布

晉王敦 附甘卓

○第二百六十六卷

亂之二

晉桓溫子玄

北魏爾朱榮

○第二百六十七卷

亂之三

梁侯景

宇文述

八編類纂 目錄 亂一

百本

○第二百六十八卷

亂之四

唐安祿山

○第二百六十九卷

亂之五

唐史思明

僕固懷恩

朱希烈

朱泚

○第二百七十卷

亂之六

唐李懷光

宋張邦昌

苗傅劉正彥

吳曦

元鐵失

八編類纂 目錄 亂二

頁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第二百七十一卷

諸家一

西漢李尋

東漢郎顛

蘇竟

張衡

梁庾季才

唐嚴善思

宋胡宿

金馬貴忠

○第二百七十二卷

諸之二

漢翼

魏管輅

晉郭璞

晉戴洋

八編類纂 目錄 卷一

夏全

顧愷之

張僧繇

唐吳道元

宋李公麟

五代郭忠恕

○第二百七十三卷

諸之三

宋穆修

李之才

邵伯溫

朱震

魏周宣

唐表天綱

魏杜夔

隋萬寶常

秦扁鵲

○第二百七十四卷

諸之四

柯九思河源志序

司馬遷河渠書

史伯璿辨論湖

班固前漢地理志

季索論大梁可都

○第二百七十五卷

諸之五

藝文志

史記六家論

春秋決事比

商子

韓非子

鄧析

八編類纂 目錄 卷二

百三

公孫龍子

論秦為閔位

周漢治運

五德更旺

宋起運說

其二

其三

其四 以上藝文 十四明

緯書序

論緯書

王氏範圍要決後序

祿命辨

贈徐仲遠序

龜策傳

論相 以上術 數七明

○第二百七十六卷

道之一

列禦寇	莊固
劉真人	周玄真
周顛仙	張三丰
○第二百七十七卷	
文之一	
漢劉知幾史通	劉勰史傳
魏收後魏志斷論	蘇洵史論
陶崇儀正統辨	徐一夔正統問
○第二百七十八卷	
文之二	
文章辨體論七條	陸機文賦
歐陽修書梅聖俞膏後	劉勰文心雕龍二條
魏文帝典論論田文	吳祜文章辨體序題三條
韓愈答李詡書	答劉正夫書
李德裕文章論	歐陽修答吳充書
蘇軾答謝舉廉書	朱夏答程伯大論文
宋濂文源	張懷瓘大體書斷
許慎說文解學序	熊朋來論六書
鍾繇用筆說	衛夫筆陣圖說

王羲之題筆陣圖後	未芾評十四家
黃魯直書說	
○第二百七十九卷	
文之三	聖書 書
漢文帝答鼂錯聖書	賜南粵王尉佗書
遺匈奴書	其二
昭帝賜燕王旦聖書	寧宗降詔 以上聖書六則
魯仲連遺燕將書	陳銓遺章邯書
馮異與楊廣書	孫策責袁術書
劉琨遺石勒書	李密復李淵書
梁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宋范淹答趙元昊書 以上八則

○第二百八十卷

治之一

聖神功化之極

○第二百八十一卷

治之二

賈山至言

董仲舒對賢良策

姚崇言十事

田錫論任人修德

張復論奏時政

八編類纂

目錄治一

頁六

七

葉適論治勢

真德秀論事勢

○第二百八十二卷

治之三

呂覽義賞篇

晉文公能刑

韓非制分篇

李克為國斷

衛嗣君以左氏易胥靡

霍光封侯對

當賞篇

斬顛頡

守道篇

勾踐式怒雉

蔡襄賞論以上賞罰十則

李泌賞功封

呂晦請罷韓琦等轉官以上論爵賞三則

孔子正假馬之名魯仲連不肯帝奈分則

韓非難勢篇功名篇

觀行篇呂覽慎勢篇

李清臣勢原以上權勢五則趙武靈王論制俗

論胡服韓非解老篇

蔣濟疏鄭俠上流民罔以上變法五則

齊桓公任管仲問鄉長

號召賢士管子會國用

請毋交楚論王霸

八編類纂 目錄治二 頁三

晉文公任子犯魏絳請無滯積

晉悼公有兄不辨菽麥後霸

楚莊王不遽用民力息民五年

越勾踐任范蠡以上霸略十三則韓非有度篇

定法篇大體篇

飾邪篇用人篇

五蠹篇安危篇

六反篇守道篇

外諸說

有若與宓子賤論治以上法術十一則

○第二百八十三卷

治之四

黃帝

禹

湯

其二

其三

師尚父

成王

子張問八官

劉子騫問政

衛靈問政務

管子牧民篇

任經篇

禁藏篇

亢倉子

子產

蹇老

八編類纂

目錄治三

百六

墨子尚同篇

呂覽功名篇

先已篇

賈誼大政篇

鼂錯對

其二

董仲舒對

其二

其三

漢徐樂書

嚴安書

公孫弘對

桓譚疏

李固對

陳龜疏

劉瑜陳事

荀爽對

蔡邕上七事

荀悅奏

仲長統理亂篇

損益篇

以上治道二十八則

○第二百八十四卷

治之五

傅玄上便宜五事疏

溫嶠奏軍國要務

賀琛啓陳四事

猗氏樂遜上言

魏徵時政疏

劉知幾表陳四事

劉蕡對策

田錫疏

王禹偁言事

荅仲淹荅手詔

韓琦論時事

司馬光進五規狀

應詔論體要

八編類纂

目錄治四

百七

○第二百八十五卷

治之六

風俗 振擻 失權

劉安齊俗訓

賈誼時變篇

瑰璋篇

朱穆崇厚論

晉庾峻疏

仲宗對

宋唐庚憫俗論

以上風俗七則

管仲法法篇

版法篇

明法篇

任法篇

二柄篇

楊權篇

南面篇

八經篇

以上總論八則

韓非二柄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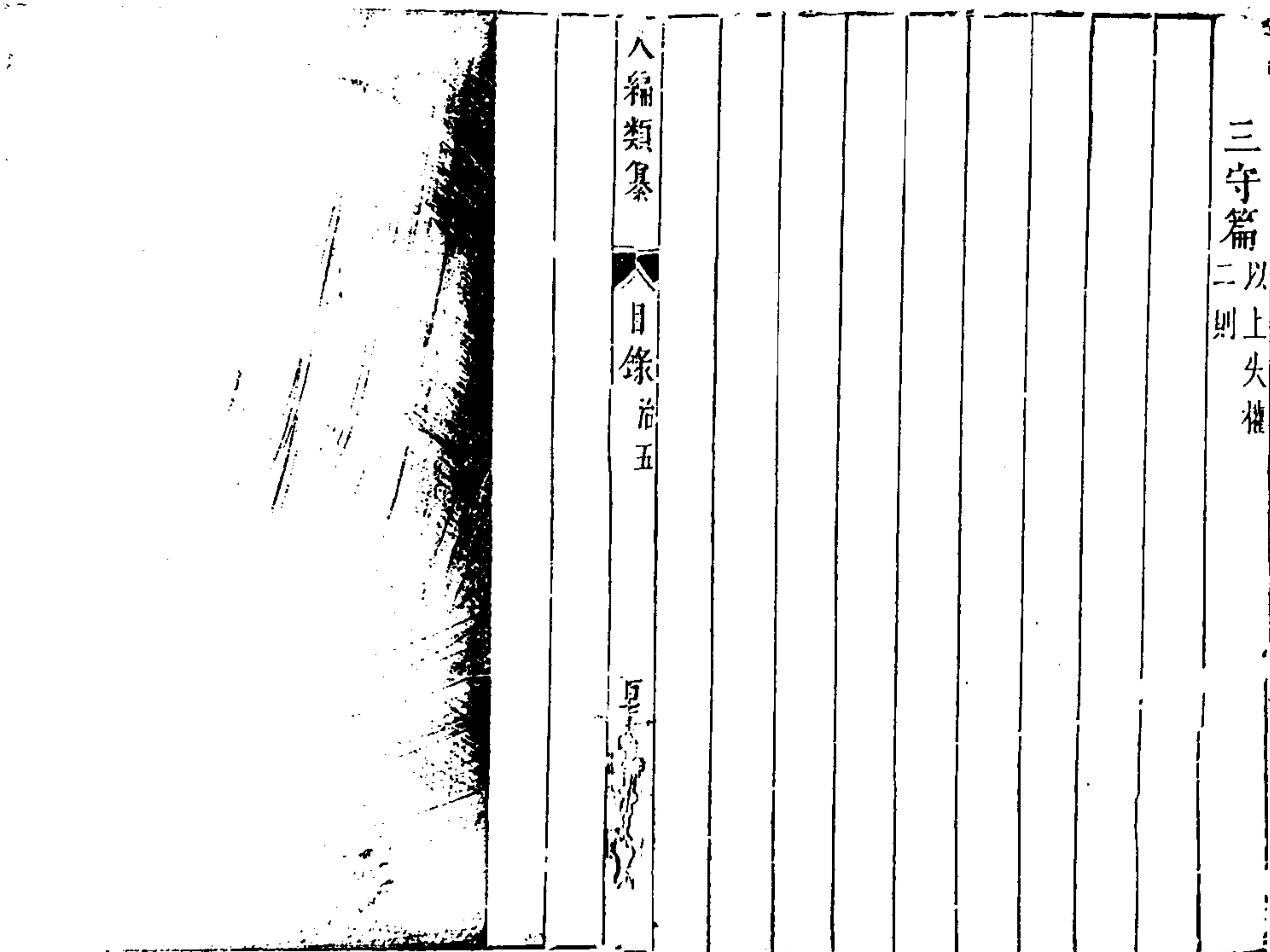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三守篇 以上失權
二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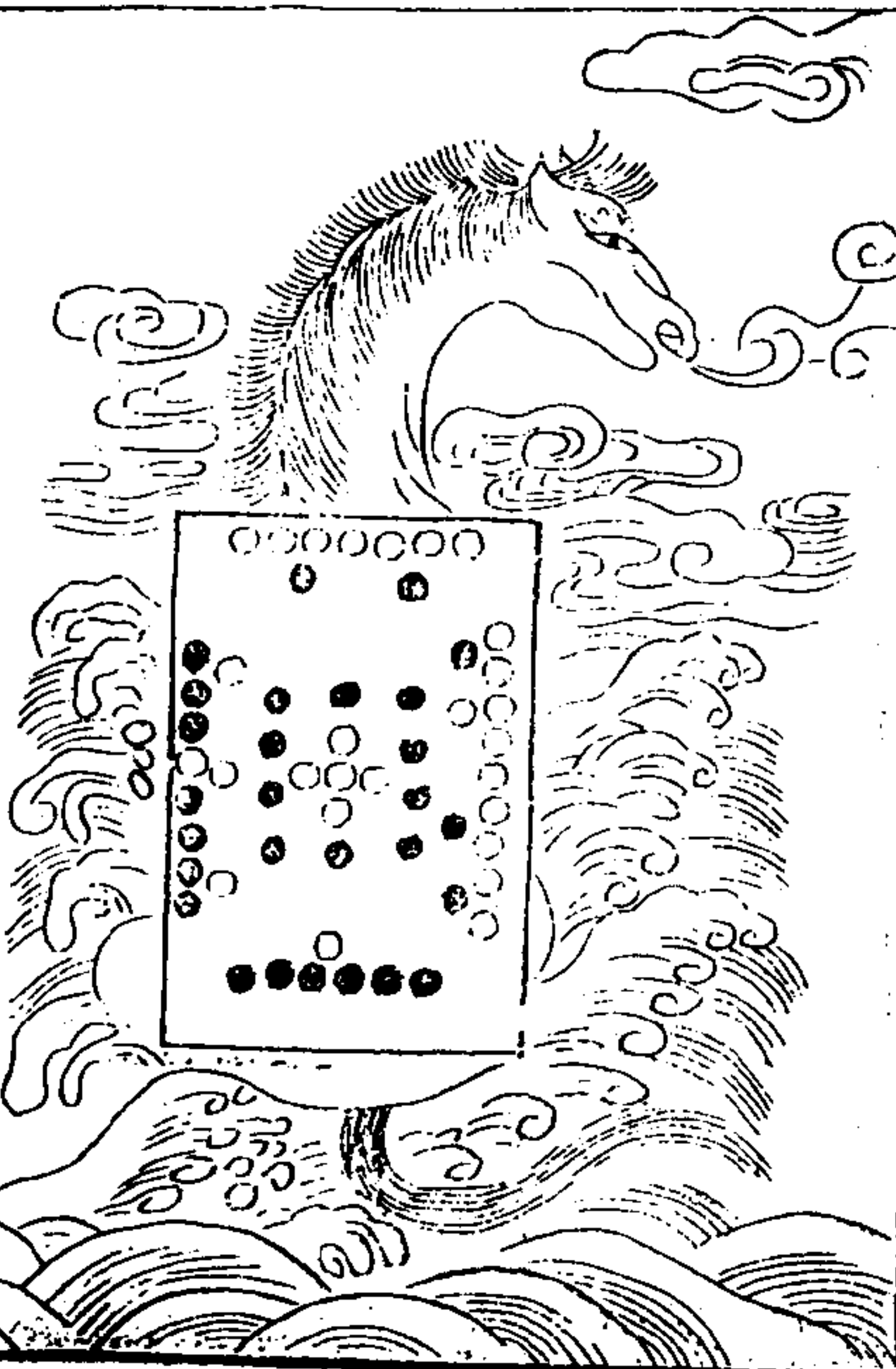
八編類集

目錄 前五

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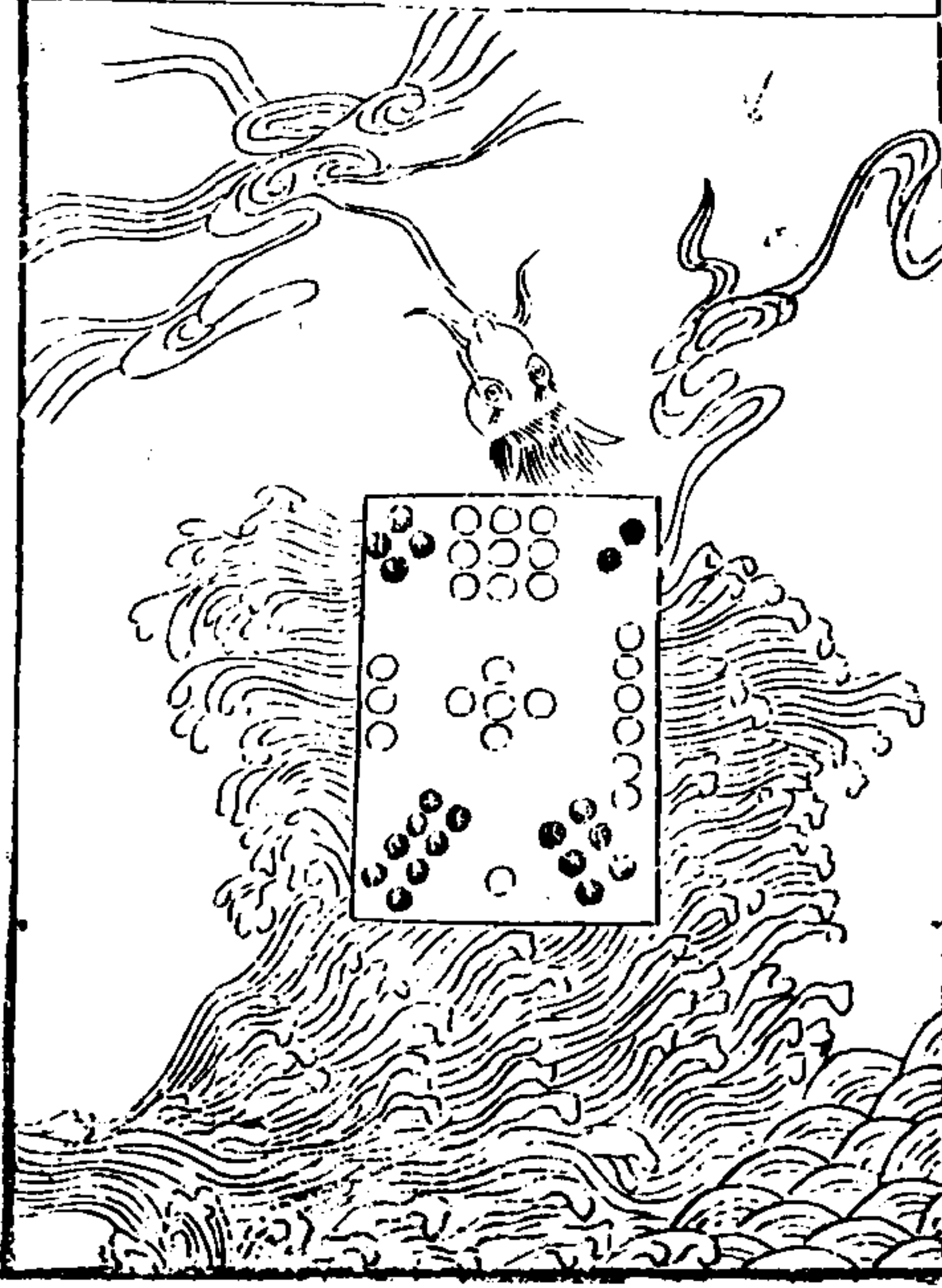
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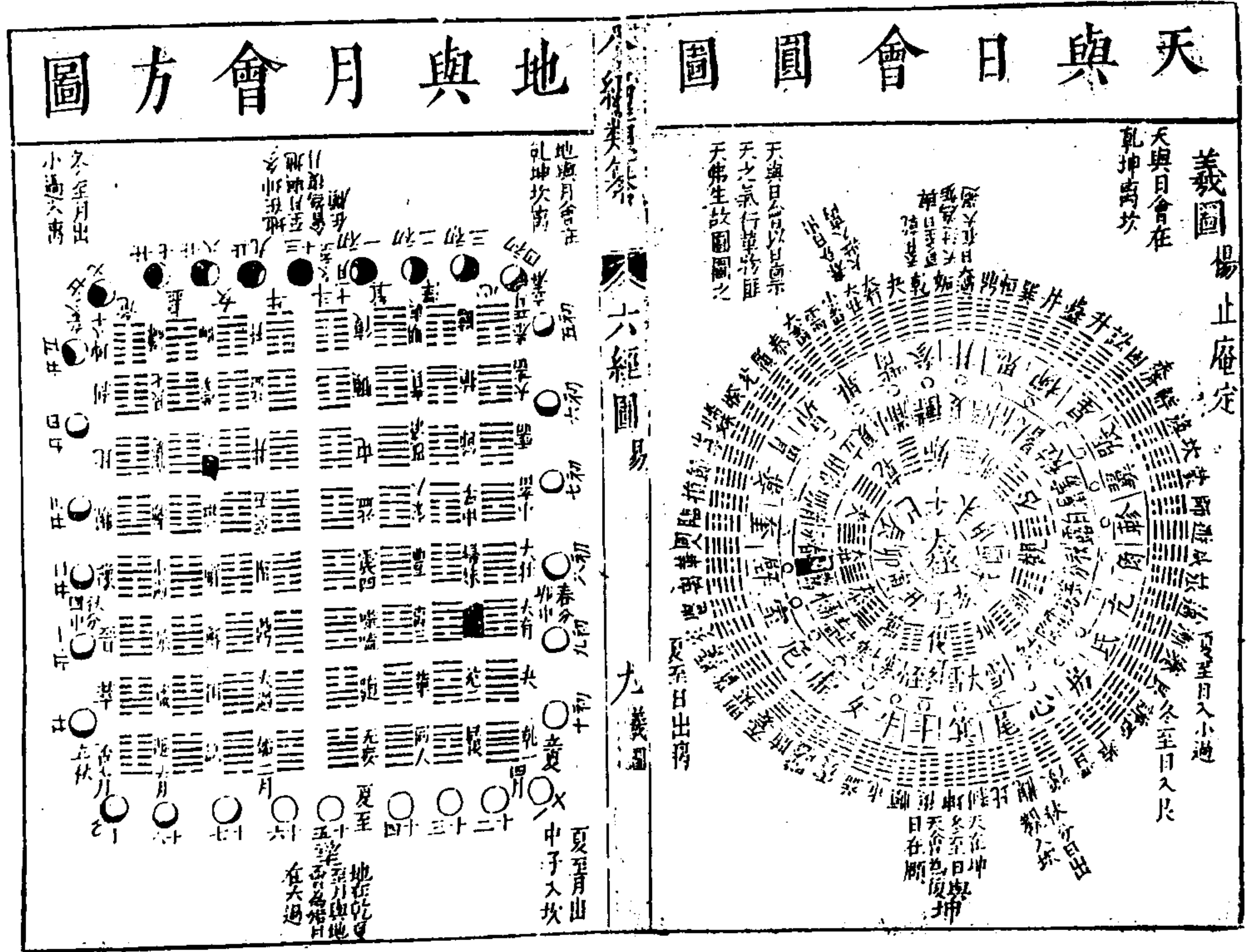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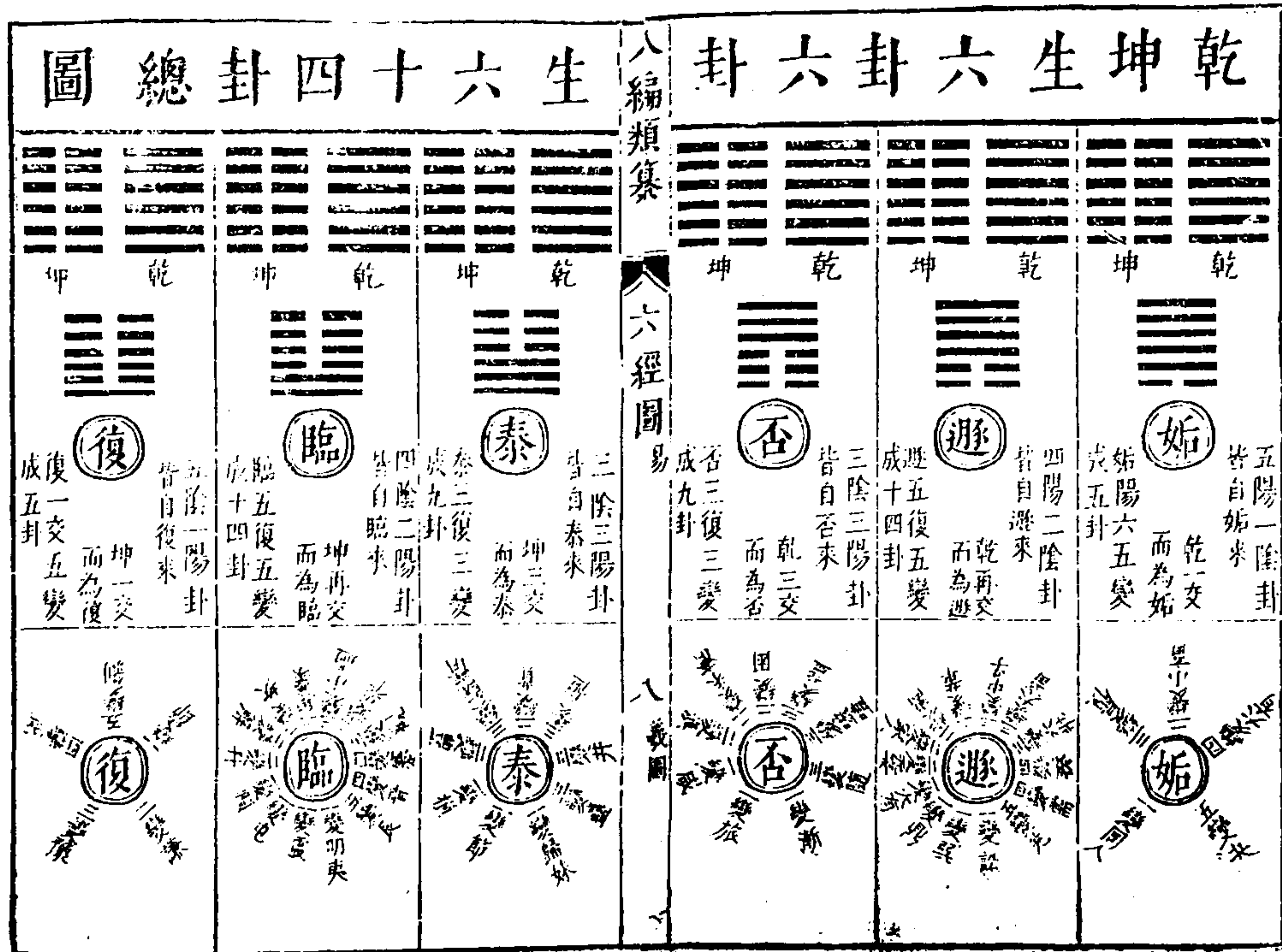


八編類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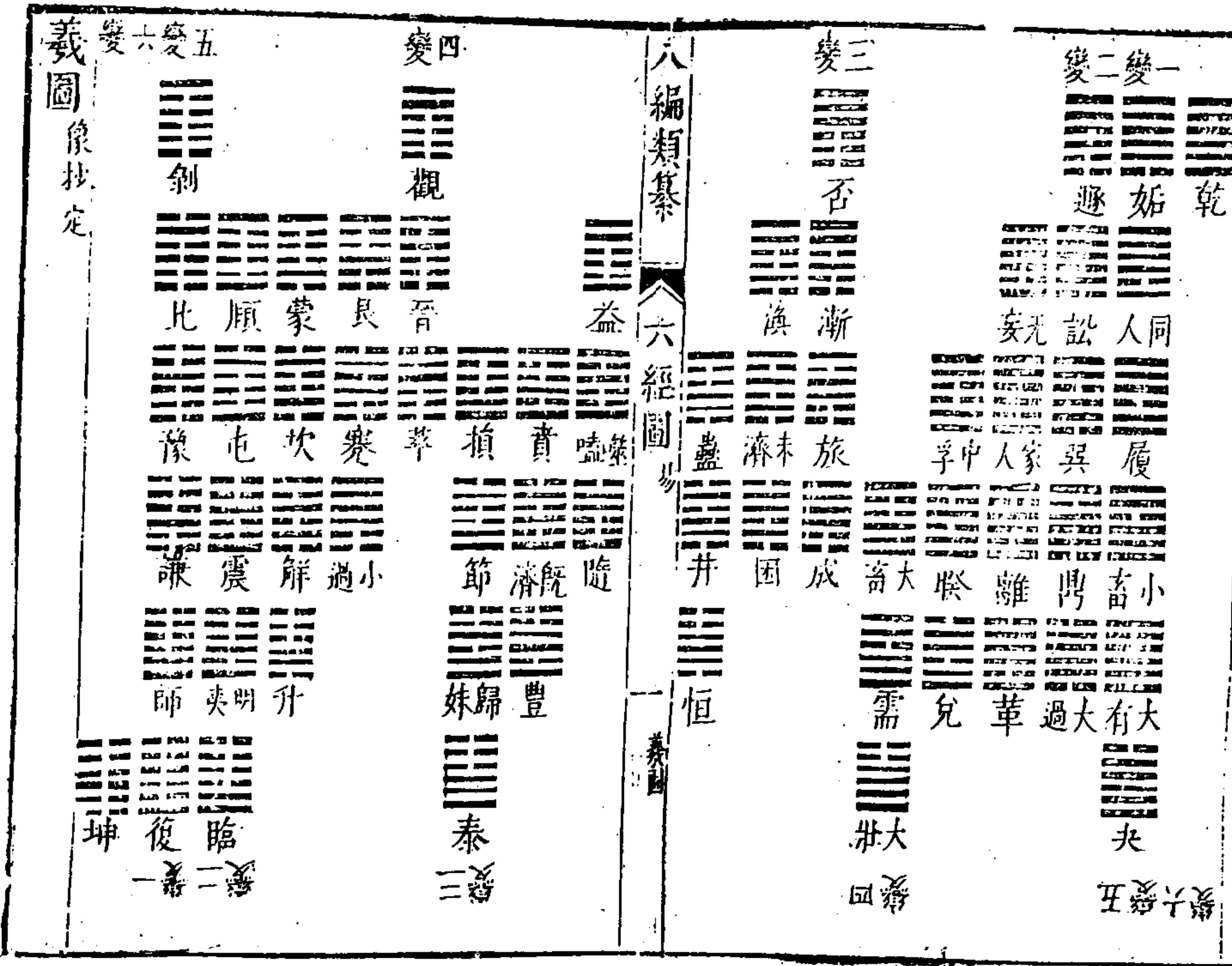
六亞圖易

龜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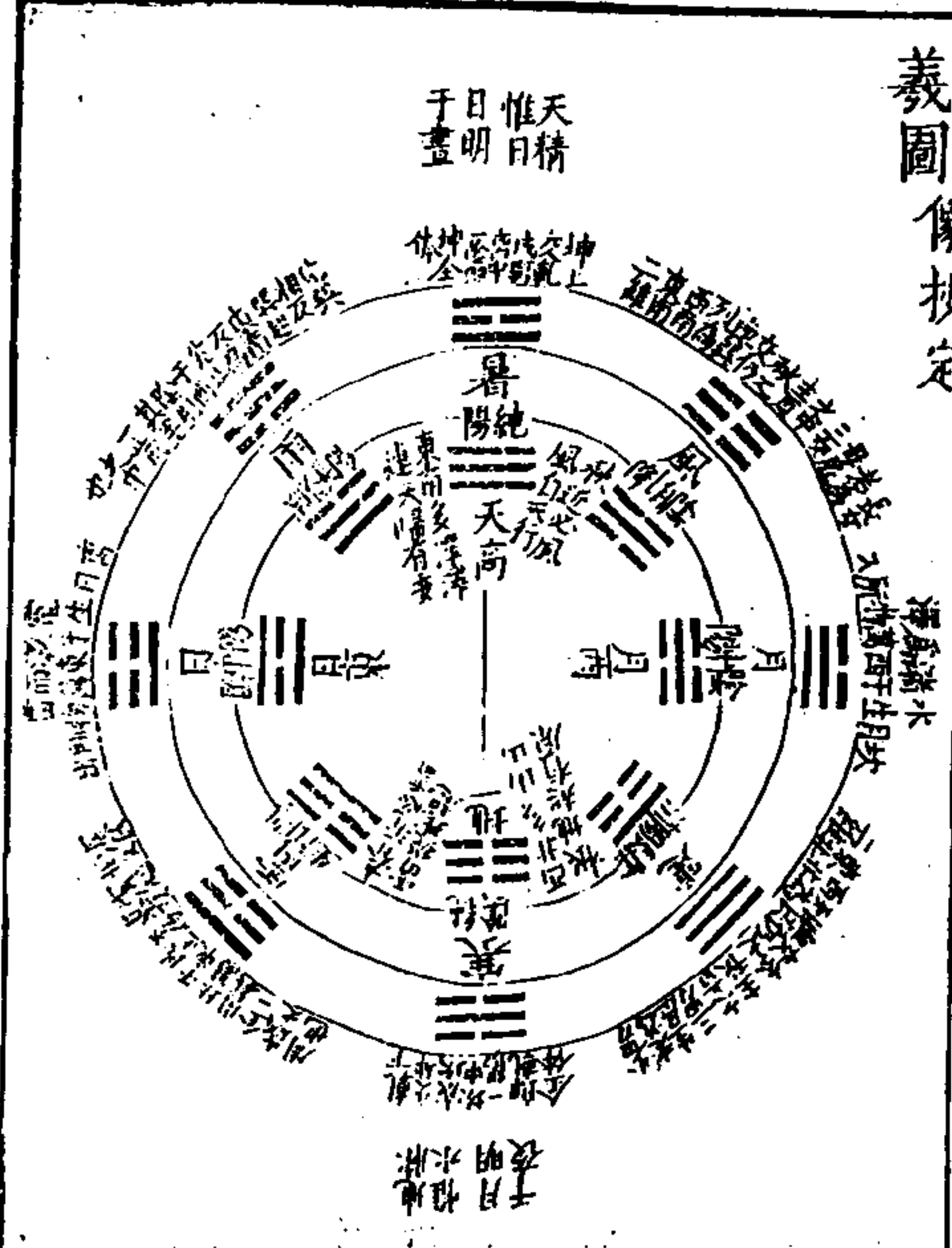
乾坤易之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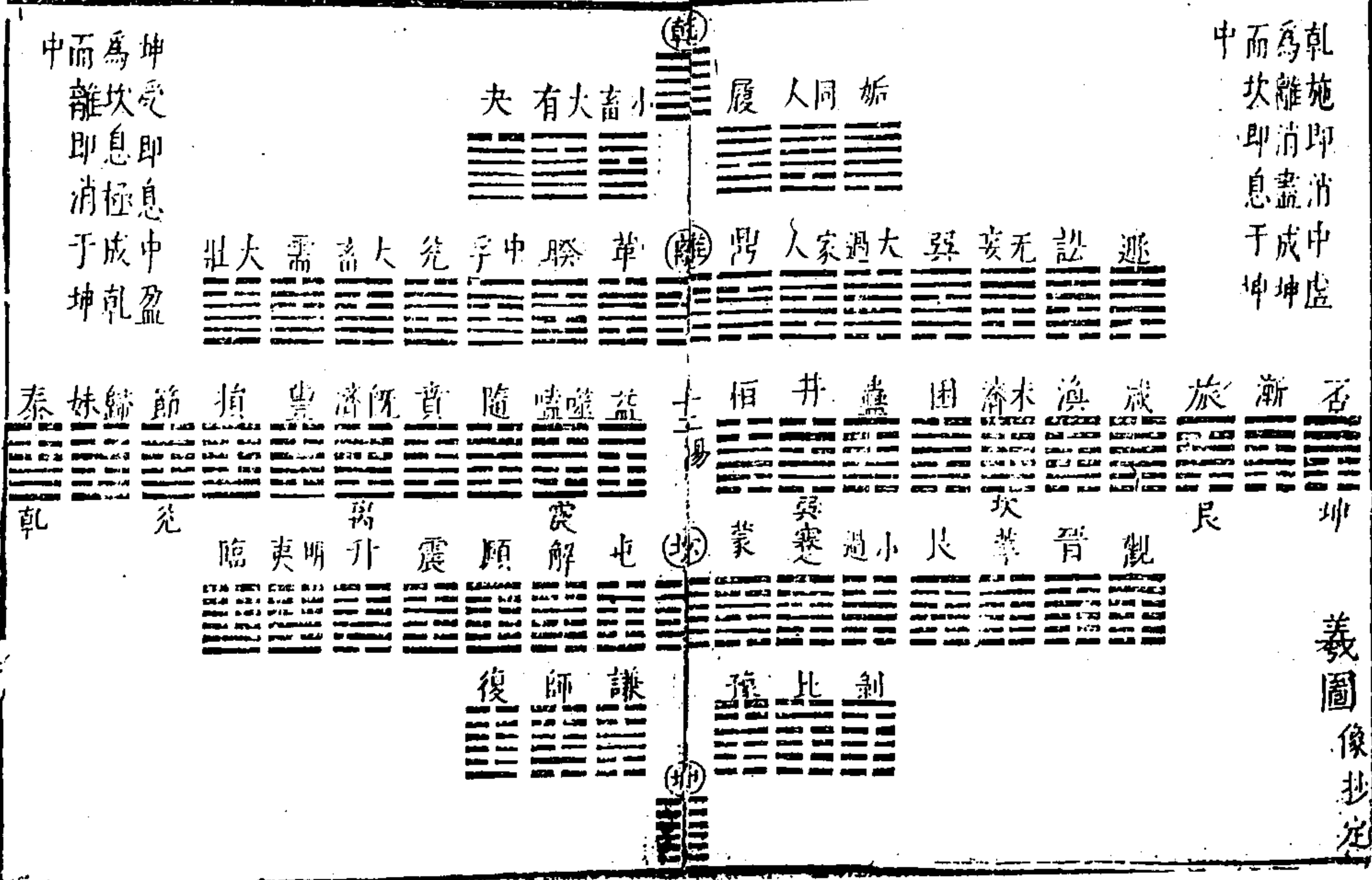
先天八卦來順逆圖



體用一源卦圖



陽生自下陰消自上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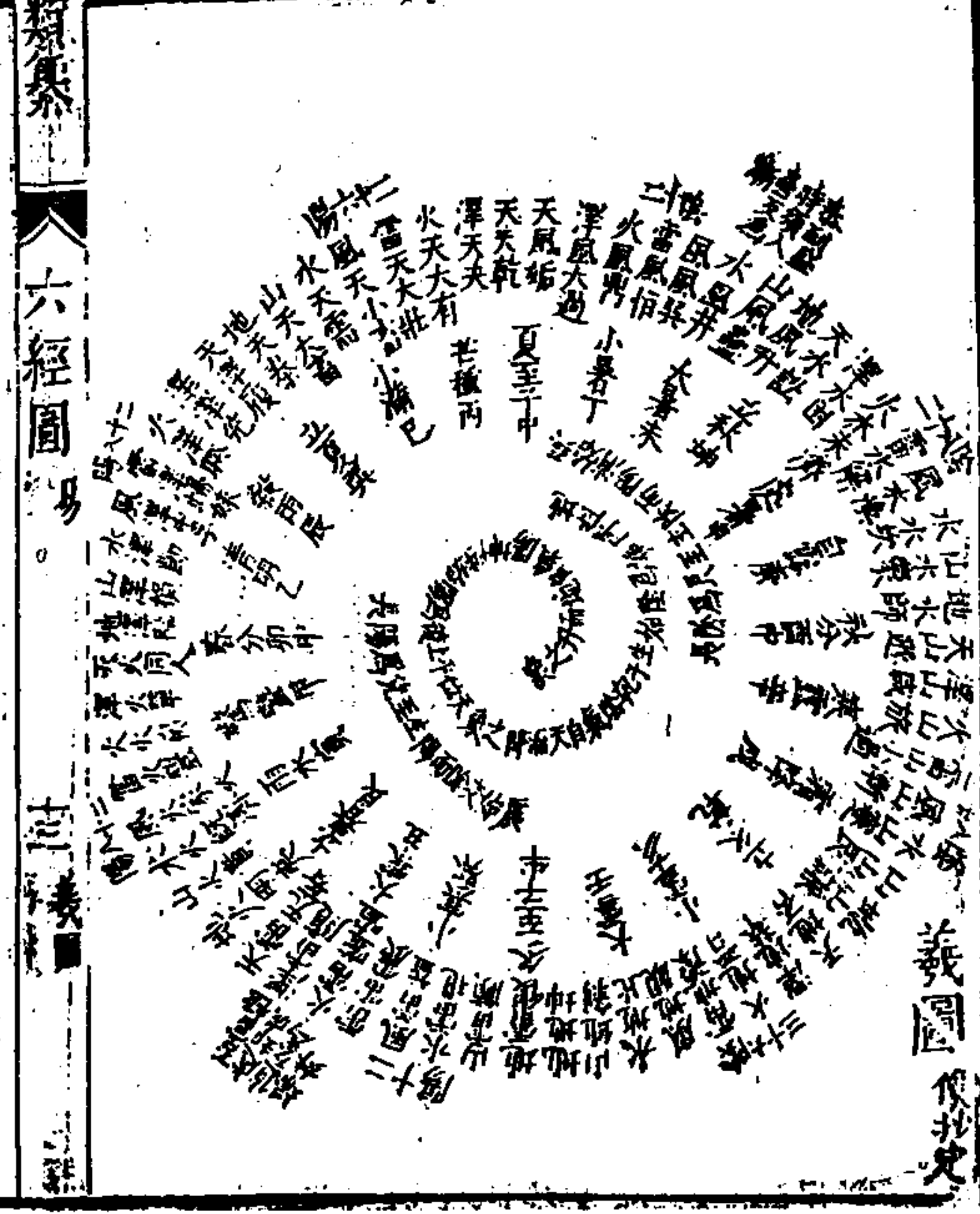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六經圖卷一

一中分造化方圖



一中分造化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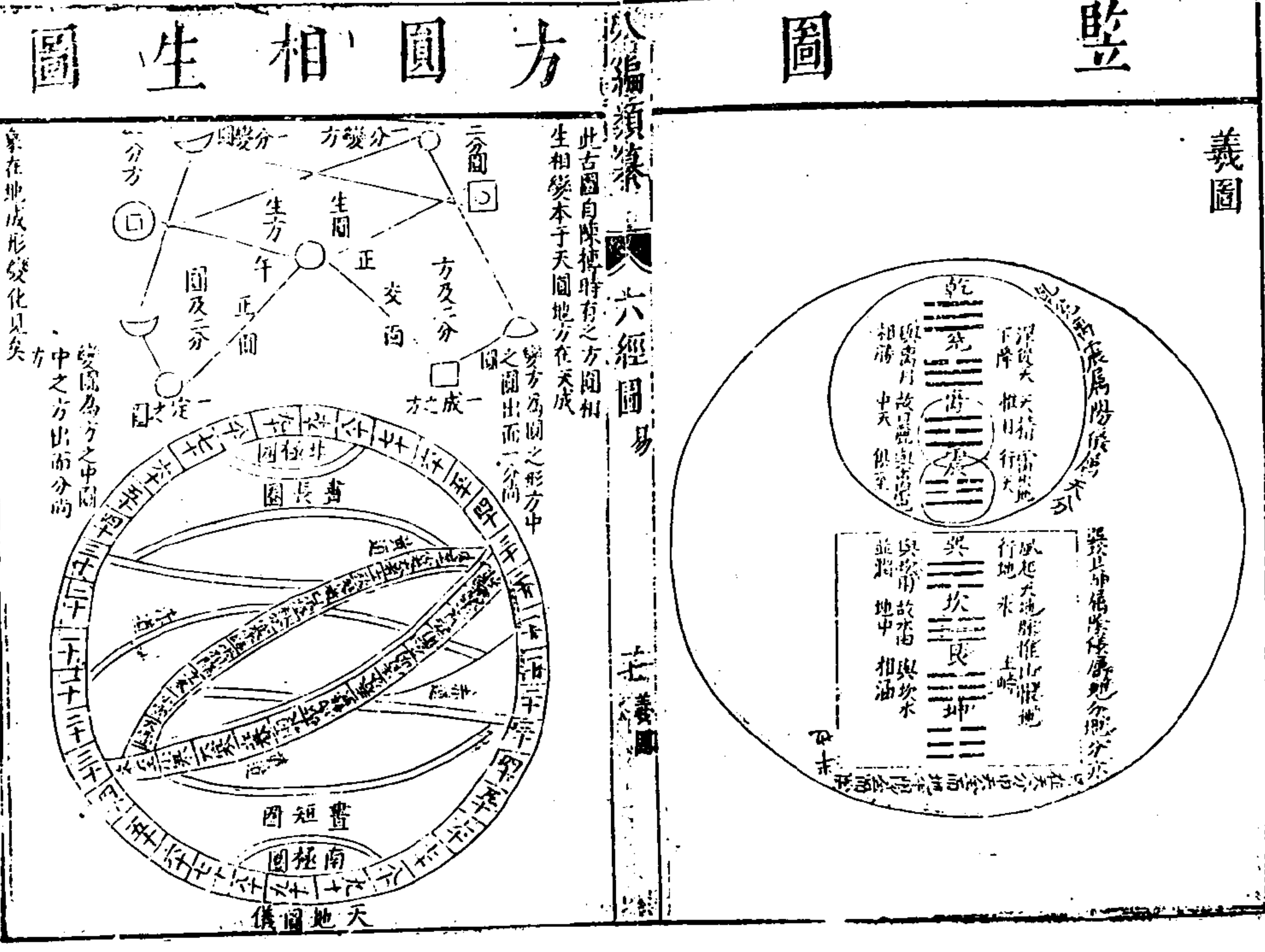
八卦上下相綜全圖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乾上	乾下	先上	先下	離上	離下	震上	震下
履	夬	兌	大有	同人	歸	壯	無
同人	大有	革	睽	離	豐	震	震
無妄	大壯	隨	噬嗑	豐	震	震	震
姤	小畜	過	中孚	鼎	家人	恒	震
訟	需	困	節	未濟	家人	解	屯
遯	大畜	咸	損	旅	賁	小過	順
否	泰	萃	臨	晉	明夷	豫	復

觀	漸	渙	巽	益	家人	中孚	小畜
觀	漸	渙	巽	益	家人	中孚	小畜
升	蠱	井	巽	和	過	大過	姤
比	泰	坎	井	屯	既濟	未濟	需
師	蒙	坎	漸	解	未濟	未濟	訟
剝	艮	蒙	蠱	順	賁	旅	大畜
謙	艮	蹇	漸	小過	旅	咸	遯
坤	謙	師	升	復	明夷	臨	泰
坤	剝	比	觀	豫	晉	萃	否

八編類纂 六經圖卷一

義圖



日 月 五 星 周 天 圖 象 夏 風 雨 圖

義圖

本述日則遲速日則疾火近日則遲遠日則遲土平行至太遲疾金水附日而行此五星之大率也

天行一日常過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二仍過一度日亦一日一週而此不及度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二而與天會
 月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不及日十二度有奇積二十九日有奇而與天會積二十九日有奇而與天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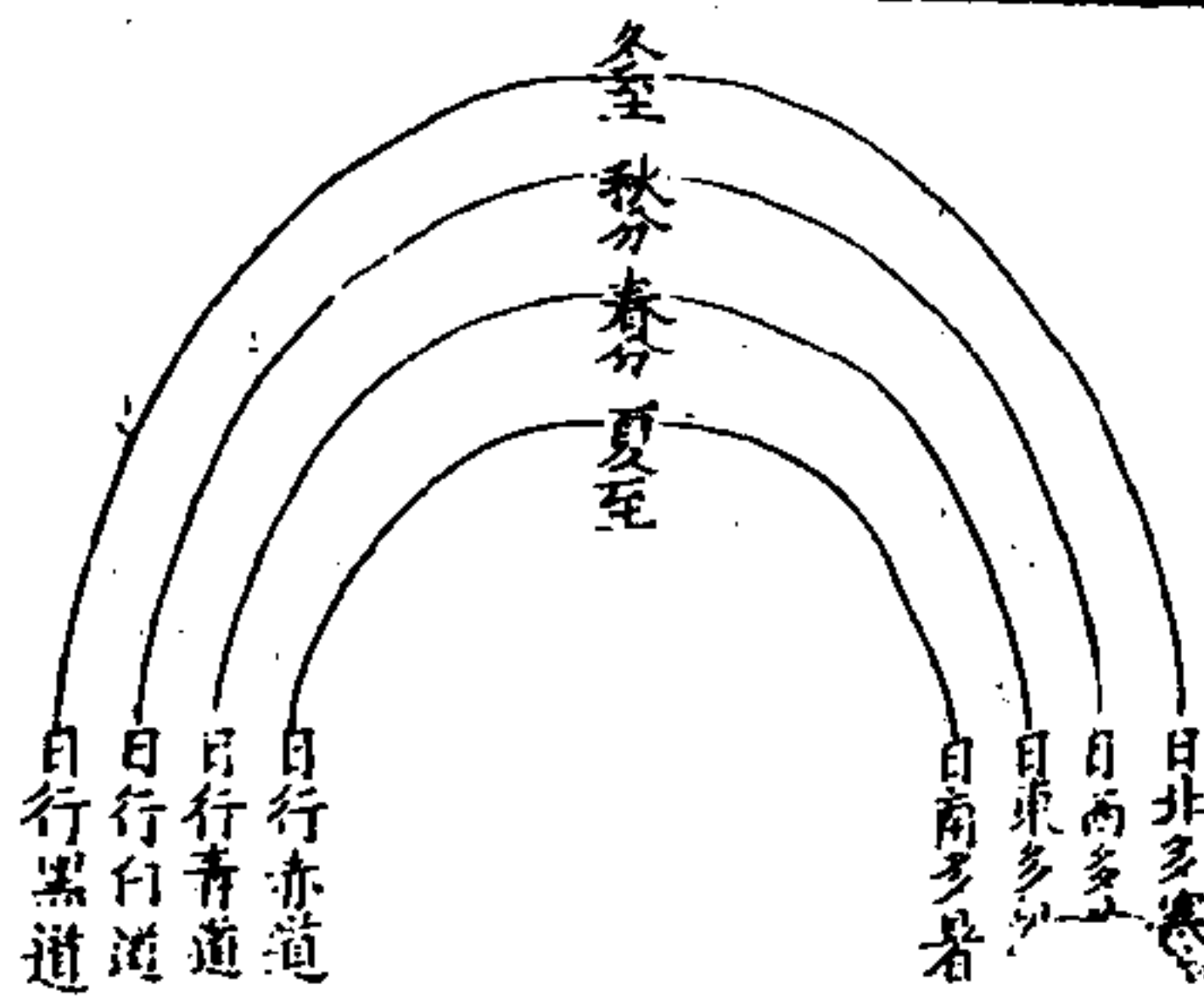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六經圖

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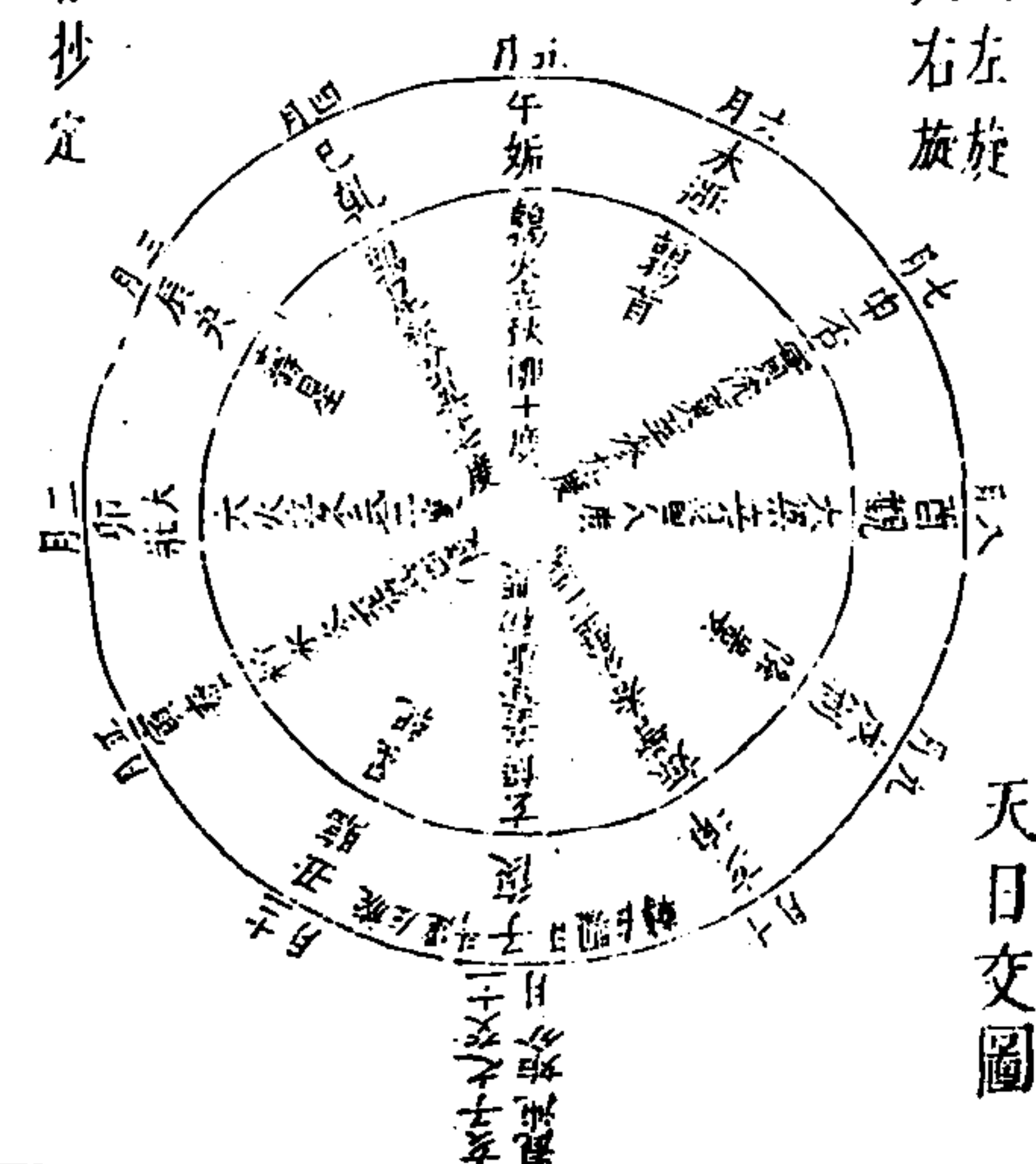
十九 義圖



日行失度出陽道多早
 風出陰道入箕則大風揚
 沙道入畢則滂沱多雨
 按西國入則文日有中道
 月有九道行各二黃道一
 而道各出其色皆而
 隨方配雲其用則日
 自北而南極南則漸
 長氣漸暑極南則漸
 極南而北極北則漸
 白則漸非極北則愈短
 北日漸短極北則愈短
 故日漸短極北則愈短
 乎北日漸短極北則愈短
 退為秋冬春夏極乎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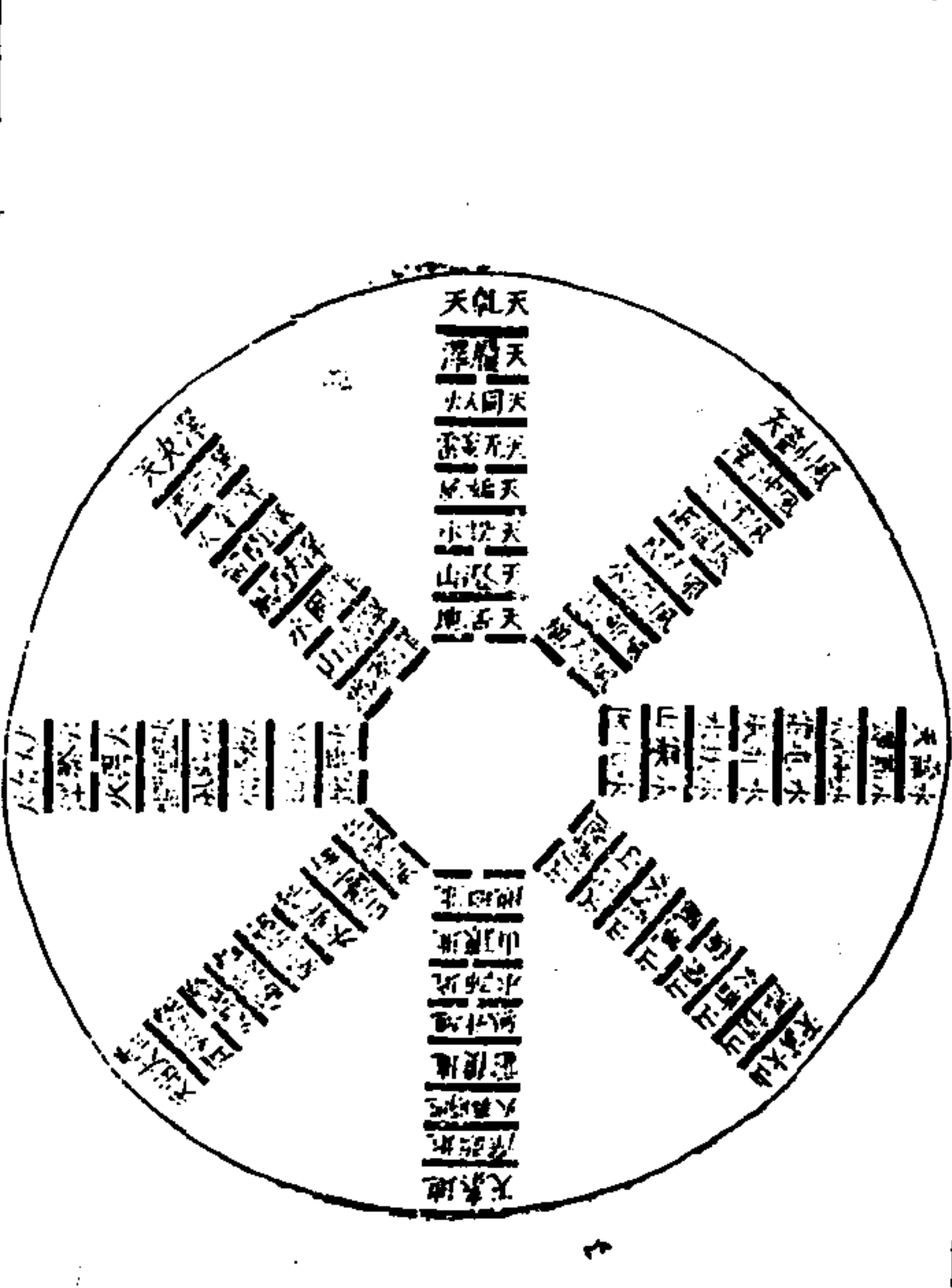
二十 月 卦 圖

義圖 像抄定



天日交圖

全 體 心 天 圖



八編類纂

六經圖

十九 義圖

四象琖圖

義圖 像抄定

陽 太陽今謂
之陽琖也

陰 少陰

太陰今謂
之陰琖也

少陽今謂
謂之勝琖一也

此義畫傳下兩儀四象占三之則成卦而六十四悉具于其中

八編類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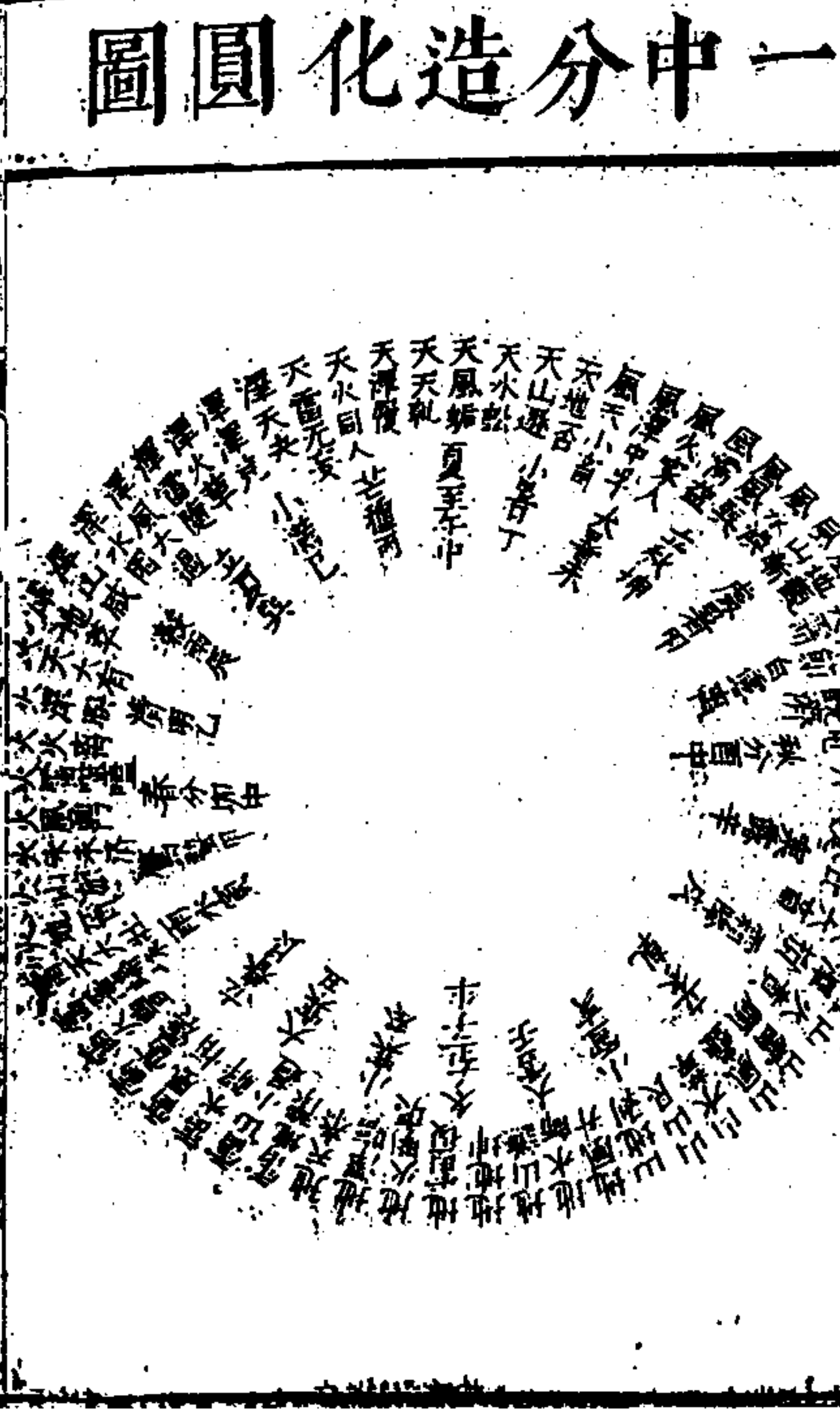
六經圖

手

雲行雨施電發雷震陰陽二少無日不交合于二太
中此二太所以分爲二而二少所以合爲一俗占用
少不用老○朱子曰康節以四起數想它看見天下
事繞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四象不言五皆自五來
四象不言十未嘗无十○太陽變化十六象以乾兌
爲主少陰變化十六象以離震爲主少陽變化十六
象以巽坎爲主太陰變化十六象以艮坤爲主邵子
曰十六而天地之道畢○邵子本一氣也生則爲陽
消則爲陰二者一而已矣四者二而已矣六者三而
已矣八者四而已矣此琖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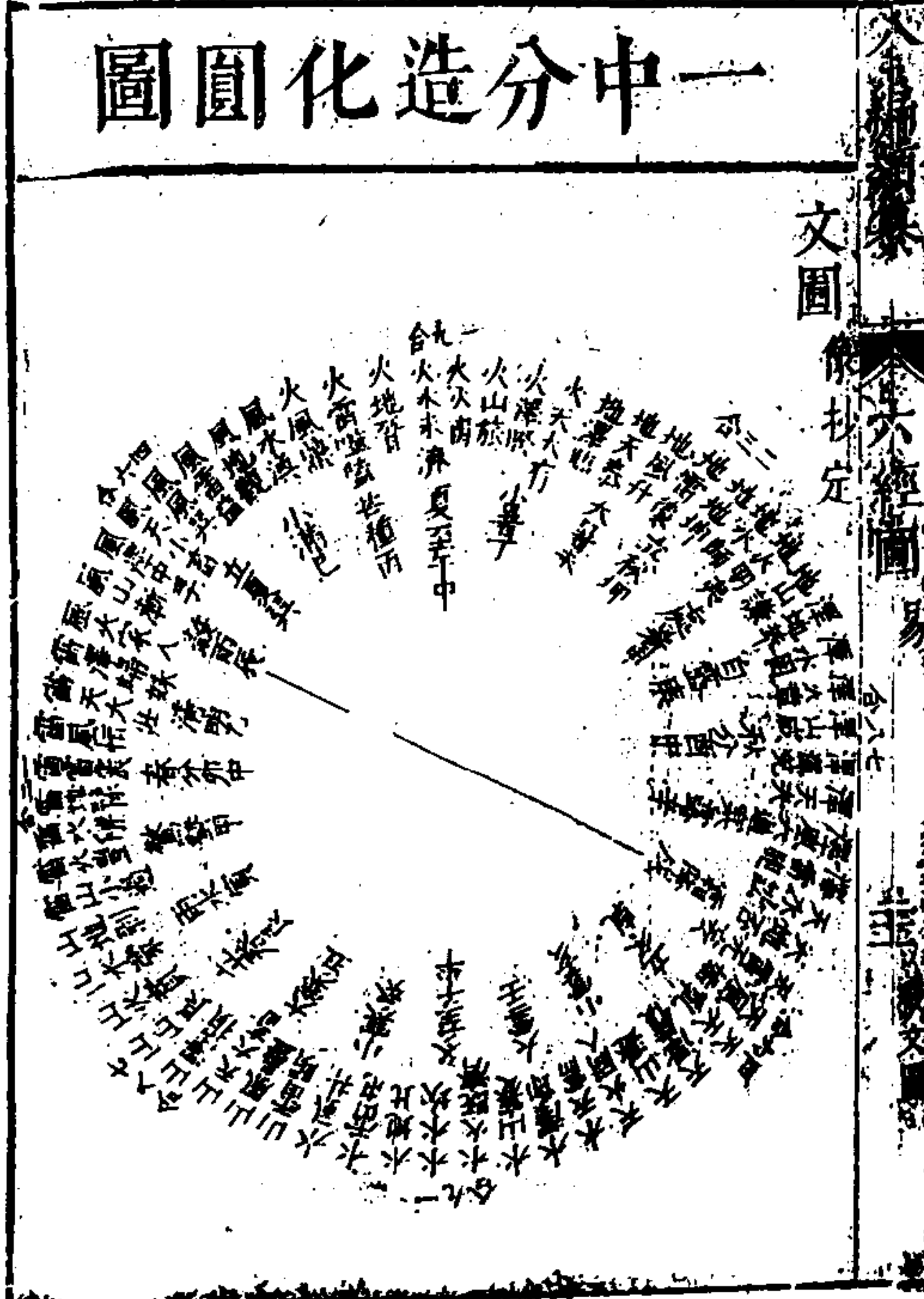
一中分造化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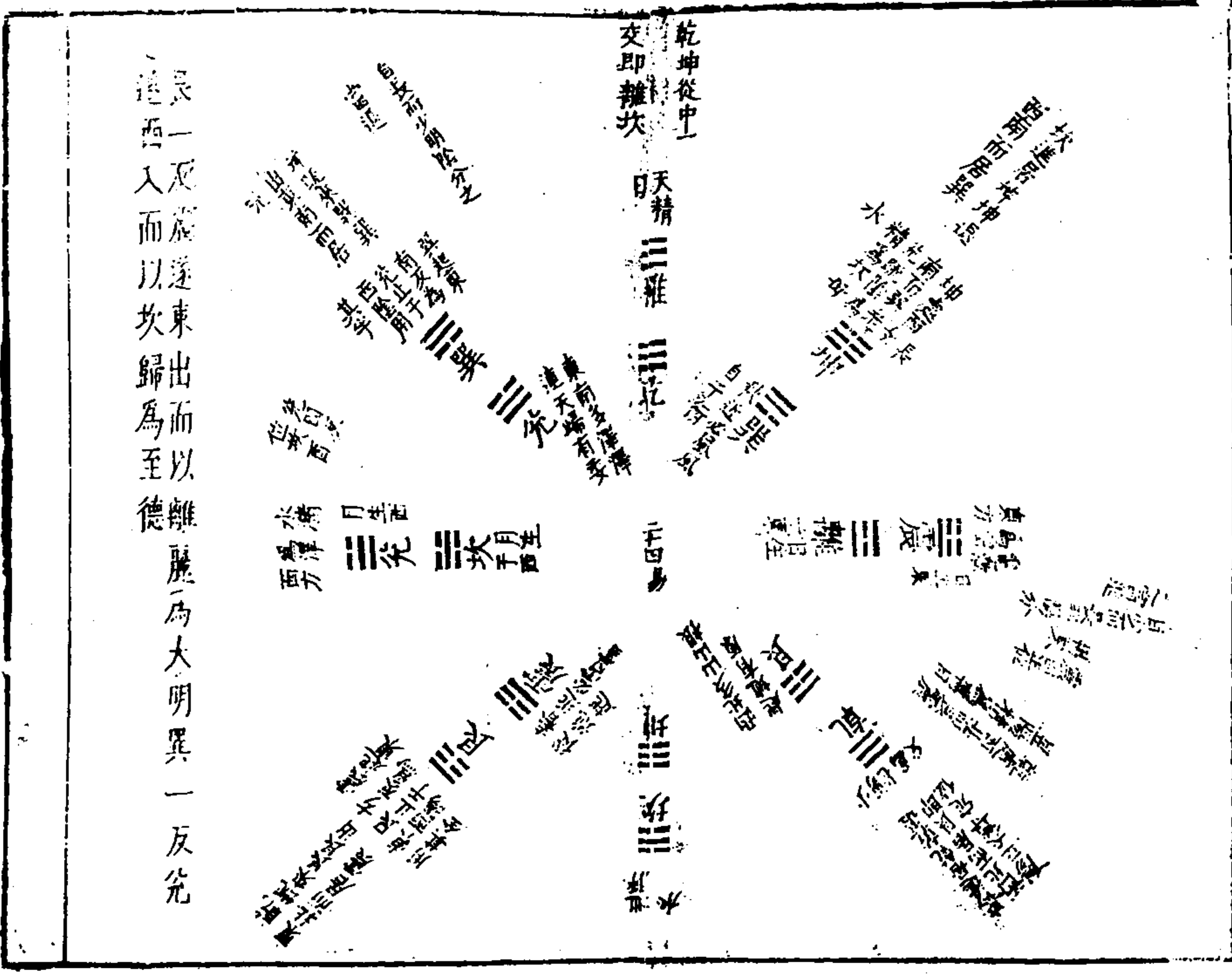
義圖 像抄定



一中分造化圓圖

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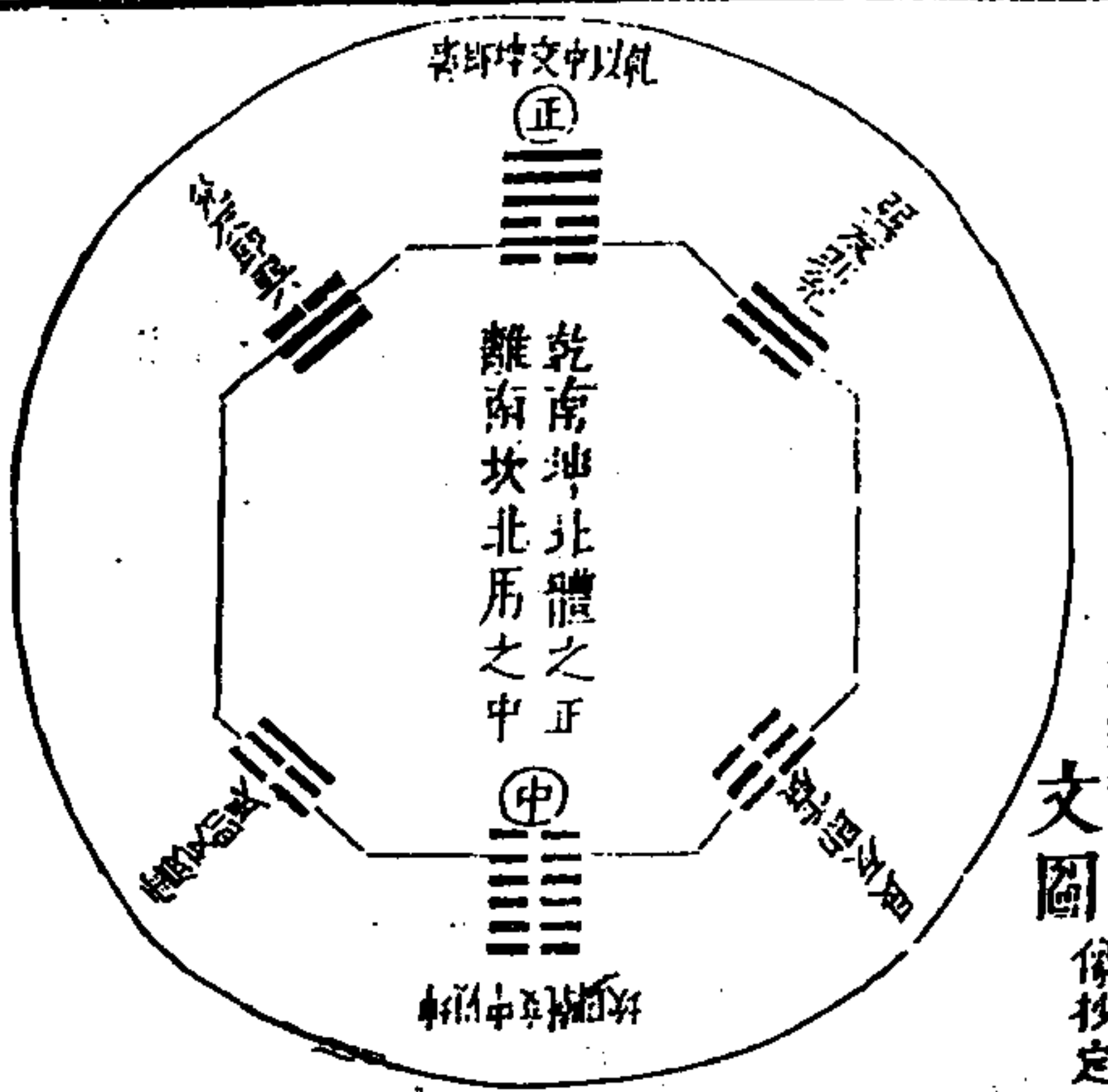




長一及旋遂東出而以離麗為大明巽一反兌
遂西入而以坎歸為至德

文序先後一原圖

指既節師以文故又乾乾正輔倫兌四交坤外
掌未中比屯序坎輔為坤言四四乾正之離國
矣終孚始蒙六无坎首者坎王偏坤震中坎軋
然終小以需十正者正也離就皆交良是軋內
然終小以需十正者正也離就皆交良是軋內



臨觀	隨蠱	謙豫	同人	泰否	小畜履	師比	需訟	屯蒙	乾坤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兌巽坤	震巽坤	艮坤	離乾	坤乾	兌巽乾	坤坎	乾坎	震艮坎	乾坤
四坎離前	五坎離前	一陽為主居三四	一陰為主居二五	一陰為主居二四	一陽為主居二五	一陽為主居二五	一陽為主居二五	一陽為主居二五	一陽為主居二五
		變為謙豫	變為謙豫	變為謙豫	變為謙豫	變為謙豫	變為謙豫	變為謙豫	變為謙豫

九卦	履	謙	復	恒	損	益	困	井	巽	制器尚道十三卦	離	益	謙	坤	渙	隨	豫	小過
德之基	德之柄	德之本	德之固	德之修	德之裕	德之穽	德之地	德之制	德之制	佃漁	耒耨	交易	衣裳	舟楫	服牛乘馬	擊柝	杵臼	
和而至	尊而光	小而辨于物	襟而不厭	先難而後易	長裕而不設	窮而通	居其所而遷	稱而隱	稱而隱									
以和行	以制禮	以自知	以一德	以遠害	以典利	以寡怨	以彞義	以行權	以行權									

睽	大壯	過大	夫	謙	十一爻尊一君	噬嗑	復初九	大有上九	雜卦	乾	坤	比	臨	屯	震	損	大畜	萃	
張矢	棟宇	棺槨	書契	中孚九二	咸九四	否九五	損六三	大有上九	自乾坤至困二十卦與上經之數相和而離下經十二卦其中見陰陽交易之妙	剛以為比師主謀謀大則復以復要二陽為主之終終于長以長君子皆在上	序先蒙難易以師比	序先蒙難易以師比	序先蒙難易以師比	序先蒙難易以師比	序先蒙難易以師比	序先蒙難易以師比	序先蒙難易以師比	序先蒙難易以師比	序先蒙難易以師比
				同人九五	困六三	鼎九四	益上九												
				大過初六	解上六	豫六三													

謙	嗟	兌	隨	剝	井	咸	渙	解	八編類纂	睽	否	壯	大	旅	豐	離	坎
謙	嗟	兌	隨	剝	井	咸	渙	解	八編類纂	睽	否	壯	大	旅	豐	離	坎
損益一爻	損益一爻	損益三爻	損益三爻	損益三爻	損益三爻	損益四爻	損益五爻	損益五爻	六經圖	損益五爻	損益五爻	損益五爻	損益五爻	損益五爻	損益五爻	損益五爻	損益五爻
坤比師剛居五柔五二之中次謙剛居五柔三二之中坎剝復剛居五柔	初之中皆在上大有同人小畜履夫姤皆在下此剛柔上下之辨	乾坤后比師始坤坎之合而訟終乾坎之合二分之咸恒居中首尾皆以坎離	之以坎則為憂甚于序云	損益三爻	上以困終為柔濟剛君子不失其所守下以夬終為剛柔君子道長小人道衰	損益四爻	復起見止巽兌合之為損益兌見巽終乾合之為損益四卦交合為咸恒咸速婚媾以時	損益五爻	六經圖	損益五爻	損益五爻	損益五爻	損益五爻	損益五爻	損益五爻	損益五爻	損益五爻
外從從上合共二十卦家人內從家人下合共二十卦二卦與序不易序先家	人後際雜九乾為外後家人為內以亂坤並列為主內以亂坤交合為主故	家人後際之不以否泰九于否雜否九于泰孔子雜卦精蘊全在及其類句	一手以為大有同人主次小畜履夫姤及以女要二柔為主之終終于消	小人皆在下													
咸恒與序不易自漢館一豐旅以十八卦合十卦居前自小畜履至夬以上	卦合十卦居後離坎居其正中序先坎後離上下之等離先離後坎內外之辨																

通知晝夜之圖

天半覆
地上半
隱地下

日半行
天下半
入地中

大	過	姤	漸	順	既濟	未濟	夫
坤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乾
坤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乾
坤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乾
坤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乾

坤坎合比師原始
乾坎合需訟巽姤
小過過也小者過似不足有故止謂之過人過猶也大有過何以為君子故特謂之漸
又另卷局以致至巽君子之意大有過小者將以一小人去五君子及為天須是
合五君子然後能去一小人小人去君子其易而君子去小人在難同如此

否泰三爻及為歸妹
否泰三爻及為未濟
否泰三爻及為未濟

附錄每卦相雜者君子小人決不可使相雜小人每多合而君子每多離此所以為大
過之類此所以為未濟者君子之居難以大通以下方為一局面以夫妻居焉

六經圖

三三 孔圖

像抄定

經世圖						邵氏皇極					
月 亥星 辛辰 ☰	月 戌星 壬辰 ☷	月 酉星 癸辰 ☱	月 申星 甲辰 ☶	月 未星 乙辰 ☵	月 午星 丙辰 ☲	月 巳星 丁辰 ☱	月 辰星 戊辰 ☷	月 卯星 己辰 ☶	月 寅星 庚辰 ☵	月 丑星 辛辰 ☲	日 子星 壬辰 ☱
十聲	九聲	八聲	七聲	六聲	五聲	四聲	三聲	二聲	一聲	元一會	運
右正音	右正音	右正音	右正音	右正音	右正音	右正音	右正音	右正音	右正音	右正音	右正音

八編類纂 六經圖卷二

書篇數作時世				尚書軌範撮要圖			
虞書五	夏書四	商書十七	周書三十三	虞書五	夏書四	商書十七	周書三十三
堯典	禹貢	湯誓	說命中	堯典	禹貢	湯誓	說命中
皋陶謨	甘誓	仲虺之誥	說命下	皋陶謨	甘誓	仲虺之誥	說命下
皇極	五子之歌	湯誥	高宗彤日	皇極	五子之歌	湯誥	高宗彤日
呂刑	胤征	伊訓	西伯戡黎	呂刑	胤征	伊訓	西伯戡黎
...

秦世次圖

晉魯世次圖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孟戲中行 戊寅 斬中 濟 襄 廉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莊子 秦侯 公伯 秦仲 莊公 襄文 宣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康 共 桓 景 哀 惠 悼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武昭 襄 孝 文 莊 襄 趙 皇帝 二世 子 嬰

八編類纂

六經圖

四

昭 項 定 出 襄 昭 項 定 幽 烈 孝 靜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武 王 康 煥 武 成 厲 靖 釐 獻

秦穆公 穆 文 侯 昭 孝 鄭 哀 子 夷 穆 襄 曲 冰 莊 伯 曲 冰 武 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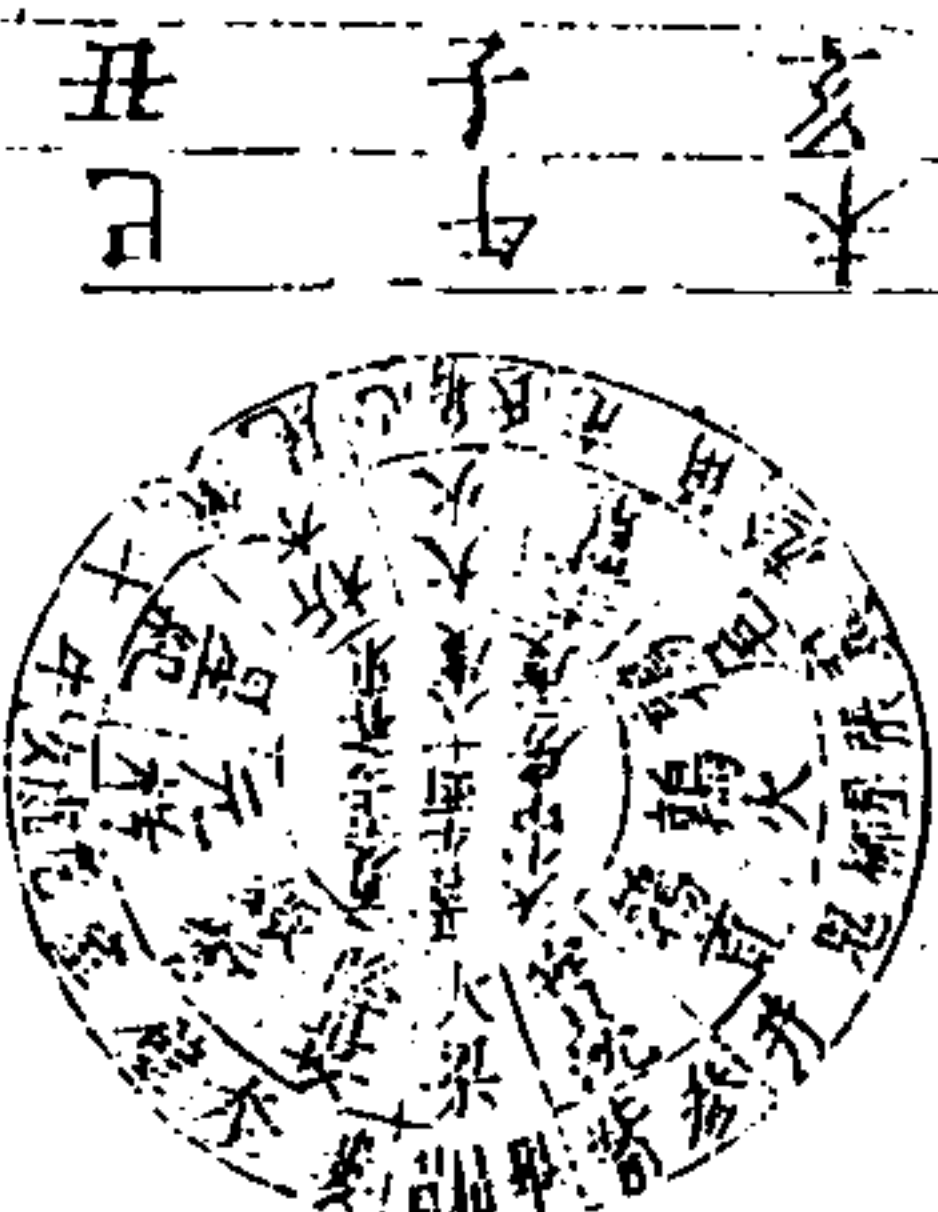
秦穆公

秦穆公

堯

堯 仲 春 星 鳥 仲 夏 星 火

堯 仲 春 星 鳥 仲 夏 星 火



仲

仲 秋 星 虛 仲 冬 星 昴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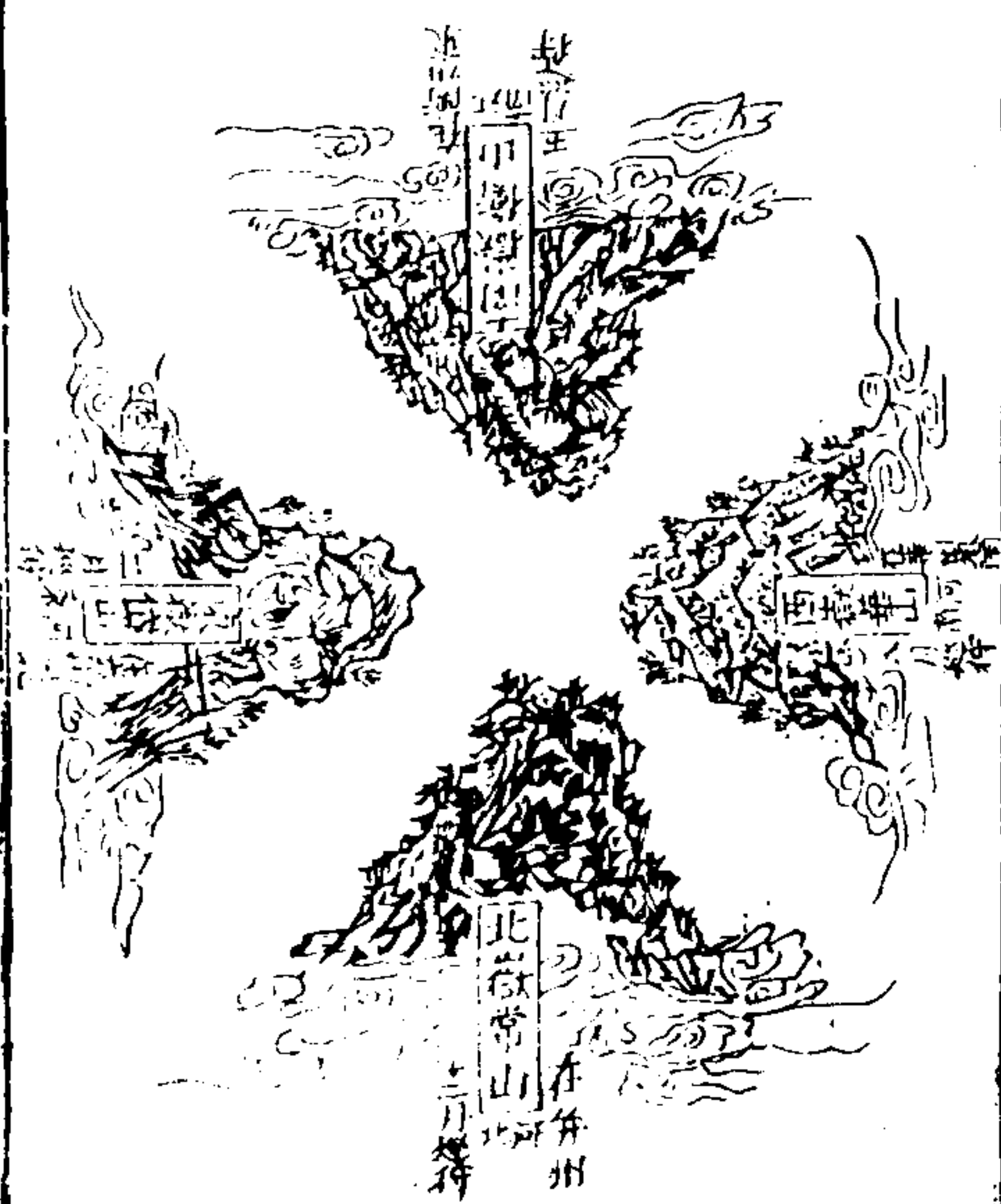
仲 秋 星 虛 仲 冬 星 昴



之

加 酉 則 初 昏 之 時 虛 宿 當 中 虛 如 酉 則 初 昏 之 時 昴 宿 當 中

圖嶽四巡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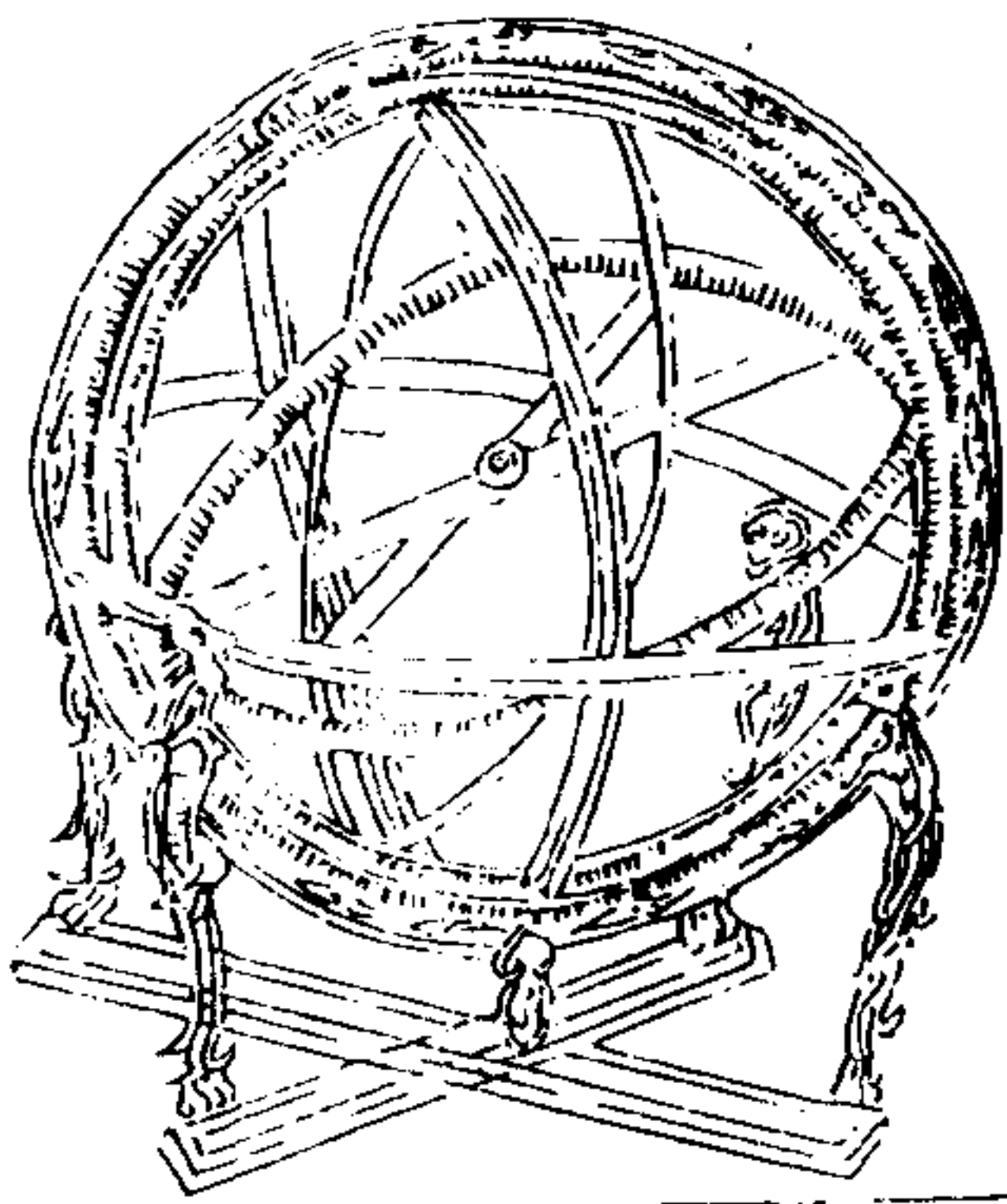


圖族九堯

高曾祖祖父身子孫孫孫
 期親兄弟
 大功初從兄弟
 小功再從兄弟
 總麻三從兄弟
 祖免四從兄弟
 下殺四自子至元孫
 中殺四自親兄弟至四從兄弟
 上殺四自父至高祖

八編類纂 六經圖卷二

圖衡璣



隋志云先儒或因星官書北斗第二星名璇第三星名璣第四星名玉衡仍七政之言即以爲北斗七星不知璣爲轉運衡爲橫簾運璣動使於下以衡理之

圓者爲璣徑八圓周二大五尺以璣手爲之而
 以象天之行
 玉衡 望筒
 直者爲衡長八尺以表至爲之從下埋璣以視晷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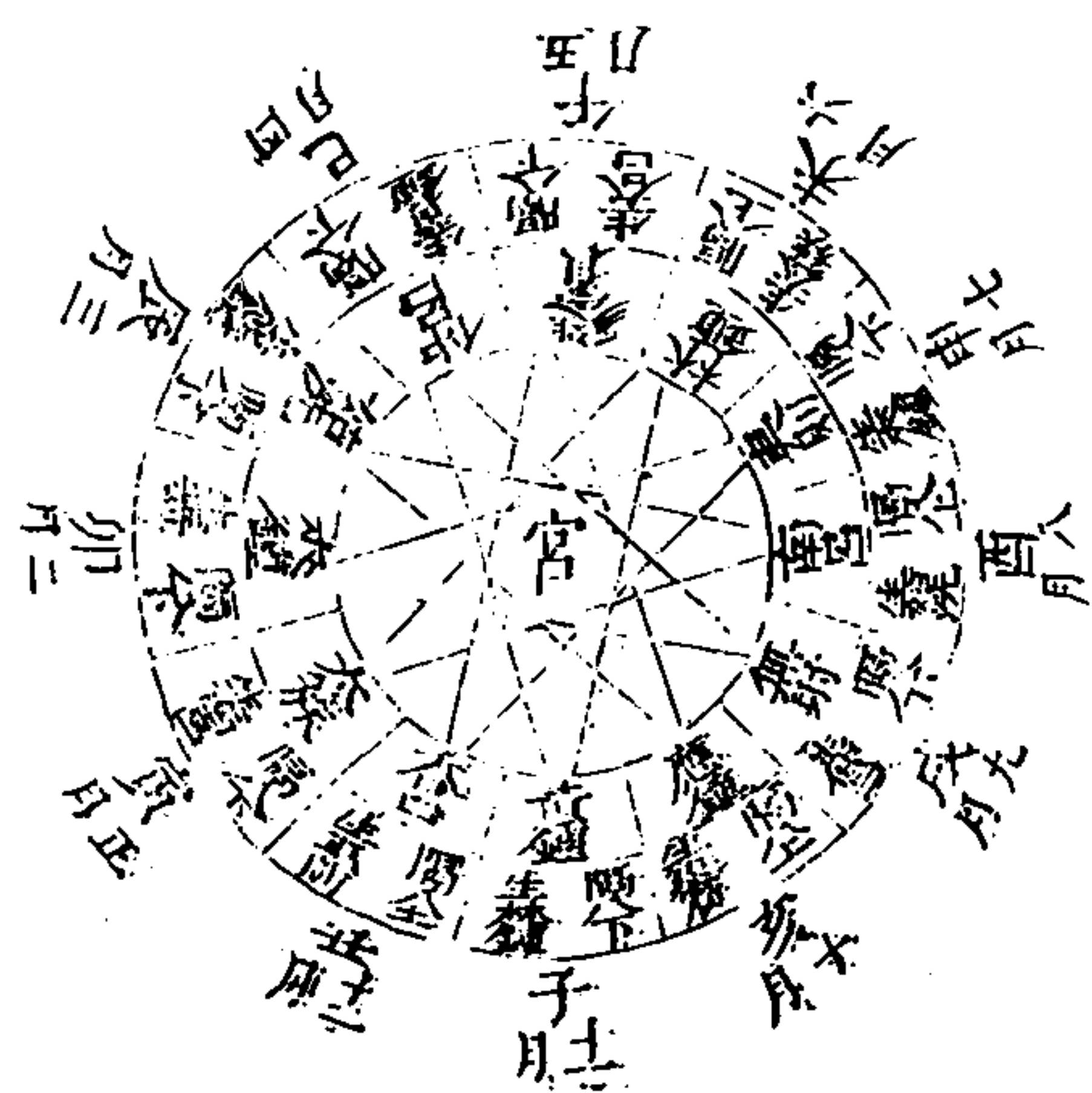
圖政五辰七

見中星圖
 日
 月之所在
 月
 見中星圖
 日之所在
 星
 土
 辰星
 火
 水
 金
 木

此圖展示了五辰七政的圖解。圖中標註了日、月、星、土、辰星、火、水、金、木等天體的位置和運行軌跡。圖中還包含了一些關於天體運行和測量的說明文字。

一五九

圖呂六律六



八編類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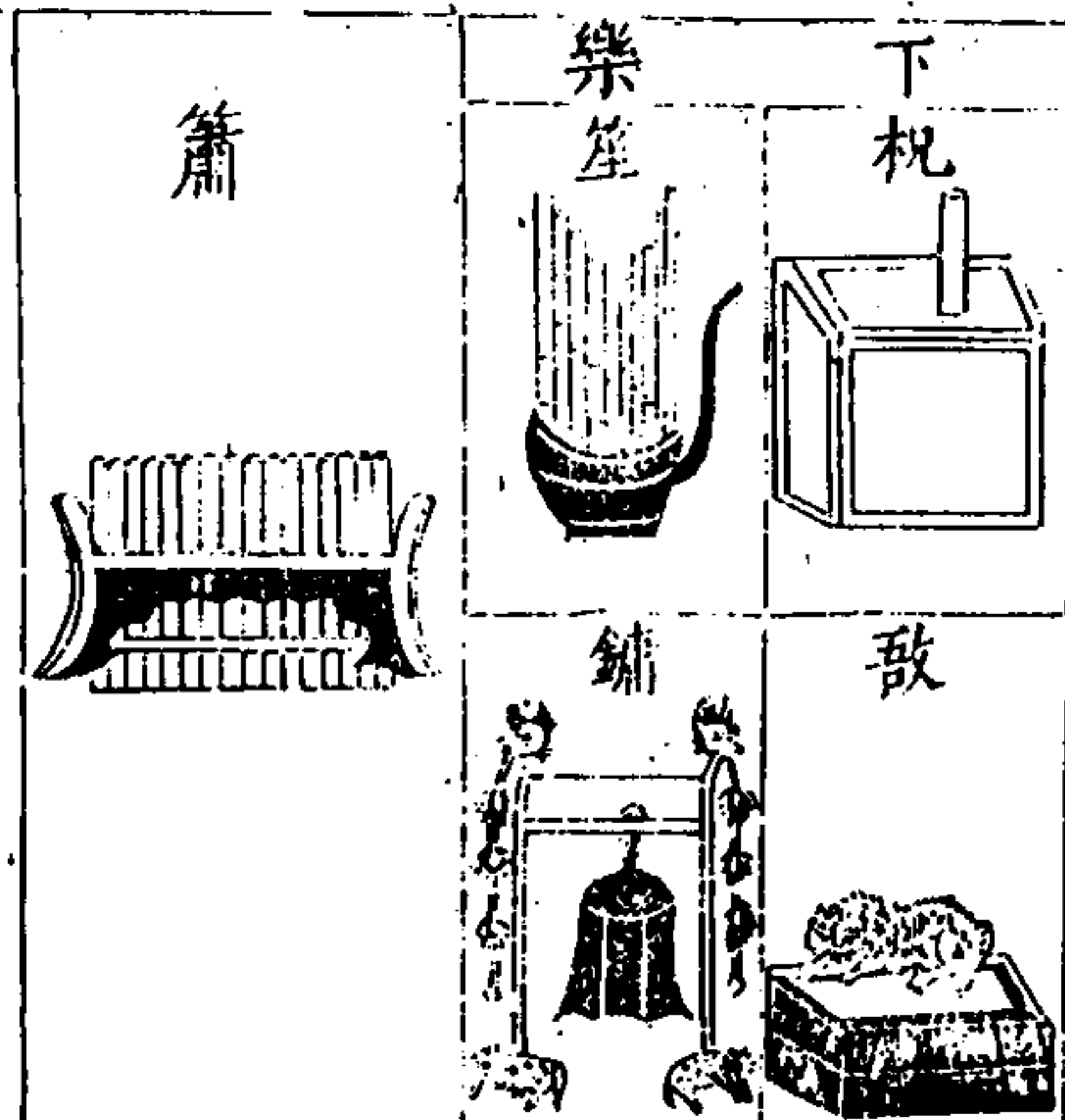
六經圖

十二

圖音八聲五



圖之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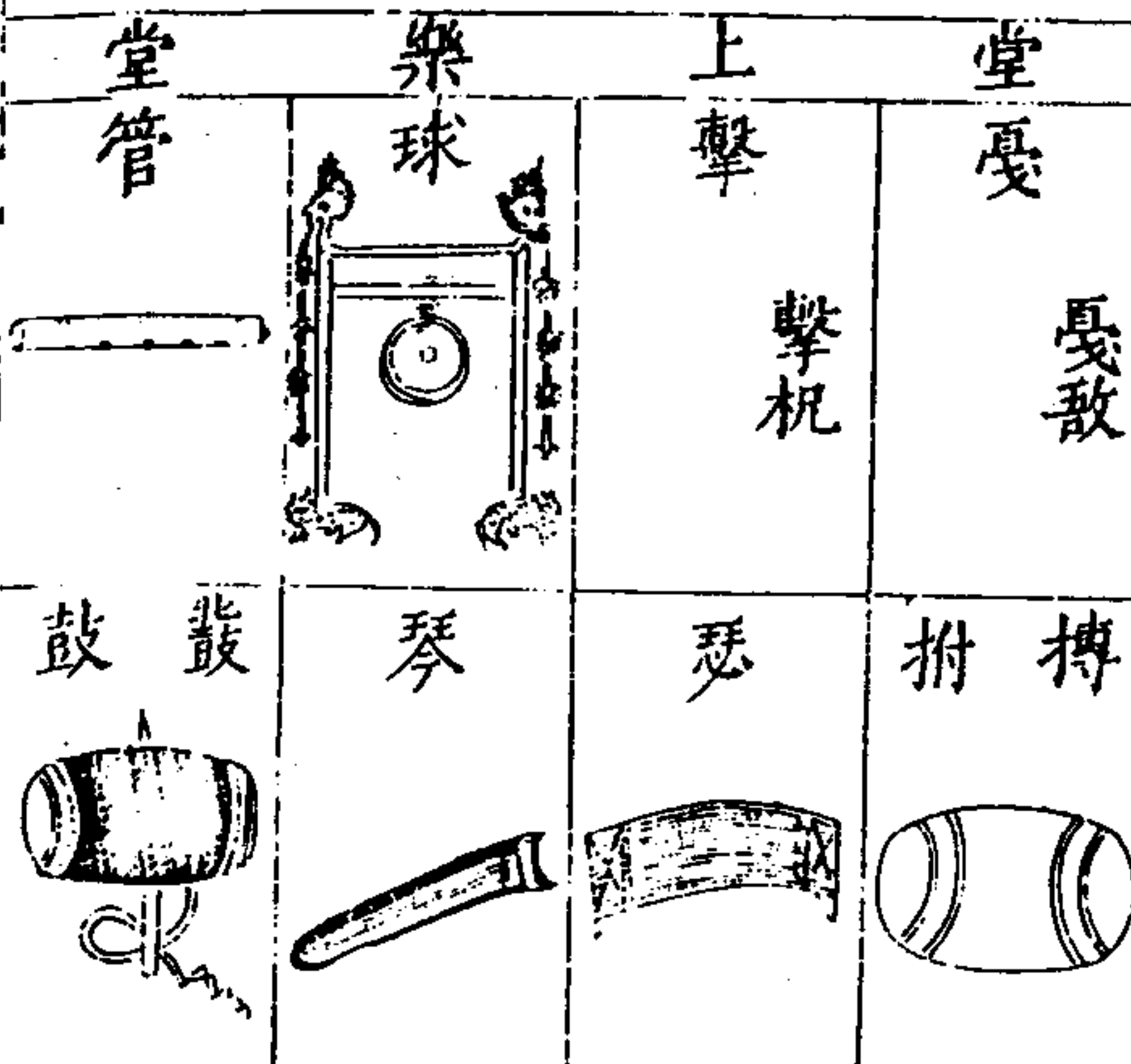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六經圖

十二

樂韶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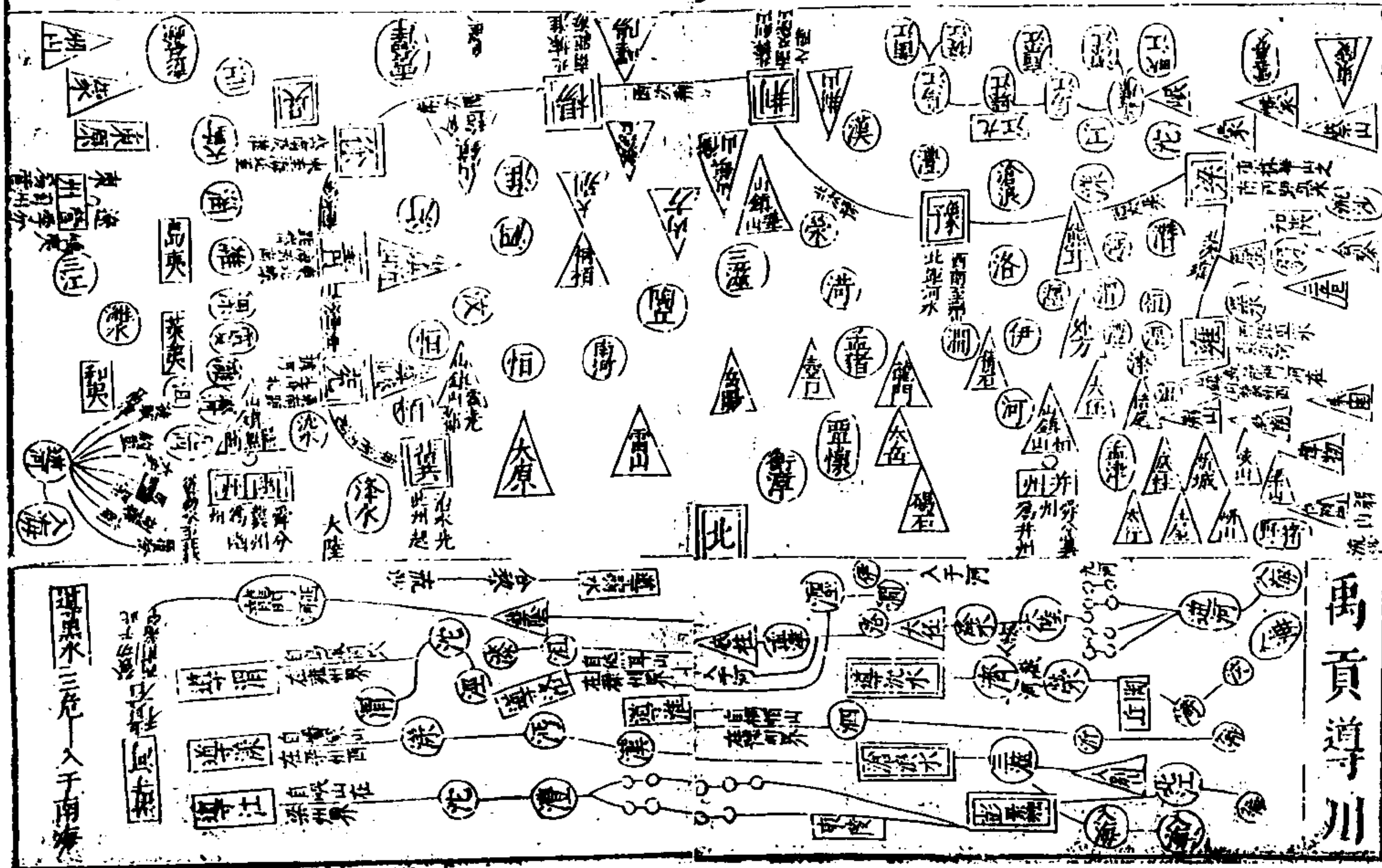
者相傳音云祝如漆
桶中有推柄動而擊
其旁也狀如伏虎
背上有刻憂之為聲
也樂之初擊祝以作
之樂之將末憂歌以
止之搏拊形如鼓以
擊之實之以練擊
之以節樂漢初相傳
謂擊球使鳴樂器惟
容用玉故冰為玉琴
謂韶者韶乃樂名經
傳言韶多矣但餘文
不言簫笛乃樂器非
樂名笛是樂器之小
者言簫見細器之備

瑟曰憂擊鳴球搏拊
琴瑟以詠祖考求格
虞賓在位學后德讓
先儒謂此舜廟堂之
樂在廟內堂上言祖
考來格和在廟內下
云下管知此充堂上
也下管鼓合止
祝致笙鏞以開鳥獸
於路先儒謂此堂下
樂也上下合此樂各
有祝致鳴球弦鐘簫
各自玄見又按正
義樂器是作用之名
非樂器也故以憂擊
為祝致祝致之狀經
典無文漢初已來學

疆界之圖



禹貢導川先後治水之圖



禹貢九州譜圖		入編類集		九		貢		禹	
水道	錫貢	貢	貢	澤	附地	居民	田賦	土	四境
浮于濟 浮于汶 浮于淮 浮于江 浮于洛 浮于河	織文 縵絲 玄纈 纈纈 織貝 纈纈 織纈	漆絲 漆絲 漆絲 漆絲 漆絲 漆絲	漆絲 漆絲 漆絲 漆絲 漆絲 漆絲	雷夏 大野 雲夢 澤	桑土 東原 島夷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白壤 黑墳 白墳 赤墳 塗泥 塗泥 青黎 黃壤	東河 西河 南河 北河
達于河 達于河 達于河 達于河 達于河 達于河	達于河 達于河 達于河 達于河 達于河 達于河	達于河 達于河 達于河 達于河 達于河 達于河	達于河 達于河 達于河 達于河 達于河 達于河	大野 雲夢 澤	東原 島夷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白壤 黑墳 白墳 赤墳 塗泥 塗泥 青黎 黃壤	東河 西河 南河 北河
浮于濟 浮于汶 浮于淮 浮于江 浮于洛 浮于河	織文 縵絲 玄纈 纈纈 織貝 纈纈 織纈	漆絲 漆絲 漆絲 漆絲 漆絲 漆絲	漆絲 漆絲 漆絲 漆絲 漆絲 漆絲	雷夏 大野 雲夢 澤	桑土 東原 島夷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白壤 黑墳 白墳 赤墳 塗泥 塗泥 青黎 黃壤	東河 西河 南河 北河

禹貢九州名數之圖		入編類集		九		貢		禹	
冀	兗	青	雍	徐	梁	荆	豫	梁	雍
壺口山 在河東北	雷首山 在河東中	太岳 在河東東	底柱山 在河東南	析城山 在河東西	王屋山 在河東東	太行山 在河東北	常山 在河東北	碣石山 在北平北	岱山 在河東北
荆山 在河東北	內方山 在河東北	大別山 在河東北	衡山 在河東南	岷山 在河東南	嶓冢山 在河東南	蔡山 在河東南	蒙山 在河東南	岍山 在河東南	岐山 在河東南
荆山 在河東北	內方山 在河東北	大別山 在河東北	衡山 在河東南	岷山 在河東南	嶓冢山 在河東南	蔡山 在河東南	蒙山 在河東南	岍山 在河東南	岐山 在河東南

弼成王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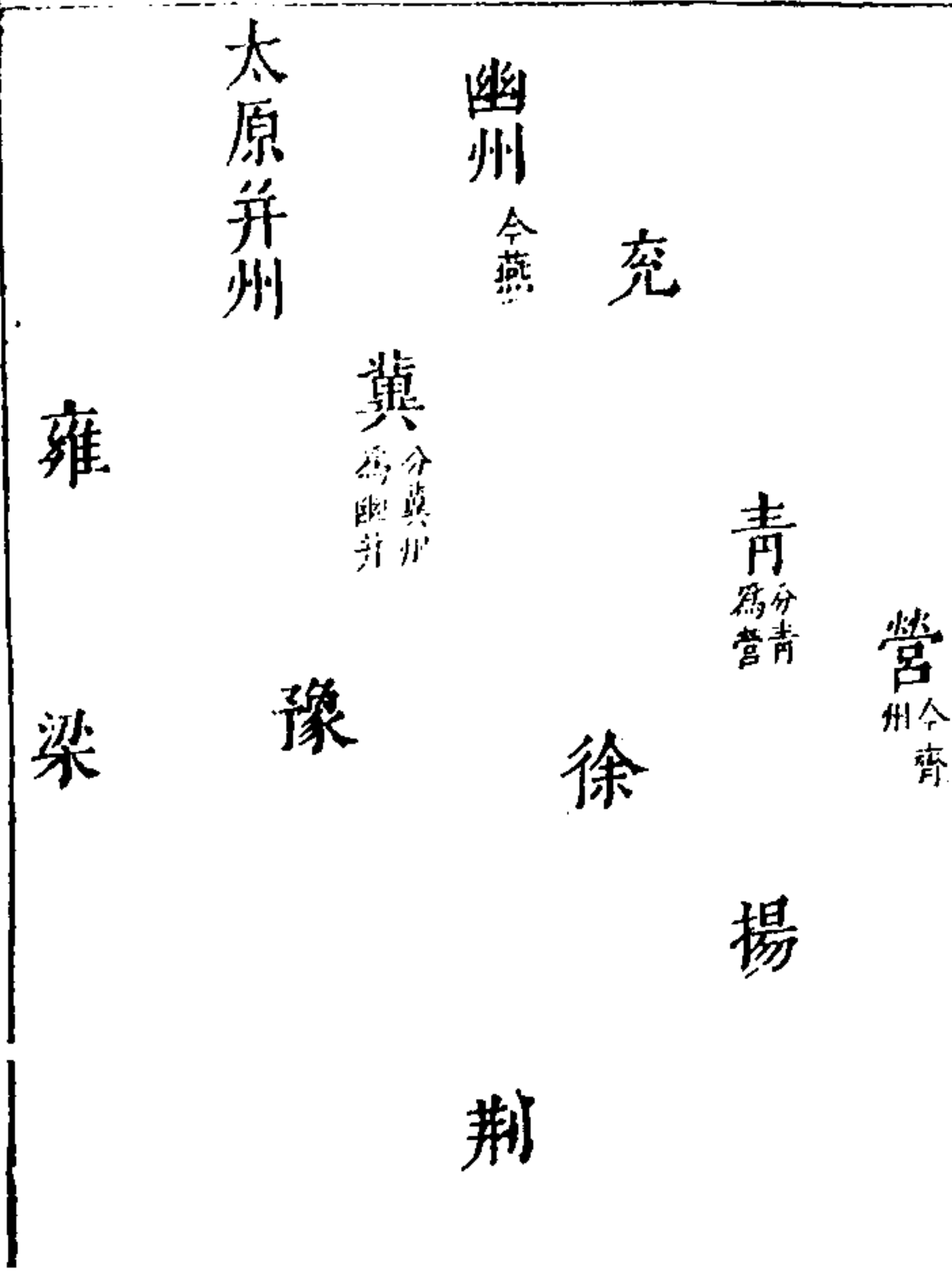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六經圖考
弼荒
要弼綏弼侯弼甸王城
侯甸男采衛要夷鎮藩

堯制五服各五百里
要服之內為州
甸服之內為甸
男服之內為男
采服之內為采
衛服之內為衛
要服之內為要
夷服之內為夷
鎮服之內為鎮
藩服之內為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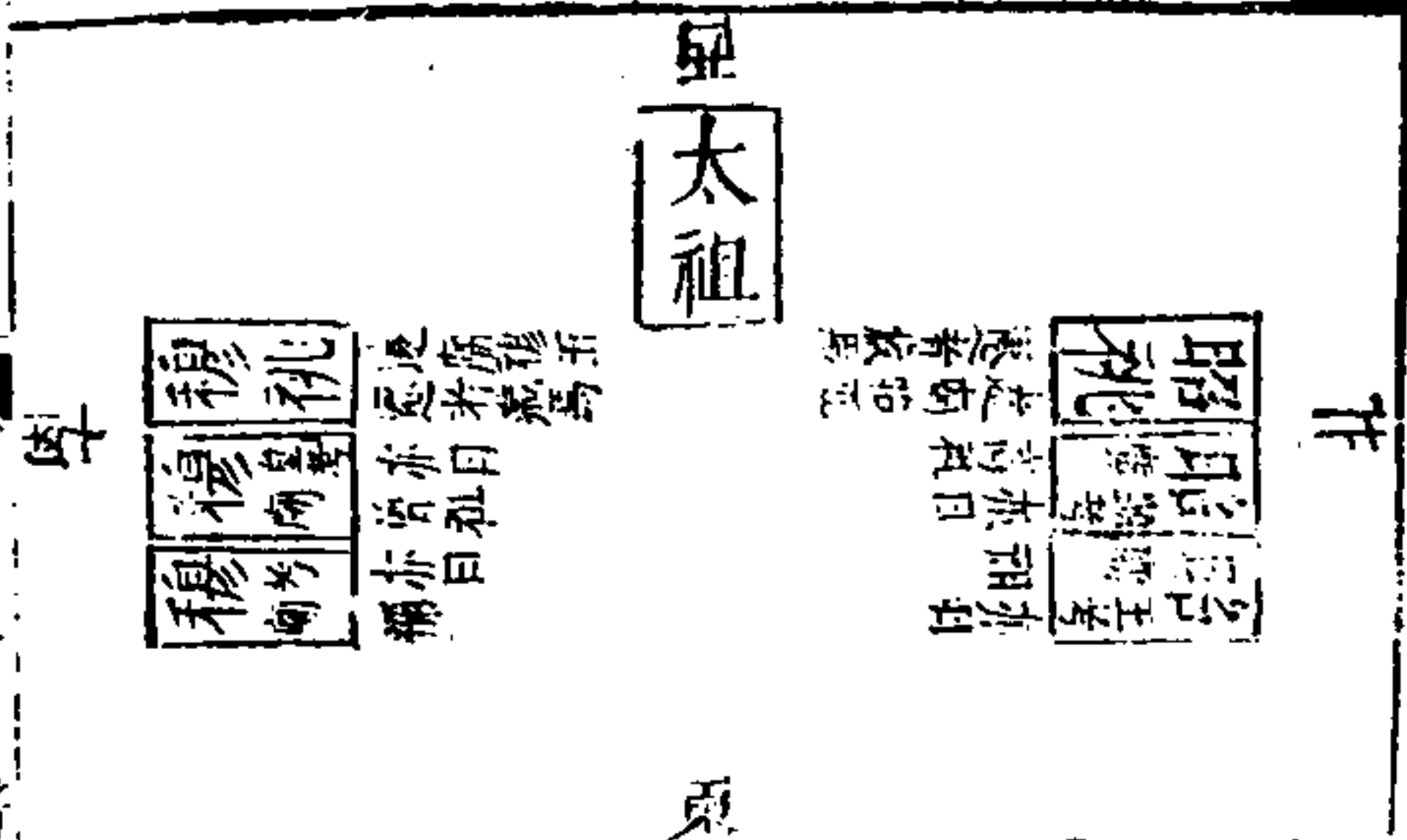
王城
五百里
甸服
五百里
男服
五百里
采服
五百里
衛服
五百里
要服
五百里
夷服
五百里
鎮服
五百里
藩服
五百里

侯甸男采衛要夷鎮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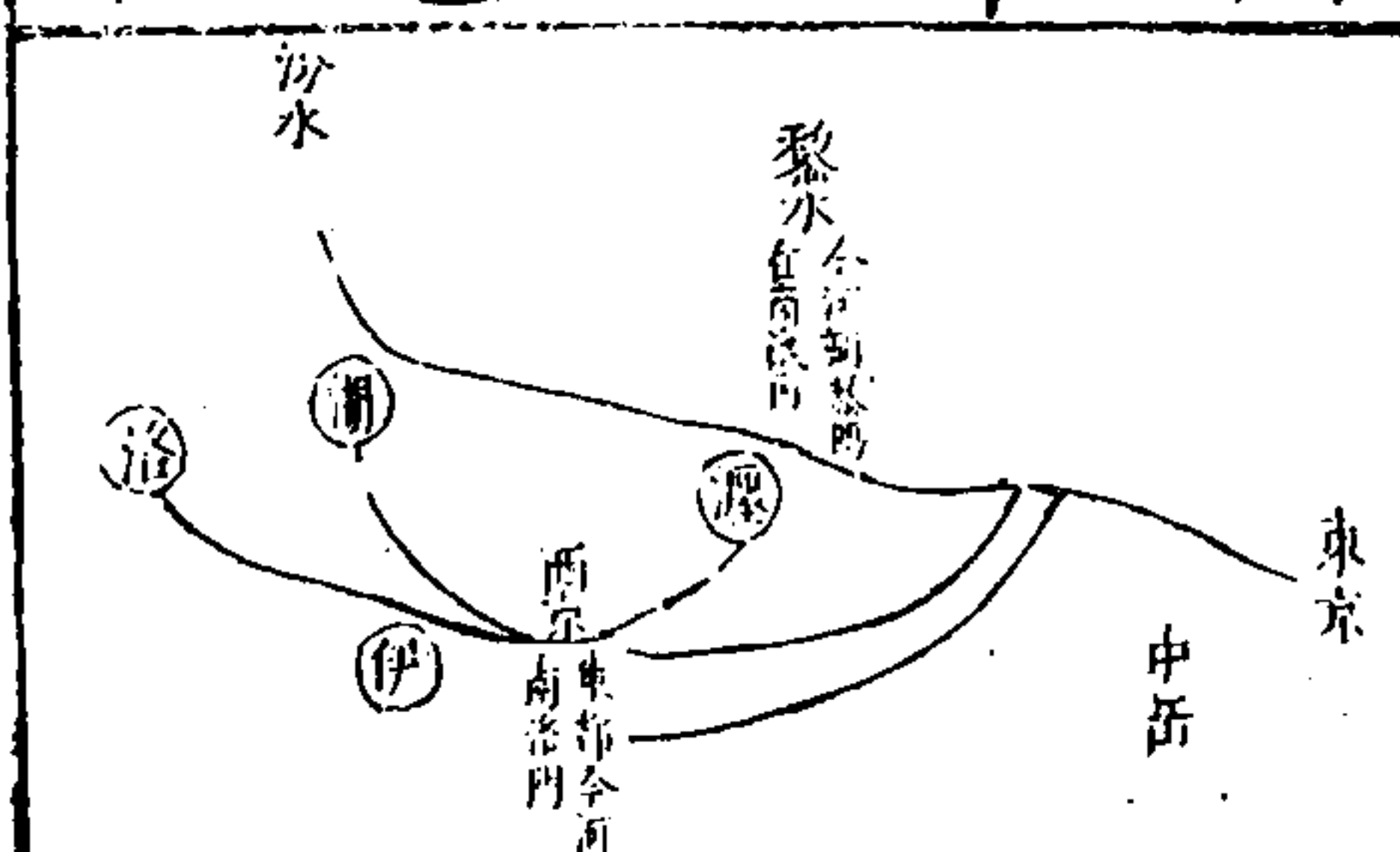
舜二十州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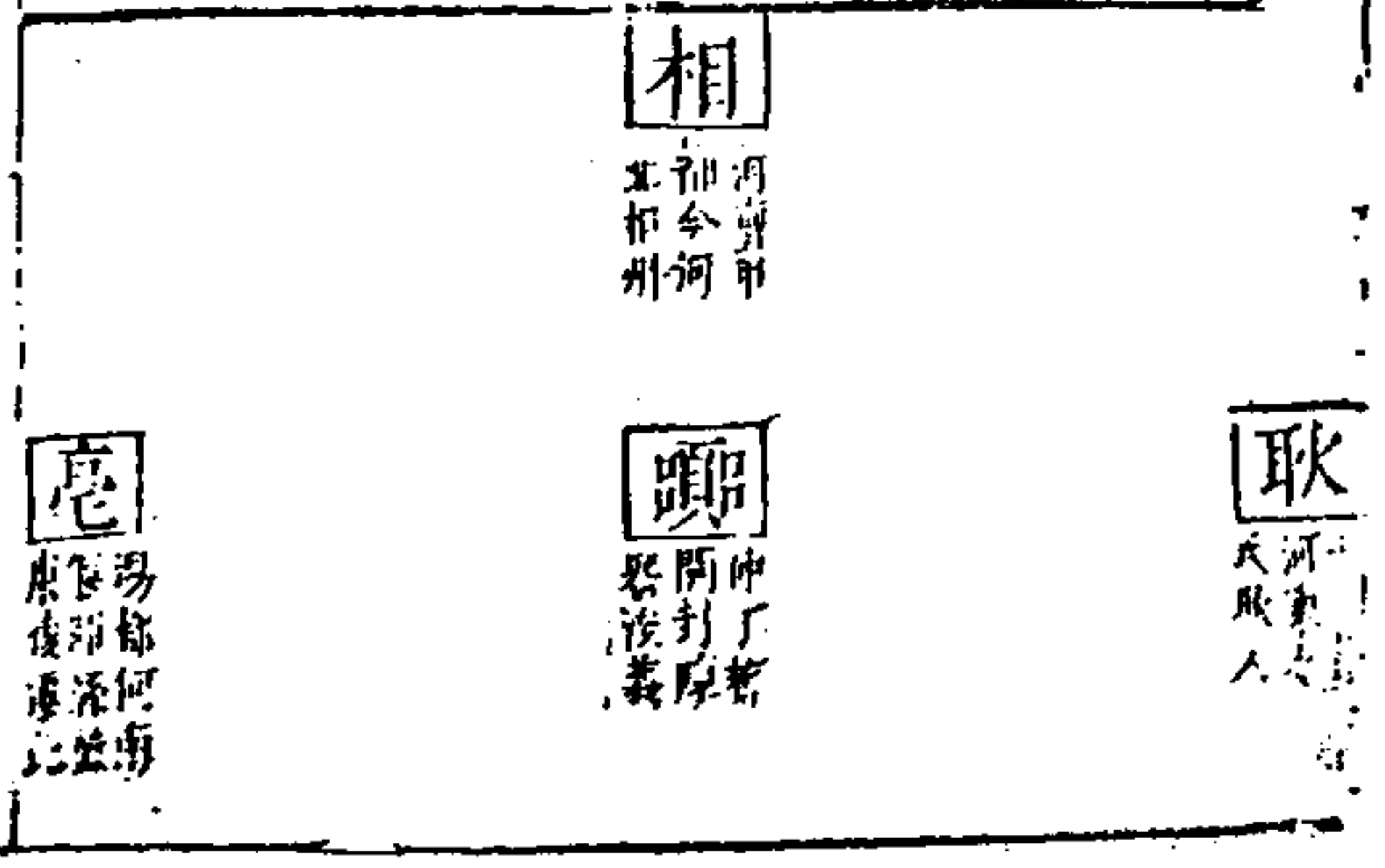
商七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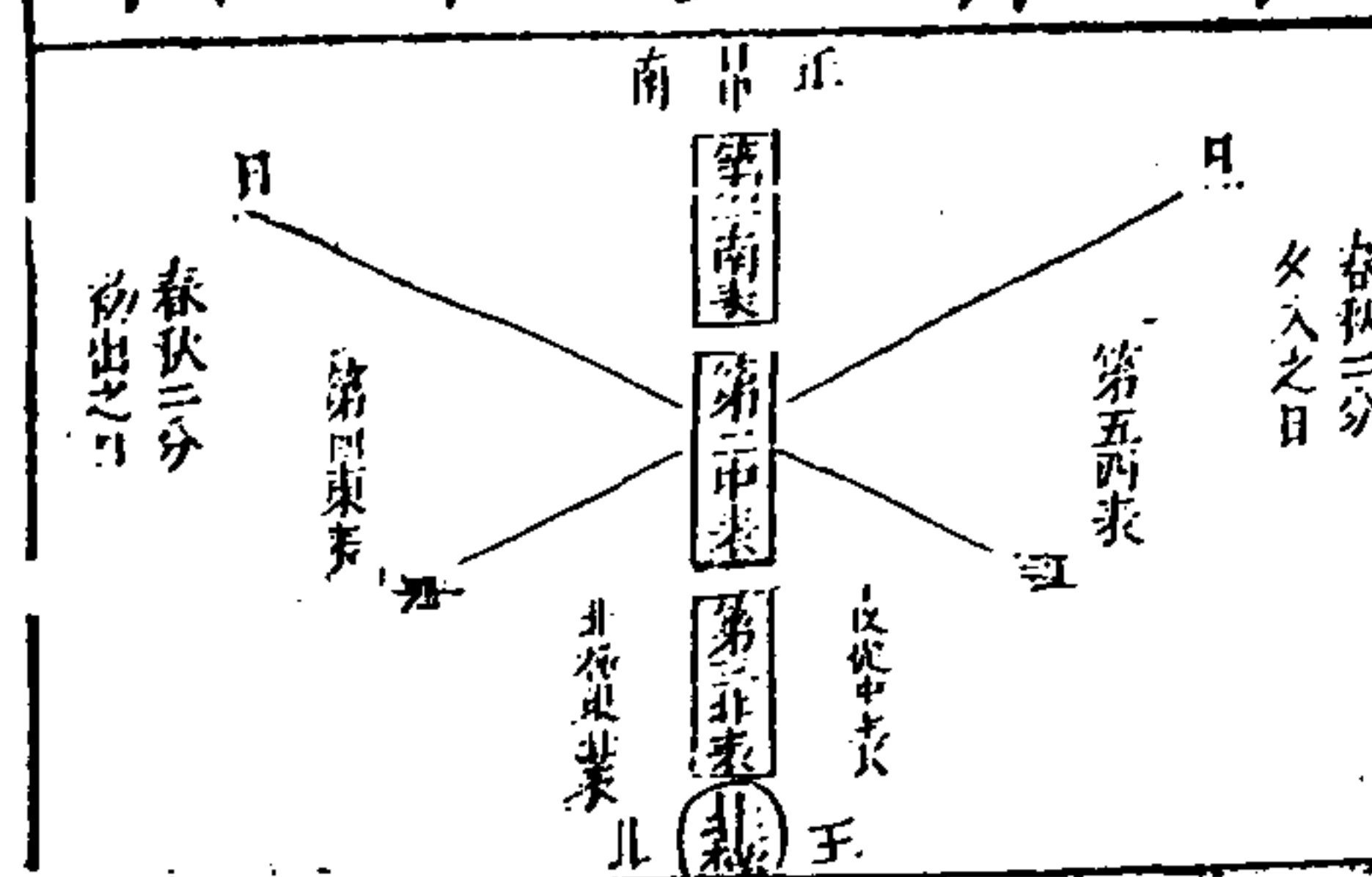
周營洛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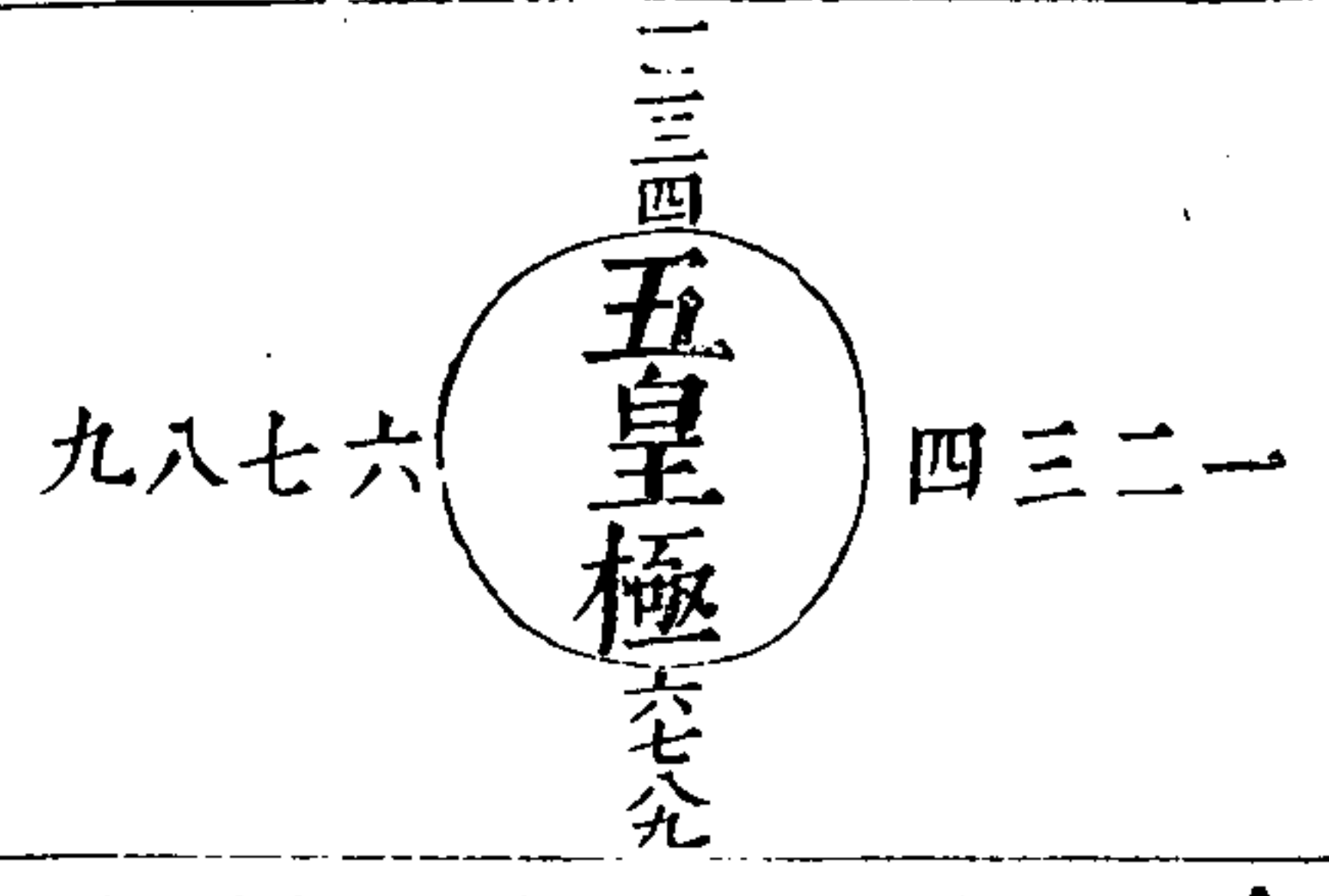
商五遷都圖



召誥土中圖



皇極居次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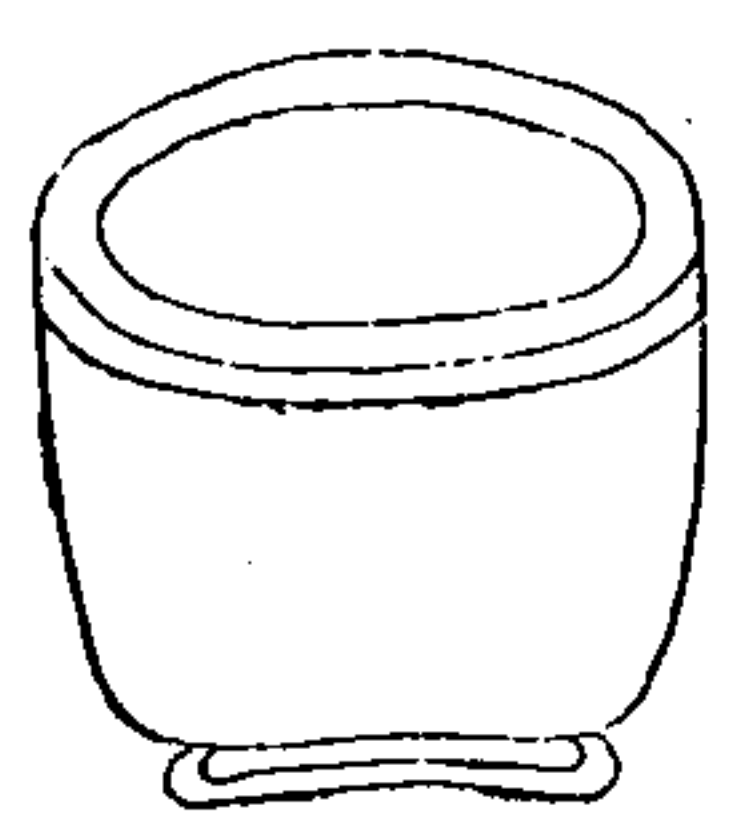


皇極不言數圖



周宗彝

武王邦諸



侯班宗彝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分器傳言班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諸侯尊卑各有分故曰分器春秋左氏傳昭十二年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又昭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

八編類纂

六經圖

子部

六年五

侯服朝	一年侯服朝
侯服朝	二年甸服朝
侯服朝	三年男服朝
侯服朝	四年甸服朝
侯服朝	五年衛服朝
侯服朝	六年甸服朝

春朝夏宗	侯	一見	一見	一見	一見
	采	一見	一見	一見	一見
	甸	一見	一見	一見	一見
	男	一見	一見	一見	一見
	采	一見	一見	一見	一見
	甸	一見	一見	一見	一見
	男	一見	一見	一見	一見

服朝圖

侯服朝	七年男服朝
侯服朝	八年采服朝
侯服朝	九年男服朝
侯服朝	十年衛服朝
侯服朝	男
侯服朝	十二年

秋觀冬遇	侯	一見	一見	一見	一見
	采	一見	一見	一見	一見
	甸	一見	一見	一見	一見
	男	一見	一見	一見	一見
	采	一見	一見	一見	一見
	甸	一見	一見	一見	一見
	男	一見	一見	一見	一見

八編類纂

六經圖

子部

君牙太常圖 平王錫圭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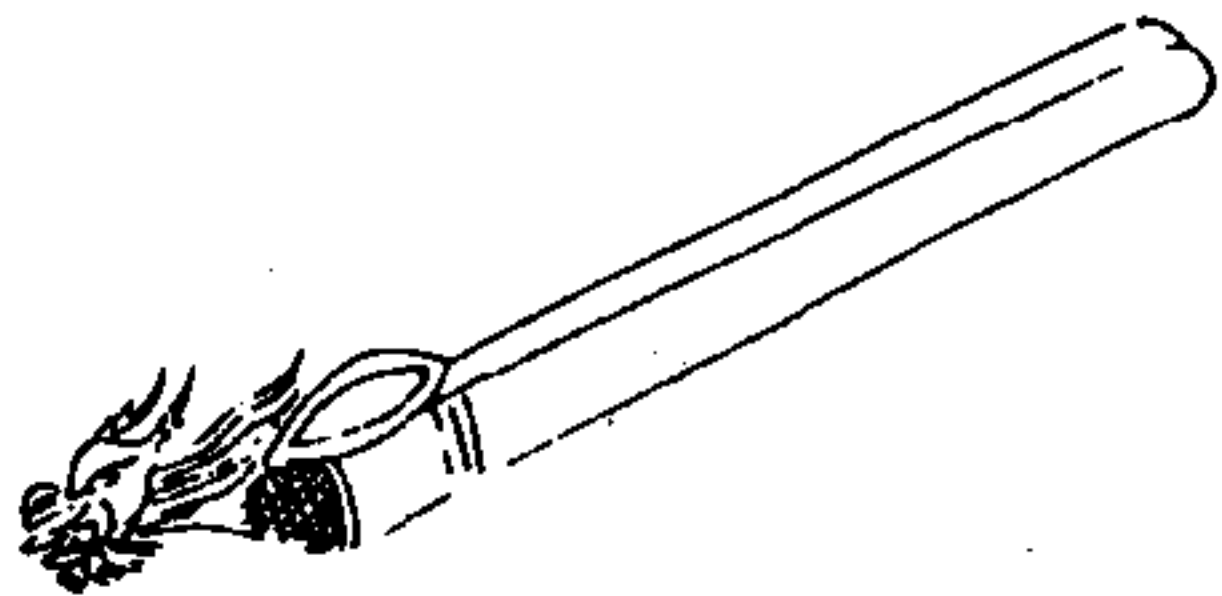
王建太常十有二旒
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



畫升龍降龍有正幅用
絳帛為旒旒則屬焉

八編類纂 六六經圖

瓚漿口徑皆可六寸



穆王命君牙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太烝鄭氏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于之祭先王祭之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傳曰以圭為杓柄謂之圭瓚 祭之初酌鬯之酒以裸尸圭瓚者酌鬯之杓杓下有祭瓚即祭之名也是以圭為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曰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司農云于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

牧誓兵器圖 費誓兵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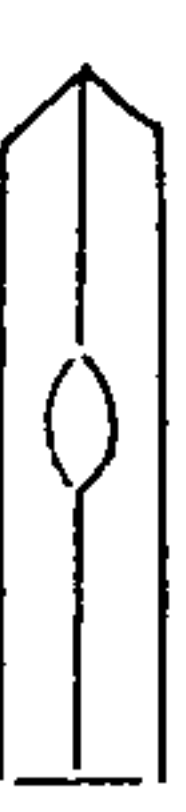
鉞



旄



干



戈



矛



八編類纂 六六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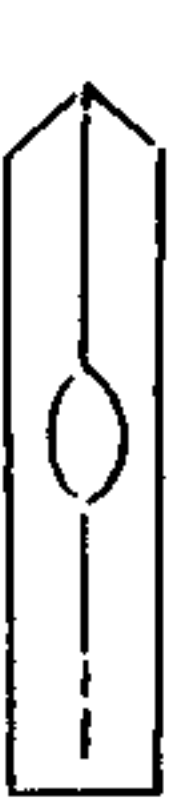
冑



戈



干



矛



弓



矢



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佐杖鉞有象白旄傳曰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于銖右手把旄示有事于攷 昔曰捕爾戈北爾于立爾矛 傳曰捕擊也戈戰于捕也方言云戰楚謂之子吳揚之謂謂之戈是戈即戰也正義引考工記曰戈柲六尺有六寸車戰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為戰也方言云捕自關而東或謂之捕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捕是干捕為正戈知人執而舉之故言稱捕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之之干故言言立也

費誓曰善敵乃甲冑敵乃干無敵不吊備乃弓矢銀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敵不善 世本云扞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扞也說文云山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冑秦世已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鄭云救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救理穿治之于是捕敵施也捕無施功之處惟繫紛于捕故以為施汝捕紛紛如綬而小繫于捕以持之其以為飾每弓一矢百弓束矢千其數欲備足也 舊圖二備但查兵器今路載其文

魏國風七篇	東方未明刺無節南山刺襄公雨田大夫刺襄公盧令刺荒	魏國風七篇	東方未明刺無節南山刺襄公雨田大夫刺襄公盧令刺荒
魏國風七篇	做笱刺文姜載驅齊人刺襄公倚嗟刺魯莊公	魏國風七篇	做笱刺文姜載驅齊人刺襄公倚嗟刺魯莊公
魏國風七篇	雞鳴思賢妃還刺荒著刺時東方之日刺襄	魏國風七篇	雞鳴思賢妃還刺荒著刺時東方之日刺襄
魏國風七篇	齊國風十一篇	齊國風十一篇	齊國風十一篇
魏國風七篇	溱洧刺亂	齊國風十一篇	溱洧刺亂
魏國風七篇	子衿刺學校廢揚之水閔無臣出其東門閔亂野有蔓草思過時	齊國風十一篇	子衿刺學校廢揚之水閔無臣出其東門閔亂野有蔓草思過時
魏國風七篇	褰裳思見正丰刺亂東門之墀刺亂風雨思君子	齊國風十一篇	褰裳思見正丰刺亂東門之墀刺亂風雨思君子
魏國風七篇	有女同車刺忽山有扶蘇刺忽捧兮刺忽狡童刺忽	齊國風十一篇	有女同車刺忽山有扶蘇刺忽捧兮刺忽狡童刺忽
魏國風七篇	清人刺文公羔裘刺朝遵大路思君子女曰雞鳴刺不聽	齊國風十一篇	清人刺文公羔裘刺朝遵大路思君子女曰雞鳴刺不聽
魏國風七篇	鄭國風二十一篇	齊國風十一篇	鄭國風二十一篇
魏國風七篇	大車刺周大夫丘中有麻思賢	齊國風十一篇	大車刺周大夫丘中有麻思賢
魏國風七篇	黍離閔宗周君子于役刺平王君子陽陽閔周揚之水刺平王	齊國風十一篇	黍離閔宗周君子于役刺平王君子陽陽閔周揚之水刺平王
魏國風七篇	中谷有推閔周兔爰閔周葛藟王族刺平王采葛懼讒	齊國風十一篇	中谷有推閔周兔爰閔周葛藟王族刺平王采葛懼讒
魏國風七篇	有狐刺時木瓜美齊桓公	齊國風十一篇	有狐刺時木瓜美齊桓公
魏國風七篇	王國風十篇	齊國風十一篇	王國風十篇
魏國風七篇	淇澳美武公之德考槃刺莊公碩人閔莊妻氓刺時	齊國風十一篇	淇澳美武公之德考槃刺莊公碩人閔莊妻氓刺時
魏國風七篇	竹竿衛女思歸芄蘭刺惠公 <small>水漿公出歸子衛思而不止故作及詩</small> 伯兮刺時	齊國風十一篇	竹竿衛女思歸芃蘭刺惠公 <small>水漿公出歸子衛思而不止故作及詩</small> 伯兮刺時
魏國風七篇	八編類纂	齊國風十一篇	八編類纂
魏國風七篇	六經圖詩	齊國風十一篇	六經圖詩
魏國風七篇	二三四	齊國風十一篇	二三四

晉國風十二篇	葛履刺福汾沮洳刺儉園有桃刺時 <small>既歸孝行後思念母</small>	晉國風十二篇	葛履刺福汾沮洳刺儉園有桃刺時 <small>既歸孝行後思念母</small>
晉國風十二篇	十畝之間刺時伐檀刺貪碩鼠刺重斂	晉國風十二篇	十畝之間刺時伐檀刺貪碩鼠刺重斂
晉國風十二篇	蟋蟀刺晉僖公山有樛刺晉昭公揚之水刺晉昭公椒聊刺晉昭公	晉國風十二篇	蟋蟀刺晉僖公山有樛刺晉昭公揚之水刺晉昭公椒聊刺晉昭公
晉國風十二篇	綢繆刺晉亂杖杜刺時羔裘刺時鴛鴦刺時	晉國風十二篇	綢繆刺晉亂杖杜刺時羔裘刺時鴛鴦刺時
晉國風十二篇	無衣美晉武公有杖之杜刺晉武公葛生刺晉獻公采芴刺晉獻公	晉國風十二篇	無衣美晉武公有杖之杜刺晉武公葛生刺晉獻公采芴刺晉獻公
晉國風十二篇	秦國風十篇	晉國風十二篇	秦國風十篇
晉國風十二篇	車鄰美秦仲駟職美襄公小戎美襄公蒹葭刺襄公	晉國風十二篇	車鄰美秦仲駟職美襄公小戎美襄公蒹葭刺襄公
晉國風十二篇	終南戒襄公黃鳥哀三良晨風刺康公無衣刺用兵	晉國風十二篇	終南戒襄公黃鳥哀三良晨風刺康公無衣刺用兵
晉國風十二篇	渭陽康公念母權輿刺康公	晉國風十二篇	渭陽康公念母權輿刺康公
晉國風十二篇	陳國風十篇	晉國風十二篇	陳國風十篇
晉國風十二篇	八編類纂	晉國風十二篇	八編類纂
晉國風十二篇	六經圖詩	晉國風十二篇	六經圖詩
晉國風十二篇	五	晉國風十二篇	五
晉國風十二篇	宛丘刺幽公東門之枌疾亂術門誘僖公東門之池刺時	晉國風十二篇	宛丘刺幽公東門之枌疾亂術門誘僖公東門之池刺時
晉國風十二篇	東門之楊刺時墓門刺陳佗防有鵲巢憂謠賦月出刺好色	晉國風十二篇	東門之楊刺時墓門刺陳佗防有鵲巢憂謠賦月出刺好色
晉國風十二篇	株林刺靈公澤陂刺時	晉國風十二篇	株林刺靈公澤陂刺時
晉國風十二篇	鄆國風四篇	晉國風十二篇	鄆國風四篇
晉國風十二篇	羔裘夫以道去君素冠刺不能三年隰有萋楚疾恣匪風思周道	晉國風十二篇	羔裘夫以道去君素冠刺不能三年隰有萋楚疾恣匪風思周道
晉國風十二篇	曹國風四篇	晉國風十二篇	曹國風四篇
晉國風十二篇	蟋蟀刺奢候人刺近小人鳴鴈刺不壹下泉思治	晉國風十二篇	蟋蟀刺奢候人刺近小人鳴鴈刺不壹下泉思治
晉國風十二篇	幽國風七篇	晉國風十二篇	幽國風七篇
晉國風十二篇	七月周公陳王業鴟鴞周公救亂東山周公東征破斧美周公	晉國風十二篇	七月周公陳王業鴟鴞周公救亂東山周公東征破斧美周公
晉國風十二篇	伐柯美周公九罭美周公狼跋美周公	晉國風十二篇	伐柯美周公九罭美周公狼跋美周公
晉國風十二篇	小雅八十篇	晉國風十二篇	小雅八十篇

鹿鳴燕群臣嘉賓四牡勞使臣之來皇皇者華君遣使臣崇棟燕兄弟	伐木燕朋友故舊天保下報上采薇遺戍役出車勞還率	伏杜勞還役龜龜萬物多備禮南陔孝子相戒以養白華孝子潔白	華黍時和歲豐黍稷南有魚樂與賢南山有臺樂得賢由庚萬物得由	崇岳萬物得極其高大由庚萬物之生各得其宜蕭澤反四海湛路天子燕諸侯	形考天子錫有功諸侯菁菁者我樂育材六月宜王北伐采芑宜王南征	車攻宜王復古吉日美宜王田鴻鴈美宜王庭燎美宜王	沔水規宜王鶴鳴誨宜王祈父刺宜王白駒大夫刺宜王	黃鳥刺宜王我行其野刺宜王斯于宜王考室無羊宜王考牧	節南山家刺幽王正月大夫刺幽王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雨無正大夫刺幽王	入編類纂	六經圖	六	小旻大夫刺幽王小宛大夫刺幽王小弁刺幽王巧言刺幽王	何人斯蘇公刺暴巷伯刺幽王谷風刺幽王蓼莪刺幽王	大東刺亂四月大夫刺幽王北山大夫刺幽王無將車大夫悔將火	小明大夫悔住于亂世鼓鍾刺幽王楚茨刺幽王信南山刺幽王	甫田刺幽王大田刺幽王瞻彼洛矣刺幽王裳裳者華刺幽王	桑扈刺幽王鴛鴦刺幽王頻弁諸公刺幽王車牽大夫刺幽王	青蠅大夫刺幽王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魚藻刺幽王采芣刺幽王	角弓父兄刺幽王苑柳刺幽王都人士刺衣服無當采綠刺怨曠	黍苗刺幽王隰桑刺幽王白華周人刺幽后縣蠻微臣刺亂	匏葉大夫刺幽王漸漸之石國刺幽王召之華大夫閔時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雅三十一篇	文王文至受命作周大明文王有明德故	早麓受祖思齊文王所以聖皇矣美周靈臺民始附	下武繼文文王有聲繼代生民尊祖行華忠厚	既醉太平鳧鸞守成假樂嘉成王公劉召康公戒成王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卷阿召康公戒成王民勞召穆公刺厲王板凡伯刺厲王	蕩召穆公傷厲王大壞抑 <small>新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small> 桑柔芮伯刺厲王雲漢仍叔美宣王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烝民尹吉甫美宣王韓奕尹吉甫美宣王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召凡伯刺幽王	周頌三十一篇	清廟祀文王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維清奏象舞烈盛即諸侯助祭	入編類纂	六經圖	六	天作祀先王先公吳天有成命郊祀天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時邁巡狩告祭柴望	執競祀武王思文后稷配天臣諸侯助祭遺于廟噶嚳春夏祈穀于上帝	振鷺三王後來助祭豐年秋冬報有替作樂而合享祖潛季冬獻魚春獻鮪	雝禘太祖載是饗始見武王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武奏上武	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訪落廟室謀於廟敬之群臣進戒嗣王小忠嗣王求助	或麥春藉田而祈禘長和秋報社稷絲衣緯賓尸酌告成大武	桓講武類禡齊大封於廟般巡狩祀四嶽河海	魯頌四篇	駉頌僖公有駉頌魯公君臣有道泂水頌公能修泂官	商頌五篇	關雎頌魯公能復周季	邢祀成湯烈祖祀中室玄鳥祀高宗長發大禘殷武祀高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詩時世

二南譜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置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鵲巢

采芣 草蟲 采芣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蔓草 騶虞

右文王詩

甘棠 何彼穠矣

右武王詩

八編類纂

六經圖詩

八

二南皆文武而列于周名蓋周公分陝而治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太師採詩得于周南之地者繫于周公得于召南之地者繫于召公

邶鄘衛譜

邶柏舟

衛項侯詩繫周夷王世

綠衣 考槃 碩人

衛莊公詩繫周平王世

燕燕 日月 終風 繫鼓 凱風

衛州吁詩繫周桓王世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旻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氓 竹竿 伯兮 有狐

衛宣公詩繫周桓王世

邶河州

衛武公詩繫周宣王世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芄蘭

衛惠公詩繫周桓王世

定之方中

相鼠 蝦蟆 干旄

木瓜

八編類纂

六經圖詩

九

衛文公詩繫周惠王世

載馳

衛戴公詩繫周惠王世

淇澳

衛武公詩繫周平王世

河廣

衛文公詩繫周夷王世

邶鄘衛商畿內地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分其地置三監自紂城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成王滅三

監封康叔于衛後世并二國而有之七世至項侯當周

夷王時衛變風始作各從其國本而興之為邶鄘衛之

詩自項公至襄公凡十二君有詩者六成已下無詩

王國風譜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雉 葛藟

周平王詩

兔爰 采芣 大車

周桓王詩

丘中有麻

周莊王詩

王國者王城也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為西都

成王宅洛邑謂之王城為東都即今河南周公往營

成周即今洛陽成王還西都十一世至幽王為犬戎

所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下同諸侯詩不

八編類集 六經圖 詩

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變風

檜國風譜 此合在陳國風之下

羔裘 素冠 隰有萋楚 匪風

檜姓之國無世次其詩當在周厲厲之間

鄭國風譜

緇衣

鄭武公詩繫周平王世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羔裘 遵大路

鄭莊公詩繫周桓王世

女曰雞鳴 山有扶蘇 澤考

鄭莊公詩繫周莊王世

有女同車

鄭昭公詩繫周莊王世

褰裳

鄭厲公詩繫周莊王世

丰 東門之墀 風雨 子矜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鄭昭公詩繫周懿王世

漆洧

鄭厲公詩繫周惠王世

清人

鄭莊公詩繫周桓王世

八編類集 六經圖 詩

周宣王封毋弟友於鄭至平王時鄭之風始變自桓

齊國風譜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齊哀公詩繫周懿王世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齊襄公詩繫周莊王世

周武王封太公望于營丘是為齊凡五世至哀公政衰

此侯譜之於周懿王名而哀之當懿王時齊之變風始

作又九世至襄公有詩者二桓公已下無詩

魏國風譜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魏無世家其詩當在平桓之間

唐國風譜

蟋蟀

晉倍侯詩繫周宣王世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杖杜 羔裘 搗羽

晉昭侯詩繫周宣王世

無衣 有杖之杜

晉武公詩繫周釐王世

葛生 采苓

晉獻公詩繫周惠王世

八編類纂

六經圖

二二

周成王封弟叔虞于唐至六世孫僖侯廢之變風始作

唐之地堯都詩人本其風俗故云唐自僖至獻公有詩

者四惠公已下無詩

秦國風譜

車鄰

秦仲詩繫周宣王世

駟驥

小戎 蒹葭 終南

秦襄公詩繫周平王世

黃鳥

秦穆公詩繫周襄王世

采芣

無衣 渭陽 權輿

秦康公詩繫周襄王世

周孝王封弟於秦邑為附庸宣王時命為大夫而變風

於作自非子至康公凡十五世有詩者三其公以下無詩

陳國風譜

宛丘

東門之枌

陳幽公詩繫周共和之間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陳釐公詩繫周宣王世

墓門

陳桓公詩繫周桓王世

防有鵲巢

月出

八編類纂

六經圖

十三

陳宣公詩繫周襄王世

株林

澤陂

陳靈公詩繫周頃王世

周武王封姬滿於陳是為胡公當周厲王時陳之變風始作

凡十八君至於靈公有詩者五成公已下無詩

曹國風譜

蟋蟀

曹昭公詩繫周惠王世

候人

鵙鳩 下泉

曹共公詩繫周頃王世

周武王封叔振鐸于曹凡十五君至于

共有詩者二百共公以下無詩

幽國風譜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戩 狼跋

幽戎狄之地方也后稷曾孫公劉自部而出居焉及成王

時周公遭四國流言之變居于東都乃思先祖公劉太王

為幽公憂勞民事致王業之艱難以此叙已志而作七月

鴟鴞之詩成王悟而迎之故太師述其詩為幽國之風

小雅詩譜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伐木

天保 采芣 出車 杕杜

右文王詩

入編類纂 六經圖

魚麗 南陔 白華 華黍

右武王詩

棠棣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田庚 崇丘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右成王詩

六月 采芣 車攻 吉日 鴻雁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于 無羊

右宣王詩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牽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芣 角弓 苑柳 都人士

采芣 黍苗 嘒桑 白華 綿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芄之華 何草不黃

右幽王詩 四篇屬王詩附于此

鄭氏云二雅皆周室居西都鎬豐之時詩也小雅

正十六篇自鹿鳴至菁菁者莪是也有其義而亡

其辭者六變雅五十八篇自六月之後是也

入編類纂 六經圖

大雅詩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絲

文王 大明 下武 文有聲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洞酌 卷阿

右成王詩

民勞 板 蕩 抑 桑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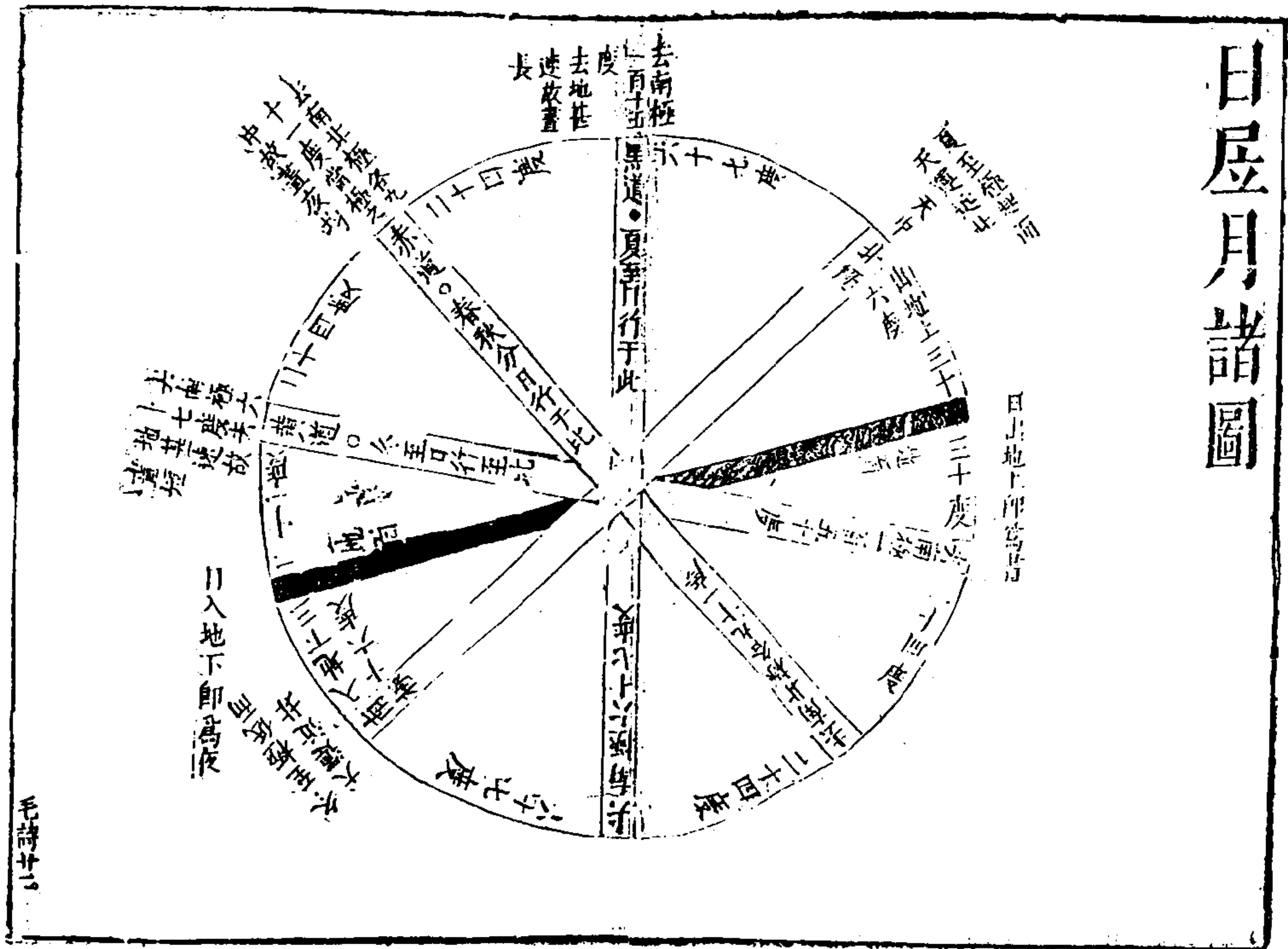
右厲王詩

雲漢 黍苗 韓奕 江漢 常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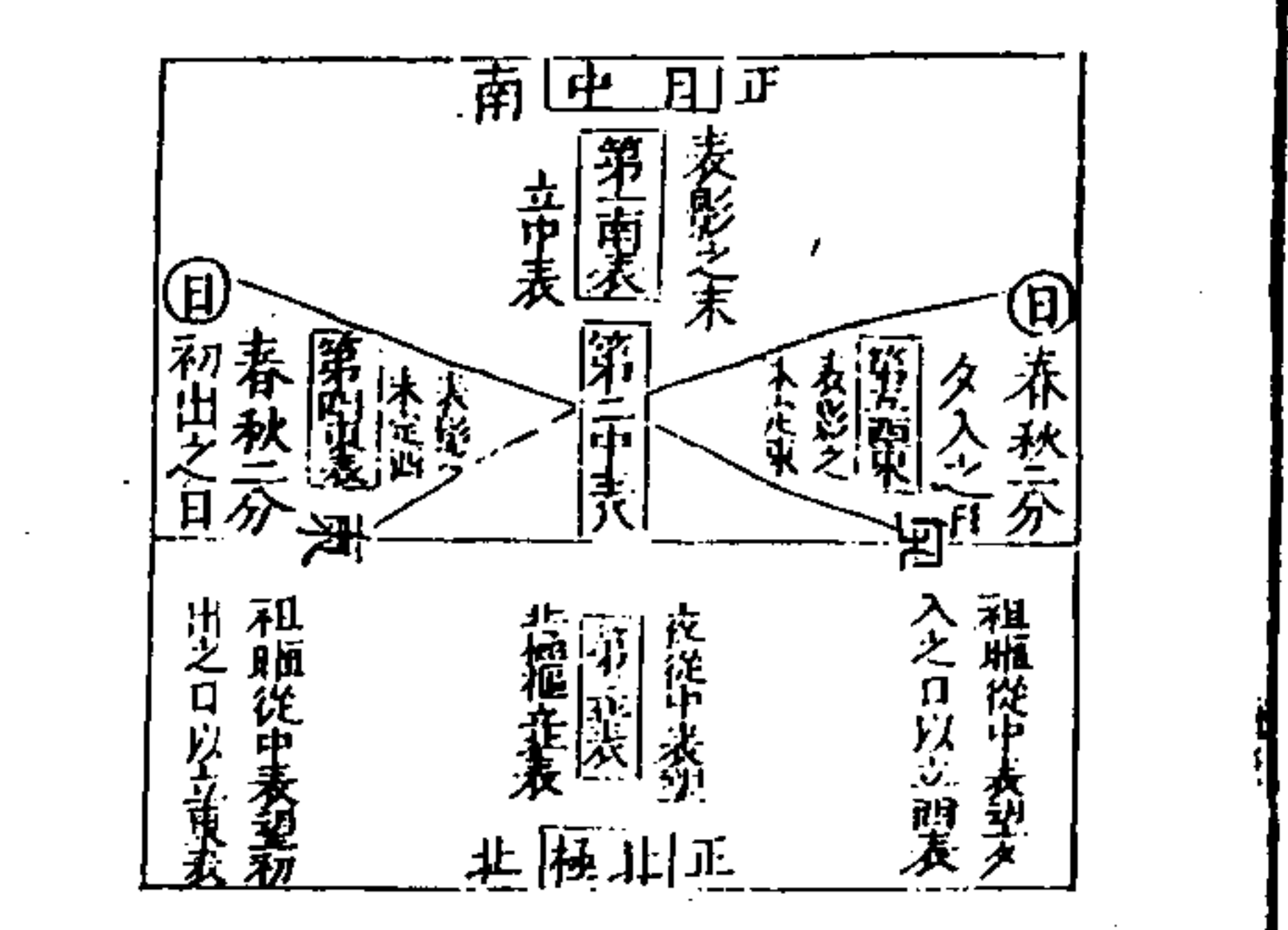
右宣王詩

瞻卬 召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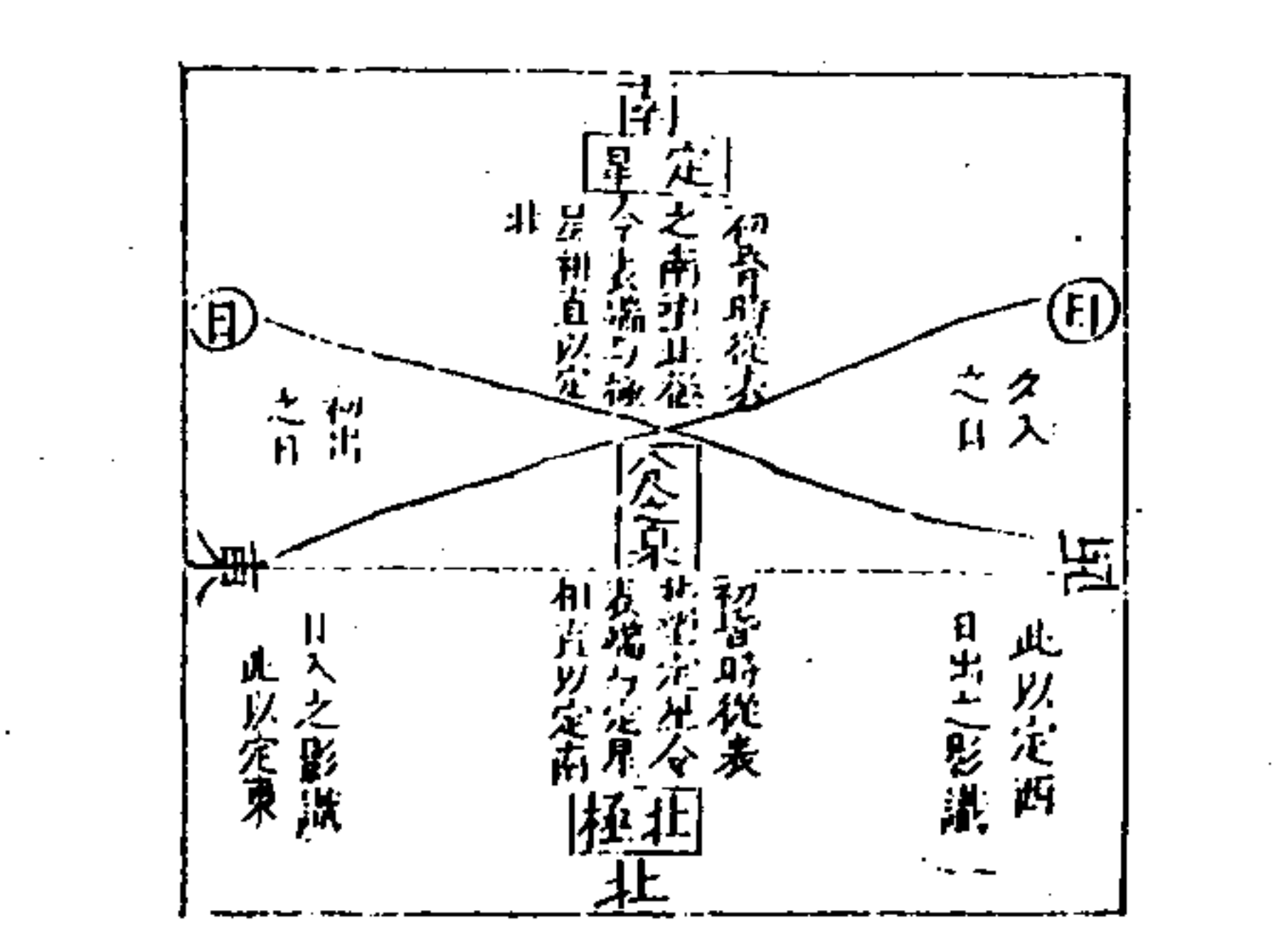
日辰月諸圖



公劉相陰陽圖



楚丘揆日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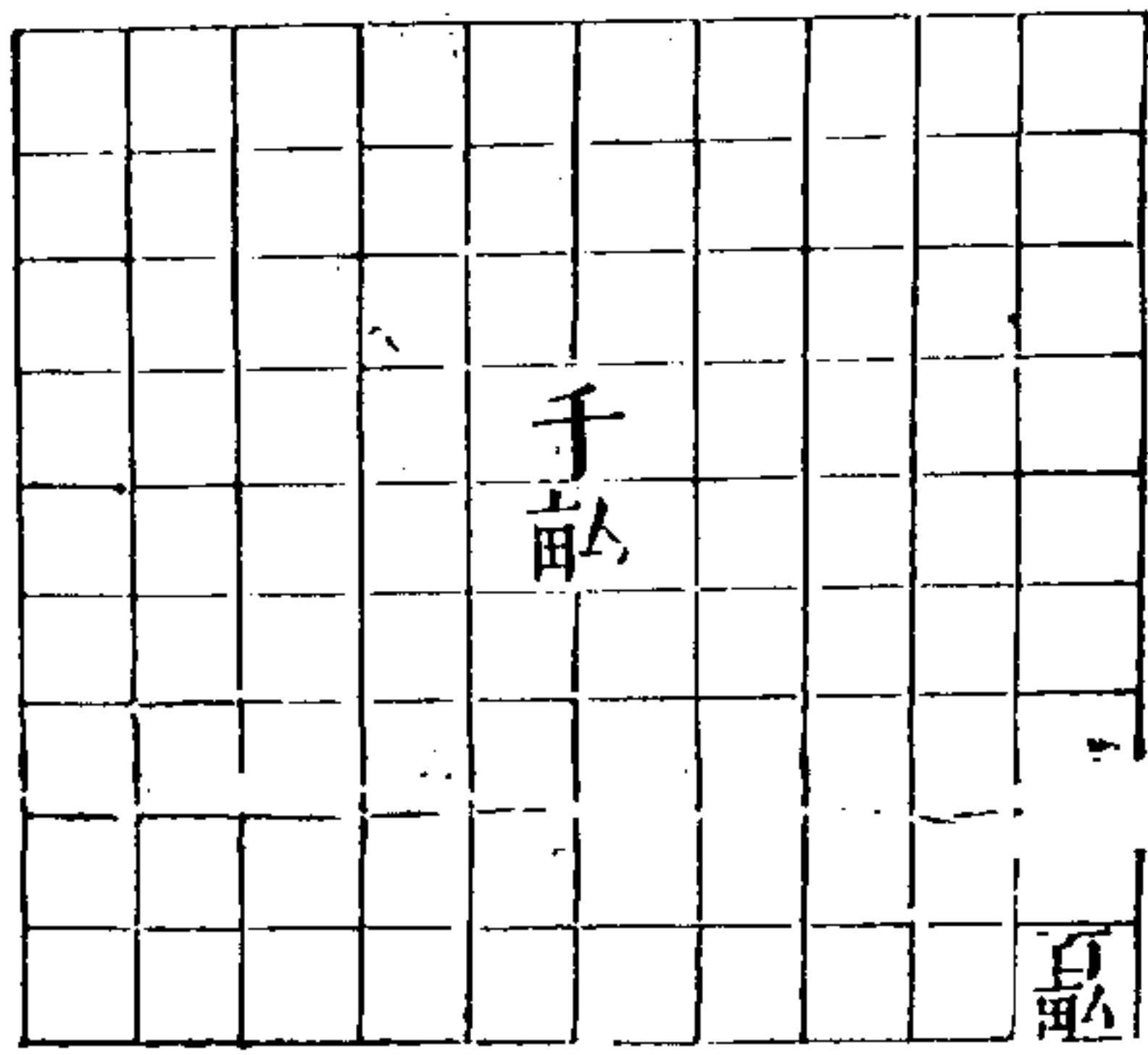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不經圖詩

以上圭測土深正則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謂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東則景夕多風謂日跌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日北則景長多寒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日西則景朝多陰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

營室謂之定在東壁之西月令十月之昏星也於定星之昏正四方星中之時以此時而作楚丘之宮廟又度以日影而營表其位正其東西南北而作楚丘之宮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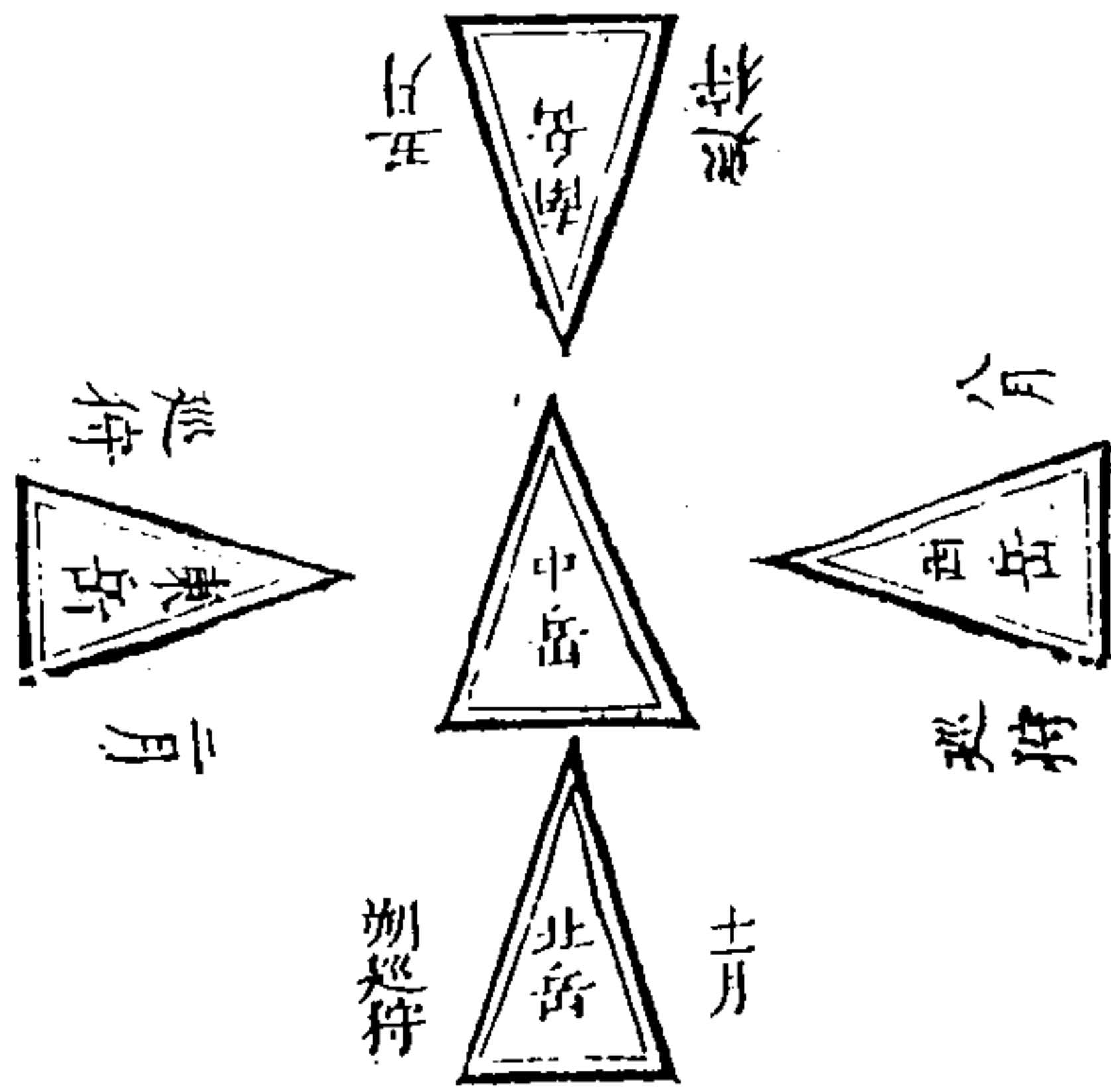
一第... 2

載芟藉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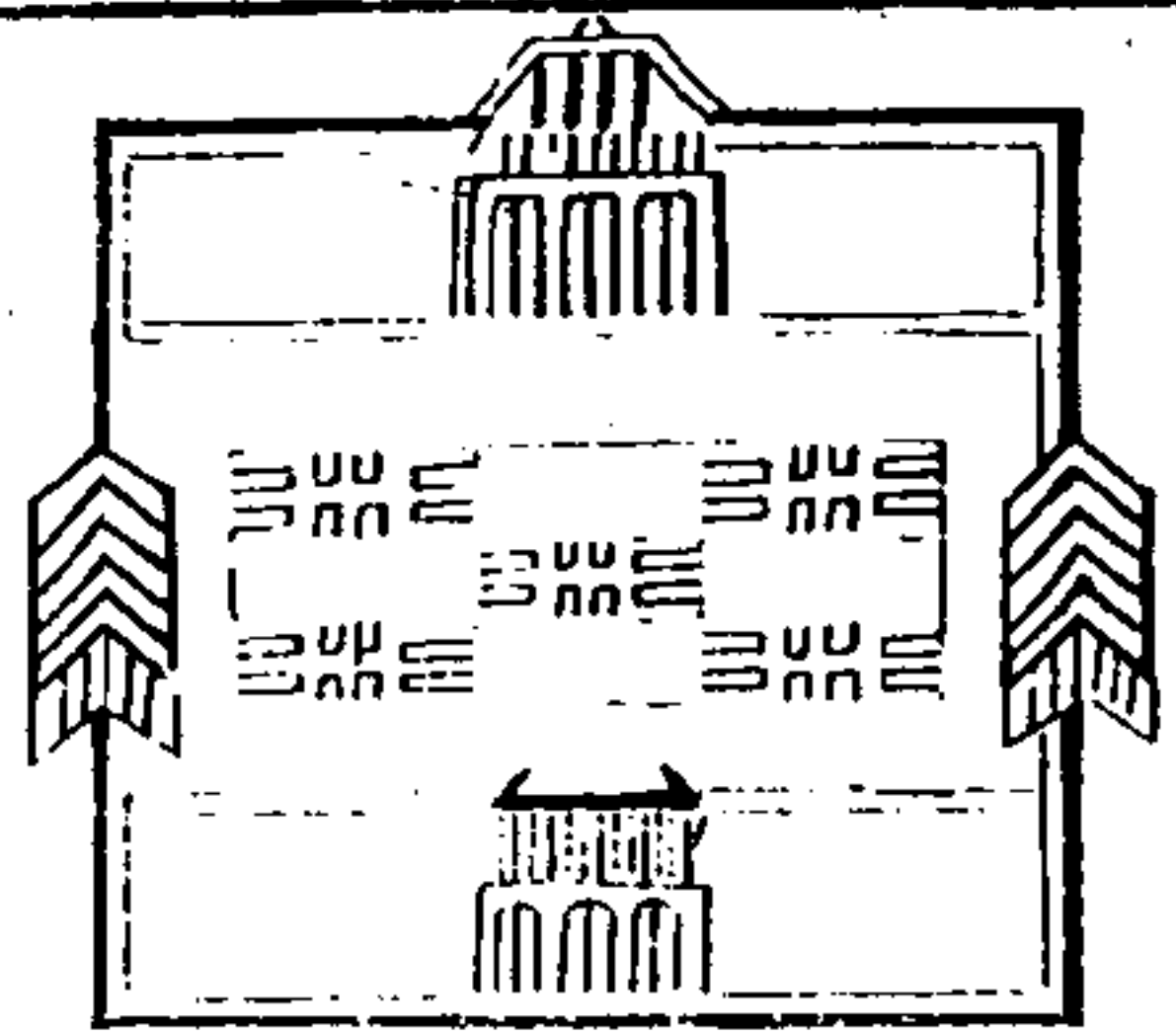
藉者借也借民力而耕之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孟春之月天子帥三公諸侯九卿親耕于藉田以祈社稷天子三推諸侯九推祈社稷者禮至焉民立社曰大社自為立社曰王社在藉田中藉田所祈也

時邁巡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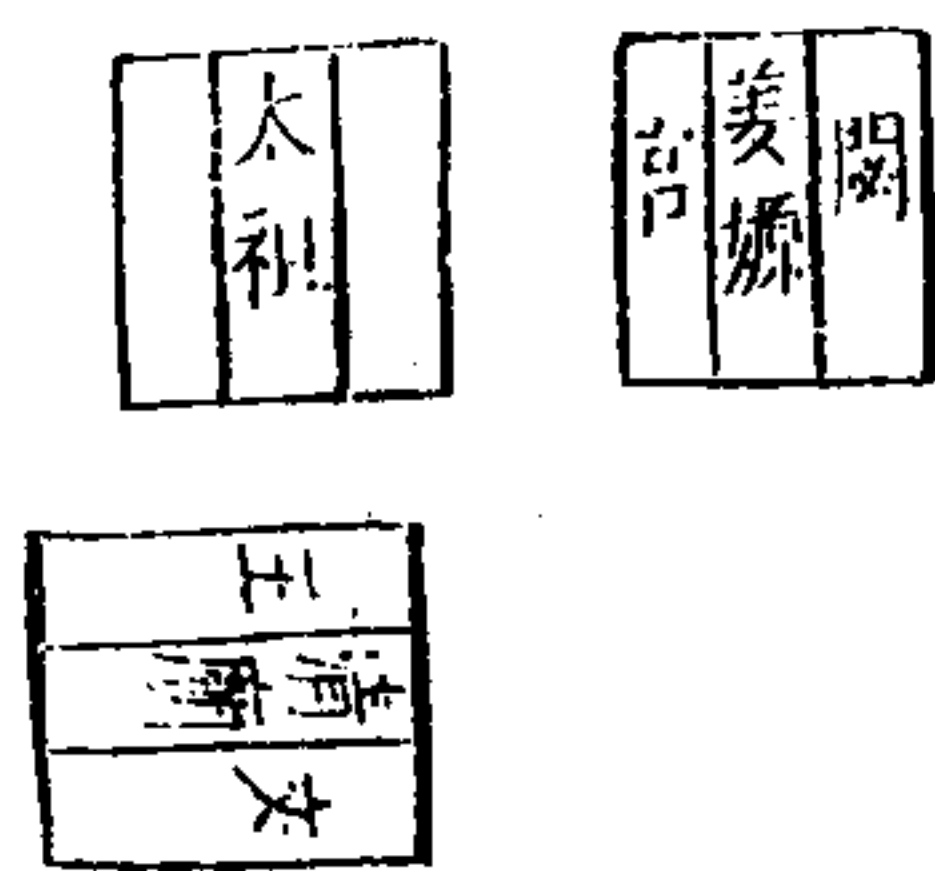
王者以時巡行邦國柴告天地望秩山川徧于群神時邁之詩武王滅紂已定天下以時巡狩而其臣作頌美其事以為告祭柴望之樂歌也

我將明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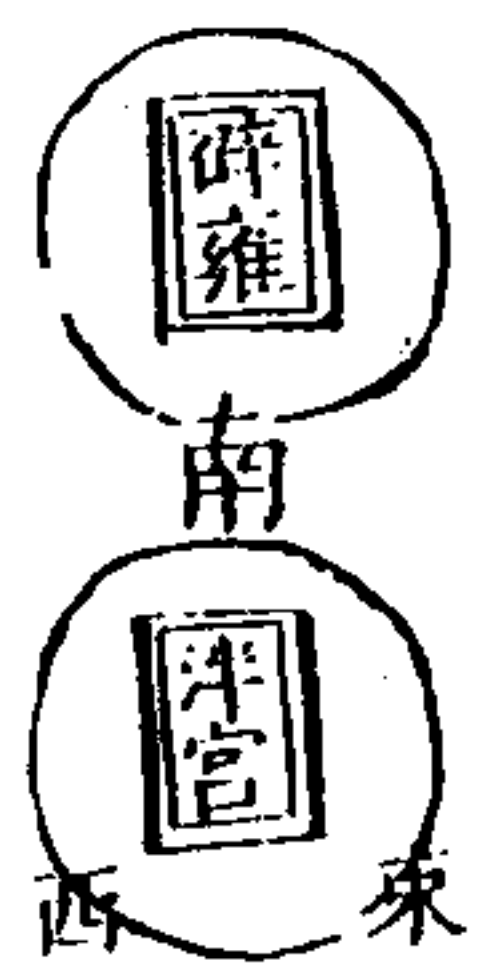
古者祭天於圓丘掃地而祭其禮極簡故又於季秋之月大享於明堂以享上帝以文王配傳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我將之詩此祀文王所歌之詩也明堂周制也

清廟閟宮圖



清廟文王廟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于清廟閟宮姜嫄廟也魯亦有閟宮者以周公故得立姜嫄廟倍公修而新之故魯頌有閟宮之詩閟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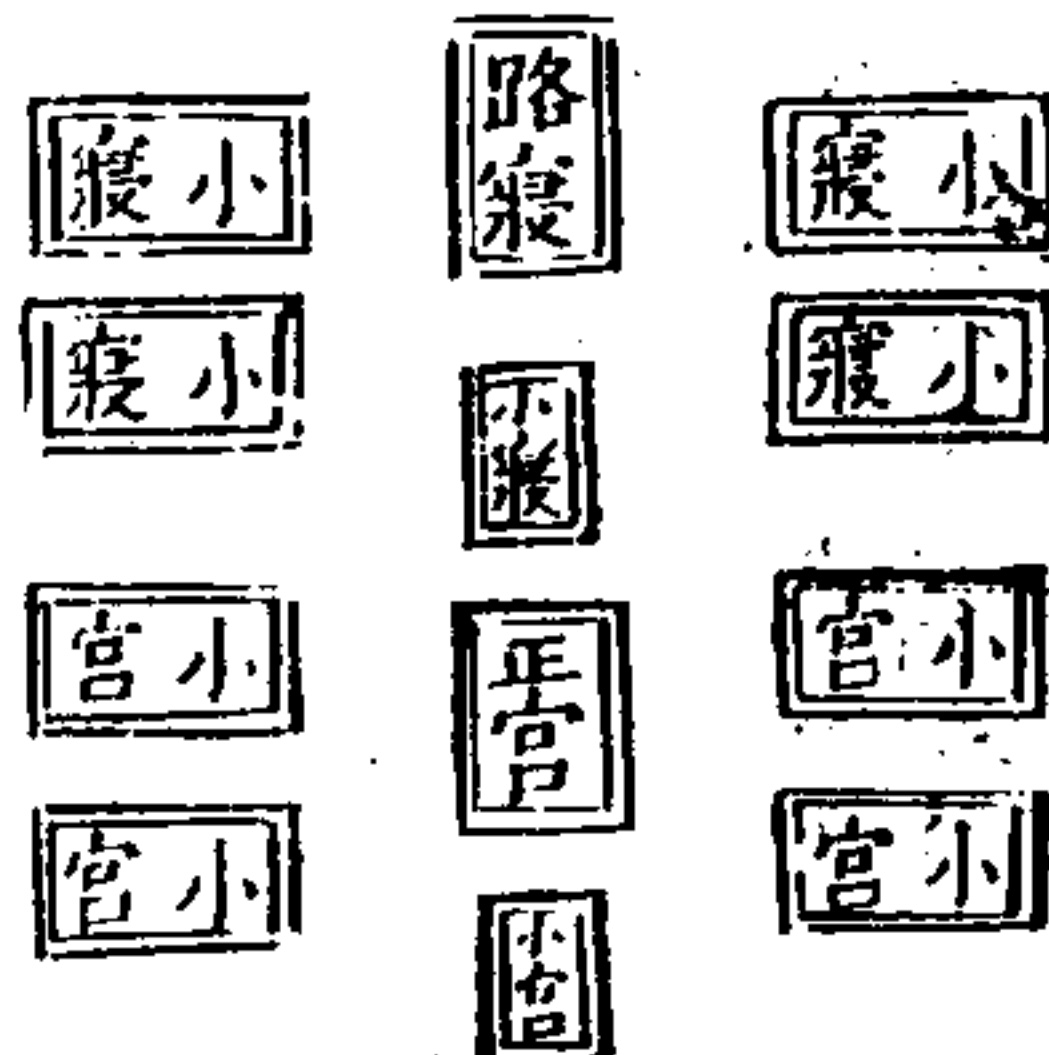
辟雍泮宮圖



文王在豐有辟雍武王在鎬又作辟雍故應有東西鎬京辟雍是也振宮于彼西維西維也

辟雍者天子之學築于離水之外圓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故謂之辟雍泮宮者諸侯之學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謂之泮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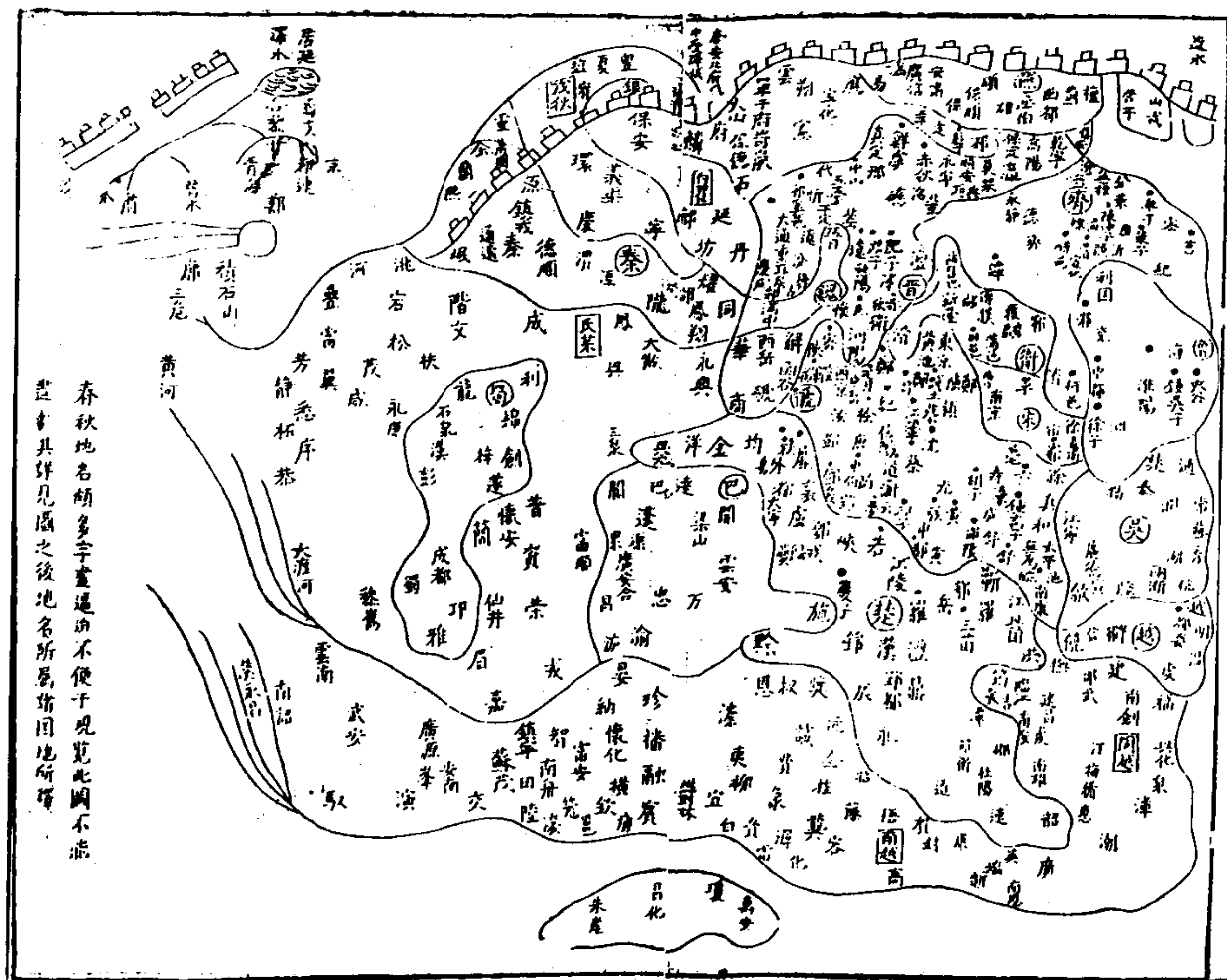
斯干室圖



厲王之亂室室敗壞宣王復成之考者古者成室設盛食以樂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斯干之詩考室祝頌之辭

春秋一百二十四國爵姓		五霸		齊		盟		與盟		之國	
齊桓公	周僖王元年	齊襄公	周襄王十三年	晉文公	周襄王二十年	秦穆公	周襄王二十八年	宋襄公	周襄王二十八年	楚靈王	周襄王二十八年
齊桓公	周襄王二十八年	齊襄公	周襄王二十八年	晉文公	周襄王二十八年	秦穆公	周襄王二十八年	宋襄公	周襄王二十八年	楚靈王	周襄王二十八年
齊桓公	周襄王二十八年	齊襄公	周襄王二十八年	晉文公	周襄王二十八年	秦穆公	周襄王二十八年	宋襄公	周襄王二十八年	楚靈王	周襄王二十八年
齊桓公	周襄王二十八年	齊襄公	周襄王二十八年	晉文公	周襄王二十八年	秦穆公	周襄王二十八年	宋襄公	周襄王二十八年	楚靈王	周襄王二十八年

春秋諸國地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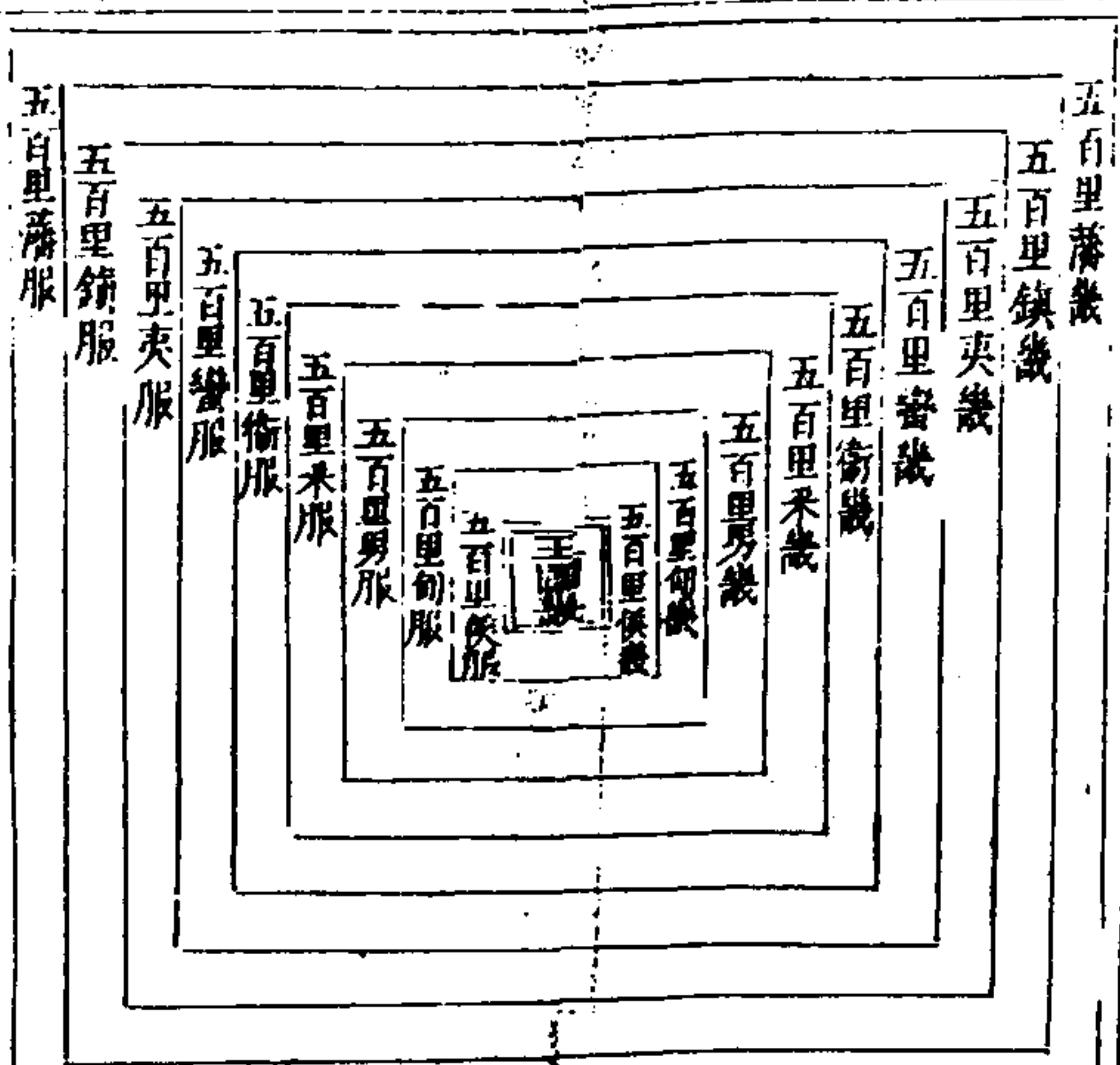


春秋地名頗多字畫通由不便于現覽此圖不能盡其詳凡屬之後地名所屬諸國地所據

職

大司馬之職乃以九畿之藉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甸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

方九氏服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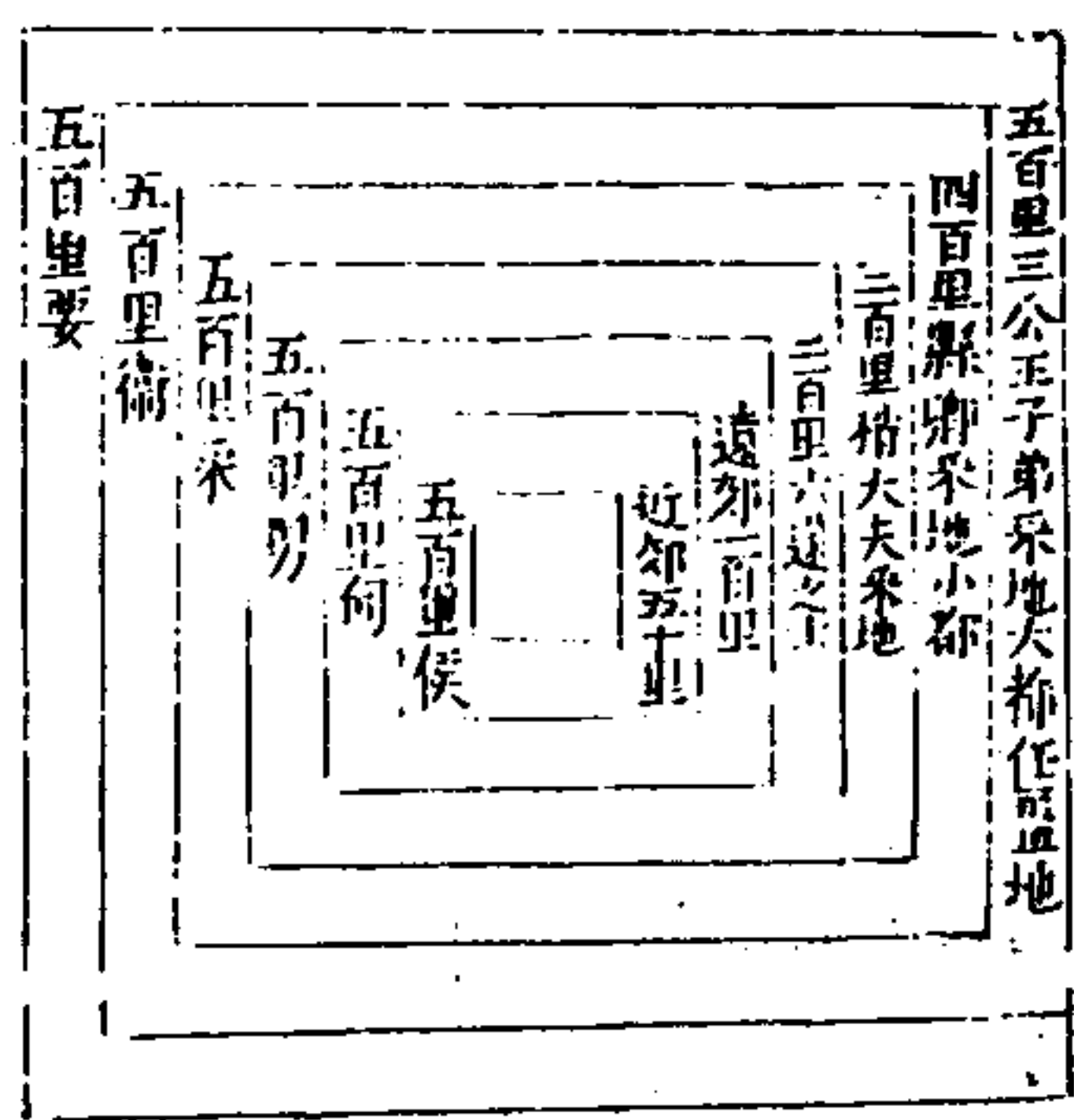
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大司馬分畿限施政職所共王政之職謂賦稅也職方氏辨九服服事天子者也其職雖異地里則同今以左右列為一圖

職方九州圖

井北	冀南	幽北	雍西	兗東	青東	豫南	荆南	楊南	山鎮
常山	霍山	醫無閭	嶽山	岱山	沂山	華山	衡山	會稽	澤敷
昭新	楊紆	獫狁	弦蒲	大野	望諸	圃田	雲夢	具區	川
洹	漳	河泚	涇汭	河泚	淮泗	滎雒	江漢	三江	浸
洹	汾潞	蓄時	渭洛	盧維	沂沐	波澨	潁湛	五湖	民
洹	洹	洹	洹	洹	洹	洹	洹	洹	畜
五擾	牛羊	四擾	牛馬	六擾	雞狗	六擾	鳥獸	鳥獸	穀
五擾	黍稷	三種	黍稷	四種	稻麥	五種	稻	稻	利
布帛	松柏	魚鹽	玉石	蒲魚	蒲魚	絲麻	丹銀	金錫	

行人六服朝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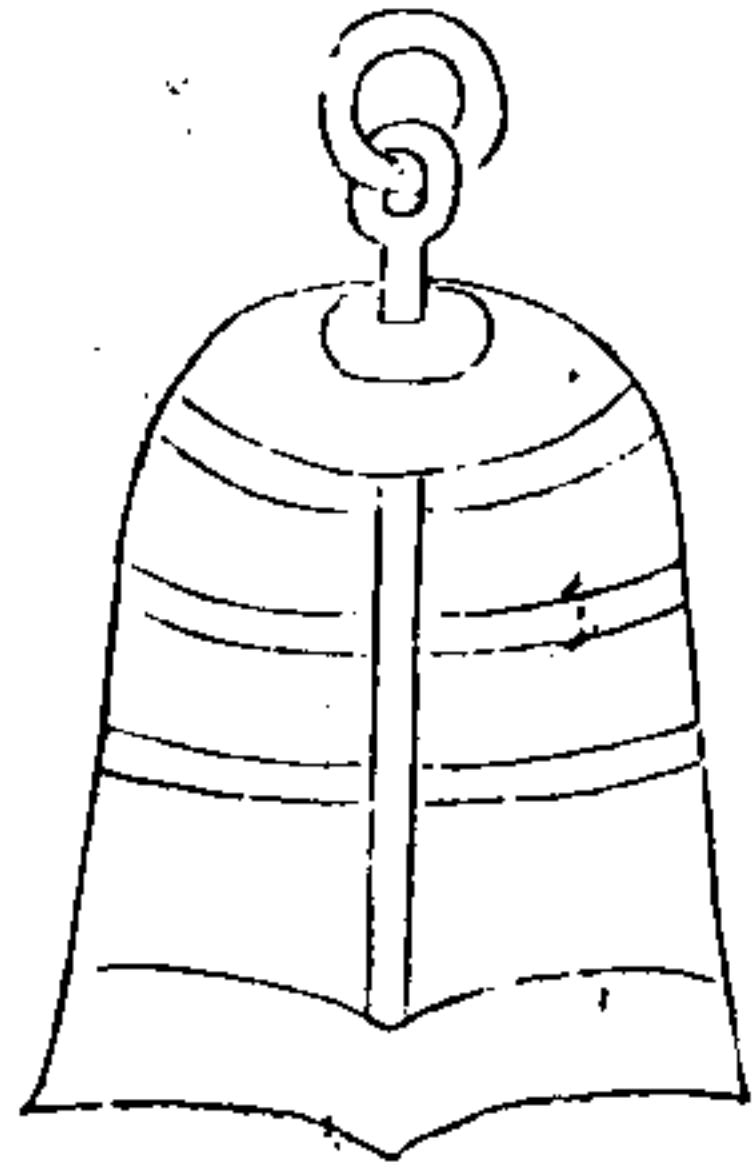


侯服歲壹見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貢貨物此外各以所貴寶為摯

王		公		侯		卿		士		冕服圖	
	司服祀昊天上帝及五帝服大裘而冕		司服祭社稷五祀則緇冕		司服祭宗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五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司服祭社稷五祀則緇冕		司服祭宗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五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社稷五祀則緇冕		司服祭宗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五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宗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五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五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司服祭廟三章之服

后		制		圖	
	禕衣屬雉衣也色玄		后從王祭先王之服		揄狄色青后從王祭
	先公之服		闕狄水色赤從王祭		羣小祀之服
	鞞水后皆桑之服也色		如鞠慶奠桑葉始生		展衣色白后以禮見
	王及賓客之服		祿衣色黑后接御見		王之服
	后之首服禮經不載其詳故禮書舊圖不畫考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飾笄君子偕老之詩曰副笄六珈鄭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笄為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服之以從		祭祀近圖所畫非古也今刪去		六經圖

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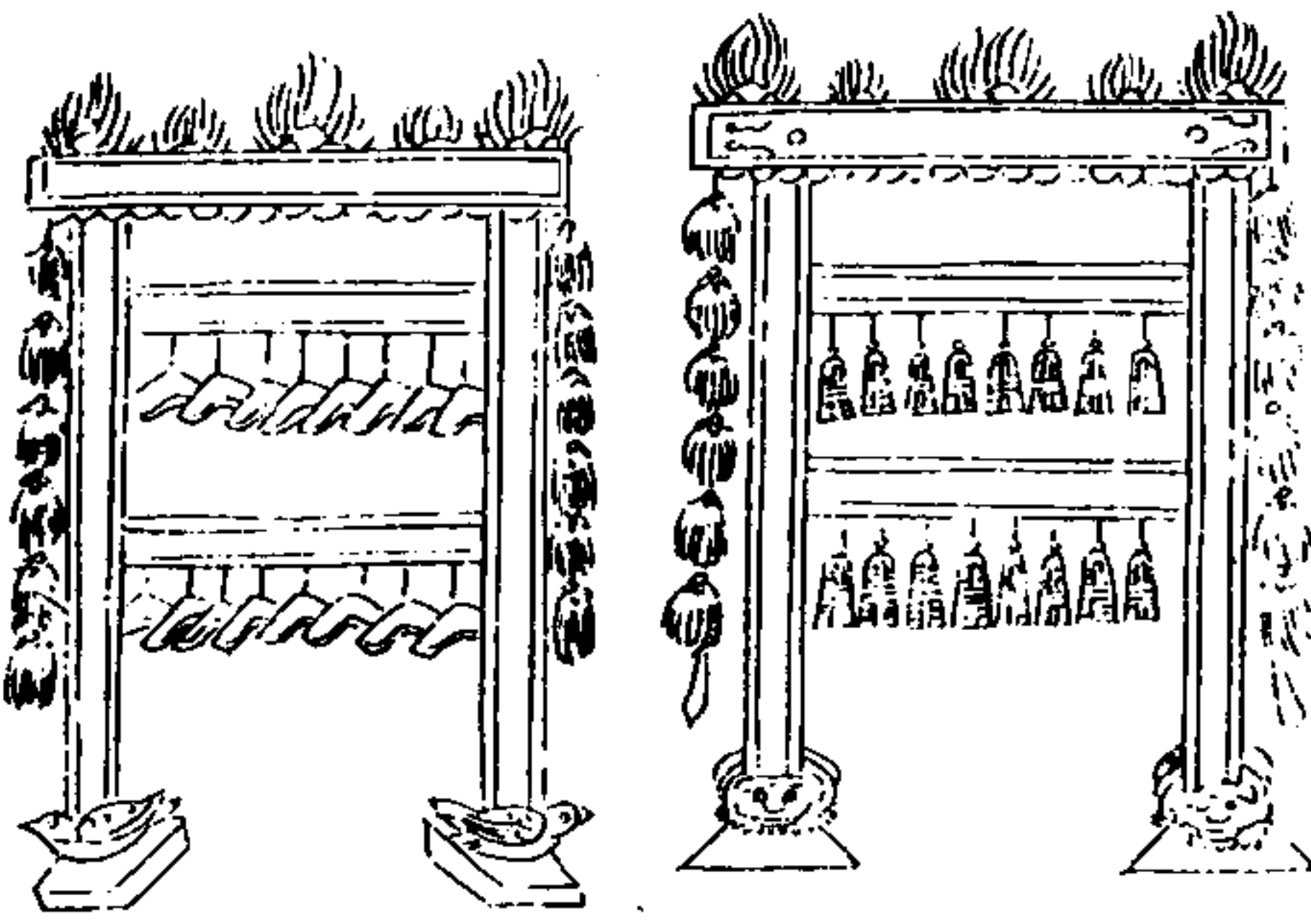
鑄師掌金奏之鼓
 祭祀鼓其金奏之
 樂國語伶州鳩曰
 細鈞有鐘無鈞大
 鈞有鑄無鐘細必
 和之以大夫必和
 之以細鈞小鐘耳
 韋昭杜預皆以鑄
 為小鐘惟鄭康成
 曰鑄如鐘

八編類纂

六經圖周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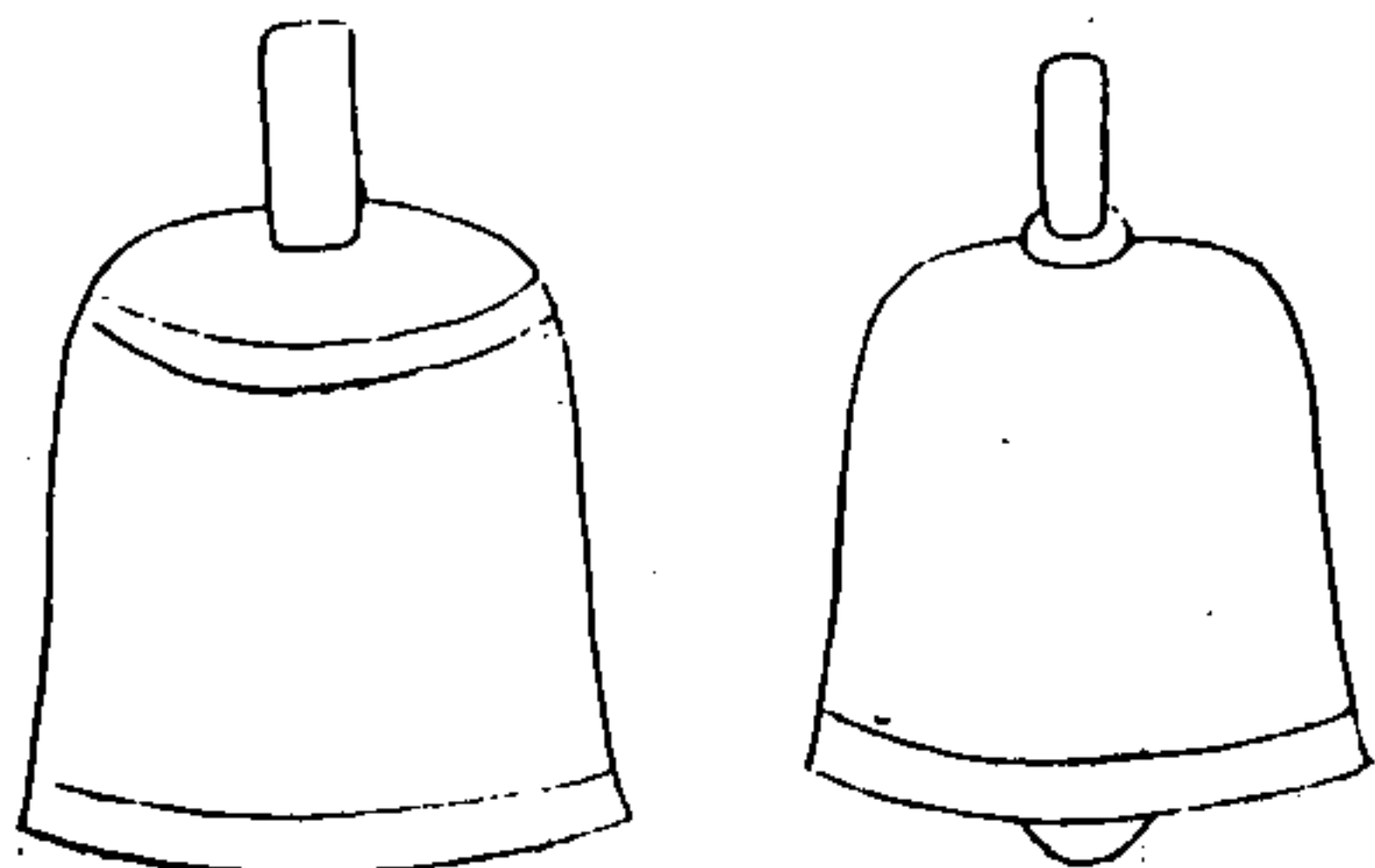
五

磬 鐘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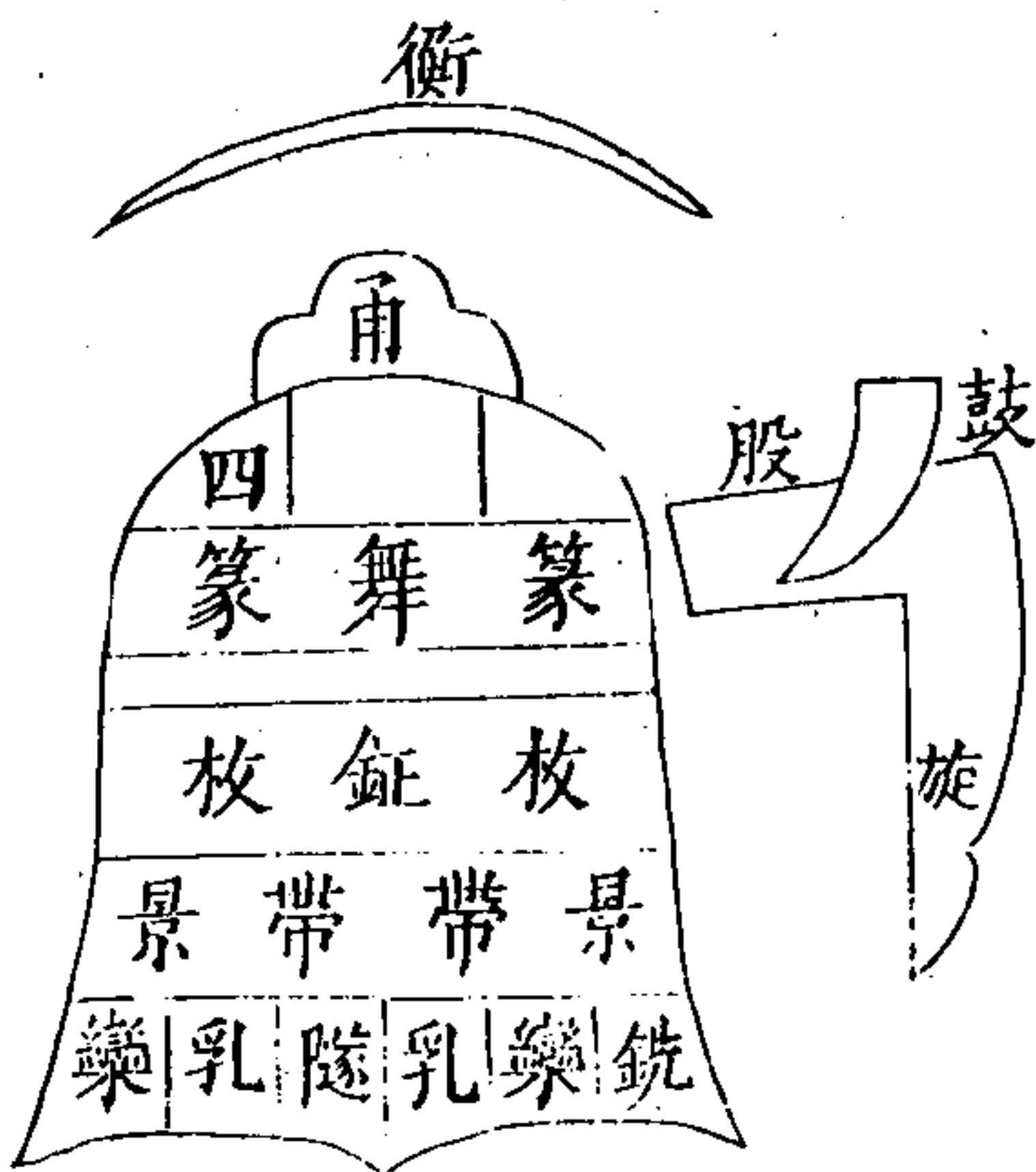
編鐘十六枚在一筭虞
 ○鐘師掌金奏○編磬
 十六枚在一筭虞○祗
 瞭掌擊頌磬笙磬○磬
 在東方曰笙在西方曰
 頌○磬師掌教擊磬擊
 編鐘○凡縣編鐘磬半
 為堵全為肆十六枚在
 一筭虞曰堵鐘一堵磬
 一堵曰肆

鐸 金 鐸 木



六官之貳正歲各帥
 其屬以觀象法狗以
 木鐸大司馬之職曰
 兩司馬執鐸又曰三
 鼓掩鐸三鼓振鐸鄭
 康成許慎皆曰鐸大
 鈴也蓋鐸有金鐸有
 木鐸金鐸舌以金木
 鐸舌以木金鐸振武
 事木鐸振文教

鐘 為 氏 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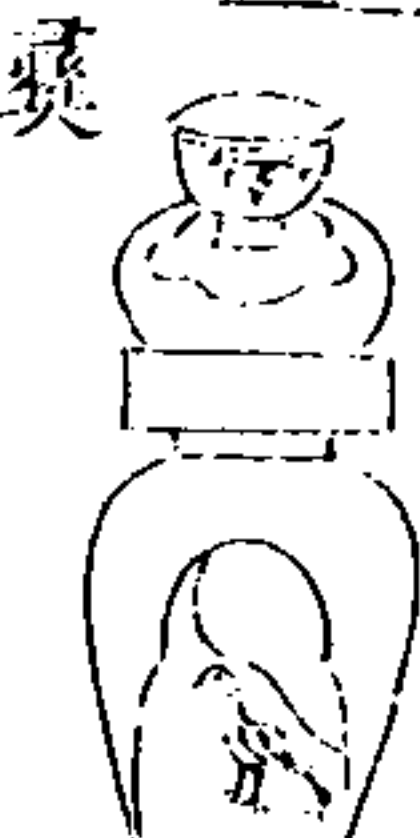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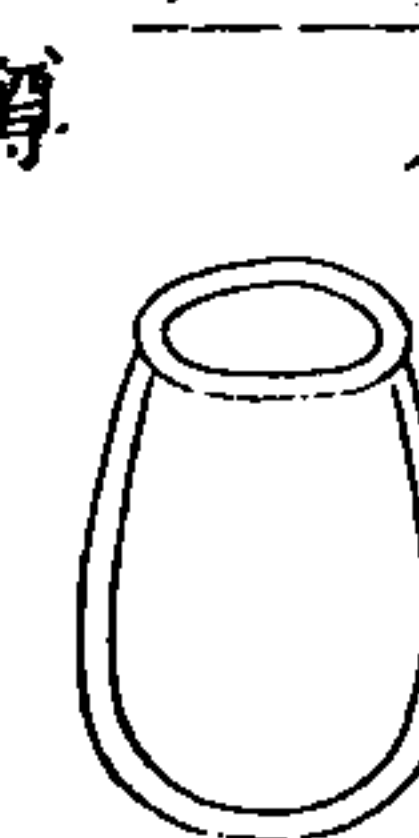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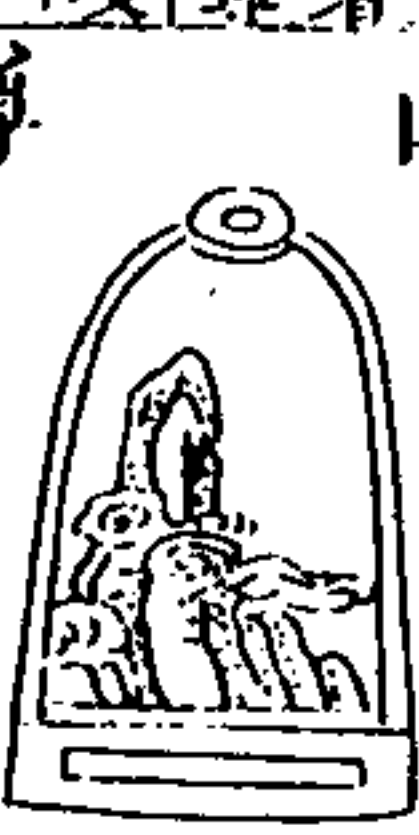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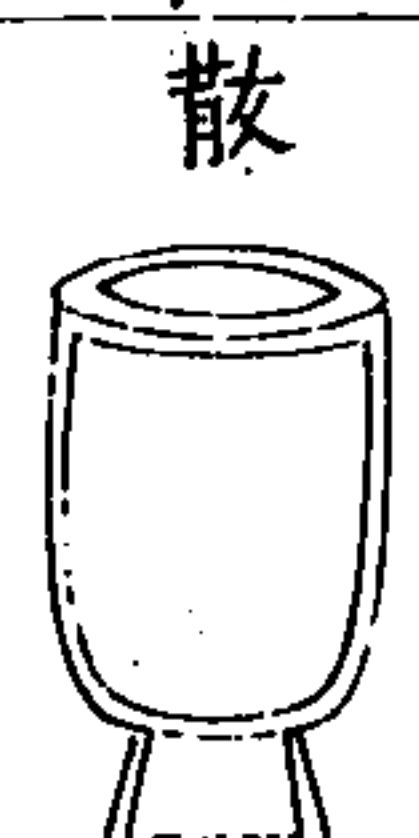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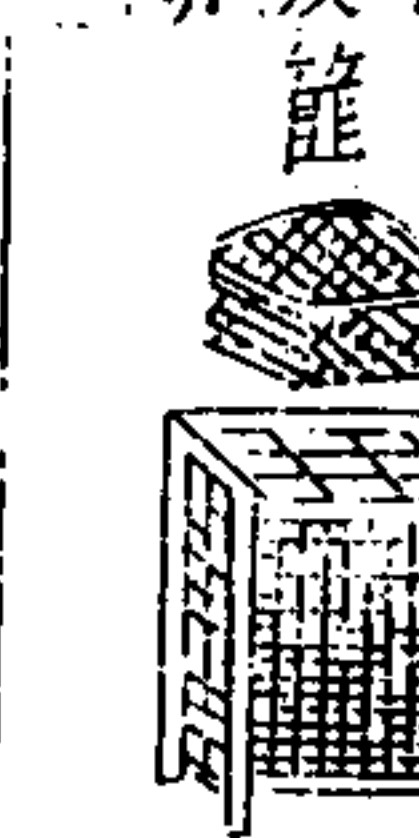
兩樂曰鈇鈇間
 曰于于上曰鈇
 鼓上曰鈇鈇上
 曰舞舞上曰甬
 甬上曰衡鐘縣
 謂之旋旋蟲謂
 之幹鐘帶曰篆
 篆間曰枚枚謂
 之景于上之攴
 曰鈇

八編類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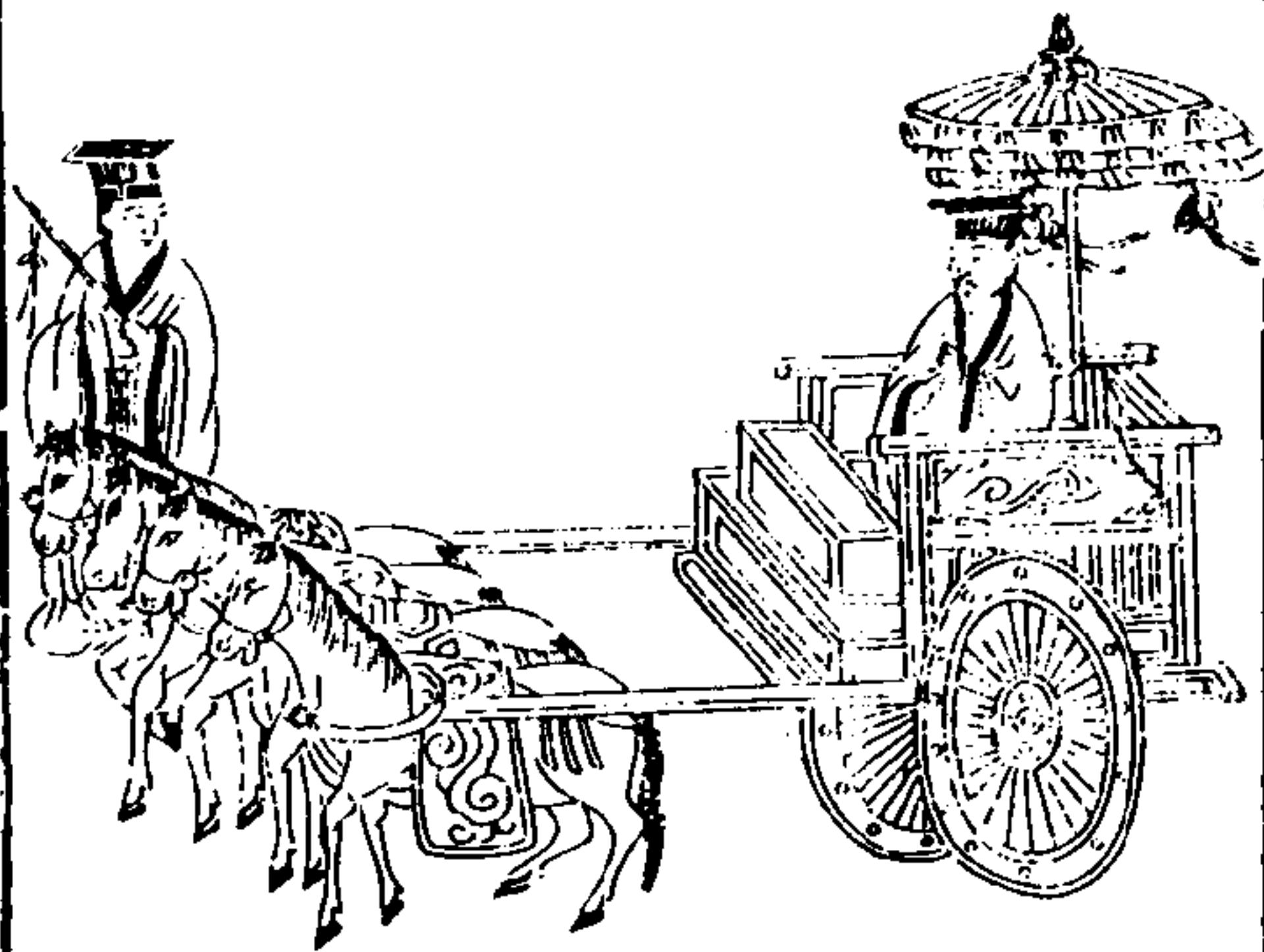
六經圖周禮

五

六 彝 制 圖			六 尊 制 圖		
 <p>彝</p>	 <p>鳥</p>	 <p>雞</p>	 <p>尊</p>	 <p>象</p>	 <p>獻</p>
<p>春祠夏禴裸用 雞彝為其刻而 畫之為雞鳳皇 之形著於彝上 受三升盛明水 度容受一同水 雞彝用盛酒也 鳥即謂諸爵也 亦於彝上鳴鳥 謂之鳳皇故也 彝之屬也 春祠夏禴裸用 雞彝為其刻而 畫之為雞鳳皇 之形著於彝上 受三升盛明水 度容受一同水 雞彝用盛酒也 鳥即謂諸爵也 亦於彝上鳴鳥 謂之鳳皇故也 彝之屬也</p>	<p>春祠夏禴裸用 雞彝為其刻而 畫之為雞鳳皇 之形著於彝上 受三升盛明水 度容受一同水 雞彝用盛酒也 鳥即謂諸爵也 亦於彝上鳴鳥 謂之鳳皇故也 彝之屬也</p>	<p>春祠夏禴裸用 雞彝為其刻而 畫之為雞鳳皇 之形著於彝上 受三升盛明水 度容受一同水 雞彝用盛酒也 鳥即謂諸爵也 亦於彝上鳴鳥 謂之鳳皇故也 彝之屬也</p>	<p>秋嘗冬烝裸獻 用兩尊尊者著 地無足與爵異 象尊形制容受 並同</p>	<p>秋嘗冬烝裸獻 用兩尊尊者著 地無足與爵異 象尊形制容受 並同</p>	<p>秋嘗冬烝裸獻 用兩尊尊者著 地無足與爵異 象尊形制容受 並同</p>
 <p>彝</p>	 <p>虎</p>	 <p>黃</p>	 <p>山</p>	 <p>太</p>	 <p>壺</p>
<p>秋嘗冬烝裸用 羊彝其彝皆有 舟形刻於彝目 者以羊為目 彝舟以金漆 通亨明堂裸用 此彝刻於虎彝 盛明水其舟足 亦赤中其舟足 亦赤 為飾 雞彝盛酒也 印鼻初為後而 大昔聖也尾 數尺似龍尾 有威儀向 兩即以尾案</p>	<p>秋嘗冬烝裸用 羊彝其彝皆有 舟形刻於彝目 者以羊為目 彝舟以金漆 通亨明堂裸用 此彝刻於虎彝 盛明水其舟足 亦赤中其舟足 亦赤 為飾 雞彝盛酒也 印鼻初為後而 大昔聖也尾 數尺似龍尾 有威儀向 兩即以尾案</p>	<p>秋嘗冬烝裸用 羊彝其彝皆有 舟形刻於彝目 者以羊為目 彝舟以金漆 通亨明堂裸用 此彝刻於虎彝 盛明水其舟足 亦赤中其舟足 亦赤 為飾 雞彝盛酒也 印鼻初為後而 大昔聖也尾 數尺似龍尾 有威儀向 兩即以尾案</p>	<p>追享朝享再獻 用兩山尊一盛 玄酒一盛蓋著 亦刻而畫之為 山雲形</p>	<p>追享朝享再獻 用兩山尊一盛 玄酒一盛蓋著 亦刻而畫之為 山雲形</p>	<p>秋嘗冬烝裸獻 用兩尊尊者著 地無足與爵異 象尊形制容受 並同</p>

人 器 制 圖			客 器 制 圖		
 <p>散</p>	 <p>槃</p>	 <p>匱</p>	 <p>篚</p>	 <p>壺</p>	 <p>壺</p>
<p>山川四方用 大盤其形為 盤形特曰合 盤尊之象也 容五斗 裸用盤黑漆 為象以米絲 腹形制容受 如盤等 漆盒無飾曰 散諸事用散 諸器牲體者 形制容受如 槃尊</p>	<p>山川四方用 大盤其形為 盤形特曰合 盤尊之象也 容五斗 裸用盤黑漆 為象以米絲 腹形制容受 如盤等 漆盒無飾曰 散諸事用散 諸器牲體者 形制容受如 槃尊</p>	<p>山川四方用 大盤其形為 盤形特曰合 盤尊之象也 容五斗 裸用盤黑漆 為象以米絲 腹形制容受 如盤等 漆盒無飾曰 散諸事用散 諸器牲體者 形制容受如 槃尊</p>	<p>以竹為之受 五斗以盛米 國君致饗饋 於聘賢雜筮 用之</p>	<p>酒壺受一斛 口徑尺足高 二寸徑尺反 篚爵者壺漆赤 中有畫飾 壺盛醴醴高 一尺受三斗 醴入云王舉 供醴五十壺 隨五十壺</p>	<p>酒壺受一斛 口徑尺足高 二寸徑尺反 篚爵者壺漆赤 中有畫飾 壺盛醴醴高 一尺受三斗 醴入云王舉 供醴五十壺 隨五十壺</p>
 <p>脩</p>	 <p>齋</p>	 <p>瓢</p>	 <p>相</p>	 <p>篚</p>	 <p>篚</p>
<p>祭祀社稷用 大盤即瓦盤 也取質略之 意 禁門用瓢 齋祭名 門國門取 其瓢制法 抵以為齋 廟用脩讀曰 自中俎謂 獻象之屬 亦讀作儀</p>	<p>祭祀社稷用 大盤即瓦盤 也取質略之 意 禁門用瓢 齋祭名 門國門取 其瓢制法 抵以為齋 廟用脩讀曰 自中俎謂 獻象之屬 亦讀作儀</p>	<p>祭祀社稷用 大盤即瓦盤 也取質略之 意 禁門用瓢 齋祭名 門國門取 其瓢制法 抵以為齋 廟用脩讀曰 自中俎謂 獻象之屬 亦讀作儀</p>	<p>醴有相用角 為之鋪有相 用木為之相 長一尺備 三寸</p>	<p>篚以竹為之 長三尺廣 尺深六寸足 高三寸 圓口管受半 斛主君致饗 饋於賓與太 夫上介皆以 篚盛米</p>	<p>篚以竹為之 長三尺廣 尺深六寸足 高三寸 圓口管受半 斛主君致饗 饋於賓與太 夫上介皆以 篚盛米</p>

墨車制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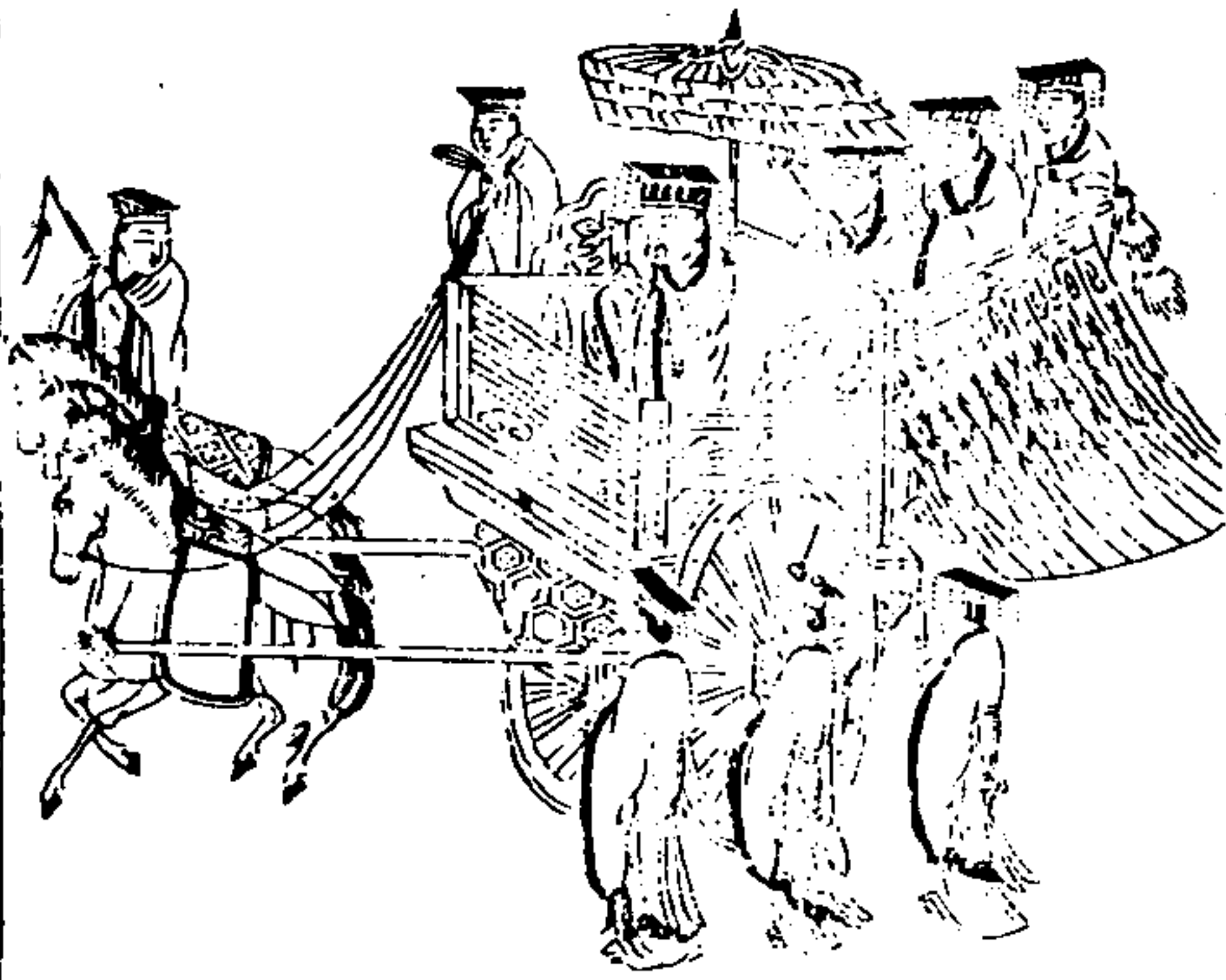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六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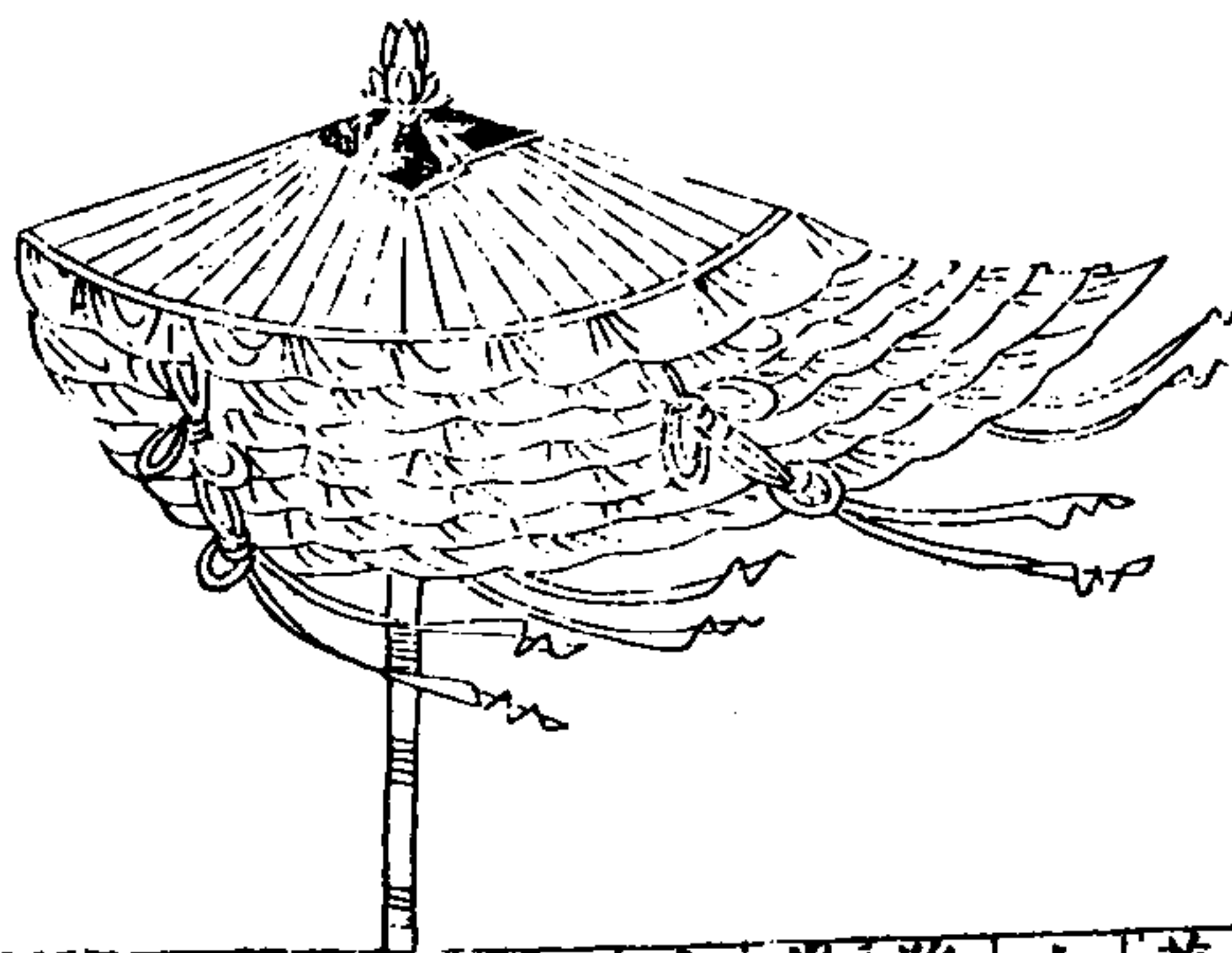
三

巾車玉輅制圖



巾車玉輅金木象革四輅其飾雖異制則同今特圖玉輅之一兼太常之旂以備祭祀所乘其餘車式皆具考工記則諸路可知矣

輪人為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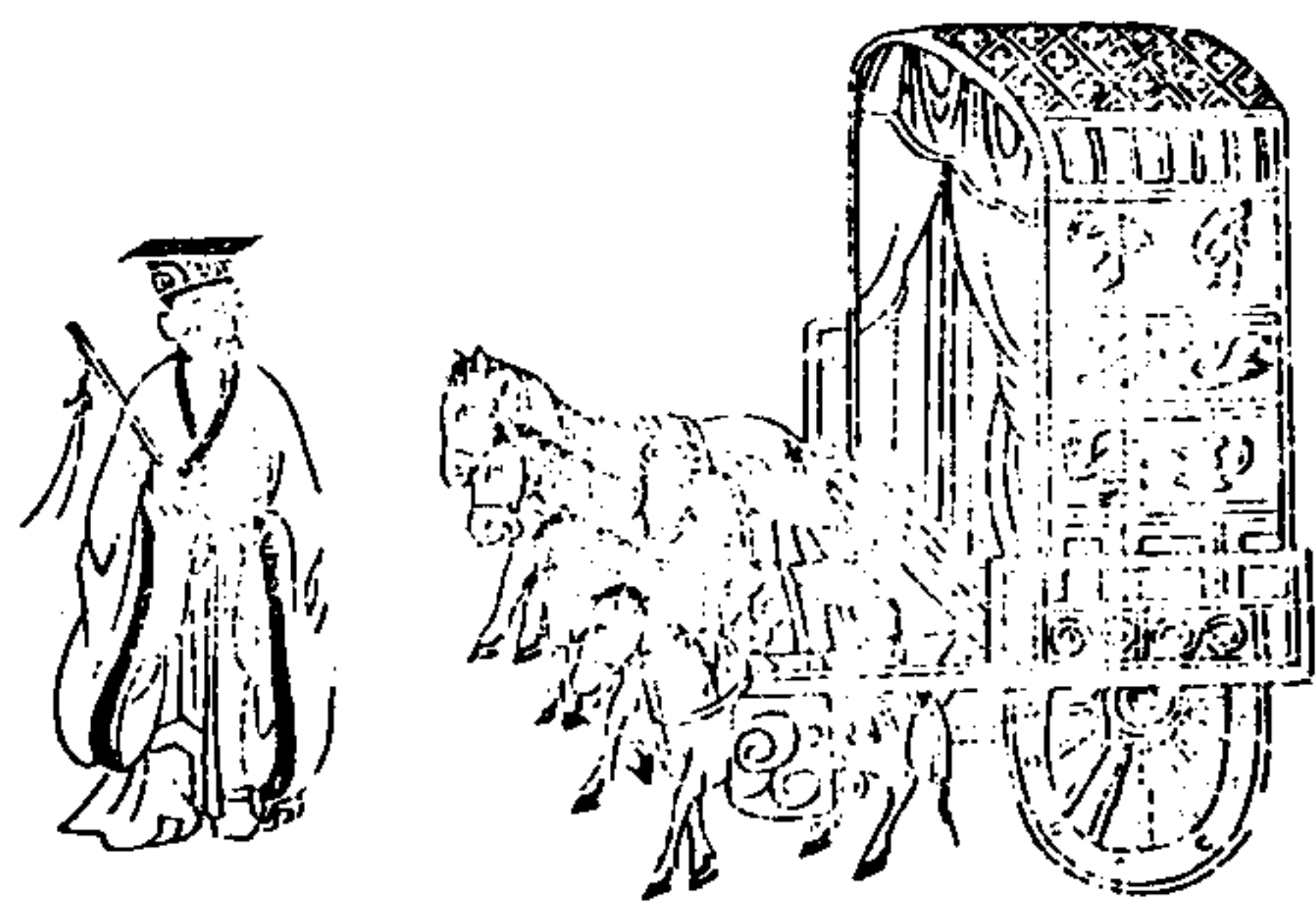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六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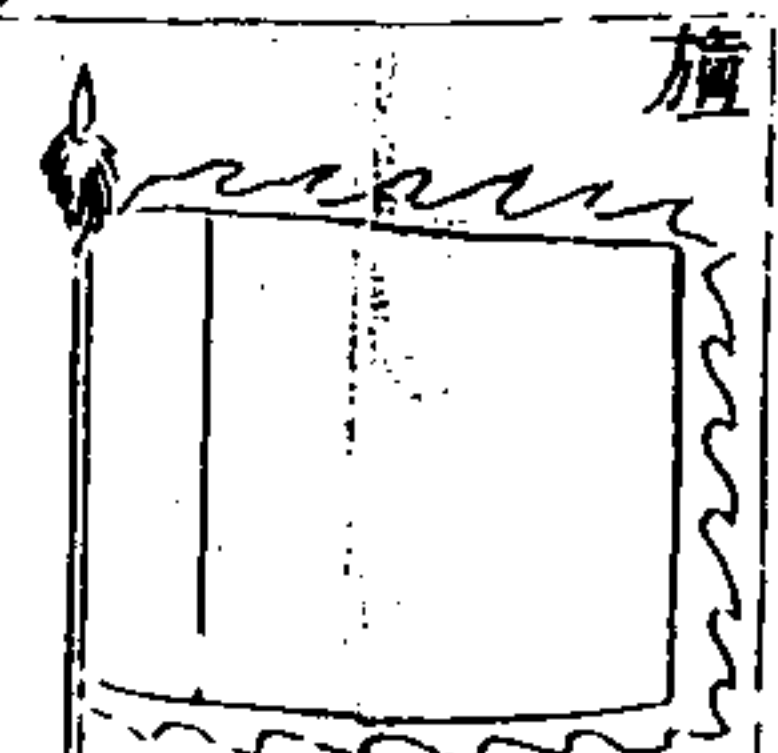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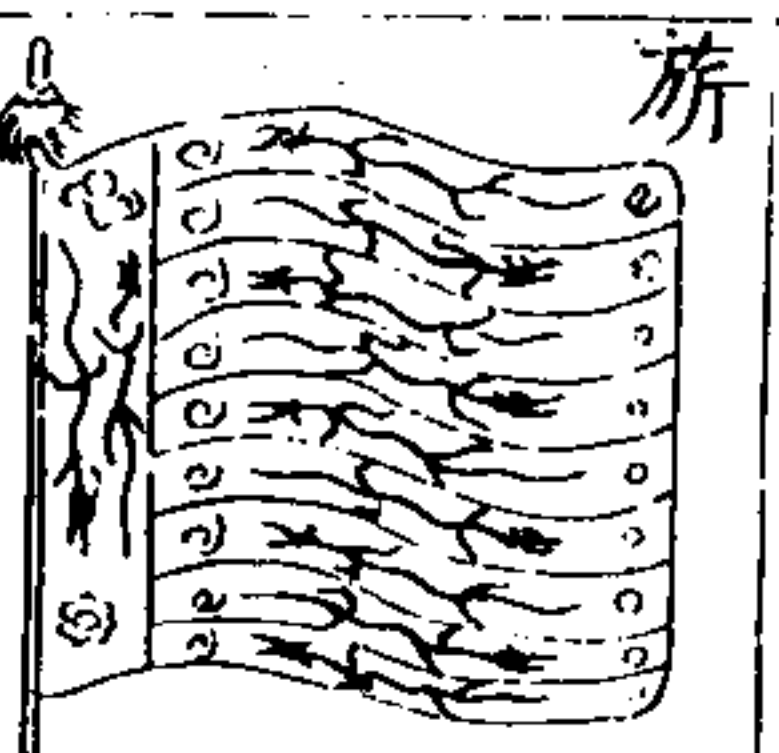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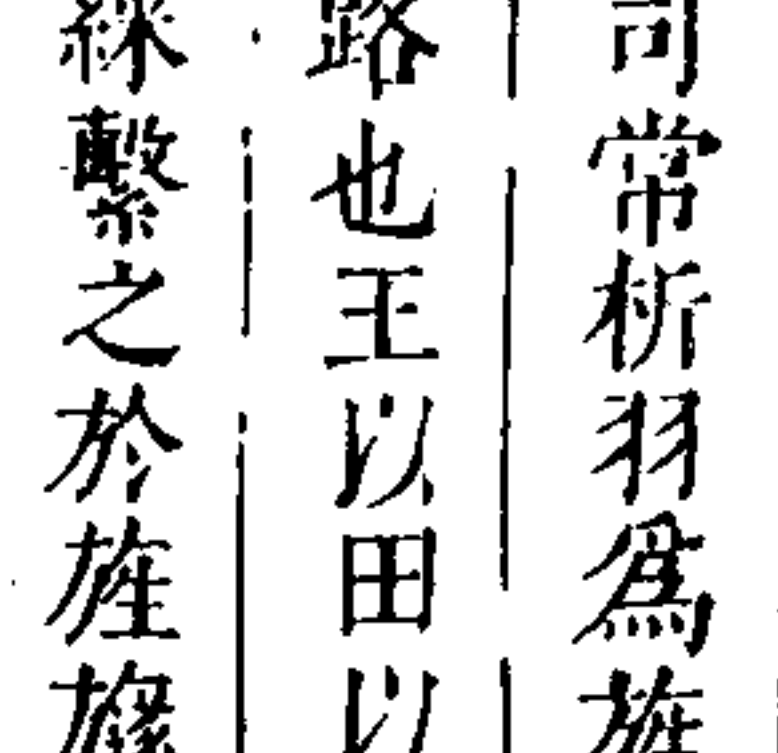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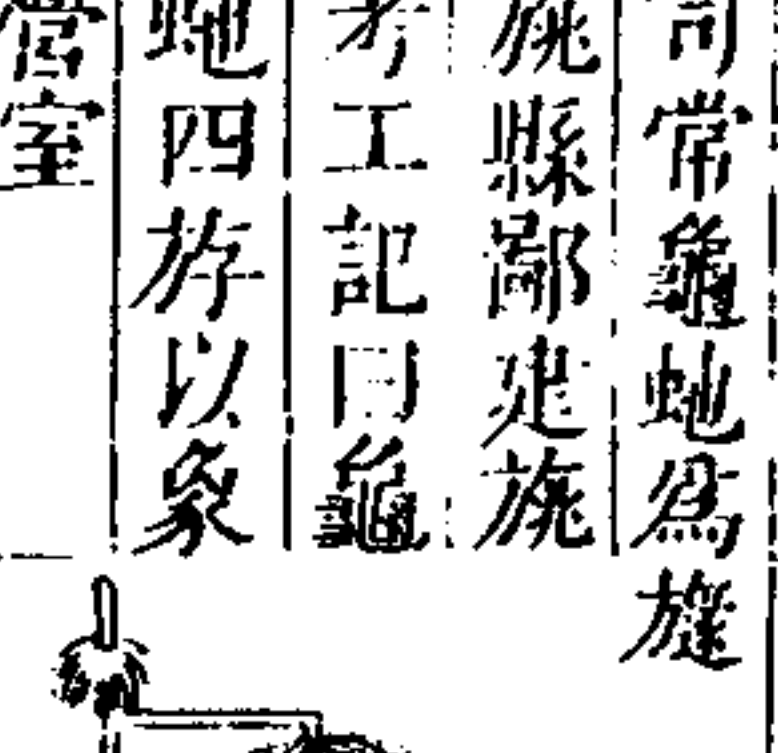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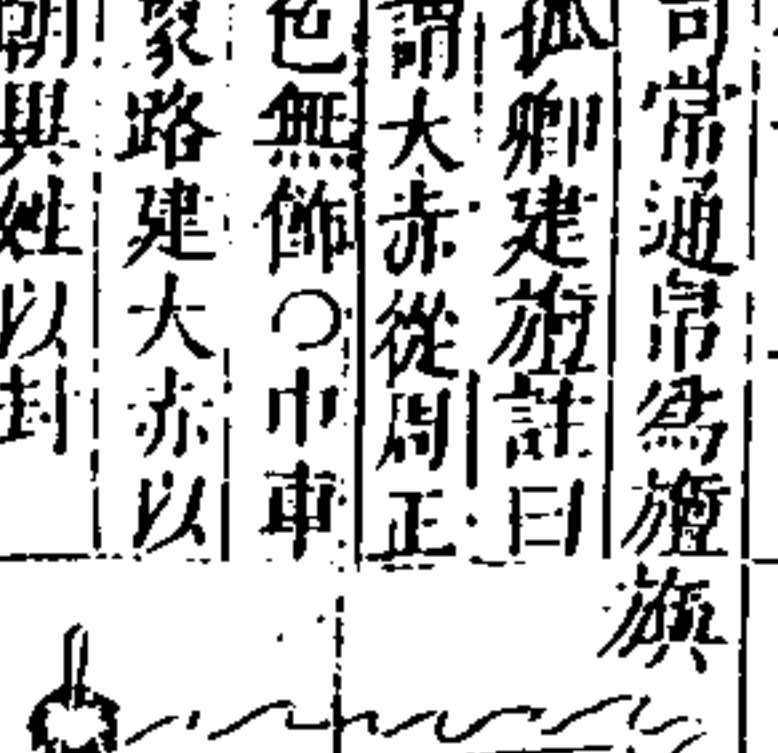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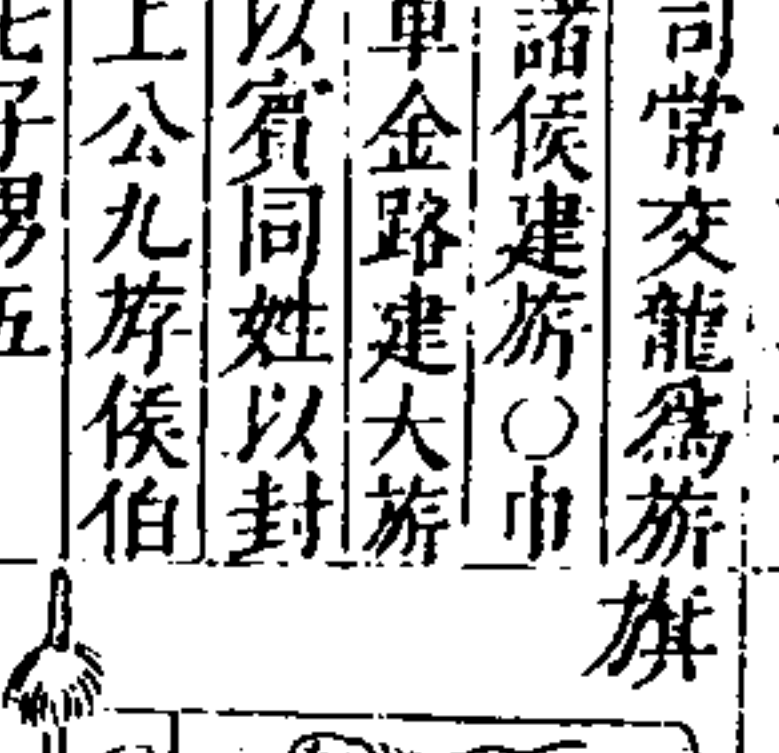
三

厭翟車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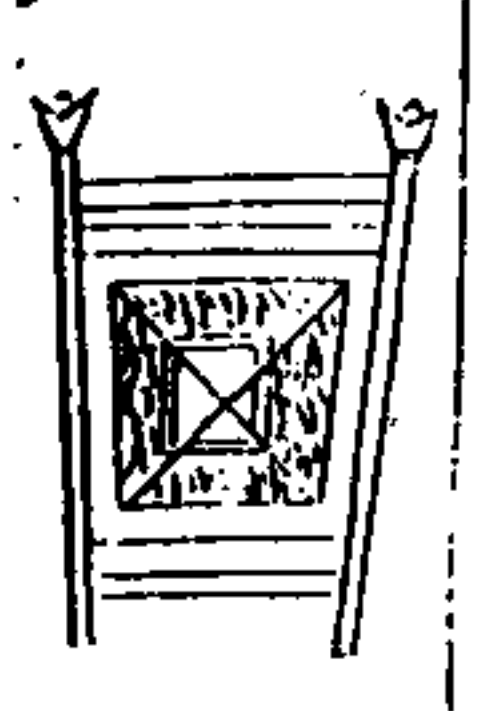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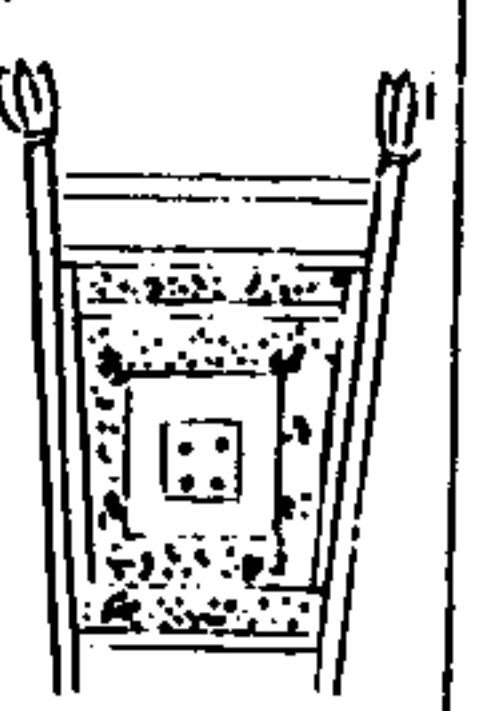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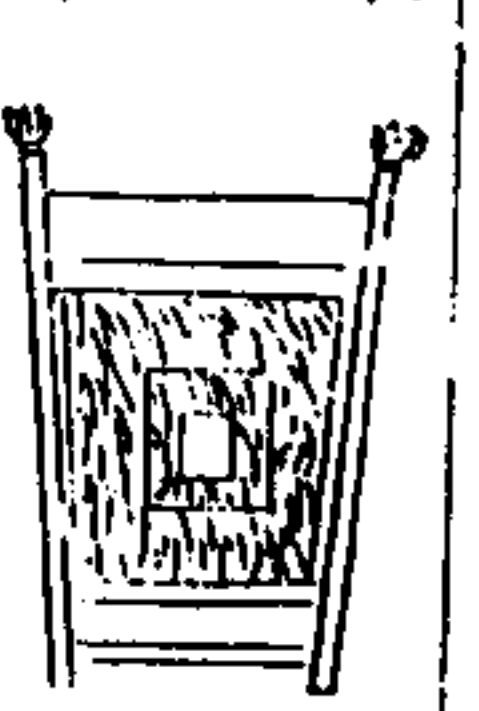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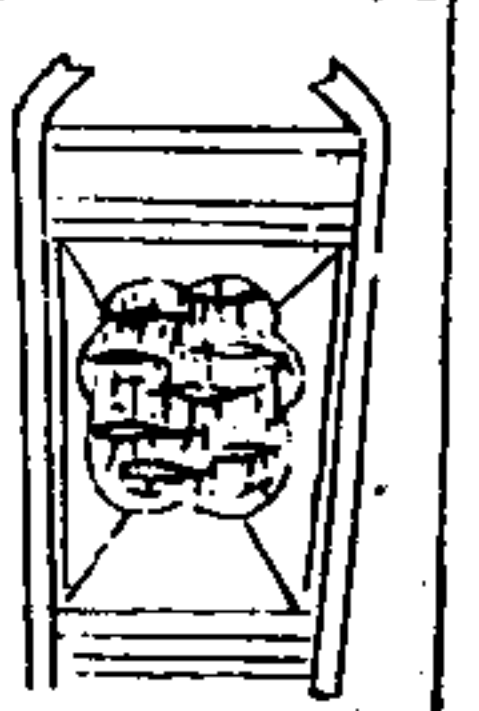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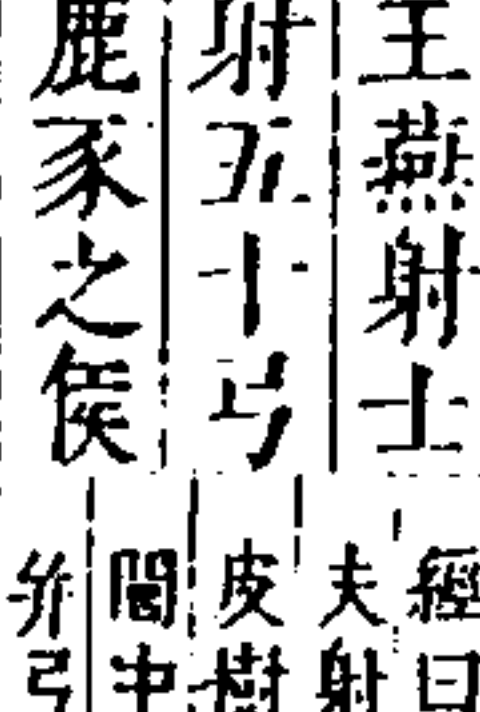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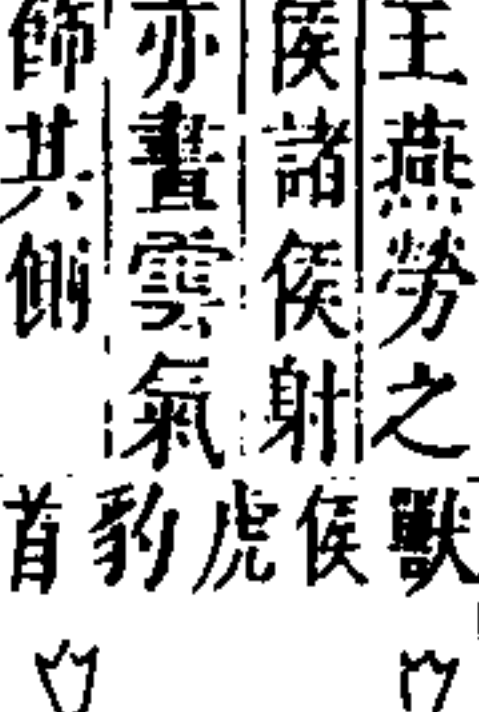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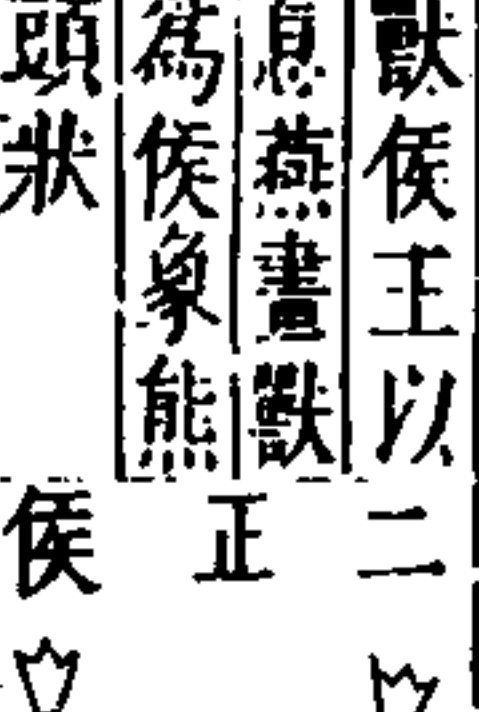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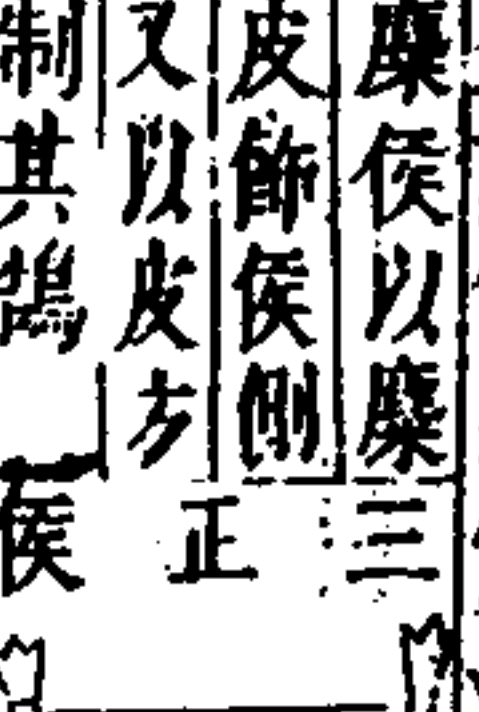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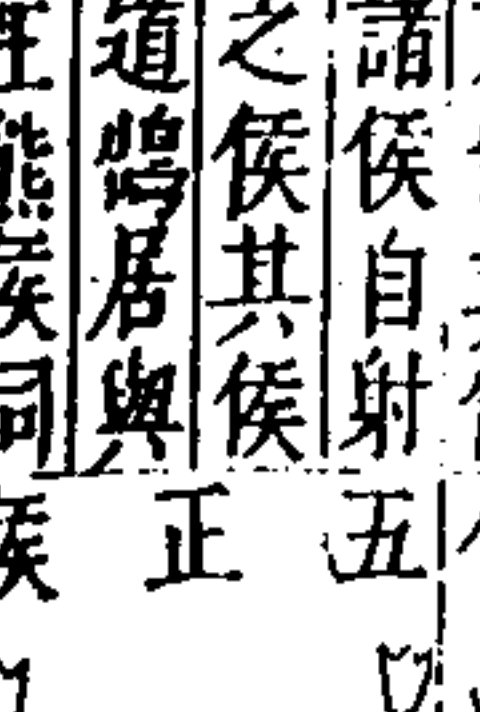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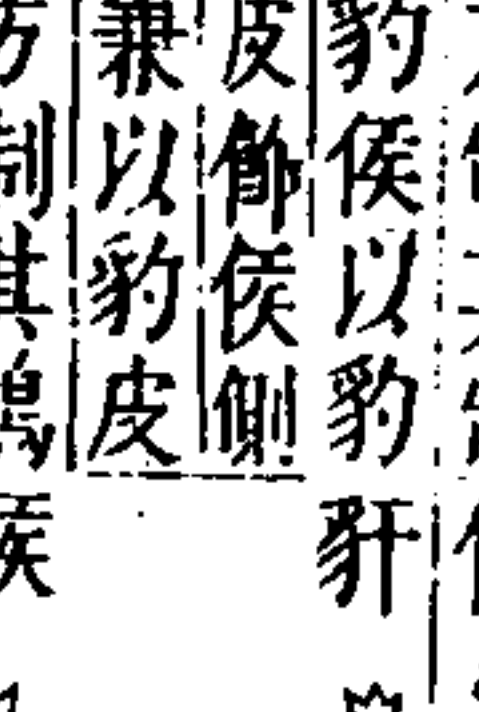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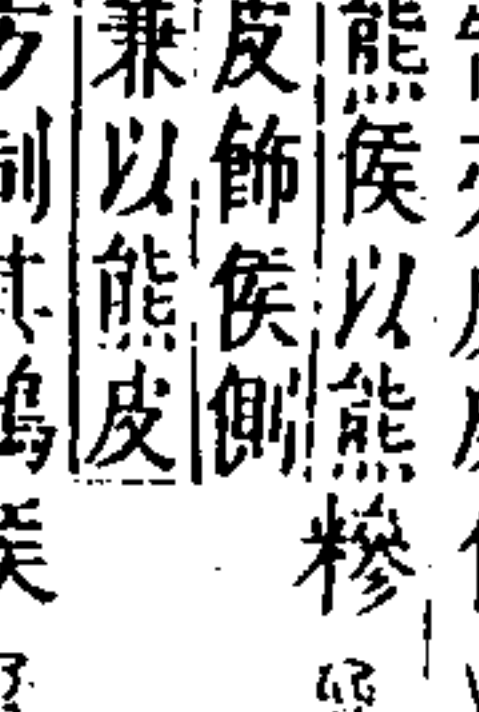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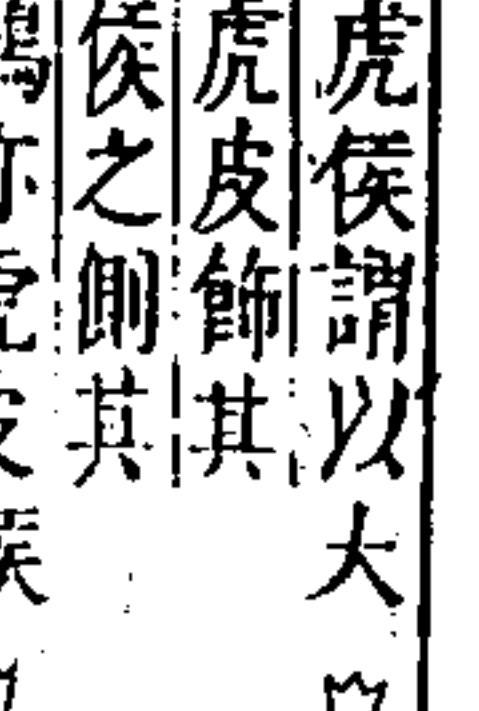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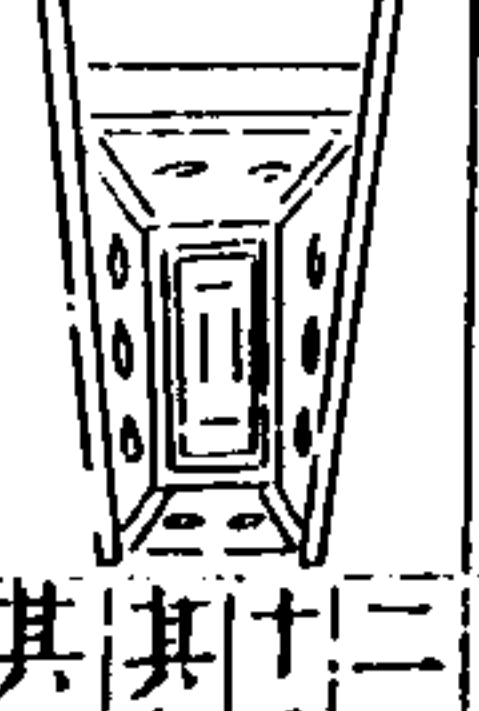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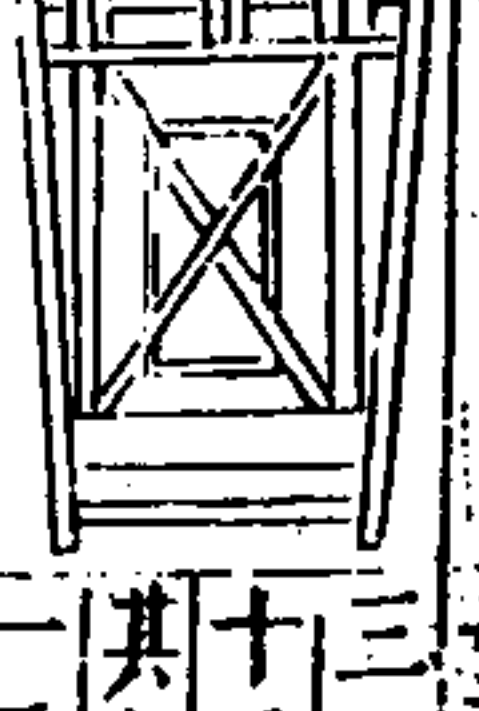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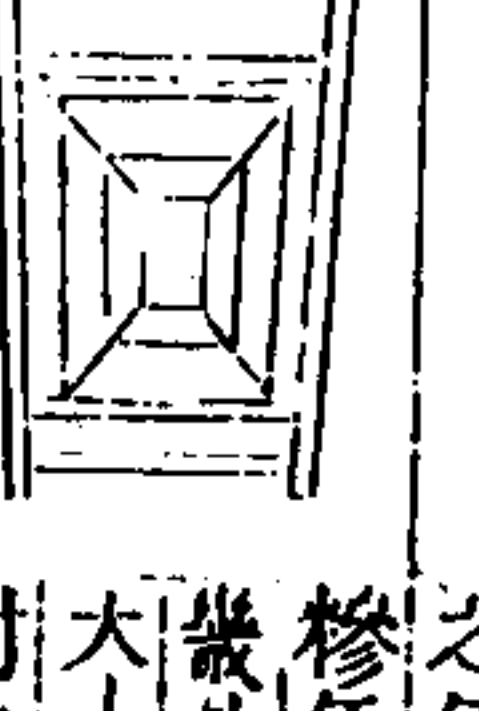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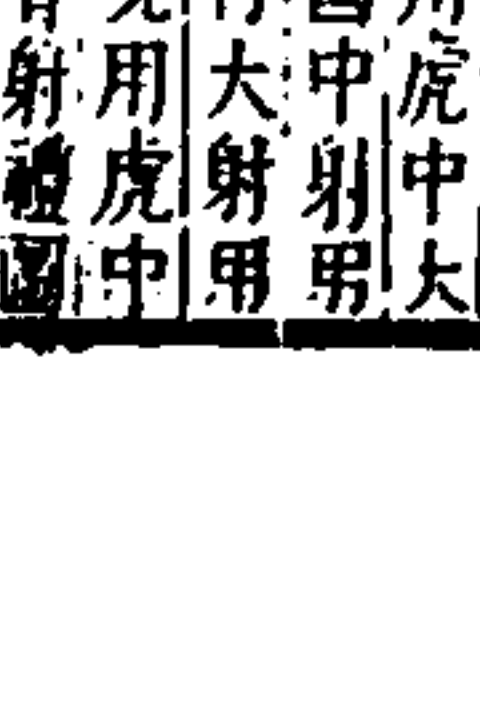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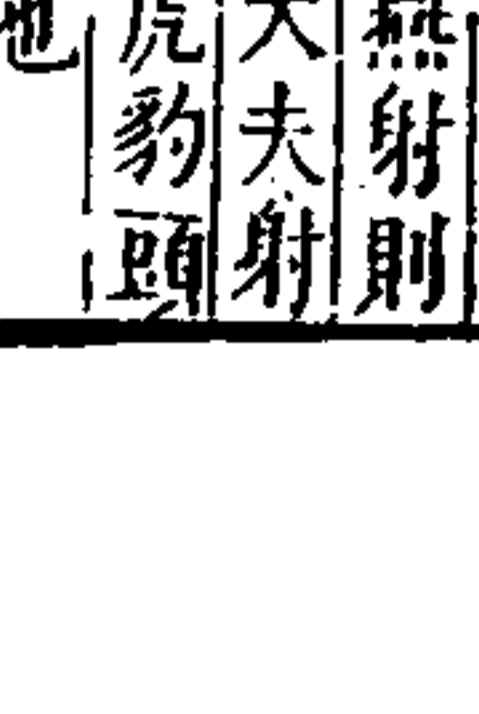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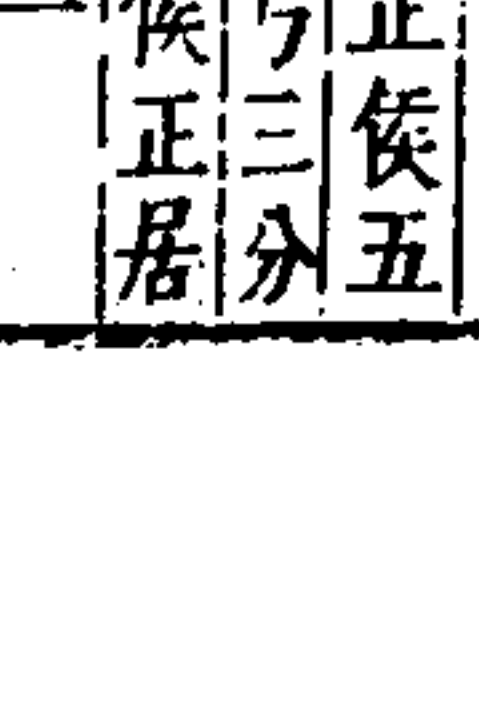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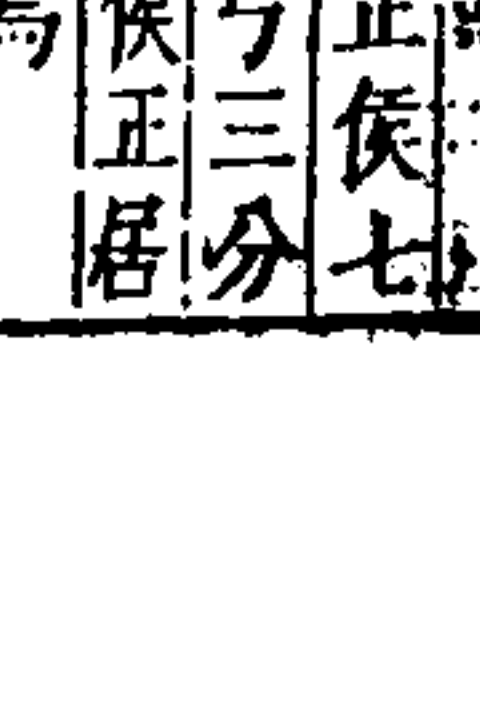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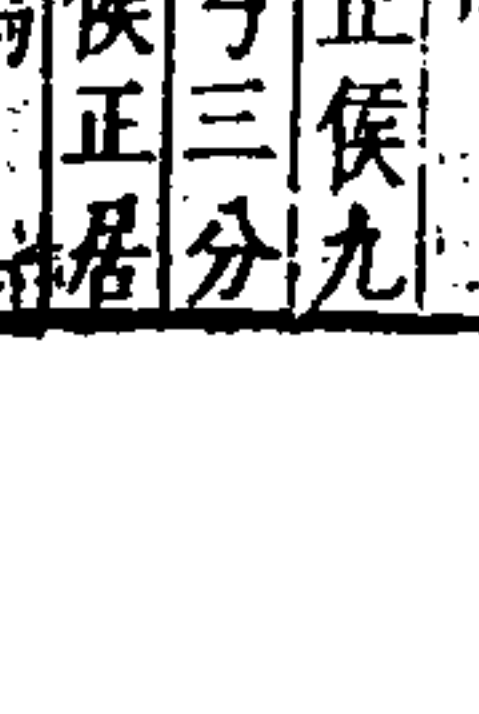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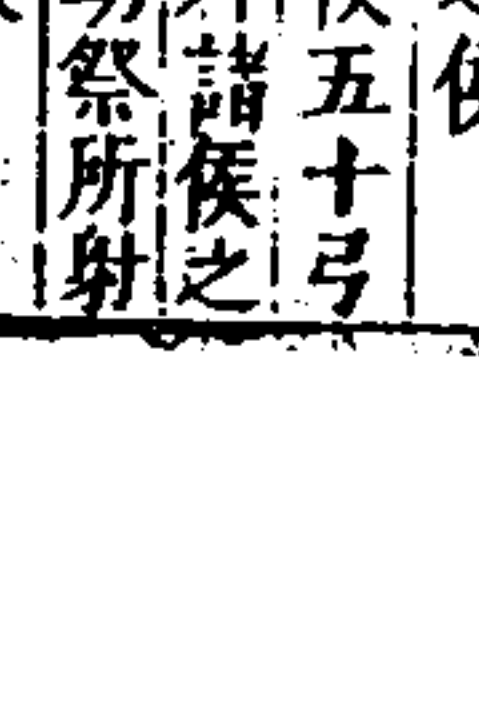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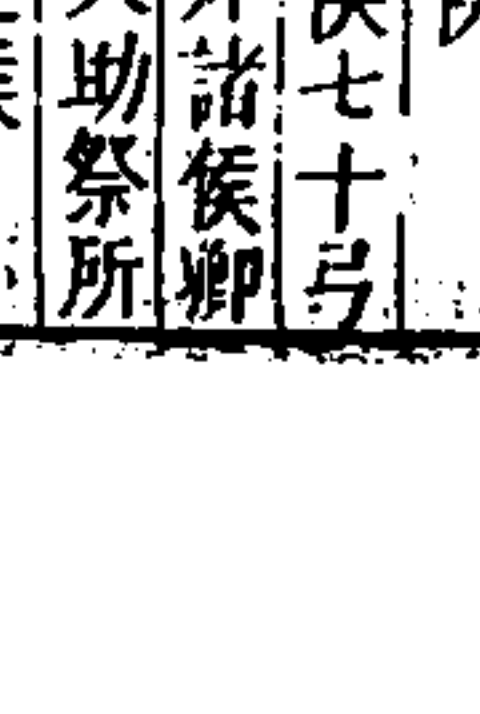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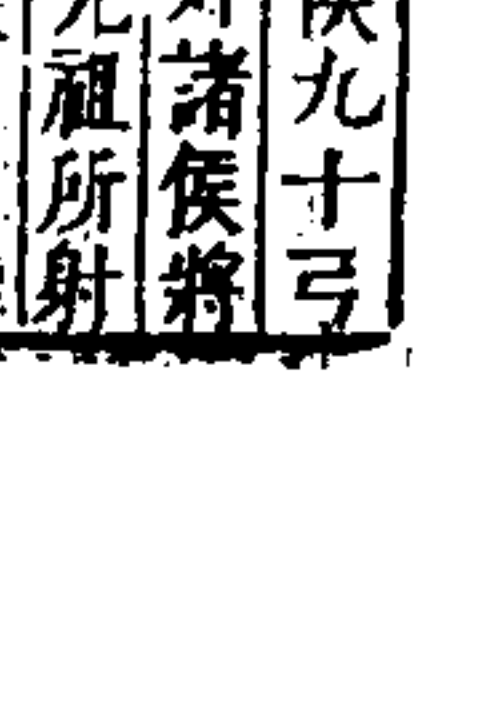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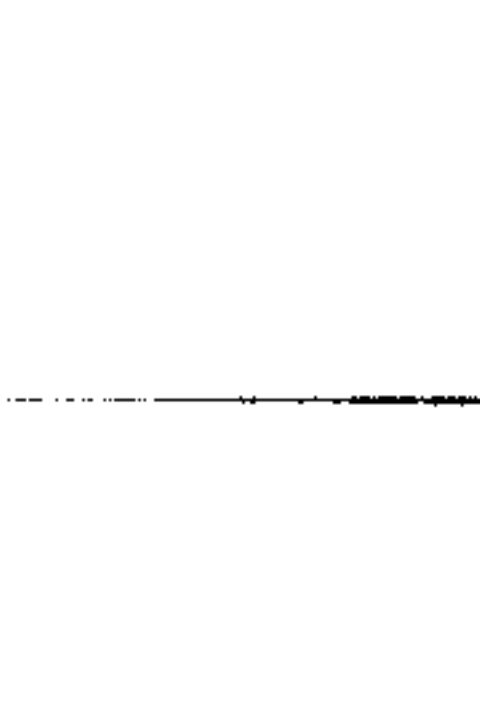






蓋斗日部部徑六寸厚一寸上隆一分斗下達常長二尺徑一寸達常下入杠杠長八尺徑二寸足以合達常也用弓二十有八每弓長六尺廣四分

九 旗 制 圖

 <p>司常日月為常物 ○巾車玉輅建 太常十二旌畫 三辰升龍降龍 弧矢設崇牙</p>	 <p>司常通帛為旌旗 狐卿建旌註曰 謂大赤從周正 色無飾○巾車 象路建大赤以 朝異姓以封</p>	 <p>司常能虎為 旗師都建旌 考工記能旗 六旂以象伐</p>	 <p>司常能虎為 旗師都建旌 考工記能旗 六旂以象伐</p>
 <p>司常析羽為旌旂車載旌○旂車木 路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皆五 綵繫之於旌旄之上注旄於干首也</p>	 <p>司常龜蛇為旌 旄縣鄙建旌 考工記曰龜 蛇四旂以象 管室</p>	 <p>司常全羽為 旄道車載旌 ○註曰道車 象路也王以 朝夕燕出入</p>	 <p>司常能虎為 旗師都建旌 考工記能旗 六旂以象伐</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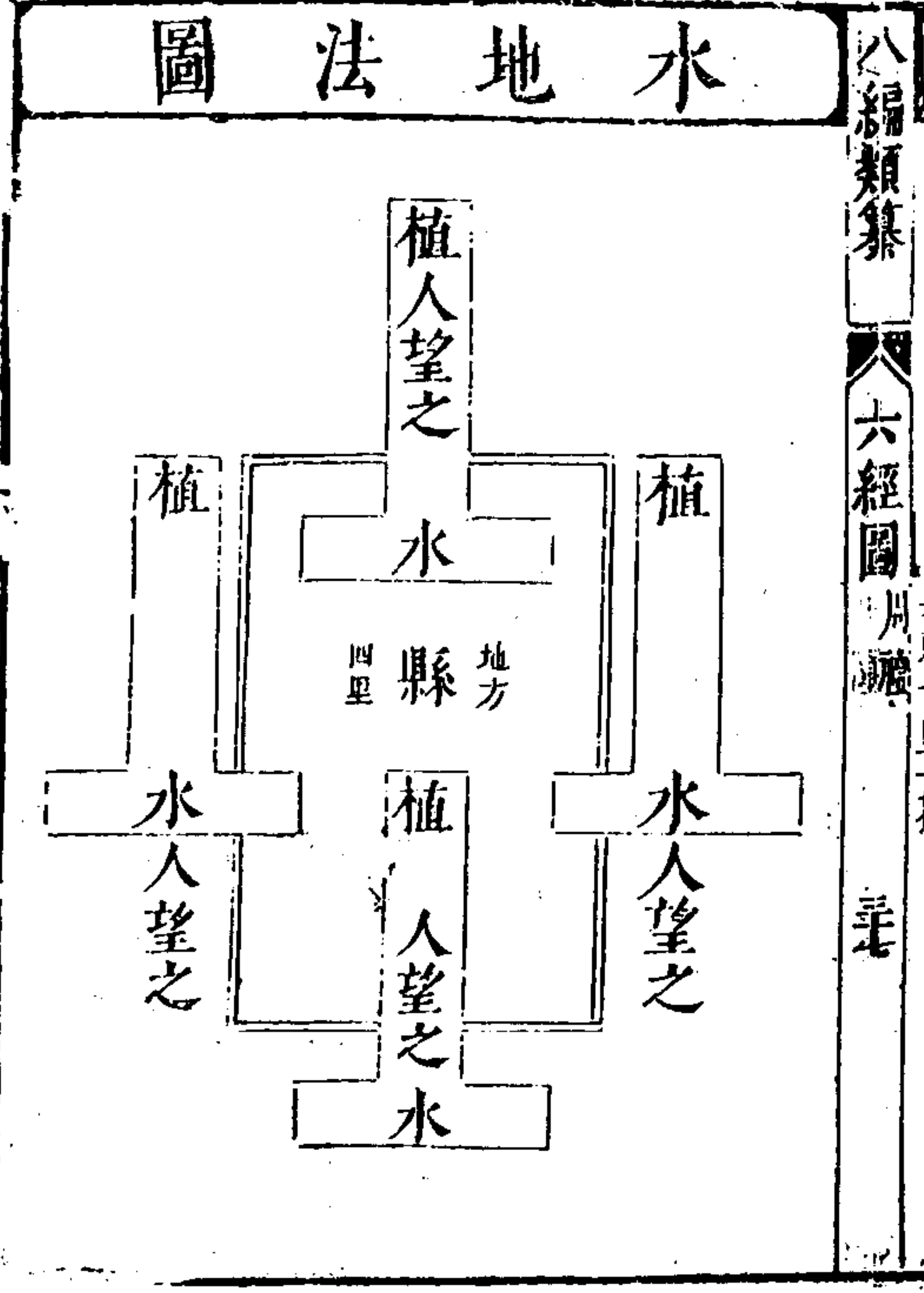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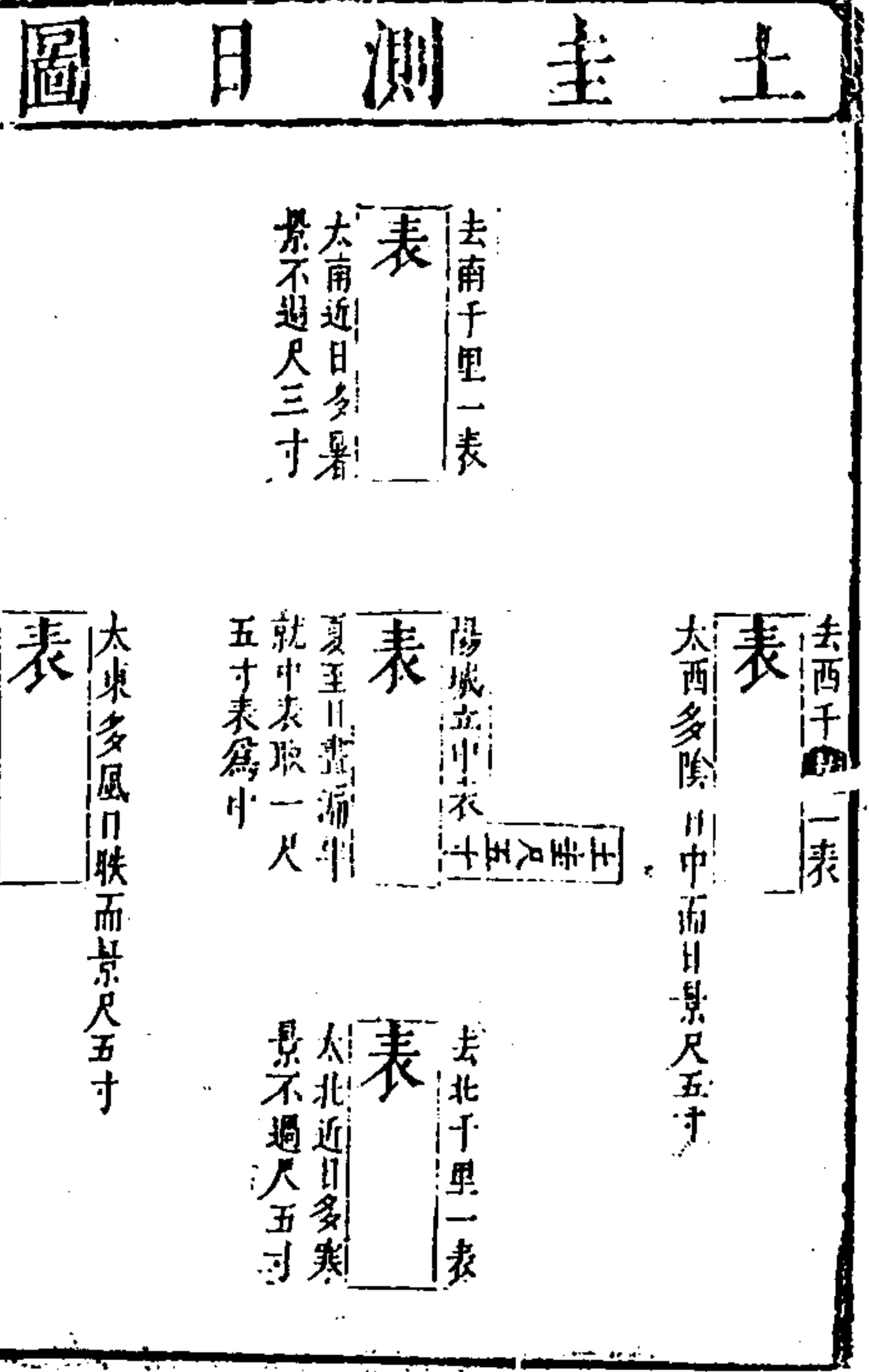
射 侯 制 圖

 <p>鹿豕之侯</p>	 <p>射五十弓</p>	 <p>王燕射士</p>	 <p>亦畫雲氣</p>	 <p>侯諸侯射</p>	 <p>王燕勞之</p>	 <p>頭狀</p>	 <p>為侯象熊</p>	 <p>獸侯王以</p>	 <p>皮飾侯側</p>	 <p>又以其方</p>	 <p>制其鵠</p>	 <p>王能侯同</p>	 <p>諸侯自射</p>	 <p>方制其鵠</p>	 <p>兼以豹皮</p>	 <p>皮飾侯側</p>	 <p>兼以熊皮</p>	 <p>熊侯以熊</p>	 <p>鵠亦虎皮</p>	 <p>侯之側其</p>	 <p>虎皮飾其</p>	 <p>虎侯謂以</p>									
 <p>經曰飾中舍算射於楸川虎中大</p>	 <p>夫射於屏用兕中國君國中射用</p>	 <p>皮樹中諸侯立學於郊行大射用</p>	 <p>國中諸侯與鄰國射于境用虎中</p>	 <p>并弓制樂節備見禮記射禮圖</p>	 <p>大侯九十弓</p>	 <p>繼外諸侯將</p>	 <p>祭先祖所射</p>	 <p>之侯</p>	 <p>樛侯七十弓</p>	 <p>繼外諸侯卿</p>	 <p>大人助祭所</p>	 <p>射之侯</p>	 <p>軒侯五十弓</p>	 <p>繼外諸侯之</p>	 <p>士助祭所射</p>	<p>之侯</p>	<p>五正侯九</p>	<p>十弓三分</p>	<p>其侯正居</p>	<p>一焉</p>	<p>三正侯七</p>	<p>十弓三分</p>	<p>其侯正居</p>	<p>二正侯五</p>	<p>十弓三分</p>	<p>其侯正居</p>	<p>一焉</p>	<p>其侯正居</p>	<p>其侯正居</p>	<p>其侯正居</p>	<p>其侯正居</p>



八編類纂 六經圖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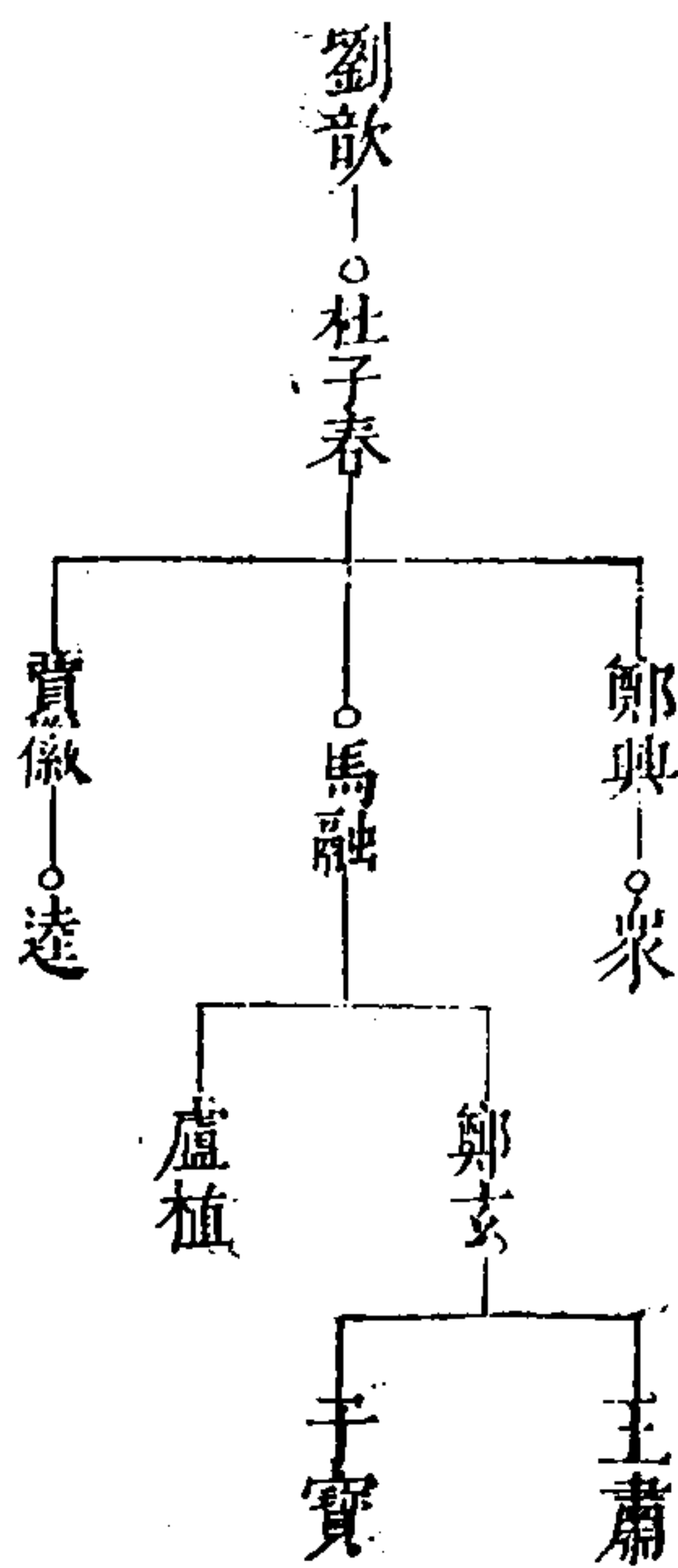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六經圖卷五



八編類纂 六經圖 卷五

二二二

傳授圖



八經類纂 卷六 禮圖 禮記 三六

王莽時劉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
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鄭
興父子等多往師之興與眾並作周禮解詁賈景
伯亦作周禮詁馬融作周禮傳授鄭玄玄作周
禮注注多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義其後
又有王肅注十二卷于寶注十三卷

改正七
十九處

周禮文物大全圖

禮記制度示掌圖

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
以為此記後之通儒各有損益

四十九篇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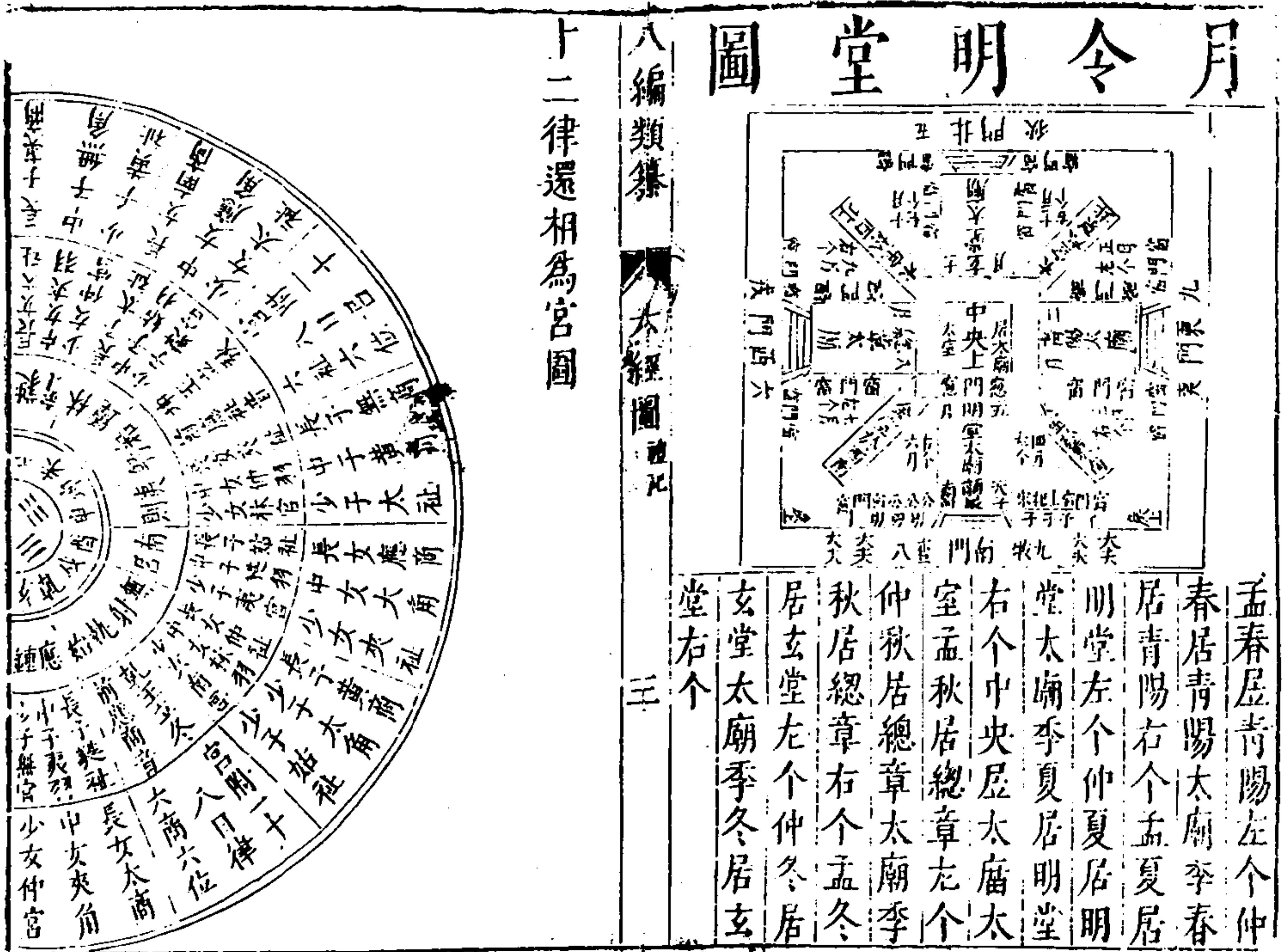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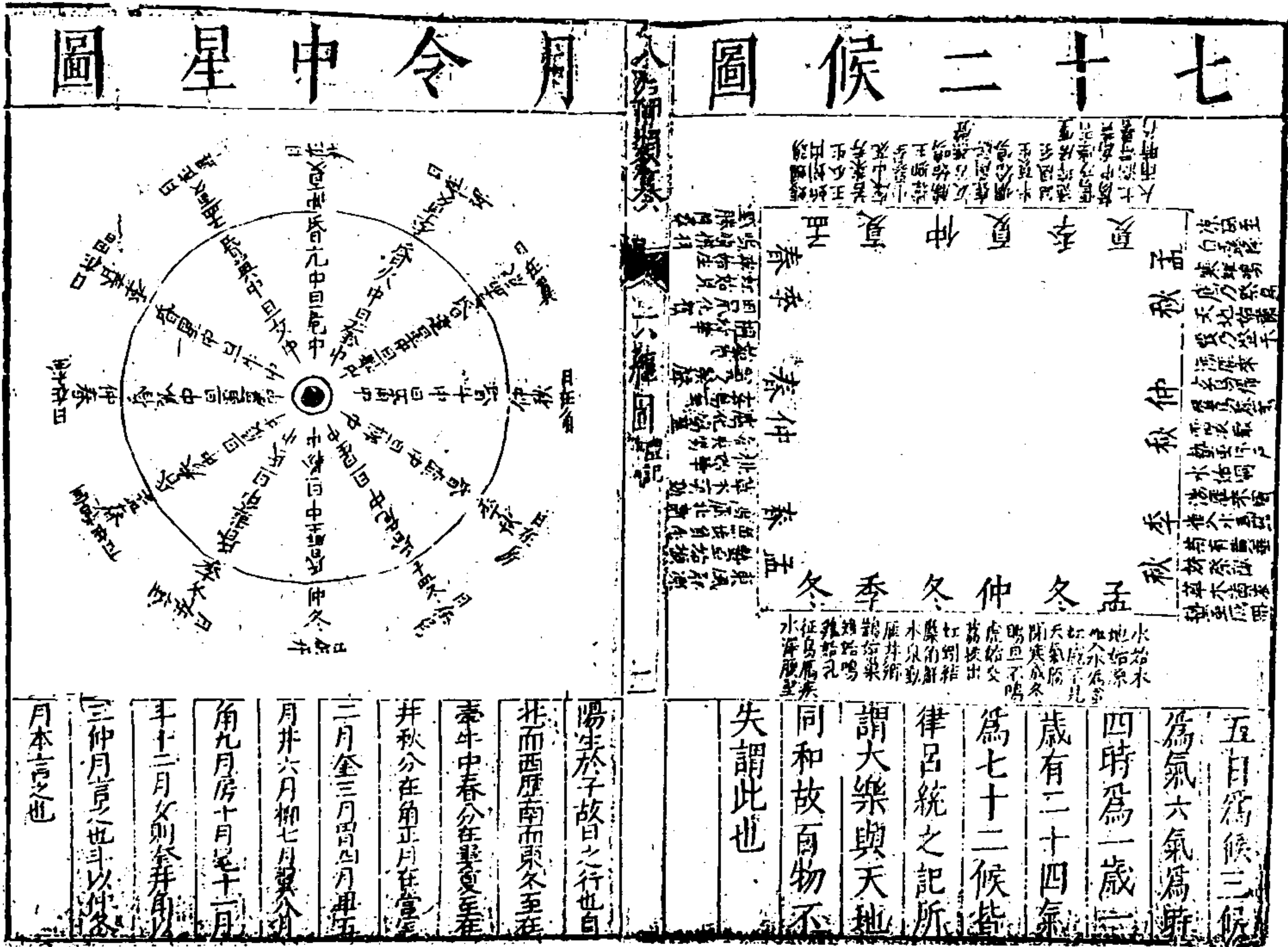
曲禮上	曲禮下	檀弓上	檀弓下	王制	月令
曾子問	文王世子	禮運	禮器	郊特牲	內則
玉藻	明堂位	喪服小記	大傳	少儀	學記
樂記	雜記上	雜記下	喪大記	祭法	祭義
祭統	經解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切記
中庸	表記	細衣	公孫尼	奔喪	問喪
問傳	三年問	深衣	投壺	儒行	服問
冠義	昏義	鄉飲酒義	射義	燕義	聘義
喪服四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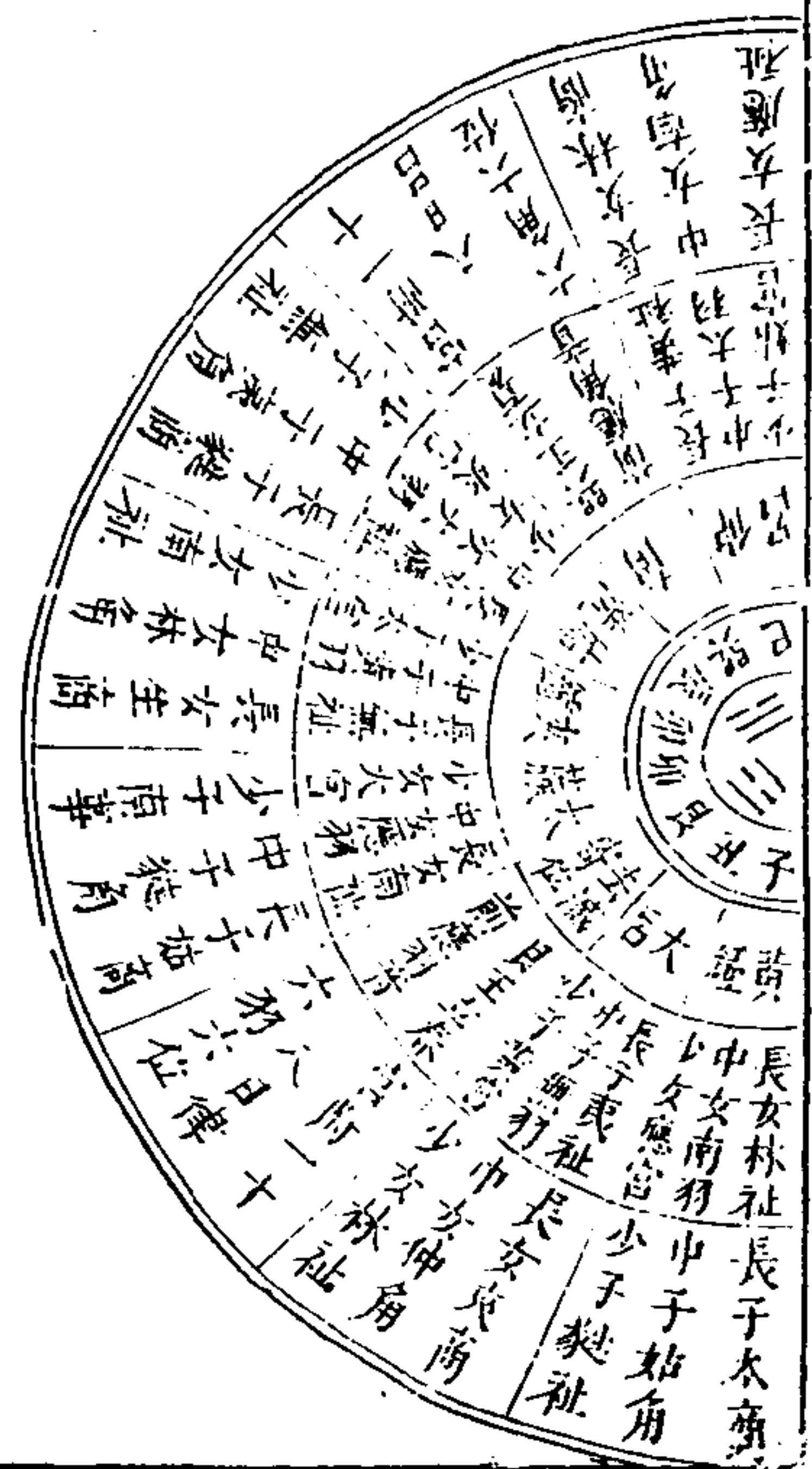
經文九萬九千一十字

二十四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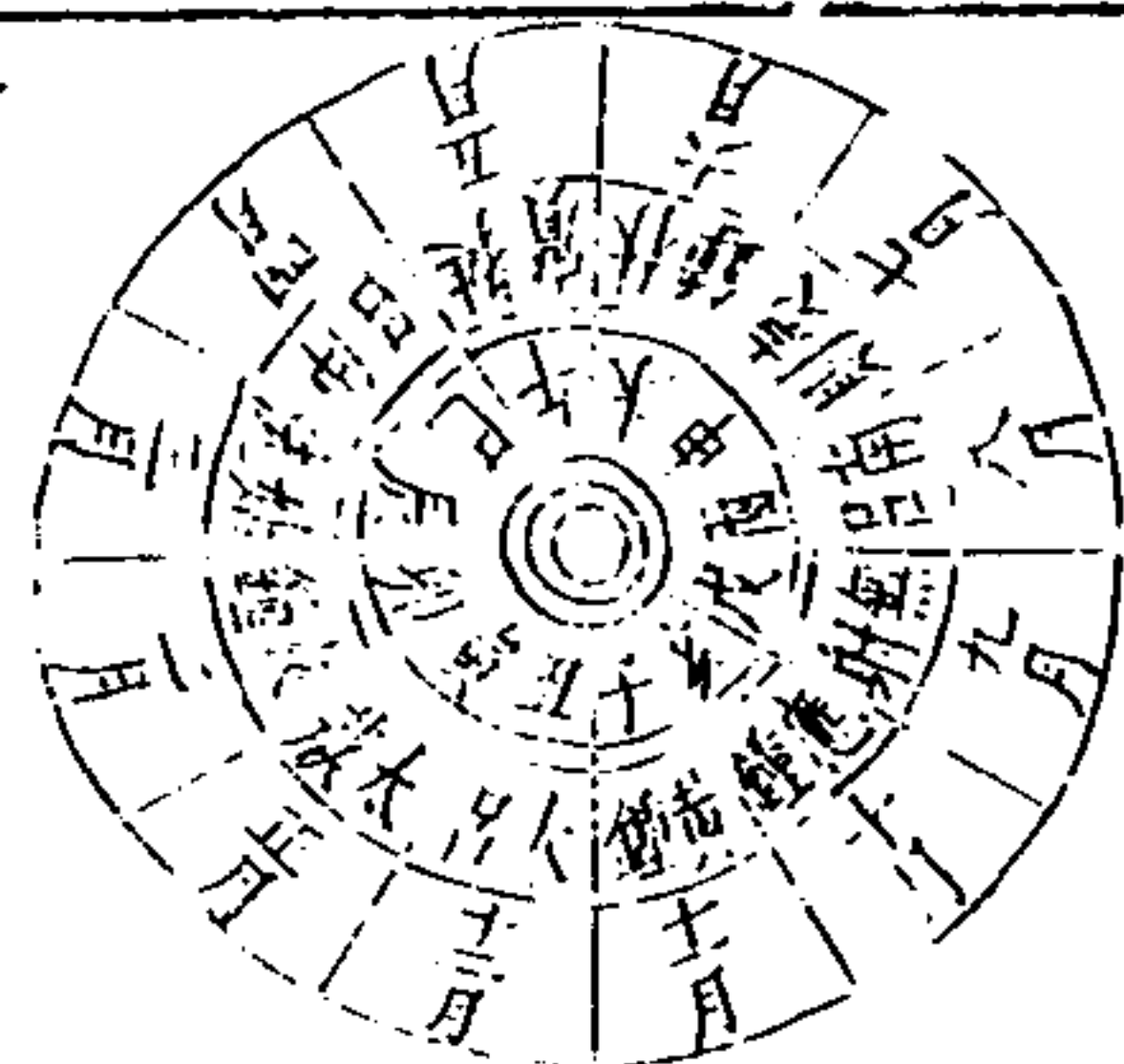
節者言至此氣度
之時節氣一變故
謂之節中者謂一
次之中氣更有變
故謂之中日月之
行十五度三十二
分度之七氣一變
故成一氣之名二
十四變故有二十
四氣之目也





十一月	黃鍾	太簇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黃鍾	林鍾	南呂	應鍾	黃鍾	林鍾	南呂	應鍾	黃鍾	林鍾	南呂	應鍾
十二月	大呂	夾鍾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大呂	夾鍾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大呂	夾鍾	姑洗	仲呂
正月	太簇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黃鍾	太簇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黃鍾	太簇	姑洗	仲呂	蕤賓
二月	夾鍾	仲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黃鍾	太簇	夾鍾	仲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黃鍾	太簇	夾鍾	仲呂	蕤賓	林鍾
三月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黃鍾	太簇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黃鍾	太簇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四月	仲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黃鍾	太簇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黃鍾	太簇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五月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黃鍾	太簇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黃鍾	太簇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六月	林鍾	南呂	應鍾	黃鍾	太簇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黃鍾	太簇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黃鍾
七月	夷則	無射	黃鍾	太簇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黃鍾	太簇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黃鍾	太簇
八月	南呂	應鍾	大呂	夾鍾	仲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大呂	夾鍾	仲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大呂	夾鍾	仲呂	蕤賓
九月	無射	黃鍾	太簇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黃鍾	太簇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黃鍾	太簇	姑洗
十月	應鍾	大呂	夾鍾	仲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大呂	夾鍾	仲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大呂	夾鍾	仲呂	蕤賓	林鍾

月令十二律管候氣圖



埋律方位
 各如方位排列入地
 有深淺以木按節之
 黃鍾管長九寸
 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止
 大呂管長八寸四分
 十一月陽氣距地面八寸四分止
 夾鍾管長八寸
 十月陽氣距地面八寸止
 姑洗管長七寸七分
 九月陽氣距地面七寸七分止
 仲呂管長七寸七分
 八月陽氣距地面七寸七分止
 蕤賓管長六寸三分
 七月陽氣距地面六寸三分止
 林鍾管長六寸三分
 六月陽氣距地面六寸三分止
 南呂管長五寸三分
 五月陽氣距地面五寸三分止
 應鍾管長五寸三分
 四月陽氣距地面五寸三分止
 黃鍾管長四寸七分
 三月陽氣距地面四寸七分止
 大呂管長四寸七分
 二月陽氣距地面四寸七分止
 夾鍾管長四寸七分
 一月陽氣距地面四寸七分止

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墻必周布密緹殺室中以木為案置十二律管內庫外高各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草灰實其端案歷而候之氣至則一律飛灰其為氣所動者灰散其人及風所動者灰聚地有疎密不能無差志故以木案試之然後實土案上今堅密均其上以水平其案然後埋律其下雖有疎密為木案所節其氣自平但在調其案上之土耳又隋志論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埋律管皆使上齊入地有深淺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惟黃鍾一管達之故黃鍾為之應正月距地面八寸止自太簇以上皆達黃鍾大呂皆已虛故惟太簇一律飛灰

月令所屬圖



仲春盛德在木故所主皆木屬仲夏盛德在火故所主皆火屬仲秋盛德在金故所主皆金屬仲冬盛德在水故所主皆水屬

八編類纂

六經圖卷六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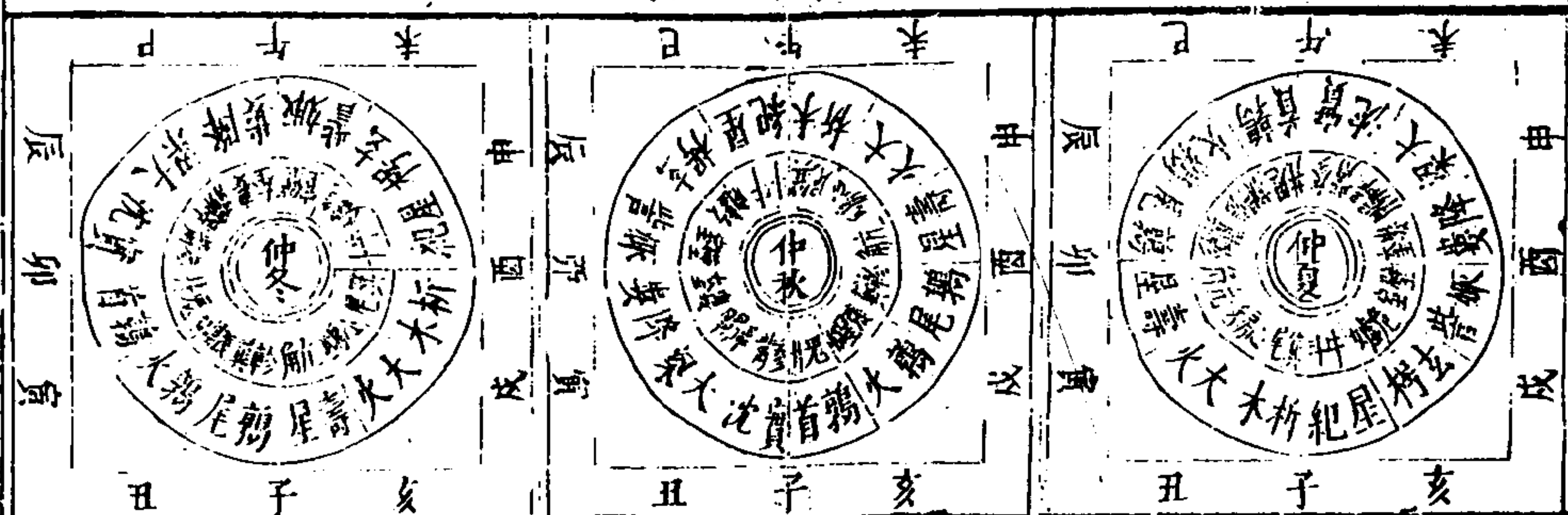
四仲昏星圖

月令仲春昏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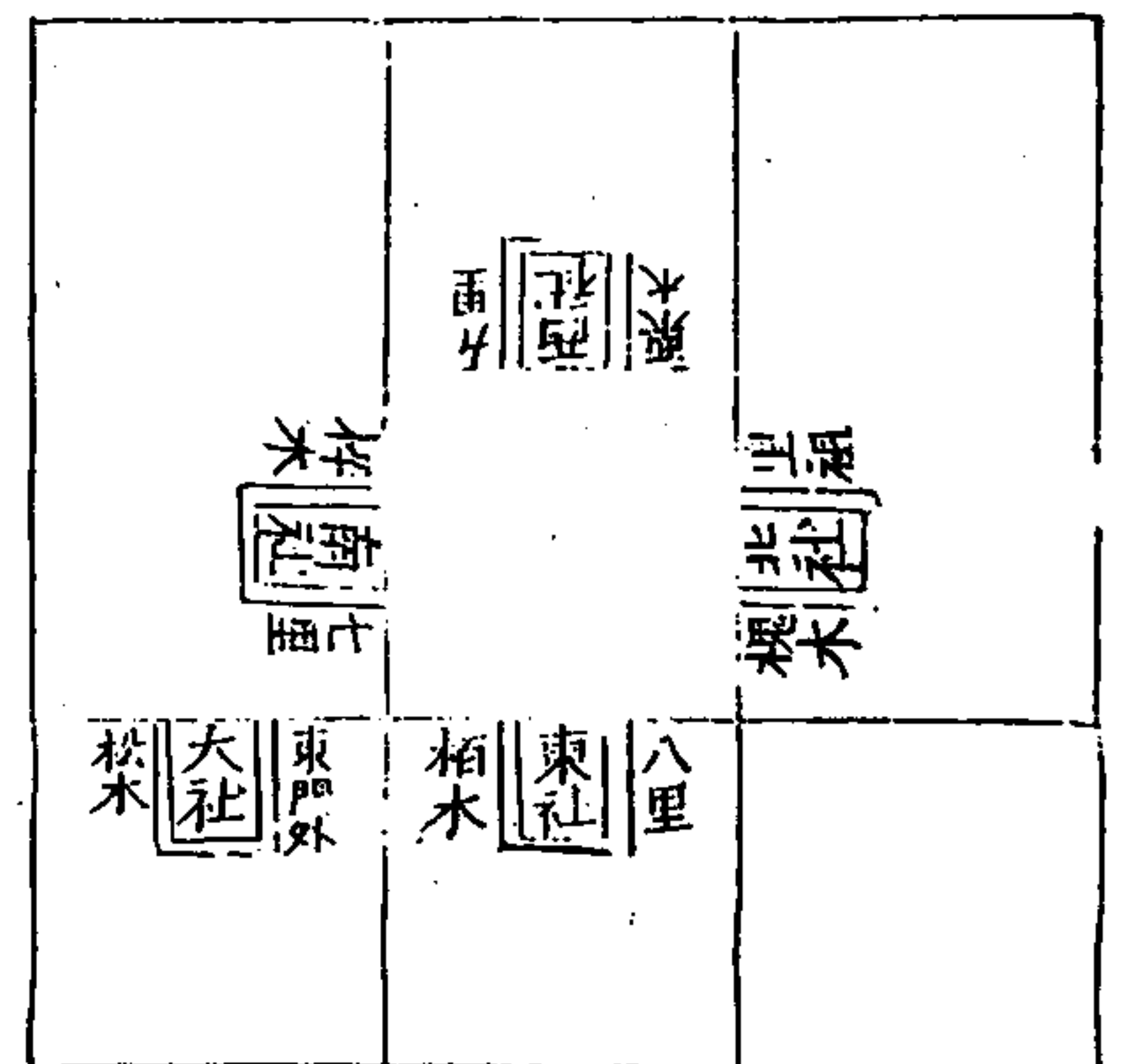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於中且建星中日月會于降婁戌之位也疏云日在奎婁而入于酉地即奎婁加酉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翼軫在辰

月令仲夏昏星 月令仲秋昏星 月令仲冬昏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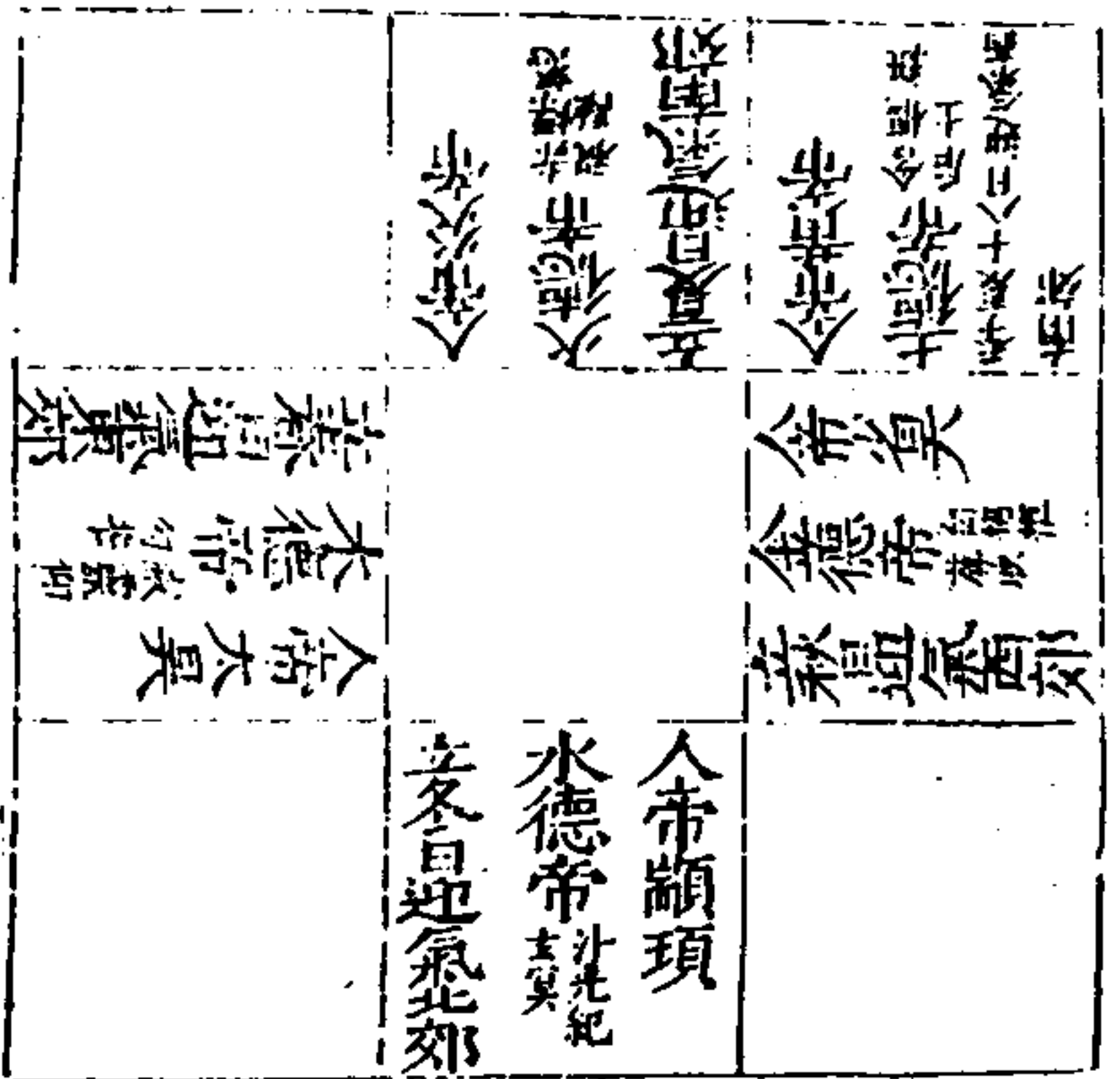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於亢中且危中日月會于鶉首未之位也疏云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即東井加酉則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箕箕在辰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於牛中且觜觿中日月會于壽星辰之位也疏云仲秋月在天角而入于酉地即角亢加酉則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於壁中且軫中日月會于星紀丑之位也疏云仲冬日在斗牛而入于酉地即斗牛加酉則初昏之時奎婁在午胃昂畢在巳觜參在巳

五社制度圖



天子之社廣五
丈諸侯半之五
方之社其土各
象其方之色各
植其所宜之木
封諸侯則各分
其方之土冒之
以黃土

五帝坐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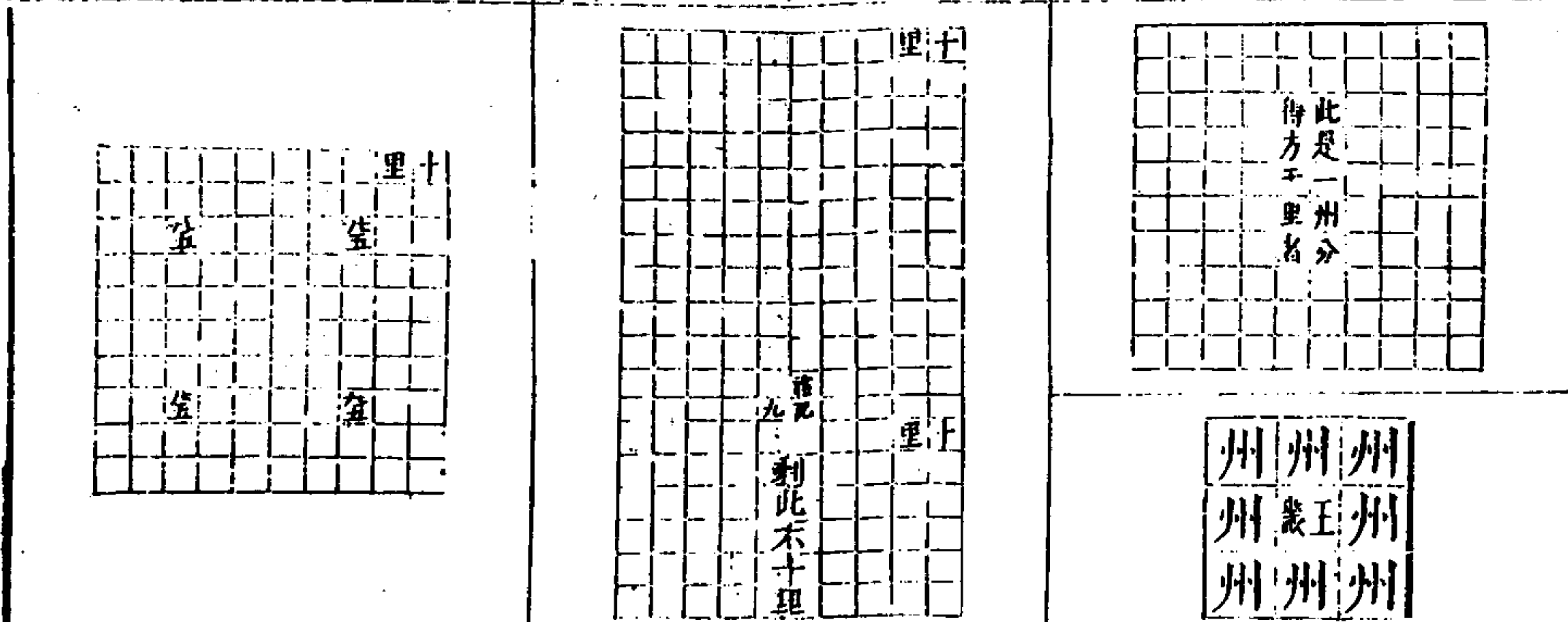


五時迎氣祭五
行之人帝太昊
之屬梁雀靈恩
云明堂及郊坐
位依五行相回
行解云五精帝
南面人帝北面
其牲天人各積

八編類纂卷之六 經國禮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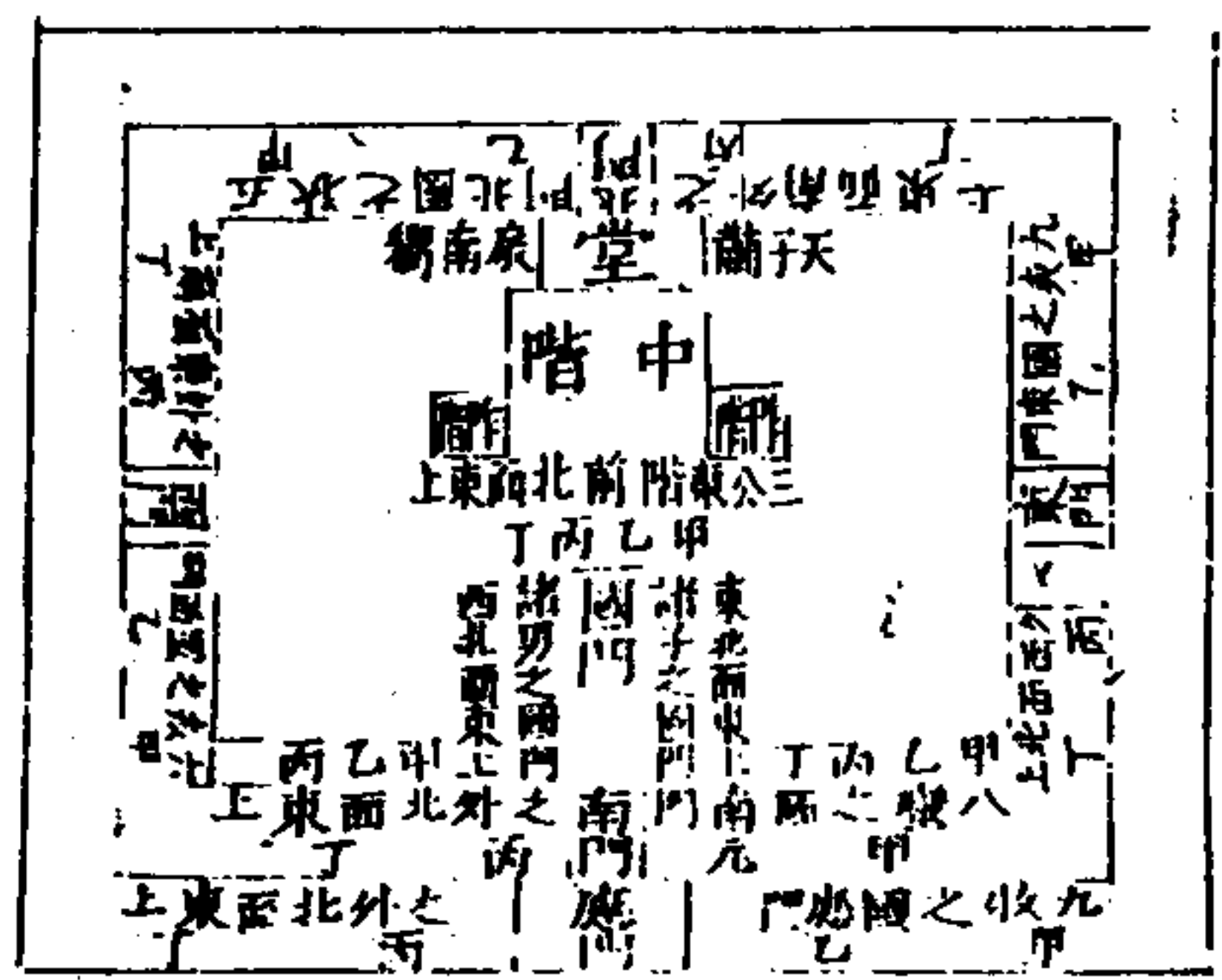
王制商建國圖

王畿九州圖 百里十里圖 百里之國圖



帝有天下地方三千里三
三而九千里者九也一千
里為王畿其餘八千里分
為九州各有方千里者每
州大小國共建一百二十
○一箇十里分為一百箇
為六國二十箇商時地狹
大國不過百里其餘七十
箇百里存在
更將三十箇百里為方
十里建六十里之國六
十箇七七四十九每
國用四十九箇十里十
國四百九十箇四十箇
二千九百六十箇六十
箇方十里者六十箇七
十箇百里除却三十尚
有四十存在也
又將三十箇百里為方五
十里之國一百二十箇一
箇百里為五十里之國凡
四箇五五二十五每國計
二十五箇十里十箇百里
制得四十箇三十箇百里
制得一百二十箇也猶剩
方百里者十箇方十里者
六十箇名山大洋不以封
其餘以為附庸國也

周公明堂圖



明堂在國之陽三里外七里內丙巳之地東西九筵有北七筵東西凡五室南北亦然上圖法天下方法地八憲象八風四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階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四廟九室共十三位此周公明堂定制也

武舞表位圖

武舞表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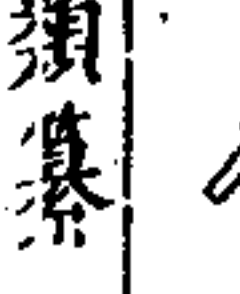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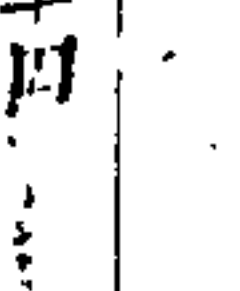




武始而北出謂初舞位謂南舞者從南位漸北至次位也再成而後南謂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武王伐紂三成而南者謂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又南以象武王伐紂南歸四成而南國是謂者謂四成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武王伐紂化行于南方五成而分為左右謂從第二位分為左右象周公召公居二伯左右六成復綴以象初舞位舞者從第七位南至末位言北上却反至南上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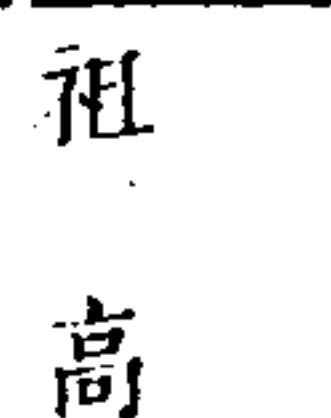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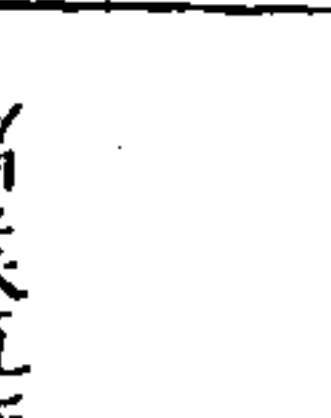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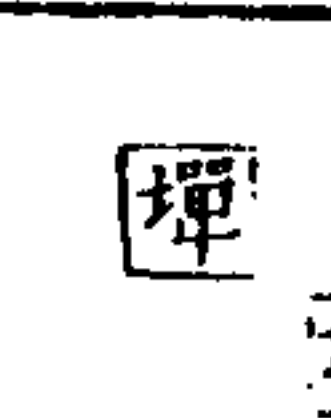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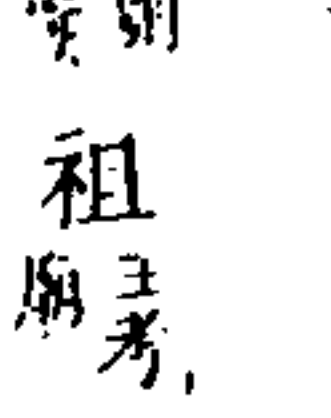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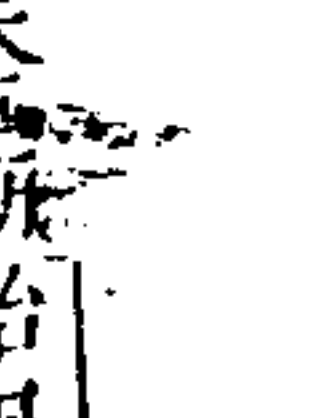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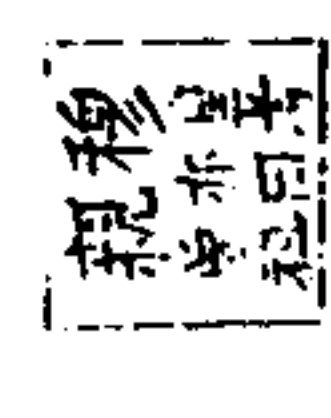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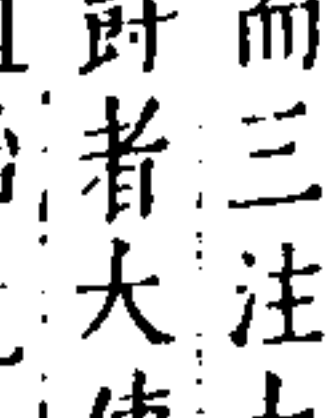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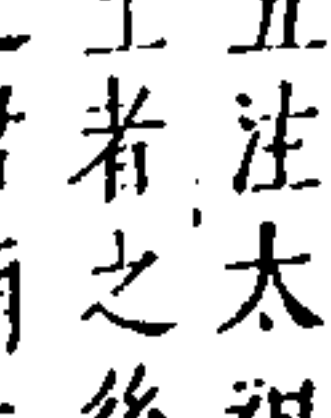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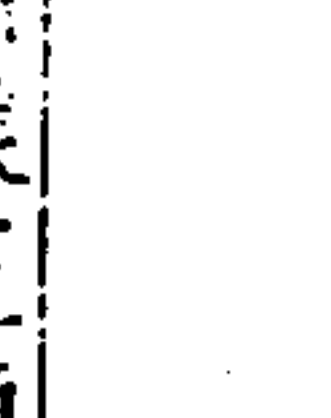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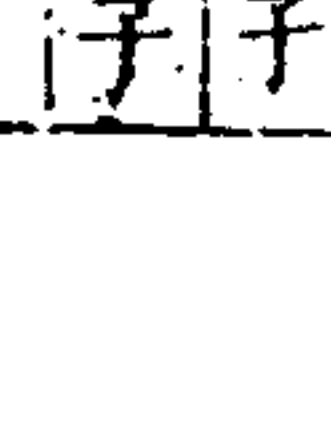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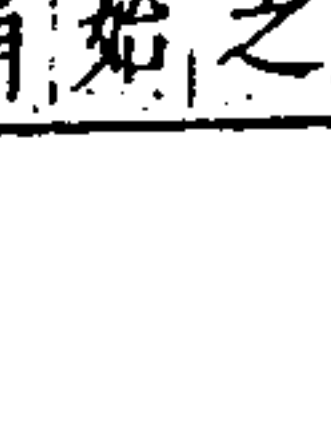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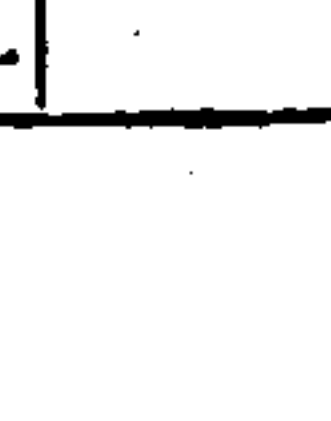
冕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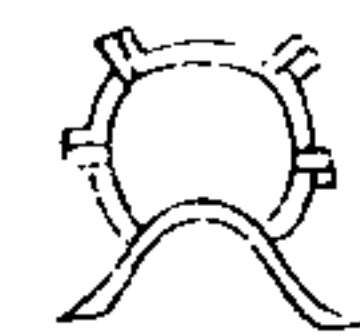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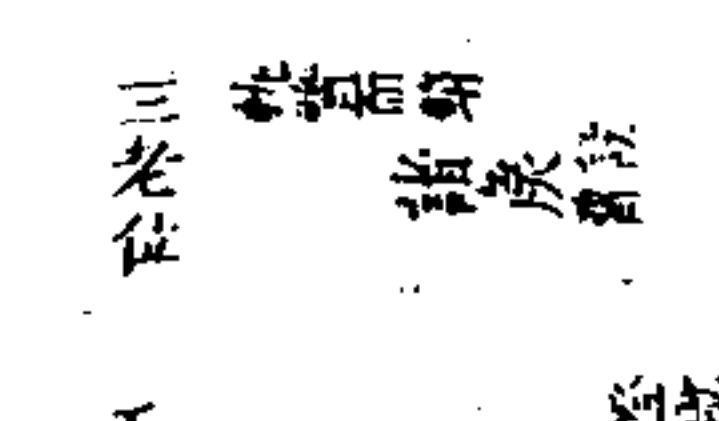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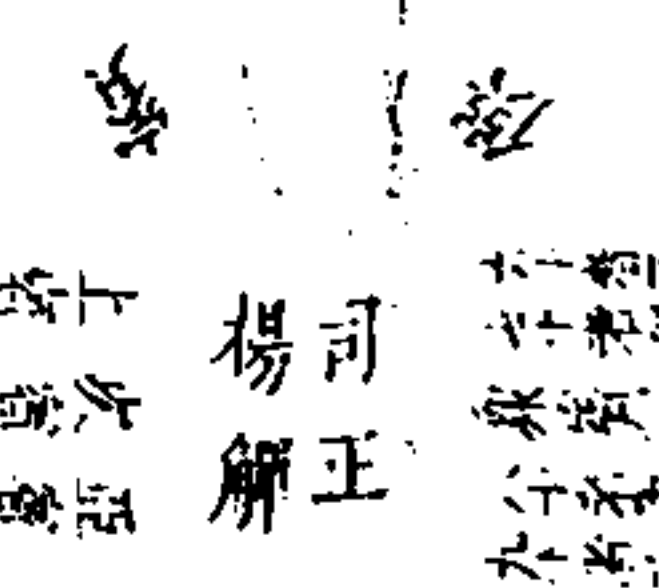
	冕冠	冕至周始加委貌	周之冠曰委貌一名玄冠今進賢冠其遺象也	諸侯朝服之玄冠士
	冕冠	采前後各十	夏之冠曰毋笄	皆委貌也
	冕冠	尺六寸	以漆布為	皮弁弁爵
	冕冠	緇布冠始冠	設以緇布其	弁弁今之
	冕冠	之冠也記曰	高三十寸	簪也士以
	冕冠	太古冠布齊	股之冠曰絃	骨大夫以
	冕冠	則緇之其委	章甫制與	象
	冕冠	也	委貌毋追	弁弁故
	冕冠	以鹿皮淺毛	俱用緇布	結先以組
	冕冠	章甫者魯之	為之	頭於左其上
	冕冠	高尺二十寸		繫定乃上屬
	冕冠	侯孤卿大夫		弁屬繫之
	冕冠	士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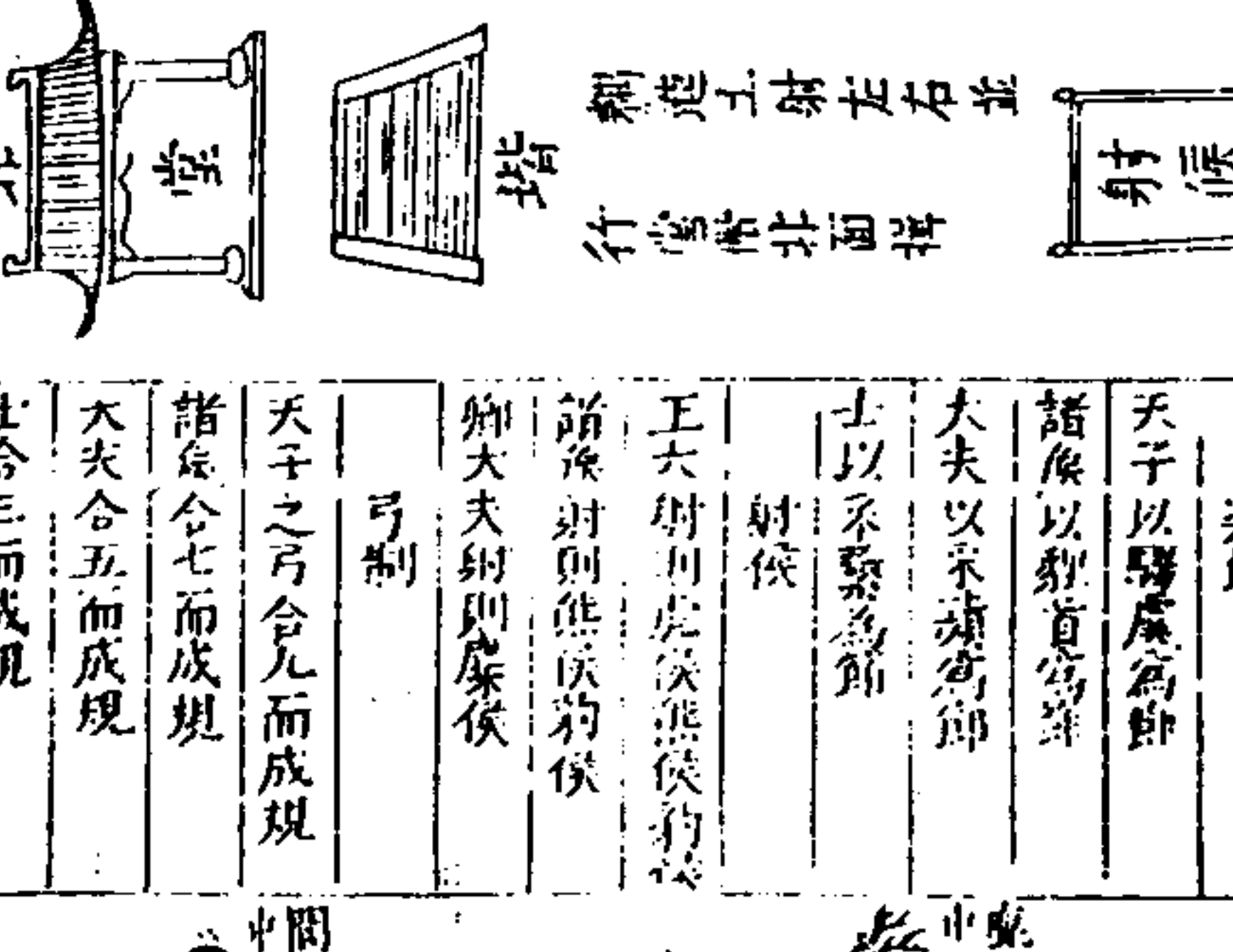
制圖

	冕冠	爵弁	周曰弁股曰	佩玉上有
	冕冠	爵弁冕之周弁	厚夏曰收	衡下有雙
	冕冠	次也色赤	以三十升布	衡牙項珠以
	冕冠	而微黑如	器為之制相	納其間佩于
	冕冠	爵頭前同	似而後異	章帶之上
	冕冠	後方無流	天子素帶	爵弁皮弁
	冕冠	天子以山大帶	朱裏終辟	布冠各一
	冕冠	火龍為飾	大夫以上	純以待於
	冕冠	諸侯火卿	用素皆廣	玷而今之
	冕冠	大夫士	四十	箱也
	冕冠	革而已	玉藻云笄	覆下曰
	冕冠	青組纓屬於	二尺六寸	下曰
	冕冠	組纓	子行上終	有約有
	冕冠	此此兩布	首諸侯不	于底相
	冕冠	冠無笄乃	終	之
	冕冠	二條之組		
	冕冠	屬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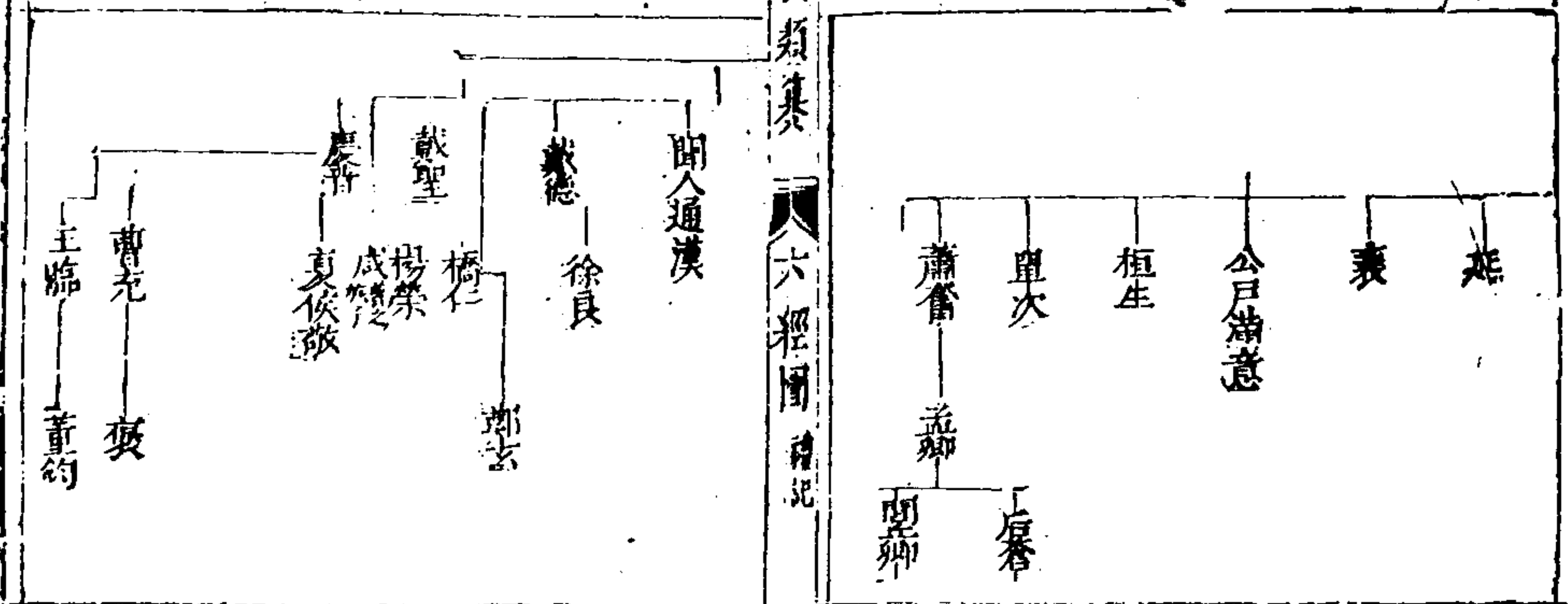
圖		制		用		器	
	黃日		黃日以黃金為之		黃日以黃金為之		黃日以黃金為之
	祭天用瓦		祭天用瓦		祭天用瓦		祭天用瓦
	祭天用瓦		祭天用瓦		祭天用瓦		祭天用瓦
	祭天用瓦		祭天用瓦		祭天用瓦		祭天用瓦

廟三		廟五		廟七	
	廟三		廟五		廟七
	廟三		廟五		廟七
	廟三		廟五		廟七
	廟三		廟五		廟七

<h3>昏禮器圖</h3>	<h3>冠禮器圖</h3>	<h3>養老禮圖</h3>	<h3>鄉飲禮圖</h3>
			
<p>纒</p>	<p>頰項</p>	<p>童子服</p>	<p>南</p>
<p>宵衣</p>	<p>緇布冠</p>	<p>有虞氏深衣而養老</p>	<p>三賓象三九</p>
<p>筭</p> <p>冠禮緇布冠之冠也。緇布冠者，以緇布而緇之，謂引緇而緇之也。緇布冠者，以緇布而緇之，謂引緇而緇之也。緇布冠者，以緇布而緇之，謂引緇而緇之也。</p>	<p>緇布冠者，以緇布而緇之，謂引緇而緇之也。緇布冠者，以緇布而緇之，謂引緇而緇之也。緇布冠者，以緇布而緇之，謂引緇而緇之也。</p>	<p>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p>	<p>賓主象天地，主象東南，賓象西北。賓主象天地，主象東南，賓象西北。賓主象天地，主象東南，賓象西北。賓主象天地，主象東南，賓象西北。</p>

<h3>饗禮圖</h3>	<h3>習射禮圖</h3>
	
<p>上公五楹，侯五楹，甸五楹，男五楹，采五楹，衛五楹，蠻五楹，夷五楹，鎮五楹，藩五楹，甸五楹，男五楹，采五楹，衛五楹，蠻五楹，夷五楹，鎮五楹，藩五楹。</p>	<p>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鷩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p> <p>射侯：王六射，射侯，侯，大夫射於侯，士射於侯。</p> <p>射侯：王六射，射侯，侯，大夫射於侯，士射於侯。</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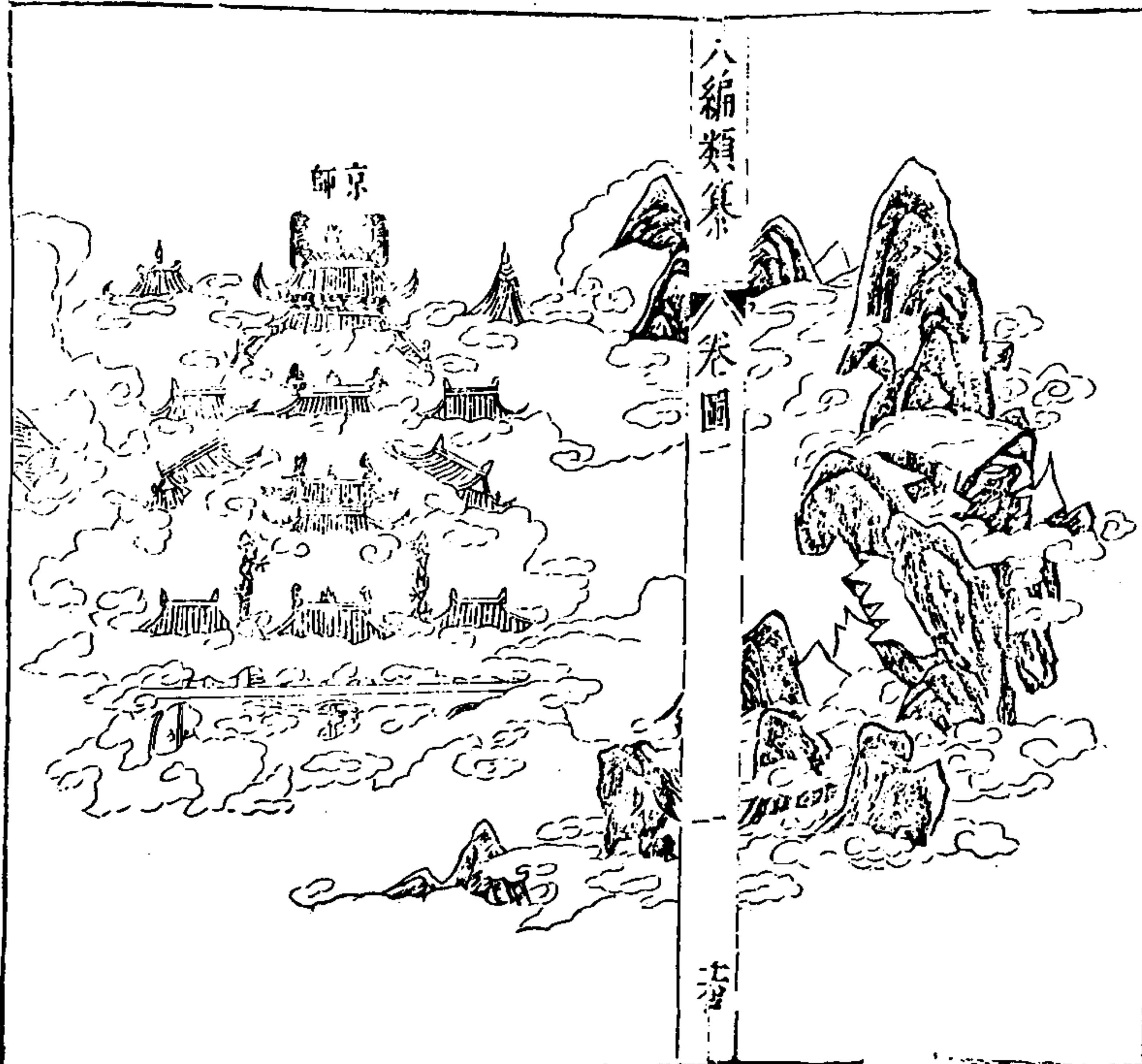
禮記傳授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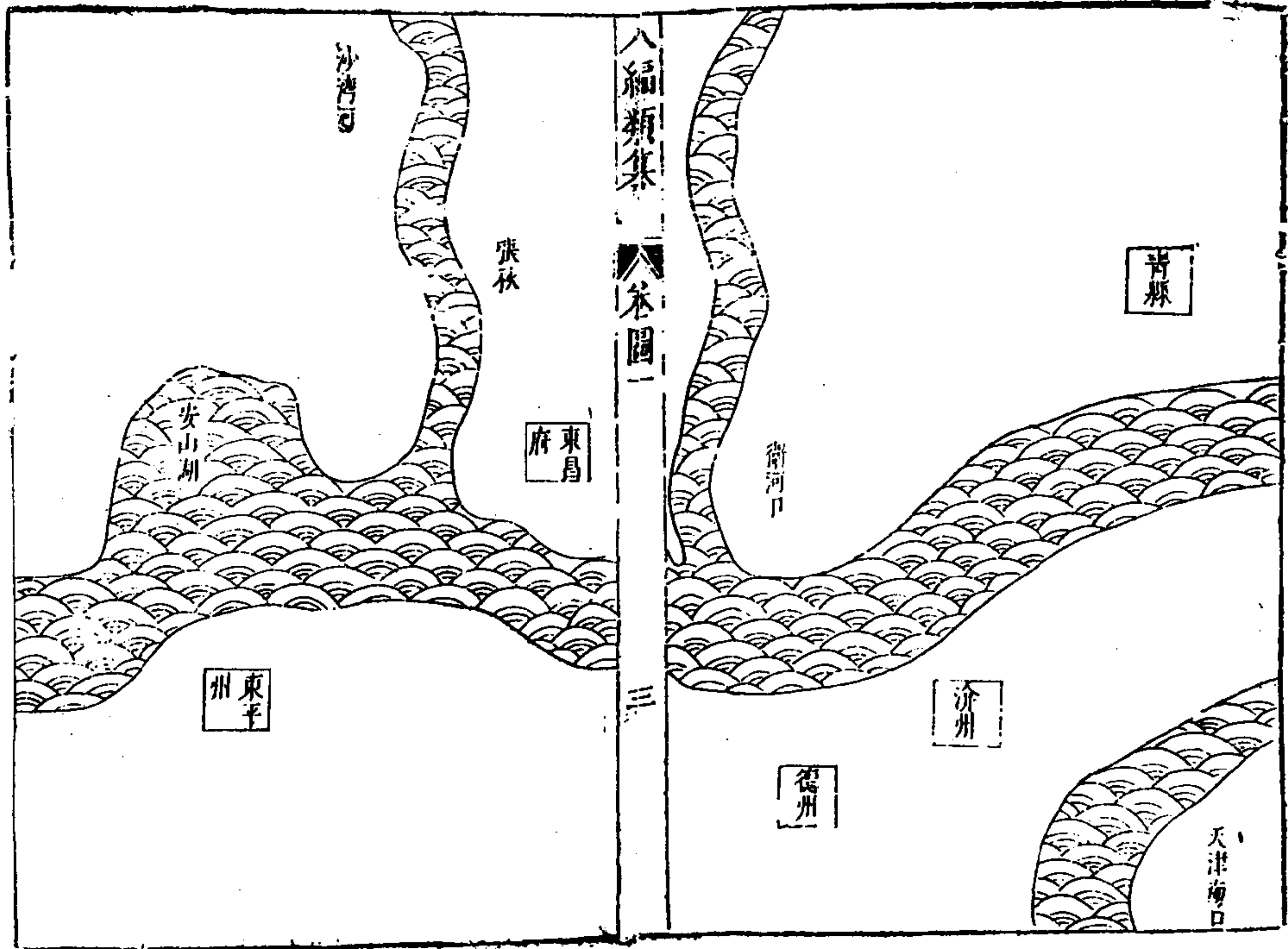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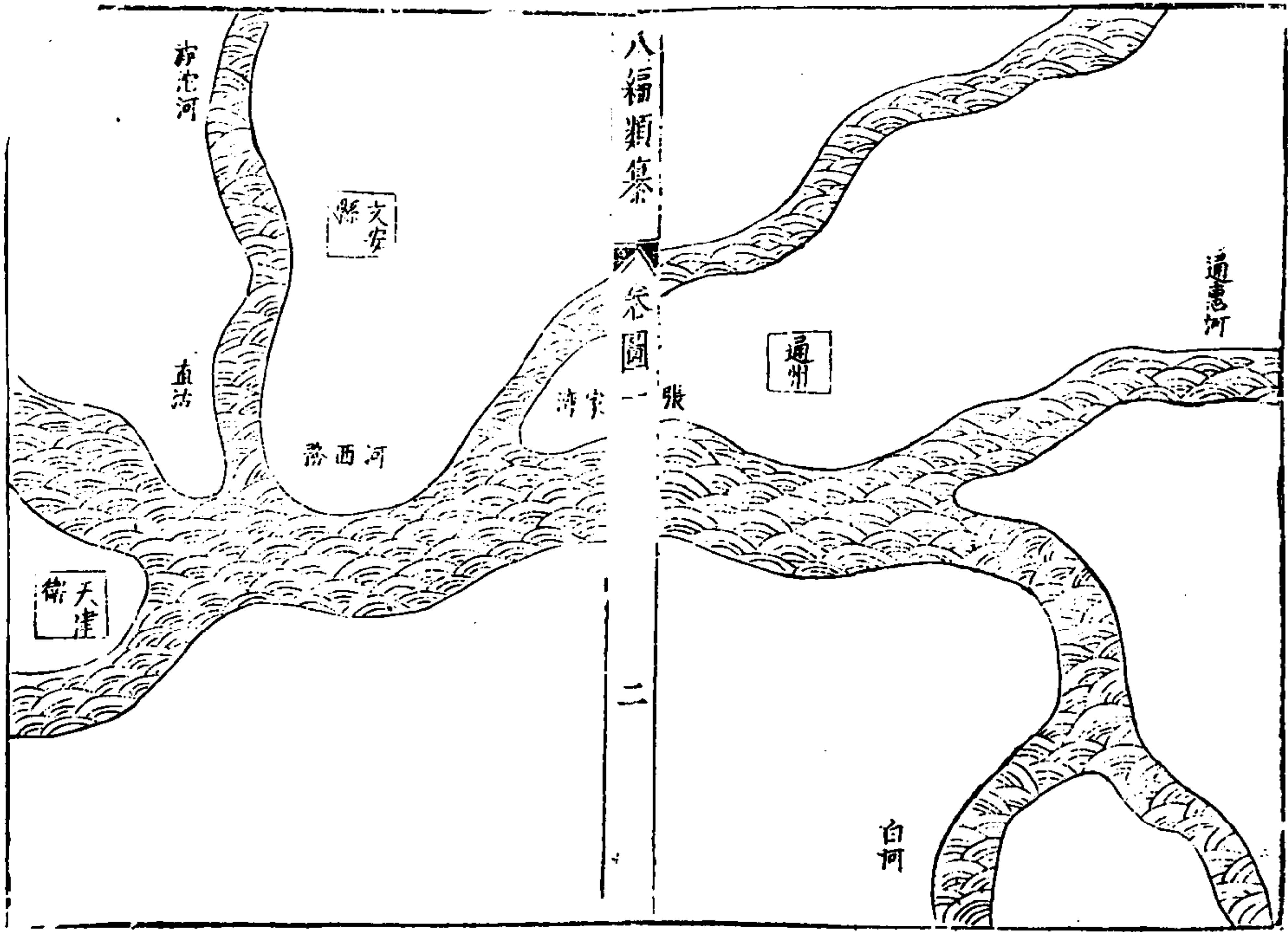
禮記出于戴氏按河間獻王所得七十子後學者所記百三十一篇至劉向第而敘之向又得陰陽明禮記三十三篇入禮記今王史氏記二十一篇孔子三朝記七篇入禮記今大戴朝見公孫氏三朝記二十三篇入禮記此則向所傳非四卷記無所錄今亦不得此二十三篇但有其十一篇為一篇餘十一篇但有共凡五種合二百四篇戴記刪其煩重合為八十一篇戴聖又刪八十一篇為四十三篇及馬融為之傳乃足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鄭康成又為之注孔穎達疏焉即今所謂禮記也或曰先儒謂戴聖刪戴德八十五篇為四十六篇馬融又取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附益之乃成四十九篇余謂四十九篇蓋衍數也戴聖刪取其實四十三篇馬融所附益三篇止四十六又分曲禮檀弓雜記上六則成四十九不當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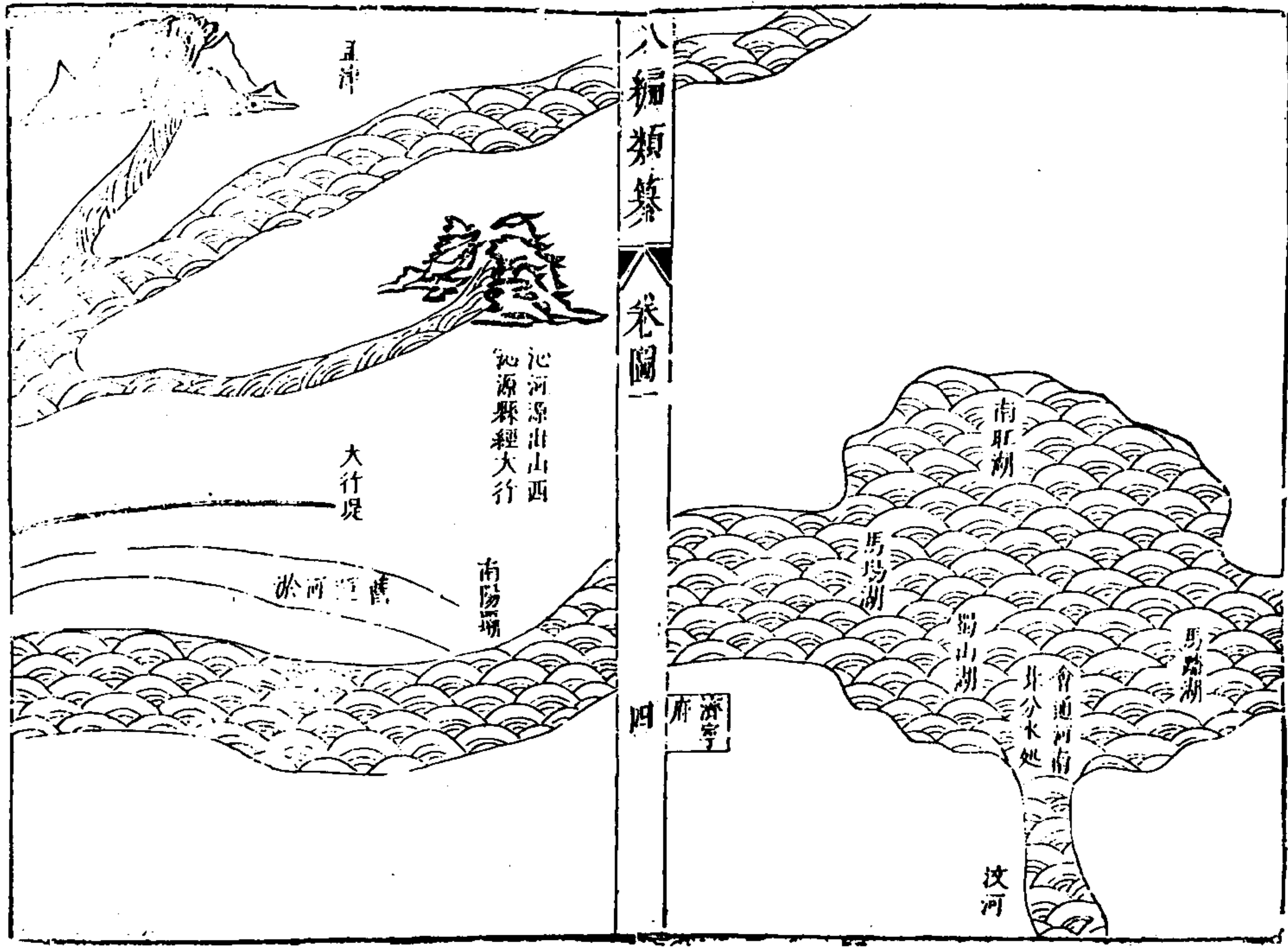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圖卷一

八編類纂卷圖一
河決惟賴隄防而海運則慮海防則巨澗知微以至九州邊鎮一覽可得而養馬之故亦當按圖
兩河新築隄堰壩開圖



一一一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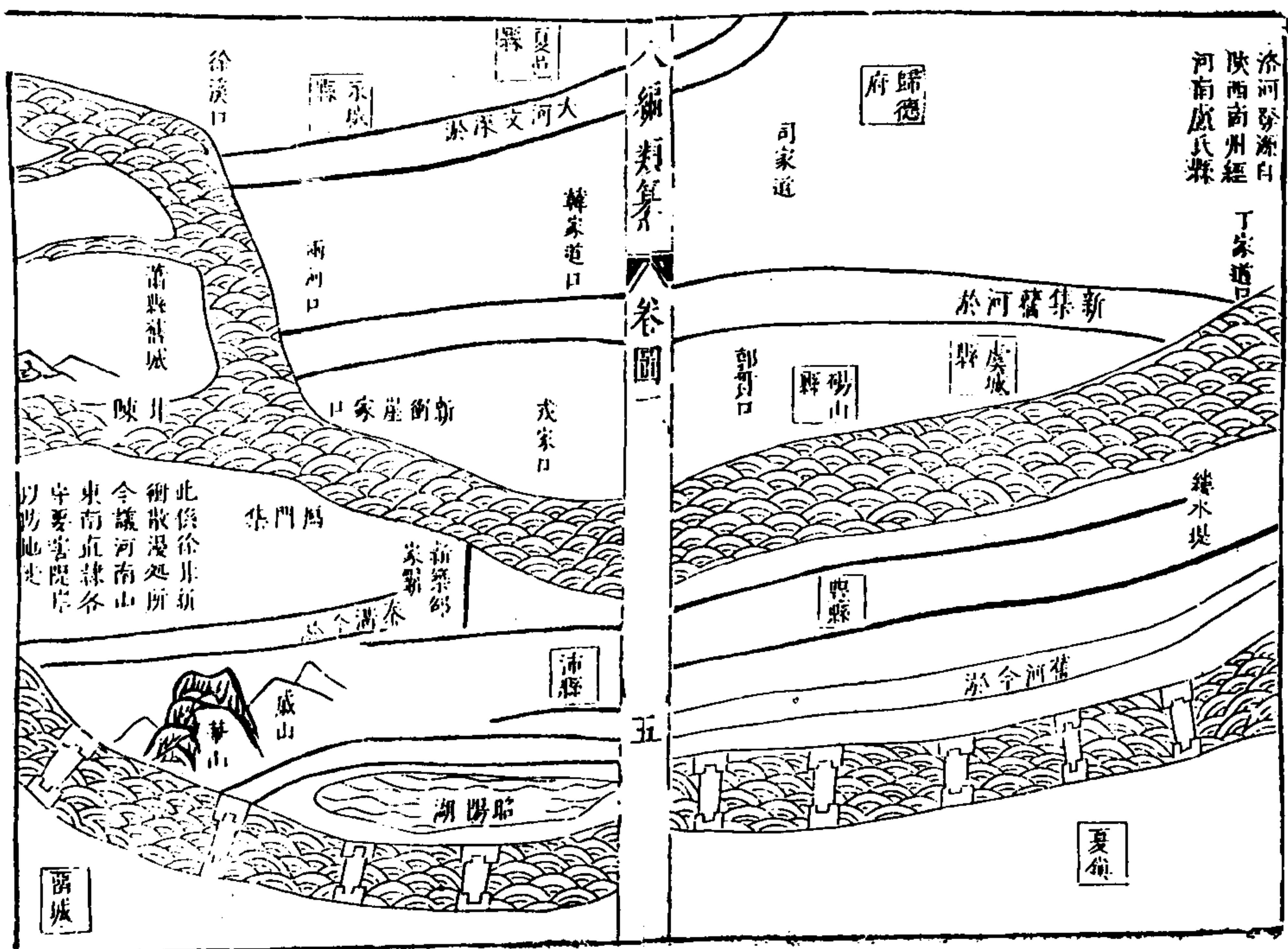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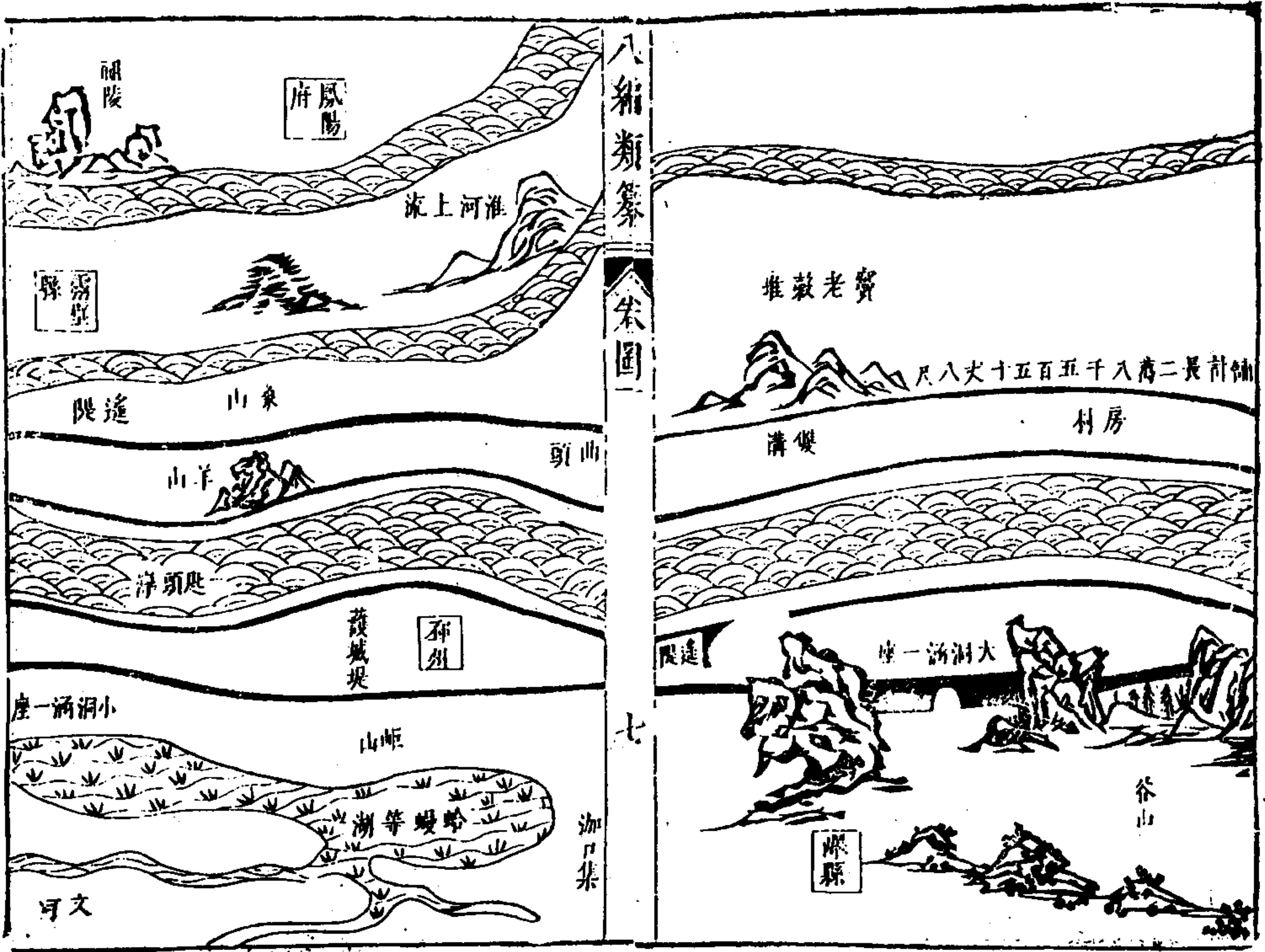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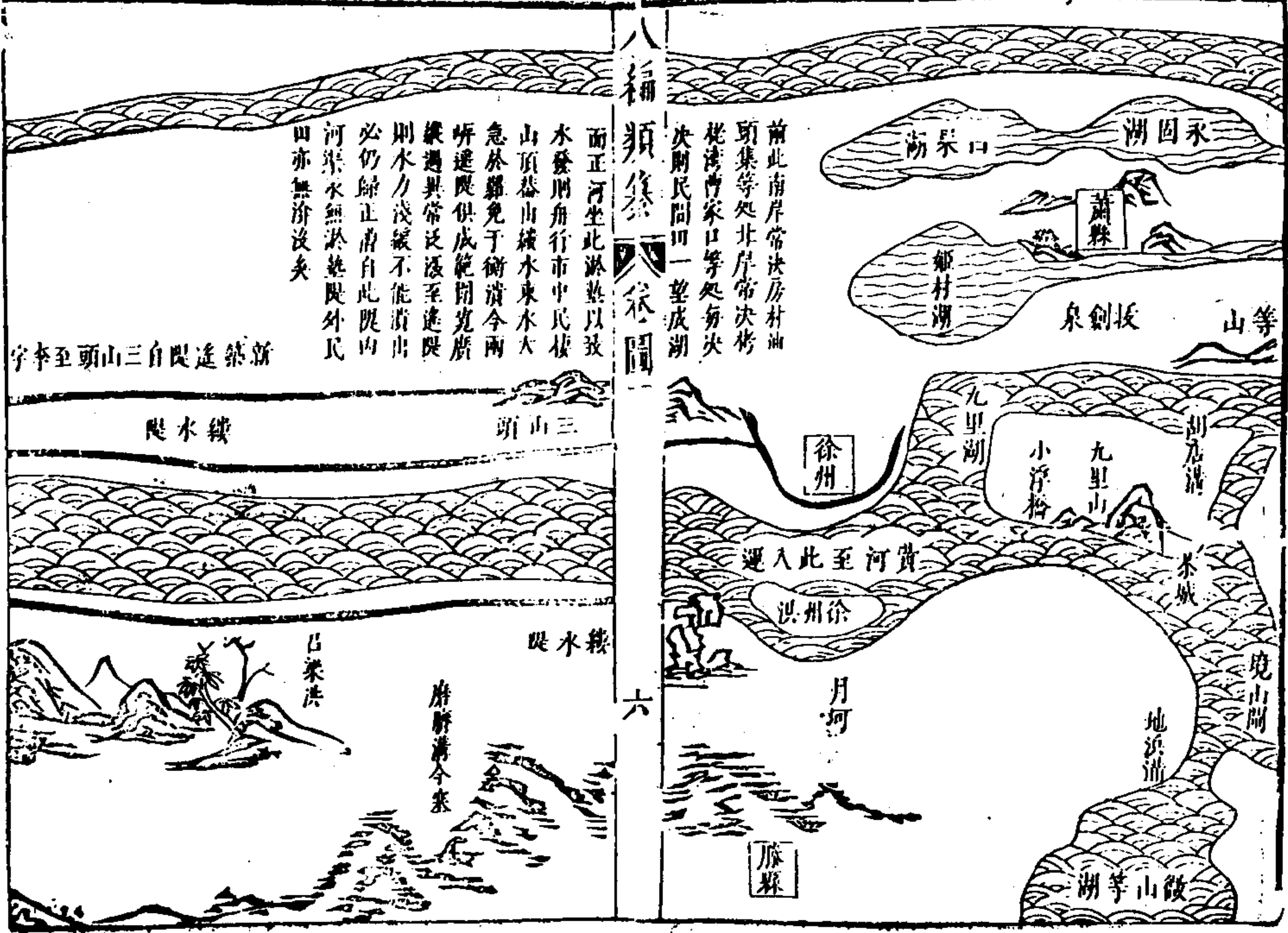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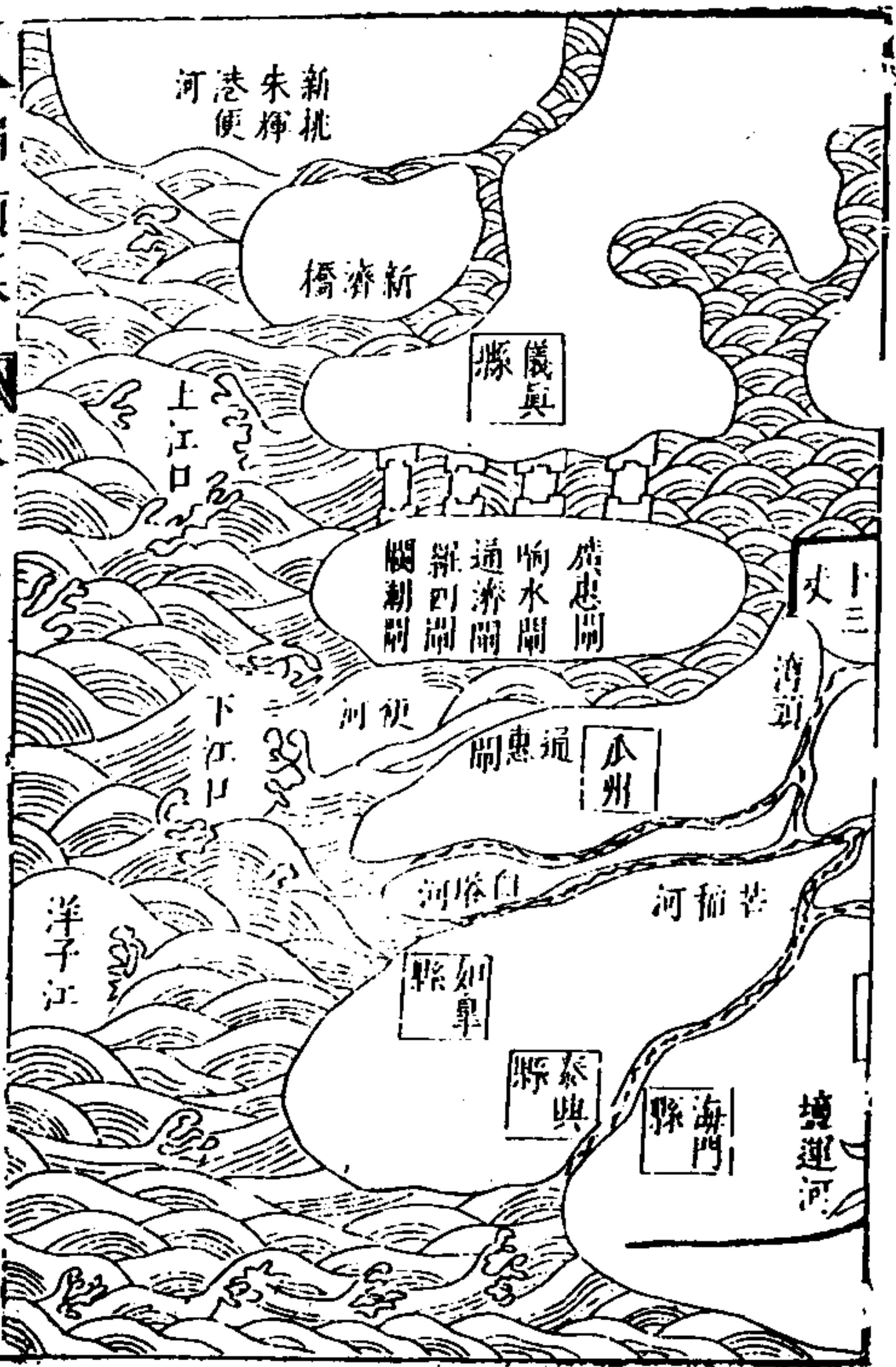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圖一

五





八編類纂 卷圖一

治河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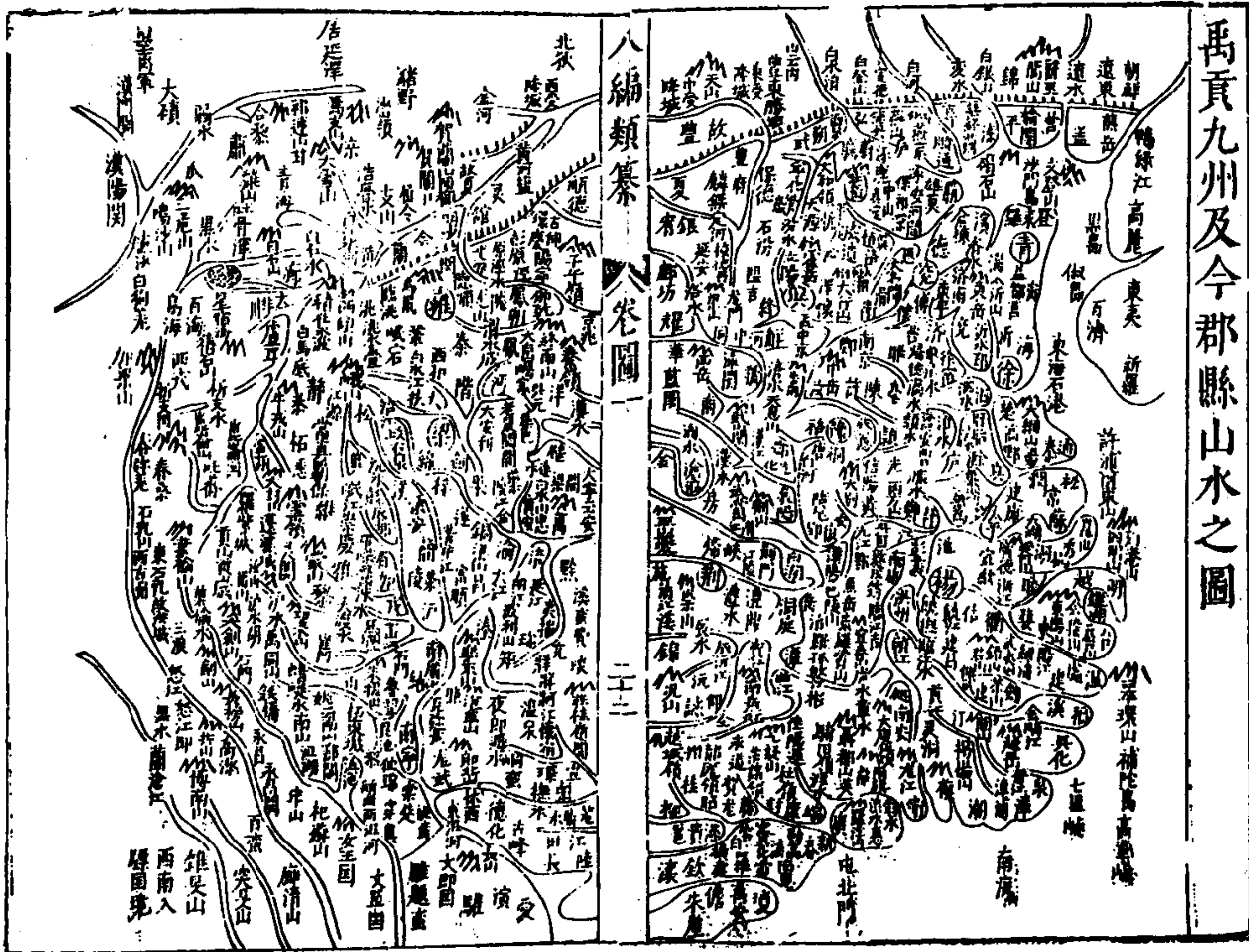
廟議言膠萊河北自海口南至麻灣縈紆三百餘里
 乘潮之艘雖能上下然不能遠諸山谿之水即欲鑿
 之使深而或多遊沙或多岡石其大沽河又南入麻
 灣不可挽而西濰河則越在百里外不可引而又必
 欲鑿兩海非經費百萬積五六年不可於是天子罷
 治膠萊愚以為國家建設長利苟利足以償費將將
 為之況相什百千萬此者乎今之膠萊廢河僅僅百
 里可以計日而就即費甚亦千金已耳何至糜費三
 百七十八萬也况姚演既治開新河店通海湖達於

安東則膠萊立無不可開者

八編類纂 卷圖一

十三至廿一

禹貢九州及今郡縣山水之圖



八編類纂 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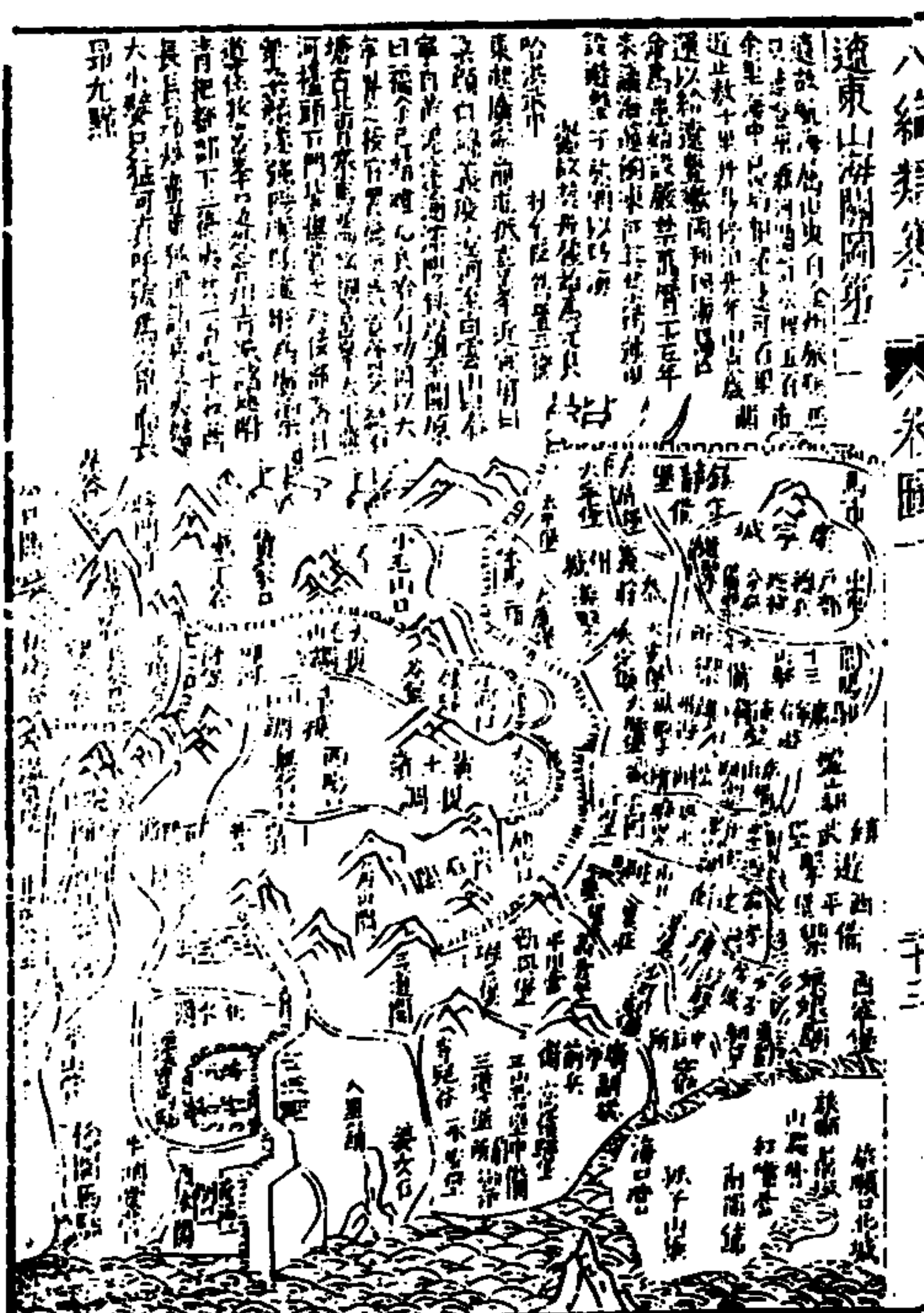
二二二

遼東鎮圖第一



八編類纂 卷圖

二二三



八編類纂 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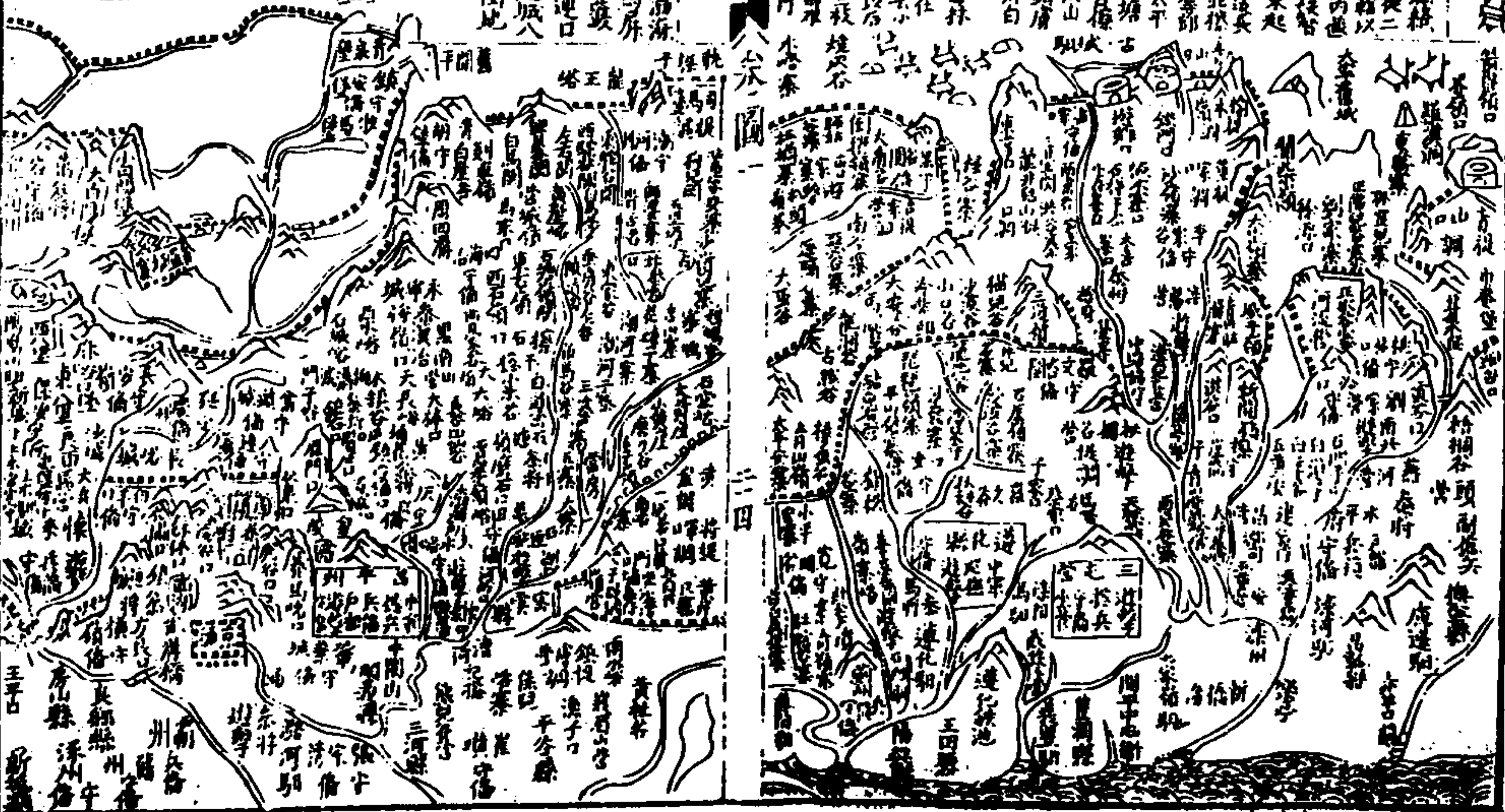
二二三

蕪州鎮圖第三

蕪州鎮圖第三
 蕪州鎮在安徽省南境，地處長江之南，與江西、湖南、湖北三省接壤。其地勢險要，交通便利，為商賈輻輳之區。鎮內有蕪湖、繁昌、南陵、涇縣、貴池、銅陵、繁昌、南陵、涇縣、貴池、銅陵等縣。其地產豐富，尤以茶葉、絲綢、棉布、糧食等為著。蕪州鎮之興，實由於其地處要衝，商賈雲集，故能成此大鎮也。

蕪昌宜府圖第四

蕪昌宜府圖第四
 蕪昌宜府在安徽省南境，地處長江之南，與江西、湖南、湖北三省接壤。其地勢險要，交通便利，為商賈輻輳之區。府內有蕪湖、繁昌、南陵、涇縣、貴池、銅陵、繁昌、南陵、涇縣、貴池、銅陵等縣。其地產豐富，尤以茶葉、絲綢、棉布、糧食等為著。蕪昌宜府之興，實由於其地處要衝，商賈雲集，故能成此大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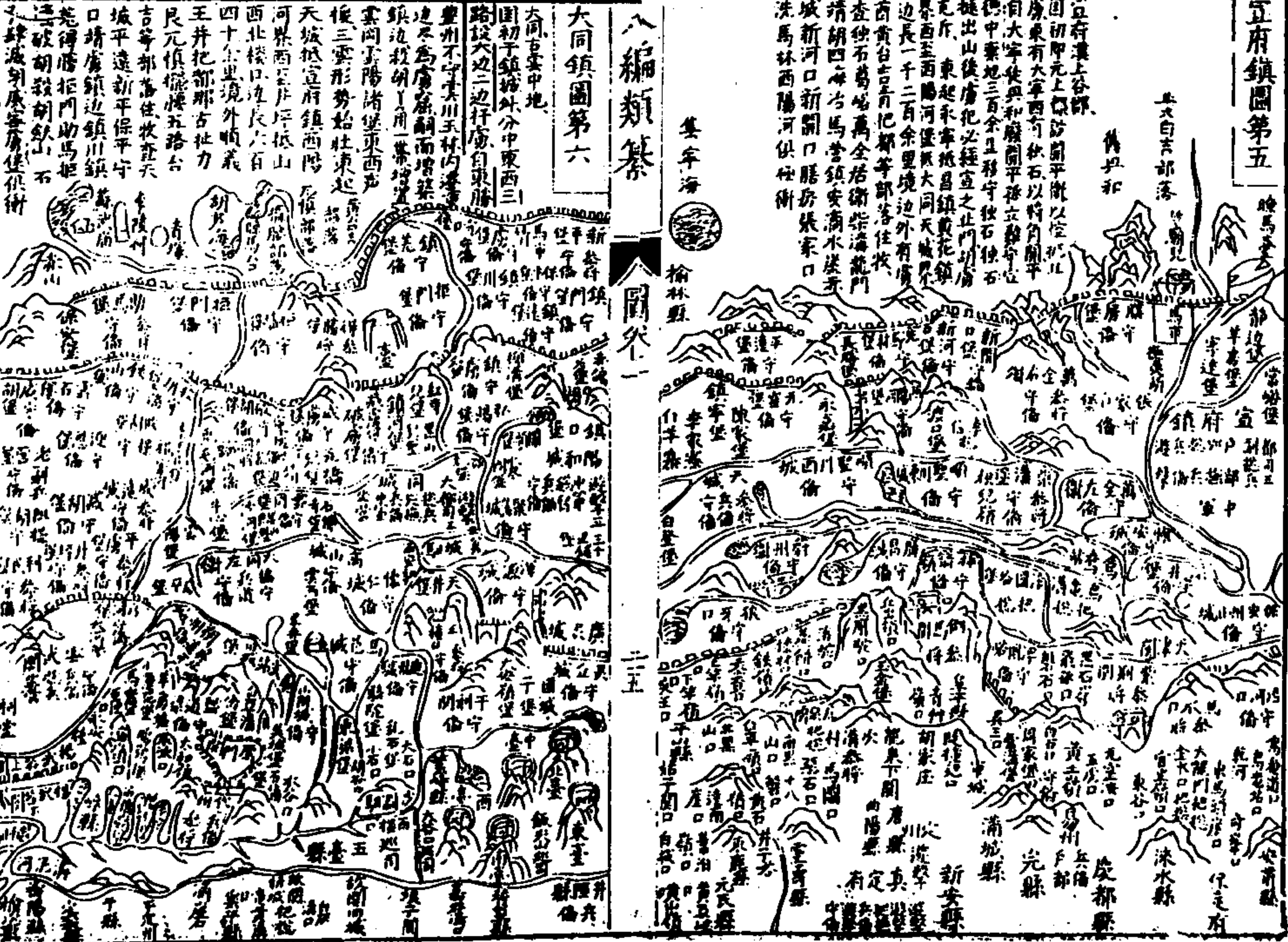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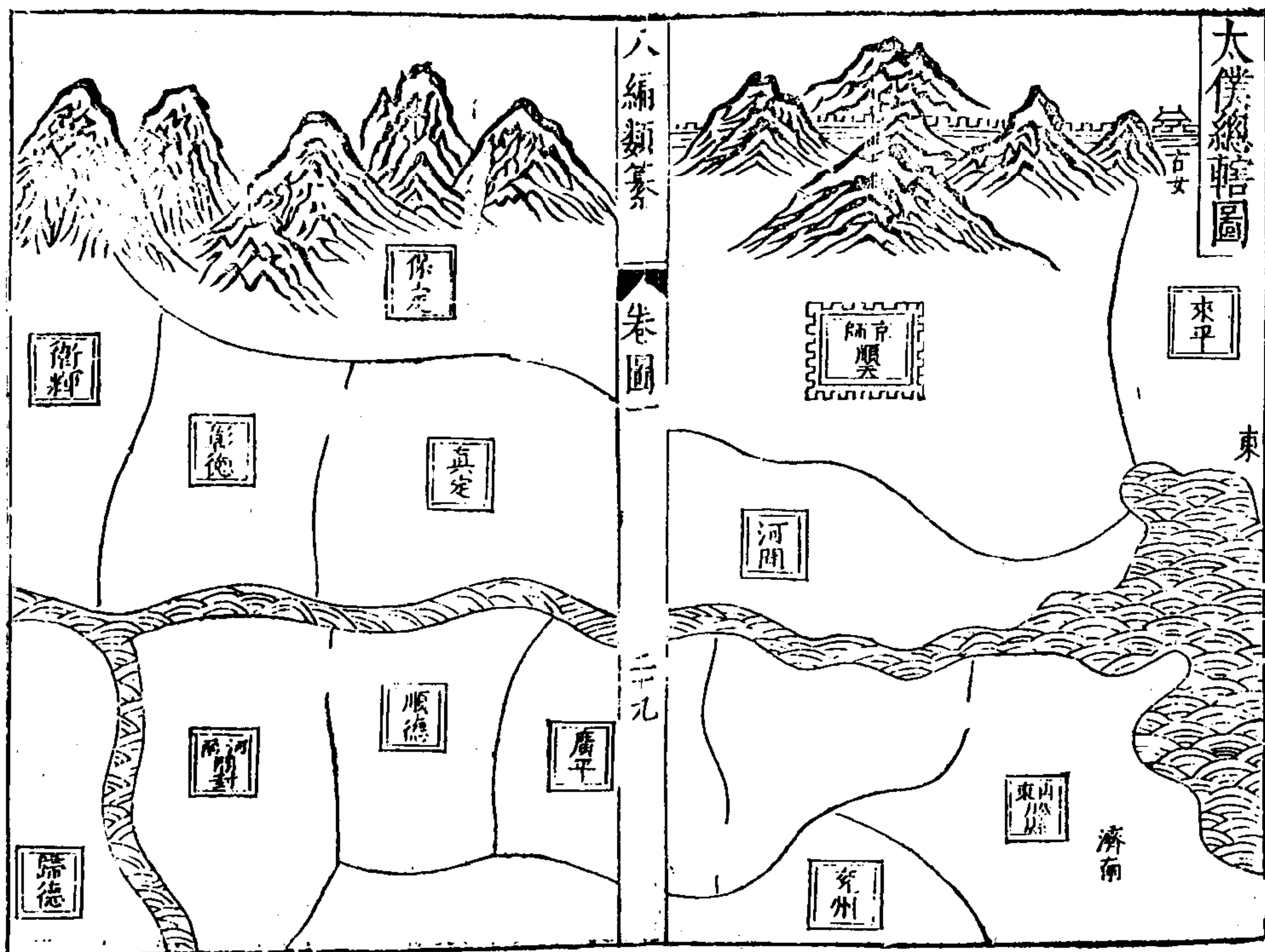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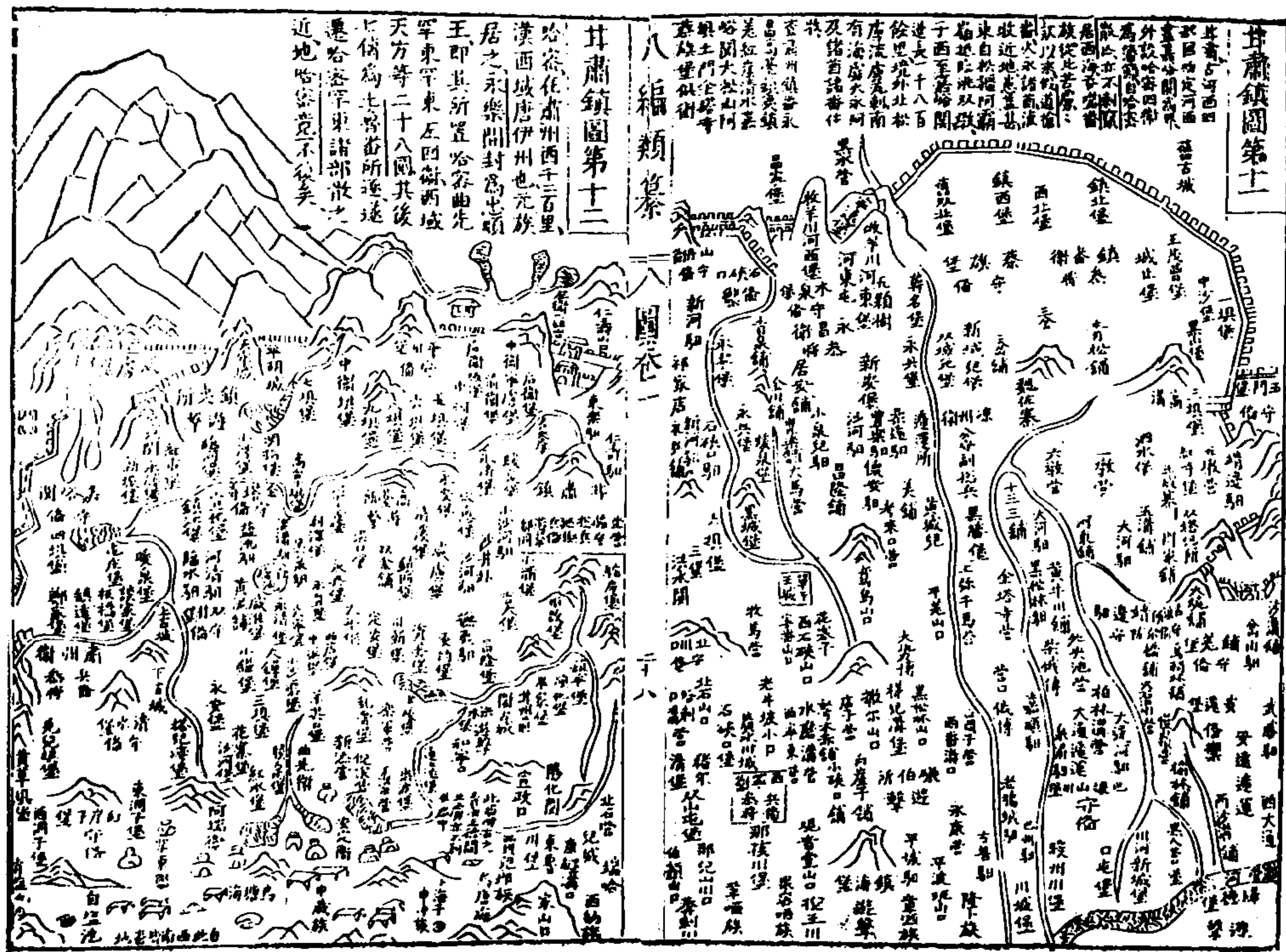
五府鎮圖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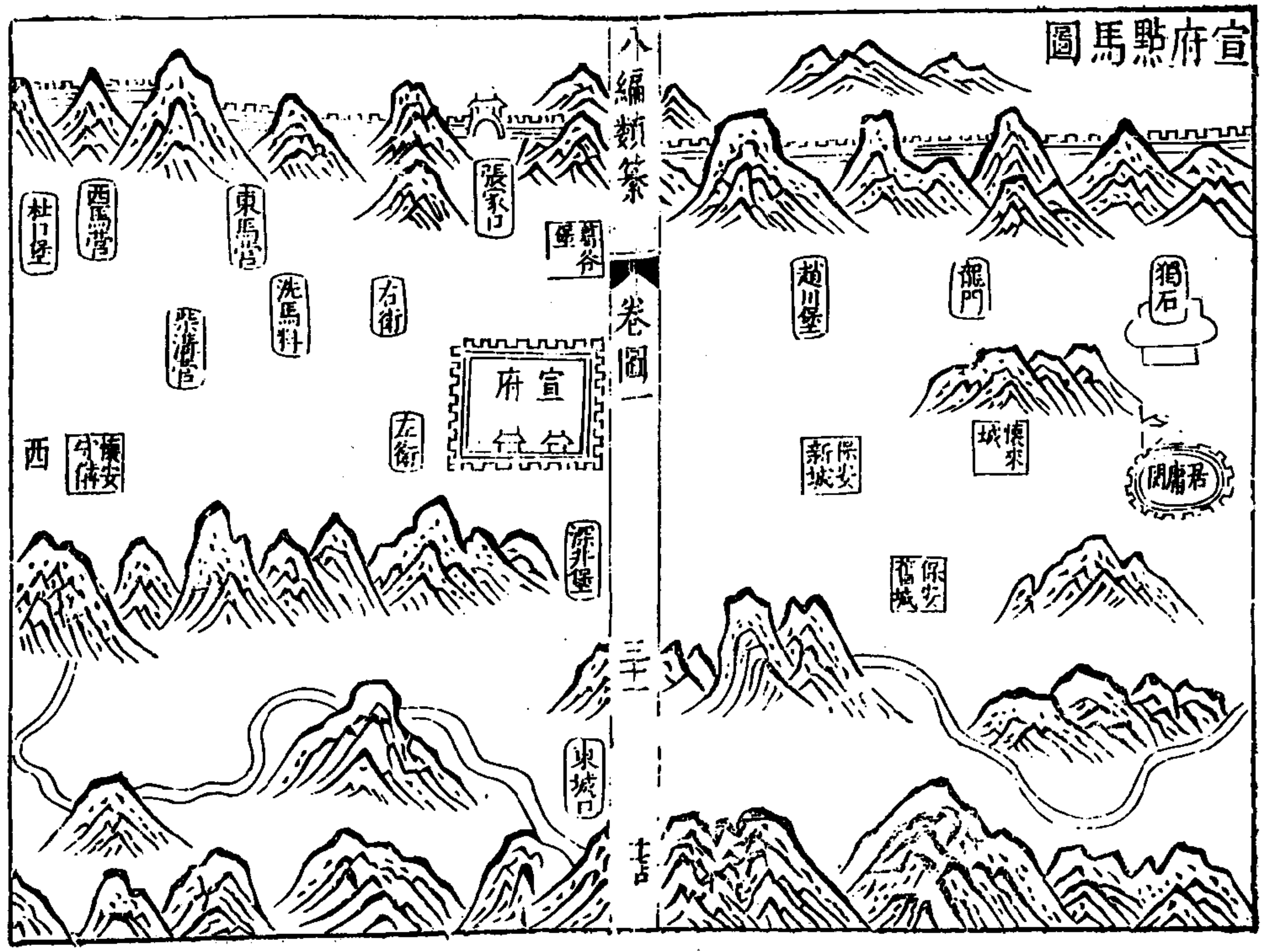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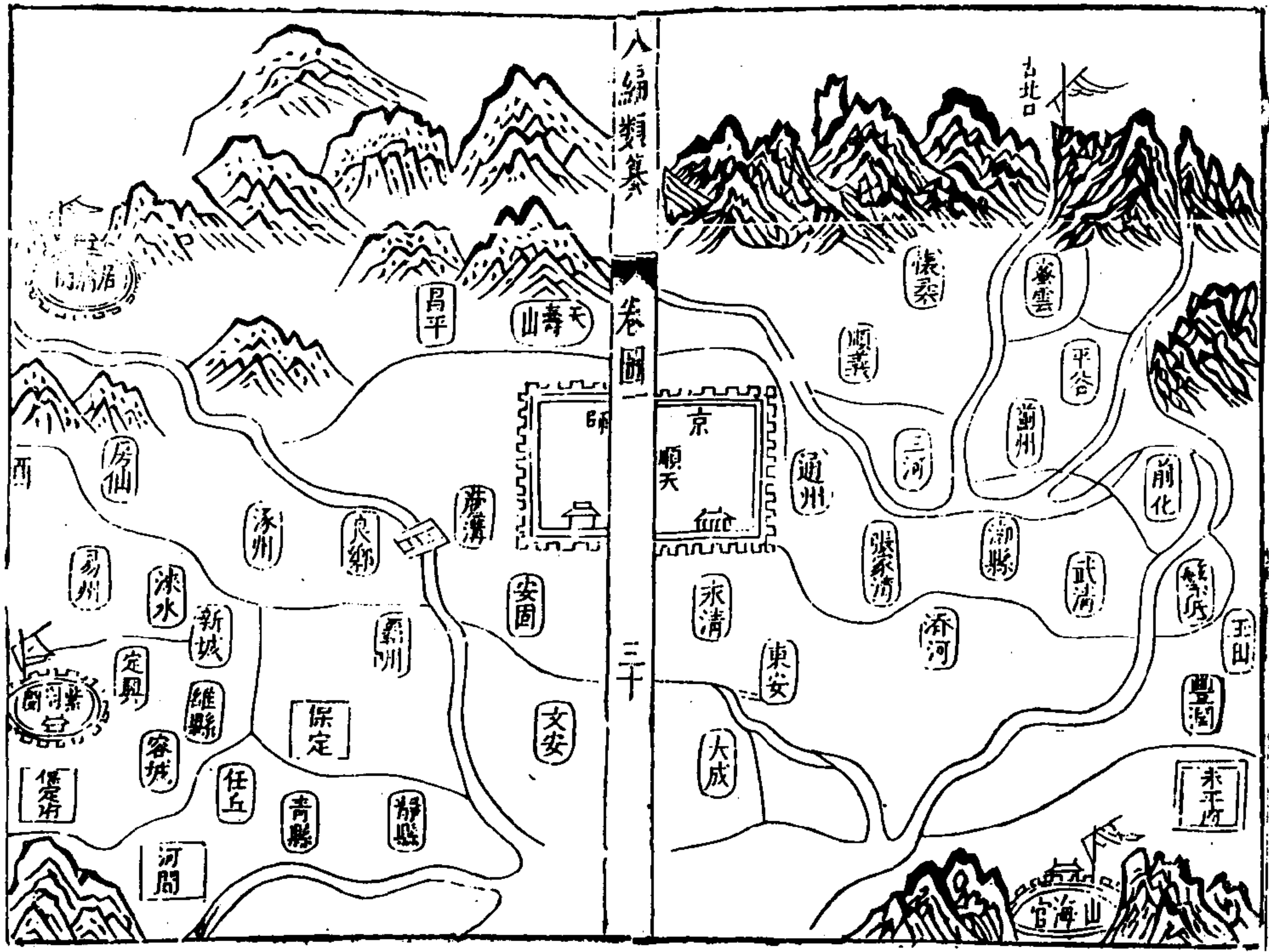
五府鎮圖第五
 五府鎮在安徽省南境，地處長江之南，與江西、湖南、湖北三省接壤。其地勢險要，交通便利，為商賈輻輳之區。鎮內有五府、繁昌、南陵、涇縣、貴池、銅陵、繁昌、南陵、涇縣、貴池、銅陵等縣。其地產豐富，尤以茶葉、絲綢、棉布、糧食等為著。五府鎮之興，實由於其地處要衝，商賈雲集，故能成此大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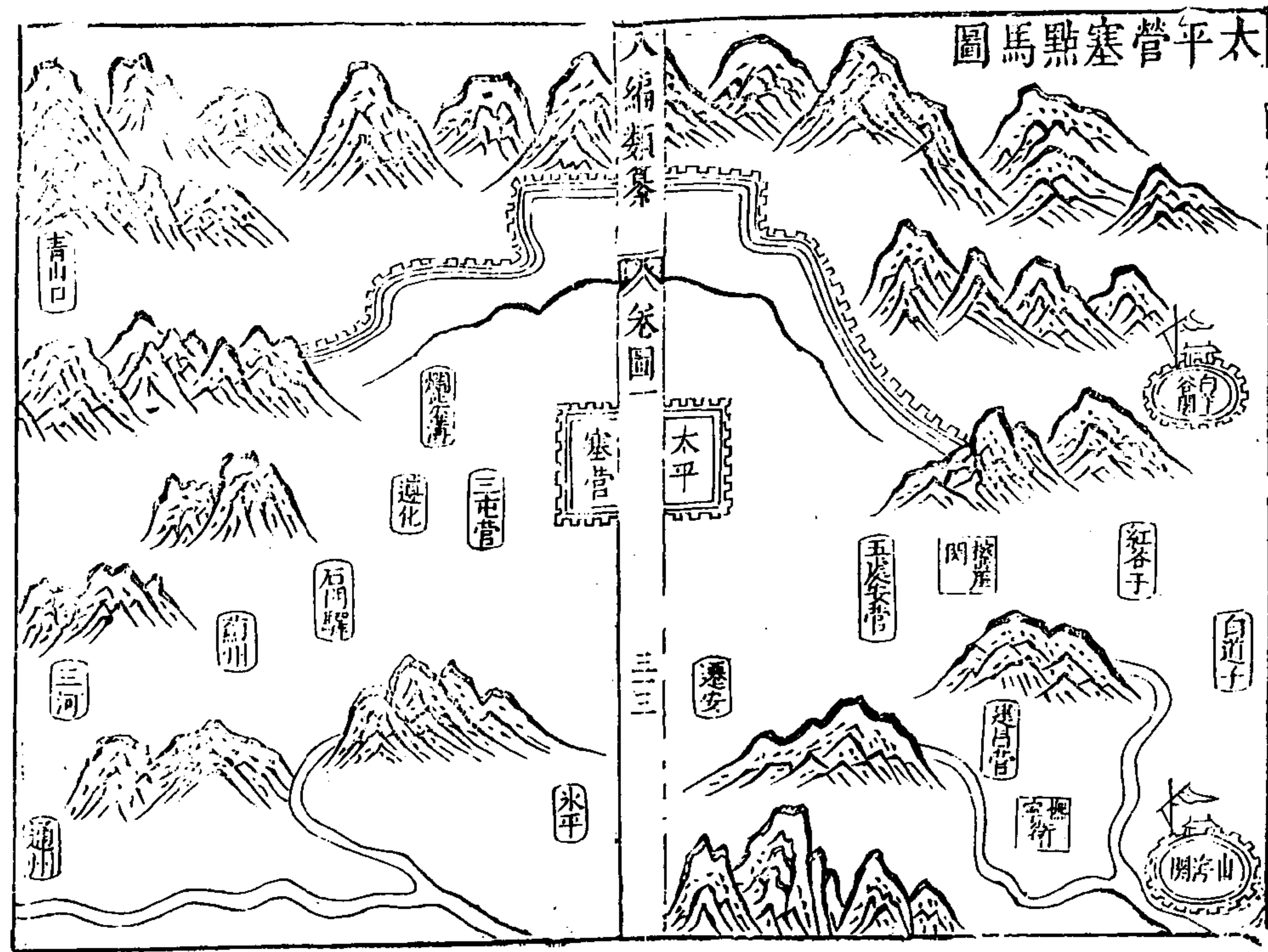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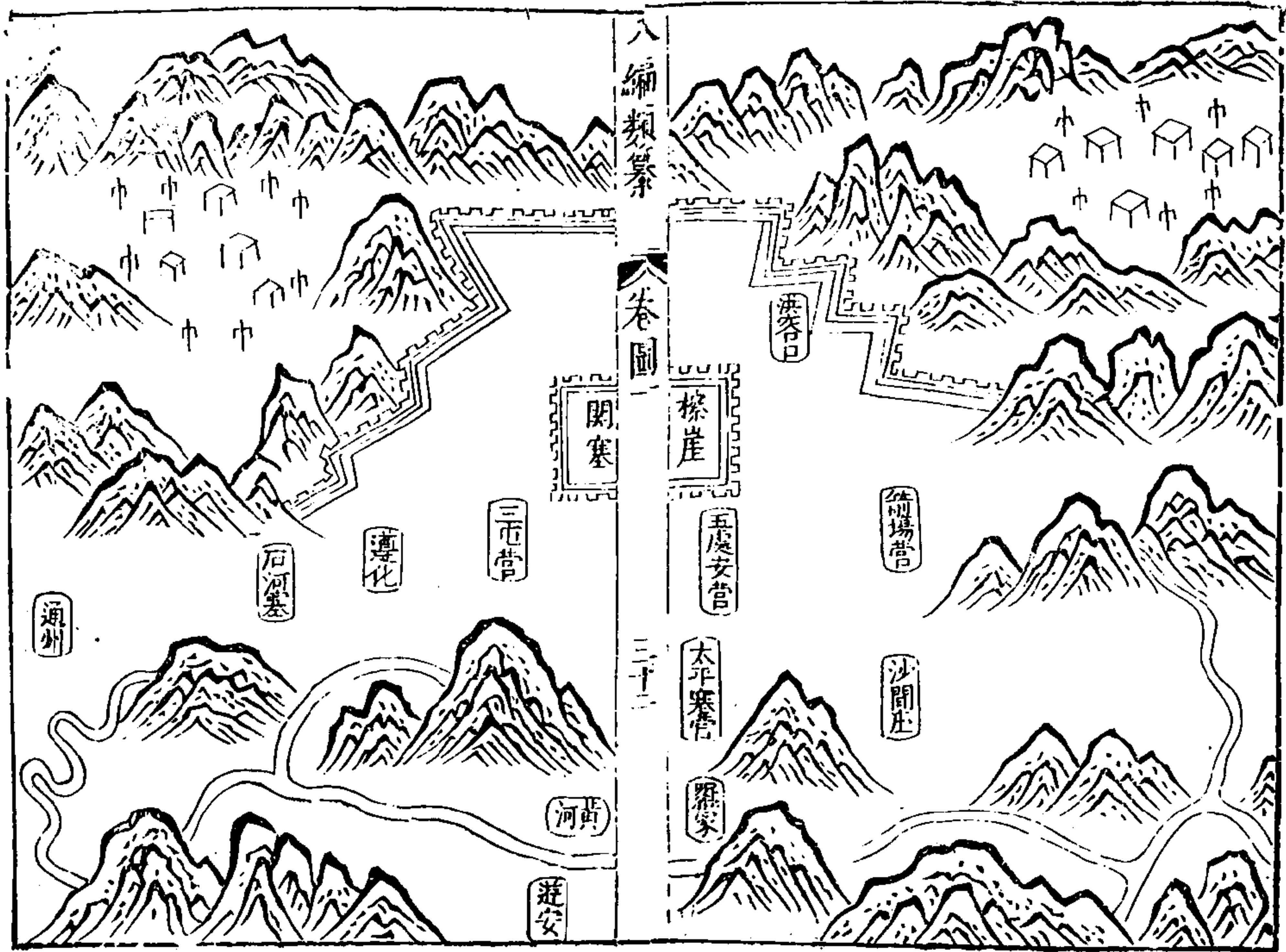
大同鎮圖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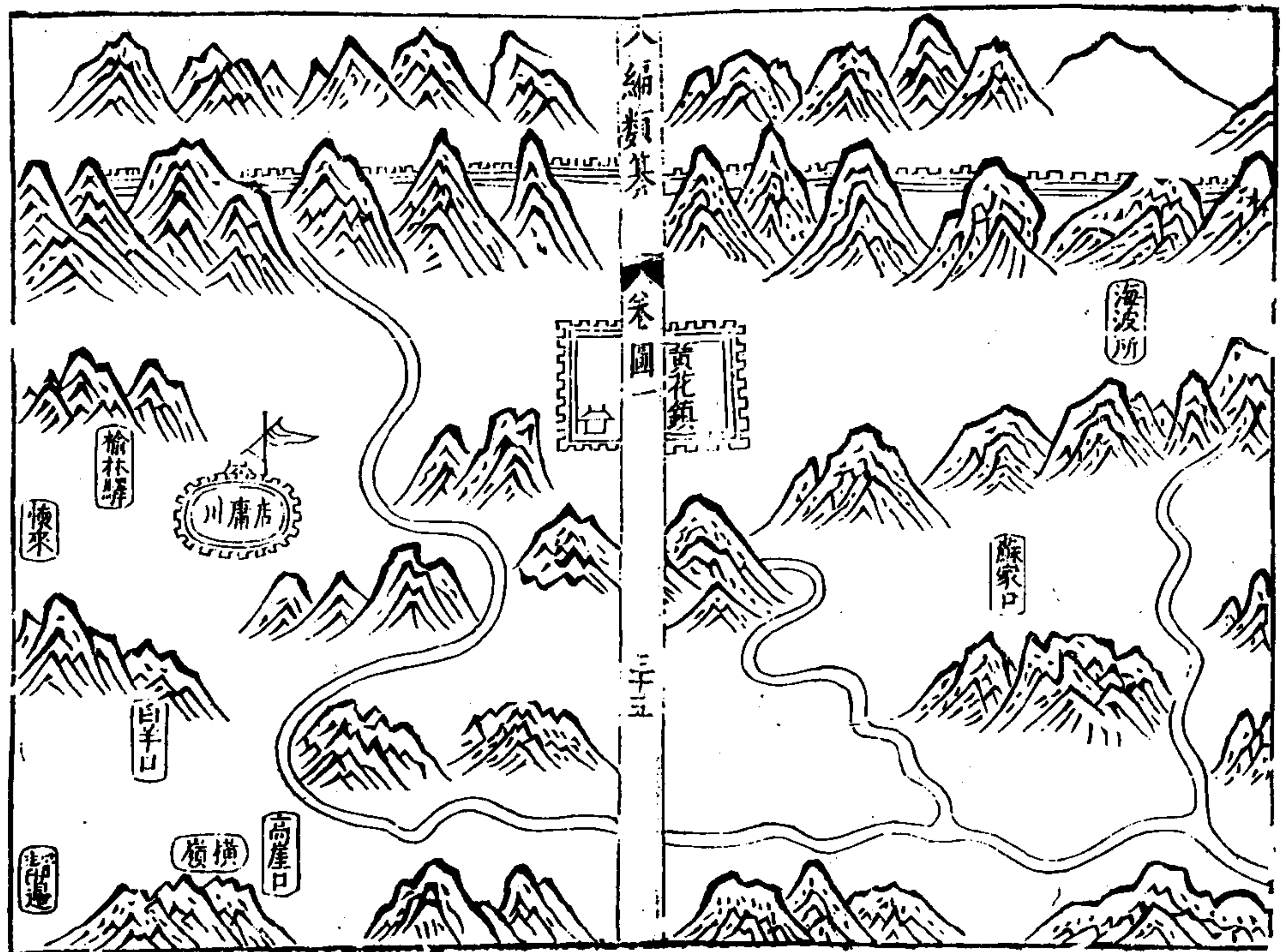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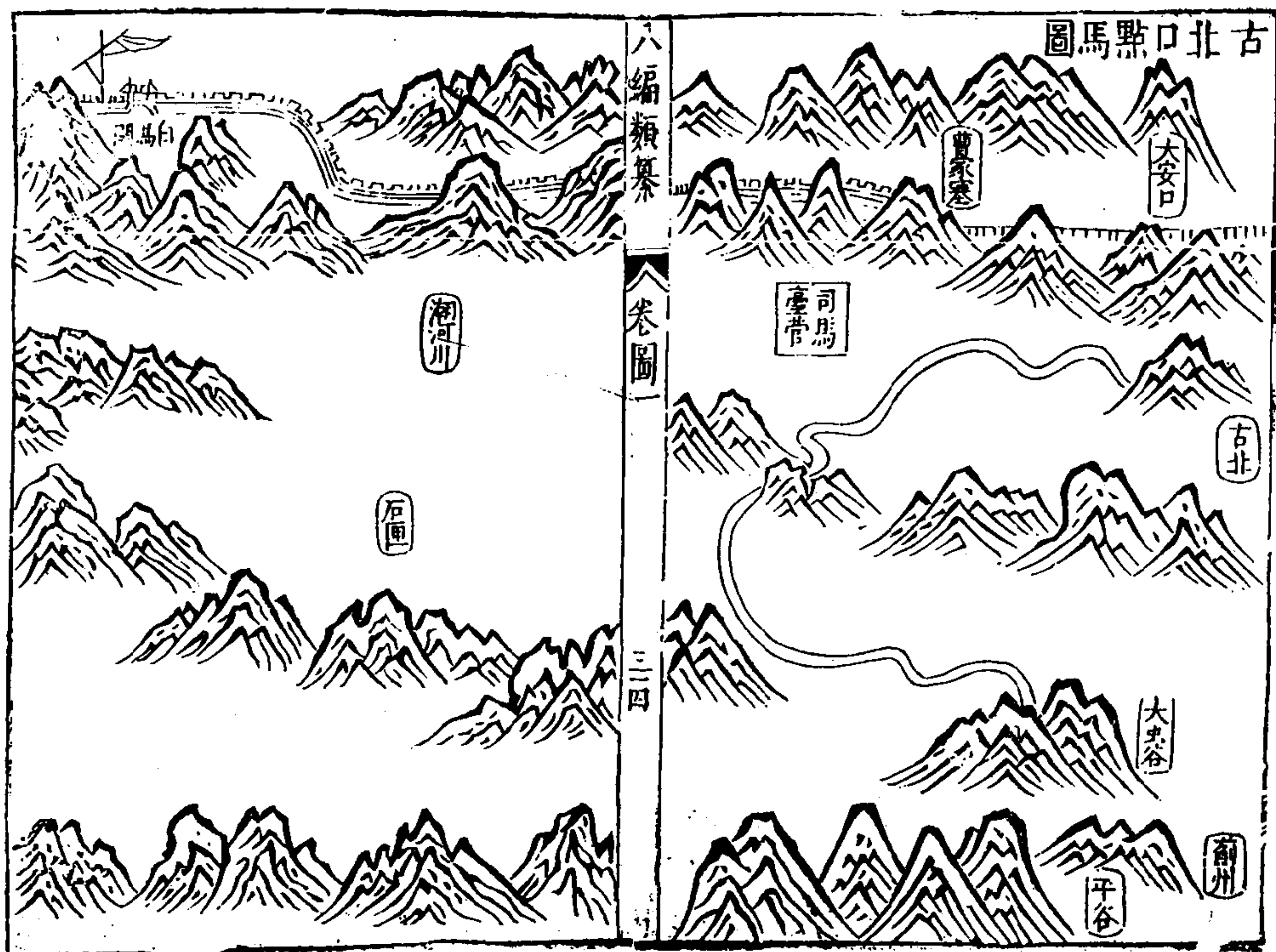
大同鎮圖第六
 大同鎮在安徽省南境，地處長江之南，與江西、湖南、湖北三省接壤。其地勢險要，交通便利，為商賈輻輳之區。鎮內有大同、繁昌、南陵、涇縣、貴池、銅陵、繁昌、南陵、涇縣、貴池、銅陵等縣。其地產豐富，尤以茶葉、絲綢、棉布、糧食等為著。大同鎮之興，實由於其地處要衝，商賈雲集，故能成此大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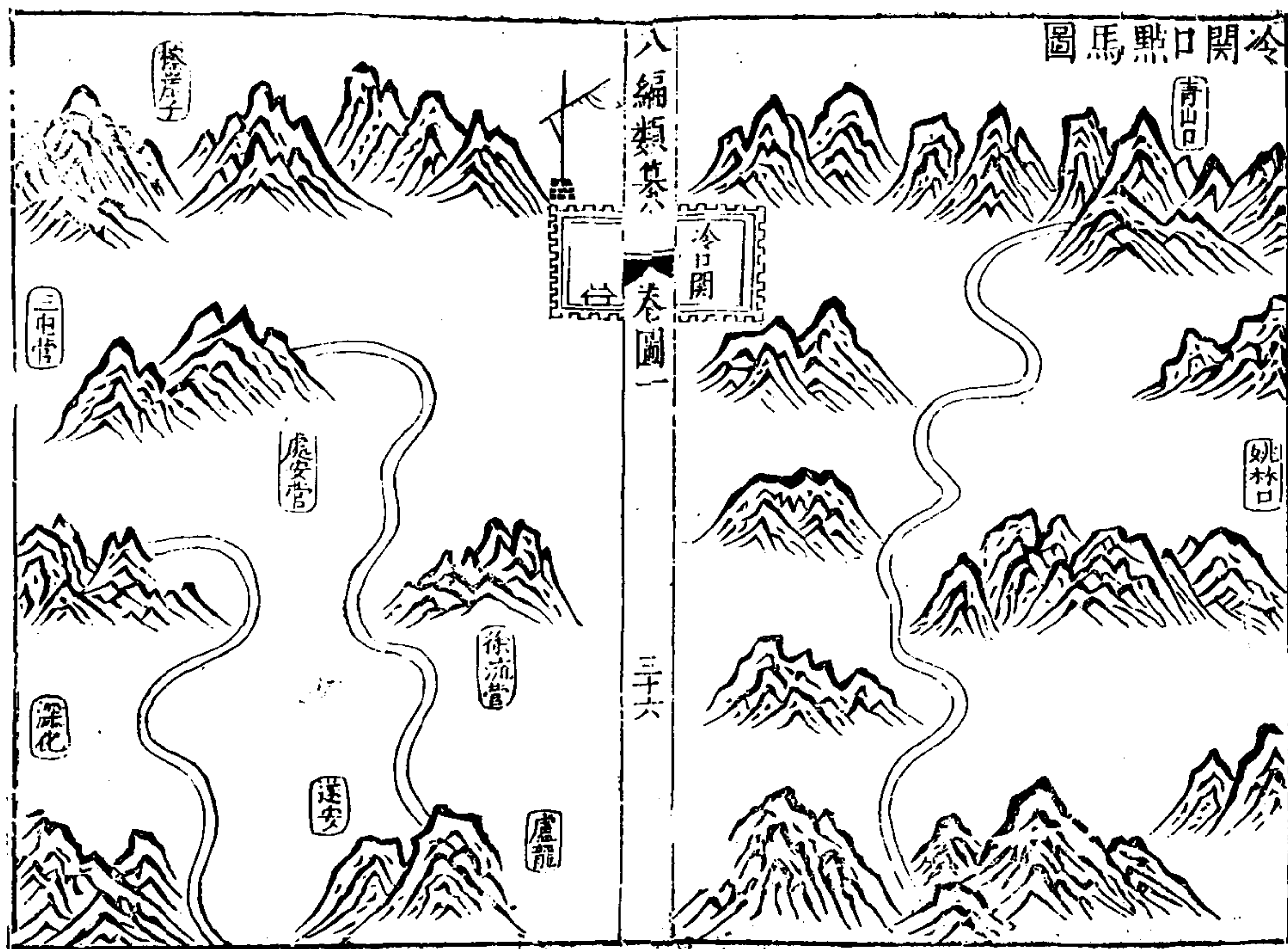








冷關口馬點圖



京營少卿歲春秋巡馬迤邊自宣府歷蘇州古北口東抵山海關遼陽之境後不復行今奏少卿新領勅如舊制行邊云不知廢自何時邊馬乏督府移文大司馬大司馬奏下太僕太僕度地便近集諸馬以調發寺典籍無存惟存調馬馬點馬圖調馬圖者寄牧郡縣也點馬圖皆卿所涉邊塞也

八編類纂 卷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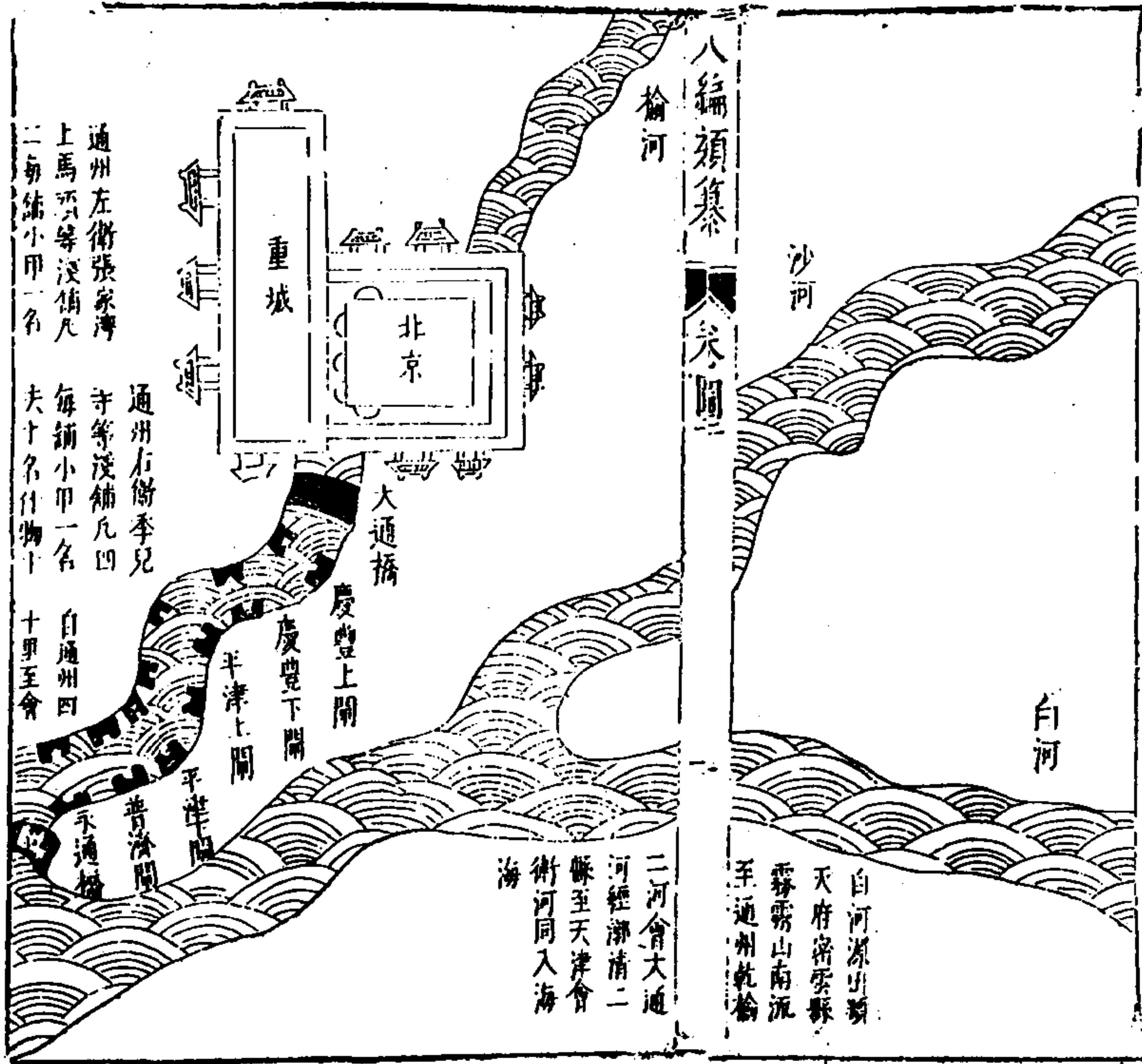
三十六

八編類纂 卷圖一

八編類纂卷

江南貢賦必假道于河而陽侯之波極損舟楫然南人絕無飛渡法倘按其圖而知其險寧不俟河之清

河漕全圖



八編類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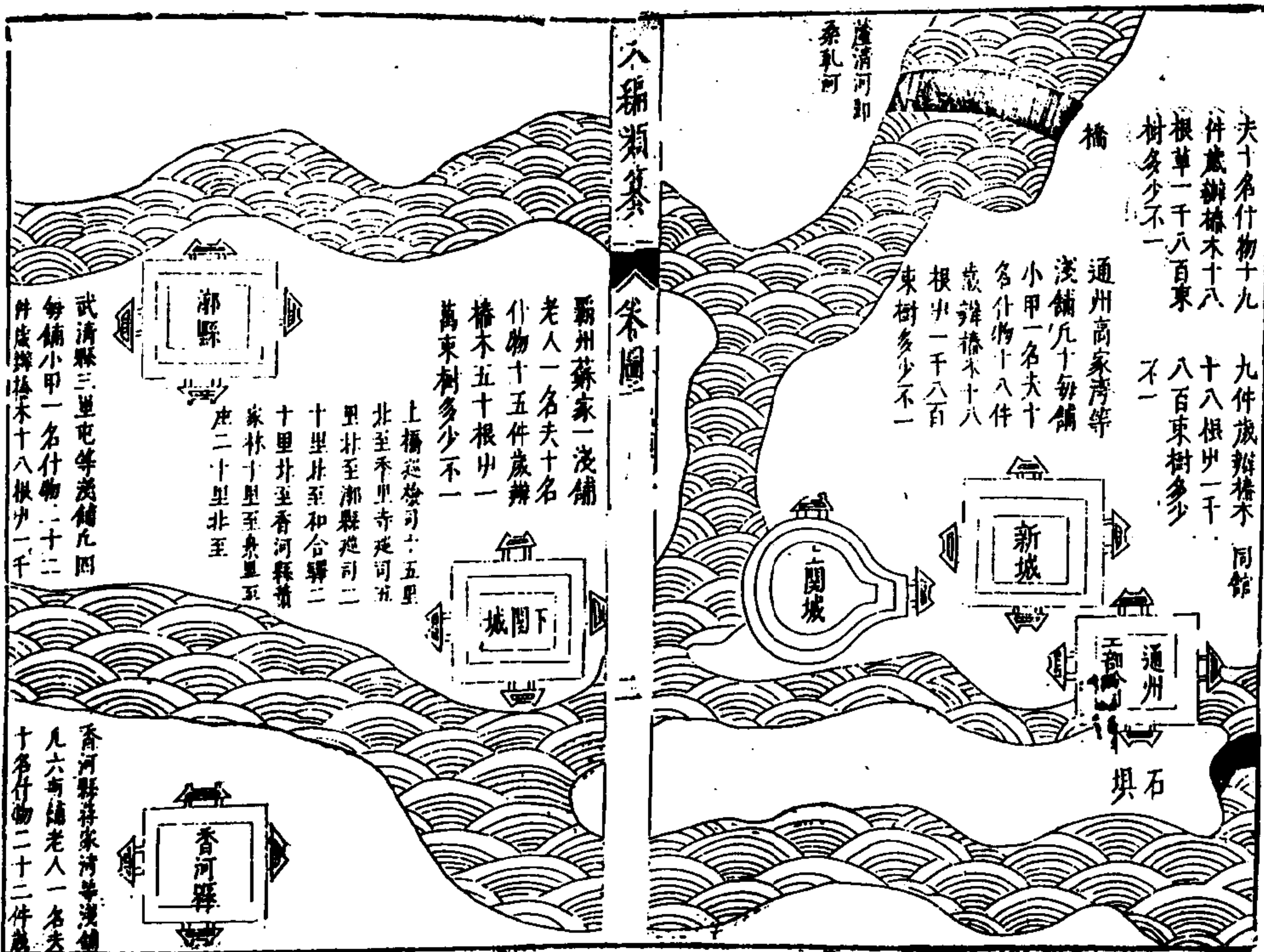
卷八

白河源出嶺
天府密雲縣
霧霧山南流
至通州枕榆

二河會大通
河經漕清二
縣至天津會
衛河同入海

通州左衛張家灣
寺等淺舖凡四
每舖小甲一名
夫十名什物十
二每舖小甲一名

通州右衛李兒
寺等淺舖凡四
每舖小甲一名
夫十名什物十
二每舖小甲一名



八編類纂

卷八

夫十名什物十九
件慶豐橋木十八
根草一千八百束
樹多少不一

通州高家灣等
淺舖凡十每舖
小甲一名夫十
各什物十八件
慶豐橋木十八
根中一千八百
束樹多少不一

霸州蘇家一淺舖
老人一名夫十名
什物十五件慶豐
橋木五十根中一
萬束樹多少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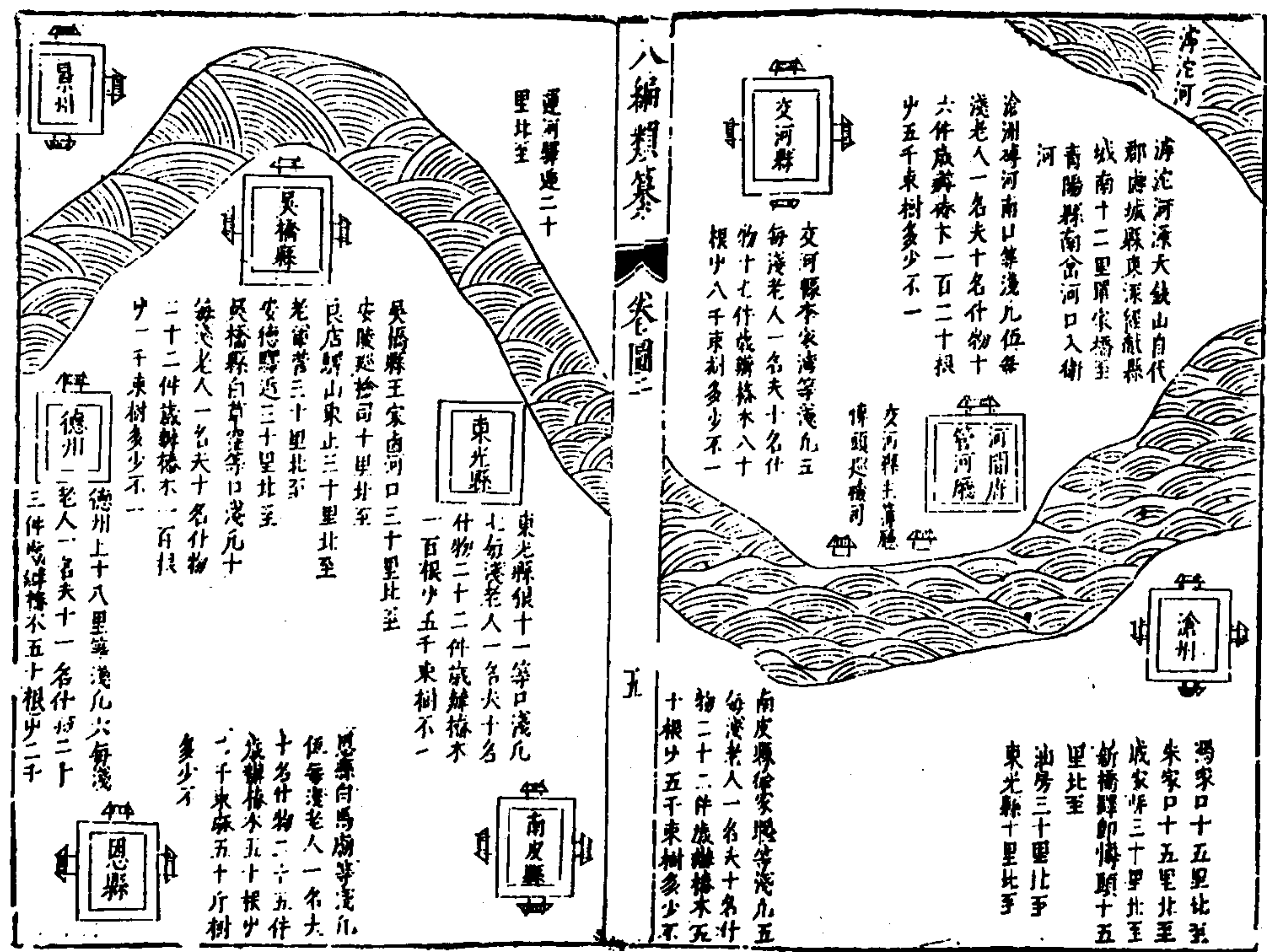
武清縣三里屯等淺舖凡四
每舖小甲一名什物二十二
件慶豐橋木十八根中一千

香河縣蘇家灣等淺舖
凡六每舖老人一名夫
十名什物二十二件

八編類纂

卷圖二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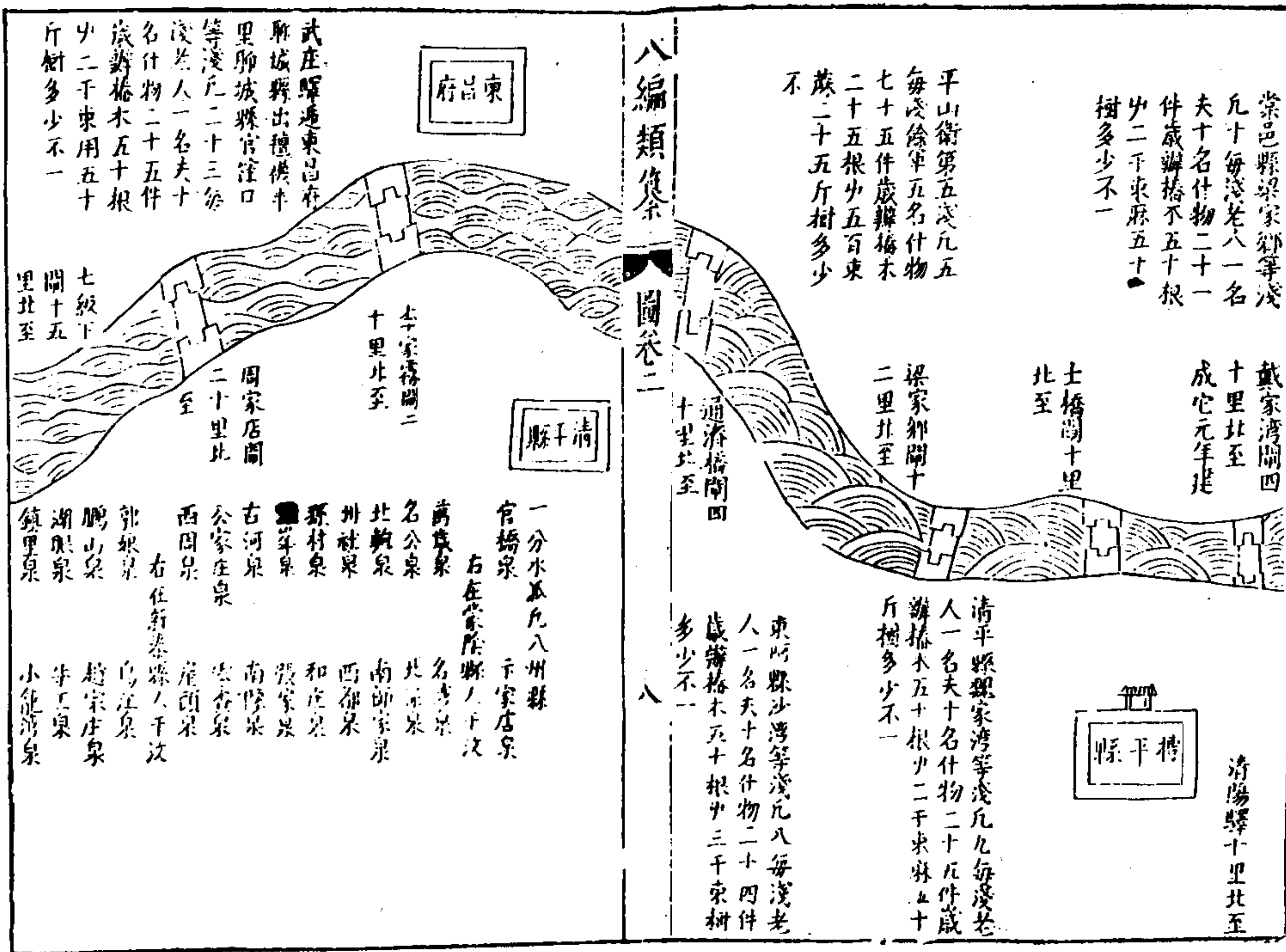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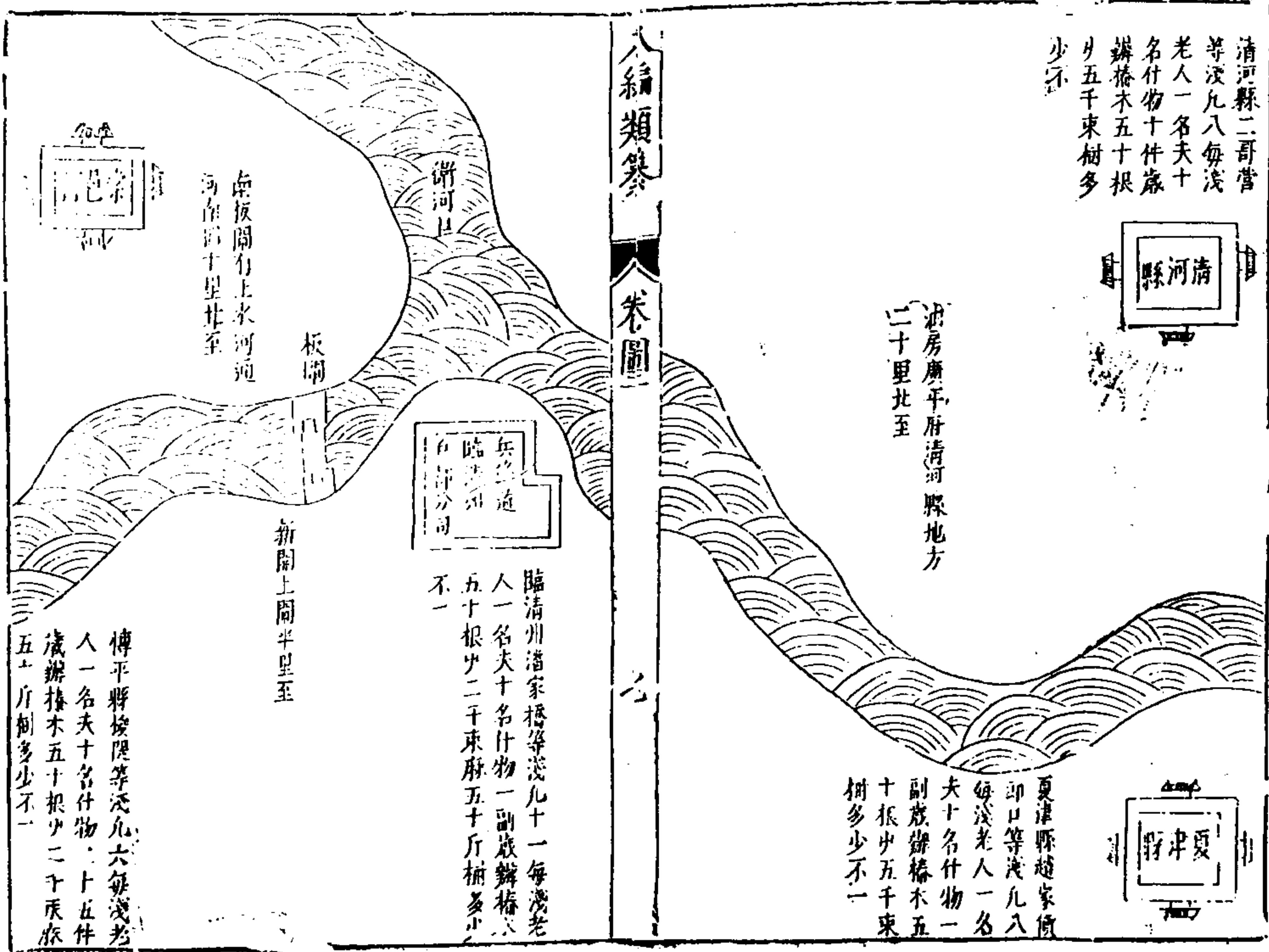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圖卷二

六





南旺湖分水櫃



八編類纂

圖卷二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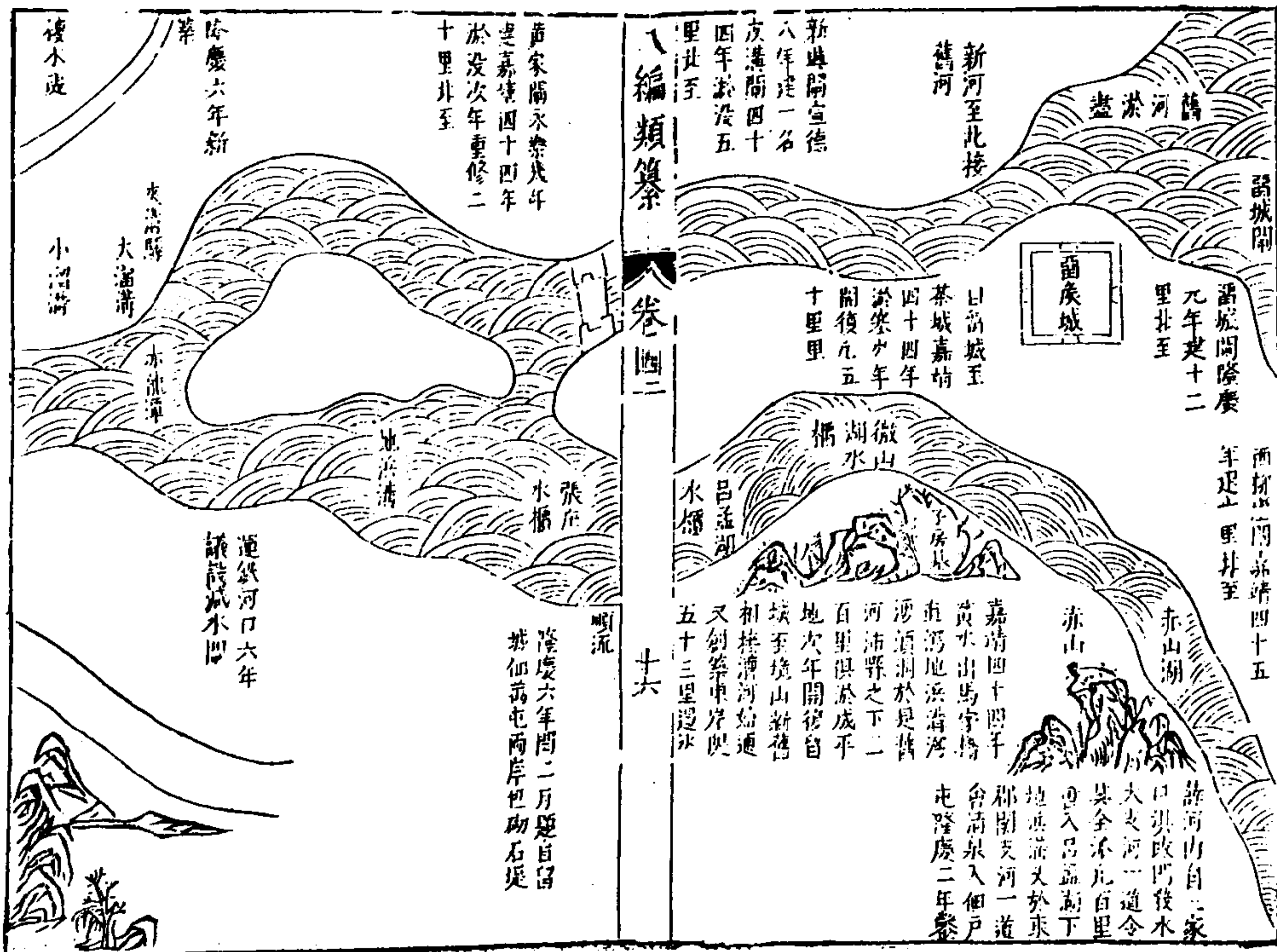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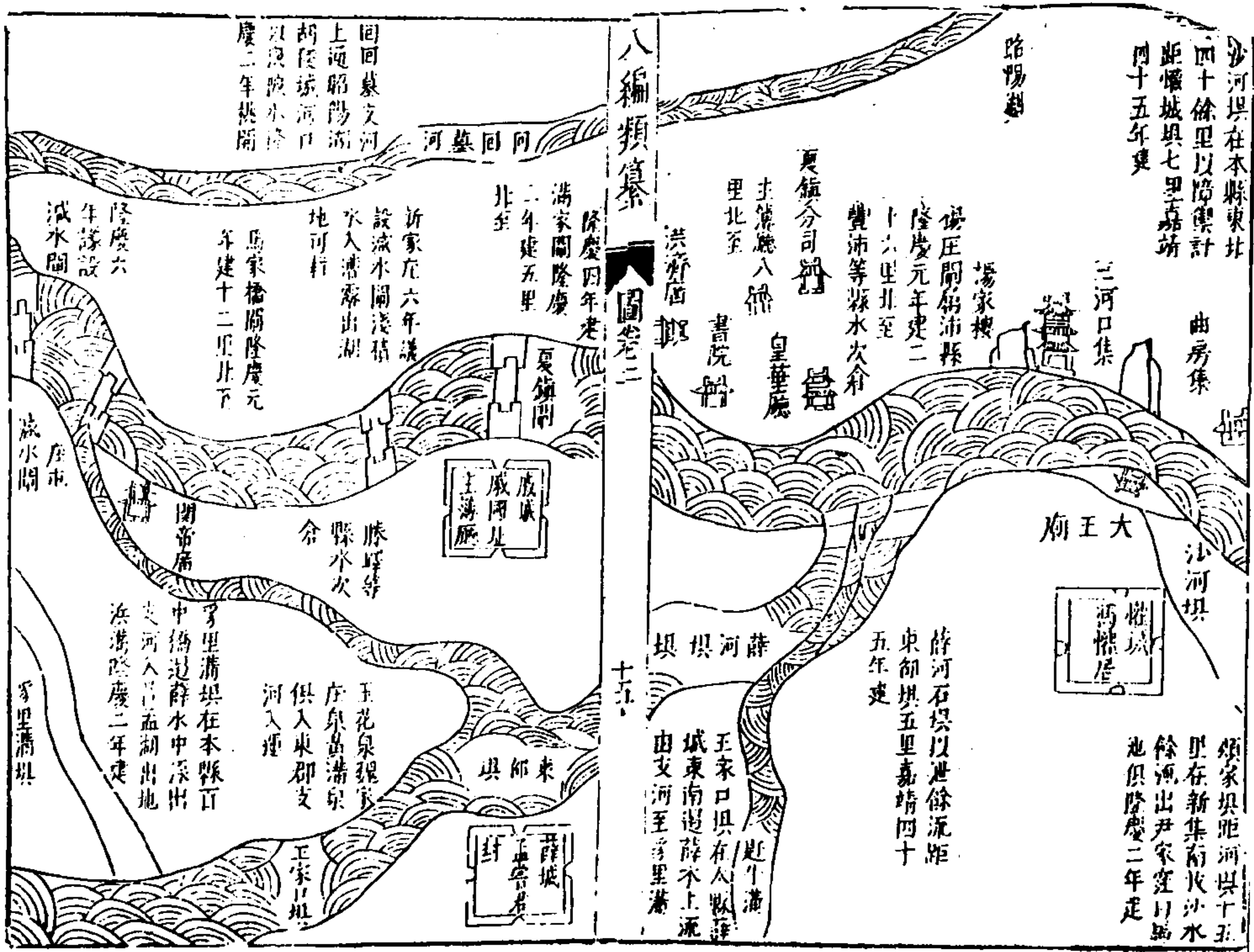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圖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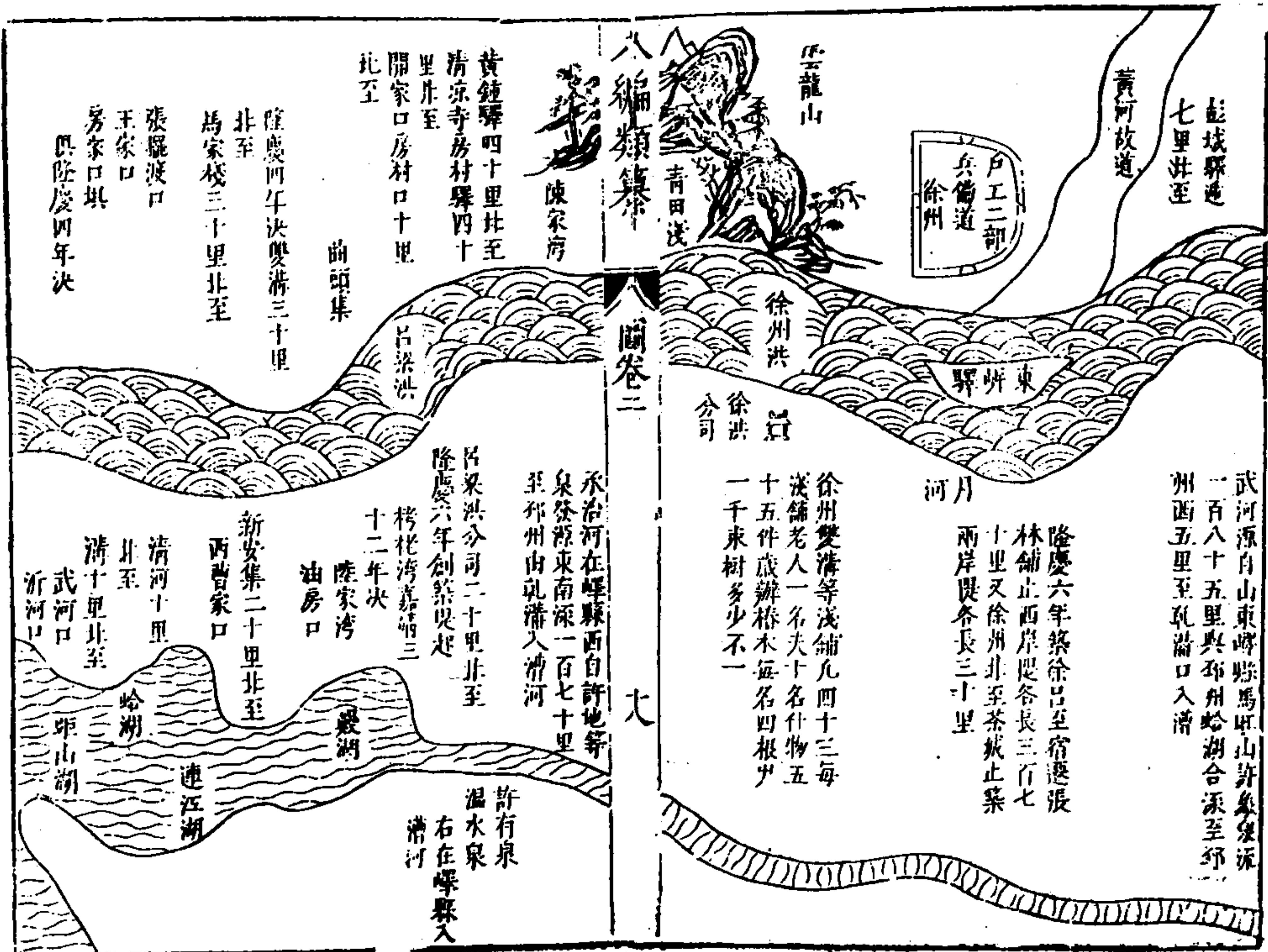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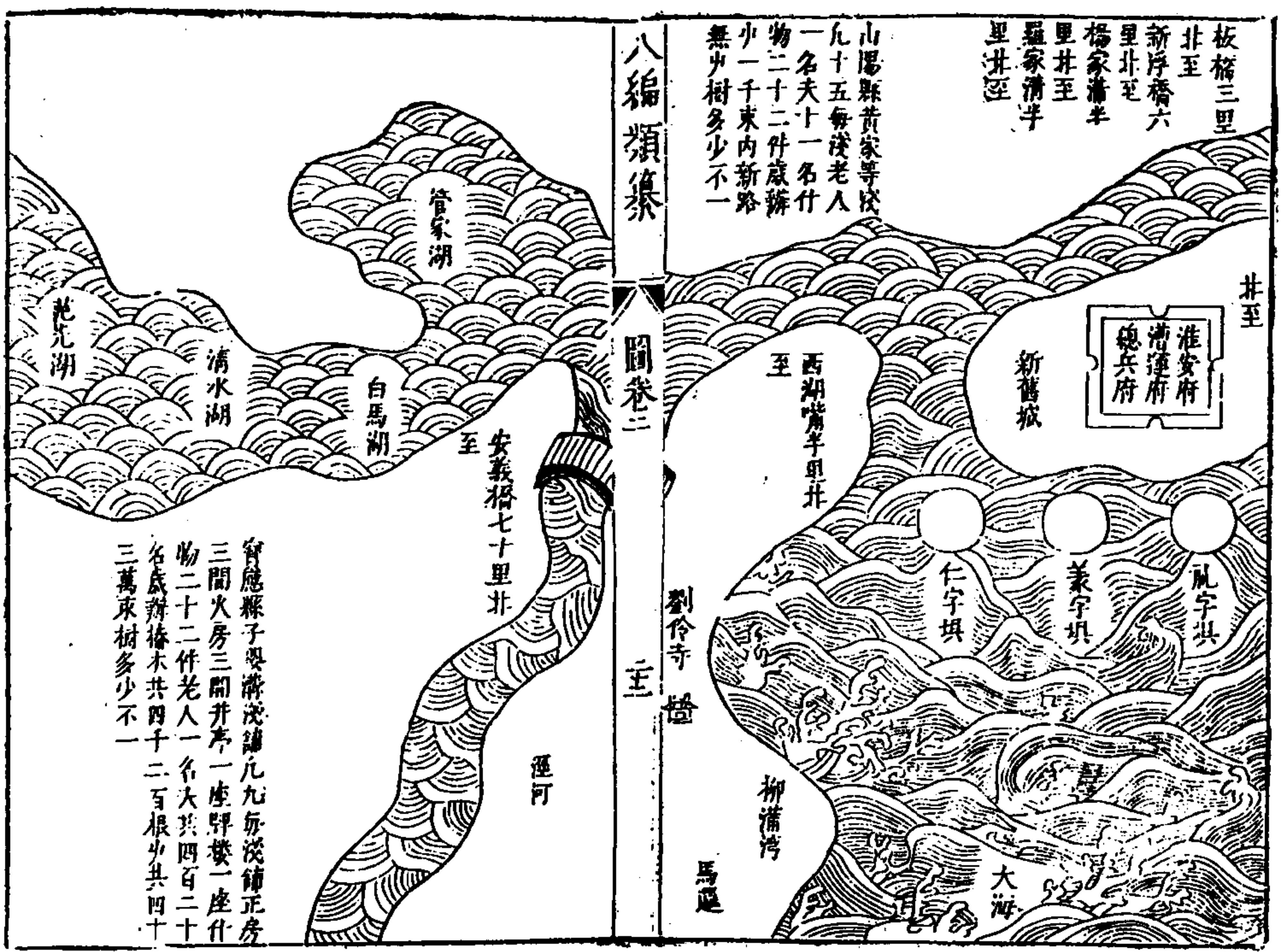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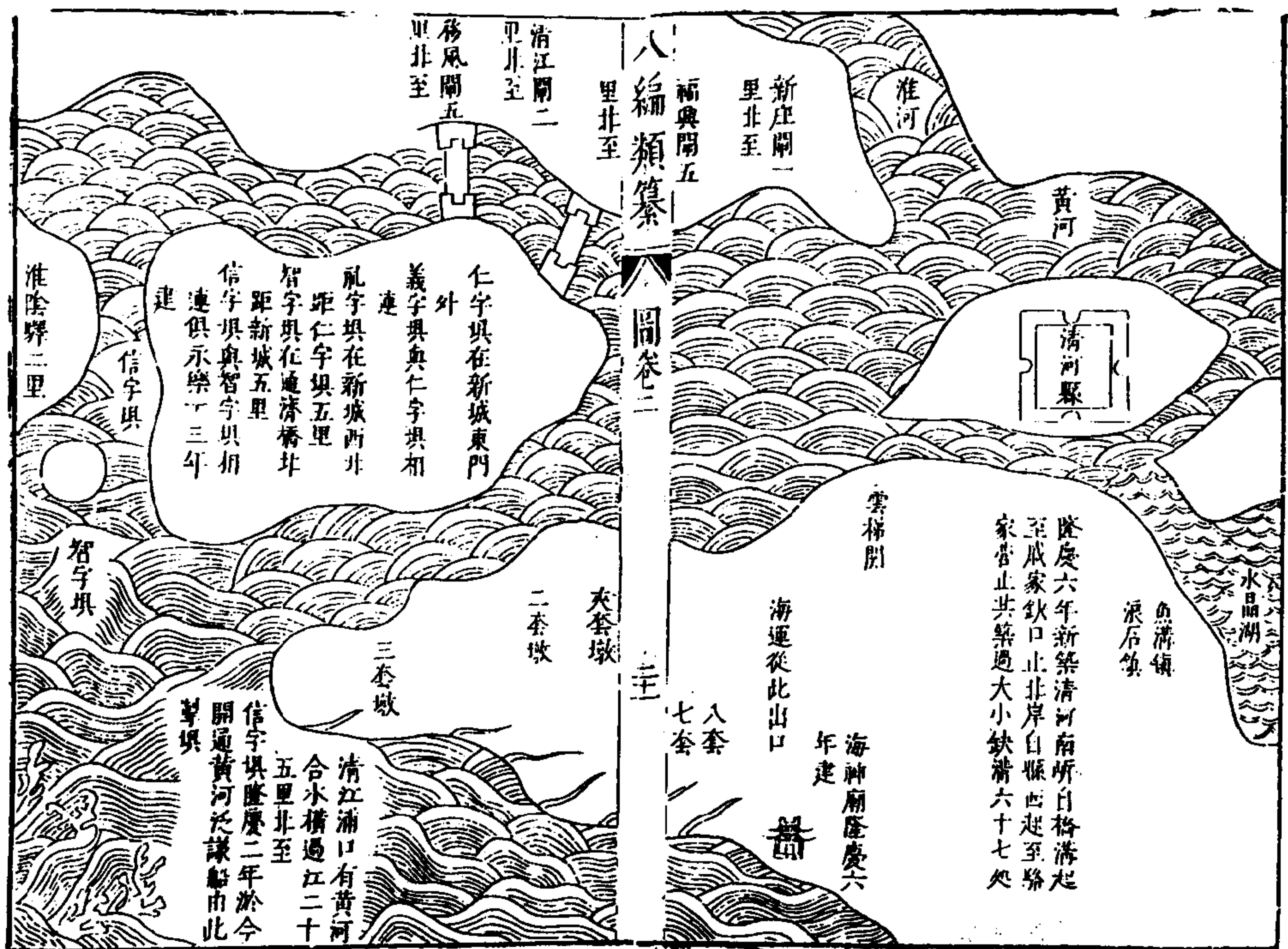
圖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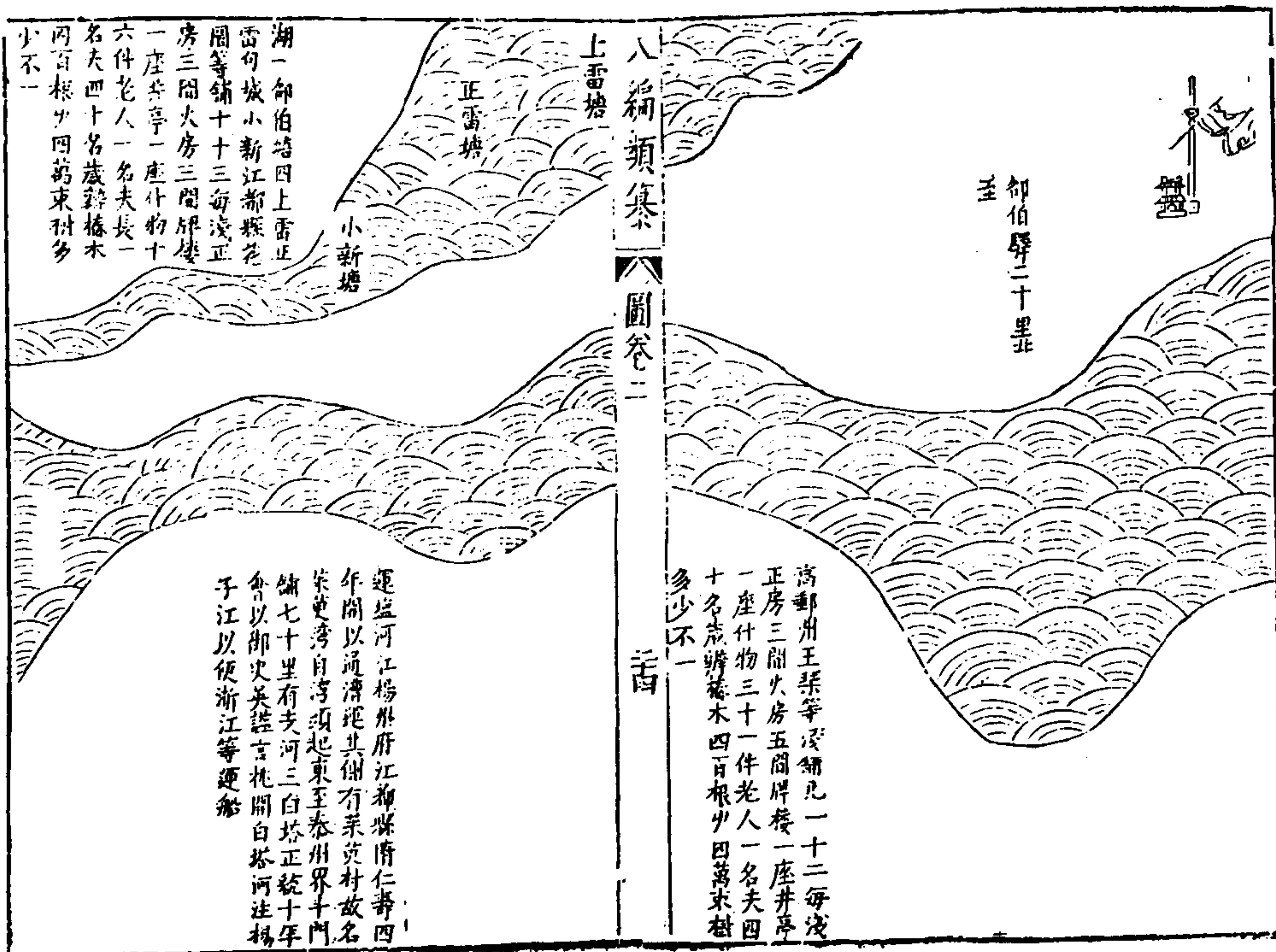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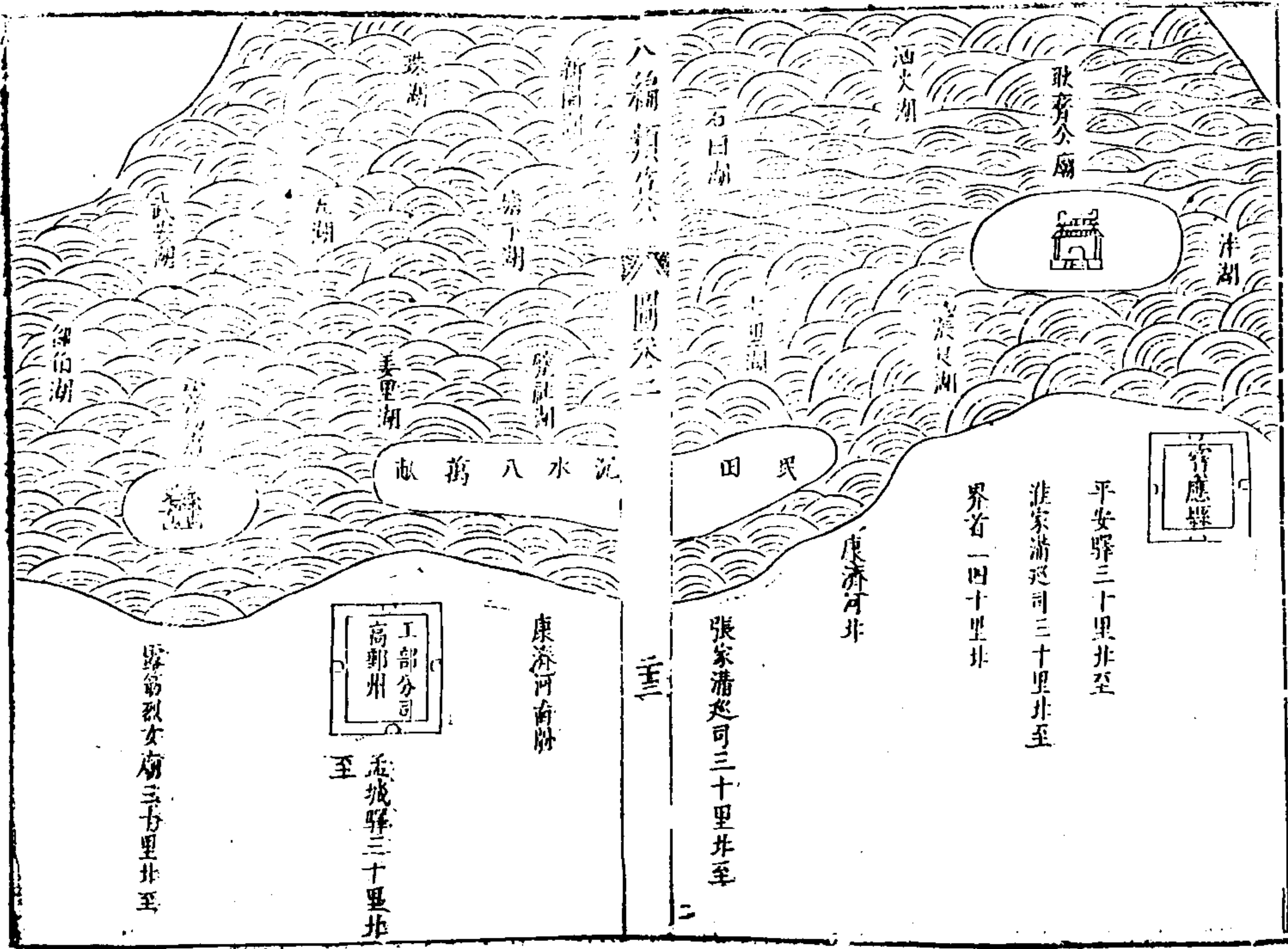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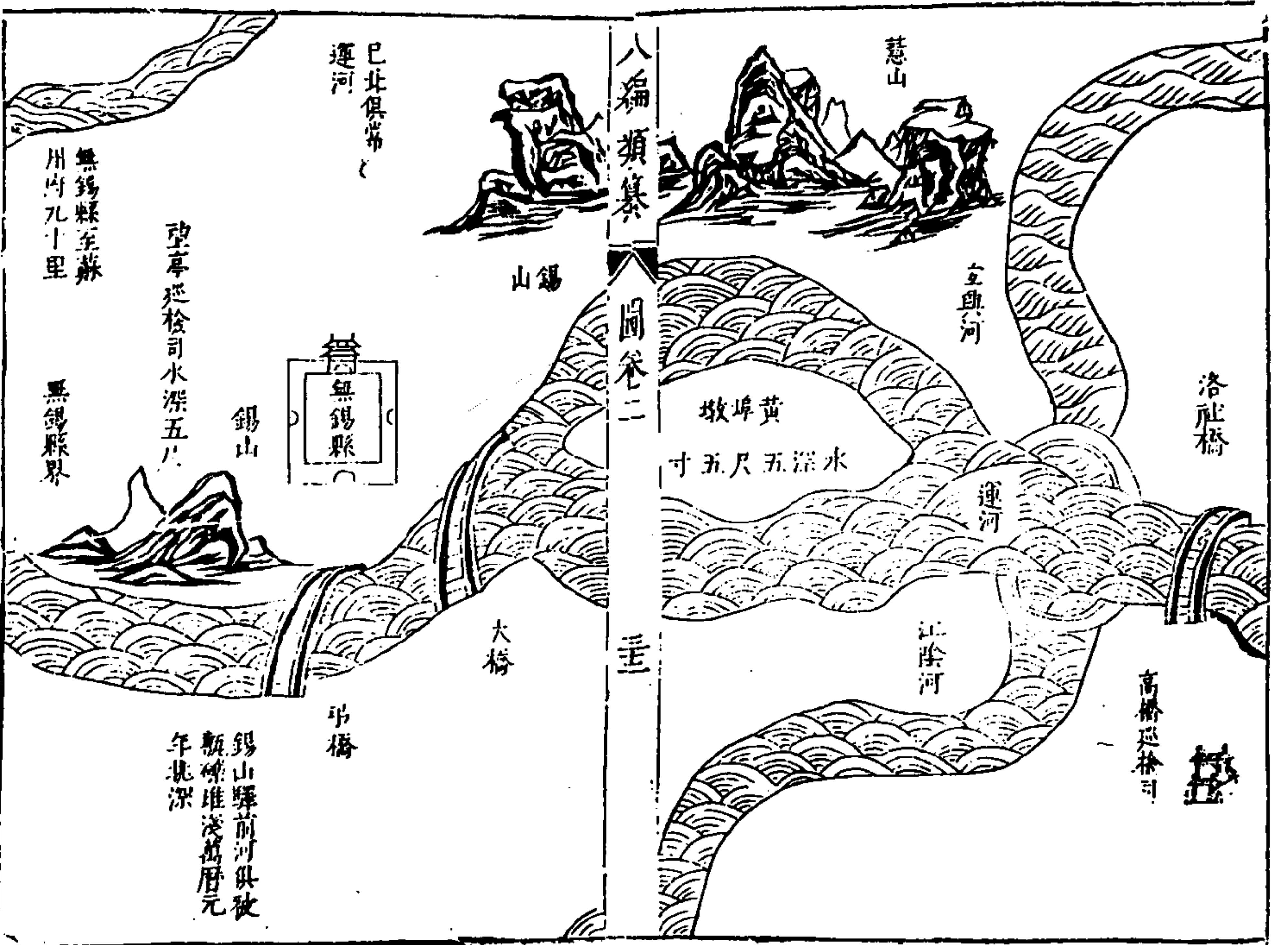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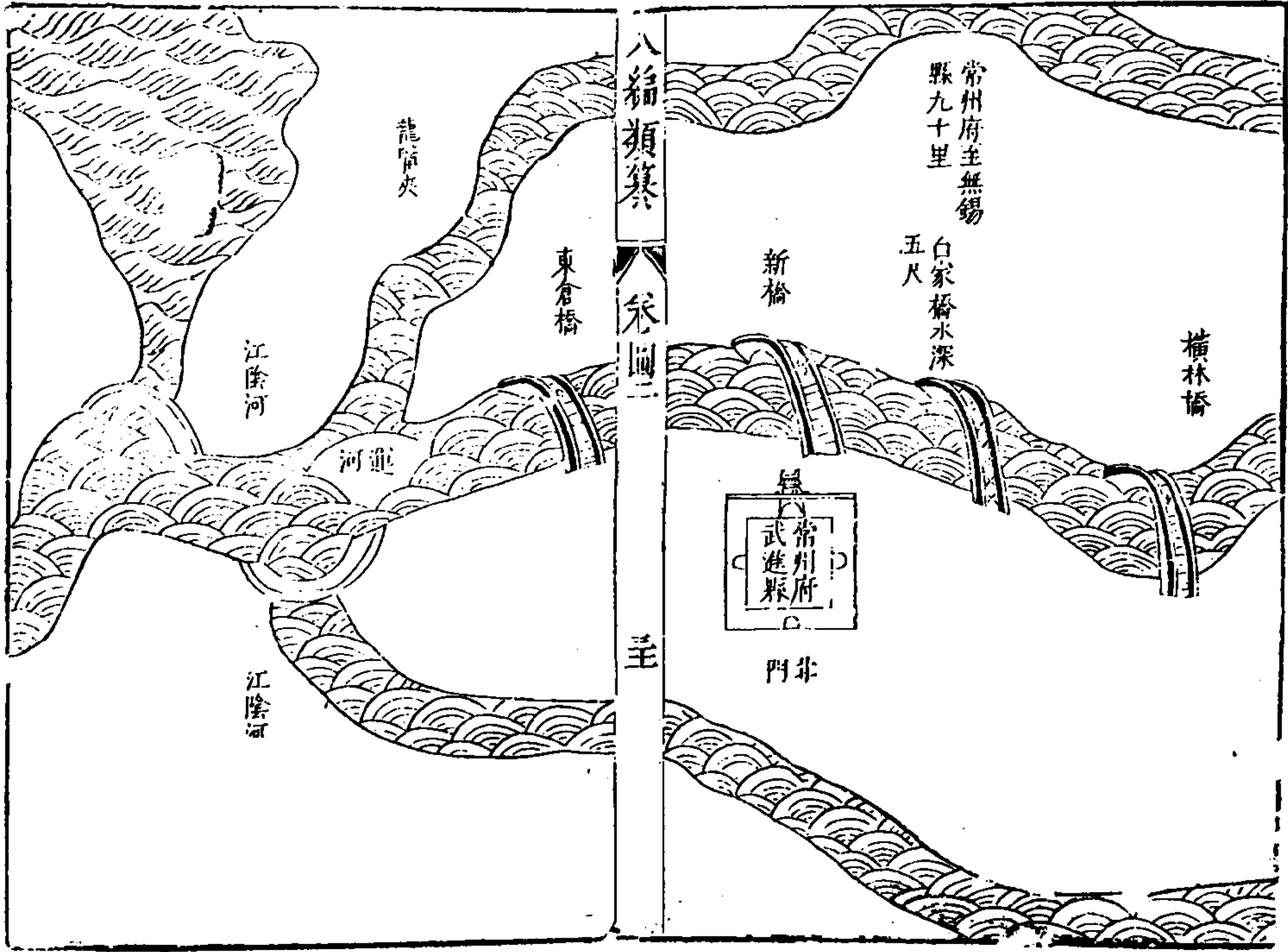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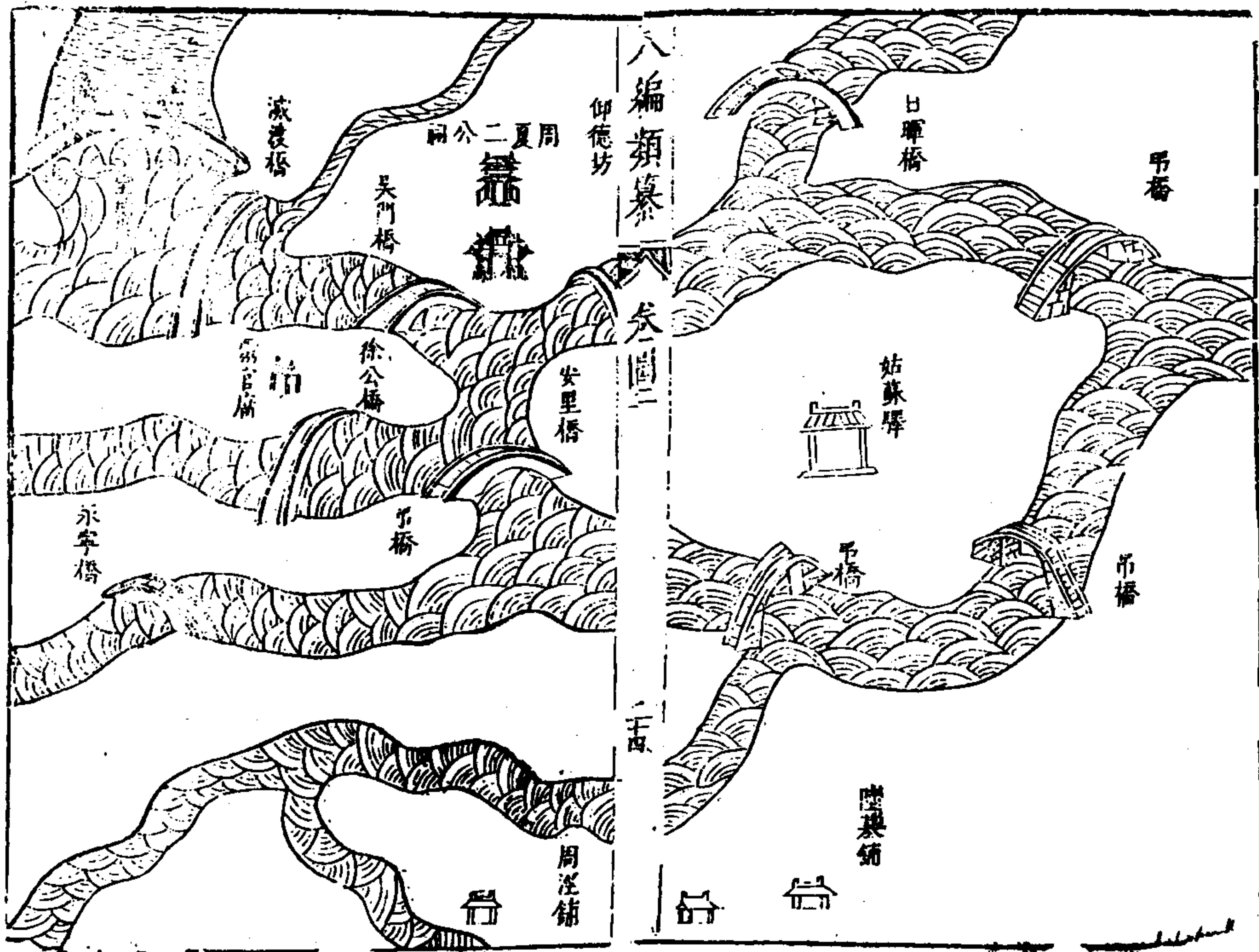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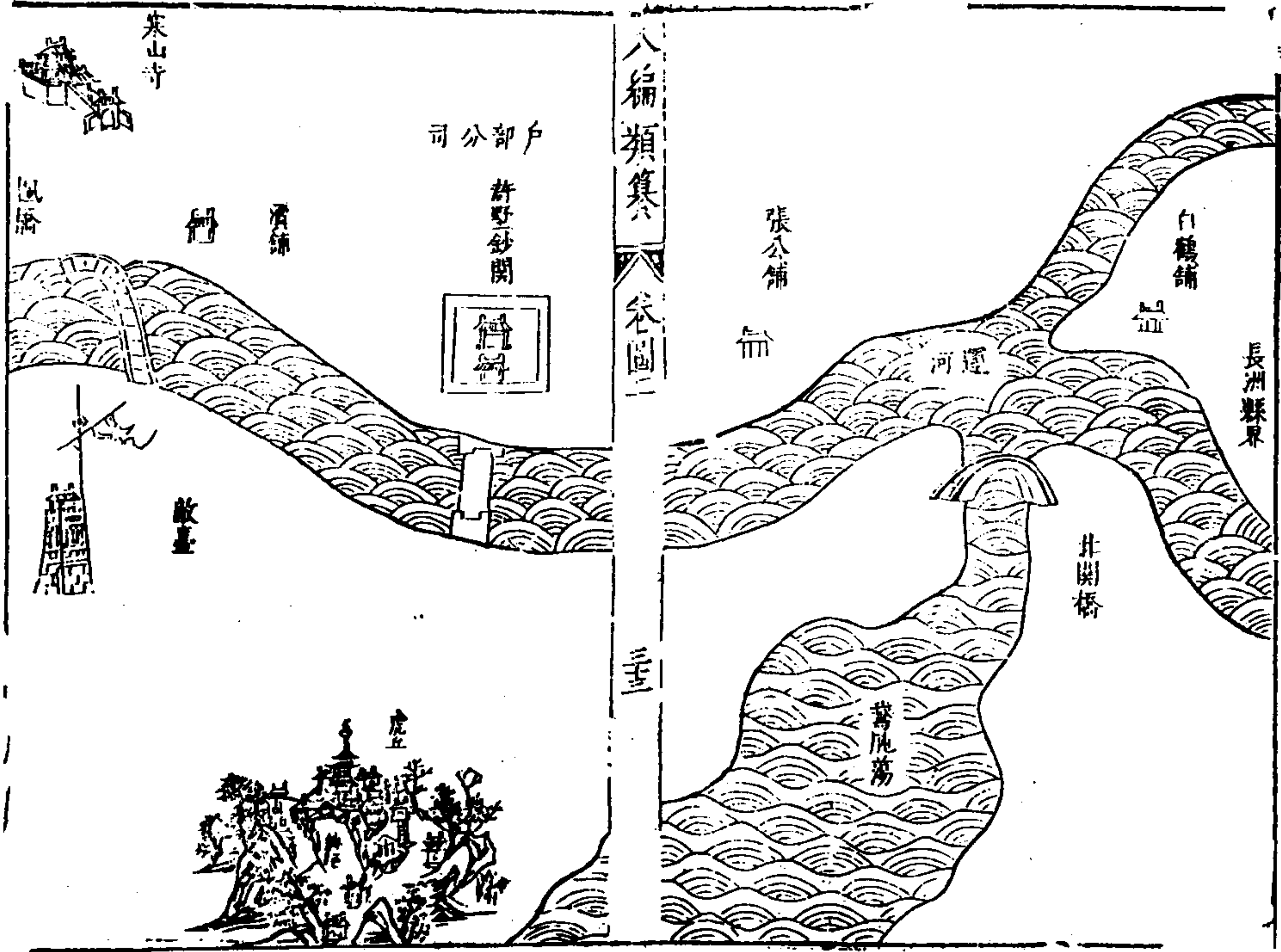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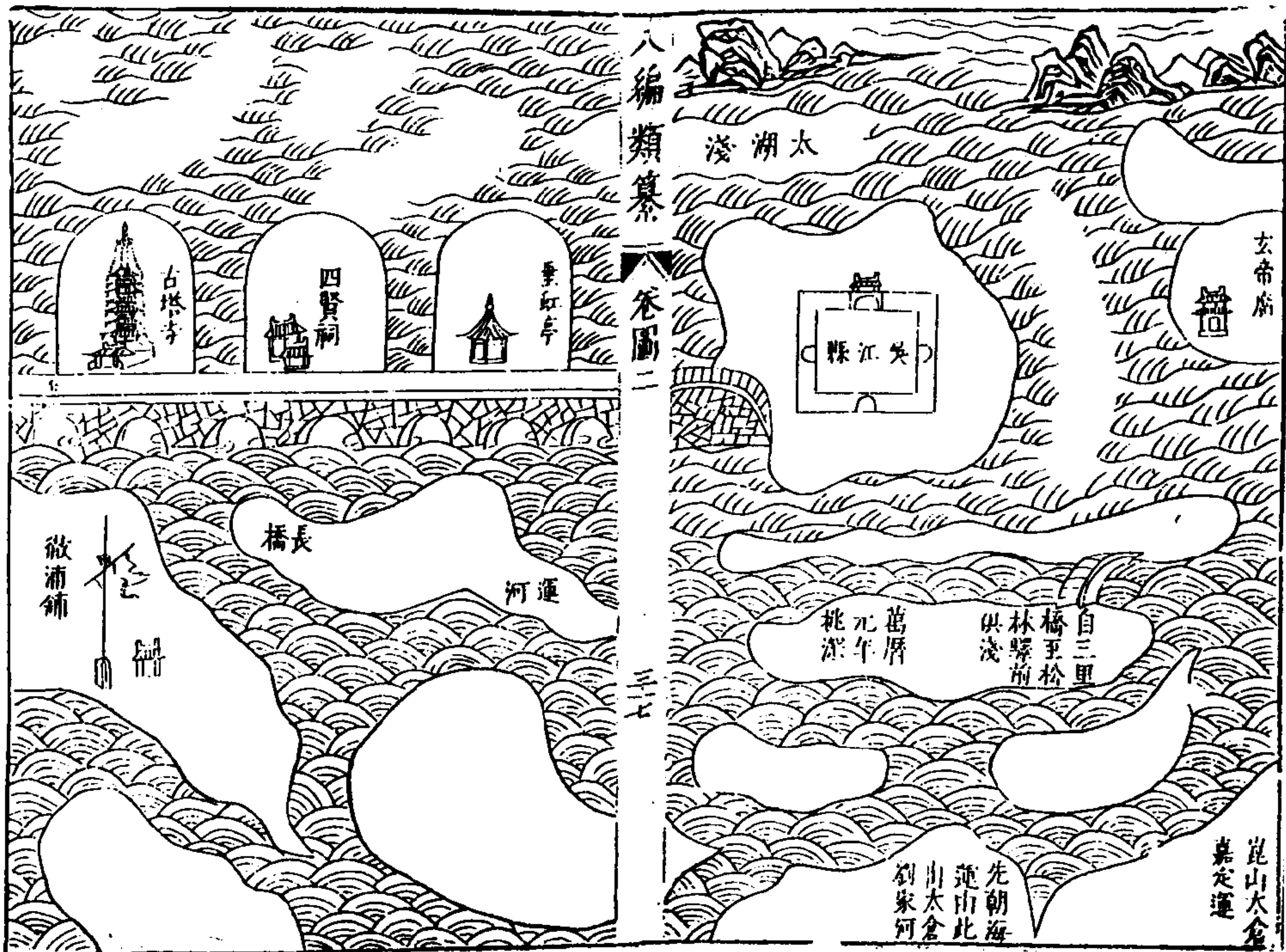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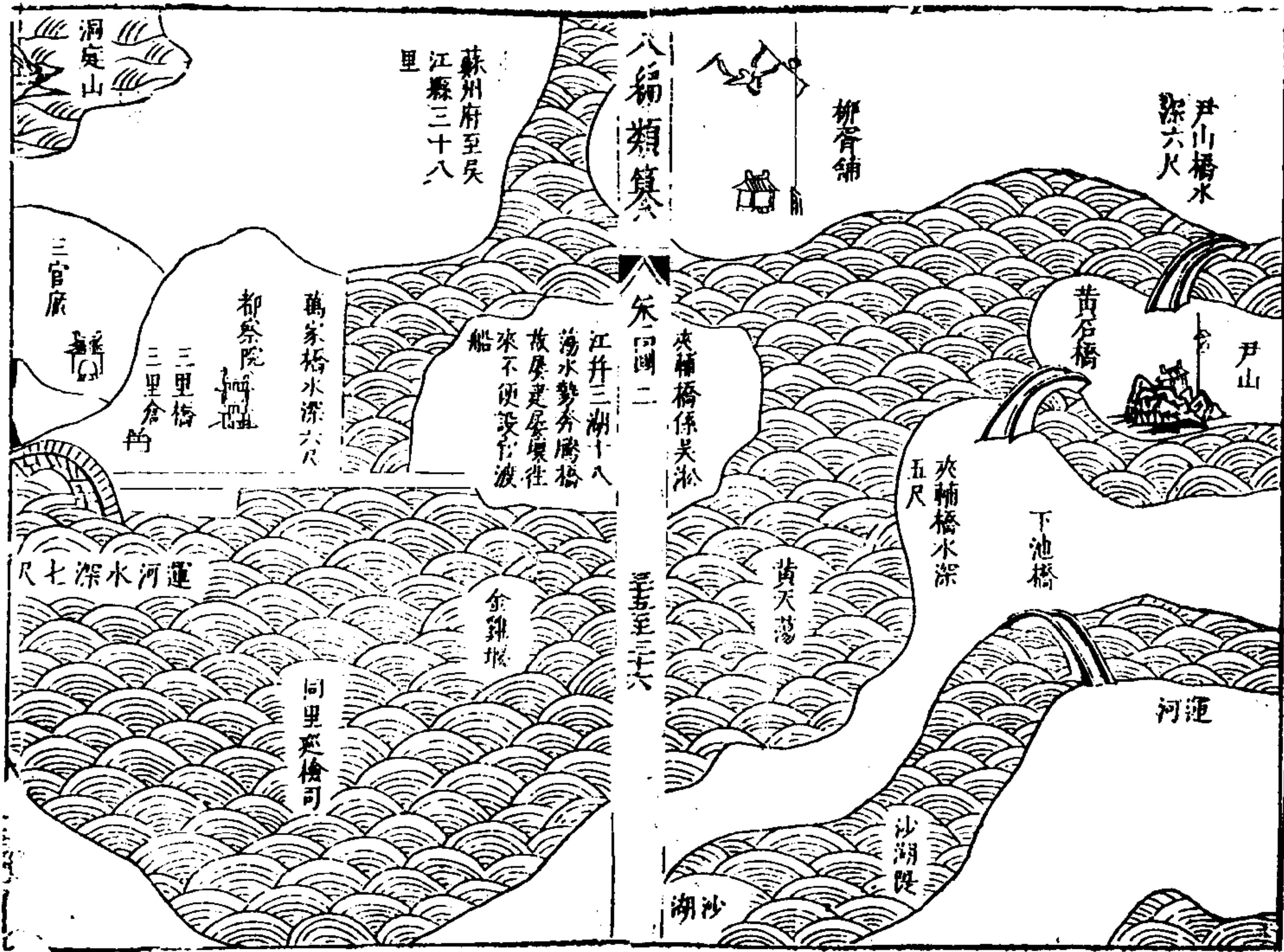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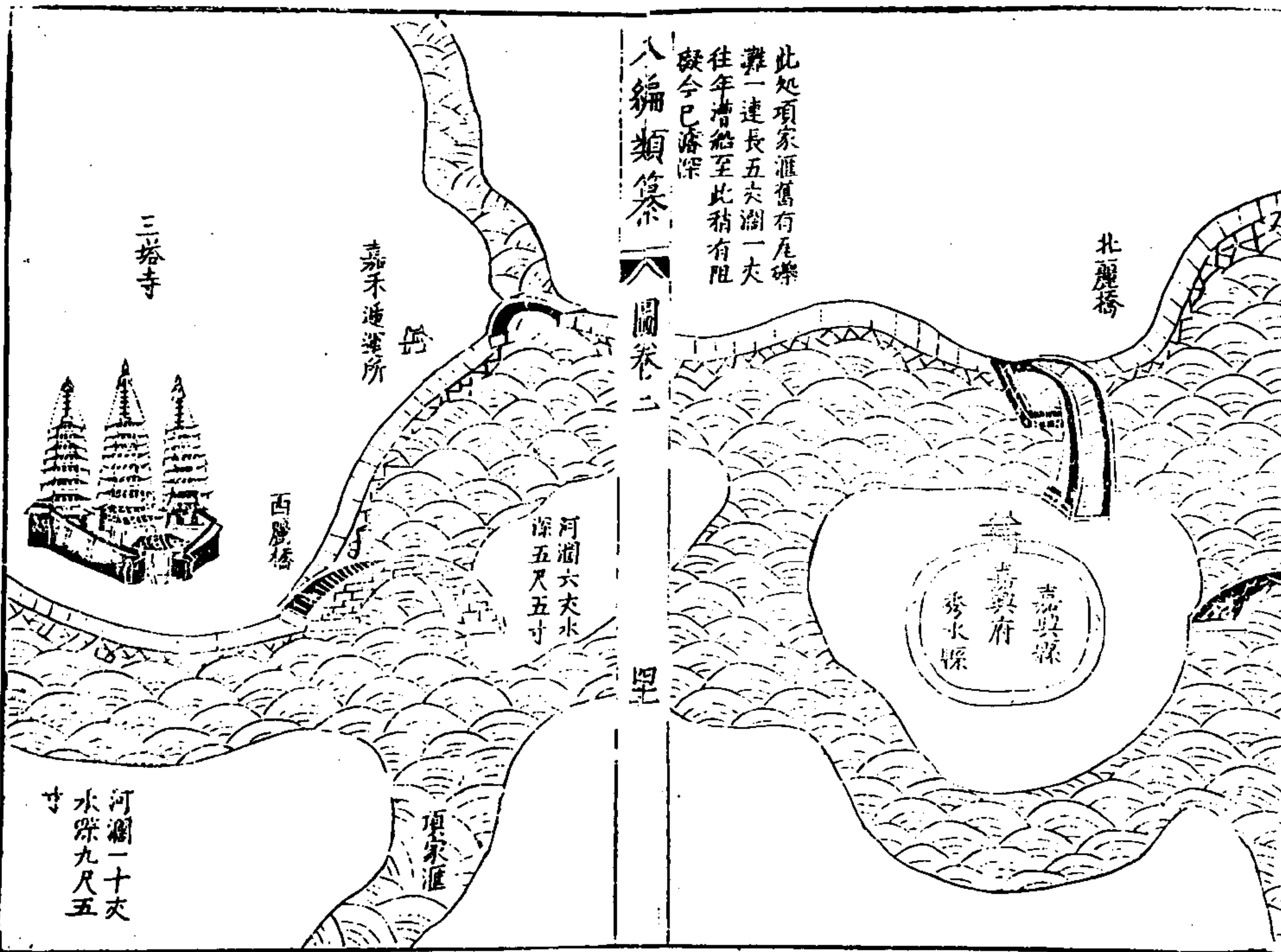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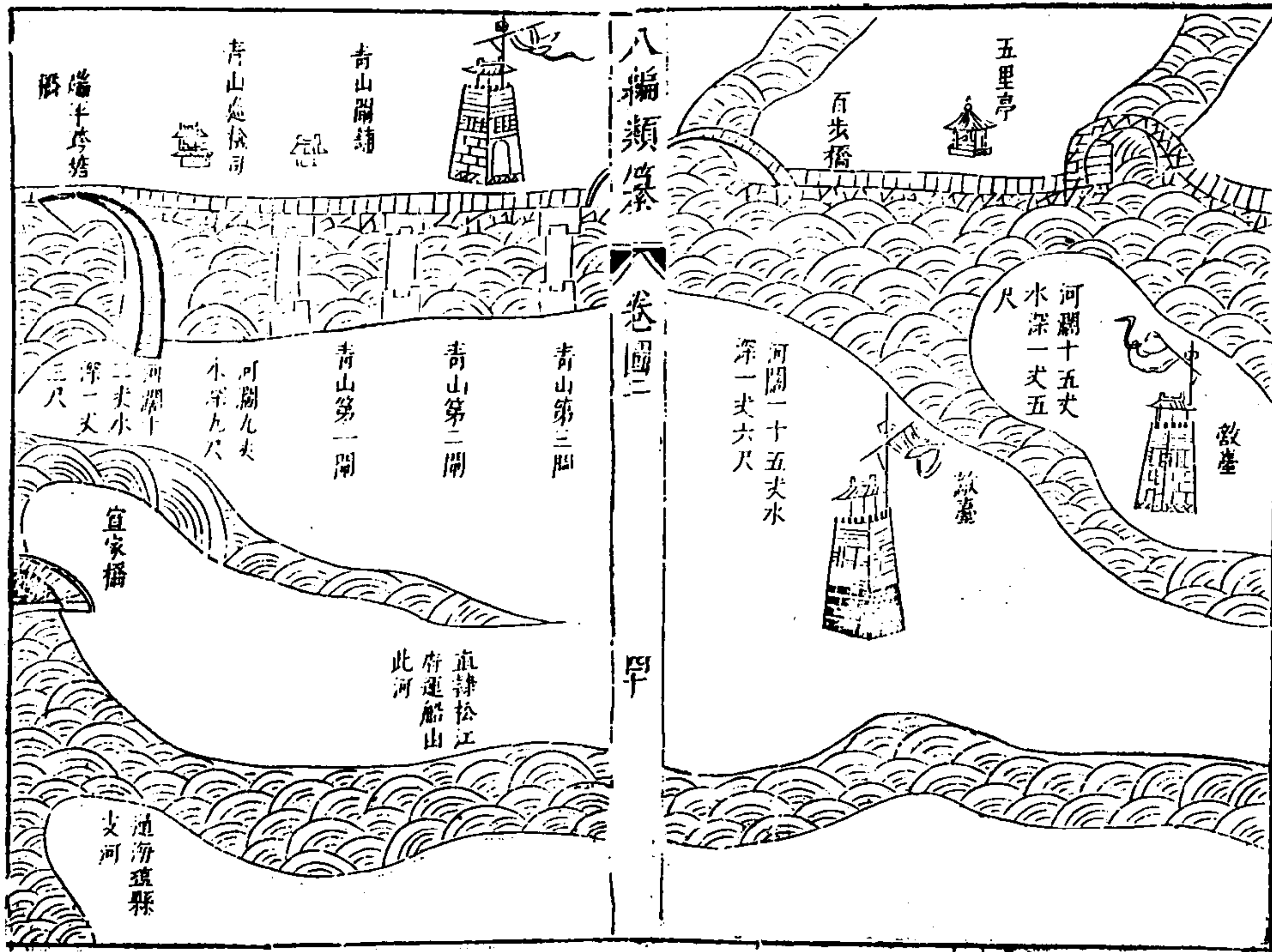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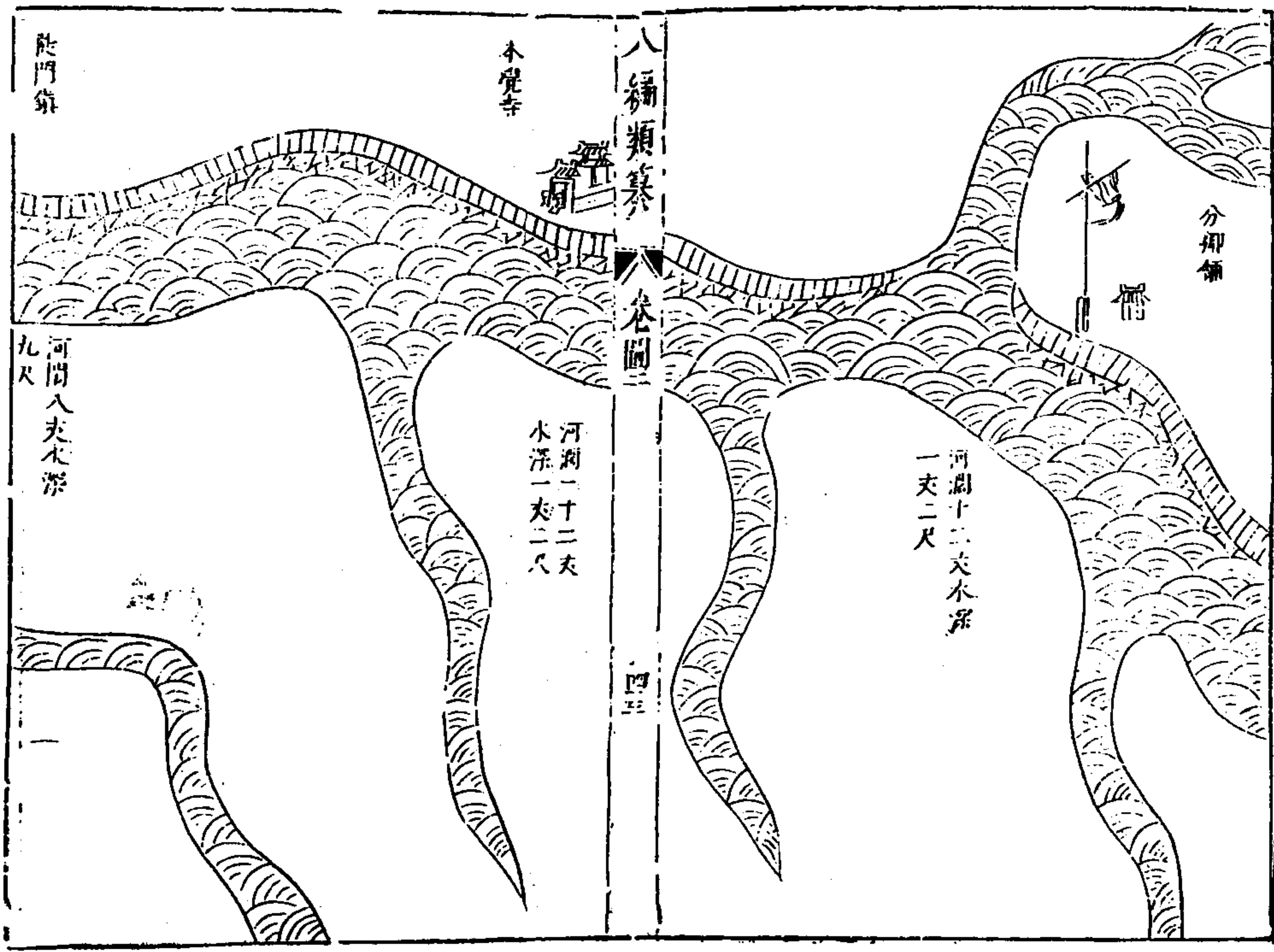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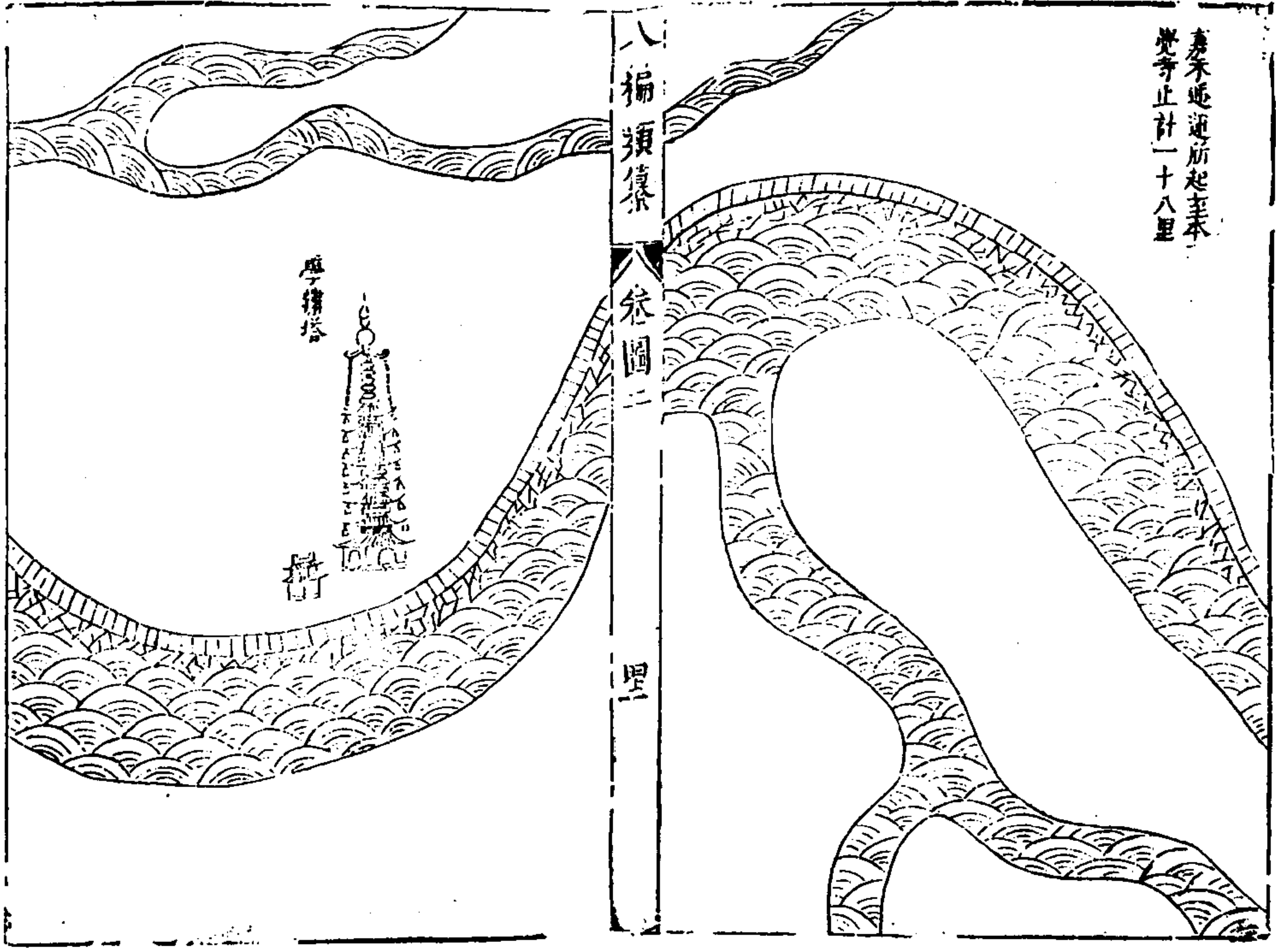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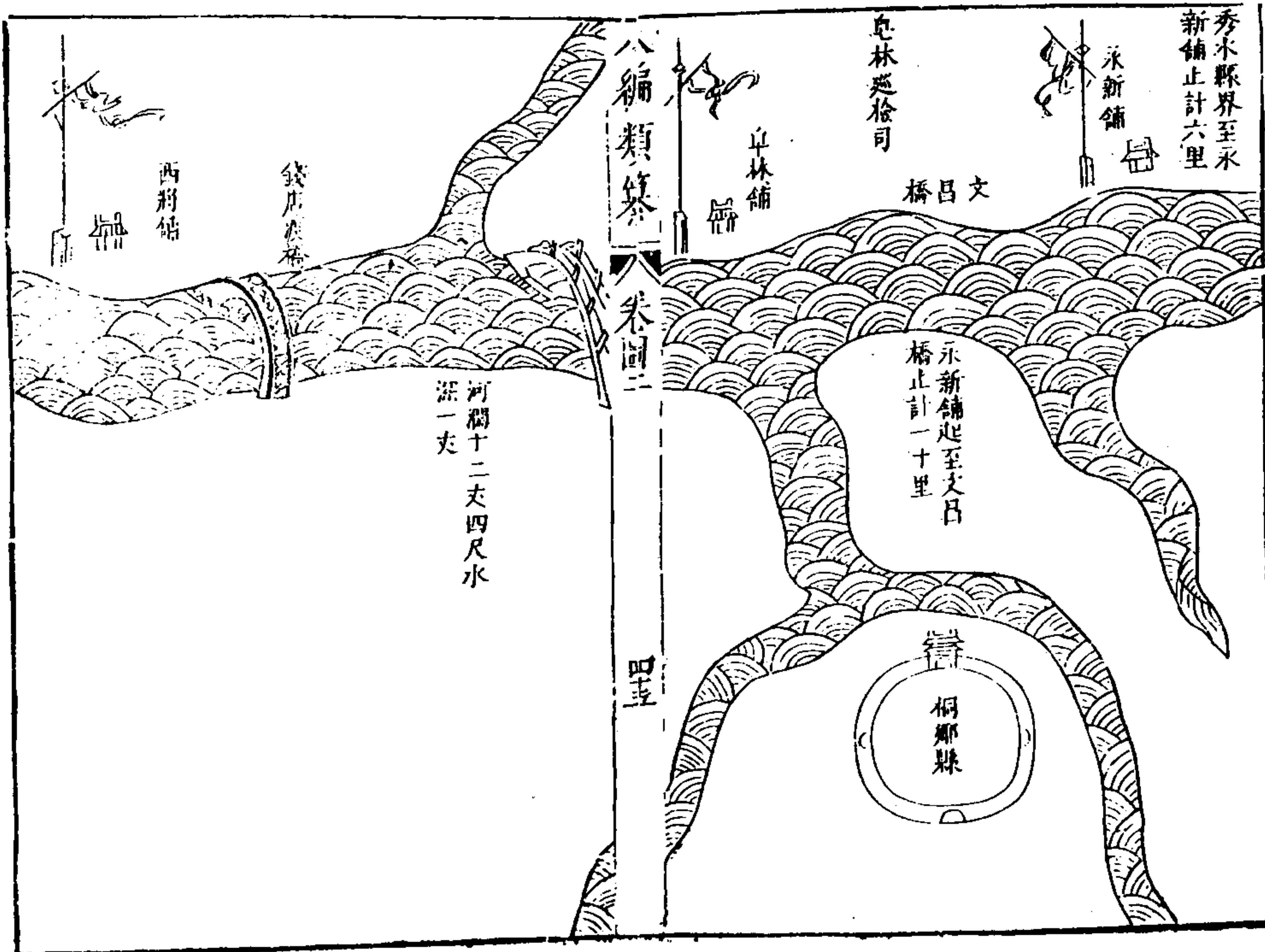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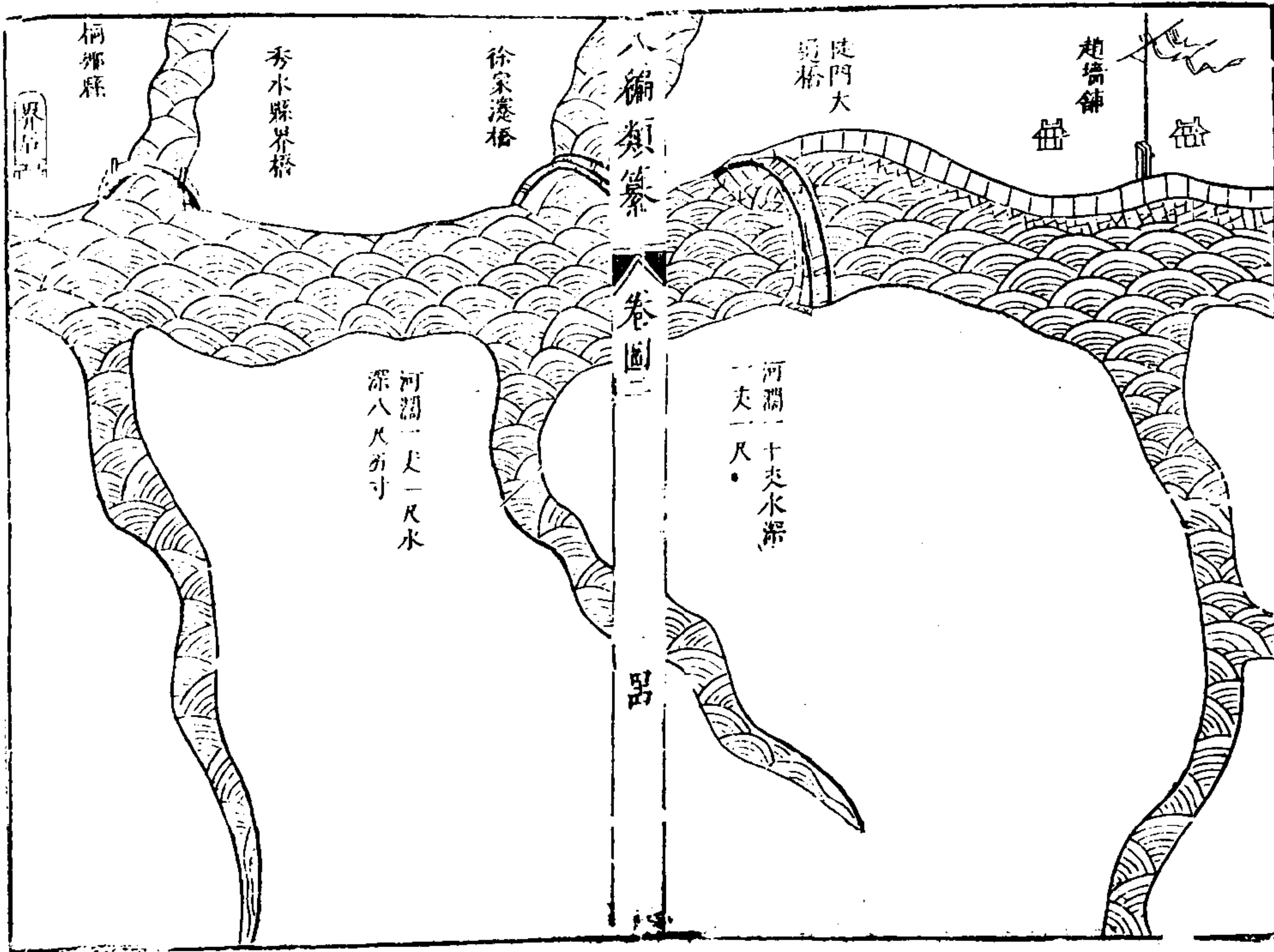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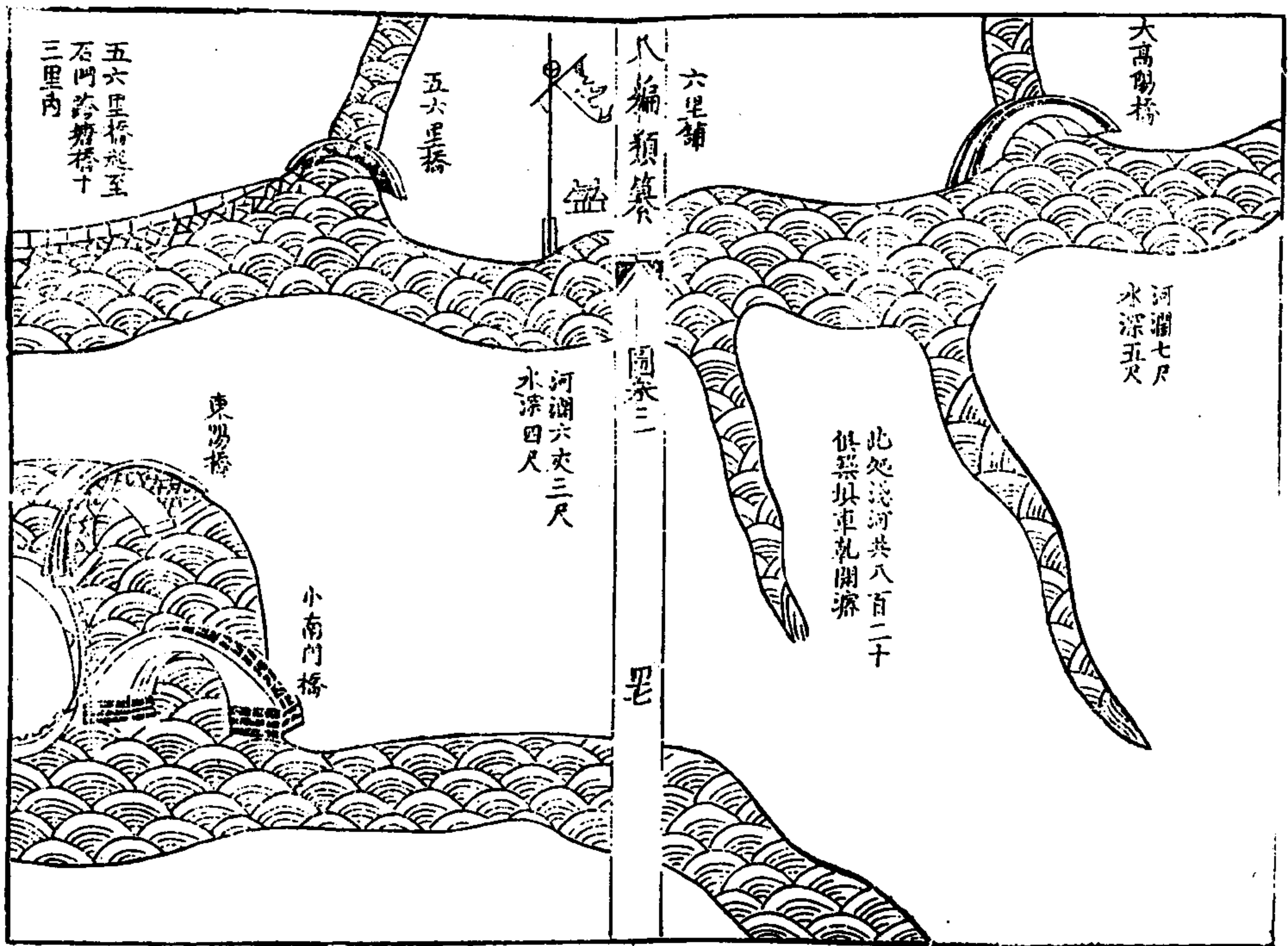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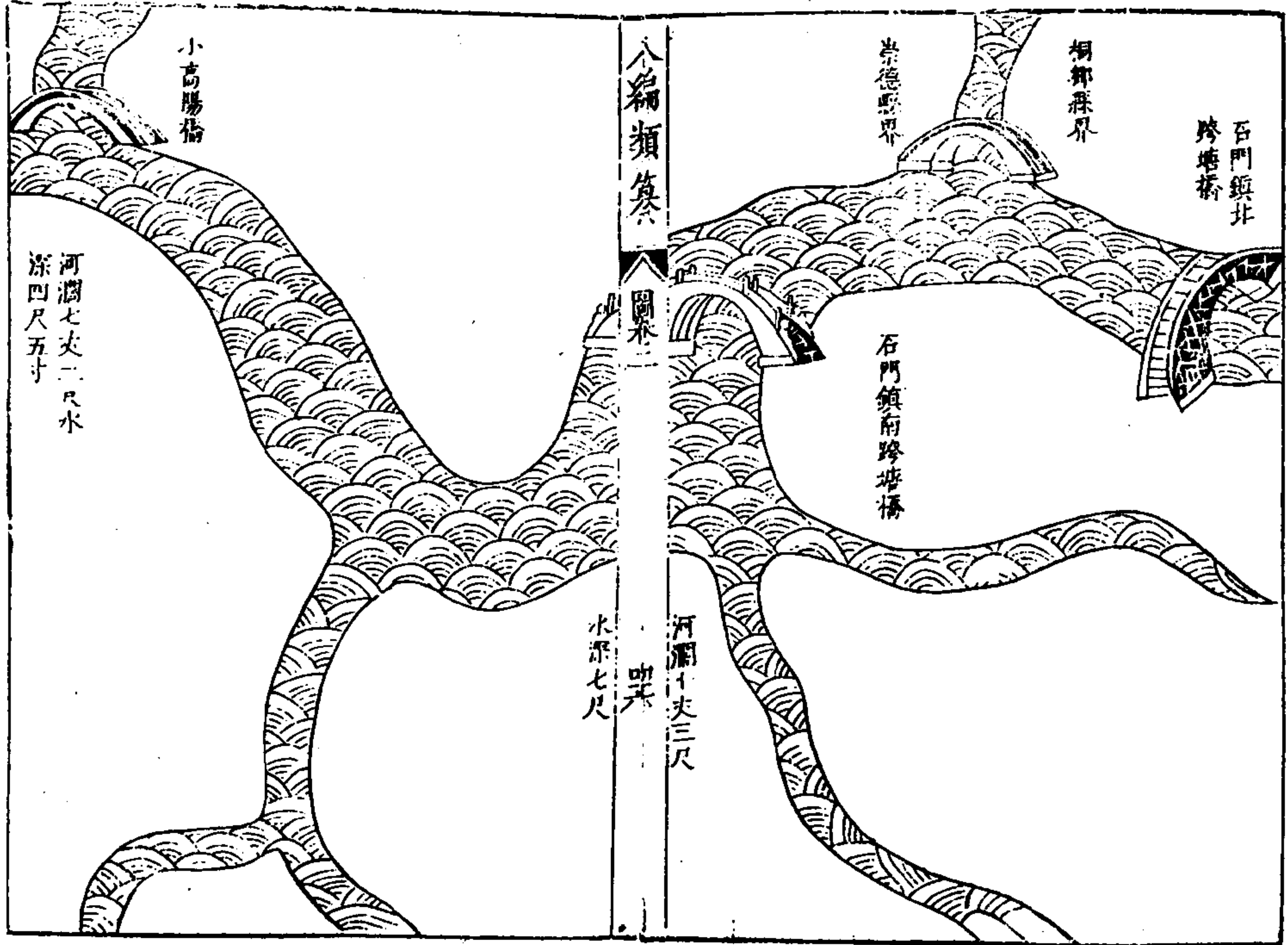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卷之七 長江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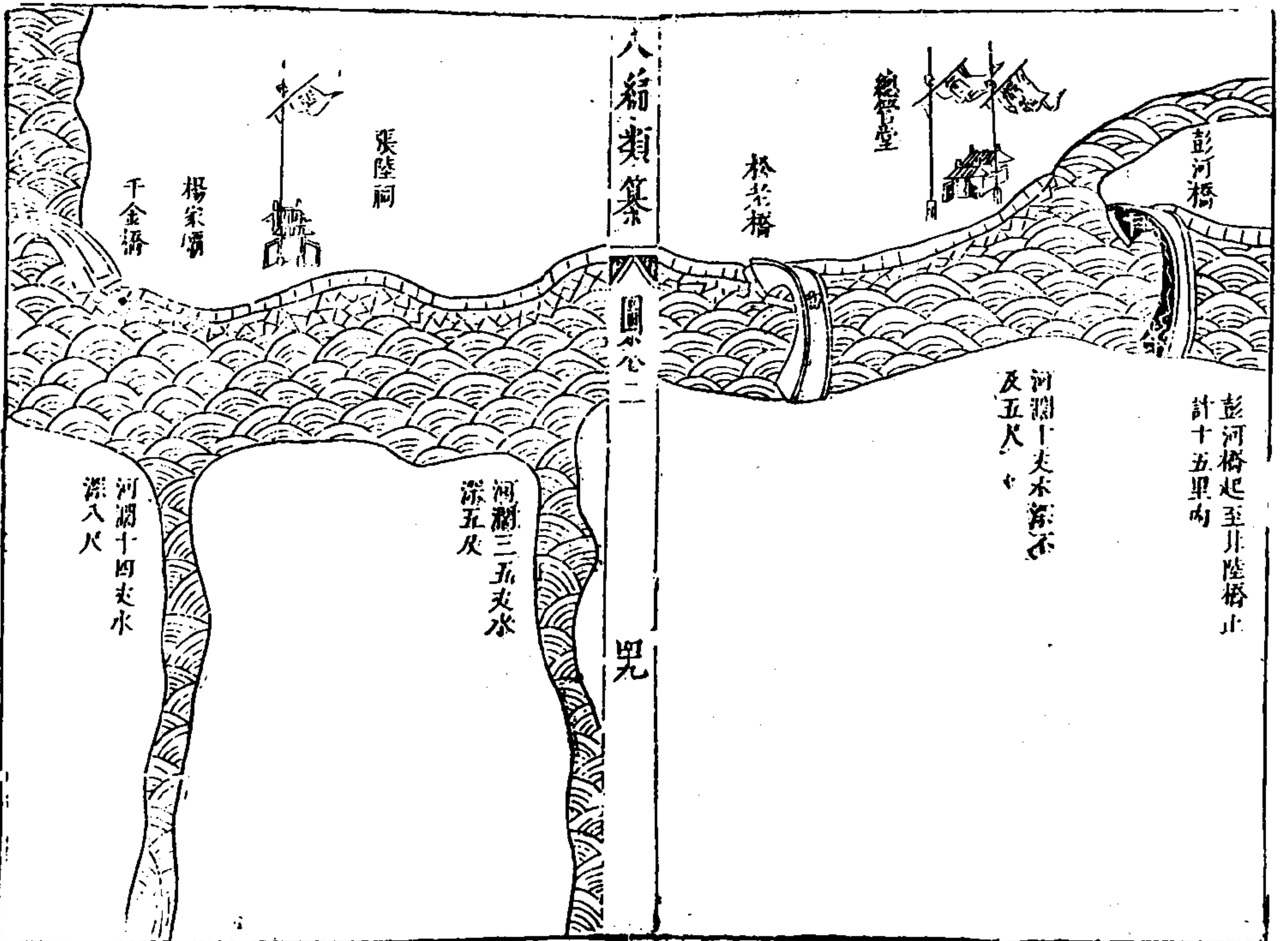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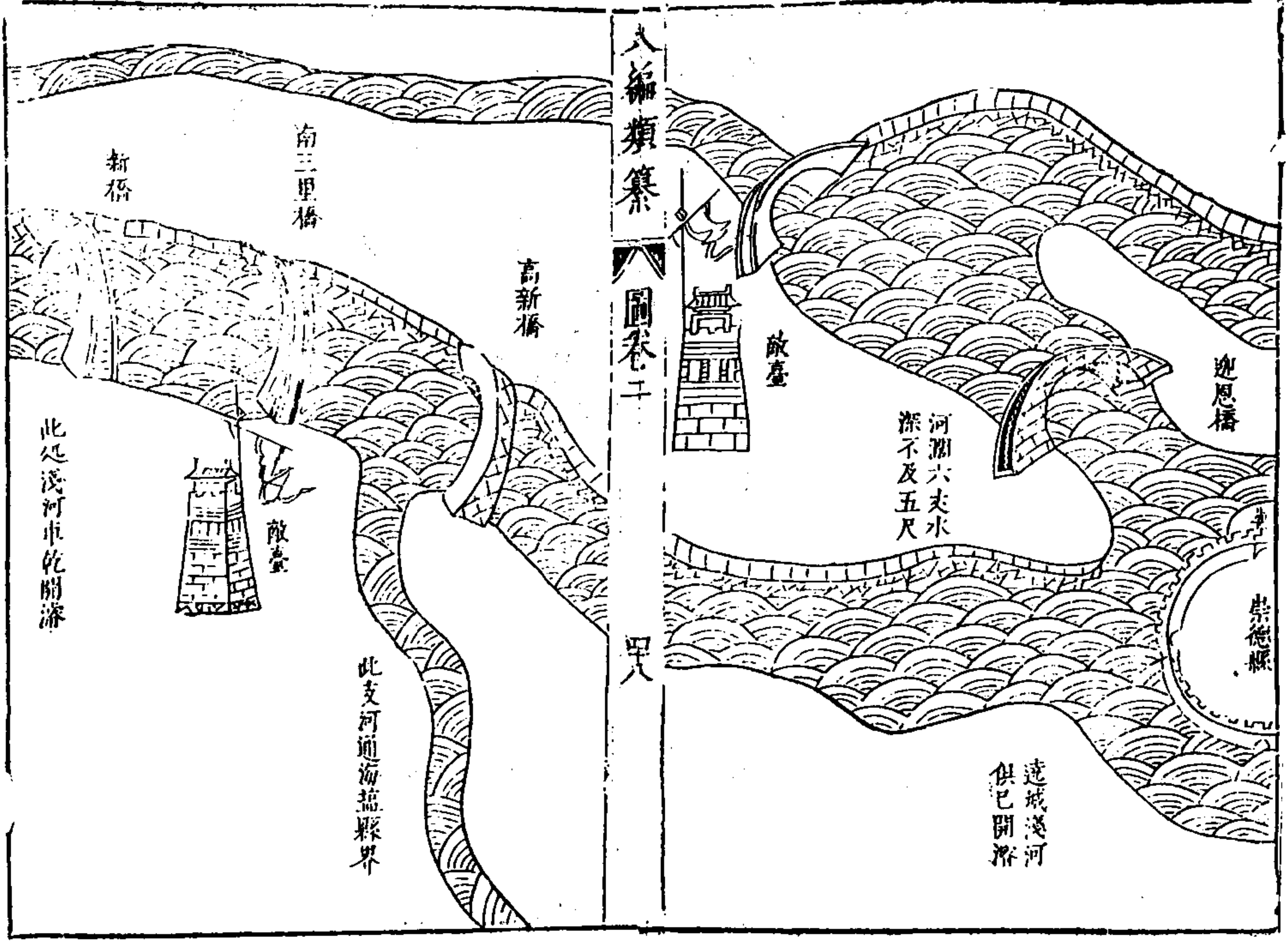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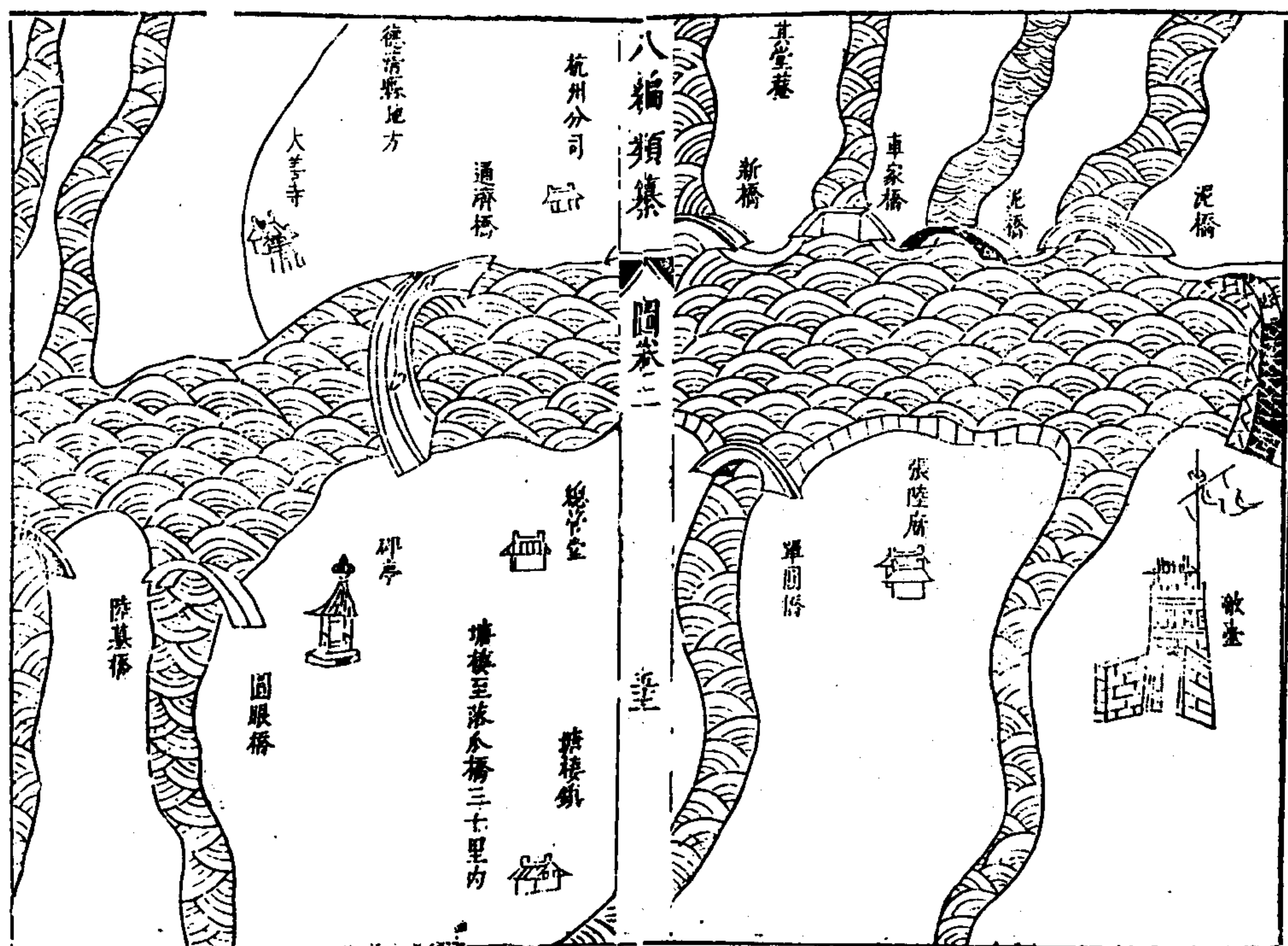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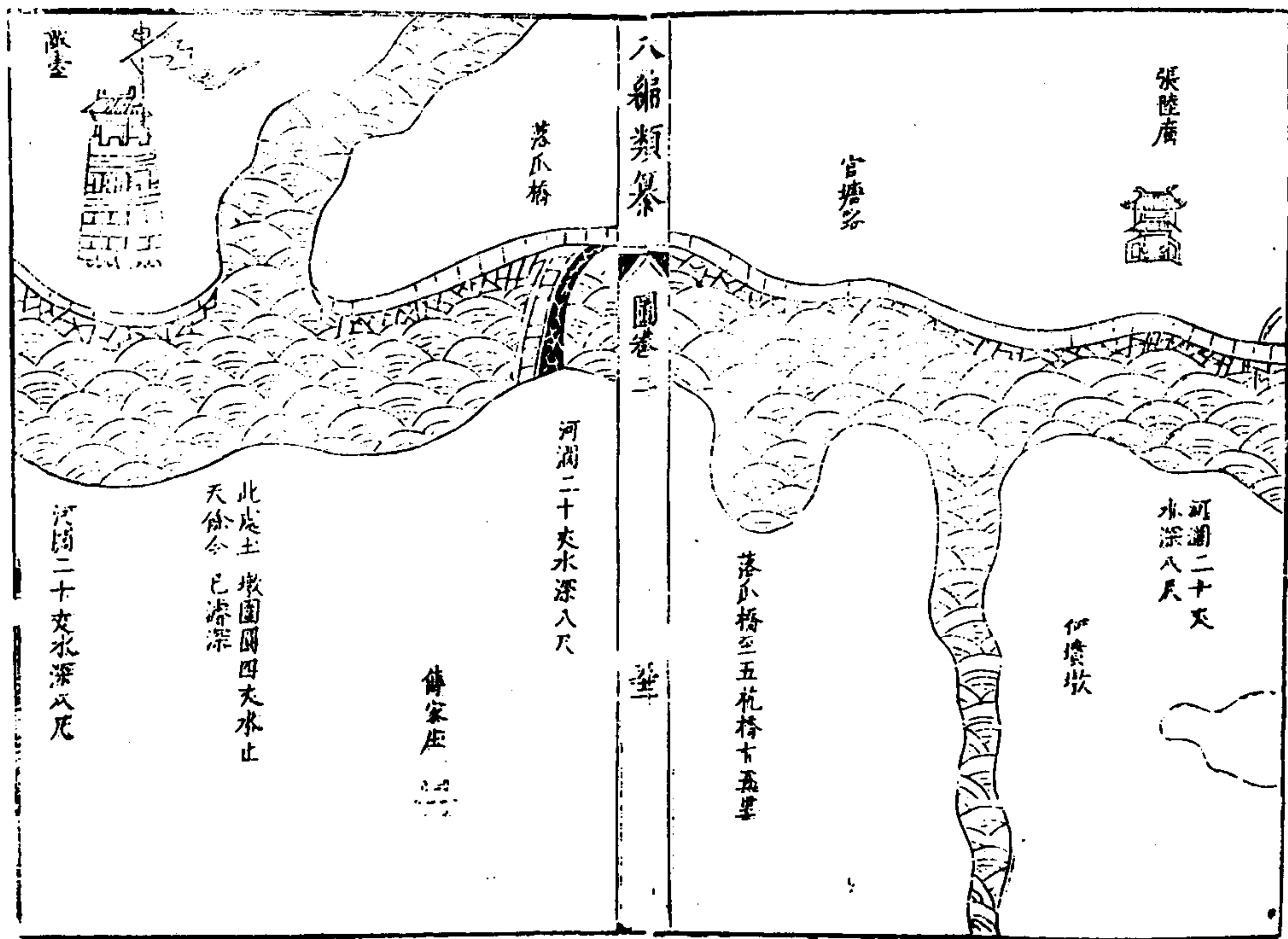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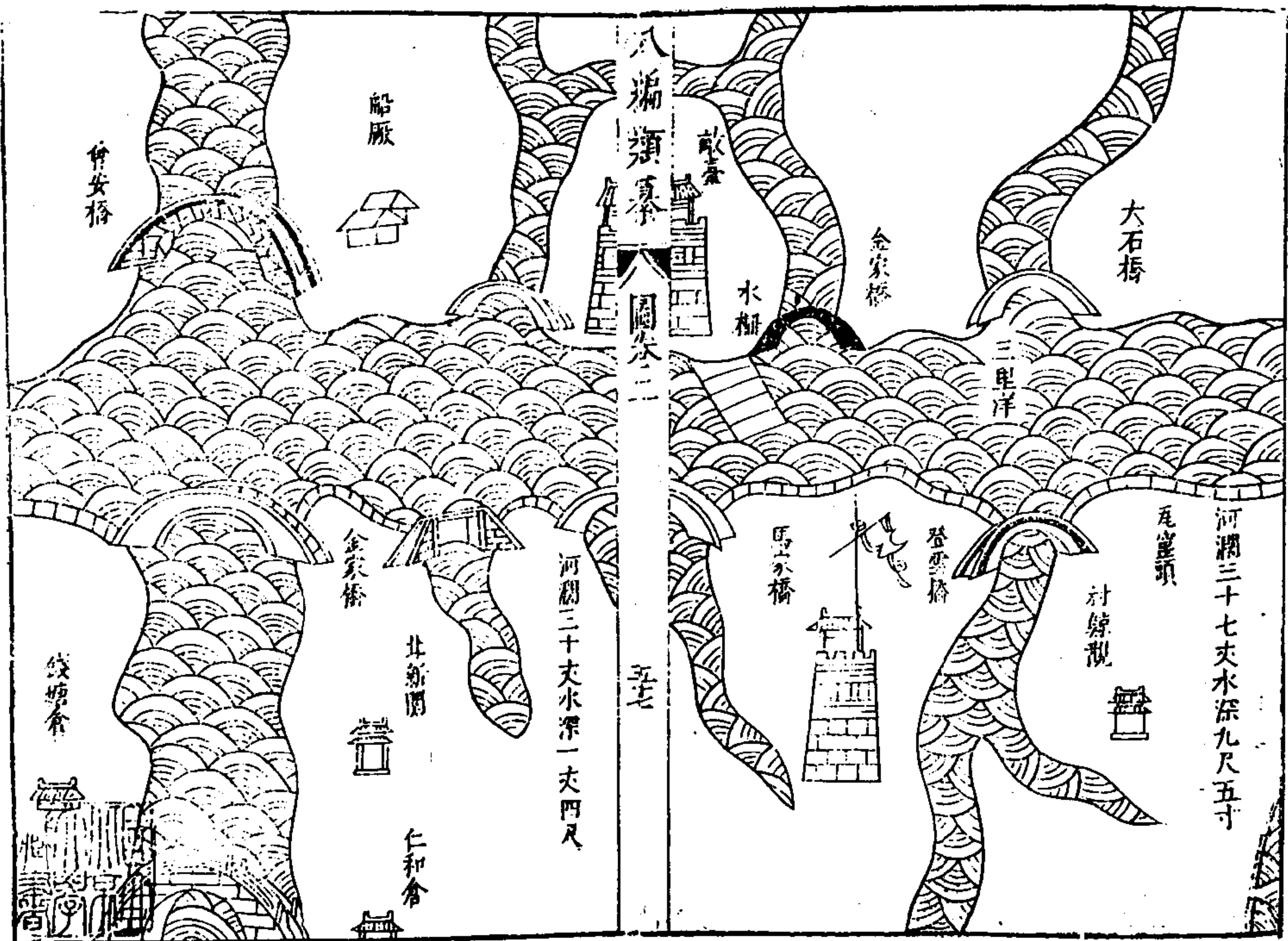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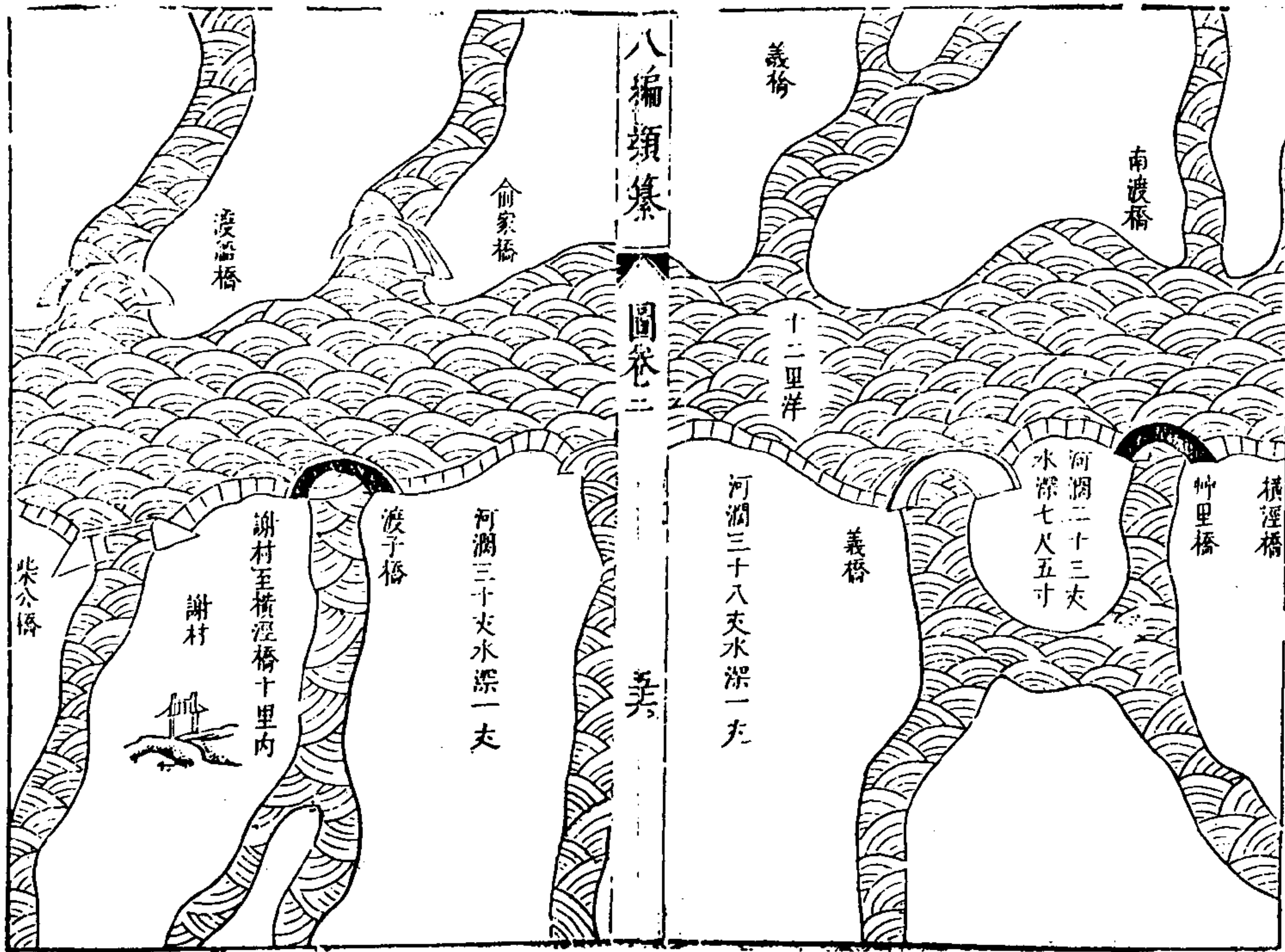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圖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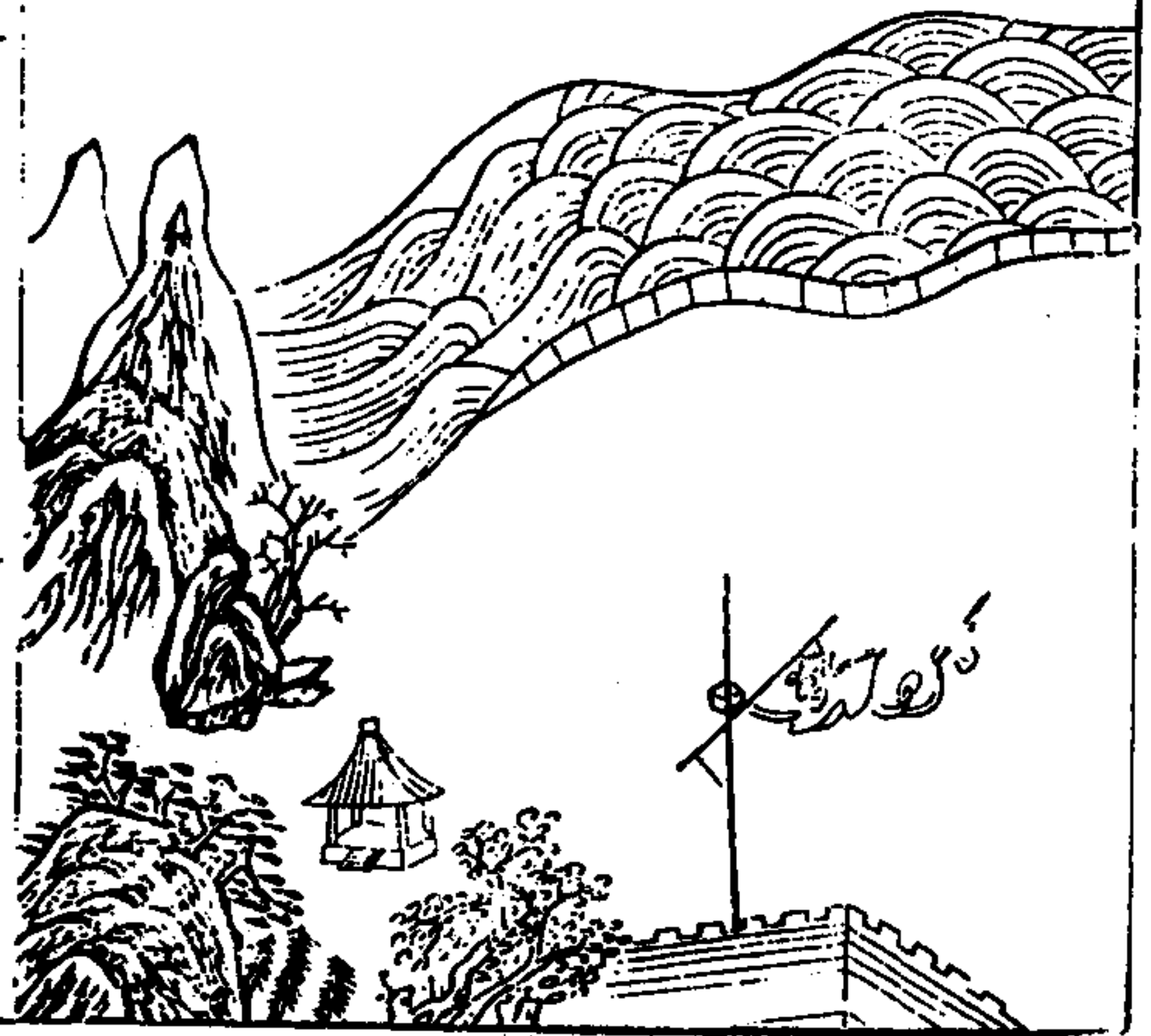
浙西水皆發源於... 日萬山出... 障安餘杭經德清... 九海崇德... 桐柳秀水... 由此河... 以達直隸洩於海

八編類纂

卷之二

三六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

圖書編

六經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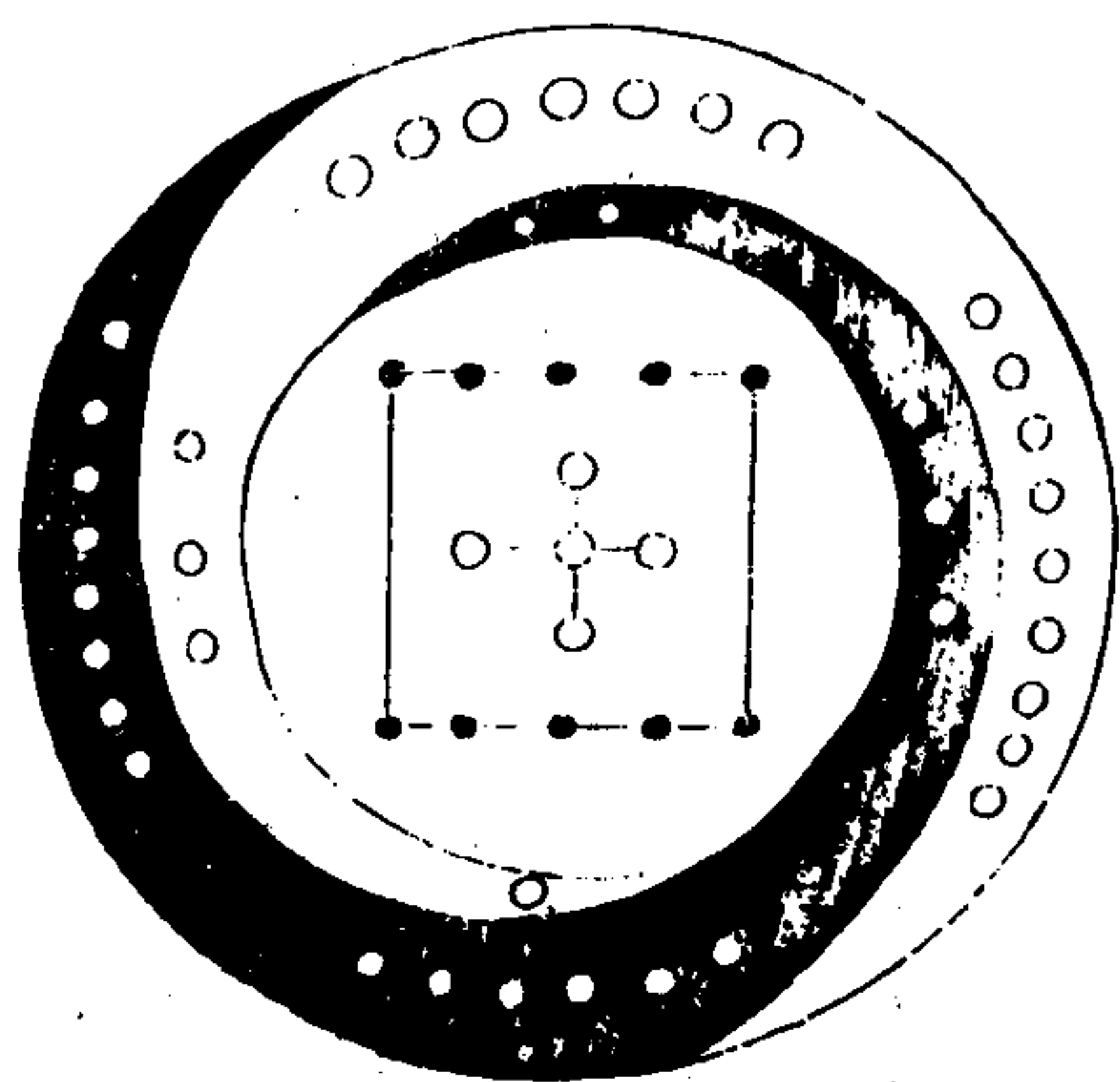
易

漢儒所說龜文可證者莫如大戴禮經注之言大抵圖書之說至宋始詳其源發于希夷而劉牧亦從范諤昌傳希夷之學其紊亂圖書特錯午言之以祕其術爾熊明來辨河圖洛書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敘而非洛書也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為九疇則洛書之為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為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為乎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陽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竝列於龜背則其為贅疣不亦甚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有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為瑞

如蕭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敘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繇功之不成先之乎。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已。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者。冠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王雱洛書辨乾父之處西北也。豈徒逸於無爲哉。抑將防閑於陰禍也。戰乎乾言陰陽相薄者則其義焉。揚繪論後天八卦方位夫應者同志之象也。位者爻所處之象也。承乘者逆順之象也。遠近者險易之象也。內外者出處之象也。入編類纂 卷一 易類 二初上者終始之象也。是故雖遠而可以動者。得其應也。雖險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弱而不懼於敵者。得所據也。憂而不懼於亂者。得所附也。柔而不憂於斷者。得所御也。雖後而敢爲之。先者應其始也。物競而獨安靜者。要其終也。故觀變動者存乎應。察安危者存乎位。辯逆順者存乎承乘。明出處者存乎內外。近遠終始各存其會。辟險尚遠。趨時貴近。比復好先。乾壯惡首。明夷務闇。豐尚光大。吉凶有時。不可犯也。動靜有適。不可過也。犯時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動天下滅君主。而不可危也。侮妻子用顏色。

而不可易也。故當其列貴賤之時。其位不可犯也。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王弼周易略例感不以義。雖邇而不可懷也。應必以理。雖遠而不可棄也。剛未必勝。失所據也。柔未必危。得所御也。夫適時之變。不在多算。合世之功。不待博救。統之有宗。理之有主。善從事者。司契而已。二五多譽。卦之宗也。三四多懼。爻失中也。苟獲其中。雖弱必治。苟非其正。雖強必災。是以大有六五。柔非其體。在卦之宗。雖柔猶吉。同人九三。剛得其位。非爻之中。雖剛猶危。強而失正。則強不足安。弱而得中。則弱不足患。小畜卦稱密雲不雨。而上九爻云。既雨既處。在於不雨之時。而獨以能雨爲德者。存乎物之所欲也。履卦稱履虎尾。不啞人亨。而六三爻云。履虎尾。咥人凶。在於履亨之時。而獨以見啞爲凶者。存乎衆之所忌也。夫負世之才。雖小無易適時之望。雖大無難。王弼周易總論圖書編蓋坤復晦朔亥子之際。天下之極深處也。是之謂淵。生生之本也。此圖書一皆居下。而坤坎之位。不可易也。歟。圖書一皆居下

太極河圖



八編類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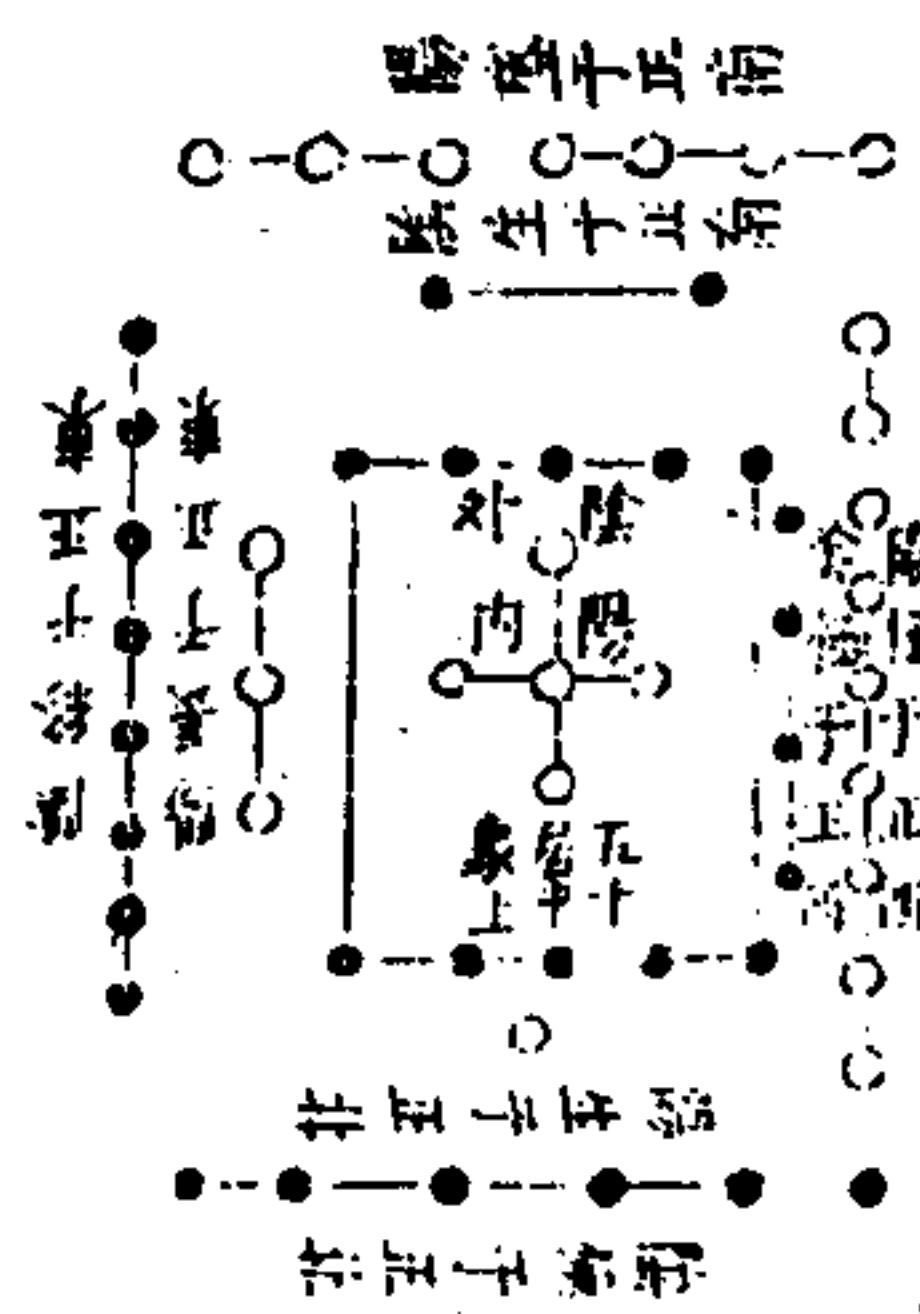
卷一

易類

四

雖曰一六在下二七在上其實皆陽上而陰下雖曰三八在左四九在右其實皆陰左而陽右雖曰以五生數統五成數其實皆生數在內而成數在外雖曰陰陽皆自內達外其實陽奇一三七九陰耦二四六八皆自微而漸盛彼欲分裂其幾點置之其處而更亂之蓋卽此太極河圖觀之哉但陰陽左右雖旋轉無定在也而拘拘執河圖虛中五十無位之說是又不知陰陽合於中心而土木天地之中氣也太極河圖說

河圖天地交



一三七九陽也天之象也二四六八陰也地之象也卽奇偶位次而天地之交見矣

洛書日月交



一三七九陽也日之象也二四六八陰也月之象也卽奇偶位次而日月之交見矣

八編類纂

卷一

易類

五

天地交則泰矣易卽嚴艱貞於九三日月交則既濟矣易卽謹衣袽于六四君子因圖書而致慎于交也深矣哉若夫統觀河圖除中五十則外數三十徑一圍三故圓謂圖爲天之象可也統觀洛書除中五數則外數四十徑一圍四故方謂書爲地之象亦可也圖之數五十有五其數奇而盈也非日之象乎書之數四十有五其數偶而乏也非月之象乎潛神圖書者可無反身之功哉蓋天地日月之交卽吾人性命之理姤復之機也果能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天地交而一陽含于六陰之中日月交而一貞完其純陽之

體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化生剋之神妙不在圖書。而在我矣。否則圖書固不當互相牽扯。而圖自圖書。自書亦方圓奇耦之象數耳。於窮理盡性致命之學。何與哉。河圖天地交洛。書日月交論。

參天兩地而倚數。此是聖人解河圖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此是聖人解洛書參兩參伍。此是聖人作易本旨。一部易皆是參兩參伍之妙用。參兩參伍非是兩事。河圖洛書始終妙在參兩二字。一三五參天得九。故生南方九。九七五得一。故生北方一。三九五得七。故生西方七。七一五得三。故生東方三。老陽少陽互

八編類纂

卷一

易類

六

為生成皆是參天。二四兩地得六。故生西北六。六八得四。故生東南四。二六得八。故生東北八。八四得二。故生西南二。老陰少陰互為生成。皆是兩地。圖書參兩參伍

河圖之數十者。天地之全數。無盈虧也。洛書之數九。九者天地之活數。無窮盡也。圖書參兩參伍總論

伏羲俯仰觀象。流傳數千載。未嘗無易。何為不知。流行變動。直待文王而後改哉。且伏羲之時。帝出乎震。而文王受命。天地定位。曾得而改易之哉。即如先天且非一圖之可盡。又安知二圖非一人之畫也。觀易

云一陰一陽。即云陰陽不測。云一闢一闢。即云往來不窮。云天地定位。即云帝出乎震。其意蓋可識矣。噫。謂後天既改于文王矣。而乾坤屯蒙需訟不自仍。其改定之圖以序易。又何也。蓋六子必非聖人所能進。乾坤必非聖人所能退也。後天卦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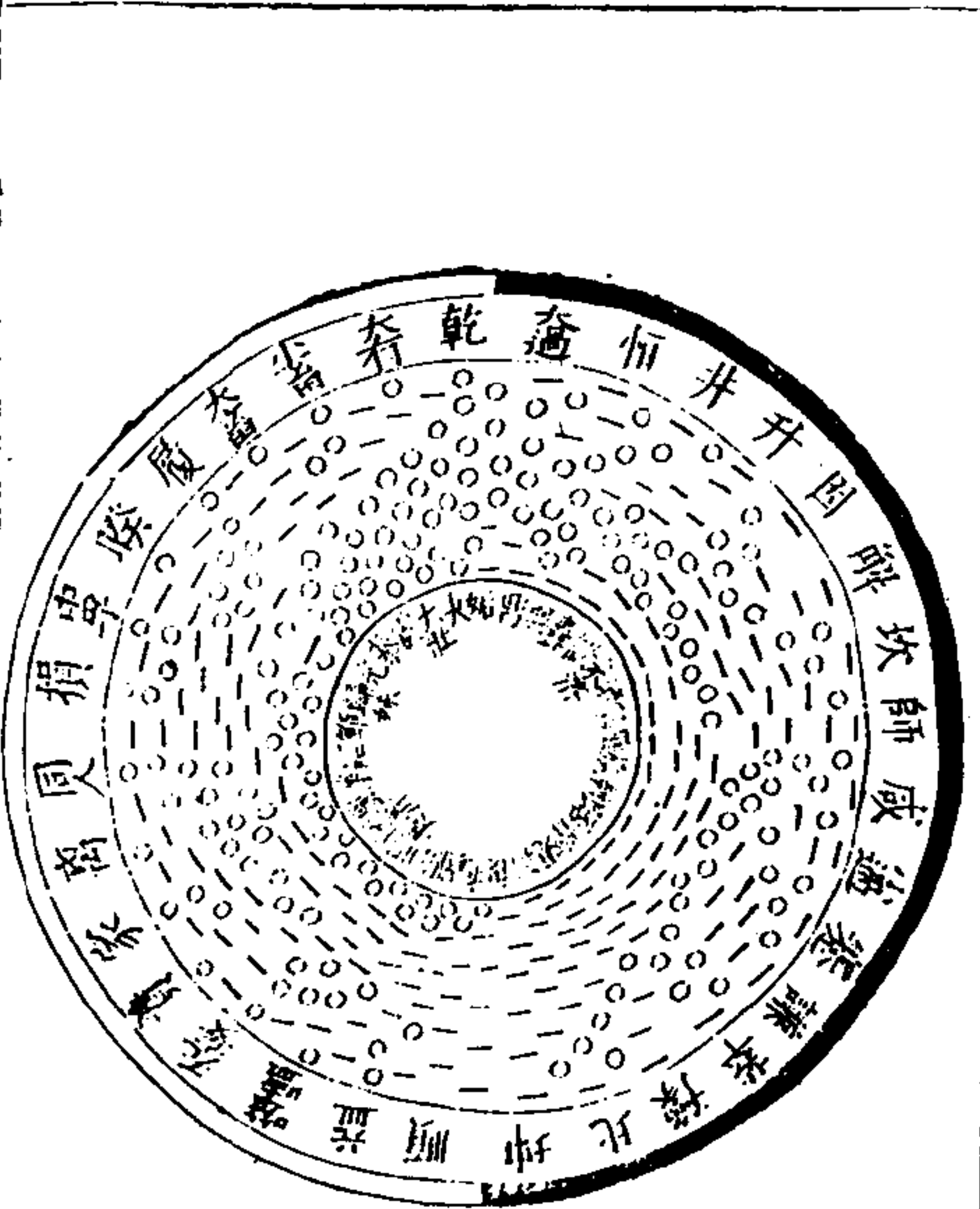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一

易類

七

太極六十四卦圖



此圖即先天圖圖次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秩然於一圖之中陽在左而上下皆陽包乎陰陰在右而上下皆陰包乎陽雖卦位稍參差不齊實於卦爻未嘗與之以已意陳剌夫曾以此圖上之

憲宗朝原圖下有一心字以圖當中心一點未免視圖與心為二也今止存其圖云夫卦止六爻六爻即六位也此圖參差錯綜雖曰連其虛位不免七其數矣似與舊圖不合然以七日來復之義揆之亦與易道不相妨也是故乾純陽也坤純陰也而陰陽皆由微至著其機實始于姤復之間自一陽以漸至純陽

八編類纂

卷一

易類

八

自一陰以漸至純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試自陽儀觀之復本一陽在下順則二陽而陽尚上屯之二陽進而在五益雖三陽五上相連震則陽進而六四矣由此漸進為大壯為夬為純陽之乾而陰儀由姤漸進至坤亦如之是造化固不由積累而成而詳玩此圖謂其無漸次不可也太極六十卦圖說

八卦相錯神妙萬物且不可以先天後天分也明矣何必曰進六子退乾坤為文王所更定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乃後天卦位也今所傳之易乃文王之易何為始乾即繼之以坤又繼以屯蒙需訟師比而不

依乎後天圖之次序耶此皆自先天圖後天圖之辨異言耳然說愈繁愈支又有以二圖而強合之者先天

後天
總論

凡吾說圖之意所以明其為活數我數也天地之用水火二物而已造化太初水火同原其始也水胎火於正北火騰水於正南水火交而金木生以正物命其繼也木金反於水火火又反於水歸藏母胎以端化原於是乎有數傳稱物生而有數數而有滋滋而有象是也歸六十四卦於八卦歸八卦於乾坤而歸乾中於吾喜怒哀樂之未發則中在我義文周孔之

八編類纂

卷一

易類

九

深意也夫喜怒哀樂愚夫愚婦所必有而圖之中在焉則天地萬物始終之理豈不在人哉是我數也然則喜怒哀樂亦有數歟曰數者節也灑掃應對進退辭讓之間徐則固疾則不遜不疾不徐有數存焉如從一至十之不可遺不可紊也是所謂節也是以不瀆不誥謂之知幾之神而或徐焉則多於數或疾焉則不足於數亂於威儀見乎四體是謂冒真於非幾非幾凶悔吝隨之矣則喜怒哀樂不有數數不在我哉象月者白為望黑為晦半為兩弦似矣至合璧則無所措其巧何者合璧黑白同也判之非合半之非

璧則示意于黑白純半之表使人以意取於白黑純半之表得其所謂黑白同者抑良工苦心矣圖書亦然象陽以奇象陰以偶左乾右坤如月之弦亦似矣至坤復晦朔亥子呼吸之際則無所致吾意何者奇偶同也奇偶之象止及於晦朔亥子呼吸而不及其際其際則非晦朔亥子呼吸而實晦朔亥子呼吸同故也君子將神明所歸得所無晦朔亥子呼吸同者亦惟於奇偶純半之表深研所起意冥焉而得之心可矣

圖書象數總論

易大傳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八編類纂

卷一

易類

十

十月小雪節制之上九一爻至此制之已盡矣交小雪之日是純坤也而復之初爻一分之陽已生於此時矣積三十分至十一月冬至乃復卦初爻是復之初爻生於十月交小雪之時非生於冬至之日也四月小滿節夫之上六一爻至此夫之無餘矣交小滿之日是純乾也而姤之初爻一分之陰已生於此時矣積三十分至五月夏至乃成姤卦初爻是姤之一陰生於四月交小滿之時非生於夏至之日也乾坤十二爻當十二月每爻積三十分方成一日一分如小雪到冬至小滿到夏至亦三十日十二爻計三百

雜

六十分當三百六十日而當月之爻有十五分却在
前月交中氣之日已生矣此造化之幾也可見幾之
初生甚微可畏哉此聖人所以致治於未亂保邦於
未危而聖學必慎獨研幾為第一關也造化之幾則說
世之學易者不究其本原務欲以皇極經世同於義
文周孔之易可乎世論
夫易本以明變自六十四卦觀之一卦一義不相同
也自三百八十四爻觀之一爻一義不相同也而位
則六而已矣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
柔相易此卦爻之通義也故謂卦無變不可也謂某

八編類纂

卷一

易類

十一

卦變自其卦不可也某卦變其卦不變不可也蓋易
道無窮聖人觀象取義亦非一例隨其卦之所重與
象之易見者各指以示人非特以其變而言也凡曰
往曰來曰上曰升之類皆自成卦之後觀之似有此
往來升降之象耳非真自外而之內自此而之彼也
卦變圖說
範有九疇所陳者理而蔡氏範數非九疇也世俗皆
宗其說者蓋泥于範出洛書見書之數九疇之數亦
九也遂以數求之而不知是理也非數也如以數而
已則禹受之武王訪之箕子陳之更三聖矣不聞有

一言之及於數者豈範錫神禹尚有不盡之祕而參寥千載必待蔡氏以發其不傳之數耶此可以明範數之非九疇矣而宋儒則未之察也故愚又謂洪範非洛書也禹之訓謨也要之垂世以敘彝倫因事以立法則亦不出於書者猶之義文之易也太公之丹書也皆可以垂訓而以為必出於書者非也範數非九疇也蔡氏之書也要之因占以設教因事以示戒則亦不必出於疇者猶之楊氏之太玄也焦氏之易林也固可自成一家而以為必合於疇則未也故先儒劉牧謂圖書同出伏羲之世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知圖書皆所以畫易則知範之不出於書矣知範之不出於書則蔡氏不得以數明疇矣世徒見緯侯之書詳聖人受河圖之始以為河出天苞洛出地符河圖龍發洛書龜感聖人之受圖書於天其始皆有神物以受之以是為可以厭服天下與來世也而通人達士莫能討覈世儒因是以信其必然也培長而附益之以成其說譬之律令其始若畫一而巧文以舞之則千機百算者出矣是故有以十為洛書九為河圖如劉長民張文曉者矣有以先天圖為河圖五行生成數為洛書戴九履一圖

為太一下行九宮數如蔣得之者矣有謂得圖書於青城山隱者有謂別傳圖書於異人而為九十皆河圖洛書非圖之說者有以六十五字為洛書本文者今夫六經之始也其作易也不知有書也其敘書也不知有詩也而其道並行譬之七曜之懸於天也五氣之布於時也道固章章在矣而後世擬易而易晦矣補書而書亂矣續詩而詩失矣三傳作而春秋微矣補周禮而禮亡矣此僻經擬經窮經絕而後世多異論也其謂龍馬出河伏羲遂則其文以畫八卦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八綱類纂 卷一 易類 三

九類此孔安國之說也其謂伏羲經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此劉歆之言也其謂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四此關朗之論也宋儒邵子亦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義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嗚呼信如是則易出於圖無圖即無卦矣範出於書無書即無疇矣而聖人作經之本不既遠乎其說起於緯侯之書三代更帙易卦則同而連山而歸藏而周易未嘗外伏羲所作別為一易也乃邵子圖學

以此爲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橫圖於前左右
分析以象天氣謂之圓圖於其中交加八宮以象地
類謂之方圖易於天氣地類蓋象矣奚俟夫圖而後
見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既規橫以爲圓又填圓以
爲方前列六十四卦於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卦于
圓圖上古無言之易何若是紛紛哉劉向作洪範五
行傳其言某事致某災某災應某事捷若形影破碎
分析世以災異之學病之而遂疑念用之疇或未可
盡信夫人君事天如孝子事親日候其顏色喜怒以
爲已之悖順此所謂念也微而休焉脩之當如是而
八編類纂 卷一 易類 四
求其肅必時雨又必時暘哲必時燠謀必時寒聖必
時風則難矣微而咎焉廢之當如是而求其狂必恒
雨僭必恒暘豫必恒燠急必恒寒蒙必恒風則舛矣
蔡元定作皇極內篇補洪範不傳之數以疇之月合
書之九九衍之而爲八十一八十一衍之而爲七百
二十九極之於六千五百六十一焉洛書數之祖祖
洛書而推之于不可窮此元定之精于數學也若謂
洪範之缺藉以推行何其敢于誣經也哉是故六經
之道幾絕而復明者諸儒傳經之力而使大義不盡
明于世者諸儒牽合擬附之罪也
蔡元定洪範
皇極論

自漢而下如京房楊雄關朗司馬君實各有圖焉以
其思則精矣以其象數則密矣以爲是即天地自然
之造化則未然何也京房於易之卦爻不免以已意
減損之其餘又非二子比也
先儒諸
圖總論
真西山曰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
猶之富家者之艾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者或
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
之所有以貽之積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
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
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
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
牽制於文義之末以是爲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
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散忘失至
爲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
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
邵雍曰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夫易者聖人
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
消也闢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闢一闢渾渾無迹非
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程頤曰若謂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五

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夫剝而來今觀五陽五陰之卦即一陰一陽之卦也果既自復姤來又自夫剝來乎諸如此類皆求之不知其說此易學所以愈支而愈晦也是非謂諸儒不宗易也謂其不肯宗孔以明乎易或各自為一易焉可也謂其發明周易則非也

經濟編

蓋謂混沌之時矇昧未分經明手負崇同赴洛在途共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變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交泰萬物始萌六合闢拓老子云有

八編類纂

卷一

易類

天

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儀之謂以體為稱則是天地以氣為名則名陰陽今若謂太極為天地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冲氣以為和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恐疑以此為準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矇昧未分豈

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于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

八編類纂

卷一

易類

天

八編類纂卷之二

稗編

六經類

書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語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

八編類纂

卷之二

一

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師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

印業

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間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

八編類纂

卷之二

二

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孔安國尚書序安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為之傳而未得立于學官東京而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間方顯往往人猶以僻書與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俗字猶今士大夫蓄書之家有奇異之書世所罕見者必是舊本且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書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間此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

復不諧於俗傳於漢者為科斗書傳於唐者為隸書皆當時之人所罕習者蓋出自孔壁之後又復晦昧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通考論古文今文尚書

朱文公語錄云典謨之書必是經史官潤色來尚書誥命皆分曉亦是當時制誥是朝廷做的文字如盤庚酒誥等篇皆是當時與民說話正如今之榜文曉諭方言俚語隨時各不同後來追錄而成鄭惟古文今文辨

中星二字始見於孔傳曆象日月星辰之下前是未見也堯典候中星之法歷一月而中星移次歷三月而中星移方地之四方一定不易而天之四象十二

八編類纂

卷之二

三

次二十八宿運轉不停惟春分星鳥南星昴四星虛

北星火東天位與地位合春而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矣所謂中星移方者如此堯惟舉四仲初昏之中星月令則十二月備舉之堯

典中星舉四象十二次月令專舉二十八宿且患并斗度闕而別舉弧建以審細求之堯典惟求之初昏月令則併求之且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見中星去日

遠近之度焉朱子嘗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以是知中星之轉移即天體之轉移也定一歲之運實本於日之行度春秋分百度冬夏至一百一十

八度率一氣差三度分至之相距必六度故增減每

十八度此法之由來必已久矣堯典雖畧然實出日

錢納日冬夏至致日行之惟謹且星鳥火星昴星

虛必冠之以日中日永日短焉非求日之所在以定

中星乎月令四仲月仲星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

牽牛中冬昏東壁中燕氏日月令與堯典異舉月本

也漢志亦引月令章句謂中星當中而不中或不當

中而中進在節初自然契合且又有一證三統曆後

晉志冬至中星皆在奎度宋元嘉曆方退至壁八度

爾豈有月令時仲冬已昏壁中而漢晉乃及在奎之

八編類纂 卷之二 四

理月令仲冬惟舉月本也此所以昏東壁中也陳繼

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至朱子之時則日在斗昏

中壁此見歲差之由而歲差之由恒于中星知之苟以為互見其法無乃甚疎邪貝瓊中星解

太陽以逐月中氣後移一辰自有定法如昏旦中星

只當以月建對衝昏旦互求之孟春昏中之星即孟

秋旦中之星孟夏旦中之星即孟冬昏中之星不可

拘一月一星傳曰火中寒暑乃退六月初昏心星中而暑退十二月平旦心星中而寒退此即求昏旦中

星之捷法也熊朋來月令中星

子王子謂而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為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為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經與櫬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遜于荒野恩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遜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奔周之說毋乃謬乎至于此

八編類纂

卷之二

五

干箕子俱以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為奴耳因而為奴如漢法髡鉗為城旦春論為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它日之必訪已而顧不死以待之哉金履祥微子不奔周辨

圖書編

不特說命中朝夕納誨祗若休命君臣皆非虛語歷觀微子崇德象賢蔡仲率德改行君陳之孝友畢公之保釐君牙之率祖罔命之匡不及君之責承皆實

意而臣之受命者亦皆實事豈若末世詞命一出而故套曾不論其才德堪此命否也又安望其視王命之有赫儼然受天明命哉若夫成王顧命不徒委寄得人允為萬世託孤標準然其所謂亂威儀貢非幾一皆聽其平生之所操存蹈履者以垂訓嗣于莫非實語實事何為承君迷罔之際假遺命以擅權也噫以君牙罔命之書尚有以翰林制誥格子視之者孔子刪書之旨益微矣書有六體而亦有不盡然者如禹貢洪範武成金縢與五子之歌是可盡以六體拘之乎但書之體雖不同要不越乎史氏所紀錄也古

八編類纂

卷之二

六

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禹貢武成金縢得非右史之所紀乎洪範五子之歌得非左史之所紀乎然則書亦史也謂虞夏商周之書即虞夏商周之史亦可也苟如後儒所論徒有取于史識史才史學三者具長而于道一無當焉則其文非不工事非不核筆力非不古徒雄俊此亦謂三代以下之史也又何怪經史事道之攸分哉凡九州輿地所載靡不具于禹貢今猶古也奈何後儒于經中所載山川谷以意見言之豈知郡縣雖與九州異名而區役率未之改即九江孔殷載諸荆可知言及揚州者誤矣三江底定載諸

揚可知言及梁州者誤矣九河之跡其地今猶可考則知謂碣石并九河淪于海者誤矣陽鳥今尚攸居如故則知疑彭蠡于他郡者誤矣禹貢成于三苗即叙之後則知謂禹未嘗親至荆揚遺官亦畏三苗不敢入故荆揚有錯簡者誤矣

學書大旨

夫東作南訛西成皆言其方而冬獨謂之朔則朔即北矣舜典東巡狩至于岱宗南巡狩至于南岳西巡狩至于西岳朔巡狩至于北岳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則朔為四方之非無疑也不然何取于幽都之義也在易卦離為日坎為

八編類纂

卷之二

書類

七

月坎非正北方之卦平日月交會于壬而壬非亥子之間兩日終始之際平虛乃北方七宿之中而中星在昴則日不在虛宿之初度乎可見正北坎位壬子而虛宿所在謂之朔乃月之本位也每月晦朔之間月到坎位而日來會之則日月交會名之為朔日魂月魄交相摩盪陽神陰精互為吐納此正天地之交構也朔日之名本諸此晦即幽都而萬象幽暗自此復蘇與易之明入地中用晦而明其義同知朔則知易矣惟日月合璧于朔故相推明生萬古常新四時之溫涼寒暑萬物之生長收藏悉本乎此易之生生

生書取
而又有
公孫龍
坎者

取諸日月之相疊也至顯明矣繫辭謂陰陽之義配日月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孰非朔易之義乎否則朔易止謂歲事更易何為獨曰乎在而南訛亦于人為何與哉世之人徒知天之神為日而日與月交于朔莫之知也徒知人之神為心而神與精交于坎莫之知也試肯審察于寤寐間當即得之矣是以觀精神交于腎則天地交構愈明觀日月交于朔則人心交會愈顯但在人一日之夜分即在天一月之晦朔一歲之冬至

八編類纂

卷之二

書類

八

長江原委并禹之導江所載亦甚詳矣以禹貢之文考諸今日之地勢其能以盡同乎是故言九江則以今日之九江府當之蓋江分為九既無間斷之殊江漢水匯為彭蠡亦無倒入湖口之勢有如朱子之所辯者且緣此遂謂大禹未嘗身履梁雍荆揚地止分遣官屬往視况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氏所居當時水澤山林深昧不測方負其險阻頑不即丁則官屬之往者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為江而不知其中流之常為澤而其廣也是因今日之地名疑禹貢之錯誤其果然歟又引鄭樵謂東匯澤

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爲衍文是又因後人之說疑禹貢之宜剛也已。試以九江郡與彭澤縣之有可考者言之。山海經言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水經言廬江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江已與禹貢不合。漢之廬江郡即今廬州安慶地。故不在江州。潯陽本以新之潯水得名亦不屬柴桑縣。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江州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潯陽并柴桑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晉安帝義熙八年始省潯陽入柴桑縣。其後唐又改柴桑縣爲潯陽縣。然則今之九江郡且非漢晉時九江矣。况禹貢之九江邪。惡可據今之九江以潯水中洲渚之間隔而并疑經文也。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或指彭蠡爲南江以足經文中江非江之數。故與震澤不相關。或謂三江宜求之上流如郭璞山海經註岷山大江所出也。岷山南江水所自出也。岷山北江水所自出也。三江皆發源于蜀注于震澤。故禹貢紀其原及其委耳。若只據其地名求之。周禮職方氏云揚州數曰具區川曰三江。則周禮距禹貢特千餘年。而其區已異乎震澤之名矣。矧今之太湖又異乎震澤具區之名耶。或又指巴陵爲東陵指洞庭爲彭

八編類纂

卷之二

書類

九

蠡要皆出於臆度之見以數千年之後求合數千年之前陵谷變遷安得一悉如故也。經文前云彭蠡既豬則其自豬爲澤明矣。後云東匯澤者今每歲春夏江漢水漲則湖口倒流入彭蠡以上達豫章郡。孰謂經文之果誤哉。噫禹貢傳來舊矣繪畫天下山水田賦爲萬世不刊之典九州山川各有分疆觀三江既入載之揚州則知求之上流者非也。觀九江孔殷載之荊州則知郡名江州而求其跡于湖口者非也。觀三危既宅三苗丕敘載之雍州則知洞庭彭蠡之間爲三苗所阻不知作禹貢時三苗皆已懷服而遺官之說其非尤甚。觀漢爲北江江爲中江則鄱湖爲南江可不言而喻矣。故曰信聖經者宜據古以考今不宜因今之異同以疑古也。至云禹貢錯誤云十三字衍文當刪則吾豈敢疑禹貢。

八編類纂

卷之二

書類

十一

無逸之書周公舉以告其君孔子取以筆諸經可信可傳無踰此者。史遷尚以祖甲爲淫亂而妄加詆毀向非無逸之篇則祖甲之誣將終于莫之白而至有疑祖甲爲大甲者是史以記事其於事之是非真偽且不可憑則又何有於道哉。按書之多士篇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左傳晉趙鞅救鄭筮遇

泰之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春秋去古未遠其言即為泰九五而發亦有可據何京房傳乃有湯歸妹之辭荀爽對策張說作銘皆因之程傳則以史謂湯為天乙厥後有帝祖乙皆賢王也後又有帝乙未知孰是夫書稱帝乙有明德及考史鑑所載則云帝乙商道益衰將信載道之經乎抑信記事之史乎信經則書與易合信史誠不免程傳之疑矣夫易書所稱帝乙祖甲皆周公所表章也二王必為商之賢王無疑况商王多以十為名取乙之名者五曰天曰祖曰小曰武曰帝其世次各異何為不直信易卦

八編類纂 卷之二 書類

十一

之所稱本帝乙也而反以天乙祖乙之相混以甲名者五曰大曰小曰沃曰陽曰祖亦世以名殊何為不直信書無逸所稱本祖甲也而反以太甲之相淆雖然經史中或帝乙原無可考疑為天乙可也而載諸多士者至明顯矣傳易者不之信而祇信緯書與京氏之說或祖甲原無可考疑為太甲可也而載諸無逸者至明悉矣傳書者不之信而祇信帝記與孔氏之說焉則是經且因傳而淆之矣又何怪史遷詭証祖甲帝乙而後世莫之辯哉噫傳稱夏后孔甲擾于有帝且有盤孟之戒而史遷亦謂其淫亂不道今雖

此紛紛者
作宜歸也

欲辯之其如文獻不足徵何祖甲考康誥所由作在書序則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書傳則曰武王封康叔於衛乃作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若果以為成王時作也然篇中所稱如朕其弟顯考文王乃寡兄最適乃文考既曰考曰兄曰弟其必非成王詞也明矣或謂誥作於周公而稱弟者周公弟之也豈有王若曰孟侯朕其弟而可為周公之稱乎此必武王命康叔之詞而序之誤也無疑矣或又為武王時康叔尚幼故未就封然篇中有曰朕心朕德惟乃知曾謂

八編類纂 卷之二 書類

十一

明德慎罰中有助王宅天命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無作殄等語不類封國之誥也嘗按春秋傳定公四年祝佗曰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命伯禽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命以康誥封以殷虛又曰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即此以意度之或者即康叔為司寇而命之以是誥歟以命司寇之誥為封國之誥或曰因康叔之國在殷地而後人誤傳之歟但斯言也亦因康叔為司寇之言而言之耳噫若果信以為司寇之誥匪特與明德慎罰之文不相悖

而封國在司寇之後則書傳與祝佗之言皆可意會

矣康

穆王周賢君也後儒信雜說而不信聖經乃誣之以
毫荒何哉昔孔子定書曰周成康之後獨存穆王作
君牙伯冏呂刑三書用人訓刑俱不墜文武成康之
風烈及觀韓退之作徐偃王遺碑乃曰偃王凡君國
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義時周穆王無道意不在天
下得八龍騎之西遊宴王母于瑤池歌謠忘歸四方
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質祭于徐執三帛二生
之物于徐之庭者二十六國穆王方且復命造父御

八編類纂

卷之二

三

長驅而歸伐徐偃王北走嗚呼如退之之說則夫
子所存三書皆可廢矣孰知是說也倡之者列子和
之者左氏信雜說而不信聖經退之不得道其責也

穆王

昔者孔子刪書而終之以秦誓嘗竊怪焉或以為周
衰而秦興孔子固已先見其微而於敘書特錄之也
噫聖人之心至公無我豈逆料於數百年之後而以
事功成敗論哉及觀秦誓一篇則見穆公悔過遷善
懇至惻怛春秋戰國諸君慮未有及此者也然則如
穆公者聖人惡得而不與而秦誓一篇聖人惡得而

不錄秦誓許

經濟編

書稱商始咎周以戡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
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
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
年商人有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
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
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
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
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

八編類纂

卷之二

函

廿四

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
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
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
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
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傾天下皆
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
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
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
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

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
 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
 誓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
 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
 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
 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
 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
 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文改元至武王
 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
 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
 八編類纂 卷之二 書類 五
 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
 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
 再改元則諸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
 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為稱十有三年
 對曰畢喪伐紂出于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
 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眾說紛紜以惑亂當
 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
 稍遠而眾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
 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
 也十有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三年爾復何疑哉

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
 墓然治兵于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
 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修泰 誓論

八編類纂 卷之二 書類

八編類纂卷之三

稗編

六經類

詩類

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曰非子夏之作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為此言也自聖人沒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爲數家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爲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詩類

學既廢而毛詩獨行以至于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沒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于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透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捨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歟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爲證也歐陽修晁氏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固爲之不改至於齊詩先聖則悖理考於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嘗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爲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爲怪說

蘇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通考論歐

詩解

二南六州漢志扶風縣東北有周城西南有召城二南之詩得於周南係之周南得於召南係之召南本於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東北一區尚南皆從文王之化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間二南之詩後世取以爲樂章用之爲燕樂爲鄉樂爲射樂爲房中之樂所以章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大武始于北出再成而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詩類

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爲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爲義蓋如是也周世未有樂名南者維鍾鼓之詩曰以雅以南陸希聲劉炫鍾鼓南如周南之意曰以籥不備左氏載季札觀樂爲有象舞簡南舞籥者其籥不備左氏亦知南籥爲文詳而考之南籥二南之籥也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簡之舞象籥之奏南其在當時見古樂如此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鄭注謂南夾之樂也則南之爲樂古矣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時而東周亦然與十三國風無異也若以爲周衰之詩

此齊魯韓之學也而周之盛時無一篇可取所謂盡周衰之文耳此三家之學不如毛氏之密也鄭樵二南詩後

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為康王政衰之詩楊雄曰周

康之時關雎作于上楊賜曰康王宴起關雎見幾而

作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范曄

有曰康后晚朝關雎作諷薛君章句亦謂關雎詠淑

女以刺時詳諸上文皆謂作於周衰之文而不知麟

趾乃關雎之應也序亦言衰世之公子季札觀歌小

雅曰其周德之衰乎太史公曰仁義凌遲鹿鳴刺焉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詩類 三

如此則麟趾小雅鹿鳴諸詩皆非治世音無疑矣曰

非也蓋詩者樂也古人以聲詩奏之樂後世有不能

法祖怠於政者則取是詩而奏之以申警諷故曰作

作之為義如始作翕如之作非謂其詩始作於衰世

也孔子言詩皆取詩之聲不曾說詩之義如何如曰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夫子言魯太史之樂音節

淫哀矣而不及於傷皆從樂奏中又曰師學之始關

雎之亂皆樂之聲也非謂關雎之義如此序詩者取

以為關雎之義則非矣關雎

歌則各從其國之聲何彼穠之詩何以不列於王風

蓋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故列之

召南黍離之詩何以不列之於二南蓋周大夫行役

至於宗周之地憫其壞而思其舊其詩雖作於西周

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平王何以不曰雅以其

地則東周也幽厲何以不曰風以其地則成周也如

此則木瓜雖美齊而在衛猗嗟雖刺魯而在齊泉水

載馳等詩皆衛詩而在邶邶召穆之民勞衛武之賔

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皆以聲別也夫風之詩

出於王風而雅之詩則出於朝廷大夫爾文王之詩

見於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於風者幽風是也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詩類 四

平王之詩見於風者王風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

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黍離而為國風則幽

詩亦可降耶國風

聖人必以幽之風置之檜曹之下者何也蓋習亂者

必思治檜終於匪風思周道也曹終於下泉思治也

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淫

檜亂之治一變而復見幽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

其變於十五國風之末者此也幽風

魯頌是僖公已歿之後序中明言季孫行父請命于

周而史克作頌是頌有四篇皆史克作明矣闕宮曰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奚斯作新廟耳，非作頌也。而

漢班固西都賦序其王延壽等頌傳歌其路寢反

謂魯頌是奚斯所作，商頌明言正考父得商頌十六

篇於周之太師，而太史公曰宋襄修行仁義，其大夫

正考父美之而作商頌，此蓋出于韓詩，以商頌出于

春秋之世，故為此說。爾當漢之時，詩之序未出，宜乎

言詩者之牴牾也。二頌之作，當以序為正。商魯

古者有堂下堂上之樂，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鏞以

間，堂下樂也，謂之笙鏞，乃間歌之聲，皆有義而無其

辭，束皙綴之補亡六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亡詩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詩類 五

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逸詩

絲奏三百篇中之詩，皆可被之絃歌，故琴中有鵲巢

操，騶虞伐檀，操白駒，操皆今詩文，又古人謂之雅琴

頌琴，古之雅頌，即今之琴操，琴古禁也，將以禁人之

邪心，故以歌乎詩，如文中子歸而援琴，鼓蕩蕩之什

乃知琴至隋末猶存。樂

上下千餘年，而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

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併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

非有意於刪也，夫迢迢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

我，我朋友如斯等語，亦不佞也，胡為而刪之乎？牆有茨

桑中等語至佷，又胡為而不刪之乎？則知刪詩之說

與春秋始隱終獲麟之事，皆漢儒倡之也。大抵得其

聲則存，不得其聲則不存也。周之列國，如滕薛如

許蔡如邾莒等國，夫豈無詩，但魯人不識其音，則不

得其詳，季札聘魯，魯人以雅頌之外，所得十五國風

盡歌之，及觀今三百篇，於季札所觀，與魯人所存，無

加損也。若夫夫子有意刪詩，則當環轍之時，必大搜

而備索之，奚止十五國乎？然聖人不欲強備者何也，

蓋以天下情性，美刺諷詠，亦不過是也。詩

宏序作於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詩類 六

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於漢，而

衛宏序至是而始行也。詩序

文章之體有二，有史傳之文，有歌咏之文，史傳之文

以實錄為主，秋毫之善不私，假人歌咏之文，揚其善

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後世欲求歌咏之文，太

過直，以史視之，則非矣。詩

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

服飾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

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

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

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服朱芾，斯皇是也。詩有美制

惟以召南為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為平正之

王。惟以周頌為成王時作，故不得不以成王為成此

王功也。殊不知書中此類甚多，召南中有康王以後

之詩，有平王以後之詩，不特文武時也。甘棠行露之

美，召公既沒之後，在康王世也。何敢疑矣。作於平王

已後，亦猶是也。不必謂武王詩大雅中大明之維，此

文王思齊之文王之母皇矣。之比于文王靈臺之王

在靈沼，縣之文王履厥生，皆後世詩人追誦之辭。何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詩類 七

嘗作於文王之世，周頌之美，成王亦猶是也。不必謂

成王時作，毛鄭解經之失，孰有大於此者。毛鄭之失

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故衛宏序詩以

樂為樂，得淑女之樂，淫為不淫，其色之淫，哀為哀，窮

寃之哀，傷為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洋益耳，

之旨安在乎。魏人得漢雅樂，即僅能歌文王鹿鳴，騶

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之末，又亡其三。惟有鹿鳴，至

晉又亡，自鹿鳴亡後，聲詩之道絕矣。夫詩之本在聲

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

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序草木類

均之為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為大小，則聲度必有豐

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

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此十三國者，詩皆

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

見，與夫周工所歌，雖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

也。頌愈於雅，康宣其滅魯僖乎。雅加於風，則二南其

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

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夫子刪定詩，有南雅

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命，謨之與訓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詩類 八

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周禮籥章，獻曲詩曲

雅，曲頌，則曲疑於入樂矣。然予嘗取周官凡嘗及樂

者，反覆推考，然後知籥章之謂曲詩，曲雅，曲頌者，非

今七月等詩也。蓋自大司樂以下詩之入樂者，皆枚

數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騶虞，狸首，

是其證也。而未嘗有如籥章所獻，樂舉詩雅頌三體

無分其為何篇何名者也。今考諸曲為詩，凡七，獨七

月一篇，與迎氣祈祭相入。至騶鴉以下六篇，皆明指

周公居東時事，既與迎氣祈祭絕不相類，又無緣可

混雅頌以為名。鄭氏必欲附會，乃取七月而三分之

曰此風也此雅也此頌也一詩而雜三體其然乎否也今其續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二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辭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生作詩之世目擊賦詩之事自可以審定不疑也然則曠謂續序之爲宏作與實錄矣先漢諸儒不獨不得古傳正說而宗之雖古序亦未之見也夫既無古序以總測篇意則往往雜採他事比類以求歸宿如戰國之人相與賦詩然斷章取義無通槩成說故班固總

八編類纂

卷之三詩類

九

之在禹貢下同他州不必更加別異知於帝都之體無損也季札所觀之詩其名若次皆與今同而獨無商魯二頌是魯雖有詩而不得其全豈得盡據札語而證定他詩邪曰此其所以古而可信也信雖有頌未必敢與周頌並藏商頌雖賴周大師以存魯未必遂亟得之後經夫子鳩集刪次乃爲今詩則札之觀魯其不見宜也程大昌詩議

以詩序爲卜子夏所作者自沈重之言始以詩序爲衛敬仲所作者自范曄之言始愚嘗以詩序考之文辭殺亂知其非出於一人之手也章俊卿詩序非止於一人

鄭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黃五十有八詩皆爲小雅之變自民勞以下至召曼十有三詩爲大雅之變夫成王賢主周公聖臣宣王中興之功震赫古今其詩反謂之變風變雅則其正者又誰當之風雅正變

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于叙情閱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于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桓叔段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

鄭皆在焉。則諸詩因雅樂矣。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詩不可廢

僖二十三年趙衰賦河水則春秋之世其詩猶存。今亡矣。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則春秋之世其書猶存。今亡矣。曾見洪邁舊日為三山教時林少穎為書學論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為知之竟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為不知九共葉飲畧之可也。林公有書解行於世而無此語。故吾表而出之。如序詩者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詩類 七
由庚萬物各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三百篇之詩未嘗以命篇二字取義。序詩者何以知其然乎。鄭雅詩書逸篇猶存於春秋之世

圖書編

詩有六義焉。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論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雅作矣。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

以詩罪者不少其末

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詩大序

學易莫要于玩象。學詩莫要于辨體。象者何。陰陽奇偶爻位是也。象明而六十四卦了然矣。體者何。風賦比興雅頌是也。體明而三百篇了然矣。尊雅而卑風者。謂雅可降而為風。貴正而賤變者。謂變非盛時所。有此以國異王侯。地異朝野。世異盛衰。自生分別心。而於本然之體。則茫乎其未之識也。故意本委婉。每認比興以為賦。詞本假托。每認質言以為真。或以鄙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詩類

七

蕩之詞。釋其深遂之意。或於忠臣義士之諷刺。指為淫。愚邪僻之歌。謠。孔子謂雅頌各得其所。若有意以升降之矣。豈知體裁一定。聖人刪之。次之。特去其無意義者。存其有關風教者。一切咸據體以分別。而次第之耳。是故風雅頌無卑高也。賦比興無淺深也。正變無關於隆替也。得其體。則六義炳如矣。學詩者于詞外見意。則意味津津。乎其無窮。若先執理以解文。則性情反為義理所拘。不能洒然于歌詠之表矣。國風不曰正風。而曰周南召南。果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之謂乎。蓋江漢汝濱。不足以盡南國所選之詩。亦

以二南為地名可也以南為長

不應止此二篇已也。蓋南爲離明之正方，故風爲太和之正氣，取其長養萬物而不傷也。苟不知二南之體，則言之出也不失之發露，則失之迫切，內則傷已，外則傷人，真有一步不可行者。惟詩之在二南者，渾融合蓄，委婉舒徐，本之以平易之心，出之以溫柔之氣，如南風之觸物而物皆暢茂，凡人之聽其言者，不覺其入之深，而咸化育于其中也。試舉一二證之：即一螽斯可以詠歌，后妃之德即一甘棠可以形容，召伯之仁即兔置麟趾，羔羊騶虞，中間止移易數字而詠嘆不已，雖不直言其所以而意自涵蘊于其中。此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詩類

二南所以爲正音也。唯以時之盛衰論正變，既不識體之正，又何有于體之變耶？不知變者，詩之體變乎？正非世之隆變而汚也，體合乎正者，雖衰世所作，不得不歸之于二南。體異乎正者，雖盛時聖人之所作，不得不歸之于變風。是正變各以體分，亦非以正變評品詩之高下也。即柏舟爲變風之首者，觀之我心匪石六句，此雅體也。風中雜有雅體，謂之爲正南可乎？苟此詩作于成康之時，即欲類歸二南可乎？如小雅八十篇，用比興者尚四十六篇，大雅三十一篇，用此興者止八篇，頌總四十篇，用比興者止四篇，蓋小

雅得風體最多。大雅與頌則多質言，故鮮諷諭之詞矣。以政之小大，燕饗朝會分屬，其亦未識小大雅之體乎？彼鹿鳴，天保，君臣上下之交孚，棠棣，伐木，蓼莪，白華，乃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恩義，倫孰有大于斯者乎？湛露，彤弓之燕饗，采芣，出車之兵戎，楚茨，信南山之田事，政孰有大于斯者乎？謂小雅爲政之小與燕饗之樂，果足以該小雅否也？鳧鷖，既醉之燕禮，未必大于魚麗，嘉魚，江漢，常武之征伐，未必大于六月采芣，安見其爲政之大乎？又安見其爲朝會受釐，陳戒與小雅異也？不知雅體較之于風，則整肅而顯明，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詩類

較之于頌，則昌大而暢達，惟彝倫政事之詞，尚有諷諭之意，皆小雅之體也。天人應感之際，一皆性命道德之精，皆大雅之體也。其中或近于風與頌者，則又爲小大雅之變體也。小雅未嘗無朝會，大雅未嘗無燕饗，小大雅之正變，無所與于時世之盛衰，要在辨其體而小大雅正變之義，俱不待言矣。周自文王初婚，至陳靈公，上下五七百年，其所存詩，各國多者二十篇，少者數篇而已。說詩者每牽扯于數十年間，或有歸諸一二人焉，如變小雅盡指爲平王幽王時詩，何謂也？可馬遷謂太師藏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

存三百餘篇止十之一也蓋亦存其可以垂世立教者詩大

如後世之作詩者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製不同而名亦異也夫既以風為諸侯矣乃以周南為王者之風后妃之德何耶若謂文王在當時尚為諸侯故謂之風而商詩為成王之詩周公之事亦列之風何耶况聖人既降參離為國風矣而邠詩列于國風不謂之降又何耶頌謂其稱君之功德則有然矣若謂專于宗廟告神明焉則閔予小子敬之小豳何有于神明之告載芟良耜何與于宗廟之樂也况類而通之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詩類

七

七月之詩不有類于雅乎而其體則風也瓠葉鳧鷖不有類于風乎而其體則雅也泮水不有類于雅有駢不有類于風乎而其體則頌也審如是也王國侯國各有風天子諸侯各有頌周平王詩列于國風不害為天子之尊魯僖詩列于頌不失為諸侯之卑彼謂聖人降王國尊諸侯者陋亦甚矣嘗自衛武公一人觀之淇澳列諸風固諸侯也賓筵列之小雅抑列之大雅果以諸侯為政王朝是以列諸雅與若不論其體裁則以淇澳列之雅賓筵與抑列之風亦無別與以抑而置之小雅以賓筵而置之大雅果以政而

分之與噫今田夫野婦皆能為鄉土之歌是即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人作聖主得賢臣頌之類是即古雅頌之近體也何獨于古詩之體裁無所辨哉風雅

周召獨謂之南子以南為樂章取正以雅以南之詩記亦曰胥鼓南信有然者但以二南為正風列國為變風古人豈無意義而云然哉知八方以南面為正則八風一也獨以南風為正可推矣知南為正風則列國為變風可推矣且八方各一其地八風各一其時而舜獨以解慍歸諸南風之薰以阜財歸諸南風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詩類

六

之時故八方均之為風獨以南為正也知風之正變凡大小雅之含蓄而和婉者必正體也發露而質直者必變體也况正變一以體言則雖一人之歌咏亦自有風雅正變不齊者在也故朝堂之上未嘗無風間巷之間未嘗無雅雖盛時未嘗無風雅之變雖衰世未嘗無風雅之正也邠詩七月似雅而實風都人士何草不黃似風而實雅者不即此可推矣乎真知二南正風為三百篇之首則正以啓其端變以盡其曠如易首乾坤二卦而諸卦皆易卦之變體書首堯舜二典而誓誥皆書典之變體禮首曲禮二篇而檀

弓曾子問皆經曲之變體又可推矣國風

彼謂二南為正風以其多美詩則野有死麕亦以為美詞矣然則變風無復有美詩也如淇澳美衛武公緇衣美鄭武公何獨與正風大相懸耶彼既以政之小為小雅以政之大為大雅則幽王鼓鍾于淮水而憂心將將尹氏秉政以致亂而憂心如惓猶以為變之小而異乎瞻印召旻之篇也耶若謂變風變雅之作作者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矣如淇澳緇衣裘鳴鳩果何所哀而傷也耶楚茨信南山諸篇繼于鼓鐘之後固以為思古之詩矣桑扈鶯鶯魚藻采芣八編類纂卷之三詩類
果一皆傷今思古之作也耶民勞板蕩信乎其變之大矣嵩高烝民江漢常武以宣王中興之烈申伯山甫召虎皇父之賢終不得與于大雅之正不知其所謂大雅者果何謂耶程元嘗問文中子曰邠風何也曰變風也曰周公之際亦有變乎曰君臣相請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邠風言變之可正也斯言也謂其說理不精不可也謂聖人刪詩原有此意而為詩之定論奚可哉况觀邠風則變固可

正矣變小雅終何草不黃變大雅終召旻而雅之變卒不克正何耶反變風之正非周公不能矣三頌終殷武又何耶即如周公之際亦有變康昭以後獨無正耶是皆因篇次先後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耳文中蔽于漢儒而後儒又崇信之使讀詩者習于其說而莫之辨良可慨哉然則風雅果無正變耶蓋卦爻有正變而變卦不出乎正卦之外樂音有正變而變音不離乎正音之中如其風肆好穆如清風雅中未嘗無風倚嗟昌兮三章雖曰美之實則刺之而正中之變變中之正或一于正或一于變惟以意逆

入編類纂卷之三詩類
志當自得之也若以風雅之正變拘拘于時之盛衰焉豈深于詩者哉風雅
且關雎篇既謂宮人作於文王後妃初婚之時矣而麟趾為關雎之應則其化被南國宜不俟周召為政以宣布之也况周公亦在振振公子中乎周召固二公采邑也抑亦分于文王三分有二之先乎然則謂之周召者何也地志扶風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安知周召非地名又安知二公之封非因周召之封國而得者乎古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主東西方諸侯安知非採詩於周之地而得之故名之周南採詩

於召之地而得之故謂之召南乎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逮也夙夜在公者勤勞王事也詩中此類亦多矣安知抱衾裯以夜行者非勤勞公事而自安於不均之命乎夫既謂南國被文王后妃之化雖江漢之女人望見之知其有端莊靜一之德非復前日可求矣然致鼠牙雀角之訟野有死麕之詞者何也果文王后妃但能化及女子而不能化彼強暴之男乎凡詩有美有刺雖衰世未必無可美雖盛世未必無可刺者即如二南之地雖嘗被王化矣然所採之詩安知其世無後先而盡出於文王周召之盛世乎觀何

人編類纂

卷之三

七九

彼穠矣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而何若必指為文王時非特不當作正義而太公尚未封於齊則齊將誰指乎又謂武王文王孫不知邑姜乃武王元妃果以姜女而下嫁於太公之子乎此皆至明至顯無可疑者安知棠棣桃李非徒美其色或言其時而王姬之車曷不肅離正以刺其德之有不稱乎苟時有不同雖文王之子孫且不免管蔡鴟鴞之比而後世有小弁白華之咏安能必王國之無可刺也况丹朱驩兜無

於堯舜之二典亢龍龍戰無損於乾坤之二卦而野有死麕之類即有損於文王之二南乎二南召南既謂召伯敷文王之政而化被南國則男女皆化而歸乎善矣厭浥行露繼其棠之後也貞女為強暴所訟而速之獄鼠牙雀角之風方盛行焉如此而云王化浹洽召伯能誕敷王政吾不知也殷其雷謂婦人思念君子猶可說也標梅女子懼嫁不及時則有強暴之虞恐非大無道之世遇極惡之人未必至此乃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何急求自售如是哉斯女也謂其貞信自守吾不知也至野有死麕章謂詩

人編類纂

卷之三

千

人美懷春之女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汚未乃述其拒之之詞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悅毋驚我之犬而謂其凜然不可犯我不知也然則諸詩何謂也吾意其多比體也觀古詩之變始自離騷而屈原去周猶未遠其賦有娥女媵女宓妃佳人以屈子之清貞亦借此為比詩可類觀矣標有梅亦比體或者詩人傷賢哲之凋謝故寓言標梅使求賢者及時延訪之耳野有死麕亦比也惟野有死麕故白茅得以包之惟有女懷春故吉士得而誘之今也林有檇橄野有死鹿非特麕之小也白束純束寧不取以包之哉懷

春之女其色且如玉也吉士寧不誘之哉是誘在吉士而致其誘者懷春如玉之女也既已致其誘矣乃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靡也吠是已既炫才求用于人又欲人勿迫于求已也可乎哉詩人不過託言懷春之女以諷之耳何必質言懷春女子不汚于強暴之徒歟召南

王之風非貶王也體本風也魯之頌非褒魯也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于風頌高於雅也

如彼汾沮洳園有桃皆實語也反以為興慘慘女手八編類纂 卷之三 詩類 三

可以縫裳本寓言也反以為實談不止此也如將仲子兮叔于田貳章鄭人本以刺莊公也而辭則為叔段咏焉今誦其辭逆其意得非寓刺鄭莊之意於愛叔段之中乎楊之水椒聊之實晉人本以刺昭公也而辭則為桓叔咏焉今誦其辭逆其意得非寓刺晉昭之意於美桓叔之中乎敝笱倚嗟齊人本以刺襄公也而辭則指魯桓及魯莊焉今誦其辭逆其意得非寓刺齊襄之意於刺魯桓莊之中乎魚藻本刺時王之崇飲也如其辭信乎美天子之燕飲矣車牽本慕賢者之德音也如其辭信乎美新婚之燕樂

矣民勞與板本以刺厲王之不敬天不恤民也如其辭信乎僚朋之相戒矣說詩

八編類纂卷之四
稗編

六經類

春秋

左氏以嚮奉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

得而闕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范梁

序傳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

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

矣。胡安國春秋胡傳序

乘輿紀年，檇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

見百國春秋，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

遵魯史之遺文。劉知幾春秋議

是非老人之心，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

子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

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魯史以寓賞罰。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權，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為其實，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在於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于是過為之論，意欲尊夫子而實背之。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為夏時商略周冕韶樂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皆一切繆妄之論，其大要皆主於以禮樂賞罰之

權為聖人自私自之具，爾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禮樂之制乎？夫子

魯人也，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

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於修春秋之時，而禮

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

於誣聖人乎？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

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大圭論夫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有

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據左氏韓起之所見，與叔向

叔時之所學者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爲王之典章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此夫子未生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也今所修春秋經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者皆魯史記東遷以後事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鄭樵春秋總義

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趙勗春秋

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

八編類纂 卷之四 春秋

三

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乃不爲僂民者鮮矣蓋方是時各國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趙穿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況於魯有周公之遺制以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爲訓莫過於魯史其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之以寓其傷周之志焉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

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爾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爲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爲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爲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寔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

八編類纂 卷之四 春秋

四

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寔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

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劉永之與梁孟

春秋之法無有所謂例也朝覲會盟禮樂之本也侵

襲圍入征伐之舉也魯與隣國有相交之義則悉書

之外此則弗書也若在則書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則

書卿而大夫不列焉卿不在而大夫將事然後大夫

得書焉盟所以紀信烈繻因盟莒而得書聘所以講

禮公子札因聘魯而得書乞師大事也故樂廡得書

城杞大役也高止得書以至蒞林父之敗狄士鞅

之會吳又以赴告而與魯共事得書焉則春秋之書

因事以見人而非因人以見事善乎柳宗元之言曰

八編類纂卷之四 春秋類 五

杜預謂例為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周

之盛時不應預立其法鄭樵例非春秋之法

尹氏卒則以為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為師

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

之歿者竟為何人乎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

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

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

之於冊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鄒邑大夫

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

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於哀公十

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

卒杜征南亦以為近証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於三

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見增損者

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

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

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

者各自為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攙入之後世

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

之而以為得聖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

信也馬端臨論三傳經文同異

八編類纂卷之四 春秋類 六

參盟見而後諸侯無王盟者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

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

說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

之春秋尤以傷伯業之衰黃震曰晦菴先生嘗云聖

人欲率天下以尊齊晉且謂楚在春秋時非成文過

之則周室為其所并蓋世變無窮聖人之救其變者

亦無窮春秋之世王室微諸侯強故其始抑諸侯以

尊王室及諸侯又微而夷狄橫則又抑夷狄而扶諸

侯尊王室固所以尊王也扶諸侯亦所以為尊王地

也聖人隨時救世之心如此而世儒動以五帝三王

之事律之。此議論所以繁多。聖人書法甚簡。隨字可
以生說。此議論所以愈見其繁多。空襲貶凡例之說
得以肆行其間也。今惟以春秋之世而求聖人之心
則思過半矣。呂大圭

先王之始得天下也。必明一代之好尚。以新斯民之
耳目。聞改正朔矣。未嘗聞改元也。然則商訓稱元祀

春秋書元年者。何以哉。曰。是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
將以志人君之在位久近也。非王者以是爲重事也。

後之說春秋者。乃欲以改元爲重。春秋之初。周平王
文四十有九年。而魯隱公又改稱元年。藉令重在改

元。何不襲稱王者之年。僂數而明詔於人哉。吳萊論春秋改

夫子答顏子爲邦之問。則與作春秋事異。蓋春秋即
當代之書。以治當代之臣子。爲邦爲後王立法。故舉

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如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行夏
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

王哉。何氏哀十四年傳注曰。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
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

時。以行夏之時。說春秋。蓋昉於此。然何氏固以建子
爲周之春。但疑春不當言狩而妄爲之辭。至程子門

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則
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
出也。番陽吳仲迂曰。若從胡傳。則是周本自夏時而
以子月爲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薛

氏謂魯歷改冬爲春。是蓋移其過於魯爾。然謂魯有
歷。實劉歆之誤。按律歷志言。劉向所總。有黃帝顓頊

夏殷周及魯歷。爲六歷。自周昭王以下。無世次。故據
周公伯禽以下。爲紀。自楊公至緡公冬。五殷歷。每後

一日。則由歷家假魯君世次。逆推周正交朔之合否。
因號魯歷。非魯人所自爲明矣。羅正考

陳寵傳尤明白。曰。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注曰。今十一
月也。地以爲正。殷以爲春。注云。今十二月也。人以爲

正。夏以爲春。注云。今正月也。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
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爲

非子月。而於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
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史伯

夫春秋於子糾。不書齊者。蒙上文公伐齊之齊。非子
糾。不當有齊而不書齊也。於小白言齊者。凡春秋所

書。必曰某國某名。則小白書齊。固其書法。而非小白

八編類纂 卷之四 春秋 七

八編類纂 卷之四 春秋 八

當有齊而書齊也。程大昌子糾辨

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焉。桓公未與與桓公之方伯及桓公之既沒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焉。圖伯之初與定伯之日及成伯之後也。王臣下聘而不答。王師出救而無功。凡伯蒙伐。戎強于北。蔡師書敗。荆盛于南。鄭分許鄙。宋廢鄭嗣。紀小而并於齊。邾弱而逼于晉。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年。序績召陵而荆帖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

八編類纂

卷之四

春秋

九

問。衛懿滅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沒也。所謂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者此也。伐邕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鄆。遇穀盟息。桓公圖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貶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黃則外憂啓。滅項則眾志離。會下則家法隳。桓公成伯之後也。所謂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者此也。李琪序齊伯文紀

八編類纂

卷之四

春秋

十

文公既入國而事之不載于經者亦凡四年。雖以紂王之懿功削而不見。至二十八年一簡之中。乃五擊晉侯。不以爲繁。是果何哉。蓋晉自武公以支代宗。非有王命。并吞專立。讀無衣之詩。雖晉之臣民不能自安也。春秋爲是黜晉不書。文公奔而復國。求諸侯莫如勤王。是特以求諸侯之利心而爲之。至二十八年。晉楚之爭。乃關夷夏之盛衰。非係一國之得失。春秋抑楚之深。故子晉之亟。此所以桓文並稱歟。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順。始能向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徊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敏於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鄆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則大侯小伯莫敢不至。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於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則抗矣。盟于虎則悖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文公爲元咺執衛侯矣。李琪序齊伯文紀

襄公復伯則實由於穀之戰。文公方沒秦雄西陲。狄狃北師。楚張於南。苟縱一敵。則晉伯去矣。襄公夏職

殺以御秦，秋敗箕以翦狄，冬伐許以離楚，可謂有伯者之畧。而伐衛則損威矣，會公孫敖則毀列矣，士穀主盟則權散矣，陽處父救江則謀息矣。李琪序晉文紀

靈公以少主蒞強卿，楚始爭鄭，蓋將嘗試晉政，于是

有狼淵之師，此非細故也。而救鄭之役，止書晉人，衛

鄭欲介魯以求通，蓋未忘晉德，於是為沓棐之會，此

關大勢也。而新城之盟，晉侯不出，扈之盟曰討齊亂

孟之會曰平宋難，豈常變也哉？或求賂以免，或無功

而還，楚范山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夷狄

謀取其伯，方且沈溺宴安，厚斂雕墻，輕殺懷諫，雖欲

不亡得乎？成公內難甫靖，履國未長，四年而後始出

偏師以侵陳，黑壤與扈二會，僅能再合列國而已。楚

人三歲三伐，鄭晉無攘却之師，鄭子家弑穆公，晉無

討賊之刑，諸侯何觀焉？景公不能首合與國，使楚人

得號令于辰陵，乃且亟會，攢函求山，後諸狄以為先

務，不能謀少西氏之逆，以誅陳之惡，使楚遂行方伯

之事，乃且修帷房，一笑之憾，與大師以伐齊，不能以

一矢遺楚，而使邲不振旅，為中國羞，乃且伐廡，咎如

滅赤狄，嗟然言功，厲公歸于京師，而後正曹，負芻之

罪，請于王官，而後逞伐鄭之威，可欺世自掩矣，自交

八編類纂 卷之四 春秋 十一

剛敗狄，則狄還，會京師伐秦，則秦懼，戰鄆陵勝楚，則楚弱，會鍾離通吳，則吳成，四鄰無彘，而諸侯反貳，是以沙隨辱我，猶未快也，而求多季孫，柯陵伐鄭，猶未息也，而再勤單子，諸侯無患，而蕭牆反危，是以三郤之誅成，而匠麗之難萌矣。李琪序晉文紀

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

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

老於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虛，驕未除，悼公之齒

淺矣，更事變未多，而閱義理未熟也，乃能忠厚而不

迫，堅忍而持重，有回慮却顧之謀，無輕逞輒快之舉

蓋亦稍知以道養其心者歟？八年九合，則勤於安夏

也，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也，不登叛人，則識名義也，

稟命王官，則知所尊也，屈巳和戎，則不貪功也，朝聘

有數，則不求多列國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騶

從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鄭而駕楚哉？

鷄澤之召，諸侯曰：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

協，此豈勢要力劫哉？故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

無逃盟乞盟之煩，無城濮鄆陵之勞，然能服諸侯，而

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機，能得鄭而不能掩失陳之責，

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夫蕭魚以後，凡三大會

八編類纂 卷之四 春秋 十二

士勾荀偃實儼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浸分何謹於諸侯而縱於大夫乎戊陳之役以為有陳非吾事也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乎會向之後欲數吳不德以還吳人抑已晚矣楚患雖弭吳憂尤甚何明於治楚而闇於治吳乎李琪序晉伯悼紀

悼公能以晉國壞亂之後復文襄已失之業平公不能以中夏安強之時保悼公方成之功蓋政在侈家而賢者獲弃也平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煩民無怨讎祁午數當時之功若此然內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悟溴梁之會所謂

八編類纂 卷之四 春秋類 三

內有變而不知者也宋之盟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溴梁之事非大夫敢竊權也諸侯在會而大夫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荀偃一怒而十二國與戎後五年樂盈之作亂曲沃之民惟主樂氏不知公室晉幾分國而並立矣宋之盟非楚之能持權也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昇楚是弃權以假之也虢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王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十九年無預中國之事矣此皆平公身致之也至平昭之政則又微矣僅能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虔辱于乾谿諸夏庶幾復伯為晉君臣者改物厲

志憤悱警懼以率舊烈猶恐不逮今也四夷未觀德而虜祁崇侈以啓貳列國未聞信而邾南盛兵以示汰平丘雖曰同盟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芻蕘之擾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况能駕敵國哉李琪序晉伯平昭紀

強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而泄政敢干位以命大事而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萌已成矣范鞅請冠而我使蒙執趙鞅受楊楹而宋卿賈禍邯鄲爭貢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楚師無出或索我十牢而吳人藉為口實李琪序伯頓紀定

八編類纂 卷之四 春秋類 四

仲尼刪詩則史克之頌不班之邶邶齊鄭之風而繫之於清廟之後其定書則費誓之文獨附於盤詰訓命之後蓋不獨春秋之專魯也嗚呼春秋為是尊我之甚者獨望我之深而責我之備也十二公之得失蓋可觀矣亟於伐邾而舍盟蔑之信貪於得莒而忘許田之失始黨宋衛以仇鄭而終挾齊鄭以惡宋入極之師既縱於無駭而伐鄭伐宋之師復擅乎公子

暈故隱有鍾巫之變捨許田而遂鄭黨納郟鼎而成
宋亂強則屈已於齊鄭宋衛之間弱則肆志於滕杞
曹邾之君始逆兄弟之倫終瀆夫婦之分故桓取彭
生之禍莊公會齊廢復讐之義納衛有獎叛之謀圖
郟背同姓之恩追戎啓夷狄之侮觀社則國政荒刻
楸則侈心肆閔公養慶父之禍而不能除歸季子之
賢而不能任僖公奔夏盟而即楚先晉室而後周須
句之功不足掩升陘之辱取穀之師不足洗至鄆之
耻文公三書不兩四不視朔處父厭盟則辱於晉郟
丘賂盟則辱於齊宣公賂田求婚君大夫奔走媚齊
八編類纂 卷之四 春秋 五

戎政歸于下定公雉門兩觀之作而僭典莫改寶
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係幣於女樂而政歸強家故
有聖人而不克用哀公五伐邾而勞師于外四城邑
而疲民於內伐齊以離中國之與事吳以結非類之
好夫我雖秉周公伯禽之法守四代之服器其實衰
微削弱不得與齊晉大國齒而僅肩隨陳鄭曹衛之
間然所以猶賢於諸侯者有二其君猶知以禮自守
也其卿大夫猶多識文獻典章之舊也而國多變故
者亦有二其家法不設也其君政不收也當時齊晉
圖霸常以得我爲重齊桓始合會盟鄆之首會姑以
八編類纂 卷之四 春秋 六

不會晉于扈于清丘一逞於兵則伐莒伐邾猶未已
也而伐萊伐杞一放於利則取向取繹猶未廢也而
取根牟成公四卿得志於齊僅能免二鄙之侵而十
年三朝三聘于晉不能止沙隨若丘之辱如京師似
可以求尊周之名而會盟于蜀莫能掩背華之實襄
公仲孫之用事者五叔孫之用事者十有四季孫之
用事者十則三卿專政之形成齊人伐我者七邾人
伐我者二莒人侵我者四則鄰國交爭之禍起昭公
納牟夷之叛取同姓之女如晉至河而見却則無以
爲託國之謀築郎囿則民力竭於公蒐紅蒐比蒲則

單伯來幽之初盟僅以微者會陽谷之合天下莫敢
不至矣亦以公子友蒞盟至召陵以後始堅於事齊
而齊未得我則莫能自安也宋襄以非禮召諸侯我
望望而去之及楚虔爲申之會大侯小伯龜勉糜至
而我獨從容退避辭以時祭是所謂其君猶知以禮
自守也臧僖伯觀魚之謀臧哀伯取鼎之謀曹劌觀
社之謀展喜之退齊師季文子之逐莒僕太師氏之
樂不失二南二雅之章太史氏之書能備春秋易象
之文是所謂其卿大夫猶多識文獻典章之舊也自
桓公不能刑于文姜而召二國之患莊公不能防閑

哀姜而遺再世之禍共仲則通哀姜而賊般弑閔襄仲則私敬嬴而殺惡及親是家法不設也自隱天權於翬莊失權於慶父文失權於仲遂宣失權於歸父襄失權於宿豹昭失權於意如是兵柄不收也

李琪序

大抵蔡通於楚而親於楚事楚愈堅而蒙楚之害愈深蔡遠於中國而疎於中國其貳中國最甚而中國亦無力以及蔡凡中國之糾合會盟諸侯狎至而蔡獨不附自敗幸以來哀侯蒙塵不返乃甘於向楚釋戴天之至怨齊桓稱伯蔡僅一從北杏之盟穆莊以

八編類纂

卷之四

春秋類

七

後行李不至贊幣不通齊桓終不得致蔡于盟會齊桓既沒晉文未與楚盟齊楚會孟楚圍宋則蔡偕至何哉城濮之戰楚既大創蔡始改圖晉之三會龜勉周旋踐土載書蔡莊身自背之至文十年厥貉之次遂執干戈挾楚穆為窺宋之謀十五年晉卻缺討其不與新城之會蔡雖僂從城下之盟貳晉如故也文公方謀事晉畏楚不得行而卒景靈不紹文志及堅於與楚成六年樂書之師方涉蔡鄙而楚申息之師已至蔡自以附楚為良圖也晉悼之興如鄭如陳相率事晉矣蔡且安於楚之宇下襄八年鄭人以晉命

侵蔡獲蔡公子燮而楚復與子囊之師為蔡警鄭悼公得陳鄭而力已疲矣所以姑置蔡於不問晉平之世蔡之大臣病於楚令之不常將改事晉以利蔡可謂忠計矣當時反曰異謀誤國謹而殺之宋虢二會蔡公孫歸生首以楚屬攘臂於列國大夫之上而陳鄭莫之敢抗則蔡非弱也靈公負篡弑之惡懼中國之討事楚最謹昭四年申之會書曰楚子蔡侯伐吳滅賴又書曰楚子蔡侯五年伐吳又書曰楚子蔡侯蔡楚之相得未有若靈公之甚也閔六年而楚子誘殺靈公于申矣又刑其士七十人矣而用隱太子于

八編類纂

卷之四

春秋類

六

崗山矣滅蔡以封弃疾矣蔡之蒙禍亦未有若靈公之極也方蔡人誅公子燮之謀日以事楚為百世之利豈知君戮國夷冢嗣俱屠晉昭公大合八國于厥慙將以救蔡不能振旅反使狐父卑辭請蔡于楚楚虔方張晉既不能弭蔡之難楚虔既隕晉又不能復蔡之祀終焉蔡廬以弃疾之命復國則蔡之存亡廢興皆托命于楚中國安得有之乎蔡朱東國之廢置專於費無極之一言夫廢君立君國之大事而楚之小臣得以制之蔡昭抱累世之憾復以一裘一佩之微遭三年拘郢之辱沈璧以絕楚質愛子以請晉志

憤而氣激使中國有伯而加惠於蔡伸義於楚則蠻
荆無奸夏之風中國無從夷之變矣召陵之役晉人
求貨而辭蔡諸侯侵楚之師不出而楚人圍蔡之師
反至柏舉之戰入郢之師遂使蔡人假手于吳以釋
憾楚禍雖深蔡憂未已是以哀元年楚復圍蔡使蔡
人男女以辨疆于江汝之間蔡之傾覆是懼謀徙州
來哭墓而遷君臣相殘以及公孫翩之禍迄春秋以
後蔡終爲楚所并蓋蔡之依楚猶鹿豕依於餒虎之
側將以求安其不噬嚙焉不止也夫以中國諸侯雖
有即楚者犧牲待於二境未有如蔡之附楚不變也

八編類纂

卷之四

春秋類

九

然蔡之五禍皆楚實爲之楚文之執獻舞蔡國十年
無君一也楚靈之殺蔡般蔡嗣常絕二也費無極逐
蔡侯朱三也楚子常執蔡昭于郢四也楚昭遷蔡于
江汝五也故蔡事楚愈堅而蒙禍愈深也李琪序
蔡世紀
嘗攻曹國之始末矣其事夏盟最謹其與諸侯甚睦
不得罪於中國此曹所以無貶文也其國家處於僻
陋安於卑弱不能自立此曹所以不得詳錄也曹苟
能以禮義自強其國有賢者相與扶持稍變僻陋之
習豈我能病之晉能圍之而宋景遂得滅之哉善乎
鄭渾罕之言曰曹其先亡乎偏而無禮夫禮義明則

國不畏偏禮之不立偏而必傾非獨宋景之罪也蜉
蝥則刺昭公好奢而用小人無法以自守下泉則疾
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鳴鳩則刺在位之無君子

侯人則刺其近小人而遠君子嗚呼此曹亡國之階
也曹共有僖負羈之賢而不知而乘軒者乃三百
人曹成公有子臧爲曹國社稷之鎮公子不能用而
俾之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曹伯陽惑田弋鄙人公
孫強之謀妄聽辨言而亂舊政背晉好宋而自取滅
亡李琪序
曹世紀

八編類纂

卷之四

春秋類

十

楚虔稱伯于申而用召陵之典諸侯楚實有之矣衛
獨能從容與晉而卻楚吳夫差冠端于黃池以襲成
周之籍吳子在而諸侯莫敢不至矣衛亦卒晏然與
晉而辭吳蓋其流風餘習尚存所以爲列國之望歟
李琪序
衛世紀
八十餘年間晉事之存于經者僅十見不過執滅之
暴誅弑之惡戎狄戰伐之辱而已夷攷諸傳二年春
曲沃伐翼七年春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
翼滅冬王命立哀侯之弟湑于晉莊十六年冬王命
曲沃伯爲侯此非變端之可紀歟莊十八年春晉侯
朝王晉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僖十一年晉侯平

戎于王此非功之可錄歟莊二十六年晉城絳閔元年晉作三軍晉伐臯落氏僖十五年晉作周兵晉作爰田冬晉侯歸自秦二十四年秦伯納重耳此非事之當係歟聖人作經何削之如是其嚴春秋之法所以代一王之賞罰存萬世之綱常曲沃滅翼支孽之逼輒傾宇國東周刑故不行反加寵命彛倫攸斁人紀何觀子孫像之遂有里克之亂申生之禍由傳攷經則知聖人微其事而不書存其惡而自著及觀列國之詩自重耳而后成闕焉蓋詩與春秋詳略互見褒貶自章以武獻之事不足錄乎春秋也故詩特詳

八編類纂 卷之四 春秋類 主

之椒聊則言沃之盛強蕃衍而曲致其隱傷之辭無衣則著武公之并國不安而極道其愧惕之情杜采苓等詩無非刺其行事之非凡晉人之悖理傷道春秋畧之者觀乎國風可以盡見矣李琪序

觀春秋之世變于鄭蓋可睹矣鄭之為國適於周圻而介乎齊晉之間方其初也一舉動而係王朝之輕重及其後也一向背而關夷夏之盛衰鄭蓋春秋要領之國然鄭在隱桓之春秋王室之罪人也在莊僖以後之春秋伯者之罪人也

在襄昭以後之春秋當時諸侯之罪人也抑嘗觀之詩鄭風二十有一篇清

人而下五詩皆刺其不能遠小人而用忠賢鷄鳴而下七詩皆刺其失婚姻之道無室家之節夫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鄭晉有之矣李琪序

春秋未有書國君會葬他國者而書滕之會于魯者二未有書國君朝於小邦者而書滕之朝於魯者五自曹莒邢邾之小國其爭城爭地皆嘗從事于戈之釁而二百餘年間滕獨無稱兵修怨之事其與諸侯可謂睦矣齊桓之伯滕之會盟者一宋襄之伯滕之從伐者一晉文之伯迄于靈成之世滕不一列於會意其國小而偏猶未能數從諸侯之事也自景厲

八編類纂 卷之四 春秋類 主

以後凡晉之合諸侯一則曰滕之大夫皆會故文之會晉者一成之會晉者十六悼之會晉者三頃之會晉者一六七十年間滕獨無盟之不與無會之不從則其於事伯可謂謹矣國君無名用狄道也會朝稱子用夷狄也夫以滕之壤地褊小介於數大國之間而無禮以固其國至于速亡是春秋之不足於滕也

宜哉李琪序

其靈以前陳之事中國者十九成哀以後陳之從中國者十一陳之堅於事楚大抵不得畏楚中國之易於失隙亦往往自有不能以有陳爾何者陳在春

秋之始從王伐鄭盟折會稷伐衛伐鄭借之諸侯兵車之會齊桓之伯從齊者九晉文之伯會晉者三濤塗雖執而首止之盟猶列陳侯稷公雖卒而溫之會猶列陳子由宋襄之暴陳始從楚而會孟之後遂屢動楚人之兵晉靈之懦陳再與楚而蔡林之後始游勤晉人之討非其靈以前陳之事中國者常十九歟自少西之難晉不討臯楚遂得以專人陵之歟鄭之役晉不振旅宋魯不得以實清丘之言於是陳始一意向楚矣蜀之役借曰竊盟而鷄澤之集奚復後會乃至會戚以成陳固悼公之勤陳也以會城隍以謀

八編類纂

卷之四

春秋

三

陳又悼公之勤陳也圍頓之師雖嘗勇於從晉而逃鄒之行乃尋決於與楚何耶異時歸黃于陳戮二慶於陳惟曰楚故伐鄭伐吳惟楚是贊會申會號惟楚是從末年夫差爭伯陳不從楚則又移於從吳終春秋一世獨召陵一會暨從于晉它無聞焉非成哀以後陳之從中國者常十一歟

李其序
陳世紀

左氏曰杞用夷禮蓋其習夷久矣試觀諸經自莊僖以來會于洮而室家之禮廢朝其子而朝廷之禮紊求婦於魯婚禮失矣逆喪于魯喪禮舛矣先代舊章無一獻可攷猶謂國有人乎

李其序
陳世紀

廢居正之義啓爭國之謀基宋之禍穆也以除害而惡鄭以阻兵而黨衛成穆之亂殤也挾同惡以成稷之會志瀆貨以啓鄭之戰踵殤之覆轍者莊也納朔以抗王人之命黨齊以稔善隣之仇履殤之危禍者閔也會北杏以倡從齊之謀遇梁丘以固輔齊之好無役不從無盟不在此桓之以僅稱賢之也襄公不終其事淺矣成公從伯之善不足以蓋即夷之非昭公去公室之惡適足以稔堅冰之釁文公固國人以有宋雖與晉三盟而猶不忘從楚之好共公從列國以盟楚雖與晉四會而猶不能弭其駕宋之鋒平公

八編類纂

卷之四

春秋

五

不能強公室故魚氏始禍自彭然也元公不能制其大夫故華向兆亂由南里也景公不能室其私寵故向應啓驟入于蕭也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亦既久矣聖人刪詩收拾散亡之後而猶必存其頌聲於三百五篇之末果何說也思魯成王建微子於上公以尹東夏而命之以書一則曰崇德象賢也二則曰率由典章也其崇先代之統重三恪之賓意如此其厚也宋之子孫能修其禮物以率先王之舊則成湯武丁之澤豈遽至於冥然而不繼歟一代文獻之美豈至於蕩然而無足觀哉先儒論聖人存商

頌之意以為著三統之相承明王澤之當續是則春秋奉尊宋之意不然文獻不足夫子嘗歎之矣於宋何取乎李琪序

前乎桓公則僖公有與伯之志而未成後乎桓公則景公有嗣伯之圖而不遂僖公之初號東州之小伯未有參盟者而僖公參盟于瓦屋未有胥命者而僖公胥命于蒲諸侯稍稍宗向之矣桓之九合是亦僖公積累之執而強於為善規模之成則非僖公前日比也李琪序

嗚呼許太岳之嗣周之封國也使許不忘鄭之大德齊世紀

八編類纂 卷之四春秋 五

毋荒弃先王建諸侯設屏之意以輔翼王室獎夾勳華則許雖無與立必有與數何惡乎鄭何畏乎楚哉

而反是也宜春秋之甚畧之也李琪序

吾觀薛宰之言板連反覆首舉踐土之載書以為言而仲幾亦曰踐土固然考之踐土之盟薛子在諸侯之後意者文公雖復諸侯之職而不必盡勤小國於會

是時晉之從令者新亦卒莫能道文襄之故以復薛之舊者呼先王制諸侯建方伯之意微矣李琪序

小國之睦於交鄰謹於事伯最為有常者莫如君若也其君臣之賢多足稱紀而守義秉禮之風類非常

時之大國之所可及李琪序

自天下之大勢言之則楚之患其初始於得夏其後至於抗衡又其後遂至於用中夏之柄出楚一國之勢言之則恭莊以前雖僻在荆蠻而其國實趨於強康靈以後雖屢抗中華而其國實趨於弱李琪序

八編類纂卷之五

圖書編

六經類

春秋

魯史未經聖筆已前其篇章不知幾何仲尼于每歲特筆其有關名分者數條云耳餘則削之使其辭相屬事相比一展卷而大義了然非故簡與辭旨俾人莫之測識然後知所懼也

學春秋叙

朱熹曰春秋本明道正誼之書今人止較齊晉霸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晦矣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

八編類纂

卷之五

一

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公毅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經生都不曾見國史

學春秋

如載惠元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于魯則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位之實可按而知此左氏叙事之備也若來則仲子以為預內事則誣矣王正月以為大一統此公羊之明於例若母以子貴勝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謂第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見鄭伯之處心積慮在於殺弟此穀梁之精於義也若曲陳義例以大夫曰卒為正則鑿矣管人謂左氏曉事該博是做文章之人公毅却是不曉事儒者說道

理處不甚差此語良近之今合觀三傳之異同如僖

公三年正月不雨左氏謂之不為災公羊謂之記異穀梁謂之勤雨各以已見自為一說皆不知春秋凡

經時不雨告廟則書之義也析觀三傳之乖繆如公

羊謂求車求金為非禮而不知責諸侯之不貢也謂大閱大蒐為罕書而不知譏列國之僭王也穀梁謂

秋蒐於紅為正而不知蒐本春田不可用於秋也不納子糾為內惡而不知讐敵不可得而容也左氏以

狼之狩為禮而不知其廢國務而遠田獵也四國伐鄭以為圍鄭狄人入衛以為滅衛經何以不書圍與

八編類纂

卷之五

二

滅也至如仲子一也公羊以為惠公之妾穀梁以為惠公之母子氏一也公羊以為隱公之母穀梁以為

隱公之妾尹氏一也左氏以為夫人公羊以為世卿舉此一二言之三傳果可盡信否乎後三傳而為

世所尊信莫如胡傳如春王正月謂以夏時冠周月在孔子不免生今而反古矣以王不稱天為貶周以

桓不書王為歸魯天子是孔子以匹夫而黜天王也滕本侯錄因其黨惡來朝故貶而稱子是孔子假魯

史用五刑奉天討故得以擅黜陟諸侯之爵位也

春秋

春秋自于稷澶淵兩會之外竝不書其故而至於盟會侵伐則絕無一書其故者非畧也以為其會在盟其侵其伐其戰既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曹殺其大夫者此非畧也以為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義繫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為何人與其為罪無罪焉可也臣子至於推刃於其君父而春秋書其國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者是弑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人臣而竊其君會盟侵伐刑殺之權是弑之漸也將也是春秋之所痛也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不競而權固在幽執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為艸莽溼洛之外聲教絕矣蓋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其可見者莫如雅藁蕭湛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形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薇是天子之為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詩未亡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喪春秋收既喪之權還之天子所以接詩亡之後文宣而下則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大夫據據矣三桓六卿七穆

孫寧魚華陳鮑擁兵樹黨而主勢孤矣斐原仲而私交始矣作三軍舍三軍而魯權罄於大夫矣衍出奔孫陽州孫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為禍烈矣蓋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也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名見者未救徐大夫特將也程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畧也以為不繫乎大夫也又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溴梁之會其在君也而大夫盟書雖澤之盟君既盟也而大夫盟書若八編類纂 卷之五春秋 四 此者非煩也以為繫乎大夫也不繫乎大夫雖夷吾隰朋狐偃哀之勳且賢未嘗以名見焉繫乎大夫雖劣如欒黶荀偃高厚華閱則瑣瑣以名見焉不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詳焉溴梁雖澤是矣不繫乎大夫雖主帥亦畧而人之桓僖以前侵伐書人者是矣繫乎大夫雖偏禪亦牽連而名之鞍之戰是矣其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之為亂賊也其詳大夫者以併治大夫之為亂賊也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曰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為貶彼黶閱

之得以名見者乃為褒也耶惟曹薛滕許之大夫始
終書入說春秋者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夫此數君者
且為人役之不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况其
大夫乎蓋不繫乎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詳今
曰書人為貶則曰齊晉諸大夫大夫偏受褒而曹
薛滕許之大夫偏受貶耶侯犯南蒯弗祖陽虎之徒
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實執之矣墮郈
書墮費書圍城弗克書竊寶玉大弓書得寶玉大弓
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詳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
肸之召而曰吾為東門云者即春秋書墮費墮郈意

八編類纂

卷之五

五

也是春秋之終也或曰盟於丘盟踐上師於召陵城
濶說春秋者以為聖人予之也今亦曰是禮樂征伐
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可乎曰是不然矣桓文之未出
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權也
蓋其權散桓文之既出也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
他諸侯而桓文獨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聚譬之主
人有千金焉而竊之者十人雖金已不在主人矣然
十人而人得百金焉倘未足以當主人也而竊之者
一人苟一人而併千金焉則是疑於主人也權之散
臣悖於主權之聚臣疑於主故較利害則權之散而

交鬪猶不若權之散而未有所屬隨之屯曰隨有獲
人隨而我獲之未害也而謂之凶豫之坤曰凶豫曰
我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為貞疾故桓文者臣之凶
而主之所以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
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未有舉中國而聽於一人
未有十餘國而共攻一國桓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
一聘而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於其庭天子黼黻之
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儼然諸侯
之朝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會
兵車之會未嘗有一介請于天子也曰會於某盟於

八編類纂

卷之五

六

某是聖人以諸侯授之齊晉也夫王室之不競也諸
侯既已盡折而入於齊晉矣聖人不能挈而還之天
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邪春秋所夷者吳
與楚楚之先鬻熊為姬文師國於江漢之間而太伯
委以臨吳蓋皆神明之胄矣荆人不道問周之亂革
子以王業毒上國吳亦相効而王是亂賊之山也是
以春秋夷之如斷獄之家吳楚則功意俱惡齊晉則
功遂意惡功意俱惡故聖人顯誅之顯誅之故其辭直
如卒不書葬君臣同詞之類凡皆直辭也功遂意惡
故聖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辭微如邢遷於儀夷城

楚丘狩河陽之類凡皆後辭也春秋始書荆入蔡以獻舞歸躡蹠之勞已見桓文奮而扼之春秋書荆入蔡此霸之未興而楚稱中國之始春秋書次于厥貉此霸之既衰而楚窺中國之始蓋桓起於海濱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結黃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於召陵文據表裏山河之固而所從者齊秦皆勁國故反國一年僅連三國之師而遂能克楚於城濮一戰而殺其專兵之將然晉之克楚也得策於結秦而晉之不競於楚也失策於讐秦自殺之役而秦晉相讐殺者歷四五世戰彭衙

八編類纂

卷之五

七

戰令狐戰河曲積十餘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強援自生一強敵夫一強援則其氣力不完強敵伺近則其勢不暇於畧遠故晉霸之衰而楚益橫者殺之役實然說春秋者乃曰殺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晉不知也夫楚莊者又蠻酋之雄耳而遠交秦巴近攻陳鄭則是晉之讐秦非特生一強敵乃又借盜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書楚子圍鄭而中國虛牢之險淪於夷矣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非衛矣天下之勢一變也雖然于時諸侯未敢公然附楚也晉猶木官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

八

晉之盟謂之置盟蓋諸侯猶懼晉人知之也弭兵之說倡而南北之從交見於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今楚人連之以扼中國矣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虢之會長楚於晉則是諸侯其心為夷後而晉人其心以諸侯委於夷也天下之勢又一變也至於吳越交兵而夷禍極矣書伐郟入州來會黃池入吳而春秋所以治夷者又詳矣是春秋之終也讀春秋

八編類纂

卷之五

八

平莖以過時而日隱也當時而日危之也然過時而隱直指齊桓言之彼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之可也衛穆宋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亦過時書日果何可隱而宋穆之日莽又何可危乎公子益師卒左氏謂公不與小歛明矣而皆書日公羊曰遠也然公子區亦遠矣而亦書日殺梁曰惡也季孫意如亦惡矣而亦書日何歟胡氏則又皆以為非而歸諸恩數之厚薄焉然得臣之於宣公非薄也意如之於昭公非厚也而皆得書日又何歟所以益師之卒不日四家各持一說惟程伊川曰其不日者古史簡畧日月或不備而春秋因之是也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於邱夏

築臺於薛秋築臺於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見纒聞
三時而大功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蟥生見連三
時而災害薦作也莊八年師次於卽夏師及齊師圍
郕秋師還見閏三時而兵勞於外也不於書時見之
乎如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見來朝方
閱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
月公至自楚見朝夷狄之國閏七月之久而勞於行
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
雨見閏九月而後雨也不於書月見之乎如癸酉大
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見八日之間再見天變也辛未

八編類纂

卷之五

九

取郕辛巳取防見旬日之間取二邑也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則見其災餘為不敬已且葬敬贏庚寅克葬
則見其明日乃葬為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
良夫盟則見魯人先晉而後衛已未同盟于雞澤戊
寅及陳袁僑盟則見晉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凡
此之類下於書日見之乎此而觀之年時月日其關
係於史者如此而已若以日月係春秋書法之褒貶
則皆諸家臆說也於穀鄧書名則曰貶其朝弒逆之
人矣紀侯獨非朝弒逆之人乎於書爵則為之解
曰志不朝桓也於宰咺書名則曰貶其明諸侯之妾

矣榮叔獨非明諸侯之妾者乎見其書字則又曰罪
在天王而無貶也於滕薛書爵則曰先朝隱而褒之
矣滕朝桓降侯稱子謂其朝弒逆之人也何貶一人
至於歷代子孫皆莫之宥乎見季札書名則曰為其
辭國生亂也秦伯夷齊非辭國者乎楚一也始書荆
繼書楚已而書子吳一也始書吳繼書吳人已而書
吳子于以見夷狄之寢盛矣魯聲鄭宛詹始也大夫
猶不氏其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段陳佗衛州吁
始也皆名其後則雖弒君之賊亦有書氏者于以見
大夫之漸強矣始也曹莒無大夫其後則曹莒皆有

八編類纂

卷之五

十

大夫于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為政矣始也吳楚之君
皆書人其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于以見夷狄之大
夫皆社來于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稱子而與會
伐者于以見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小大為強弱矣會
于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于以見諸侯皆緣目前
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矣兩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
先庚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于小國之君
于以見伯者為政皆以私意為重輕而無復禮文矣
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
之則齊國夏會伯主于以見大夫敵于諸侯而莫知

其非矣。天王諸侯之名分不可亂。諸侯無改元之禮。而以侯國之元冠於春王之上。必非孔子所改定也。要皆史氏舊文。孔子不過據其事與文而直述之。首書魯隱之元。而復書春王正月。何也。蓋魯國之史其所書者。實列國之事也。匪天王曷足以統之哉。以夏時冠周月者。則以周雖時月俱改。而孔子欲行夏時。故於周所建之月。自子迄亥為一年。乃以夏人所尚。春夏秋冬之序。加於建子起歲之月矣。殊不知三代雖異建。而時月未嘗改也。蓋觀諸三日篇之詩。以周之時訓。證周之時令。不亦可乎。七月流火之詩。諸儒皆以為周公訓告成王。乃夏后氏之郊俗。故其時月皆夏后氏之時月也。且勿之論矣。如詩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所祈。云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若以為時之改也。則建丑月為仲春矣。安得日之遲遲。木之萋萋乎。建寅月為暮春矣。安得來牟之麥。迄用康年乎。信乎時未改也。詩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日月方除。日月方與。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冬日烈烈。若以為月之改也。則建丑為二月矣。寒暑安得兩分。日月安得方除。而方與乎。建卯為四月矣。巳為六月矣。

卯月可以為夏。巳月安得暑之遽徂。五六月安得日之凄凄。八九月安得日之烈烈乎。信乎月未改也。若又以為時月之俱改。焉是以逆天違時。加武周矣。何也。時月一改。則木屬子丑寅。火屬卯辰巳。金屬午未申。水屬酉戌亥。若以為夏時冠周月也。是以亂賊之尤加孔子矣。何也。在諸國雖系會盟。侵伐之典。僭刑賞生殺之權。猶未敢改周正朔。孔子乃生。今反古。行夏之時。使周王之時訓。至此盡變易之矣。國君初立。必書即位。禮也。何書有不書。何哉。三傳謂隱有讓桓之志。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隱實在位十有一年。安有始焉不即位。而可在位以秉其君國之政乎。又安有不即位。而可以改元者乎。胡氏乃謂內無所承。上不稟命。則不書。考之魯十二公。均之不稟命也。何獨於隱而責之深乎。列國諸嗣君即位。曾有一人請命天王者乎。或曰。隱公攝也。故不書即位。且以攝之義言之。凡國君必上告祖廟。下臨百官。禮居喪不祭。以嗣王雖在廟。而不敢自祭。故冢宰攝而祭之耳。苟無祭主。為誰而攝其祭乎。禮嗣君居喪三年不言。百官總巳以聽命於冢宰。以嗣君雖朝羣臣。而未有命戒。故冢宰攝而命之耳。苟無嗣君。為誰而攝其朝。

八編類纂 卷之五 春秋類 十一

八編類纂 卷之五 春秋類 十一

乎。伊尹之攝以有太甲在桐宮也。周公之攝以有成王在襁褓也。隱公在位告廟臨臣稱之邦人曰魯君。稱之異邦曰魯侯。書之史冊曰魯公。乃謂之居攝。不書即位。吾不知之矣。或曰隱之攝將以讓桓之嫡也。據古禮諸侯一娶九女。苟元妃卒則次理內事。惠公既有元妃孟子矣。仲子不過因其手文而惠公自立為夫人耳。仲子果可以為嫡乎。仲非嫡母。桓可以為嫡子乎。如此則隱為庶長矣。隱雖有讓桓之志。安在其為攝乎。况隱謂之攝矣。莊閔僖俱不書者何也。在莊則以為君弑而子不忍行即位之禮。在定則以昭

八編類纂

卷之五

七

公喪未至。猶有說也。而閔僖止謂之不請命焉。在桓宣弑奪之人均之。未請命而猶得書也。何獨於閔僖而過責之乎。宣公本為弑君者所立。亦書即位。乃曰書之以著其自立之舉。則愈不通矣。或者又曰舊史皆書而不書者孔子削之耳。弑逆如桓如宣皆莫之削。而何獨求備於隱公數君也。蓋一年不二君。嗣君逾年始改元者禮也。但國家事勢不一。或有舊君薨而嗣君遽即位者。未必人人即位於改元之正月也。或即位於元年正月者。則書之。或即位於君薨之年者。則不書。亦一也。觀定公已書元年至六月始書即

位。亦可證矣。且書與不書皆舊史之文也。孔子何所庸其意見而獨削夫隱閔僖三公哉。經于列國書爵。書人不一而足。諸傳則以為書爵者褒之也。尊之也。然同一楚子伐鄭。在宣四年則謂特書爵以予之也。宣九年冬便謂書爵見其暴陵中華。宣十年冬則謂書爵乃直辭不以楚為罪焉。書楚子入陳則謂楚子能討賊。書楚子人徐則謂書爵非予之也。以不誅誅之也。即楚子之師或以為褒或以為貶。或以為無褒無貶。他如桓十年冬書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乃謂稱爵以著其罪。則書爵一欵何褒貶誅罪如天

八編類纂

卷之五

七

淵之相懸乎。經文書人諸傳皆以為貶。如齊人侵我四鄙。楚人滅麇。楚人圍宋。其貶之也明矣。然楚人殺夏徵舒則曰人眾也。人人得而誅之也。荆人來聘則曰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此又以書人為予之之辭。焉諸侯薨大夫卒禮也。春秋于魯君皆書薨於列國君皆書卒。列傳謂書薨尊魯君也。書卒貶諸侯之失臣道也。此皆舊文未暇悉論。然魯君令終曰薨。而被弑者亦書曰薨。何哉。傳者謂其諱國惡也。且曰均之為薨。而其文各不同。如莊公正終則曰公薨于路。寢曰葬我君莊公是薨必有其地。葬必有其時也。隱

非正終則曰壬申公薨而葬亦不書閔公亦然似乎得其情矣然桓公弒也曰公薨于齊不有其地乎曰葬我君桓公不成其葬乎可見書地書葬亦不足為定例矣蓋春秋魯史也在魯國且然又何疑于列國之卒葬邪魯國臣子固當諱國惡矣而列國之諱獨非其臣子之真情乎况弒多由於嗣君權臣不以實赴故列國不以弒告而魯亦據其所赴告者書曰卒然則史以卒書孔子能改舊史乎知此則知列國或有雖弒而書卒者皆舊史也如趙盾許止書曰弒者亦舊史也隱閔本弒而書薨豈特魯為然哉如楚子麇齊侯陽生鄭伯頑本皆被弒而不赴告故史皆因其赴告而書卒耳滕子來朝謂魯桓弒逆既不能討乃先鄰國而朝之故聖人削其侯爵而降之為子辨者有曰滕朝桓罪其身可也何為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而以一人罰及後世哉又曰本時王所黜也然使時王能黜諸侯則春秋不必作矣果如其言豈獨滕乎薛本侯也至莊始書伯何也杞初稱侯至莊稱伯信時稱子文時稱伯襄時復稱子又何也况杞之初本公爵耶殊不知當時大國不過公侯之爵在小國不敢與之抗且不敢與之等故咸自降損以朝會

八編類纂

卷之五

十五

大國求免其侵伐之辱耳况貶損則儀物亦滅如子產曰鄭男服也而使從甸服之貢所以恩其不共也滕薛杞之降得非自降以求其禮之殺邪孔子刪書止存百篇刪詩止存三百篇定禮止存三禮而已未嘗於古人詩書禮樂加減一字也何獨於春秋而疑之蓋孔子之意只是刪繁就簡為天下萬世存其經常不易之道故於易書詩禮只是有減無增所以為萬世之經也一部國風中間多少出於當時閭巷婦人女子之口然孔子亦只是刪其無關風教者却未嘗於婦人女子之詩增損一字魯國史官曾婦人女子之不若乎既曰凡桓文之盟不日雖公會不日矣又曰凡晉主夏盟桓日而晉又非主夏盟者乎既曰內離會不月外會公不月必參會後月矣又曰凡魯桓之會皆月而桓之會豈皆參會者乎既曰內外侵伐皆不月矣又曰凡魯桓會伐皆月果諸侯之惡獨魯桓為甚乎且曰桓之盟不日信之也莊二十三年十二月甲寅公會齊桓盟于危何為而日之歟葵丘之會盟既曰書日以別之矣而首止魯母何為而不日之歟

八編類纂

卷之五

十五

春秋大旨

春秋王正月圖

春王正月

據胡傳止春乃夏正之春也左丘明本為

夏正之本為十一月故以十一月為正月

據陽明先生周本改

據陽明先生周本改正月

八編類纂

卷之五

七

夫以胡傳為是也孔子雖得遂其行夏時之志而實已冒乎生今反古之愆以陽明先生之說為是也孔子雖得道乎擅改正朔之非而亂臣賊子知所懼然武王周公何有於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之道恐二說俱未當也何也時未改月未改以子為歲首者止以新時周之命而使臣民之朝賀則以十一月為首耳其所以順天道授民時商周與夏一也前乎周為商之建丑矣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朔不可以證商之改歲未改月乎後乎周為秦之建亥矣月令十二月數將幾終歲且更始不可以證秦之改歲未改時與

月乎至於諸儒又每以前漢曆律志為據嘗讀漢史文帝二年春正月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又二年春正月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夫漢初承秦至武帝始改正朔苟以籍田畊於正月之春草木生於二月之和二詔為可信也則又何待武帝之改賈誼之請乎春秋卷五夏小正者夏后氏之書孔子得之杞者也夏建寅故其書始于寅周建子雖改歲于十一月而授民時巡狩蒸享皆與夏時同故其書始于立春易經夏正建寅不必論已殷正建丑如伊訓惟元祀十有

八編類纂

卷之五

六

二月乙丑大甲中惟王祀十有二月朔即此觀之舉元祀王祀而止云十有二月固見殷以建丑為歲首而其未改時與月也不從可證乎書經邠風七月之詩周公作以訓誥成王而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傳謂七月為夏正七月也其果然歟蓋火流于七月衣授于九月萋秀于四月蜩鳴于五月霜肅于九月場滌于十月雖欲不謂為夏時焉不可也抑知周之時月其即夏之時月乎蓋周正建子為天統是特改乎歲焉耳其與夏商有不同者謂其改歲不同非謂改歲即改乎時與月也小雅六月章有曰六

月棲棲戎車孔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十月之交章有日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使周果改月則六月乃夏之四月十月乃夏之八月也四月即不可以與師而八月日食即為日月之吉凶乎。小明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曰昔我往矣日月方煥是日月方煥離寒暑其非夏正建卯之二月亦不可至于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且凄凄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飄風發發且未改時與月也又不待訓釋而自明矣。詩經下

周禮一書周家之憲章也孔子志在春秋而行事之八編類纂 卷之五 春秋類 禮

實見諸春秋所以書天時書王章其書法一本之周禮豈徒有見於六官之首必稱惟王體國經野使萬邦曉然知天王之當尊而著為春王正月之書法哉即如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羅四時之叙如中春晝擊土鼓歛邪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如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如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觀于此則周之時信未改也不然冬至當在九月夏至當在二月中春當在十一月矣周禮未改時而春秋所書之春非即周禮之春乎如冢宰司徒司馬司寇皆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教政刑于邦國都鄙乃縣治

教政刑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象挾日而欽之觀于此則周之月信未改也不然則正月當在夏正建子之月謂之始和不可也天官冢宰篇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若周果改月則十二月為夏正十月矣安得有冰可斬也若周果改時則建子之月即為春矣又何行春始治鑑也或曰先輩謂周改時其所據者亦禮記也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孟獻子為之也斯言出于雜記宜亦可徵而可信矣曰明堂位非禮記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

八編類纂 卷之五 春秋類 禮

周公于太廟是六月謂之季夏則七月非仲夏日至不待辨也况七月而禘乃云孟獻子之所為則獻子之言又安足信哉。禮記本周惠王以惠后之愛欲廢太子鄭立王子帶而小白親率諸侯會世子于首止以定其位此正天下之功也至重耳敗楚未幾已致天王于踐土則與首止之盟異矣及惠王即位襄王以叔帶之難懼不得立使告於齊小白於是率諸侯以謀之此定王室之功也至重耳會溫未幾又盟王人于翟泉則與洮之盟又異矣小白盟會諸侯八然後有陘之師則先禮義而

後征伐也。重耳以兵革威中國，故未嘗盟會諸侯。有城濮之戰，則先征伐而後禮義者也。小白之服楚，先侵蔡以示其威，又次于陘以耀其衆，及楚畏服，遣師乞盟，於是結盟而還。未嘗接刃，則志在於全師而已。及重耳戰楚城濮，則先侵曹伐衛，及大訖曹伯，昇宋人以怒之，然後合四國之師，一戰屠楚，兵革之威疾若風雷，則報楚之功與小白異矣。小白盟楚之後，楚雖不敢憑陵大國，而威其國，許諸侯，徐連歲侵軼，不少衰止。至重耳既敗楚師，不見經者七年，雖徐許小國亦無楚患，則服楚之功與小白又異矣。小白

八編類纂

卷之五

之伯也。諸侯未服，固嘗侵伐之，然不過伐其國之人，臣使諸侯自懼而後已。故莊十七年執鄭詹，鄭伯遂同盟於幽，僖四年執陳轅濤，陳侯遂盟于首止，此皆未嘗執諸侯也。至重耳則執曹伯以昇宋人，執衛侯以助元帥，而曹衛兩國終不與其盟會，則其所以服諸侯者異矣。小白之伯也，伐戎者三，救諸侯者四，城國者三，雖不能盡成其功，然驅攘夷狄，救卹災患，其於諸侯亦不可謂無功也。至重耳則戰楚之外，不復有攘救之功，故三十年秋侵齊而晉侯不能救，三十一年衛還帝丘而晉侯不城，則其所以勤諸侯者

又異矣。夫二伯行事載在春秋，其相戾如此，竊嘗究其心矣。方小白之伐楚，非不欲戰也，然當春秋時諸侯恣橫于戈相尋，殘民暴骨，不勝其患。小白主伯，方崇禮義，去侵伐，以救當時之弊，故務委正笏，雍容尊壇陛之間，兵革不施，而諸侯已論其志。又况當時楚雖侵強，其患尚小，不過侵擾鄰境，若蔡鄭諸國而已。及齊侯一出，楚既畏服，則召陵之師，盟而不戰，小白之心也。然而去狄之患，以威制鄰，以信結故，自齊伯而楚之驕暴，亦遂至伐宋大國，執天子上公，脇制諸侯，使束身從已，齊晉之君，俯首帖耳，委命下

八編類纂

卷之五

吏無復慙色，中國之風，幾為夷虜矣。故重耳之興，尚懷仁厚，不奮兵威，則何以折楚，以懲艾諸侯哉。然則晉之伯，又不得不用征伐也。雖然，小白之會，止致世子重耳之盟，乃召天王，其舉之輕重，與其心之謹正，固不待較而明矣。雖然，循流究源，則小白之舉，又加於重耳，何則？春秋之作，為尊王也。當周之衰，諸侯跋扈，怨傲天子，君臣之禮，掃地殆盡，所賴於振興者，二伯而已。使小白主伯之後，即帥諸侯朝天子，以令天下，則重耳雖不臣，安敢致天王哉。惟小白不朝京師，致王世子，是以晉文得侈其惡，無所嚴憚，論春秋之

義則小白之罪誠過於重耳矣嗚呼賢如二伯且
尊周之名而忘其實况當世諸侯哉孟子謂三王之
罪人諒矣二霸諸正

趙以無辭伐國貶號為人祀伯以夷禮來朝齊魯
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
列此論人倫滅否直道而行是也奚為齊魯是國有
弑君各以疾赴皆書卒齊魯
楚子齊歸命定公九年齊魯盟於平陸齊魯之義果若是
歟齊荼禁幕之弑事起陽生楚靈乾路之既出常
壽而春秋皆捐其首惡捨其親弑反歸罪於乞比齊
八編類纂 卷之五

不書弑歟春秋固多為賢者諱也秋寔淑衛因威耻
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書法如是固以存
中國尊天王而亂賊知思又何在歟哀八年及十三
年公子再與吳盟皆不書威一年公及戎盟戎實豺
復非我族類非所諱而諱之何歟諸國臣子非卿不
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如陽虎盜入于謹建陽
關而外叛傳其事經獨無聞何歟諸侯世嫡嗣業
居喪既未成君不經所諱此春秋也何為般野之沒
皆以名而惡祝之列直曰子卒而所書有不同歟君

謂之弑卿士以上通謂之殺此春秋義也威二年宋
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倍十年晉里克弑其
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臣當書殺而稱及與君弑同
利何歟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
許男與楚回蔡夫許男既滅矣而重列諸侯舉兵圍
國又何歟蓋春秋記他國必憑來赴之詞而來者所
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言或君弑而不以弑
稱或秋葬而春赴或春崩而夏聞而史官之所記者
已不能盡錄其實矣况古者國有史官各共列其時
事觀汲冢所記皆與魯同知殺其大夫執我行人鄭
八編類纂 卷之五

奔其師隕石于宋其三事並出行書記年惟鄭奔其
師出瑣語晉春秋是語多古史全文故曰其文則史
孔子修春秋不過仍史文之舊也加以史策有缺文
時月有失次孔子其敢以已意增損哉春秋
定公十年春秋書曰公會齊侯于夾谷繼以齊人來
歸幣來歸郟謹龜陰田左氏謂齊犁彌使萊人以兵
劫魯侯孔子相魯公使上兵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辭
故齊服義來歸田公羊則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
違齊人來歸田穀梁則曰兩君相揖齊人鼓譟欲執
魯君孔子止之故齊歸田至司馬遷作史記乃曰齊

請奏四方之樂旌旄羽旆矛戟劔撥鼓譟而至孔子以爲夷狄之樂何爲至此景公麾去之齊有司又請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使有司誅之景公歸而恐乃歸魯之所侵郚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後揚雄用其說曰齊人章章歸其侵疆胡氏則謂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言曰來序續也自今觀之左氏云犁彌言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按春秋中國之會不知其幾未嘗有以兵劫人景公問姜伯魯方請成若以兵劫何以示諸侯乎借使有之左氏以爲萊人殺梁不言萊人但曰

八編類纂

卷之五

五

齊人公羊又但曰孔子行乎季孫司馬但曰秦夾狄之樂優倡侏儒爲戲將誰信乎且左氏謂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兵出竟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故司馬遷亦謂歸我汶陽龜陰之田據汶陽田與此所歸之田自別籍之地志郚田屬廩丘縣經書公居于郚是也謹在濟北蛇丘縣經書公會齊侯于濟是也龜陰古梁父縣詩奄有龜蒙是也此皆魯地乃若汶陽則齊田也成公藉晉之力取齊汶陽田未幾齊睦於晉晉侯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

之於齊自此歸齊之後魯不可得也而郚田之失自昭公失國齊取此以居之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郚是矣六年又書季孫斯帥師圍郚即此年齊伐我西鄙之時失之則不得以此田爲汶陽之田明矣左氏何得以孔子請歸者爲汶陽而司馬遷亦謂汶陽田歸我耶杜預注曰三邑皆汶陽田夫汶雖濟陽之道在魯西其境實汶上之陽蓋屬齊也若三邑果皆汶陽則經又言不直書曰齊人來歸汶陽田也是故胡氏襲諸說亦以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而謂夫子自序其績方三家借亂之極近有寶玉大弓之盜遠

八編類纂

卷之五

五

有叔仲圉郚之變聖人果得大用於魯曾不能一振魯之頹綱乃區區自書其績以示後世乎夫子雖暫爲大夫遭定公辱儒三家專肆未幾齊歸女樂即致政而去矣歸田之事於聖人何與哉嗟夫論古人當論其世春秋之世何世也諸侯力爭喜怒無常與之隙則橫見侵奪與之好則侵地復歸非獨齊魯爲然此年魯與齊有隙齊國伐我者再公亦兩加兵于齊逮是及齊平爲夾谷之好會齊人謂魯服已故鄆謹龜陰之侵地復歸於我亦如宣公之時齊人嘗取我濟西田及宣公事齊經則書齊人歸我濟西田哀公

之時齊嘗取我邾及譚。魯睦於齊，經則書齊歸譚，及邾若以此歸田之功出自夫子，則齊西之歸，邾之歸為誰之力乎？噫，夾谷之會，雖魯與齊平，孔子必具左右司馬以行，所謂臨事而懼，有備無患于此具見之也。此則不可不知。

定公十二年春，秋書曰：夏，叔孫無帥帥師入邾，季孫期仲孫何忌帥師擊費，冬，公圍成，說者謂孔子為政于魯，言於定公曰：自費城至邾大夫無有雉之城，使仲山為季氏宰，隳三都，於是叔孫先隳費，季孫將隳費，公山不狃以費叛，將隳成，公歛處父以成叛，此蓋左氏八編類纂卷之五。

倡之，公羊附益之，司馬遷遂從而記焉。若果謂孔子用事三家信之，如公羊之說，則隳三都者，乃三家之意也。何用叔孫帥師而後隳費？公又何為而自圍成乎？觀是年築蛇淵圃，非所宜築也。大蒐於比蒲，非所宜蒐也。聖人不能諫而止之，徒書之，春秋以譏之邪？十年經已再書叔孫州擊仲孫何忌率師圍邾矣，比年之隳邾，隱費圍成，謀出夫子，則前年之再圍邾，又誰為之謀而使之圍邾？夫以三家治兵積甲，高城浚池，張大其私邑，夫子安能一旦建使之隳名城，出藏甲乎？考之論語曰：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弗擾

即不狃也。誠如諸儒之說，則三都之隳，一出於孔子，然弗擾以費叛而召之，欲往何前後自相背馳耶？此無他，諸儒以前年齊人歸田之功由于孔子，故三都之隳亦必由孔子也。且左氏曰：費人襲魯公，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頡下，伐之，費人北。又公歛處父同驪成，則曰：我將以魯師伐之，弗克夫好謀有成，孔子平日之言也。今魯人及公側及公圍成而終不能下，乃欲以此歸美孔子，可乎哉？侯犯、臣叔孫者也，而以邾叛，是邾非叔孫有矣。公山不狃、臣季氏者

也，而以費叛，是費非季氏有矣。公歛處父、臣孟氏者也，而以成叛，是成非孟氏有矣。故前年已再圍邾，弗克，今乃帥師隳邾以之者，病其強而毀之也。叔孫既隳邾，公山不狃懼將及已，而又叛，故三子扶公以圍之。此孔子之意也。

一書之中，書王正月者九十三，王二月者二十一，王三月者一十九，無事首時，亦冠以王之一字，而獨於桓公不書王，穀梁以為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胡傳曰：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

法正宋督之罪也三年以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是桓公無王而歸罪於天子矣信斯言也孔子操筆削之權天子失政亦可知也巳况春秋列國如桓公者不可勝記而天子皆不能討則自平王以後上盡失政而無一可書之至矣且不書王者謂王失政也然四時不具不足以成歲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月無月者十四有月無時者二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惟桓四年并秋冬月日皆不書亦將以天道不時而黜之乎不然何為不書王者所以罪王而不書秋冬者非

八編類纂

卷之五

五

所以罪天乎所以定公元年無正月殺梁謂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是又因先君并黜後君也巳或又以王不頒曆故不書王而秋冬月日之不書者亦將以曆之未頒故天時亦不備也邪信公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至于夏五郭公不惟公字差誤并五下月字亡之即此可類推矣何也或史文先闕而孔子未之改或孔子備文而後又脫既皆不可知故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嘗藥而被之以大惡之名是以微文而致重罪於人申商之所不為也非夫子之志也絕筆于獲麟也而曰以天道終是以瑞應神其書也且麟之出經焉故焉蓋所謂感麟而作者近之而必曰文成麟至非聖人之志也蓋氏所謂天子之事者何曰天子之事者猶云周天子之法耳當是時雖轍雖車與刑猶在春秋而有所刺譏夫子曰非吾尊之也是文武之法之所誅也春秋而有所褒進夫子曰非吾予之也是文武之法之所賞也知我者文武之法明謂我能尊周也罪我者借亂之辭者則諸侯惡其害巳也此亂賊

八編類纂

卷之五

五

所為懼也第令夫子以匹夫自為天子天下不軌之夫羣起而議其後之不暇而又誰能懼之論左氏曰夏尹氏卒稱子也不書姓為公故曰尹氏公羊曰尹氏者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易為貶譏世卿也殺梁大意與公羊同一以為婦人一以為男左氏則并經文之字而改之矣君非姓也曾有為君之法即可以尹為氏乎若以為小君之君則有經書小君者焉不書小君而以子改母之氏乎且夫人書葬未有書卒者惟姬氏孟子書卒蓋姬氏哀公妾母而卒之者定公薨哀未君也孟子乃昭公娶于

吳為同姓有別嫌之義故不敢以小君之禮禮之耳
 隱公何為卒聲子哉或不稱氏如文四年夏逆婦姜
 于齊宣元年遂以婦姜至自齊莊元年夫人遜于齊
 僖元年夫人之喪至自齊雖不氏各有其義隱何為
 欲明自家之攝位使毋本有氏而反無氏至以君為
 姓也若曰聲子本眾婦姓之倫不當書諸冊史官以
 吾君之母不可不書又不可以夫人之禮書乃不得
 已變其文法曰君曰卒對謬甚矣况可以為孔子特
 筆邪公殺謂尹氏為周世卿家父作詩以譏之胡文
 定引為証且尹氏卒于隱三年桓八年天王使家父
 八編類纂 卷之五 五
 來聘安知此尹氏非即家父之所刺者昭二十三年
 秋書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書尹氏以王子朝奔
 楚茲非尹氏不書名之證乎 書尹氏卒
 各傳謂經書公伐齊納于糾齊人取于糾殺之乃云
 所納應立雖未即位稱子蓋糾母魯女白母衛女則
 糾貴為當立也後人不過以才論則小白賢以黨論
 則小白以國高為內主以事論則糾見殺而小白
 成一匡之功殊不知糾貴之應立也糾稱子實與嗣
 君未踰年稱子同一例書納者納所當納也書殺者
 殺所不當殺也例觀忽與突皆鄭莊子也二子爭立

經書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若無異辭又書鄭世子忽
 復歸于鄭則世子當立何待他辭而後明乎申生奚
 齊卓子皆晉獻子也經書殺其世子申生又書李克
 殺其君之子奚齊何歟奚齊以庶孽易嫡嗣未踰年
 見弑而曰君之子者明國人以為嗣獨獻公意欲
 立之耳是君獨以為子者雖云子之其實外之然昭
 一十二年夏書單子劉子以上猛居于皇狄劉子單
 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一月王子猛卒夫劉君必
 踰年而後稱王禮也後立未幾稱之曰王王不稱名
 禮也復名之曰猛既以尊君王位而卒乃稱子何哉
 八編類纂 卷之五 五
 蓋猛為次嫡兄終弟及實宜王也然未成君故不得
 不從夫未踰年稱子之例可見未踰年而稱王者權
 天下之大變若道也王稱名卒稱子者正天下之大
 綱子道也如此而發明于字意義猶可說也但猛與
 朝雖均為王之子也猛嫡朝庶豈不同稱既書王子
 猛又書尹氏立王子朝若曰王子朝非尹氏所當擅
 立者則書法又重在立字而子非所重矣所以論春
 秋者不可執一字為定論竊取之義豈若法家串招
 之謂哉 書納子糾
 吳子使札來聘左氏謂其出聘通嗣君也公羊則云

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者也殺梁則云吳其稱
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
賢也皆予辭也胡氏獨謂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
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為之也故因其來聘而
貶之示法焉然既云因其來聘而貶之則貶在史官
矣未聘在二十餘年之誦辭因在三十餘年之後而
史預貶之有是則乎又謂仲尼于季子望之深責之
備故不以讓國為賢而以因讓生亂致貶是據其終
生行實以為當年書法刻亦甚矣然則予之者當乎
彼杜預謂通嗣君通餘祭嗣也蓋二十五年過為巢
八編類纂 卷之五

八編類纂 卷五

季札遍觀周樂由此聘齊歷鄭適衛如晉宿戚聞鐘
譏刺孫文子是譏人聽樂而君尚在殯乃自請觀樂
曾謂札之賢而宥有是事歟 季札來聘
二百四十餘年亂臣賊子交臂接踵靡國不有雖齊
桓晉文不能以此仗義執言惟楚莊伐陳執夏徵舒
聲其罪而戕之終春秋僅見此舉諸傳或以為楚子
帥師而稱人者戕之也不與外討也或以為楚子伐
陳而書入者戕之也夫戕為中國也雖實與而文不與
也文定則云先書後而後書入者討其賊為義取其
國為貪亦嚴矣哉說者謂楚莊果有討賊之心則當
執徵舒于辰陵之盟不必典兵以入陳存歸生于四
年之代不必降鄭于肉袒此皆以王道律之也然而
彼善于此以是年齊晉魯之會伐友在楚之下風而
莊王彼夏徵舒亦何必求備以反掩其誅亂賊之大
義 楚子入陳
右圖書編
漢光武昔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直易左氏春秋
立博士詔下其議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
博士可前平說范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
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

遂與欲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退而上書
 臣聞至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
 愍學微缺勞心經梳存志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
 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不據正京氏既立費
 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此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
 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劉爽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
 士高氏騶爽五經奇異復求亦各有所執非戾分
 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
 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畔矣大夫學而不約必叛道
 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
 八編類纂 卷之五
 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
 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家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
 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
 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
 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
 紀綱未定雖設樂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
 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
 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充辯之道存願陛下疑先
 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專已天下
 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

者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
 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范氏所

八編類纂 卷之五 春秋

美



八編類纂卷之六

釋編

六經類

禮

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然後二經之訓釋始具焉至孔穎達賈公彥而後三經之疏始備焉鄭樵三禮總辨

陸德明曰此記二禮之遺缺故名禮記如介侯賓主儀禮特言其名禮記兼述其事意今之禮記特

八編類纂

卷之六 禮類

一

儀禮之傳耳傳以傳寫為文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謂之注者不敢傳授特註已意而已

夫子沒而其說不同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褻裘而弔小歛而奠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為之大功子夏曰為之齊衰曾子子游同師於夫子而異說如此况復傳之羣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也呂不韋作月令蓋欲為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為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乃知二書出于秦漢猶且曰今為周禮王制為商禮三代之書所成非一人所作非一時又烏能使

卷之六

之無乖異也漢世不愛高爵以延儒生寧棄黃金以斷簡諸儒斐然各述所聞雜以臆見而實未見古人全書故其學以霍大為南岳以大尉為堯官以商之諸侯為千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為千里者四十九以分陝處內為三公以太宰太宗太卜大士為六官當時信其古書而無疑後世以其傳遠而不敢辨禮學之訛以此鄭氏註經不究所述之人不考所作之時而槩謂之先王之制至令後世議明堂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或以為十二室議大學或以為五或以為當如辟雍或以為當如庠或以為當如成

八編類纂

卷之六 禮類

二

均替宗何以後世無疑哉鄭樵三禮同異辨

是書在於周公攝政六年之後周公將復辟於成王故周禮六官之首皆云辨方正位者此也周官序云成王黜商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按周公攝政時淮夷奄已與管蔡同亂成王即政之後淮夷又叛成王乃親征之故云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當是營洛既成之後作周禮還歸在豐之後作周官是周官作於周禮之後明矣而鄭眾以書序言作周官為周禮則失之矣鄭康成又以成王作周官在攝政三年公制禮在攝政六年愈失矣殊不知成王作周官既成書然後作禮

之辭以戒臣下二鄭之說皆因不見古文尚書後來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何休云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竄亂不驗之書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周公之為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為之未經行也禹貢五服而止周人必加以五百里藩服何也求之禹貢亦莫不然禹貢既敘五服又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加益稷曰滌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四海之外各建諸侯為之長豈非周之藩服乎詳考制度無不相合求之里數未始不同先儒有禹加弼百里之說周斥大封疆之說後人又為圖以實之皆考古未精耳然尚書之周官周禮之行人又有六服承辟六服一朝之文何也蓋王巡狩及于六服六服之外夷服鎮服即禹之荒服言六服則不及夷鎮九州之內則不及藩服明矣如此不特見二畿當

八編類纂

卷之六 禮類

三

一服藩服當四海之外今制而為圖則周之王畿有鄉遂稍縣都即禹之甸服納總銜稭粟米之地也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周之甸服即禹諸侯之地周之男服即禹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奮武衛之地周之衛服即禹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即禹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即禹三百里蠻之地周之鎮服即禹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即禹九州之外地此係周禮第一疑難考之禹貢分毫皆合鄭無周禮辨周禮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名何也蓋來以春則曰朝來以夏則曰宗來以秋則曰覲冬亦然猶漢法春曰朝秋曰請吳王春不朝使人為秋請之禮是也鄭無六服朝禮按尚書王制孟子公孫僑皆謂諸侯爵分五等地分三等惟周禮大司徒則有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之文先儒以為斥大封疆從而封建固不可後人又謂周禮所言五百里蓋并兼一易再易與夫附庸山川而言之孟子所言百里者舉民賦實數言之也謂山川林麓其說若善而未盡也五百里封公自有周禮以來說者紛紛不一刊常州開方二百里五十里之說無以易孟子曰天子

八編類纂

卷之六 禮類

四

之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王制曰方千里者為方百
里者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此孟子所謂方者
以縱橫之數計之也周禮大司徒曰公侯五百里四
百里職方曰凡千里之地以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
以四百里封侯則六侯此薛常州所謂開方者以四
面之數計之也諸侯之地當如孟子所言至開方之
說則當如司徒所記周惟有一公餘不魯封蓋假設
言之以是為建國之率耳非定數也苟如先儒之說
盡九州之地以封五等諸侯則漢之七國唐之藩鎮
之禍作於周久矣大抵周禮所言五等諸侯但言其

八編類纂

卷之六

禮類

五

班固耳若大分土實無過三等鄭注封
凡言周為公田皆在文武之時不知周公時後已變
之矣孟子曰惟助為有公田又曰雖周亦助也蓋疑
之辭耳至滕文公問井地孟子對以圭田餘夫公
田之說謂今可行也非實謂周有公田也夫圭田商
制也周則土田矣餘夫二十五畝商制也周則皆有
餘夫矣人徒見大田之詩引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復
不知幽王政煩賦重君子傷今思古故引
公田以諷上章雖有魯孫是若之文安知非武王
傳稱殺出不過藉數正如孟子所謂

其皆什一也非謂周有公田而借民力以耕也毛
詩春秋論語孟子皆不謂周有公田後儒改之非也
康成惑之亦非也然周公必變助法何也商宋民頑
吏猾公田之耕或不盡方版籍之入或有隱欺不如
一委之民制其賦稅而已此所以用徹法鄭注貢
周禮載師之職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稅
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
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康成註匠人亦引此謂田
稅輕近重遠之失周公制法不當於十一之外又有
二十而稅三二十而稅五者今按載師文曰凡任地

八編類纂

卷之六

禮類

六

謂之地則非田矣又曰園廩謂之園廩則亦非田矣
又曰漆林則漆林又非田之所植矣豈得謂之田稅
使周公之制田稅果有十二之法何惟魯宣之稅畝
哀公用田賦之過哉鄭注田稅辨
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
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溝
澮不幾太多歟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
澮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歟鄭
宗其說而不得註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
制注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

公邑考鄭意以二處不同故謂鄉遂制田不用井畫惟以夫地為溝洫法采地制田則以田畫而為井田法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為二矣求之於經則無明文詳考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九九井計九箇溝橫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為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為一成中有九洫直橫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洫

橫九洫而兩川周其外是謂九萬夫之地合而言

八編類纂 卷之六 禮類 七

之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鄭注漢既除挾書之律武帝時六典始出帝不以為善作論七難以排之藏於秘府不立於學官其書雖存鄭注武帝之志欲馳騫於規矩準繩之外雖四代之法以爲樸學而弗好其於周禮何有立論排之空鄭注今畫九州堯之制也至舜則析為十有二州分命鄭注以堯之制也至夏則義和合為一官法不可變亦

不可泥古此周公之意也禹之五服服五百里各指一面言之故東西相距而為五千周之九服方五百里則以其方廣言之東西相距其地亦止於五千且梁州之地職方所無周公豈不能復先王之故土而治之然而不在封域之內者務廣德不務廣地可知矣周之洛邑雖曰天地之中北近大河東西長而南北狹不可以規方千里然溫在今之河北洛陽在今之河東皆畿內地不以河為限也若曰洛在河南不能規方千里則商人之都在河北滌邦畿千里何以見於商頌則言千里王畿之非實者亦考之不詳之

八編類纂 卷之六 禮類 八

故也內而鄉遂外而縣都其法一也然在鄉遂則自一井積之方十里為成又自一成積之方百里為同所以言鄉遂授田之數也在家邑則自一井積而為邑為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所以定公卿之采地也鄭康成不察內之成同外之邑都皆自一井積之見其廣狹不同而以為井田異制又為之說曰一甸之地旁加一里以為成一都之地旁加十里而為同此康成之誤唐虞之世天下號為萬國至周之初鄭注內千八百國周公於是欲分而為五等自公以下鄭注食之地少附庸之國多欲其以大比小以小事大

庶幾可以小大相維，然必建邦國之時，方定其地。禮非取先王已制之國，盡從而更張之也。定鼎郊鄗，謂之建國，以為民極。然成康未嘗都洛，幽王之敗，周始東徙，此所謂定其制而未行者。三等之國，分為五等，法雖立而未行，亦此意也。五刑之罪二千五百，穆王變為祥刑，凡三千條，穆王去成王未遠也。然不用周公之法，呂刑一書，夫子蓋有取焉。若曰徒封數大國，則諸侯盡擾，司徒之制，言封國不言徙國，以封為徒，此又考之不詳之過也。周禮猶有可疑者，先儒蓋未之疑也。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八編類纂

卷之六

九

且祀昊天於南至，服裘為宏，祀黃帝於季夏盛暑之月，而亦服裘可乎？王摺大圭，又執鎮圭以朝，日以考工記考之，大圭其長三尺，扚上終葵首，鄭康成謂玉方一寸，其重一斤，若圭三尺，其博二寸，有半，其厚四分，則其重殆三十斤，而王能摺之乎？王乘玉輅，建太常，維者六人，服皆袞冕，夫袞冕，王與上公之服也，維太常者，徒行車後，乃亦衣龍袞，與王同服，不幾於尊卑無辨乎？太宰六官之長也，其屬六十，而內小臣寺人九嬪世婦女御之職皆與焉，以天子之政卿而官，官妾悉為之，亦不若天子官既有世婦，春官又

有世婦，且曰每官卿二人，謂之婦，則不得以為卿，鄭康成乃曰如漢有長秋，亦以士人居之，夫士人為卿，則又不得謂之婦矣。且王后六官而天子六卿，若官有二卿，則卿十有二人，何其數之多耶？王炎周禮考

古大臣非不知論道經邦之任，職重而業鉅，要不必親事有司之細務，而設官分職之際，必權利害而擇本末焉。一職一事，苟有關於國家之理亂，而係於人主之心術者，則翕然皆在於掌握之中，使之比附聯綿，受制於已，非厚集權勢以自尊也。體統之所在，大臣不以為嫌，而人主不以為專也。每讀天官治典而

八編類纂

卷之六

十

博觀六十官之職事，未嘗不深歎古人智慮之深長，而治道之有本也。蓋三公之尊，下攝冢宰之職，冢宰之尊，下兼六卿之事，天下萬務無所不統，而王朝之上內外朝廷之臣，關節脈理，猶為相應，有如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奉供之近習，王府財用之司存，官中使令之嚴密，凡其布列於王宮之內外，而迫近於人主之左右者，一舉而盡屬之家宰焉。悲夫後世之人，不識此道也，奪大臣之權而授之羣臣，散天官之屬而歸之百官，出內廷之士大夫而置之外廷，儒者又從而助之曰：天子大臣當不屑於細務，則又從而

削奪之使之擁虛名于百官之上而為大臣者亦拱手清談而不事事矣自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也而宰夫之職遂去為中書尚書之任中書尚書迭用事而霍光之權重恭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也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為光祿衛尉之任光祿勳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司侍中遂為宰夫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也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為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極也關內侯騎都尉之爵至及於京庖樂工醫師之職至鳴玉而曳組門下太僕之司至

八編類纂

卷之六

十一

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房園有制政之漸妃妾起誣詛之風開寺擅廢立之權夫誰得而制之嗟夫宿衛非小人也飲膳烹庖酒漿醢醢非穀物也掃洒縫紉非賤職也而帷帟次舍非細事也大臣割其權則小臣不得專其事天子不得快其私周公深見遠識後世弗念厥緒而橫流至是是則可恨也而究論其所自則始於陳平之自棄其權而武帝習見其事而遂舉其權而授之羣臣有司上下相臨之勢自是解散帝不可復合矣方文帝以刑獄問陳平而願以為得

宰相之體而不知宰相之無權蓋始於此矣錢穀之出入決獄之多寡國家之本而生民之命也宰相不與聞而顧使天子責之廷尉責之內史則凡九卿中二千石之事豈復與聞耶夫天下之事宰相不與聞而歸之天子天子不能察而歸之左右趨習之人國欲治可得乎而顧曰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託此以為宰相職業是亦清談不事事之異名耳自是以後郡國上計得自達於天子天下大柄盡歸尚書武帝又以中大夫侍中視丞相為外朝而內朝之事宰相不得聞矣九卿更進用事事不決於丞相

八編類纂

卷之六

十三

而外廷之事宰相又不得聞矣吏九百石以上調於尚書而天下之事宰相不得聞矣文墨小技之事一言之合意立取榮寵為天子私人氣酸方張言聽計從而宰相大臣反被屈辱摧折入則橫議於內出則專行於外大臣之無權而小臣之橫至此豈復有紀綱名分也哉其後丙吉相宣帝於中興之日而御史大夫不得亢禮似稍知重大臣之權矣而尚書決事諸將軍猶領之而中書宦者遂乘間而用事至於

八編類纂

卷之六

十四

官制曰冢宰之職自漢以來分裂四出不可收拾

夫之職分而為尚書中書後來收拾不得遂為尚書

中書省按太僕傳令於宰夫宰夫曰夕親近於天子

庶遺使四人在殿中上發文書皆屬少府何哉奉時少

絲漢時宰相御史大夫在外不可至內庭漢則則之

罷尚書官而用御史大夫中書為中書尚書者全以平尚

書中書官而用御史大夫中書為中書尚書者全以平尚

大將軍領尚書事尚書者全以平尚書者全以平尚

去副計以防牽蔽當是時尚書之權復歸中書自是

以後雖有通領尚書之官尚書之權實統其權成帝

罷中書官而置尚書尚書之權實統其權成帝

之世而稍廣其責每置六人主作文書起草凡眾務

悉歸尚書三公但受成事而已此外又有錄尚書事

遂以為常法幸夫之職在西漢則分為尚書中書

八編類纂卷之六禮類

相輕重在東漢則有尚書無中書自此以降魏則始

置中書省宋齊則始制尚書省然魏晉則中書為重尚

書為輕宋齊則尚書中書輕重頗均梁陳則舉國政

重相倫遂為宰相此時宮正官伯之職分而為光祿

勳衛尉後來收拾不得遂成門下省按宮正官伯在

前則光祿勳掌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此是太宰第二自膳夫至膳人凡鳥獸魚鱉烹飪之

事自酒正至掌次凡酒漿醢醢冪幄之事分入少府

自醫師至獸醫分入太常亦入少府自太府而下至

掌皮內一項則分入少府外一項則分入大司農

府一項自秦有之當時何故置此官正緣周時冢

宰制國用及是人主飲膳衣服宮中合用等物既關

由於太府而冢宰又皆得與冢宰之人主不得自由

故秦以山澤陂池之入自做天子冢宰令置少府東

漢光武時將少府禁錢改屬冢宰冢宰之權少府

許多官司合府內與支用錢之若冢宰之大司農

不能盡應其求所以復置冢宰之官冢宰之權

是開鴻都黃門後置冢宰之官冢宰之權

後宦者稍廣齊梁以後冢宰之官冢宰之權

時又分門下太僕二司改屬內監名以為殿內省一

項既在內庭外庭更無涉得知自內宰至司服以下

此是太宰第三項官出矣

八編類纂卷之六禮類

凡宮中使令之人分入太長秋只冢宰一官自分而

為六矣按西漢百官表曰冢宰秦官皇后太子

事官并屬太長秋太長秋皇太后卿也本名將行

更屬太長秋或用士人或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官

中官出到得本朝則自膳夫庖人而下盡收入御前

供奉宮自醫師食醫而下盡收入御藥院自宮人掌

舍而下盡收入修內司自玉府內府而下盡收入內

藏庫夫抵先王所以親近士大夫在宮中者自漢晉

以來精出在外至天子服食之掌於外朝者稍稍

在內以通通典致之大略可見矣後世分而為

是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於外而皆有屬以在內

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大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內宰也大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嘗燕見奏事見高帝擁戚姬呂后之世審食其為相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宴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禮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內外之限矣夫是以閹宦雖寵丞相猶得以檄召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為之自

八編類纂

卷之六

禮類

武帝晚年宴游內庭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與尚書之章奏尚書之官於是廢矣既以中書居中而受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遞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加名曰尊之而實疎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末年以霍光為大司馬而領尚書事友若內外合為一然已非丞相職任儼然號稱內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

廢丞相楊敞不及與議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得預內庭之事矣夫宦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軍領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內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盛衰也宣帝中興復遵漢初之制魏相為御史大夫外則遣丞相掾吏案事郡國而不遣使內則奏封事而不經尚書去副封而不令塗蔽加給事中而得宴見言事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乃訟言其過杜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列奏其奸中外之政復合為一然猶未知復中丞之權元帝以來石顯用事

八編類纂

卷之六

禮類

丞相之權復去而盡歸於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郎紀綱散壞內外不足以相統而兩漢遂趨於亡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情大臣之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為間職而取尚書及中丞專委任之以為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疎外庭而親內庭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參用士人之制而專任奴僕薰之餘矣咸靈之季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又移於宦官尚書宦官合為一黨而宰相疎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內是以太尉楊秉奏候覽而尚書召

摻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
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真得以察內耶。事權之失已
久。小人徒借察內之名。以自便耳。蓋自古外內之不
相屬。未有若東漢之甚者也。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
其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
以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而
關節脉理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快
意於法度之外。使內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於
大臣。其末流遂以若此極也。蓋嘗觀之。自出納之要
職。不領於大臣。而宰夫之官。遂去為尚書中書之任。

八編類纂

卷之六

六

尚書中書迭用事。而霍光之權重。弘恭石顯之事起。
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而
宮正官伯之官。遂去為光祿勳之任。光祿勳之屬。日
益親。而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司侍中。遂為宰相矣。
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
遂去為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極也。門下太僕之司。又
分為殿中省。為內諸司使矣。以至玉府財用之司。既
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漢鴻都之賣爵。唐瓊林大盈之
出庫。夫誰得而檢之。女寵近習之嬖。既非大臣之所
與聞。則母后臨政。下令不出房閤。國命寄之刑人。或

寧專土之封。夫誰得而制之。鄭伯謙內外論

沿革傳曰。夷攷歷代納言之職。秦漢散為尚書。魏晉
為中書門下。以侵奪宰相之權者也。由人主疏遠輔
臣。退與左右親信議政。號曰內相。故有天子私人。其
始亦內史之職。而其後遂建為三省。宰相之官。名實
俱紊矣。王疑冢宰。則內史重。疑內史。則宦官重。自古
宦官禍天下。皆先竊宰夫之權。得居中承受章奏。而
後傾宰相之權。又竊內史之柄。典國樞機。以至廢置
天子。在其掌握。可不謹哉。應電宰夫

八編類纂

卷之六

六

則其利入。有以得民。長與吏雖有祿而無地。然既食
其祿。則民亦有以尊其貴。既專其政。則民亦有以悅
其治。是以牧長主吏。先王各使之繫其民。而聽其兩
不可縱也。不聽其兩。則其勢將至於渙散。聽其兩。而
從其得民。他日有懷詐怵邪之諸侯。傾側擾攘之士。
出於其間。先王於是者。師儒朋友宗族豪富之兩。以
參互於其間。是九者相與為兩。而後邦國之民有所
耦合。有所耦合。而後有相訓相保。相及相共。相利相
安之道。鄭伯謙太宰九兩

始也。以九穀為土。而其終則皆以九職之物充賦。

其始也以五等定輕重而其終則皆以年之上下
 欽法熟讀一書其所以孜孜於田賦之說者蓋以其
 未始立法也其公田十一之稅周禮揚嘗一言之豈
 惟公田太宰九等之賦不言軍旅亦以一兵一車之
 出自有定制耳禹貢與周禮少異者周禮畿內之類
 通可以言貢而禹貢則專指以為賦禹貢畿內之賦
 專以米粟之屬而周禮則雜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微
 異者耳周衰魯之宣公初稅畝是以公田之外復履
 私田之畝行十一之稅雖然賦則尚無恙也至於成
 公之作兵車則每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
 人編類集 卷之六 禮類 九

馬法之舊哀公之用田賦則受田百畝而出賦二十
 畝私田之賦非復載師之舊至於邦國之貢益悖謬
 而無統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諸侯既不致貢於天
 子子產言鄭伯之男而使從公侯之貢是晉人責貢
 於諸侯者又難給焉此豈惟非周家之舊法哉虞夏
 貢賦之法自三代以來所謂相承而不廢者至春秋
 而掃地矣鄭伯賦論從賦出于私田
 夫惟財共於有司而式法持於太宰是以人主不敢
 違式法而過取百官有司於此亦不敢至於違式法
 而過其

儒者疑泉府倉人廩人掌泉穀之出入而不會計不
 知此三者之列於司徒特以其事近於民耳若會計
 則同出於司會而已漢興之初亦嘗少近於此以蕭
 何為相國而以張蒼為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
 職也命名與相國並立其事權為甚重計天下
 之財而財不在手其鉤攷為甚公使漢終守此制
 而行之於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遷計相
 也止於一月其計相而為主計也又止於四歲自
 是而後主計之名蒼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
 下之財入而三公屬又有倉曹以主倉穀有金曹

以主鹽鐵貨幣又以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
 官獨無聞焉遂使以猥以尚書而克之每觀文帝
 問一歲錢穀出入之以而平勃皆以為不知而請問
 治粟內史則知錢穀曰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
 宣帝之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
 望之為御史大夫即遣御史詰問之自秦職在總領
 天下聞事不不問豈自計相罷後御史總領天下
 之財計耶是可知也自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
 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和以
 後改司農平準為中準而列於內署而取少府之所

掌前藥太官御者鈎盾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為監又
盡用奄人以領之矣以至李唐財雖掌於士大夫之
手而糾察稽攷猶未有執其權者且三司使之名一
曰鹽鐵二曰租調三曰度支度支以相會計其名非
不美也然當時三司獨設副使以三司使為之長則
度支要是三司使之屬耳其官長治財而其屬攷之
於勢為不順宋朝三司使其屬官亦有磨勘司均之
為失周官之意也渡江之後南庫令宰相提領雖稍
異於他官之檢覈而內外不得以兼統矣然則因宋
朝之磨勘司唐之度支使漢之計相而正之以周人
八編類纂 卷之六 禮部 三

司會之名使之權尊勢重以臨於三司之上而受令
於三公之下國用其庶幾乎郭而論理斯重會計
中尉股卒動數萬人王溫舒樂安隱田幾四百頃康
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石慶少府陂澤多為貴
戚田墾石顯版籍甚不明而口算田租所入甚無定
數也近稅武關以給守卒遠田車師以給過使上武
公車索米於長安東方朔掖庭出私錢以
郎官出私錢以市財用楊惲荆券甚不
廉祿所給甚無定所也會稽計籍三年不上嚴
吏假貨殖多不入東郡官錢放散至于餘

乘傳而行郡國矯賦至六百萬賈誼謀故
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肉養而無定期也乘輿賜竭
取諸水衡宣紀私用經費甚不常而緩急所移用甚
紊亂而無定制也以至無額雜賦羨租之積尤為泛
然無統如贖罪之錢儲於北軍江充無名之錢儲於
郡內張安世卒吏之錢寄於州郡東海廩犧之錢寄
於馮翊韓延壽軍市之租委於邊吏馮唐則其渙散
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入之司尤存不聞有
奉公廉平者羅邊穀百萬而虛數至六十萬斛趙克
八編類纂 卷之六 禮部 三

餽民牛車而增價至三十萬田延年甚者或私餽
賓客而入多逋負鄭當時則其轉移侵藉尚有未易
悉數者蓋自漢家無計相之官公卿大臣無有能知
錢穀之數是以人主肆其後人臣肆其欺而民獨被
其害以至於若此周家會計之法所以為盡善者蓋
不獨攷其國之財亦將以併考天下之財也以司書
觀之所謂知民之財者則諸府所受之貢賦必欲知
其欠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執事官吏所用之
器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於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
田夫家有幾而有寡牧野畜產有蕃而有耗無

不考之知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之材木有董而有
殖川澤之蒲葦魚鼈有盛而有衰無不攷之若其有
餘則輸官之數必不容其虧若其不足則輸官之數
必不取其盈蓋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為一體
而為之不若漢之判然不相關也鄭伯謙會計論

西漢之世以期門羽林等為宮禁之親兵以衛尉掌
宮門之屯兵而以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之屯
兵及三輔所屬於中尉之兵所謂南軍蓋指環衛王
宮在長安之內者言之所謂北軍蓋指十二城門及
三輔屬中尉之兵在長安之外者言之及武帝增置

八編類纂

卷之六

五

八校之兵以中壘益北軍以長水池陽胡騎益南軍
蓋北軍不出長安之外南軍不散在三輔之中八校
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劉氏乃北軍制
南軍之效劉屈釐發三輔近縣兵及長水宜曲胡騎
入長安與太子戰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宋朝有閣門
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又
內侍省都知與副都知同上判之殿前司有馬步
軍殿前大尉獨統攝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
無不預者而獨宿衛諸班禁衛則初無所統攝殿前
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事亦不然不相關

是漢以南軍北軍相制而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
維持大抵皆祖周人之遺意而其所為不同者漢南
北軍雖隸於三公而掌於太尉然皆以文屬而政令
不行於其間國朝則皆統於樞府周則皆統於冢宰
此所以遠過於漢也漢猶古也不惟南北軍隸於三
公而衛尉光祿勳皆屬於丞相御史光祿勳歲以四
行考第郎從官凡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
無非以經明行修者為之故當時諸呂之亂滕公除
宮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央宮謁者執戟衛端
門不得入其效亦略可觀矣自武帝使世家富人犯

八編類纂

卷之六

五

令而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選於是始衰自期門羽
林伏飛之屬反隸於光祿勳以為天子私人而兵衛
於是始變自宣帝又發羽林孤兒伏飛射士征西卷
而禁衛始紛紛輕出光武以來其制益壞矣京師止
置北軍而八校之兵併為五營南軍不復有焉中尉
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郡國罷材官車騎之
員而衛尉不聞更戍之士於是北軍分為宦官所親
贊武誅宦官雖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未幾即散
降王甫外既不足以制內而內之所存者又未嘗教
之使知義焉魏晉而降光祿勳不復居禁中七大夫

復與宮衛直閣帶刀變生肘腋唐興置左右金吾
衛將軍掌宮中及京師之巡警烽候凡翊衛及外府
飲飛番上者皆屬焉而文武於是判然兩途德宗之
世權移近習宦官握禁兵而廢立在其手矣然後知
有宮正宮伯矣不可以無虎賁有虎賁矣不可無司
隸有宮正宮伯與夫虎賁司隸之屬矣又不可無太
宰以兼統之鄭伯謙

前漢置大長秋以掌后宫者士大夫也猶可以節制
後宮成帝勅許后減省用度許后上書辨論且恐官
吏以詔書繩之猶有周家氣象後漢遂改以宦官然

八編類纂

卷之六

五

宮中財用尚付之有司章和以後盡用宦者總領自
此不領於外朝及隋置殿中監唐置內諸司使凡王
服食器用一切付之奄人之手大臣不敢問則成周
設官之意無復存者集說內論

后之六宮當有六嬪乃其正職三夫人者亦不必備
益或以嬪婦而攝夫人之位或以夫人而行六宮之
事所謂十二女者長者先行幼者待年于國未必一
時皆備而六宮之官不過以先王嬪婦人下禮者掌
其職豈必王之所娶且君子不苟于色世婦女御有
德者克之無則缺焉豈拘拘于二十七十一之

數哉又有外命婦者蓋宮禁深嚴凡事未易通達故
每宮以卿之內子二人大夫之命婦四人士之妻八
人詔相其禮事大夫言下士言中蓋錯舉之也女府
掌每宮文書器物女史掌每宮書寫奚以給使令之
役皆擇民間女之賢能者夫唯周禮設世婦之官則
臣民婦女之賢者得以效用于后之左右而后宮之
禮法得以爲式于臣庶之家所以上下交而爲內治
之法于天下也舊說以爲奄卿夫自古及今豈有奄
而爲卿者若果然當如內小臣之例以奄字貫于上
士之上亦當云奄卿二人矣又引漢法大長秋等亦

用士者豈有士人在上而府史皆用女乎或疑卿大
夫士庶之妻至于王之北宮于理得無妨乎曰后夫
人進御但至王之寢不至后宮猶后之不至王朝故
外命婦等得至后之六宮無嫌也王應龍內外論

八編類纂

卷之六

五

二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
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
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
公上之人所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
上之於其戚族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卿
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爲

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如土地家七人之類是也貨財則盈而饒
 乏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
 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蓋壤
 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
 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
 或庶幾稍涉繁夥則不勝其賈亂矣常平者糶糴之
 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糶糴之法以錢與粟兩相
 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為簡便
 賒貸之法捐錢以予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
 濟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為繁擾然糶糴之說始於
 八編類纂 卷之六 禮類

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漢宣帝三代之時未嘗有此
 而賒貸之法則周官泉府明言之豈周公經制顧不
 為其簡易者而欲為其繁擾者乎左氏所述鄭宋齊
 之事謂之善政以為美談未嘗見其有熙豐之弊何
 也蓋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
 有世食祿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
 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
 吏則皆干進徇時之徒也馬端臨論泉府賒貸
 自漢以來尚以國子之官為太常之屬猶存典樂教
 育之意至隋開皇十三年罷諫太常別為國子寺後

改曰學又曰館曰監不相統攝矣司徒掌教而以戶
 部擬之太常國子之官俱不知樂司徒亦不知教古
 人設官初意盡廢矣司徒之失其職由周禮誤之此
 俞壽翁所以作復古編也司徒之職宜當首言五典
 而其間多司空百工之事僅三物五禮六樂數條可
 為司徒本文爾自宇文周立周禮六官隋唐因之今
 吏部禮部兵刑工之目實始於隋以吏戶禮為左司
 兵刑工為右司則自唐神龍元年始也後人因考工
 記補司空遂以工部擬之因司徒詳於土地遂以戶
 部擬之自六典多錯簡莫視其全書隋唐變官制愈
 八編類纂 卷之六 禮類

失其本職教民教國子之官豈復虞周之舊王制出
 於漢儒不足深信司徒樂正之教則虞書周禮可證
 王應龍司徒教民樂正教國子
 太子于王在國曰居守在軍曰撫軍故國有大事帥
 國子而致于太子蓋天子將其父兄而太子將其子
 弟所以無意外之虞也唯所用之唯太子之命是從
 不得辭劇就易避勞趨逸以方命撓法也若有兵甲
 之事謂欲用之以戰也授以車甲使之陳力就列合
 于卒伍使之相保置其有司使有統率以軍法治之
 庶幾無不用命者是從容于冕弁之流以從事于干

豆者無不可以披堅執銳而折衝禦侮如詩稱
信侯之四矢反弓以禦亂兮是矣司馬弗正凡兵皆
司馬所統唯此則不與也國正弗及太子每事毋得
專行唯此則國有司不得以常法繩之也或疑太子
為將有功不加賞無功則得辜從此始萬世之大戒
也周公豈慮不及此哉是不然左傳所言謂君受讒
而有疑貳于太子故使之為將以中傷之所以不可
此則專以太子監國言耳一則天子在外居守之事
莫大于此非太子其誰尸之一則古之稱君德者曰
文武曰聖武太子者天地民物之本豈徒仁柔之為

八編類纂 卷之六 禮部 注

尚使之習于武畧庶幾隨變而無恒怯此與天官
職大事王親戒于百官同義一則司馬于兵無所不
統而太子將其子弟亦防微之意是故天文氏宿至
東宮之位而其下有騎官騎陳將軍是象昭昭如
此豈可以是以而疑聖經哉王應龍司馬九
奉其明水火詳見司烜氏夫火屬夏故行火之政令
夏官司燿掌之水屬冬故治水之政令冬官掌之而
秋官又設司烜一職掌共明水火大司寇主奉之何
蓋五行之德土氣沖濁而不明木氣溫昏而不清
外影其光發越而散水內影其光藏匿而暗唯夫

金之為德於行為秋其氣肅殺而清明故曰至此而
燥烈月至此則被潔萬物之在宇內者夷者夷革者
革靡不濯然鮮潔此秋之為用也故水火各司其局
者六官之常也天下之務必司寇臨之而後嚴肅清
明秋官之專職也故大祭祀之明火明水先王所以
自致其潔齊精明之至者必奉于大司寇而特設司
烜一職以掌之王應龍司馬九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
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
醜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

八編類纂 卷之六 禮部 注

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
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
所不為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
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方用駕之切
馬設野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圖象下參方載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欲則鴻荒之
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
之奉石冠冕飾于前初玉帛朝于虞始夏商革命損
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展臨朝述
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

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為盛綱紀萬事瑤琢六情
 譬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
 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若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
 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孔穎達引禮正義序
 陳氏曰漢儒輯錄前記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駁而不
 純獨大學中庸為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為禮作也
 唐魏徵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蓋
 有以也諸儒儀禮頗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
 書六朝人多精於此畢竟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
 廷有禮事便用此等人議之通考禮記

八編類纂 卷之六 三

胡先生寅曰禮記出于孔子弟子必去呂不韋之月
 令漢儒之王制其次則經解儒行之類仍博集各儒
 擇冠婚喪祭燕射相見之禮典以類相從然後可為
 一書若中庸大學子思孟子之論也不可附之禮篇
 至于樂記表記學記坊記燕居緇衣格言甚多當為
 中庸大學之次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
 也如曲禮祭義祭法射義等篇矣古已多又王制月
 令之下然唐王巖於明皇時請刪去禮記舊文益以
 樂記說以禮記不刊之書去聖益遠不可改易今
 禮記月令本皆用鄭注監本月令乃唐明皇刪

定李林甫所註

苟如是則周公蓋當何稱葬用何禮必王而後可也
 廟謚曰公葬禮亦公天子禮樂何用哉或疑其非成
 王時是矣然謂之平王賜惠公亦豈然哉以晉文之
 霸襄王籍其功而反正其請隧則曰王章也未有代
 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惠公於周平亦何有
 哉說者往往據詩魯頌曰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
 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聖祖后稷以魯為合用盛
 禮也不知魯人安於僭擅非禮猥稱其君之功德惟
 恐不至若果魯之常禮何獨以頌僖公乎春秋書公

八編類纂 卷之六 三

子遂如楚乞師則僖公之畏楚甚矣而頌乃謂荆楚
 是懲春秋書公會齊侯等于淮以見魯僖公服楚之
 役而頌乃謂淮夷卒獲以叔段之凶惡不第而詩人
 稱其洵美且仁文姜之淫恣逆亂而詩人稱其惠音
 不忘其可信乎故史克之頌魯亦如曲沃人徒知有
 樂盈而不知有晉趙人徒知有張敖而不知有漢懷
 其私恩而忘其大義也魯之不朝不貢無請於周久
 矣而謂史克請如周而作頌可知序詩者之妄也故
 於序則以祀后帝后稷為盛於春秋則以行郊禘為
 聖人刪詩存魯頌而不削者亦如存叔段文姜之

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天子固服諸侯矣何待一賦之中若其不中則不能服之可乎天子建諸侯必有大功德使之世嗣今乃謂諸侯中之則得為諸侯愈無也豈有無他功德但大射一中便得列土乎鄭氏之陋說蓋出於射義曰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言固非矣然其意蓋謂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使射中者得與於祭則君有慶而益地不中不與於祭則君有責而罰地得為諸侯者以有慶也不得為諸侯者以有責也鄭氏因其說直云諸侯以下射中則得為諸侯尤不可也昔晉侯齊侯相與投壺晉人謂寡君中此則為諸侯師齊人謂寡君中此則與君代與皆中之識者謂晉人失辭晉國為諸侯師矣何待中壺為馬耶自是齊人昔晉于壺也

八編類纂卷之七

圖書編

六經類

禮

朱熹曰儀禮禮之本根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按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天子禮必合彼二禮與它書有及于禮者然後成全禮焉朱

子自輯家鄉邦國王朝禮其餘喪祭二禮以付其門人黃幹楊復僅以成書名曰經傳通解論儀禮

呂祖謙曰朝不混市禁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

干天子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

牟商賈之利九卿九牧相屬而聽命于三公彼皆民

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

民于尊卑等差階級之中消其偏上無等之心而

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亢

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分守之內志

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

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

教哉方位國埜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為民極哉嘗

讀晉國國語每歎絳之富商韋韞木健過朝之事以

讀晉國國語每歎絳之富商韋韞木健過朝之事以

為富商之僥于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而必易車服于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朱熹曰。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于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詛讐仇。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以檢梃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役者。無不及也。使之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安。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維持千萬世。則千萬世之人安。貽謀燕翼。後世豈無辟王。皆賴前哲以免。則周公之用心也。禮記就于漢儒。則王制所謂朝聘。為

八編類纂 卷之二 禮類
 文襄時事。月令所說官名。為戰國時事。曾未若周公禮之純乎周典也。按劉歆以考工記補冬官。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廷椿始著復古篇。謂司空篇實出于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秦定中。丘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為成書。吳徵作三禮考注。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論周禮。程頤口禮記雜出于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之類。亦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亦多

傳古意。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為最近。記其亦近道乎。其言正。朱熹曰。禮記要兼儀禮。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禮。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禮俱無安着處。或謂禮記乃漢儒說話。恐不然。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六句。漢人安能到此。吳徵曰。漢典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二。曲禮檀弓雜記分為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注。總四十九篇。論禮記。自秦焚禁以來。至武帝表章六經。此書尚未出。况馬

八編類纂 卷之七 禮類
 鄭敘述周禮。而不及儀禮。劉歆敘述儀文。而不及儀禮。喪服終篇。無天子諸侯之文。可見在漢時。已不免殘闕錯亂。非全經也。明矣。至宋又禁之。不列學宮。今欲求全經於千百之下也。難矣哉。然韓愈嘗苦儀禮難讀。以為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班固藝文志以魯高堂生所傳博士禮十七篇。其篇數與儀禮同。則此書固非全經。亦必古人之所遺也。今考其書。猶有可疑者在焉。吉凶軍賓。嘉皆有禮也。而軍禮獨闕。自天子至士。皆有冠禮。而大夫獨無。鄉飲酒禮有黨。正以正齒位。而今獨不載。焉。賓禮之別。有八。燕禮之

別有四皆冠以士夫射之禮獨名曰儀朝遇之禮不錄而獨存覲禮其他禮食不載而獨有公食大夫禮謂是書無殘闕雜亂也可乎哉

月令一書以為周公作自蔡伯喈始以為呂不韋作

自陸德明始以為周公邪孟夏令大尉則大尉乃秦

官非周人之司馬也季夏令百縣則郡縣為秦制非

周人之鄉遂也季秋受來歲之朔日則建亥為秦制

非周人之建子也以為呂不韋邪則參衣赭衣之世

何取於孟春之布德坑儒焚書之世何取於仲春之

得某罷侯置守之世何取於季夏之封侯况始皇十

二年不韋已死矣至十六年秦始兼併天下以十月

為歲首而陸之說其果然歟然則是書始於何代曰

漢儒力也大尉之職郡縣之制漢實因之布德之詔

釋菜之禮漢實有之歲朔始於建亥諸子分王受封

漢初實行之但其中有可訾議者東方之帝必曰大

昊者出於鄒衍五行之說後儒推其相生以德始於

木故大昊主春夏火也炎帝以火繼木故主夏中央

土也黃帝以土繼火故主中央秋金也少昊以金繼

土故主秋冬水也顓帝以水繼金故主冬古者盛德

之君亦多矣特於此數君專主四時又安知木德

必始於太昊也且黃帝少昊父子也父子之間必主

土金之相繼也耶德莫備於堯舜又何四時之配祝

乃不得與也曲禮之五祀曰戶竈中雷門行是矣祭

法加為七祝古無有也惟見於漢儒之記禮乃於春

則祝戶夏則祝竈中央則祝雷秋祝門冬祝行又以

八編類纂 卷之七 禮記

所祭之物果合其序否也王者南面聽天下自有常

居何至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又

列大廟左右以配十有二月而使其每月遷徙往來

無定所哉天子所乘之車不過五輅或祀天或即位

或田獵之事取其所空則有之若車馬旂章衣玉必

欲四時各一其色所食各一其味所用各一其器不

亦失之太拘忌耶

成王幼周公為冢宰攝政以王命賞罰天下何嘗去北

面之禮而居非常之位哉明堂乃曰周公朝諸侯于

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又曰周公踐天子

必始於太昊也且黃帝少昊父子也父子之間必主

土金之相繼也耶德莫備於堯舜又何四時之配祝

乃不得與也曲禮之五祀曰戶竈中雷門行是矣祭

法加為七祝古無有也惟見於漢儒之記禮乃於春

位果如是則周公居尊矣曾謂周公如果有是乎又曰以周公有勲勞于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命魯公世祀以天子禮樂此又謬亂之甚者魯昭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比天子之禮也觀春秋書初獻六羽書郊書望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無非惡魯人之僭天子何得謂魯用天子禮樂兼虞夏商周之制也孟子以魯儉於百里彼乃以為七百里周書以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彼則以有虞官五十夏后官百戾經違古莫此為甚至其大可怪者

八編類纂

卷之七

六

乃曰魯之君臣未嘗相弑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其果然乎夫春秋一書十二公之中相弑害已如此而謂未嘗相弑何也蓋彼未嘗觀春秋故妄說至此後世不察乃據以為禮經其謬亂又何如哉明堂位辨今觀其書言爵位則采孟子之文言官則采左氏之文言巡狩則采書之文其餘雜以公毅等說縱使於諸經傳一無所悖尚不可以語周之成書也况其雜亂抵牾不可勝言耶夫孟子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彼則分子男為二位而不及天子孟子以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

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彼則不言君之位而惟五等此其等位既以異矣其餘則皆孟子之全文也又以大國次國小國無異制而皆有上士七十二人若諸侯上士七十二人則中士下士又當何如吾恐一國之內安足以祿養之也謂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九凡二百一十國并九州計之則為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制諸侯已不可知矣其見於春秋者并附庸不過百八十國見於左氏傳不過倍加之爾借謂僻陋小國未嘗盡見於經而又或

八編類纂

卷之七

七

見侵於強大恐亦未必如其所定之數也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也國六十有三凡九十有三國古者畿內不以封建諸侯雖有公卿采地而謂之百里七十里計九十有三國也有是事哉謂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古亦何嘗有三監之名乎惟周封武庚於商慮其煽亂乃命管叔蔡叔霍叔監之安得謂國各有三監而謂其為古之制乎此亦因周禮有立其監之語而推演之亦安必其為天子立監之定命也謂諸侯初則禘禘則不嘗夫禘之為祭大祭也王者

當禘其祖之所自出，乃謂之禘。春秋書皆譏其僭也。何得為諸侯之祭乎？若指虞夏之制固如是，恐亦不至以天子之祭為諸侯之祭也。王制

夫武王未受命，至成王時，周公制禮作樂，而教典大明。人咸知名分所在，不敢僭踰，乃公力也。豈有周公方薨，成王遽以天子禮樂賜魯，即大壞周公之典禮乎？誠如是，則周公謚當何稱？葬用何禮？必王而後可也。然廟謚曰公，葬禮亦公。天子禮樂何用哉？或疑非成王時是矣，謂平王賜惠公也，亦豈然哉？其意以治朝賢君，則典禮不紊，而衰世庸主，則賞賜濫行，故疑

八編類纂

卷之二

八

在乎王之世，獨不思周轍雖東，魯在當時，不過為次國耳。大國如齊楚晉宋，敵國如鄭衛陳蔡，設周平王以私意厚魯，而各國豈肯嘿然而已乎？又肯以上世無功德，而甘處弱魯後乎？以晉文之霸，襄王藉其功以反正，至請隧，則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惠公於平王，何有哉？然則孰賜之也？曰：未嘗有賜之者，魯自為之也。春秋書禘書郊，正以見魯之僭用禮樂云爾。厥後乘大輅，載弓矢，作丘甲，設兩觀，並用天子禮樂，其勢乃至此極。豈惟魯哉？晉用六軍，僭天子之軍也。晉人曰：以寡人之未禘祀，僭

天子之祭也。甚者吳楚乃僭稱王，而無所顧忌矣。苟不明春秋書郊書禘之旨，而直以魯之禮樂有所賜為榮，則晉之六軍禘祀，亦有所賜乎？此所以謂成王

平王之賜。二說皆非也。或者又以魯頌有云：龍旂承祀，六轡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然則魯人之所以頌美僖公者，亦非歟？曰：魯僭郊禘，已非一日。後人又皆安常習故，莫覺其非。以為君之功德而頌美之矣。借曰出於天子所賜，其於僖公功德何與也？觀春秋書公會齊侯於淮，以見僖公服楚之役，而頌乃謂淮夷卒獲，則詩人之頌，果可盡信否乎？噫！孔子於詩之魯頌，則存而不刪，春秋於魯之郊禘，成筆而不削，惟合詩與春秋並觀之，則漢儒記禮之謬，不待辨而見之矣。魯僭禮樂

八編類纂

卷之七

九

仲康之世，夏少衰矣。如胤侯之征羲和，書謂之胤征。史官嫌其若亂侯之專征，必曰胤后，承王命，徂征。有周之盛，獵豨猶獵矣。周王為出車之詩，命將以討豨豨，而南仲之令眾也，乃謂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可見治世明主，必不以征伐之權假人也。或以弓矢為征伐之物，弓矢賜于天子，則征伐即可專矣。不知古者諸侯有大功，天子賜之弓矢及圭璠，蓋殊禮也。賜之

圭瓚也。使得為也。以祭先也。賜之弓矢也。使得以待
 王命。征不庭也。故王制曰。諸侯賜弓矢。而後征伐。謂
 之。而後未嘗不本於王命也。安得遽謂其得專乎哉。
 晉文侯有攘戎之大功。平王賜之弓矢。作文侯之命。
 未嘗有專征之語。彤弓之詩。亦以錫有功之諸侯。未
 嘗有專征之命也。得賜弓矢之國。即可專征。春秋之
 戰。皆義戰。而敵國亦可以相征矣。此所以諸儒之說。
 倡而後世恃強跋扈。皆得藉口。實而啓僭亂之萌也。
 或曰。史記崇侯虎。潛西伯於紂。紂囚西伯于羑里。後
 紂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于是伐崇。作豐。
 八編類纂 卷之七 禮類
 何也。曰。崇固常伐。而命之伐者。必紂。有是命也。向使
 紂無是命。文王一得弓矢之賜。即敢擅伐崇。密以修
 諸已之怨。而紂豈能容之乎。或曰。左氏嘗載管仲之
 言曰。晉召康公命太公。且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此
 言又何也。曰。太公之賢。使有王命。得征伐。五侯九伯
 可也。何嘗使不公。得以專之乎。若晉文侯之子孫。恃
 其先世得弓矢之賜。齊太公之子孫。恃有康公之言。
 皆可以專征諸侯。是乃周成王平王。教之僭。而導之
 亂。孔子有道無道之言。亦不足信也。已。諸侯專征。
 古人於射義。必設侯。以命中。即詩。猗嗟。章所謂終日

射侯。賓筵章所謂大侯。既抗是也。漢儒記作射義。乃
 曰。射侯者。射為諸侯也。侯取諸侯之義。已失之矣。鄭
 康成因之。注周官司裘曰。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
 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不亦愈失而愈
 遠哉。夫天子之於諸侯。其初皆其兄弟。子姪。其後繼
 世。或祖父之列。其在異姓。必皆功德之後。而為甥舅
 之國。故天子待之。不曰伯父叔父。則曰伯舅叔舅。所
 以親之敬之。賓之友之。而後責之以臣順。豈敢於大
 射。禮取射諸侯之義。而待以禽獸之類哉。周長弘嘗
 以諸侯不朝。乃設狸首射之。狸者不來也。將以警不
 來者。晉人怒殺長弘。而愈不服。况無故而。不以人道
 待諸侯耶。且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蓋天子固已服
 諸侯矣。奚必射之中。而後服也。使萬一不中。則不能
 服諸侯矣。奚可哉。天子建萬國。親諸侯。使之世世守
 而勿失。乃謂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則雖無功
 德。而但於大射一中。便列土而封建乎。鄭氏之說。蓋
 亦祖射義。而不知其非者也。射義曰。射中。則得為諸
 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觀其下文。猶以諸侯貢土於
 天子。天子使射中者。得與於祭。則君有慶。而益地。不
 中者。不得與於祭。則君有讓。而削地。得為諸侯者。以

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者，以有讓也。卽天子之賞罰諸侯，惟在射之中否。揆之書云：五載一巡狩，羣后肆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孟子云：入其疆，土地闢，賢俊用，則有慶；土地荒蕪，捨尅在位，則有讓。已不相合。况鄭氏因其說諸侯以下射中，則得爲諸侯，尤不可也。昔晉侯齊侯相與投壺，晉人謂寡君中此，則爲諸侯；師齊人謂寡君中此，則與君代興，皆中之識者。謂晉人失辭，晉固爲諸侯師矣。何待中壺爲雋耶？自是齊人與晉干戈相尋，投壺之諸啓之耳。以此知古人射侯，必不取諸侯之義。天子諸侯中之，必不加

八編類纂

卷之七

七

鄭氏之說明矣。禮樂不實有於內，而徒行於弓矢之間，恐古之選士有不然者。惟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五物詢衆庶，則有之。何至如射義進爵紉地，蓋出於射也耶？或曰：古者不以射取士，何謂侯以明之乎？蓋以四鄰之臣，若不在庶頑之重罪者，則猶可擗拭而勿棄之。侯以明其藝，撻以記其過，書以識矣。非庶幾與之，並生可見。試以射又撻其過，侯與撻並施而據此爲古之人選士之法也。可乎哉？明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立六宮，三公

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據本文亦無可疑。後儒謂夫人嬪世婦御妻卽天子六宮中有各位之妾媵，夫以天子之尊，臣妾天下，豈百二十人之足多哉？但以理揆之，一人御衆女，爲古帝王定制，其不可疑甚明。奈何鄭康成又註爲當夕之說，謂后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九嬪當一夕，二十七世婦當一夕，八十一御妻當一夕，每十五日而一周，是說也。夫易之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非謂天子自后以下，所以備數宮中者，不無其人，但大昏之義，載爲定數，非徒當夕之說。其悖於理，而以一人御衆女，

八編類纂

卷之七

七

古帝王必不以此立教也。有三公，必有三夫人，有九嬪，必有九嬪，有二十七大夫，必有二十七世婦，有八十一元士，必有八十一御妻，合一朝之外治，不外乎六宮而孰非后之所統哉？卽後臣百僚皆天子之命臣，其妻莫非天子之命婦，合百官朝于天子，所以輔天子明章天下之男教，合百官之命婦朝于后宮，亦以助后明章天下之婦順也。使天下之百官悉敬承天子之男教，則外和而國治矣。使百官之命婦悉敬承后之婦順，則內和而家理者哉！以此言之，則又何

必夫人嬪與世婦御妻必為天子宮中有名位之妾
媵而後可也晉

古今論三代封建之制惟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大略可據者如此質之武城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說相脗合天子地方千里質
之商頌邦畿千里之說無間然也王制封建之法則
一循乎孟子然曰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
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
十凡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
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二凡九十三
八編類纂 卷之七 禮類 十五

國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
不與以應周千八百諸侯之數定為畫一之法斬然
不易何拘泥不通至此也夫以九州之地容千八百
諸侯猶有近似者若如周禮大司徒建國之制則諸
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
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職方氏凡千里封公以方五百
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
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夫
以千里之地封公者四是四公各得二百五十里六
侯各得一百六十六里十一伯各得八十九里二十

五子各得四十二里百男各得十里而男之國果止
里職方氏果與大司徒之說不相妨乎以職方言之
雖海內之地止封六公九侯二十二伯五十子二百
男地猶不足而周之諸侯果止於二百八十餘國而
已乎若以大司徒之制言之春秋時有年表可考者
止二十二國耳為公者三為侯者八為伯者五為子
者五為男者一是二十二國已去七千三百里矣而
周果二十餘國而已乎是皆不通之說也奈何後儒
必欲以周禮大司徒職方氏所載與王制孟子之說
強而合之有曰於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之於
八編類纂 卷之七 禮類 十五

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於
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於諸侯言千乘者兼
軍賦而言也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
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疆理也
於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出軍賦之封疆也似乎不相
侖矣然公侯之封如此其廣則析海內九千里之地
不足以容數十國而名山大川方數百里者果可以
一國包之封疆之內焉否乎有曰周禮封疆方五百
里經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者徑只百里方三百
里經只百二十五里方二百里者徑只五十里方百里者

徑只二十五里似與王制孟子不相信矣然侯伯子之地雖已脗合而公之地多二十五里男之地僅得五十里之半况二十五里果可以為國若乎有曰天子畿內方千里者開方實萬里也然則公侯方百里者開方則千里矣豈長則百里闕則一里之謂乎惟孟子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庶幾近之是故封疆雖有定制而山川土田附庸之錫則不在定數之中如魯頌曰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如大雅曰王錫朝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曰告

八編類纂 卷之七 禮類 七

于文人錫山土田可見山川土田附庸則又天子展親報功之特典而不可以定制拘之矣設使天子盡以九州之地封建諸侯而然餘則巡狩述職有當慶而益以地者果削彼國之地以益此國亦不論土地遠近為何如哉立國之初封建以定繼世而王者欲以分封子弟必須滅他國而後可哉觀周襄王以陽樊温原攢茅之田錫晉文原人不服乃至與師以伐之亦以世守其地不肯遷徙他人而山川土田猶有不屬諸侯封疆之內者在也

崑山王氏曰周官中有原兼官不別設官者有其官

相聯不得兼者有平日不設臨事設之事畢復罷者皆使人以其所能用人以其餘力故事治而功不妨官設而祿不費所以善也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由是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土圭之法不見於地經惟見於周禮大司徒及典瑞玉人之官以是測日景長短求與土圭等蓋謂周公營洛邑之事鄭氏謂周公居洛營邑於土中七年使成王居洛邑夫周公營洛邑未嘗與成王居之也至犬戎之難西周已喪平王始遷居焉今指洛邑謂之王國王畿即謂成王居之豈不戾乎若但測景求地中而不居則不得謂之王畿

八編類纂 卷之七 禮類 七

王國也古之聖人定都建國特取其便於時爾堯都平陽舜都安邑文王居豐武王居鎬何必其地之中耶賈氏謂五帝以降惟湯亳得地中堯舜雖不得地中而政令均天下治者以並在五嶽之內周公之岐鎬處五嶽之外故周公東居洛邑此因鄭氏而愈失之也堯舜文武之治若不施仁政於民則居地中何益徒居地中與五嶽之內即能令政教均天下治者陋儒之見也且先儒謂今潁川陽城為地中故置中表若然則公何不即都陽城乃營洛邑乎洛邑去陽

城亦遠矣。既來地中而不以為都，何耶？又曰：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說者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南表千里，景短一寸；北表千里，景長一寸。有是理乎？若千里即差一寸，萬里乃差一尺也。此已不可。况謂東表去中表千里，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跌矣。是他於日為近遠，故得景夕而表去中表千里，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是地於日為近，西仍得朝時之景，此甚不可也。日月麗天，萬里同晷，纔去千里之所也。知得正時在東之景已夕，在西之景

八編類纂 卷之二 禮類

方朝。若然是夏日之至，晝漏方半，東去地中千里之人，以西方之朝為夕，西去地中千里之人，以東方之夕為朝。使相去數千里之外，則當以晝為夜，以夜為晝矣。即雖蠻夷之地，窮日際月窟之所居，亦不至是。昔堯命羲和宅嵎夷，命羲叔宅南郊，命和仲宅昧谷，命和叔宅幽都，皆以觀日景之出入短長。陰陽氣候之偏正，未嘗聞四方日景之異如此。又曰：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夫謂之中國，居天地之中者，以外有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之為中也。其蠻夷之地，或相蓆蓆，或相什百，在

四夷之域，廣狹自不同，中國之內，但止一洛正為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其果然乎？故管王邑者，欲居天下之中，使四方道理均，此則可矣。而謂天地必合於此，四時必交於此，恐無是理也。况於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無亦在人君德政應天心如何耳。但居洛邑以求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空言也。此無他，蓋見書召誥有王來詔上帝，自服于土中之言，故作周禮者，衍其說也。不知書所謂土中者，但謂道里均耳。使周公必以土圭測景求地中，則書載營邑之事詳矣。豈得不言。今觀洛誥之書，特云：小澗水東，卜瀝水西。何嘗

八編類纂 卷之二 禮類

如大司徒及諸儒之說，學者苟知成王未嘗營居洛邑之說，自可知其非也。建都之制鄭氏釋王制，方曰：武王初定天下，更以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致太平，斥九州之界，封有功諸侯，大者五百里，最小者百里。蓋據大司徒之文，夫堯舜夏商周之地，不過九州。致周職方，掌天下之圖，無以過於禹貢之域。禹之疆域，東漸于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夫既已窮于海，至于流沙，將何所斥廣哉？借能斥大邊境，取夷狄之地，不亦可增封於內，此甚不然也。封國之制

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耳。今每鄉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五人。上士一百二十五人。中士五百人。下士二千五百人。一鄉之中。自卿至下士。凡三千一百五十六官。合六鄉計之。則有萬八千九百三十六官。不知七萬五千之家。何以供之也。至遂人言六遂之制。又云五家爲鄰。有鄰長。推而上之。爲理爲鄗。爲都。爲縣。爲遂。爲異於鄉之制。併六家計之。亦萬八千九百三十六官。六遂又能供之耶。合鄉遂之數。則爲三萬六千八百七十二官。據孟子王制諸侯而下士。比上農夫食九人。使六鄉六遂之官皆食諸

人編類纂

卷之七

二十

侯下士之祿。則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官。蓋食三十萬有餘人。鄉遂之中。耕者凡幾萬人。乃食三十萬不耕之人乎。况又不止皆食諸侯下士之祿。况又鄉遂之外。他官至衆。內而三公三孤之屬。外而諸侯之臣。不知其幾。借謂堯舜之世事。簡而建官少。周之世事。煩而建官多。夏商不過倍。唐虞之制。周人亦不過倍。夏商之制。何得與夏商相甚。乃數萬倍耶。蓋彼但見成周建官之多。而不計其數。乃誕謾至此。其官之制。天官之屬。乃使九嬪世婦。女御如女祝。女人與焉。春官之屬。乃使世婦。世吏。內宗。外宗。與焉。在世婦。則每

宮卿二人。是禁幃之內。男女雜列其職。豈分別內外之理哉。古者內外言不出入於幃。今使宮嬪而屬六卿。使朝臣而化九嬪。周公必不爲是也。又曰凡賓客之裸獻。聖爵皆贊。說者謂王同姓及三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行裸禮時。后則亞王禮賓。王享燕之后。則亞王獻賓。聖爵后所以亞王。爵賓也。此又不可之甚者。方宗廟之事。后助王祭禮也。賓客何得與后相酌。卽爲王同姓。三王後。乎以在中饋。正位乎內之婦人。使之外接賓客。雜與有司。行裸獻之禮。則易家人之道。不足爲訓也。釋者又引陽侯來朝於穆侯。穆侯享陽侯夫人。助君子酌于賓。陽侯見夫人色美。遂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夫人廢。享夫人之禮。誠如是說。則周禮制未足以經國家。其弊乃至於使其臣竊君之夫人。豈防亂之禮。意乎。予謂君有賓客。必無后夫人裸獻之禮。此果有之。則陽侯竊夫人之亂。亦宜至於此矣。蓋此特漢儒以后夫人有助祭裸獻之禮。而謂賓客亦然。世人惑其說。不見其禮行於世。故爲陽侯竊夫人。而廢夫享之說也。又曰比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序。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祭以陰。禮此又不可也。婦人無外事。何得以立市乎。說者謂

八編類纂

卷之七

三十一

后職主陰王立朝后立市陰陽相承之義若然凡事之屬於陰者皆后上之也祭大陽也祭地陰也祭日陽也祭月陰也祭祖陽也祭社陰也然則祭地祭社祭月等事何不歸之后乎吾聞神農教人口中為市者矣未聞后之立市也聞舜之巡狩同度量衡者矣未聞后之出其度量也王之事后不得與猶后之事王不得與也日昱乎晝月昱乎夜各不相侵而後得陰陽之義也是故牝雞之晨周王數其惡哲婦傾城詩人記其亂歷觀聖經之訓未有婦人與政者獨漢儒序詩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為后妃之事蓋

八編類纂 卷之七 禮類

序讀內宰意所不可者三以陰禮教六官教九嬪以婦職教九御一也凡賓客之裸獻醴爵二也凡建國佐后立市三也以為誠如此則陰陽非以相感乃以相侵為亂之本秦漢以來女禍相仍蓋不知道者之說有以啓之也可不戒哉

禮類 卷之七

其謂官不必備者難其人即不必其備可也而何可一無設也故三公不設而以爲兼官若加官也周季世之事三公本所爲建官意也

禮類 卷之七

冬官錯雜于五官而其職尚在是名雖爲亡而實未

嘗亡也漢儒補以考工記而其職遂亡是名雖爲補而實則已亡也蓋徒以司徒之爲地官遂以土地物產之事盡歸地官職掌之中而不知司徒之掌邦教豈以度凡居民之職皆爲司徒教化之事乎矧以司空之官而繫之以飭化八材之事則其所以率屬者其止於百工之職已乎以冬官之典而盡之於審曲面勢之能則其所以佐王者其止於王事之式已乎或者因此遂指爲漢儒附會之說不知其所附會者止于考工記一編而不可以病此書之全也

禮類 卷之七

彼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後代法雖變更意多沿襲獨

八編類纂 卷之七 禮類

官府一體兵農一致教士於鄉而選舉之三事于治體所關尤切乃後王皆莫之祖述焉則深可慨也嘗讀天官篇惟王官后官莫非家宰所統故宮正而下主宿衛及王之左右內宰而下主內政及后之左右無非欲王之贊襄使令罔非哲人常變守衛罔非吉士一匡王以正也所以王后世子動有式法寺人內監悉有禁令王誰與爲不善哉視後代宮中非空雖宰相莫得預聞者相徑庭矣然此惟得其宮中府中相爲一體之意而變通之可也不然古今時勢懸隔雖特天子與邦君送迎揖讓后妃夫人與尸賓獻酬

后世不可通行。如宮闈之內，豈府史胥徒所得與？尤
嬪世婦，豈內宰所教乎？但官府統攝內外聯比，此則
天下根本所繫，真世世不刊之典也。民制起于比閭，
鄰里兵制起于伍兩卒徒，居則相與荷耒耜以相耕，
耦出則相與荷戈盾以相戰守，所以人服習而政便，
安上易事而下易使也。以此較之後世，民自為民，出
粟以養兵，兵自為兵，出身以衛民，人不侔矣。何先儒
之論止知王國六軍取足于六鄉，是六鄉七萬五千
家出六軍七萬五千人，則六鄉人人盡用，歲無更休，
縣遂都鄙居然無事，何勞逸不均也？况王國止此六
八編類纂 卷之七

此方字為實，故謂四面方一里為一井，地方千里，地
方百里，此方字為虛，猶地面地土之云，故以五貫一
直而計四面各皆千里，百里，斯乃為實。若以四面總
計則方千里者止二百五十里，方百里止二十五里
而已。又泥于同十為封，封十為畿之說，地又少數倍，
不知同十為封者言自此以上，乃可以封國，若上公
當有四十封之地，十同者極小之封耳，封十為畿者，
諸侯封國大者食實封一百二十五里，小者五十餘
里，故十倍之為畿耳。苟封國止十同之地，一直不過
七十餘里，齊魯諸國若費邑即墨皆原封疆也。數百
八編類纂 卷之七

軍則公私之田孰與耕獲，天子巡狩征討之類，孰為
之選用哉？不知比閭族黨州鄉，惟以服役守禦，猶後
世京軍主居守，王畿為國本也。伍兩卒旅軍師實通
王畿千里之內，更休而迭調之，猶後世郡國調遣更
番上直之兵也。鄉言教而遂言農，彼此正可互觀，以
民數起兵數，鄉遂實非偏重，此兵農合一，周制所以
為至善也。

望之廣矣，止于七十里，十封之地為百同，四面總一
千里，一直止二百五十里，周都關中沃野千里，又兼
成周之地，豈若是小耶？包咸何休諸一同百里，即諸
侯百里之地，諸侯合有車千乘，一同之地亦當出車
千乘，故謂一同出車十乘，一通出車一乘，夫一乘百
人數不可缺也。地有上中下約之為一井四家，數不
能增也。以四十家而出百人，一家內應出五人，若是
理哉？其弊皆因指定四面為百里，又限于諸侯十乘
遂為此說以合之也。季氏以方里為井為一里，故謂
公侯之國方百里，提封萬井為里者萬，大國三軍則

每井當出三人七十里之伯國當積五十里是半于公侯次國二軍則每井當出四人子男方五十里為方里者二千五百里又半于伯也小國一軍每井亦當出四人此則計侯國原出車之數止計其三軍二軍一軍又謂每軍止萬人遂生出三四人之說獨不思一井有上中下受地止于四家而出四人止可以供軍將何以耕田而別有所為乎馬氏則據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以百井而出一車百里之封為方十里者亦僅出車百乘不及千乘之數因增為三百一十六里有餘以附于周禮封疆方四百里之

八編類纂 卷之七 五
 李氏亦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同方百里提封萬井出車百乘同十為封十萬井出車千乘封十為幾幾方千里百萬井出車萬乘遂以謂成出車一乘積至百同為萬乘此幾內之制通出車一乘積至十同出車千乘此諸侯之制謂畿內地寬侯國地窄所以不同夫謂通出車一乘者固不足道若謂成出車一乘民亦不堪命謂天子之車止此萬乘亦限于以四面總計為千甲故不知有更休之法且天下之民一也豈有內輕外重遂差十倍之遠哉愚之計地以千貫一直而論中間所包有數倍之多故天子之地四

而一直千里上公一直五百里至男邦一直百里其地既廣名山大川不以封封內惟有小山川除其三分之一故以天子計之為田一千六百同每同出車百乘此乃備車之數猶今十排年人盡兵也通王畿一十六萬乘司馬法所陳是也有簡稽之數為更番調遣而設即府兵之制猶今之該年每寸乘而稽其一通王畿內一萬六千乘經傳所稱天子萬乘是也有用軍之數為大師大田征行而設即後世從征之士猶今里甲之當直者天子止於六軍為大司馬教閑之軍大雅棧樸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是也其調

遣之法于該年輪流而徧侯國之制亦每同出車百乘當有數千乘亦猶今之十排年也其簡稽之法十年一輪故止稱千乘至于所謂三軍二軍一軍者亦該之當直者耳是故王畿侯國鄉遂都鄙出車之數並無多寡不同斯民之役並無勞逸異制自王國以達于四海均平普徧所以為萬國咸寧之道也或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武王伐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如周禮封侯之大安得有此國數耶蓋公食者四之一侯伯食者三之一子男食者半則其餘皆為附庸且附庸之封必小不過一二同之地

三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之七 五

故寰內無害其為數千國矣。王畿侯國地方里數

此法與行
每七

按書武成孟子王制所言畿封之制多有低倍愚嘗以周禮為據而後得其說也凡封國有管轄之地有實封之地有所食之田周禮上公之地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即詩之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馬遷所謂周封伯禽康叔于魯衛地四百里太公于齊兼五諸侯地正與周禮制合此管轄之地也其言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此其實封之地今觀春秋齊魯等國封疆皆可驗也孟子所言君十卿祿者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此一歲若所自食之祿也故以司馬法同討之制合職方氏封國之法而計之天子千里之地為田一千六百同出車一萬六千乘徒一百六十萬人諸公地方五百里為田四百餘附庸之國其食者四之一實封田一百同出車一千乘徒十萬人故為王畿十分之一若如王制拘以百里止得天子百之一而已侯之地四百里為田二百五十六同除附庸之國其食者三之一實封田八十五同出車八百五十乘徒八萬四千人伯之地三百里為田一百一十四同除附庸之國其食

八編類纂

卷之七

天

者三之一實封田四十八同出車四百八十乘徒四萬八千人子之國二百里為田六十四同除附庸之國其食者半實封田三十二同出車三百二十乘徒三萬二千人男之國百里為田十六同其食者半實封田八同出車八十乘故以千里之地大約封公者四國其食者四之一封侯者六國封伯者十一國其食者三之一封子之國二十五封男之國百其食者半自所食皆為附庸之國矣若如王制之說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六凡二百一十國即如方百里之國為田十六同出車一百六十乘大國三軍合用三百七十五乘將安取辨乎此其說誠不可通矣畿田采地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王制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士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周禮載師以家邑之田任諸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大約公處于大都孤卿處于小都大夫處于家邑夫天子畿內之地不過千里苟三公之田視公不幾于半天子之疆乎是不然王畿之賦不置豈山川人民以為都邑而使掌其治教賦稅乎諸侯之封國割其地以

八編類纂

卷之七

天

者三之一實封田四十八同出車四百八十乘徒四萬八千人子之國二百里為田六十四同除附庸之國其食者半實封田三十二同出車三百二十乘徒三萬二千人男之國百里為田十六同其食者半實封田八同出車八十乘故以千里之地大約封公者四國其食者四之一封侯者六國封伯者十一國其食者三之一封子之國二十五封男之國百其食者半自所食皆為附庸之國矣若如王制之說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六凡二百一十國即如方百里之國為田十六同出車一百六十乘大國三軍合用三百七十五乘將安取辨乎此其說誠不可通矣畿田采地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王制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士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周禮載師以家邑之田任諸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大約公處于大都孤卿處于小都大夫處于家邑夫天子畿內之地不過千里苟三公之田視公不幾于半天子之疆乎是不然王畿之賦不置豈山川人民以為都邑而使掌其治教賦稅乎諸侯之封國割其地以

與之故天官九兩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主則以利得民而已所謂受地者但可言其所食與出封耳且孟子王制所述禮地有不同者嘗觀春秋所書王臣三公稱公稱魯魯中大夫稱子下大夫稱字元士中士稱名下士稱人列國惟命卿以名登于冊大夫謂之微者稱人而已故周禮掌客云三公賦上公之禮卿賦侯伯之禮大夫賦子男之禮士賦諸侯之卿禮庶子一賦其大夫之禮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各加一等故三公在朝則食大國君之祿出封則為上公之國六卿在朝則食次國君之祿出封則為侯伯之國中大夫在朝則食小國君之祿出封則為子男之國下大夫食大國孤之祿出封附庸之國元士之爵賦諸侯之卿中士之爵賦諸侯之大夫下士之爵視諸侯之上士而其祿則自下大夫而下並與諸侯之臣同何嘗有王制所云天子縣內凡九十三國耶蓋惟畿內不以封也故大而縣都小而公邑皆可以治如召公之循行南國畢公允釐東郊銜命而往單車可伐自無僭逼之嫌苟如孟子所言萬取千焉則非惟無是地而亦必至于篡弑之相尋矣苟如王制所封之地又何必設

八編類纂

卷之七

禮類

三

三

朝大夫都宗人司馬都則都士等官而以八則駟之乎惟其祿視夫諸侯之所食是故公食三百二十井三公為田九百六十井孤卿食二百四十井三孤六卿為田二千一百六十井中大夫食一百六十井周禮五官共中大夫三十一人各冬官不過四十人之數為田六千四百井雖舉朝公卿中大夫之祿不過九井五百餘井尚不及十同公田故雖告老而猶食于家必有大故而後收其田里八柄所謂奪以馭其貧也及其身沒而子孫猶得世其祿蓋非世其公卿大夫之祿也記曰天下無生而貴者天子之元子士也是故無大夫冠禮而有其士禮蓋但世其士之祿耳故仕者之子孫賢則命之爵不賢則祿足以代耕圭田足以祭祀所謂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也故以畿外邦國言漸遠所尊者雖大如上公不過天子十分之一已執夫居重馭輕之勢小如子男亦出兵車百餘乘而足以守宗廟之典籍以畿內縣都言密邇所尊者子弟雖賢而不世自足以待無窮之賢縣都雖大而不在自不虞夫僭逼之患至其後世王畿則子弟襲封侯國則大夫世爵而有孟子大夫家弑奪之說諸侯則併吞附庸大夫則分裂公室而有孔子

八編類纂

卷之七

禮類

三

陪臣執國命之譏。與夫王章一掃而空。而封建遂為一大弊矣。大抵孟子之說略。王制之說拘。惟一據夫周禮以圖攷之。然後知其立法之妙。而可以盡見夫先王精意之全也。或疑諸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四之一。為一百二十五里。諸侯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為一百三十三里。則侯國地反多于公乎。是不然。經文于封疆定其里數。而其食則就其中為之等。而未嘗定其里數。蓋地大則中包廣。而外之里數反少。地小則有四邊。而外之里數反多。不可以里計也。故公田四百。同四之一。為實封一百。同侯田二百五十六。八編類纂 卷之二 禮類 三

同三之一。則為實封八十五。同此其多寡之數。自有等級。而不相混矣。或以諸男實封。人同出車八十。乘小國一軍。合有一百二十五乘。此其一軍而不足。何以立國乎。蓋八十乘之車。為三師。而有餘。故或益之地。以足一軍之數。或止于三師。亦可以應敵。其制不可得而詳矣。諸侯封地實封食祿

按司祿雖缺。然以孟子春秋攷之。則炳如也。孟子曰。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自大夫而下。則三等之國。皆大夫

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而耕者之所獲。則有食九人。至五人。之五等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夫國有實封之地。大司徒其實者半。三之一。四之一。是也。有所食之祿。君十卿。祿而下是也。自卿而上。大臣與君同休戚。故三等之國。隨其大小。下于君十倍。自大夫而下。少則無以為食。故三等之國。命雖不同。而祿無隆殺。自下士而下。則取足以代耕。而以耕者之所入為差。畿外君臣之祿。不過如此。至于畿內臣庶之祿。孟子所述。卿大夫元士之祿。與諸經不合。攷之春秋。八編類纂 卷之七 禮類 三

三公之爵。稱公。則當同大國君之祿。卿之祿。稱伯。則當同次國君之祿。中大夫之爵。則當同子男之祿。下大夫稱字。則其爵視附庸之君。與大國之孤而祿之所入。亦當視附庸之君。蓋半于小國之軍也。親秋官掌客。諸侯待王臣之禮。三公視上公。卿視侯伯。大夫視子男。亦與春秋合。當以之為證。可也。其元士以下。若依命數而賜祿。則元士視列國之卿。中士視其大夫。下士視其上士。若以人眾不可有加于侯國。亦當視其三等之士。惟此為不可攷耳。夫公卿大夫士庶之祿。皆給自公田。官吏有更易。而田賦無增減。

為毋而官吏為子。苟給之以田，永為常業，亦已足矣。必入于司祿而後給之者，蓋歲有豐凶，功有上下，故必收于官而給之，所謂家削之賦，以待匪頒，且以示君上養賢之意也。其公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其所以治夫采地者，又各有官。蓋治王朝官府之事，則食在朝家削之匪頒，治甸稍縣都之地，則又當食采地之常祿。如宋朝之兼官，則有兼祿，亦優厚君子之道，而其所統鄉遂都鄙之吏，則各食于其地，入則所謂祿士以馭其士，大約一視其爵以為祿也。然則司祿所掌，亦不過此，而周室班祿之制，庶幾無不可得聞。

八編類纂

卷七

禮類

三十四

者乎。畿內畿外班祿之制

自漢惠除挾書之律，秦武建藏書之策，齊魯之儒執經競進，傳儀禮者始於高堂生，傳大戴禮者始於瑕丘蕭奮，周禮之書未出也。河間獻王得諸李氏，而因以上諸秘府，維時學官博士，顯門持業，非其師說不稱，而謦然求所以相勝，一有異聞，隨聲群詆。漢武帝以為瀆亂不經之書，蓋諸儒之說誤之也。自劉歆好之賈，鄭父子習而宗之，其說遂稍傳於世。至王仲淹氏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朱仲晦氏曰：周官布濩周室，乃姬公運用天理之書，蓋致於是，而其論始定矣。

八編類纂

卷之七

三十五

然六官之中，惟冬官缺焉。河間獻王補之以考工記，取工匠器械之事，與治教政刑躋而並列，遂使其書不信於天下。故世儒譏之曰：累周禮者劉德也，非此之謂耶？乃潛心是經者，又網羅遺失，探討尋繹，各以意見而為之說。宋葉時之補亡，元吳澄之考註，其最著者也。時之言曰：秋官有典，瑞夏官有量，人天官有染人，地官有鼓人，以至巾車司表，司弓矢之職，秩然具在。蓋謂冬官實未嘗亡，而散見於五官之中也。澄之為書，麗內史司士於天官，麗大司樂諸子於地官，麗封人牧人於春官，麗銜枚司諱於夏官，麗司獻司稽於秋官，而縣師廋人等職，則以為冬官之屬。蓋謂五官互見，而冬官亦未嘗缺也。主葉氏之說，則冬官獨專，而五官反添。主吳氏之說，則詮次失倫，而意義乖舛。孔氏之春秋也，終于獲麟，距隱桓之世未甚遠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之說，皆因之而不改。故其言曰：多聞闕疑，又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六經自秦火以後，書亡四十三篇，二雅各亡其六篇。於聖人之經，則何嘗有所出哉？孟子之言班爵祿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班固之論禮經，以為自孔子時而不具也。諸儒生於數千載之下，乃欲摛已去之籍，輯

一... 子... 4 反之句

煨燼之餘而以已意爲之傳會是其智有加於孔孟乎
周禮總論

八編類纂

卷之八

一

八編類纂卷之八

圖書編

六經類

樂

字書主於母必母權子而行然後能必形中之聲韻
書主於子必子權母而行然後能必聲中之形所以
臣更作字書以母爲主亦更作韻書以子爲主鄭樵七音序
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
作皆嘗拘于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
約初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

八編類纂

卷之八

一

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
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
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
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
械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達於近世凡五十家
以爲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
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
莫驗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唯區
區沈約之是信不幾于大惑歟宋陳洪武正韻序
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

衆守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與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于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爲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 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 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宮以七音爲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

八編類纂

卷之八 樂類

二

和亦在是矣

詩書禮記

古者天子聽政公卿獻詩 秦人有作罕聞斯道漢高祖時叔孫通爰定篇章用祀宗廟唐山夫人能楚聲又造房中之樂武帝裁音律之響定郊丘之祭頗雜謳謔非全雅什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天子樂郊廟上陵之所用焉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之所用焉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焉四曰短簫箏歌樂軍中之所用焉又採百官詩頌以爲登歌十月吉辰始用蒸祭黃卓之亂正聲咸蕩漢雅樂郎杜夔能曉樂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該魏武平荆州得夔

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自此迄晉用相因循永嘉之寇蓋淪胡羯於是樂人南奔穆皇羅鍾磬符堅非敗孝武獲登歌音氏不綱魏圖將霸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統萬或得其宮懸或收其古樂於時經營是迫雅器斯寢孝文頗爲詩歌以訪在位謹俗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騁漢魏旁羅宋齊功成魯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宣暢功德輝光當世而移風易俗浸以陵夷梁武帝本自諸生博通前載未及下車意先風雅爰詔凡百各陳所聞帝又自糾捷前違裁成一代周太祖發跡關隴躬安

八編類纂

卷之八 樂類

三

戎狄羣臣請功成之樂式遵周舊依三才而命管承六典而揮文而下武之聲豈姬人之唱登歌之奏叶鮮卑之音情動於中亦人心不能已也昔仲尼返魯風雅斯正所謂有其藝而無其時高祖受命惟新八州同貫制氏全出於胡人迎神猶帶于邊曲及顏何驟請頗涉雅音而繼想聞韶去之彌遠魏徵清書樂章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

技藝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元括聲

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清濁

高下如縈縵耳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

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

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

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為商歌之此字中

有聲也今人則不復知有聲矣哀聲而歌樂詞樂聲

而歌怨詞故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由聲與意不

相諧故也元括

按夾深以為詩本歌曲也自齊魯韓毛各有序訓以

說相高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學日微矣愚嘗因

其說而究論之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

翼而不能曉古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

戴記而不能習儀禮皆義理之說太勝故也先儒蓋

病之矣然詩也易也禮也豈與義理為二物哉蓋詩

者有義理之歌曲也後世狎邪之樂府則無義理之

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也後世俗師之占書則

無義理之卜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

之典章則無義理之品節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

其義也夫其義陳其數禮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

其義難知也荀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

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官人百吏所以取秩祿也蓋

春秋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制不至淪喪故巫史卜祝

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

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炳

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

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為之訓詁轉相授受

所謂義也然制氏能言鑿鑿鼓舞之節徐生善為容

八編類纂 卷之八 五

京房費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

氏之鑿鑿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

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

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

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

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爲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

勝豈足以害事哉元括

使其正和而世治則雖管絃皆教坊之新聲度曲皆

任味之雜樂母害其爲安且樂也如其政乖而世亂

則雖聲歌下管盡合籥籥金石祝嘏一循雅奏母害

其為怨而怒也房張之言當矣馬融論樂不在聲器

按漢志言漢樂有四其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

臣之所用四曰短簫鏡歌樂軍中之所用則鼓吹與

鏡歌自是二樂而其用亦殊然蔡邕言鼓吹者蓋短

簫鏡歌而俱以為軍樂則似漢人已合而為一但短

簫鏡歌漢有其樂章魏晉以來因之大繁皆敘述頌

美時至之功德而鼓吹則魏晉以來以給賜臣下上

自王公下至牙門督將皆有之且以為葬儀蓋鏡歌

上同乎國家之雖頌而鼓吹下儕於臣下之鹵簿非

唯所用尊卑懸絕而俱不以為軍中之樂矣至唐宋

則又以二名合為一而以為乘輿出入警嚴之樂然

其所用銅鼓金鉦鏡鼓簫笳橫吹長鳴篳篥之屬皆

俗部樂也故郊祀之時太常雅樂以禮神鼓吹嚴警

以戒眾或病其雅鄭雜變失齋肅寅恭之誼者此也

又鼓吹本軍中之樂郊禋齋宿之時大駕鹵簿以及

從官六軍百執事輿衛繁多千乘萬騎依宿以將事

蓋雖非征伐而所動者眾所謂軍行師從是也則夜

警甚嚴之制誠不可廢至於冊寶上尊號奉天書虞

主稱廟皆用之則不類矣馬融論樂不在聲器

漢世徒以俗樂定雅樂隋氏以來則復悉以胡樂定

雅樂唐至玄宗胡部坐俗部立樂工肆樂坐技不通

然後發為立技立技不精然後使教雅樂天下後世

卒不復知有古雅樂之正聲矣漢津之說

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以造辭而徒欲以其

辭勝齊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辭無復古意至於唐世

又以古體為今體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

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鷺雉子班等曲古者以為標

題下則皆述別事今返形容二禽之美以為籠果論

其聲則已不及乎漢世兒童巷陌之相和者矣尚何

以樂府為哉夫漢論樂

入編類纂卷之八 樂類

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為魏魏辭溫厚而益趨於文

其降也為晉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為南非南音多

艷曲非俗雜胡戎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辭婉麗詳

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

尚其學追琢積習不能希列國之風而况欲反乎

雅頌之正滋不易矣詩經編序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太子

太傅韋玄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

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相下皆

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

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減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黃鍾長至九寸，短時至四寸五分，小分五，六寸律小者一律，管一日多者一律，管八日而正。以六十律分晷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

八編類纂 卷之八 樂類 八

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以調度，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畝，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東漢律

凡聲之高下列為五等，以宮商角徵羽名之，為之主者曰宮，次二曰商，次三曰角，次四曰徵，次五曰羽。此謂之序，名可易，序不可易。圓鍾為宮，則黃鍾乃第五

羽聲也。今則謂之角，雖謂之角，名則易矣。其實第五之聲，安能變哉？強謂之角而已。先王為樂之意，蓋不如此也。禮記周禮三官

以四海九州觀之，未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者也。以古往今來觀之，未有千年而同一度量衡者也。蓋隨世立法，隨地從宜，取其適於用，而初無害於事，固不必盡同也。至律則差之絲忽，不能以諧聲，聲不諧，不足以為樂，樂不和，不足以致治。蓋四者之中，制律為尤難。是以古人之於律，或求之於絲竹伶倫之管，京房之準是也，或求之於金石編鍾編磬，鍾簴磬之屬是也。雖曰假器物以求之，然心之精微，口不能授，性所解悟，筆不能盡。假如有人與后夔伶倫並世而生，亦豈能盡得其協律和聲之法乎？後之儒者，病樂之不和，議欲更律而更律之法，或取之索黍，或求之古之度量，然索黍之法，漢制特以較度量衡，所謂黃鍾之長，黃鍾之倫，黃鍾之重，云者，特以明三物之與律相表裏耳。未嘗專言索黍以為律也。至于古之度量，則周、漢、解與魏晉以來，尺十有五種，相去且千年，其流傳至於今者，是乎非乎，不可得而詳也。臨解房傳

八編類纂 卷之八 樂類 九

陳淳言琴只可彈黃鍾一均而不可旋相為宮此說
 猶可至謂琴之泛聲為六律又謂六律為六同則妄
 矣今入彈琴都不知孰為止聲若正得一絃則其餘
 皆可正今調絃者云如此為宮聲如此為商聲安知
 是正與不正此須審音人方曉得古人所以吹管聲
 傳在琴上如吹管起黃鍾之指則以琴之黃鍾聲合
 之聲合無差然後以次徧合諸聲五聲既正然後不
 用管只以琴之五聲為準而他樂皆取正焉季通書
 來說近已曉得但絃定七絃不用調絃皆可以彈十
 一宮琴之聲是黃鍾一均如此則大呂太簇夾鍾以
 入編類纂

下聲聲皆用按徽都無散聲蓋纔不按即是黃鍾聲
 矣亦安得許多指按耶兼如其說則大呂以下亦不
 可對徽須挨近第九徽裏按之此後愈挨下去方合
 大呂諸聲蓋按著正徽復是黃鍾聲矣渠云項問之
 太常樂工工亦云然恐無此理古人彈琴隨月調絃
 如十一月調黃鍾十二月調大呂正月調太簇二月
 調夾鍾但此後聲愈緊至十月調應鍾則絃急甚恐
 絕矣不知古人如何季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
 知彈出使不可行這便是無下學工夫吾人皆坐此
 病

周頌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茶設虞崇牙樹羽應
 田縣鼓鞀磬祝囀既備乃奏簡管備舉皇皇厥聲肅
 雖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周禮春官大
 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
 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太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
 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
 革絲木匏竹太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
 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
 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
 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

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
 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亦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
 賓客以就遠人以作動物禮運曰五行之動迭相竭
 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
 還相為宮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
 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
 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旋謂之樂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
 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
 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勵

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
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
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
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
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
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
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
亂則無怙懣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敗其
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

八編類纂

卷之八

樂類

七

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
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矣桑間濮上
之音亡國之音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
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故知
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
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
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
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樂也者
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
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

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
微唯殺之音作而民思憂譚諧謔易繁文簡節之音
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
廉直勁正莊成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靜好順成和
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
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
生氣之和道五行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
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
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四行使親疎
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煩則生物不
達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
安慄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減
條暢之氣減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
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
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和而有應回邪曲
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
友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
淫樂惑禮不接心術情慄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

八編類纂

卷之八

樂類

七

耳、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飭以羽旄從以十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若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古者天

人編類纂

卷之八

九

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常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笙簧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聲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聲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

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若云後代樂不古者以音律之不傳焉是不知鄭師文總四經而翔慶雲晉師曠歌南風而知楚弱既成聽晉樂而識國運信都芳造輪扇而合律氣李嗣真振鐸於地而黃鍾自應張文收斷竹為律而啞鍾自鳴彼數人者不過聞音知樂者耳樂律且由已而定也奈何若而人也世亦不恒有焉後之人不求音樂

八編類纂

卷之八

十

之本於吾心而紛紛於器數之末遂擬議參酌於宗房之準梁武之通鄭津之七調王朴之律準和現之表尺劉幾之主人聲范鎮之用真黍魏漢津之則人指而蔡元定著之為律呂新書近有所謂律呂元聲焉是皆求諸器數者也雖其所論黃鍾之小大長短較之度量權衡亦似脗合然施之候氣則不應付之音樂則不調亦徒詳於簡冊已耳若止謂伶倫截籥谷之竹聽鳳凰鳴為律呂之元然後樂一則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石拊石百獸率舞二則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獨不可以石為之準哉即如黃鍾為聲

氣之元而元聲元氣果起於心耶果起於竹管之短
長也太史公曰黃鍾者黃氣鍾黃泉而出也是亦可
以觀其義矣惟黃鍾不協乎聲氣之中則失其所以
為君也故五聲八音十二律高則過乎君而失之亢
卑則不及乎君而失之慢皆起於中聲之不定耳然
則欲求中聲當如之何書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
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即詩歌之間而抑揚節
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即詩歌之間而抑揚節
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即詩歌之間而抑揚節
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即詩歌之間而抑揚節

不斷樂在其中矣

右樂考

八編類纂

卷之八

五

嘗考國子之教有三曰樂德曰樂語曰樂舞所謂德
者何中和祗庸孝友是也所謂語者何興道諷誦言
語是也所謂舞者何雲門大卷大磬大夏大濩
大武是也以此三者立教又使有道有德者掌乎教
則合國之子弟孰不承養薰陶於樂教之中乎自今
觀之雖二者並重必以樂德為之本也舜命后夔典
樂教胄子所謂直溫寬栗惻無虐簡無傲亦自德言
而詩歌聲律皆於此乎洩之也設取大韶大武之樂
器付之今日大常之樂工一節奏之即得盡善盡美
俾先祖是聽庶尹允諧吾不信也設取今日樂器付

之后夔所教之胄子與周大樂正所教合國子弟而
使之憂擊詠歌舞蹈其間焉祇以宣其姦聲逆氣導
欲長悲吾亦不之信也况普天率土固自有精審樂
器之人也

禮論

陳氏樂書曰金生於土而別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
西其時則秋其風閭闔其聲尚羽其音則鏗立秋之
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為金奏焉周官鍾師掌金奏
鐘師掌金奏之鼓鼓人掌四金之聲音孟子曰金聲
是也金奏之樂未嘗不用鼓時謂之金者以金為主
故也禮曰內金示和也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國

入編類纂

卷之八

五

語曰金奏肆夏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明則奏金
而鳴之內以示情外以示和也音之實也石之為物
堅實而不動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
北之維其風不周其聲尚角其音則辯立冬之氣也
先王作樂擊之以為磬之屬焉蓋金石之樂其聲未
嘗不相應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明國語曰金石
以動之唐李真以車鐸而得徵音之石則其相應可
知三代之樂既壞於秦漢漢至成帝尚未有金石之
樂及晉武破苻堅之後而四廟金石始備焉後世復
以演泗石其聲下而不和以華原所出者易之信乎

一以定和難哉。絳飾物而成聲，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聲尚宮，其律蕤賓，其風景，其音蕤賓。至之氣也。先王作樂，絃之以為琴瑟之屬焉。蓋琴瑟之樂，君子所常御，其大小雖不同，而其聲應一也。故均列之堂上焉。竹之為物，其節直而有制，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音所由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聲則春，其聲尚義，其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濫。春分之氣也。先王作樂，竅之以為簫管之屬焉。匏之為物，其性輕而浮，其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為母，象植物之生焉。其卦則艮，其方東北，其維其時，春冬之交，其

八編類纂

卷之八

樂類

聲尚義，其律人呂太簇，其風融，其音啾，立春之氣也。先王作樂，以之為笙竽之屬焉。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國語曰：匏竹利制，蓋匏竹相合而成聲，得清濁之適故也。土則埴埴以成器，而冲氣出焉。其卦則坤，其方則西南，其維其時，則秋夏之交，其風則涼，其聲尚宮，其音則濁，立秋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為埴之屬焉。蓋埴埴之樂，未嘗不相應。詩曰：伯氏吹埴，仲氏吹篪。又曰：如埴如篪，樂記以埴埴為德音之音。周官笙師并掌而教之，則其聲相應信之矣。革去故以為器，而擊音自焉。其卦則坎，其方則北，其時則冬，其

風廣莫，其律黃鍾，其聲一，其音謹，冬至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為鼓之屬焉。蓋鞀所以垂奏鼓者也。二者以同聲相應，故祀天神，以雷鼓雷鼗祭地，祇以靈鼓靈鼗享人鬼，以路鼓路鼗樂記亦以鼗鼓合而為德音。周官少師亦以鞀鼓并而鼓之也。木者所以合止樂之器，其卦則巽，其方東南，其維其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鍾，其聲一，其音直，立夏之氣也。先王作樂，斲之以為祝，祝之屬焉。樂記曰：作為柷，柷德音之官，祝，祝以柷，柷為用，柷，柷以祝，祝為體，二者之聲，一合一止，未嘗不相得也。

八編類纂

卷之八

樂類

漢書所載律呂生皆一上一下，起黃鍾九寸為首，展轉生之，修於仲呂，得十二律，所云下生者，謂長管生短管也，所謂上生者，謂短管生長管也，皆云三分其管而損益之，應下生者，損其一分，應上生者，益其一分，各得其所生之管，長短之數，是則損常為短，益常為長也。假如黃鍾九寸之管，分作三分，每分合有三寸，計九寸，除其三分，自然合成六寸，即得六月林鍾之管，謂之下生也。如以林鍾六寸之管，分作三分，即三分合有二寸，即此之數，加於六寸之上，自然合成八寸，即得正月太簇之管，謂之上生也。盡十三管，其

律一曰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然則准黃鍾林鍾太簇
三管各得全寸之分餘外九管則有微分之數中三
分損益自然之所致也律呂損益之數

樂器亦未易言蓋稽諸詩乎如鼓瑟吹笙非徒取其
笙瑟之並奏也蓋瑟聲不可自和必以笙而和之也
如吹笙鼓簧云者他竹音皆按其孔則無聲放其孔
則有聲惟笙放其孔則無聲按其孔則有聲故謂之
鼓蓋吹笙必鼓簧也即一笙管而他可知矣律呂損益之數

太史公之爲律書也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
八編類纂 卷之八 樂類 五

用而言兵之假及言兵之假而於漢之文帝尤加詳
焉既曰陳武靖伐朝鮮而文帝謂願且堅邊設候結
和通使由是而天下富庶雞鳴狗吠煙火萬里可謂
和樂者矣又曰文帝之時能不擾亂由是而百姓遂
安者老之人咸至市廛遊放嬉戲如小兒狀嗚呼若
太史公者可謂知律呂之時而達制律之意者也當
文帝時偃兵息民結和通使而天下安樂則民氣歡
洽陰陽協和而天地之氣亦隨以正苟制器以候之
其氣之相應自然知吾律之爲是其氣之不合自然
知吾律之爲非因天地之正氣以定一代之正律律

有不可定者乎陳氏

按文獻通考所載已上數圖一本諸蔡氏律呂新書
而約之者也王朴有云樂作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氣
既和及感於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
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爲樂之端
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
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
十二律旋相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
音則凡上下損益相生變半只此數語括之矣

蔡氏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
八編類纂 卷之八 樂類 五

之意則猶可改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
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言黃鍾始於聲氣之元也班固
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鍾之
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
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又曰吹以攷聲列以候氣皆
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是古人制作之
意也六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
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
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準則莫
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

此亦黃鐘之見

鍾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其即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闊徑如黃鐘之法昔者是正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鐘之爲黃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衡權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唯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黍又黍之秬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專恃累黍而金石亦不復攷矣夫金石真偽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凶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圓妥不同猶不可恃况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倫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

八約類纂

卷之八 樂類

三

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於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律呂新書甚哉諸儒之論律呂何其紛紛耶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五管以九寸爲法者班固之說也下生倍實上生四實皆三其法而管又不專以九寸爲法者司馬遷之說也持隔相生之說以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謂之執始下生去減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十二律之外更增六八爲六十律者京房之

此亦黃鐘之見

說也本呂覽淮南王安蔡邕之說建魏賈重上生之議至於大呂夾鍾仲呂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倍焉者鄭康成之說也隔七爲上生隔八爲下生至于仲呂則孤而不偶蕤賓則踰次無準者劉向之說也演京房南事之餘而伸之爲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各以次從者宋鑄樂之之說斥京房之說而以新舊法分三分爲法者隋劉焯之論也析毫釐之強弱爲算者梁武帝之法也由此觀之諸儒之論角立蜂起要之最爲精密者班固之志而已今夫陰陽之

八約類纂

卷之八 樂類

三

聲上生者三分之外益一下生者三分之內損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古歷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若夫律同異之聲適多寡之數長短之度小大之量清濁之音一要在乎中聲而止則動黃鍾而松鍾應動無射而仲呂應和樂未有不興者矣律呂新書李氏祖呂氏春秋三寸九分爲黃鍾曰含少之文辯黃鍾九寸之說以太極陰陽五行圖一生二由少及多見黃鍾最少爲極清辯宮聲遠濁之誤以左右對齊各得百二十九分辯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

正窮之誤其法由十一月黃鍾三寸九分至十二月
 大呂則增六分由大呂至太簇夾鍾姑洗蕤賓各增
 九分由五月蕤賓至六月林鍾亦減六分由林鍾至
 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以復於黃鍾皆各減九分而適
 合三寸九分之數由此而循環無端焉以相生其說
 曰陽數始於一成於三終於九故律之為數三九盡
 之矣黃鍾一陽初升氣微數少故其管三寸九分三
 寸乃陽數之少九分乃陽數之老以三涵九故黃鍾
 之宮命之曰涵少此其證也十一律皆從以生而增
 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鍾其
 八編類纂 卷之八 樂類 无

增減視他律特異者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
 陽雖進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陽雖退
 而尚強其增減宜僅得三分之一也律管長短一本
 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者也作律呂元聲書
 二篇范副使略等信其說從受學楊學士廉愛其書
 以為天授而王尚書廷相韓尚書邦彥皆大儒通解
 音律皆不謂然以為樂律音調之義傳在中原依往
 古而來非他方乃知非可以臆見上度決也廷相駁
 之書言古人制為五音非徒焉無所本者宮本喉商
 本齒角本牙徵本舌羽本唇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

歌唱言說必自宮而徵而角而商而羽角者氣平之
 聲音之中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
 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強而能者今
 曰黃鍾宮為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於喉乎出于唇
 乎惟以宮為清則黃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
 黃鍾三寸九分之說嗚呼大謬矣夫上古鍾律之調
 簡矣而不求備也故用禮三鍾十二律可足考擊若
 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之
 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鐘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
 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
 八編類纂 卷之八 樂類 无

加四清聲以補其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清
 之分數少也清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
 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濁之調非
 子律不可今日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即徵
 羽之調終不可成今平公欲聽清商雖師曠何自而
 擊之謂子律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
 正之調畢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相短其
 聲焦殺而不成調雖有其名初無實用蔡氏不深致
 思亦信其說而衍之况後學哉或曰然則十二律還
 相為宮果何謂乎曰此非六十調之謂也四調以一

律為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終始出入不離首音故曰環相為宮言各律還各自為首也如黃鍾為主律則必以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其音以次而平若以他律雜之原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陵犯而後已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生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雖缺一音而調亦足考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雅俗樂流傳於世者大抵官調濁多而商角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此足以見律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清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雖美而無所實用也後學不察而行之謬

八編類纂

卷之八

樂

三

矣且以為李氏之說既不達五音之清濁又不及作樂之節度其論律呂樂職樂器聲容之考證皆長樂陳氏樂書之緒餘豈闔人無喉中之音故遂以唇舌不正之音而杜撰定之歟其詆之如此大都黃鍾冲氣無所不在而十二律之損益皆從出其中如君無不統如天無不覆也故九寸為之宮諸少函焉豈極清哉故君子慎變古也韓司馬邦奇博極羣書研律呂之學至瘍發背瘡劇不知也苦心精思悟若天啟於是作志樂以為律生聲鍾生律馬遷著之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

之明示未及也固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而管圓方分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未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元定著之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未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而以黃鍾祀天神蕤賓祀地祇太簇享神鬼一造化之自然矣而黃鍾一均於朝廷宮闈宴饗備布焉又周禮之所未載者蓋其精也久之楊忠愍繼盛為郎時從受樂三月而得其數則請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有器而後有聲有聲而後理可從寄也理而無器如聲何乃構桐竹絲漆手

八編類纂

卷之八

樂

三

掣管吹之而和掣琴瑟簫笙埙篪奏之而又和合奏之若一復於韓曰技有進於是者乎韓喜曰吾語爾吾欲製十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調也子豈有意乎繼盛退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夜夢大舜坐堂上以金鍾使考之曰此黃鍾也醒而汗流浹背恍若有悟起篝燈考制管迨明而成者六已皆成韓撫膺高蹈喜曰得之矣始吾制樂成九鶴飛舞於庭者久之應在子耶韓司馬邦奇博極羣書研律呂之學至瘍發背瘡劇不知也苦心精思悟若天啟於是作志樂以為律生聲鍾生律馬遷著之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

于六寸五分有奇上生黃鍾三分益一不及正律九寸之數但得八寸七分有奇爲子聲此聲有倍半之畧也淮南子云姑洗生應鍾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益五音相生至於角位則其數六十有四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爲變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其數五十有六以爲變徵變者與正比則爲和變者與正不比則爲繆此音有和繆之畧也漢書曆律志天地人及四時爲七始此合而言之也又以黃鍾爲天九林鍾爲地始太簇爲人始此分而言之也蓋黃鍾居子爲天

八編類纂

卷之八

音

統林鍾居未衝丑爲地統太簇居寅爲人統故爲三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以三合四爲八十四調除二變聲不調則冬夏聲缺四時不備爲八十四調除二變聲不調則冬夏聲缺四時不備蔡子之說非而鄭譯之議是也此六十調與八十四調之畧也以徑象言之黃鍾長九寸爲乾林鍾長六寸爲坤乃邵子皇極經世聲起於多乾之甲也音起於古乾之子也此理之可通於易者也以娶妻生子言之黃鍾爲陽大呂爲陰猶甲子之娶乙丑皆同位者也黃鍾之生林鍾林鍾之生太簇猶甲子金之生

庚辰金皆隔八者也乃流黃鍾律議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當一期之日隨日建律依次運行當日者以次爲宮而商徵以次從焉此義之有符於曆者也樂必用五音然周禮三大祭皆無商音說者謂周惠木也故祭鬼神之樂去金開元諸臣建言亦謂唐主德王請加商調去角調是即周禮之意云耳我朝以主德王太祖高皇帝初作洪武正韻聲起於東從角也後見禮部韻會而遵川之不起于東而起於公此則從宮矣豈非深遠造化者哉律止於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爲

八編類纂

卷之八

音

父應聲輕清爲臣爲子故四聲曰清聲即夾鍾大呂黃鍾太簇之應也苟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矣我朝令謙建議用四清聲故編鍾編磬皆爲十六豈非洞達音律者哉詩稱定之方中謂測日影以辨方也土圭之法祖冲之之論備矣然候氣者使按日景之子午以布律則氣必不應何也天氣微偏於左地氣微偏於右所謂不參差則不能生物者也故土圭測日景常在子午之中此天之正位也以鍼定南非常在於午子之中此地之正位也故冬至置黃鍾之律於壬子之中夏至置林鍾之律於丙午之中

然後灰飛應律，今元定乃欲一室之中多截管以候黃鍾，夫差毫釐，氣即不應，而顧欲多理律管，豈非臆說哉？黃鍾起於子之一，以三倍之歷十二辰而終於亥之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漢志益借十二辰以列三因之筭位耳，故有寸分釐毫絲之法，有寸分釐毫絲之數，至章明也。蔡子不知其假借立法，而以爲真有十二辰之數，張皇鋪衍而去，其益遠矣。自黃鍾之管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自蕤賓之管陽反上生，陰反下生，此非空言也。從子至巳，陽生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從午至亥，陰生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蓋班志隔八相生，一下

八編類纂

卷之八

律類

三五

一上，則終於仲呂，其長止三寸三分有奇，京房之法至蕤賓重上生，凡五下六上，終於仲呂，其長六寸六分有奇，若仲呂止三寸三分有奇，雖二分益一，不能復生黃鍾之律，故用六寸六分，則三分益一，可以復生黃鍾耳。蔡子乃譏其陰陽錯亂，毋亦未之思乎。雖然，此猶可也。近世儒者乃又倡爲之說曰：黃鍾非九寸之管，而引外紀呂氏春秋所載合少之說爲證，曰：黃鍾音始也，象則君也，其律宜短，其氣宜微，其聲宜清，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夫黃鍾以八十一分爲

管而吹三寸九分以爲聲，故謂之合少，乃遂以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律，而執合少以爲清管，焉是其言本非誤而所以信其言者誤矣。此律一差大呂以下十一律者，將無由取正矣。何其好爲異論而不師古哉。

樂律總論

自司馬遷京房以及蔡氏律呂新書曰：黃鍾九寸，自長孫無忌劉恕以及李氏律呂元聲曰：黃鍾三寸九分，短長相懸，各有成說，而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則又二說所必資焉。如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簇，雖李氏皆以正徵言，而陽下生陰，陰上生陽，其位之隔八者

八編類纂

卷之八

樂類

三五

一也。律者法之一定不易者也，截管短長各有一定之法，而後聲氣悉律於中和也。特李氏所論者專於律管予之所謂陽升陰降者，律管內之氣也，氣中則聲中，氣和則聲和，故管長則其含容重厚，而其聲舒以徐，有濁中之清焉；管短則其氣發揚輕浮，而其聲急以疾，有清中之濁焉。黃鍾律論必欲制律，必如杜夔荀勗阮咸張文收之徒，自有宿悟，神解如聽牛鐸而知其可諧音，聽玉磬而知其爲閏月所造之類，而後可以語此。不然，專求之於累黍，或專求之於周髀漢斛魏尺之屬，毋異刻舟而尋劍

也李照胡瑗房庶之說皆以黍律者也范蜀公力
主房庶之說以爲照以律者其大管空徑三分容黍
千七百三十則大長瑗以律者其大管空徑一千二百
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則大短皆以人生律不合古
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爲黃鍾之 就三
分則爲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較前二說爲是累
千百言大要不過如此愚請待而詰之夫古人之制
律管皆有分寸如十二律管皆徑三分圍九分黃鍾
之管長九寸自大呂以下以次降殺是也然則欲制
律必先定分寸而古今之分寸不可考矣是以隋書
八編類纂 卷之八 樂類 三

八字以求合千二百黍之數乎
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者盡天下
之變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
者也 侯氣
姜夔進大樂議於朝言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
編鍾罇鍾景鍾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鍾三磬未必相
應填有大小簫篪遂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
合度琴瑟弦有緩急燥濕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
能合調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
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鍾不
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
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鍾奏而聲
或林鍾林鍾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
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
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
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入琴瑟聲
微常見蔽於鍾磬鼓簫之聲匏竹土聲長金石常不
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一句
而鍾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叶古人稿木貫珠之意
况樂工苟焉占籍擊鍾磬者不知聲吹匏者不知充

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比年人事不和天地多忒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氣也宮為君為父商為臣為子宮商和則君臣父子相和徵為火羽為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位使水聲衰火聲盛則可助南而抑北宮為夫徵為婦商雖父宮實徵之子常以父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成文徵盛則宮唱而有和商盛則徵有子而後聲成休祥不召而自至災害不祲而自消聖王方將講禮郊見願召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由樂曲調理五音樂括四聲而使之叶和然後品擇樂工其上者教以金石絲竹匏土歌詩之事其次教以受擊于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雖古樂未易遽復而追還祖宗盛典是在茲舉論品擇樂工之教

濂溪周子曰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伊川程子曰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參上下之聲攷之自得其正既得其正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立法可也張子橫渠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木氣盛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然相應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律呂若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

能知之按三儒之說周氏以復古禮為先程氏以致聲音為正張氏則以人之德性為本三人者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者矣宋天子銳意古樂而胡瑗范鎮司馬光輩方講求鍾律徧訪四方草澤以應詔而三大儒乃遺焉使在講求之列其所次列論敘必有可觀古樂或有可復之理諸家論

宋仁宗元豐中楊傑詳定大樂傑欲銷王朴舊鍾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詔不得銷毀後輔臣按試傑乃陳朴鍾已弊者一縣樂工不晝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鍾甚不叶美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按宋樂至此屢變景佑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上病其大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鍾樂工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為律徑聞為容盛制器不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律本說而漢律亦不知是樂名雖曰變而實未嘗變也訂正雖詳而鏗鏘不成韻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既私為工師所易而情不復覺即三人者亦豈真為審音知律之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萬寶信都

之萬一哉愚謂宋人多言而如前偏強而無本類
如此其說理也解經也論文也評詩也一一皆然不
獨樂律而已

變樂
總論

殷周各有雅頌以祀郊廟周禮鄉飲酒禮及燕禮歌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等詩大射歌鹿鳴三終漢叔孫
通定樂有降神納俎登歌薦禩等曲武帝定郊祀之
歌十九章魏杜夔舊傳旌樂四曲皆古聲調音武循
魏制但改樂章梁武素善鍾律遂改雅樂歌十二以
則天數唐初命祖孝孫制十二和之樂開元又制三
和宋祖命竇儼改

八編類纂

卷九

樂類

星

親撰樂章我朝各載之典籍是伏歷聲歌乃
樂之所必用者也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凡金石
絲竹匏土革木節奏鏗鏘克諧律呂不過用以依永
和聲焉耳世之嗷嗷於律管短長分寸之辨而於聲
詩廢之不講欲求雅樂之復古也有是理哉

八編類纂卷之九

圖書編

六經類

樂

朱子曰古樂有唱有和有唱嘆者發歌句也和者繼
其聲也詩詞之外更有繫字散聲以發嘆其趣是之
謂和聲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
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中纏聲亦
其遺法也

未有三百五篇之前如康衢如擊壤則風之祖也如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九歌如喜起如南風則雅之祖也如五子之歌則又
變雅之祖若頌者獨無所祖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
和又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則祭祀亦必有詩
歌而無可考者意者太古之時詩之體未備和氣所
感和聲所播形為詩歌被之金石管弦施之燕享祭
祀均此詩也未嘗不可通用初不必歌功頌德極掄
揚贊歎之盛而後謂之頌也至周之時風雅頌之別
始載然周室既東而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必孔子之
聖周流四方參互考訂然後能知其說所謂吾自衛
及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然肆夏繁過渠

本頌也而叔孫穆子以為天子享元侯之詩豈周人雅頌亦通用耶。或叔孫穆子之時未經夫子釐正故簡編失次遂誤以頌為雅邪。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前漢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典與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音八聲之和。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慢之聲為之設禁焉。陳氏樂書曰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瞽矇掌九德之歌以役大師。大磬舜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則大夏禹樂也謂之九德之歌豈非九夏之樂乎。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生由庚歌而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芣工告于樂正曰正樂備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

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陳氏樂書曰工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與焉。笙入則眾笙而已。間歌不與焉。間歌則歌吹間則未至於合樂也。合樂則工歌笙入間歌並作而樂于是備矣。按太史公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今觀季子請觀周樂而魯人為之歌諸詩二南以下十五國風二雅三頌皆你焉。則此三百五篇者皆彼之絃歌掌之司樂工師以時肄習之所謂雅樂也。蓋非始于夫子而晦庵辨系中詩序其說曰雅者二雅是也。八編類纂 卷之九 樂類 三 鄭者緇衣以下三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享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蓋鄭衛國風如桑中秦洧諸篇所言皆淫奔譎浪之辭。序者以為刺奔而晦庵盡斥序說以為淫奔之人所自賦之詩。故疑其非雅樂也。愚以為未然。蓋季子所觀樂者周樂也。使鄭衛諸詩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

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嘗因是考之詩之被于絃歌也。不過以為燕享賓客祭祀鬼神之用。但求之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為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彫弓以上諸篇。為燕享之詩。此皆其經文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者也。至于周南以下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以下。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為美刺之詞。蓋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已意。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宴之而賦六月。

八編類纂

卷之九

四

季武子舉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其棠蓋借二詩以明贊誦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為賦。板之卒章。叔孫豹食慶封而為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之意。它若是者不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宴必合賦。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聞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樂有詩。然考其賦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於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于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

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於宴飲。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明。縣文王與周之詩也。何預于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而不相合者。不知其何說。晉旬偃曰。歌詩必類。而今如儀禮及穆叔所言。則類者少。不類者多。若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鄉飲酒所歌。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必騶虞而下。必車攻吉日之屬。天子享元侯所歌。必蓼蕭湛露彤弓之屬。方為合宜。夾漈鄭氏曰。古之達禮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樂。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入音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誦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為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受。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大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晉史之徒。例能歌也。奈義理之說日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然。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五

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于事曹孟德乎劉表而得漢雅樂即杜夔夔老久矣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未又失其三左延年新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饗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黍稷三篇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為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汚

八編類纂

卷之九

六

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后人無是心心無是樂承繼三代而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為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系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為此患故自衛返也問于太師氏然後取其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上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稷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

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一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于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言詩無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按夾漈以為詩本歌曲也自齊魯韓毛各有序訓以說相高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學日微矣愚嘗因其說而究論之易本卜筮之書也后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后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豈義理為一物哉蓋詩者有義理之歌曲也後世狹邪之樂府興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七

無義理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也後世俗師之占書則無義理之卜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之典章則無義理之品節也制氏能言鏗鏘鼓舞之節徐生善為容京房費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爲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夾漈鄭

氏曰三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上之曰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又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為鼓吹曲燕歌行其音本幽薊則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為相和歌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為風雅不分然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燕享之用則通及明帝起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吹樂

八編類纂

卷之九

八

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鏡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于人頌用於神武帝之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風雅至於郊祀房中之樂本當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不可以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大予於古為何樂乎風雅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通也曹魏準鹿鳴作于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魏魏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

猶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神不用於人知有幽明也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也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

樂歌考

洪武四年六月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日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泰寧先是太祖皇帝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為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八編類纂

卷之九

九

凱等更制其詞至是上又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諛說淫蕪之樂悉屏去之洪武十七年六月太祖皇帝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

詞淫以奢。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爲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音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于此。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國朝樂歌

先王之世。樂官以詩爲職。方其坐明堂而端委以臨天下也。必命樂官以詩察政治。攷人材之得失。故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又曰。聞六律五音八聲在治。忽八編類纂 卷之九 樂類 十

以出納五言。其出而省方。巡狩以朝諸侯也。亦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民風者。田夫野婦之所自歌咏。閭里而爲之言者也。而天子猶命之樂官以播之。金石絲竹之間。由此觀之。可見當世自王公大人。以至中林。兔且之士。無一人之不能言而爲之詩。而其詩也。由朝廷宗廟。以至國都里巷之間。無一言之不奏於樂官而爲之樂。是以其音之行流于天下。而曲暢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以及祭祀燕享軍旅會同。入學獻馘。投壺習射之際。無非本乎人聲。相爲感發。中挑外引。嗚咽噴吻。以和鳴。其至者。爾何莫非詩。

何莫非樂也哉。故世儒雖嘗恨五經無樂書。殊不知樂有詩而無書。詩存則樂與俱存。詩亡則樂與俱亡。詩樂固相關也。若瞽矇太師鍾而菴章之屬。樂之庶司也。而其所職。則或以誦諷詩。或以歌射節。或以奏九夏。或以鼓太和。邠風以逆寒暑。皆詩也。徹樂燕樂祭樂射樂。樂之異用也。而其所歌。則或雍之什。或愷之什。或昭夏肆夏之什。或采蘋采芣之什。皆詩也。季札觀周樂而爲歌。二南國風雅頌說者爲當時能辨存亡。明小大徵得失。此則季札之因詩而得乎樂也。孔子自衛反魯。以正樂。而雅頌各得其所。說者爲當時三百篇之詩。相與弟子共習而絃歌之。此則孔子之刪詩以定乎樂也。然則其他所謂知韶濩之未亡。與武商之已壞。固皆幸其尚存之詩。以知其未亡之樂焉耳。然則先王之樂。固未嘗不由聲諸詩者。以爲之本。而能達先王之樂者。又曷嘗不待於上聖太賢之獨智而能之乎。奈何周自黍離以降。王道不宣。采詩之職不復設。而樂官相與抱器踰河。蹈海。遂秘而不見。及秦燔詩書。坑學士。其道大壞。幸而三百篇之遺。不獨以竹帛。固有出于學士大夫。與其閭里所日誦者。往往不絕。漢興立博士。申公轅固之徒。相與聚

八編類纂 卷之九 樂類 十一

知言之流
亦而後可
以復詩之
志古則詞

樂而也

而明之故古者雅頌之作雖已絕響而世之所為文
學之能言與其遷臣怨女幽人處士或稍稍竊習其
道各以其心之所至而舒寫憂愁騷憤忠孝隱約之
情猶當列之秦齊邯鄲鄭衛之次似可與國風相表
裏其詩謂之未盡亡亦可也而古者之樂卒不可攷
以管雅時雅樂即杜夔稍能肄業鹿鳴騶虞文王伐
檀四篇大和以后尋亦就廢其在漢唐諸臣若季延
年鮑業牛弘呂才之流亦間嘗欲倣古者聲詩之意
播之管絃然古者之樂制既絕其所遺者不過變宮
變徵之調大略世之教坊所傳者近之而已而其詩
八編類纂 卷之九 樂類 十三
所歌又並當時淫艷之曲驕侈之辭則又何從而復
古昔先王之盛乎愚故嘗為之說曰三代而上天下
之詩與樂出於一故其至者可以正得失動天地感
鬼神三代而下天下之詩與樂出于二其微也俗流
失世敗壞而天下之變猶江河之日趨而不可復返
也已仰惟 太祖高皇帝建極之初禮制未定即命
禮部尚書陶凱講究古樂因製成九奏樂章以備燕
享之用固已完太古之遺音而復太和之至溫矣而
先臣丘濬建議之說其大要猶欲請朝廷詔求天下
精知音律之士按世之所謂正宮越調之稱近者以

究古人清宮清商之樂然後本鍾律之法明候氣之
術以制律呂律呂既定則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
十六聲又以十六聲齊八器由是以復古音先王之
盛此亦先臣獻忠之意或亦可為聖治萬分之助矣
乎昔馬遷作律書反覆于黃帝之定大災顛項之乎
水害以及武王吹律聽聲陳兵牧野之詳而于今人
所爭尺度秬黍之間獨略而不及此其音樂之微妙
必明于道者然後可與言其至也
周武作大武公旦作大句而和之以六律六呂五聲
八音六舞樂云備矣大司徒以樂防民淫大司馬以
八編類纂 卷之九 樂類 十三
樂舞教國子大司樂掌宿縣小胥正樂縣之位春官
大司樂掌六律六呂合陰陽地官舞師掌教兵舞
旄入掌四夷樂無一人而不知樂無一樂而不設官
官云備矣官備而樂益備此後之誦聲詩者必以六
典為宗也周衰雅微溺音騰沸瞽工歌工奔散四方
樂官之缺從茲始矣孔子憫而正之列十五國風以
辨風土之音分大小二雅以辨朝廷之音陳周魯商
三頌以辨侑祭之音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
儀六笙以辨協歌之音得詩而得聲者則序之三百
篇是也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河水祈招之類是

也四詩既別唱嘆有譜灑灑洋洋六代其幾乎秦燔樂經漢襲秦陋詩官不采言樂官不被律而聲詩之學稱賤業焉故杜氏有曰漢制氏世業但能紀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言知聲詩而不知義也齊魯毛韓諸家以序說相雄長以義理相授受而經生學者始不識詩言知義而不知聲詩也夫德為樂心聲為樂體義為樂精得詩則聲有所依知聲與詩而不知義尚可備登歌充庭舞令聲詩雖具若彼知義而不知詩者窮極物情工則工矣而絲簧弗協將焉用之甚哉聲詩不可不講也曹孟德平劉表得雅樂卽植

八編類纂

卷之九

樂類

四

夔問其所業三百篇惟知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什而餘皆不傳非無傳也當是時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作歌桂華麗而不經赤雁靡而非典聲詩俱鄭俗聽飛馳正樂之溷此實階之矣迨太和未而左延年所得者惟鹿鳴一篇浸淫至魏晉而鹿鳴亦復絕唱中和之韻闕焉不還蓋鹿鳴亡而詩亡矣非詩之亡也詩在而聲譜散逸詩猶亡也所以繼鹿鳴之響者不在樂府乎樂府之體有行有曲有引有操有吟有弄而皆可列之樂部然而去三百篇風音則遠矣述通志者病之風頌不分二雅淆雜乃取而彙

之君子之作如上之回聖人出者歸乎雅野人之作如艾如張揮子班者歸乎風音本幽薊如燕歌行者為列國之風音本中華如皇皇洛京行者為都人之雅品藻良亦當矣然上之回聖人出詞多取于誇耀燕歌行京洛行名惟混於國都大聖明詩豈若是乎要之曰行曰曲主乎人聲引操吟主乎絲竹主乎人者有辭而必有聲主絲竹者有聲不必有辭則亦聲詩皆協而足備燕享之樂奏者也

八編類纂

卷之九

樂類

五

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干舞蓋公羊傳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文舞舞羽吹籥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簡兮與商頌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于文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總名明矣周人教國子之舞有大司樂有小樂師又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然則古之舞者非獨給繇役之賤者而已雖為國子曾為下士亦預焉漢太樂律卑者之

子不得舞宗廟之耐除吏二千石至六百石關內侯至五大夫之子取其適者五尺以上年十二至三十顏色和身體脩治身以為舞人古國子下士之實也唐之郊廟舞工不合古制趙慎言奏議隋代猶以品子為之號二舞即唐與遂變其制誠願復古道取品子年二十以下容質脩正者備二舞之員令太常博士主之准國子學給料附日得習六樂學五禮滿十歲量文武授散官號雲門生其制亦可謂近古矣然不設課試之法勸沮之術未為備制也陳氏樂書曰執干揚而舞之兵舞也列五采繒為之帳舞也折羽

八編類纂

卷之九

樂部

十六

為之羽舞也以風之羽為之皇舞也以旄牛之尾為之旄舞也鄭司農曰社稷以帳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鄭康成曰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然古之於大祭祀者備樂必有備舞春秋書有事于太廟萬舍籥則宗廟用干與羽矣若夫散而用之則有所不備故山川以干社稷以帳四方以羽旱暵以皇二鄭之論疎矣大司樂曰舞咸池以祭地祇則社稷不特帳舞也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山川不特兵舞也於咸池之類言其章不言其器于旄舞之類言其器不言其章互備也

書言舞于羽於兩階樂記皆音而樂之及于咸羽旄謂之樂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簡兮之詩言碩人倪侯六庭萬舞繼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要皆先武后文者蓋堯舜揖遜其舞先干後羽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伐其舞先武後文皆以有武功為大故也按正義以雲門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大武為大舞以帳舞羽舞皇舞旄舞于舞人舞為小舞然以愚觀之雲門以下舞之名也若帳若羽若皇若旄若于若人則舞之具也由此六者之具然後可以舞此六代之舞非於小

八編類纂

卷之九

樂部

十七

十七

舞之外別有所謂大舞也蓋六代之舞其名雖異而所用之具則同然必謂之帳舞羽舞云者以其或施之社稷或施之山川旱暵之屬其用各有不同耳舞師所教是各指其所習而言故謂之帳舞羽舞大司樂所教是通指其集大成而言故謂之雲門大咸警之為學帳羽皇旄于人則誦詩讀書是也雲門至大武則作文是也而誦詩讀書固所以作文也樂書互相備之說得之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亦自其行列言之而每倫八人其可得而增減之哉何也聲音一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而舞即所以節八音

也故樂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殺降以兩減其
兩列耳非兩列又減二人也如天子六十四人諸侯
三十六人國云備矣若大夫八人已不足以備鍾鼓
管絃之司而士止四人矣可哉觀春秋書伯納晉悼
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晉亦可證也噫周以樂
舞教國子至漢子宗廟之祀猶用二千石及五大夫
之適子五尺以上者為樂人而卑者之子不得與尚
有周人用國子之意也

帝庸作歌臯陶載賡書可據也卷阿游歌以矢其音
詩可據也或徒喜歌游歌于五聲八音何有哉曰舜

八編類纂 卷之九 樂類

七

歌南風而鼓五絃之琴孔子取瑟而歌則依永和聲
搏拊琴瑟以詠不獨后夔以此教胥子矣或又疑朝
堂之上君臣亦可以自舞卯曰小雅伐木章蹲蹲舞
我謂人代舞可也魯頌有駉章夙夜在公在公明明
振振鷺鷥於下鼓淵淵醉言舞予胥樂兮非自舞而
何歷代百寮朝賀於殿陛間山呼舞蹈其歡樂之意
蓋可想矣觀之朝堂且然則班爛戲舞以娛親聞鷄
起舞以自振者又不待言也
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為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
之為箏笛匏笙也攬之以斗填土也變而為甌草麻

料也擊而為鼓木祝敔也貫之為板此八音者于世
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鐘磬宮軒為正聲而樂
謂胡部鹵部為淫聲殊不知大略起于椎輪龍叟正
于落葉其變則然也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
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
之器奇古之聲去其恣恣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
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
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為淫聲哉

八編類纂 卷之九 樂類

七

圖	丘	圖
樂	神	致
之	宮徵	黃鍾角
始洗羽	太	祀黃
樂	商	神鍾
呂	之大	

圖鍾震位萬物生東天
道好生取為宮宮生徵
徵生商商金氣主殺不
用商生羽羽生角而又
黃鍾太簇始洗取律呂
之相生此致神之樂也
至祀樂取三才之位自
子而起子為天位丑為
天位之合故奏黃鍾必
歌大呂也

方

致太
太簇角
神簇

丘

宮徵
鍾洗
之應

樂

圖

樂
南呂羽
樂鍾

八編類纂

卷之九

樂類

干

按有宗廟之樂有天地之樂有君臣之樂尊親異別不可以不分幽明異位不可以不別漢叔孫通始定廟樂有降祖納俎登歌薦裸等曲武帝始定郊祀之樂有十九章之歌明帝始定黃門鼓吹之樂天子所以宴羣臣也嗚呼風雅頌三者不同聲天地宗廟君臣三者不同禮自漢之失合雅而風合頌而雅其樂已失而其禮猶存至梁武十二曲成則郊廟則至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君臣宗廟之事同其事矣此禮樂之所以亡也周禮春官大司樂其祭祀之樂不用商聲朱子與蔡西山議論樂書俱不說出是不看

亟鍾未坤位二陰生萬物載于坤取為宮官生徵徵生商商主殺不用商生羽羽生角而又大簇姑洗南呂取律呂之相生此致神之樂也至于祀樂大簇為地之佐而屬乎寅應鍾居亥而寅亥為之合故奏太簇必歌應鍾也

陳暘樂書引荀卿大師審詩商之言蓋周以木德王

天下商聲屬金也因金尅木故音樂之間不用商音及珮玉左徵角右宮羽亦去商聲即此觀之周去商聲苟有在也後之作樂者以商聲肅殺悉去商聲謂之何哉天地宗廟君臣之樂總論

按周樂不用商聲或以周謂木德王固不用商或謂周用管為主未嘗惡商二說未為無據若曰商聲主殺固不用然肅殺之氣於四時屬秋于四方屬西于五行屬金天不能以無秋也地不能以無西也人不能以無金也何獨于祀天地祀人鬼而獨惡其聲哉

八編類纂

卷之九

樂類

主

且五音有一之不備不可以成樂乃于天地神祇人鬼之祀皆不宜用則樂之於商聲也又當于何而用之哉周樂不用商聲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以合同神人細入氣微入聲因道取類統協太和三才可致而理也其道在樂則三官最著天官取相繼父道也地官取相生母德也人官取相合人情也變夾鍾曰圜變林鍾曰函乾為圜坤含弘也黃鍾無變稱何也人主常也天宮中春之管也地宮中央之管也人宮中冬之管也本中聲也圜中生于大辰直天之明堂帝出乎震故事天曰焉

函鍾出于大社。大社地神也。致役乎地。土之甚盛德也。故事地因焉。黃鍾生于虛危。有家廟象。又萬物以子始。故事人鬼因焉。其變有六八九。何也。曰卯律數六。即陰得酉衝亦六也。雲門之樂。六變闋鍾以之。又初歷羽之羽調數當六也。未律數八。即陰得丑衝亦八也。咸池之樂。八變林鍾以之。又初歷徵之羽調數當八也。子律數九。陽得當位九也。簡韶之樂。九變黃鍾以之。又初歷宮之羽調數當九也。六變乃羽七之樂。然其聲七。其變六。起奏羽水收宮。又羽始終水也。水為天根。是為雲門焉。八變乃徵九之樂。然其聲九。其變八。起奏徵火收宮。又徵始終火也。火為地窟。是咸池焉。九變乃宮五之樂。五五為十。然其聲十。其變九。起奏宮羽終奏本宮。始終上也。人鬼歸于土。隨音而動。故蕭韶九成。祖考格焉。六變十奏。而羽水生角。木冬而春也。陽以生出也。陽生而後有天雲者。升天之物也。門者。陽氣所出也。八變十二奏。而徵克商羽生角。夏而秋也。陰以克八也。陰生而後有地。池者。入地之物也。咸者。備也。氣周十二辰。故備也。九變十三奏。從本宮起羽。清濁之間。陰陽之會也。人負陰而抱陽。魂升魄降。必交而後能享。故人鬼之樂。先用雲門。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三

後用咸池。合天地以索享也。且天神之樂。紫微垣在子角居之。太微垣在卯寅宮徵居之。天市垣在辰羽居之。天神宜可降矣。地祇之樂。火音變而木。水音變而火。金音變而水。木火金水麗乎土。為四象。四象交而土德中尊。有坤道焉。地祇宜可出矣。人鬼之樂。並用亥子丑幽陰之律。而寅為鬼戶。亥有水音。丑有水音。寅有火音。則水化木。木化火。從鬼戶以出。而萃于宮五。人鬼宜可禮矣。然則音止三聲。止四。何也。曰三統五也。省文也。商非盡無。蓋去商調耳。先儒曰。祭尚柔。近之。然而未盡也。夫商主殺。天地神人共惡之。樂之流南而不歸北也。將是謂乎。干寶曰。謙神也。沈括曰。虛人也。鑿矣。陳暘以為周木德忌商。引珮玉以正。近臣韓氏亦云。然信斯言也。是夏無徵而商無宮也。暘又曰。天宮變六。其合四。地宮變八。其合三。八宮變九。其合二。巧以乾坤咸明之。于王者。昭格享親之義。奚謂也。吾無取焉。嗟乎。古樂淪滅。漢儒多所傳會。必欲執三宮以非旋宮。即國語之四宮。復何說哉。且一大簇而再為徵也。夾鍾律陰。不可以祝天。乃假無射起調。即夾鍾何與焉。又曲曲數宮。有辟有不。其說矛盾迂迴而難通。凡八變九變皆此類也。此隋志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三

之所駁姜夔韓氏之所疑而愚之不可妄以為解者也乃有手周禮之文以定祀者吁

三宮論

經濟編
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濇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于和和出于適和

八編類纂

卷之九

音

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嗜慾不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乎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于此
呂覽大樂篇
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為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亂世之樂與此同為本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諫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以此

此為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鍾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以眾為觀做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侈之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
侈樂篇

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樂之有適心非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

八編類纂

卷之九

音

在干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干勝理
適音篇

周景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弊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蘇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

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鈇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鈇而視正，聽鈇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鈇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鈇，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鈇，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惠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

八編類纂

卷之九

樂類

五

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私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草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鈇，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草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得曰鈇，鈇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鐘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于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次序，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鈇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于正，用物過度，妨于財，正害財，置妨于樂，細抑大，陵不容于耳，非稊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置財，聲不鈇，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鈇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于是乎道之以中德，諫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墮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鈇，比之不度，無益于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鈇，王謂伶州鳩曰：鐘果鈇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鈇。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鈇也。且民

八編類纂

卷之九

樂類

五

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
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惟
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鐘不
蘇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
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執儀紀之以
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
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其第之二曰
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日姑洗所以脩潔百
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
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

八編類纂

卷之九

天

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
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
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
事俛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
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
鐘昭其大也大鈞有鐘無鐘其大無鐘鳴其細
昭小鳴和之道也蘇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
以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
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
在斗柄星在天龜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

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龜及析木
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百陵之後
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
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
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尚其之揆
七同也鬼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蘇然後
可同也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于是乎有七律
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夾則之上宮畢之
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
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
德底紂之多舉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
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羸亂
所以優柔容民也冷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
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與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
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與以行之小者不究大者不極
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
心
億則樂窳則不咸椒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
鐘椒矣王能久乎

八編類纂

卷之九

元

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
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

風以彰德于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樽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永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如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晉閻希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

八編類纂

卷之九

子

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熒熒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佞曲而不屈邇而不倨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濫廣而

辨細則光
地發速則
思深

存物後而
上則甚盛
德也

不宜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入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燭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幾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

八編類纂

卷之九

子

君審于音臣恐君之聾于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向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耐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欲不受獻罪人不辜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

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水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

漢武帝定廟樂詔

若夫空桑之琴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濱之磬其物皆調和淳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君應黃鍾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貴重有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以化人其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之音故不妄可易雅頌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故

八編類纂

卷之九

樂類

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頌仰不惑歌詠有主故言語不悖導之以善綏之以和守之以秉持之以久散其羣比其文扶其天助其壽使去風俗之偏習歸聖王之大化先王之為樂也將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聲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爭而忠義成夫正樂者所以屏淫聲也故樂廢則淫聲作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知制正禮樂法不修淫聲遂起張放淳于長驕縱過度丙疆景武當益于世罷樂之後下移踰肆身不是奸而淫亂愈甚者禮不設也刑教一體禮樂外內也刑

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

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並造奇音景王喜大鐘之律平公好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拊手嗟嘆庶人羣生踊躍思聞王樂遂廢鄭聲大興雅頌之詩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延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思嬖媢之色雍門作松栢之音愍王念未寒之服故荷靡哀思之音發愁怨偷薄之辭興則人後有縱欲奢侈之意人後有內顧自奉之心是以君子惡大凌之歌憎北里之舞也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曲房之熾也必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夫雅樂周通則萬

八編類纂

卷之九

樂類

物和質靜則聽不淫易簡則節制令神靜重則服人心此先王造樂之意也自後衰末之為樂也其物不真其器不固其制不信取于近物同于人間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高永巷之音爭先童兒相聚以詠富貴芻牧負戴以歌賤貧君臣之職未廢而一人懷萬心也當夏后之末與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梁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戚天下若其殃百姓傷其毒股之季君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以繼日然咨嗟之音未絕而敵國已收其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也當王居

臣之時奏新樂于廟中聞之者皆為之悲咽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為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以悲為樂者也誠以悲為樂則天下何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有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已難矣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謂之樂也今則流涕感動嗟唏傷氣寒暑不適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之哀奈何俛仰嘆息以此稱樂乎昔季流于向風而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三

子曰善哉乎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為哀傷非為善樂也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為樂歌詠不必為善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為樂者胡疵玄眡哀不變故願為黔首李斯隨哀不逸故思逐狡兔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晉阮籍樂論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于和聲情感于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于苦心之內過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

三

同而使其自己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于常音借驗于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為之動情悲者則聲為之哀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嘆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復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三

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于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頓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饑卞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抵于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存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為聽聲者不以寡眾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為異同出一身者期于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噉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蹶管便出

無至于哀樂，猶從酒之囊漉，雖竿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必為至樂，不可託之于瞽史，必須聖人理其絃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畧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魯牛能知犧曆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為心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三

與人同，異于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言，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為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為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為難也。若謂知者為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者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難以立鑿識之域，或當與開接識其言耶？將次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為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于馬而誤

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弘馬也。此為心不係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開接而知言，此為孺子學言于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于聰明哉？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為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敘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三

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具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為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于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蓋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為神心獨悟，聞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聞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于兒聲矣，若以常聞之聲為惡，故知今

啼當惡此以為甲聲為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于音猶形之于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為聲何異于籟籥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見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不能令籟籥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慧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為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于形貌揆心者不借聽于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

八編類纂 卷之九 樂類 完

心不亦外乎今晉毋未得之于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于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氣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素聲則嘆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妓美則愜放而欲愜心為聲變若此其眾苟躁靜由聲則何為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于聲音歸眾變于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云琵琶箏笛令人

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情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變眾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鐘鼓駭心故聞鼓鞀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聞遠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而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妓弄之音挹眾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賸而用博故心侈于眾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單復高埤善惡為體而人情以躁靜而容端此為聲音之體盡于舒疾情之應聲亦止于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也

八編類纂 卷之九 樂類 完

莊嚴論 無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十

百史編

六經類 樂五

樂律考

管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樂曰扶來亦曰立木炎帝之時多風而而陽氣畜積萬物解散故士達作五絃之瑟采陰氣以定羣生其樂曰扶持亦曰下謀黃帝知天地識之別令伶倫作律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因神而有之取竹嶰谿之谷定黃鍾之宮以為律本又鑄十二鐘以和五聲八音而施英韶

八編類纂

卷之十 樂類

一

命之曰大卷亦曰雲門言其德如雲出能卷聚也帝顓頊生自若

水處于空桑乃登為帝德惟天合八風時行其音熙熙

雲亦曰六英言其音備少昊樂曰大淵言其音深帝嚳樂曰六英

言其音備言其音深帝嚳樂曰六英

言其音備言其音深帝嚳樂曰六英

言其音備言其音深帝嚳樂曰六英

言其音備言其音深帝嚳樂曰六英

言其音備言其音深帝嚳樂曰六英

言其音備言其音深帝嚳樂曰六英

言其音備言其音深帝嚳樂曰六英

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既在位諧於其職其

述職之詞曰受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

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敵問之笙鏞而

鳥獸踟躕蓋蕭韶九成而鳳凰儀焉曰於予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孔子歎之曰樂則韶舞禹勤

勞天下作夏籥以象功夏者大也湯幸諸侯伐桀若

時雨降適時大旱虔精禱禱黔首被澤樂曰大濩濩

者澤也至周武王成文之德克商而有天下作樂曰

大武其金奏外傳以為肆夏樊遏渠呂叔子曰肆夏

時邁也樊遏渠也渠思文也其武舞記以為始而

八編類纂

卷之十 樂類

二

北出也再成而滅商也三成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

疆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也夾振而四代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

總于山立久次於綴待諸侯之至也發揚蹈厲之已

蚤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孔子曰武未

盡善傷其以征誅革命終不若三后德讓之為懿也

其後周公相成王四征弗庭六服承德歸宗周也於

是播樂以安禮木禮以節樂而睦頌聲興於是以六

詩四始備六代之樂兼三王之事而太師以六律六

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六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

則無射為六律陰聲亦六曰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
 呂夾鍾為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曰宮商角徵羽皆播
 之以八音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被之以六詩曰
 風雅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緯而樂成周官大司樂
 本虞胄子之教變理之於性情而約以六德曰中和
 祇庸孝友以樂舞教國子曰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
 夏大濩大武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
 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大神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
 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乃
 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

八編類纂

卷之十

三

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
 祖樂尊者享尊祀樂古者享元祀尊天而親人也凡
 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
 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
 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
 象物及天神天師嫁太師執同律吹之以聽軍聲而
 占其吉凶故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
 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較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
 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
 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春秋時陳公

八編類纂

卷之十

四

子完奔齊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而聞韶也其時先
 王之守官猶能審音知樂而通知其意景王時將鑄
 無射王為之大林州伶鳩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
 之琴瑟尚宮鍾尚林石尚角匏竹尚利制章昭曰以
 尚也無所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
 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殫財故樂器重者
 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
 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飾樂
 樂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
 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聲應相保曰
 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
 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
 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
 利物備而樂成此樂之正也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
 物過度妨於時正害財厲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
 耳非解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
 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斯有蕃殖之財於是
 平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
 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
 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

論樂以能
 為近益去
 也其後紛
 紛矣

在卷之十

開也。王不聽，卒鑄大鍾，鍾成，伶州鳩退告人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與以行之。小者不窳，大者不樞，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今鍾樞矣，王心弗堪，能無疾乎？已王崩而鍾不和，伶州鳩之言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儀度，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天地之合，黃中之色也。故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章昭曰：四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前未實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前未實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也。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好物也。細鈞有鍾無鍾，昭其大也。大鈞有鍾無鍾，其大無鍾，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蘇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單穆公之言樂曰：夫

八編類纂

卷之十

五

後世多謂

動行皆

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言昭德則思慮純固，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若視聽不和，而有以震眩，則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聽，有過慝之度。其何能樂？其後王澤竭而王官失業，秦并天下，六代樂韶武尚存，改大武曰五行。改周房中樂曰壽人，而始皇不說也。至二世，惟溺音以為娛，丞相李斯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殷紂所以亡也。願上戒之。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合歡喜，通慤懃，非此則和說不通。鮮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用度世為樂耳。何必華山之驟耳而後行遠乎？二世曰：善。益耽縱而亡國。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官太樂，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

八編類纂

卷之十

六

歌獨上歌不以箎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新音清廟之樂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既饗也皇帝就廟東廂座定奏永安美禮已成也四年作武德舞象天下樂已行武德以除暴亂六年作大始舞文始舞本舜韶舞更其名示不相襲彰已治定也又作昭容禮容樂昭容古昭夏也王出武德舞禮容王出文始五行舞舞無樂近至尊不致以樂也出用樂明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因秦舊而帝王之遺音因間存焉已又有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所製樂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

八編類纂

卷之十 樂類

七

初高祖既定天下行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十二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為歌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今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自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竟鬼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請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乃去沛父兄願留已復留止張飲三日乃後去益其樂也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皆令

樂類

歌兒曹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而使樂府今夏侯寬備簫管更名房中樂曰安世於是高帝廟奏武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五行舞本周舞其四時舞者孝文作明示天下之安和者也而孝景時采武德舞為昭德尊為太宗廟樂云武帝定郊祀之禮立樂府采詩夜誦之有趙代秦楚之謳以侍中李延年為協律都尉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常以昏時夜祠至矣乃終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

八編類纂

卷之十 樂類

八

冥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集會五經家論習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詩曰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懸樂克宮廷芬樹羽林雲景杳冥言斤閣羽葆金支秀華樂飾庶旒翠旌七始華始樂名肅倡和聲神來宴娛許其庶幾是聽其粥粥微懼音送細絲人情忽乘青玄庶幾是聽思助助經緯冥冥其我定歷數人告其心勅身齋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轅珠其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賜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按四極其海內有好紛亂東北

樂類

隅辟越遠。四貉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
 正心翊翊。祀白。玄冥陵陰。蟄虫益藏。少。草木零落。抵
 冬降霜。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
 理信義。望禮五嶽。籍欽之時。掩收嘉穀。祀黑。惟泰元
 尊。媪神蕃登。舊。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
 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百姓
 蕃滋。咸循厥緒。總統共恭。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罔
 不屏許乙。飾嘉籥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
 荒。鍾鼓笙竽。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祀黃。其
 後上得神馬。溼泔水中。伐大宛得千里馬。作蒲梢。太

八編類纂

卷之十一

二

一天馬之歌。行幸雍。獲白麟。幸東海。獲白雁。次赤蛟。
 象載之歌。祀汾陰。得寶鼎。境上有景光。天報靈星。齊
 房芝生。甘泉作天門。景星華燁燁。諸歌類次成什。而
 上勒兵朔方。邊待單于。塞下作鼓吹。饒歌為軍樂。諸
 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亦多所譌闕。故弗著。方歌
 天馬時。侍中黯進曰。王者作樂。上以承宗廟。下以化
 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薦之於宗廟。先帝百姓
 豈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樂。而罷是時。河間獻王好
 古。守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
 樂。有肆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樂。非

亦正

八編類纂

卷之十

三

雅聲雅聲。以存肆。故施於後世。猶得有所祖述。神靈
 五鳳之間。天下殷富。又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與
 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
 梁龔德之倫。皆召見待詔。於雅樂終莫能宣明。元帝
 多材藝。善琴。又被疾不親政。留好音樂。時時吹調。簫
 自度曲。分判節度。窮極要眇。嘗置鼙鼓殿下。天子自
 臨軒。噴擲丸。以銅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
 知音者。莫能為。然所好獨溺音。是時郎顛丘京房好
 鍾律。知音聲得六十律相生之法。以為上生下。皆三
 生。二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起於黃
 鍾。終於仲呂。而十二律畢矣。仲呂上。生執始。執始下
 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而六十律畢矣。十二律
 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房以為
 竹聲不可以刊度。故作準以定之。準狀如瑟。長丈而
 十有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
 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術施行於史官
 候部。用之截管。為律用。臨以考聲。列以驗氣。會房刺
 而罷。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禹弟子宋
 羣。千。等上書言之。天子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
 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愛兼聽。修

廢官立太學而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
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
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而希闕不講故自公卿大
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論衆庶其
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迄今未成今羣等
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
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
于今稱之况於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

八編類纂 卷之十 樂類 三

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貴戚定陵富平
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自京帝為定陶王時疾惡之又
性不好音及即位詔曰惟世俗奢汰文巧而鄭衛之
聲興焉夫奢則不遜而國貧文巧則趨末倍本者衆
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
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也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
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廟樂及古兵法武樂在
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光太司空武
奏樂府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

可領屬太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為鄭衛之聲
皆可罷然百姓漸漬日久溺之又為制雅樂以相
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也光武既平隴蜀得公孫述
督師及郊廟樂器而法物稍具乃增廣郊祀樂奏青
陽朱明西顛玄冥舞雲翹育命以祀天祀北郊及明
堂亦如之迎時氣五郊各以其時用詩歌所宜春夏
舞雲翹秋冬舞育命季夏兼之永明初用博士曹克
言興禮樂而東平王蒼總公卿上議言樂所以象功
彰德也古宗廟各奏其本廟之樂以崇厥美光武皇
帝受命中興宇內治平方外震疊修建三雍肅穆典

八編類纂 卷之十 樂類 四

祀功德至盛宜舉有廟樂於是采文始五行武德為
大武之舞為世祖皇帝廟樂又采百官詩頌為登歌
樂詔改大樂官曰大子樂官樂四品一曰大子樂郊
廟上陵諸會舉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祀六宗
社稷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
短簫繞樂軍中用之章帝時太尉熹奏孝明皇帝功
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立廟樂東平王蒼言管太
宗廟樂曰昭德之舞世宗廟樂曰盛德之舞裕食高
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謙
德不廟即世祖廟藏主樂無所施用宜統於大武之

舞如自立廟當更作廟樂如制奏可自是漢諸帝皆
 不別廟不別樂統於武舞焉建初中太尉防言聖人
 作樂所以宣氣致和導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因歲
 首發大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於是始行十
 二月迎氣之樂當漢時去古未遠樂氣與聲猶存故
 史漢律書獨詳具而儒者蔡邕張衡於音樂特精漢
 斛銘文曰律嘉量方尺圍其外備四角規而圍之死
 旁不滿九釐五毫尺四寸有奇其徑當四寸有奇
 寸圍其外每有約寸深尺積一千六百有二十寸容
 五寸其外每有約寸深尺積一千六百有二十寸容
 十斗寸容一百六十二尺容一斗積十邕銅龠銘曰
 八編類纂 卷之十 樂類 五

龠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
 稱重十二銖兩之為一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一律而
 後世言黃鍾圍徑之數多祖焉自東京更董卓之亂
 諸樂器燔燬播蕩無復存者杜夔以精識為魏雅樂
 郎工鑄鑄鍾其清濁不法輒駁令改作工訴其清濁
 任意武帝命將所鑄鍾錯雜更試扣聲品律一無謬
 爽乃知夔為精晉太始中中書監荀勗造新律云與
 古器合惟散騎侍郎阮咸心識其聲已高高比哀思
 不合於中和非與國之音始古今尺長短所致也其
 後勗樂施用而始平田夫耕於野得古銅尺歲久欲

腐助以校已所治果長四分有奇始服威之精而莫
 能厝意焉自是樂益衰亡梁武思弘古道詔博求學
 術通明者陳所見寔於樂而莫知其解帝素善鍾律
 詳舊事遂自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武舞為大
 壯舞文舞為大觀舞取諸易郊明堂燎瘞奏禋雅取
 諸禮皇帝出入奏皇雅皇太子出入奏胤雅取永錫
 取諸詩王公出入奏寅雅取諸書上壽奏介雅食舉
 奏需雅徹饌奏雅雅雅出入奏牲雅大祭祀降神及
 送迎奏誠雅百官出入奏俊雅皆雜取五經家言以
 命之而樂章有粲其文辭並沈其後帝既篤信佛法
 八編類纂 卷之十 樂類 六

制善哉大樂大勸等樂十篇用讚佛道又有法樂梵
 唄皆童子倚歌而和設無遮大會則為之用荒於理
 梁遂以亡陳改元嘉中所用齊樂盡以韶為名而後
 王心賞胡戎樂沈於酒耽習之遣宮女習北方簫鼓
 自為度曲酒酣輒奏之以為歡於清樂中造黃鸝留
 無愁曲及玉樹後庭花等曲音韻宛窈極於哀思歌
 詞綺麗極於輕靡男女相與唱和莫不隕涕出行遊
 於馬上奏之樂哀來陳竟以亡元魏孝文垂心古
 雅正音聲自為歌詩和上下被管絃宣之太常離高
 允又奏樂府歌陳王業及祖宗德美以風北樂始近

一第... 升... 黃... 四... 庫... 全... 書... 第... 16... 反... 正...

於理隋開皇初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積歲不能定帝恚曰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庸設官何為命侍御史李諤引弘等下欲罪之諤曰斯事體大不可遽成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蓋其難也乃得解於是沛公鄭譯得龜茲人白薜祇婆法老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七聲以為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合而樂和邳公蘇威子夔議欲累黍立分以定正律呂帝素不悅學卿弘領其事又於音律不解而

八編類纂

卷之十樂類

三

何妥舊學為儒者所眾推耻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於是說者各異朋立黨以相非而是非混淆或請令候樂擇成善者而後從妥恐樂成即善惡易見請大合樂廷試之且逢上意言黃鐘人君之象法當用黃鐘一宮不假餘律如假餘律旋生是君臣更相為也因先奏黃鐘之調帝大悅曰洋洋和雅甚與我會班賜妥等及諸修樂官有差而譯等議絀不用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及樂工議者以為乃中原承傳雅樂之舊雖舊俗治化而大體猶古詔太常置清商署領之於是奇章公牛弘又請依古正五聲六律旋宮之

樂類

法每宮一調迎氣奏五調續樂用七調祭祀施用各依聲律尊卑為次帝猶先入妥言絀旋宮之議而終隋之世樂惟奏黃鐘一宮餘聲律不復通已舊工老死或有能為蕤賓一宮者於樂祀展之竟無覺者而新樂候氣輒不驗或初入月氣以應或至中下旬始應灰飛或三五日輒盡或終月不盡帝以問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為和氣全出為猛氣吹不能出為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駭之曰臣縱君暴政不平非月別而歲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中應各不同於事應何當哉弘

八編類纂

卷之十樂類

六

不能對時樂工有萬寶常者妙達鍾律嘗方食與人論聲樂因前取食器及他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文帝召見之時鄭譯方定樂上問何如對曰樂聲哀非雅正之音不可用也命造諸樂器於是以水尺起律調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并撰六樂譜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絲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而變化極於千有八也周禮旋宮之義久亡自漢魏知音者鮮能通之見寶常創其事初皆怪哂及是寶常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而皆依於雅正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甚眾然其

聲雅淡。不為時好。太常善聲者。眾共排擠之。樂竟不行。而退省其私。未嘗不歎息。以為有神解也。其後新樂成。寶常聽之。法然泣。或問之曰。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時四海初定。人皆不謂然。已乃卒驗。煬帝將之江都。樂工王令言子當從行於戶外。彈胡琵琶。令言方臥室中。聞之。蹶然起。變於色。急呼其子曰。此曲何自與對曰。頃有之。令言歔歔流涕曰。必無從行。此曲宮聲往而不反者。君也。竟煬帝弒而隋亡。寶常因箴且死。取所著書焚之。曰。用此何為。見者於火中。僅探得數卷云。初樂成。既施用。弘等恐眾論庇。詆之。乃上言樂議易消。請盡銷毀前代。

八編類纂

卷之十 樂類

九

金石以息。異議而古器間存者。益復湮豈不痛哉。煬帝於奢耽淫曲。御史大夫裴蘊逢帝意。擇周齊梁陳樂工子弟及知聲者數百人。進之。倡優雜揉。絃管哀淫。蓋樂壞極矣。唐太宗即位。始詔太常少卿祖孝孫考正雅樂。孝孫故從陳山陽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一律而生五音。協律即張文收。依古法斷竹為十二律。吹調之。而和隋初。惟用黃鐘一宮。擊止七鍾。五鍾設而不擊。至是。叩五鍾。咸應。而十二鍾。乃畢。用布管。飛灰順月。皆驗。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當一歲之日。又祖詵車依

本數。因京房舊術。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為一部。以律數。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分一歲。以配七音。而旋相為宮之法。復著。於是合考。所傳南北之樂。梁陳之音。多與楚周齊之音。雜胡夷。乃考古音。作大唐雅樂。準十二月各順其律。相為宮。而制樂曰。十有二和。曰和者。以大樂與天地同和。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也。合之三十二曲。八十有四調。饗園丘。以黃鍾為宮。祀方澤。以林鍾為宮。祭宗廟。以太簇為宮。郊迎五氣。及朝饗。則各以其月之律為宮。祀天神。奏元和地祇。

八編類纂

卷之十 樂類

十

奏順和宗廟。奏永和郊社宗廟。登歌。奏肅和皇帝臨軒。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帝食舉。飲酒。奏休和。受朝。奏正和。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禮會。登歌。奏昭和。郊廟。組入。奏雍和。皇帝祭饗。酌酒。祝嘏。奏壽和。而郊朝祭。享。有代康凱安之舞。時旋宮之義。久亡。傳世莫能知。而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亦固天以啓一代之樂也。其後協律郎張文收。復採三禮。增損其樂章。然一循孝孫所制之音。當樂成時。天子躬臨考觀。謂侍臣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豈由於此。僕射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

文中子告
樂不者故
乃簡

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當是時聞其音者皆泣下
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齊陳以亡何謂治亂不在
樂乎上曰樂聲所感出人心生將亡之政其民苦故
聞樂而悲非樂能使悲也今三曲具存試為公奏之
公豈悲哉魏徵曰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時文收
請得以次董正餘樂上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和隋
末喪亂雖改律而樂不和誠百姓安而金石諧矣語
近本而先王風化天下之具彌淪廢不復存先是太
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作舞隊象功名七德舞始上
生於慶善宮及即位宴從臣其中賞賜吏民比漢沛
人編類纂 卷之十 樂類 三
宛上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功成慶善
樂後沿用為文舞名九功舞上追念七德舞為功烈
所自起每宴樂用之謂侍臣曰斯舞雖發揚蹈厲與
文德殊科然功業由之不可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
聖武戡大難何文德足抵乎上矍然曰朕雖以武功
興在位然實以文德綏之謂文不如武過矣時魏鄭
公徵念欲上偃武修文凡舞七德輒頰不視舞九功
輒審諦觀之中宗皆德湛胡樂為淫酣弘文學士武
平一為上言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
音動於心形於物而哀樂之變應之樂正則風化正

樂邪則政教邪此先王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樂有
胡部被之聲律聊以備四夷之觀昭服遠之致非美
之也比日益以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沉溺始自王公
達于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
王公名質艷劇歌舞號曰合生趨數驚僻殆亡國之
音也夫禮慊而不進即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願屏
流僻以崇肅雍其兩儀承慶陛下受朝聽政之所也
比大饗而以倡優嫖狎虧汗其間廢邦國之典臣竊
惑之不納玄宗為平王時賜第隆慶坊坊南地忽水
流溢變為池及即位以為祥作龍池樂已又作壽聖
人編類纂 卷之一 樂類 三
樂作小破陳樂作光聖樂以象功於是分樂為二部
堂下立奏為立部伎堂上坐奏為坐部伎太常閣坐
部不可教者隸立部立部又不可教者隸雅樂薄雅
樂至於此其後上寢有惑志於仙河西節度使楊敬
忠製霓裳羽衣十二曲上之而道士司馬承禎承詔
製玄真大羅紫清上聖諸道曲皆隸太常初隋有法
曲蓋絃索遺製出胡中傳以為自秦漢而來曰秦漢
子上酷愛之選坐部子弟三百人教之梨園號皇帝
梨園子弟聲曲誤上親覺而正之又反宮女數百人
居宜春北院習焉羯鼓本戎羯樂其音惟太簇一均

聲唯殺特異。又上好之。以為是八音之領袖。諸樂不足方也。天寶初。遂升胡部樂於堂上。而皆以涼伊其等州為名。於是道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而安祿山竟反。涼其伊州皆陷於吐蕃。大樂官祖孝孫張文收而下。天下莫能以聲欺者。稱衛道。弼曹紹夔之倫。周世宗時。有司設元正儀。宿懸于殿庭上。臨觀有懸而不作者。問樂工。莫能對。歎以為樂陵遲。至於此也。以問樞密使王朴。朴乃為上言。樂作於人心。而聲假於物。聲氣和而能以反感乎人心。一本故也。所做之物。大小有數。而九者其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八編類纂 卷之十 樂類 三

得黃鐘之聲。以為樂端。半之為清聲。倍之為濁聲。三分其一。損益之為相生之聲。蓋十有二變。而復於黃鐘之宮。黃鐘者。聲之總數也。故十二律迭相為均。均有七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而樂成。自周而上。幸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宮法廢。所存者。黃鐘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餘五調。曰啞鐘。不用。故也。唐太宗明於知人志。復古道。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之八十四調。復完在懸之器。方無啞者。安史之亂。樂器與工。十不存一。逮黃巢之亂。而盡其官酌詳。終莫能知。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

記之文。鑄鐘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處士肅承訓。校石磨定之。今在懸者是已。狀雖鐘磬。實無相應之和。梁唐晉漢。享國不遠。未遑斯及。十二編鍾。不考聲律。循環擊之而已。黃鐘一宮之調。亦不和備。餘八十四調。浪滅盡矣。於是上命中書舍人賈儼與朴詳定。乃依周法。以秬黍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黃鐘之管。與凡在黃鐘之聲。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以為十二管。吹用不便。做古法。作律準十三。絃依柱以定聲。其法。官聲長九尺。張絃為黃鐘之聲。以第八絃。八尺。設柱為林鐘。第三絃。八尺。設柱為南呂。第五絃。七尺。設柱為姑洗。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為應鍾。第七

八編類纂 卷之十 樂類 三

分設柱為太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為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為夾鍾。第十二絃。五尺。一分。設柱為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為中呂。第七絃。四尺。五寸。設柱為黃鐘。之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為均。發其均。至之聲。歸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十二律。旋相生。而各為均。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而樂之歌奏。畢由焉。具奏言。旋宮之聲。久絕。迨唐初。乃有之。而與禮經文相違。今不敢遵。用具詮定如上。而臣淺學。獨力未能宣究。望集多聞。知樂律者。上本古典。下順法。故較次其得失。詔尚書省集百官詳議。尚書昭等言。朴新法音律和。諧。不相凌奪。可施用。從之。宋祖受命。廷臣議以為朴

所定雅樂聲已高比哀思於中和不合詔判太常和
峴詳定峴上言聖王作樂先立尺寸為律呂而三分
損益上下之以相生取合真音但以尺寸長短非書
可傳故累秬黍為之準後代試之或不符會惟西京
銅望臬古法所存即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
也今朴所定尺比校短於石尺四分聲樂之高蓋中
於此况影表上測天行獨不可以準繩樂律乎上乃
令依古法造尺及黃鍾之管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
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之亦適相
符下尚書省集議眾莫能難由是更造十二律管而

八編類纂

卷之十

三

雅音以和蓋又一代始造貞元合而樂和也於是峴
請改文德舞為玄德升聞之舞武功舞為天下大定
之舞而命樂曰大安本禮治世之音安以樂而名也
大饗天曰高安祀地曰靜安宗廟曰理安天地宗廟
登歌曰嘉安皇帝臨軒曰隆安王公出入曰正安皇
帝食舉曰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曰順安皇太子
軒懸出入曰良安元正冬至朝會曰永安郊廟俎豆
入曰豐安祭享酌獻祝嘏曰禱安祭文宣王武成王
用永安耕籍先農用靜安宗廟借和宮奏大善之舞
宮奏大順之舞成平中太常言樂工濫冒闇於審

音即祭饗止奏黃鍾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於是詔
林學士李宗諤等科條律呂樂器諸名數為編曰樂
纂且更樂工試補法式若肄習程課下之用習工於
樂明年天子御崇政殿張宮懸按試召宰相親王臨
觀宗諤執樂譜立侍先以鐘磬按律準次合登歌次
鐘磬填篪琴瑟笙簫各為偶合奏吹箏琴筑參合奏
乃後以擊鍾鐘倡六變九變為朝會生壽之樂及文
武之舞畢精習上喜甚賜賚有加自是樂府有倫大
中祥符中改酌獻昊天上帝樂曰豐安皇地祇樂曰
禪安飲福曰禧安別製天書樂章曰階安靈文諸曲

八編類纂

卷之十

三

景祐初天下久平仁宗垂意於禮樂之事而判太常
燕肅言樂金石不調願考修乃命直史館宋祁集賢
校理李照及肅等典其事校理照言王朴律準視古
樂高五律視禁坊胡部樂高二律是冬興夏令春召
秋氣蓋五代樂壞久而朴以其意創修不合古法而
然也用之本朝卒以短祚其編鐘鑄鐘無大小輕重
厚薄長短之差又銅錫不精聲韻失度大陵小抑非
器也臣請依神瞽律法鑄編鐘一處樂當可和詔於
錫慶院鑄之照復請下潞州求上黨羊頭山秬黍以
定廣容下懷州取河內葭葦灰以候氣從之鐘成聲

猶高更用太常府布帛尺為法乃下於太常樂四律於是以前十二管之法鑄銅為龠合升斗為量率六百三十黍為龠為黃鍾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倍於升已又以鈔鐘之容差大更增六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命曰樂斗已又言太常鐘磬十六枚為虞而四清聲承沿不擊蓋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則鄭衛之樂也請編懸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自而生於是廢四清聲不用而自造八音之器各十二種而樂成天子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擬頌告神明詔宰臣呂夷簡等八編類纂 卷之十一 樂類 七

分造樂章參施羣祀作景祐樂隨新經凡六祭饗所用登歌宮縣審聲定律諧於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敢憚改焉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置局於秘閣詳定而國子監直講胡瑗頴東推官阮逸進士房庶皆驛召預議議者競用相非瑗之議曰按歷代律呂之制黃鍾之管長九寸黍之廣積方九寸此度之所起也容千二百黍積八百一十分此量之所起也重十有二銖此權衡之所起也度量權衡既皆出於黃鍾之龠則黃鍾之龠圍徑容受四者之法交相讐而實可得也今驗黃鍾律管每長

一分內實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則圍中容九分九分者九方分也世儒執守孤法不能貫知權量之法因謂圍九分者取空圍圓長九分耳以圍九分之誤遂有徑三分之說若從徑三圍九之法則黃鍾之管止容九百黍積止六百有十分半如此則黃鍾之聲無從正權量之法無從生周之嘉量漢之銅斛皆不合矣蓋始以九分為九方分破徑三分之說而所定律一取之秬黍又不知變律之法見仲呂反生不及黃鍾之數乃損增林鍾以下諸律圍徑以就黃鍾清聲而十二律之聲皆不當其位反不如和峴舊樂之八編類纂 卷之十一 樂類 八

為條理也於是阮逸等言新樂所造鐘磬本馮元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而臣所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鍾之說及國語鈞鍾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竊考隋書志有云尋漢志黍尺或不容千二百黍其容千二百黍則於長九寸不合是班志所云歷代樂與符合者鮮矣臣所為獨執嘉量為本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鈞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鍾之宮則律可見也律度量衡合則於制管中聲其合也必矣故漢蔡邕深於音樂獨傳銅龠以積成嘉量於古今為允而逸等以上黨秬黍大者

累尺小者實命已自戾於本法用以再累成尺與元
初所製尺又復互異學士丁度等詳定言漢志審度
之法歷世祖襲著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有肥磽
就今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蓋天
之生物理難均一古人立法用存大槩云爾故前代
制樂必求古雅之器校焉竊惟周漢二代享年永久
賢聖制作宜可取則而為隋氏銷毀金石典正之物
無復存者今獨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尚存今取四物
首足肉好長廣分寸於正史合者用以參校宜斛尺
可定有詔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而時論互異處士
八編類纂 卷之十 樂類 五
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
其可用乎於是知諫院李先言樂之為道廣大微妙
非知音入神未易輕語西漢去聖尚近制氏世典大
樂亦已直紀其鏗鏘而莫詳其義况今又千餘年而
欲遠求三代之音通明述作之事不亦難乎國家制
樂數年繁費甚廣務為異說欲以改為雖命兩府大
臣監議未能裁定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
但取其諧和近雅者用之庶其可乎於是上御紫宸
殿奏太常新樂召輔臣省府館閣臨觀而瑗逸等皆
進官初李照以王朴所作樂音高其新樂律下太常

歌工病歌不成聲私賂工使減其銅齊聲稍調而歌
乃可協照按試曾莫之覺也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
照瑗皆非之將給銅更鑄於銅齊中得古編鐘一不
知何代作而有銘銘曰粵朕皇祖寶籥鍾粵萬斯年
子子孫孫永寶叩其聲與朴鍾夷則清聲合而形則
垂如朴製工不敢毀藏之太常已瑗等改鑄正其紐
使下垂叩之聲弁爵而不揚其鑄鐘又長而而震掉
著作即劉義叟謂人曰此其聲於周景王無射鐘無
異上其有憂乎嘉祐元年元日上御大慶殿受朝前
夕設仗衛大雨雪宮懸架折上大驚於禁中徒跣露
八編類纂 卷之十 樂類 五
禱因遂感暴疾風眩云元豐初太常楊傑疏大樂之
失言臣聞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
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
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
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乃天地中和之氣而有中
和之聲故八音任呂皆以人聲為度書曰詩言志歌
永言今歌者或誦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闕而
樂音未終是歌非永言也請節煩聲以一聲歌一言
且詩人言志詠以為歌而五聲從之是曰依永律呂
焉是曰和聲所謂依人聲而制樂器以寫之樂本

效人非人效樂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以詠依聲
聲不依詠以聲和律律不和聲非古也管虞樂成九
以簫為主商樂和平惟磬爰依周樂合奏以金為音
則知鐘簫磬者眾樂之所宗也天子之樂八鐘磬簫
乃倍之而十六斯遵何義哉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
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為君父應聲輕清為臣子故
四清聲曰子聲今四清聲廢不用是有本而無應也
八音亦何從而諧哉今巢和笙管十九以十二管發
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為應聲用之久而聲宜可和書
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則樂奏一聲而諸器各以其

八編類纂

卷之十 樂類

三

聲應之然後和今琴瑟埙篪笛簫箏筑奏一聲而鐘
鐘特鐘編鐘連三聲並應聲煩而眾音為之掩抑是
奪倫也於是天子異其意詔秘書監劉几禮侍郎范
鎮與傑等詳定傑於樂本無心解而論議浮之乃奏
言王朴所鑄鐘已厚聲疾而短聞請銷毀太常以為
大樂所典乃法度舊器不當毀製新樂成得參校失
得詔許借朴鐘為清聲不聽毀已命輔臣行按試先
一夕傑上言朴鐘已弊壞不諧請銷之樂工不平夕
藏之厥明輔臣至出以叩音韻如新傑大慙沮時進
考成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以子穀

和黍中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
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本脫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
則知前世累黍為尺以製律是律生於尺非尺起於
黃鍾也且漢志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非一黍
為一分當以和黍中者千二百實管黍中得九十分
為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可定也眾莫之
信而直秘閣范鎮獨是之以為眾論所不及欲求一
稗二米和氣所生黍以定律而凡議以為律主於人
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必以古器調
聲猶以古冠服被今之人容體豈有稱哉儒者宜泥

八編類纂

卷之十 樂類

三

古形名度數而不知清濁剛柔輕重之用隨時也於
聲與器必不合矣諸皆主聲然所定樂大都即李照
之舊加四清聲而奏之猶之舊樂云詔罷局加賜鎮
等有差鎮辭謝曰此劉几樂也臣無與焉及提舉崇
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嫌於干進筮講老既得謝乃
請太府銅為之逾年始成此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上
之於是天子親臨觀奏焉賜詔褒美下太常太常言
鎮樂自其一家學難施用而制樂如舊大都宋世為
鐘律之學者非心洞玄解而馳騁於論議故莫能有
定云始鎮於司馬溫國公光大飾如一人至論樂各

往復評不相協及鎮鑄周滿漢斛成欲招光至穎昌就觀光答之書言樂之要眇存乎聲音其失之甚易其求之甚難自漢以來儒者以其曾臆度古法牽於文義拘於名數校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無形之域訟無證之廷非后夔復生莫之能決彼周滿出於考工既非經見是非固不可辨知如漢斛者則劉歆佐王莽所為就令尚存非必可法者哉蓋嘗之也至崇寧中大奸柄國欲張樂以為名而天子有惑意於仙蜀利貞卒魏漢津嘗及事范鎮見其制作粗通其一班因託言遊蜀得師事唐僊人李良授四樂

八編類纂

卷之十

音

之法而極詆後世累黍之謬本大禹聲律身度之言請帝中指中寸為寸以度律語具異教考中會端州上古樂鍾驗竅制乃宋成公時鐘也而天子起端王在位於是御崇政殿合樂御大慶殿受朝賀下詔言得隱逸之士於草萊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朕將以薦郊廟和萬邦其名樂曰大晟未幾金入汴凡大樂軒架并景鍾九鼎皆亡方宋之隆周元公惇願之論樂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淡則慾心平

八編類纂 卷一〇

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刻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而不能止蓋有賊君弃父輕生敗倫而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寡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程正公願以為律自然之數樂必律以考聲管以候氣是以天地之氣為準非和黍之比張明公載以為聲音之道通於物感蠶吐絲而商絃絕金氣盛而木氣衰此自然之符也今人求古樂已深始以

八編類纂

卷之十

音

為不可知不知有可知之理惟德器深厚者能之諸皆窮本達變而深得其要機淳熙中建陽蔡元定於樂律有冥契著書二卷曰律呂新書其上卷以漢志斛銘文定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為黃鍾第一以淮南子漢前志本黃鍾之律以三歷十二辰積之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鍾之實第二以黃鍾三分為損益定生十一律第三次十二律之實四次變律五次生律五聲圖六次變聲七次八十四聲圖八次六十調圖九於是候氣審度嘉量權衡次焉為十三篇其下卷述前史書志經傳疏注呂

四一三

唐虞惟后夔爲能和此書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詩曰既和且平依我聲聲蓋其難也上曰即如任豎儒治樂樂何由和與具言樂之和由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物和而樂音和矣上爲齊威王尚書廷相韓尚書邦奇皆大儒通解音律皆不謂李文利之說爲然以爲樂律音調之承傳在中原依古往而來非他方及知非可以臆見卜度決也廷相駁之書言古人制爲五音非徒然無所本者宮本喉商本齒角本牙徵本舌羽本唇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言說必自宮而徵而角而商而羽角者氣平之

八編類纂

卷之十

樂類

清之分數少也聲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濁之調非于律不可今日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于律矣即徵羽之調終不可成今平公欲聽清商雖師曠有而擊之謂子律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五之調略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清則律極短其聲焦殺而不成調雖有其名初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衍之况後學哉或曰然則十二律還相爲宮果何謂乎曰此非六十調之謂也凡調以一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故曰旋相爲宮言各律旋各自爲首也如黃鍾爲主律則必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音以次而平若以他律雜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凌犯而後已由是言之一律至一調合正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雖缺其一音而調亦足考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雅俗樂流傳于世者大抵宮調獨多而商角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清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謂六調者論說雖美而實無所用也後學不察而傳衍認矣韓司馬邦奇博極羣書研律呂之學至瘍發

八編類纂

卷之十

樂類

背齋劇不知也。苦心精思，悟若天啓，於是作志樂，以爲律生聲，鍾生律，馬遷著之，而律經聲緯之，漸變體十用九之明，示未及也。國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而管圓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未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元定著之，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交之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未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而以黃鍾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矣。而黃鍾一均於朝廷宮闈宴享，備布焉。又周禮之所未載者，蓋其精也。久之楊忠愍繼盛爲郎時，從受樂三

八編類纂

卷之十

樂類

七

月而得其數，則請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有器而後有聲，有聲而後理可從，寄也。理而無器，如聲何。乃構桐竹，絲漆于製管，吹之而和，製琴瑟，簫笙塤箎，奏之而又和，合奏之若一。復於韓曰：技有進於是者乎。韓喜曰：姬吾語汝，吾欲制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調也。子豈有意乎。繼盛退，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夜夢大舜坐堂上，以金鍾使考之，曰：此黃鍾也。醒而汗流浹背，恍若有悟，起篝燈，趣制管，迨明而成者六，已皆成。韓撫膺高蹈，喜曰：得之矣。始吾志樂成，先賜飛舞於庭者久之，應其在子耶。然太常肄常習舊

朝議未遑。崔文敏銑曰：器數名物必也。秦漢之詁乎，殘編遺器，彼猶及見其音塵，今無從質也。不形於器，不發於音，烏取乎辨博相高哉。又曰：今中原化而夷者，未之能革，則俗樂其尤也。隋在朝者，溺於淫放，萬寶常處恬而心一，故聞樂而知其亂。予非人，諳俗樂，初入翰林，夕並西苑，行聞南有樂聲，煩促而哀，予愀然動意，未旬日。孝皇崩。

八編類纂

卷之十

樂類

四

八編類纂卷之十一

實用編

六經類

樂

測律第一

十二律分寸設第令差毛釐纖忽卽其聲必非本律名爲大呂而實非大呂名爲太簇而實非太簇將何以感召太和遷律令人致正坐此爾

十二律次序歌○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縱橫成調成圖皆以此序爲正。

八編類纂

卷之十一 樂類

十二律分寸歌○黃鍾九寸大八七太簇七九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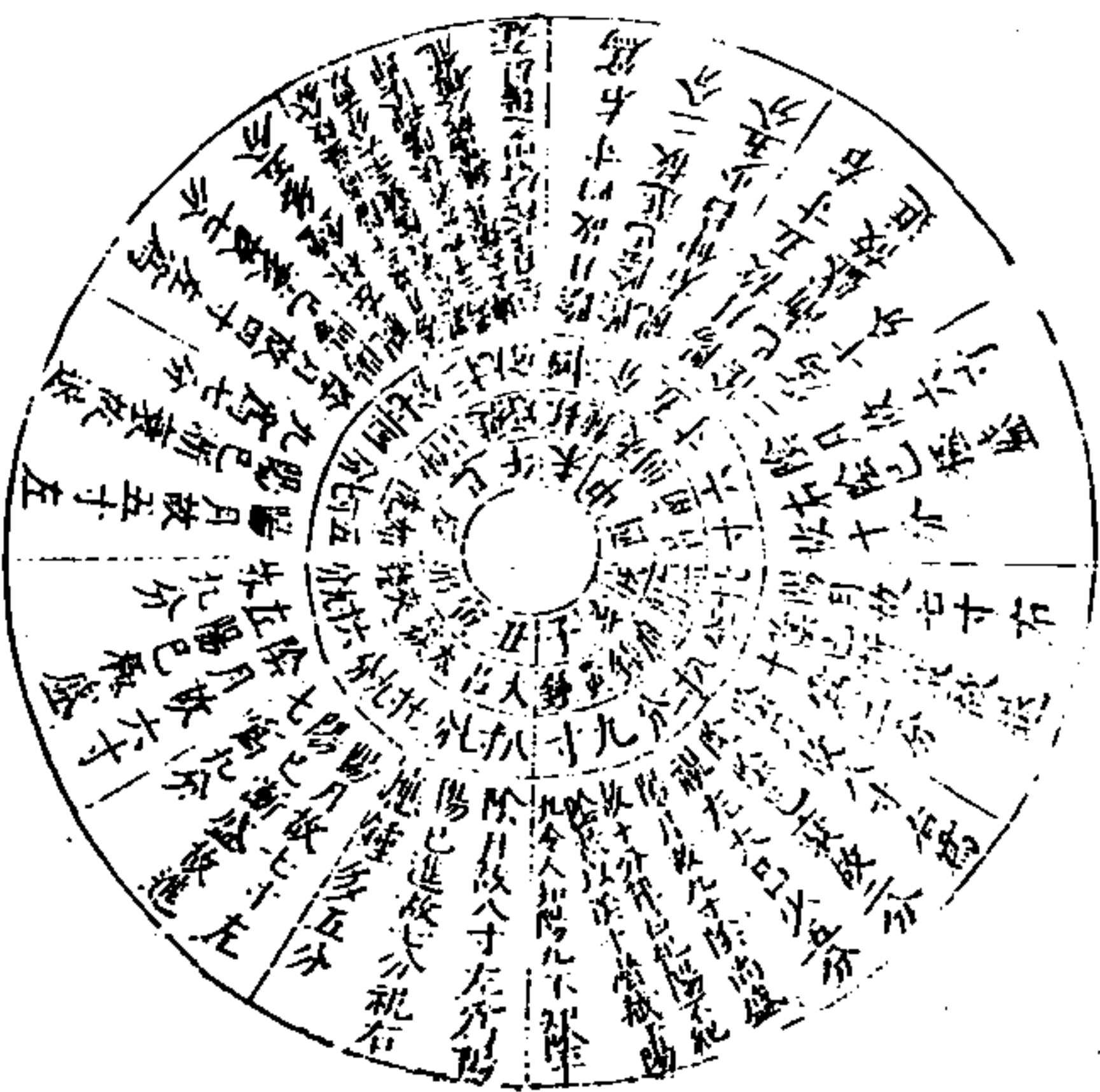
九姑洗五七仲四七。大餘三九小三九上六律大餘三九

餘三寸○蕤賓三九林四二夷則五寸南六數無射

七二應八二。大餘三三小十五上六律大餘三三

寸五分

律呂分寸圖



覆九思測此律呂分寸圖與造化圖音無不昭令其圖象皆散見原理觀化玩易指觸本數諸篇隨在發揮彼此互見此特其

八編類纂

卷之十一 樂類

二

定律法河圖五十居中洛書五居中居者虛而不用則五十乃天地之體數除五十中數之外河圖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七居西四居東南二居西南八居東北二居西北而其位亦凡八則八乃天地之用數故律呂損益皆當以八分爲率然易云參

伍參兩但當陰以八錯綜於其間而不當明以八呈象於其外况既云參伍則當分其八爲三五而合三五以成八既云參兩則當分其八爲四二而合四二以成八既云錯綜則黃鍾大呂蕤賓林鍾尊而

據此者辨從前律樂蓋顯然實有妙倍于管中夜思之而有得

法當先用三次用伍而參其伍以參天故黃鍾律實以三分損益為法大呂林鍾以五分損益為法此之謂參伍太夾姑仲夷南無應卑而居後者即屬陰而用半須當以四律而合為八其法當先用二次用二次用二而四其二以兩地故太夾姑仲以各損二分為法夷南無應以各益二分為法此之謂參兩黃太上下六律前律也蕤林下六律前律也屬陽此四律但兩律即成八可見陽全但用一分太夾姑仲上六律後律也夷南無應下六律後律也屬陰此八律必四律方成八可見陰半須兼用二分此亦參天兩地之義

八編類纂

卷十一

樂類

三

今定律於美枰右第一位置三篲第二位置五篲是為八第三位置二篲第四位置二篲第五位置二篲第六位置二篲合四簡二○於枰左置黃鍾九寸為實以第一位置三篲為法於九寸內減三分得八寸七分為大呂○置大呂八寸七分為實以第二位置五篲加於第一位置三篲成八即以八為法於八寸七分內減八分得七寸九分為太簇○置太簇七寸九分為實以第三位置二篲加於第一位置八篲成十一寸十一為即以一為法於七寸九分內減一寸得六寸九分為夾鍾○置夾鍾六寸九分為實

八編類纂

卷十一

樂類

四

以第四位置二篲置於第二位置併第一位置十篲成十二寸二分二為一分即以十二為法於六寸九分內減一寸二分得五寸七分為姑洗律呂惟十二故其損益以一寸二分為極今自三分減至一寸二分則其勢已窮窮則必返矣故姑洗至蕤賓復自十二返而至十以十為法復自十返而至八以八為法○置姑洗五寸七分為實以第五位置二篲為準用減第二位置二篲餘十一寸十為即以十為法於五寸七分內減一寸得四寸七分為仲呂○置仲呂四寸七分為實以第六位置二篲為準用減第一位置二篲餘八即以八為法於四寸七分內減八分得三寸九分為蕤賓此上下六律參兩參伍錯綜之法○上六律加減畢後復於美枰右第一位置三篲第二位置五篲第三位置二篲第四位置二篲第五位置二篲第六位置二篲如初○於枰左置蕤賓三寸九分為實以第一位置三篲為法於三寸九分外加三分得四寸二分為林鍾○置林鍾四寸二分為實以第二位置五篲加於第一位置三篲成八即以一為法於四寸二分外加八分得五寸為夷則○置夷則五寸為實以第三位置二篲加於第一位置八

南呂○置南呂六寸為實以第四位二筭加於第
二位并第一位十筭成十二即以十二為法於六
寸外加一寸二分得七寸二分為無射律呂惟十
二故其損益以一寸二分為極今自三分加至一
寸二分則其勢已窮窮則必返矣故無射至黃鍾
復自十二返而至十以十為法復自十返而至八
以八為法○置無射七寸二分為實以第五位二
筭為準用減第二位二筭餘十即以十為法於七
寸二分外加一寸得八寸二分為應鍾○置應鍾

八編類纂

卷十一

五

八寸二分為實以第六位二筭為準用減第一位
二筭餘八即以八為法於八寸二分外加八分得
九寸為黃鍾此下六律參兩參伍錯綜之法
老陽之策三十六倍之為七十二七十二乃乾坤橐
籥兩其七十二即坤之策一百四十四三其七十二
即乾之策二百一十六今十二律大餘黃九寸大八
寸太七寸夾六寸姑五寸仲四寸蕤三寸林四寸夷
五寸南六寸無七寸應八寸正得七十二寸此見太
陰膺合造化老陽為乾乾為人律呂五○河圖南方
二七洛書南方為九合之得一百八十一百八十

乃乾坤大索籥進老陽三十六則為乾之策二百一
十六退老陽三十六則為坤之策一百四十四今小
餘合二分七分九分正得一寸八分此見小餘膺合
造化○先天乾居正南南為天位樂記謂樂由天作
則十二律當以南方立極河圖二七在南則十二律
小餘皆當從二從七洛書九在東則十二律小餘皆
當從九今林鍾果四寸二分無射果七寸二分應鍾
果八寸二分與河圖正南之二膺合大呂果八寸七
分姑洗果五寸七分仲呂果四寸七分與河圖正南
之七膺合太簇果七寸九分夾鍾果六寸九分蕤賓

八編類纂

卷十一

六

果三寸九分與洛書正南之九膺合其二分者三律
七分者三律九分者三律而自二七九之外更無小
餘餘一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八分者以律呂象天
其數從九而九分為九二分七分亦合而為九故也
此見小餘膺合造化○班固律曆志曰天之中數五
地之中數六韋昭曰天數一三在上七九在下以五
為中地數二四在上八十在下以六為中則五六乃
天地之中數易曰乾元川九乃見天則則九乃天之
中數五六九此三數故尊不當有小餘故夷則五寸
天之中數者南呂六寸得地之中數者黃鍾九寸

得天之體數者皆無小餘也十二律自黃鍾順數黃
鍾既居九則大呂居十太簇居十一夾鍾居十二姑
洗居一律呂但止於十故姑洗居一仲呂居二蕤賓居三林鍾居
四夷則居五南呂居六無射居七應鍾居八可知姑
洗亦五寸同夷則夾鍾亦六寸同南呂而皆有小餘
者以姑洗居一而未嘗居五夾鍾居十二而未嘗居
六故尚有小餘也然姑洗居一為十二律之始夾鍾
居十二為十二律之終是以姑洗雖有小餘而尚得
天之中數以為五寸夾鍾雖有小餘而尚得地之中
數以為六寸與他律不同也此見大餘胎合造化○

八編類纂

卷十一 樂類

七

乾數九坤數六五十四者六九之數也不九上六下

下者此亦泰卦坤反兩其五十四即一百單八兩其

一百單八即乾之策二百一十二其一萬單八

即十二萬九千六百為元會運世之總數今小餘合

林鍾二分無射二分應鍾二分大呂七分姑洗七分

仲呂七分太簇九分夾鍾九分蕤賓九分正得五寸

四分此見小餘胎合造化○陽每爻之數三陰每爻

之數六乾陽爻三得數九坤陰爻三得數十八震陽

爻一得數三陰爻二得數十二坎陽爻一得數三陰

爻二得數十二艮陽爻一得數三陰爻二得數十二

巽陰爻一得數六陽爻二得數六離陰爻一得數六
陽爻二得數六兌陰爻一得數六陽爻二得數六合
之得一百單八故兩其一百單八即為乾策此見小
餘胎合造化

定律說黃鍾九寸漢以來已然矣弘治中莆田有李
文利者謂黃鍾為三寸九分其說頗高偉所論著律
呂元聲可見後金谿黃積慶作樂律管見即墨王邦
直作律呂正聲此兩書與元聲即小異至其謂黃鍾
三寸九分大抵皆文利說也文利謂黃鍾三寸九分
升六分而大呂為四寸五分升九分而太簇為五寸四

八編類纂

卷十一 樂類

八

升九分而夾鍾為六寸三升九分而姑洗為七寸二

升九分而仲呂為八寸一升九分而蕤賓為九寸降

六分而林鍾為八寸四降九分而夷則為七寸五降

九分而南呂為六寸六降九分而無射為五寸七降

九分而應鍾為四寸八大率諸律皆以九分升降獨

大呂當丑月陽尚微而不能遽升故其升以六分林

鍾當未月陽尚盛而不至于遽降故其降以六分此

其說誠簡易可聽黃積慶十二律分寸率本文利王

邦直亦本文利而九六升降與文利又復小異謂黃

鍾三寸九分升九分而大呂為四寸八升九分而太

簇為五寸七升九分而夾鍾為六寸六升九分而姑
洗為七寸五升九分而仲呂為八寸四升八分而蕤
賓為九寸降九分而林鍾為八寸一降九分而夷則
為七寸二降九分而南呂為六寸三降九分而無射
為五寸四降九分而應鍾為四寸五降六分而黃鍾
為三寸九此兩說即互有得失然皆獨創天下聞其
言而悅之於是信古者既斷然以黃鍾九寸為是而
以三寸九分為非好奇者又斷然以黃鍾三寸九分
為是而以九寸為非始余以兩說相提而論文利謂
陽氣自冬至後已漸升而遷律乃反減則是氣有餘
八編類纂 卷十一 樂類 九

而管乃反不足陽氣自夏至後已漸降而遷律乃反
增則是氣不足而管反有餘此說未嘗非是且造化
升降必皆以漸固未有驟然而升降者必如史遷之
律是黃鍾之大呂不過降六分有奇而大呂至太簇
不過降三分有奇太簇至夾鍾不過降五分有奇夾
鍾至姑洗降三分有奇姑洗至仲呂降五分有奇仲
呂至蕤賓降三分有奇蕤賓至林鍾降二分有奇林
鍾至夷則降四分有奇夷則至南呂降二分有奇南
呂至無射降四分有奇無射至應鍾降二分有奇而
應鍾至黃鍾忽驟升四寸二分四釐天地盈虛消息

或恐不應遽爾懸絕至此其說誠未嘗非是余因其
說推之一六最少而河圖一六居北一尤最少而洛
書一實居北坤數六六最少而先天坤實居北坎數
一一尤最少而後天坎實居北則黃鍾居北方子位
者其律數當亦少似果當以黃鍾為三寸九洛書九
居南而河圖合二七以為九亦居南先天乾居南而
易曰乾元用九後天離居南而離為九則蕤賓居南
方午位者其律數當亦為九似果當以蕤賓為九寸
東南為陽西北為陰律呂本於洛書以東南為根宗
以黃鍾為主本而洛書東為三南為九合之為三九
八編類纂 卷十一 樂類 十

則黃鍾似果當為三寸九尚書曰身為度康節曰指
節可以觀天夫中指端為蕤賓而中指獨長則蕤賓
似果當為九寸名指端為林鍾而名指微長於食指
則林鍾似果當為八寸四食指端為仲呂而食指微
短於名指則仲呂似果當為八寸一。小指卑猶應鍾
而小指乃更短於食指則應鍾似果當為四寸八。大
指尊猶黃鍾而大指乃更短於小指則黃鍾似果當
為三寸九。支利之說誠未嘗不是願余獨疑自千載
以來世皆謂黃鍾為君矣寧有黃鍾既為君其律本
三寸九而千載誤以為九寸卒莫能釐正是三寸九

備十二律然無微簫管笙即備十二律然莫可得分
以琴定律寸獨琴備十二律其微有短長可因以探古律故壹
意以琴微為準。

疑古第二

凡造化必有中有中則左右得傍此以生短長東西
得傍此以定升降古今諸律法冬至而後所盈所損
益幾何即夏至而後所縮所損益幾何是冬至夏至
固造化之中也十二律所謂中安在乎黃鍾居子蕤
賓居午黃鍾蕤賓固十二律之中也乃今所居位其
左右諸律皆左亦為損分右亦為損分非前益而後

八編類纂

卷十一 樂類

三

損非左損而右益黃鍾蕤賓果可得為中乎無將左
右律則可謂左損右益矣然無射律之幾盡者既非
當蕤賓夏至之半又非當夾鍾南呂春分秋分之半
果可以無射為中乎况其左益者但一律而其左其
右其損者乃十律無射又可得為中乎無射既非中
蕤賓又非中黃鍾又非中則此律遂漫然無紀將安
從定中聲也夫盈天地間一而已矣一即十也十即
一也故遲六即疾必四眺三即縮必七不如是則十
不成化不滿今其左右律多者愈多少者愈少消於
此亦不必長於彼盈於前亦不必縮於後尚猶得為

疑

言律法
要於此
有大疑方
有一番大
疑

律曆一道乎哉夫升降階可以譬律也人降山亦然
日之盈虧潮之進退晝夜刻之短長皆可以譬律大
率有升必有降其消息必以漸損益必適均今黃鍾
至無射十一律皆遞降而應鍾始一升是有降而無
升且其降也漸而其升則驟是消息不以漸抑十一
律損益所少者不過二分二厘而多者遂至四寸三
分是損益非適均也必如漢律是戒途者日行九十
自子至戌第不過或五十步而止或百步而止乃至
亥忽疾行四十三里是以九十策分子十有二人其
十一人人不過二策三四五策其一人獨四十三策
八編類纂 卷十一 樂類 四

謂有是乎此其說多可疑請以漢律及大宋二曆布
為圖說以觀損益較今統曆若畫一也

律書度管仲不過謂宮聲濁宮數多而商次之角又次之徵又次之羽又次之姑爲此以示則猶云如宮聲八十一則商聲當七十二角聲當六十四徵聲當五十四羽聲當四十八其多寡相去之數當大畧如是欲制律者必哀多益寡適得其平而不虞後之人遂移其損益於律也孟子謂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若因管氏謂五音三分損益而亦復以十二律爲三分損益則是以五音正六律而不得以爲六律正五音矣土旺四時自不與火金水木並論流行之序宮五音自不與徵商羽角並論流行之序宮既居中勿

八編類纂

卷十一樂類

十七

論則樂道象天南方屬徵由中央運至南方宮之外自當起徵矣徵爲夏商爲秋羽爲冬角爲春夏既生秋則自當以徵生商秋既生冬則自當以商生羽冬既生春則自當以羽生角春既生夏則自當以角生徵徵商羽角皆自上而下其序最順秋非在夏前商非在徵前不可謂徵上生商春非在冬前角非在羽前不可謂羽上生角必如上生下生之說則是四時之序惟秋之生冬春之生夏方爲順生而夏之生秋冬之生春皆爲逆生夏冬豈逆生者耶管子宮聲八十一三分損一分而爲徵徵聲五十四三分損一分

而爲商商聲七十二三分損一分而爲羽羽聲四十八三分損一分而爲角其爲說已非矣漢史所載之律同爲夏律乃此損而彼則益同爲秋律乃此益而彼則損舉一以吾不知所損欲冥合何圖所益欲潛符何候其爲此紛紛損益何耶呂覽淮南上六律皆從損下六律皆從益遷史班志凡陽律皆從損凡陰律皆從益大氏皆穿鑿之談今欲樂道大明必盡損此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諸說而後可也

八編類纂

卷十一樂類

六

疑隔八相生謂五音三分損益猶可謂十二律三分損益則不可十二律三分損益是因宮商角徵羽三分損益之說而誤用之而隔八相生是又因十二律三分損益之說而誤成之者也管子以五音準四時而淮南亦以十二律準十二月管子謂宮聲八十一而淮南亦以黃鍾爲八十一管子謂徵聲五十四而淮南亦以林鍾爲五十四管子謂商聲七十二而淮南亦以太簇爲七十二管子謂羽聲四十八而淮南亦以南呂爲四十八管子謂角聲六十四而淮南亦以姑洗爲六十四誠可謂善于刻畫矣然黃大太夾姑仲則以二律而當一音以當宮商角蕤林夷南無應則以三律而當一音以當徵羽可乎音但有五而

宮則應鍾為無射之商，十二律至應鍾已窮，而黃鍾最尊，既不敢以黃鍾為無射角，大呂在黃鍾下，又不能越黃鍾，以大呂為無射角，而無射又不可獨有商而無角，徵羽故不得不以黃鍾清為無射角，大呂清為無射徵，而復置太簇清為無射之羽，若應鍾為宮，則十二律至應鍾已窮，黃鍾最尊，既不敢以黃鍾為應鍾之商，大呂在黃鍾下，又不能越黃鍾，以大呂為應鍾商，而應鍾又不可無商角，徵羽故不得不以黃鍾清為應鍾商，以大呂清為應鍾角，以太簇清為應鍾徵，而又復置夾鍾清為

八編類纂

卷十一 樂類

三

應鍾之羽，是夷則窮於羽，而後有黃鍾清，南呂窮於徵羽，而後有大呂清，無射窮於角徵羽，而後有太簇清，應鍾窮於商角徵羽，而後有夾鍾清，至應鍾為宮，以黃鍾清為商，大呂清為角，太簇清為徵，夾鍾清為羽，則十二律旋宮已備，無所復用他律，清聲為商角徵羽，故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無清聲。

疑十二律之外復有黃林太南四清聲

此則旋州為宮之法

此說即前說，特前說以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為序，而此說以黃林太南姑應蕤大夷夾無

仲為序，前說以宮商角徵羽為序，而此說以宮徵商羽角為序，差微不同耳。

如思說似樂，但有十二律，恐未必有變律，恐未必有清聲。此清聲以為有，則十二律疑必皆有，以為無，則十二律疑必皆無。今乃獨黃大太夾有清聲，而它律皆無有。此其說恐不然。其後又有謂黃林太南常有四清聲，而它律皆無有。此其說視前說即差不同，而其謂十二律之外復有四清聲，則一十二律之外果猶有四清聲乎哉。夫琴之七絃，其中絃乃虛之以象太極，而其實則六絃。琴之十三徽，其中徽乃虛之以象太極，而其實則二十四絃，和笙之十三簧，虛之以象太極，而其實則二十四絃，和笙之十三簧，其中簧乃虛之以象太極，而其實則十二簧。篪簞之七孔，其大孔乃鑿之以為吹孔，而其實則六孔。琴之六絃，簫篪簞之六孔，每一絃一孔，皆具二律，則十二律之驗也。琴之十二徽，編簫之十二管，和笙之十二簧，每一徽一簧一管，各具一律，則十二律之驗也。何者？造化有翕闢聖人仰觀於天地之間，而得其翕闢之理，故其制為樂，使琴則一絃具兩律，以為翕。瑟則兩絃合一律，以為闕。篪簞則一孔具兩律，以為翕。簫

八編類纂

卷十一 樂類

三

者造化有翕闢聖人仰觀於天地之間，而得其翕闢之理，故其制為樂，使琴則一絃具兩律，以為翕。瑟則兩絃合一律，以為闕。篪簞則一孔具兩律，以為翕。簫

笙則兩簧兩管合一律以為闢造化有縱橫聖人仰觀於天地之間而得其縱橫之理故其制為樂使瑟則得其縱以為絃琴則得其橫以為徽笙則得其縱以為簧奉笙以該遂則得其橫以為孔樂之十二律正體也琴之十二絃簫之十二管笙之十二簧正局也然造化有參伍錯綜聖人仰觀於天地之間得其參伍錯綜之理故其制為樂既半而為六以入於十二之內復倍而為二十四以出乎十二之外且豈惟如是又自六聚之於五以為五孔之墳土數五土最又自二十四散之於三十六以為

八編類纂 卷十一 樂類

重

三十六簧之等而然後收之於象一元太極之鼓聖人之制器即所以象律聖人之作律即所以定器豈有律呂之目既非十二律之用正又非六律之用半既非二十四律之用倍又非三十六律之用參乃此則十二律之外以黃大太夾為四清彼則十二律之外以黃林太南為四清既謂正律有十二正半律有十二變律有十二變半律有十二而編鐘編磬每一簾之間又徒具十六枚而不備陳四十八枚之數况唐制十六枚雖具又往往多不考擊如張文收所謂啞鍾之類則又惡在其為四清聲也以余揆之天地

孔之坊

間自有理聖人作樂自有造化古今所傳樂器非應五應六應十二與二十四三十六諸數其它如所謂韶簫十管管簫二十二管巢笙十九簧之類皆後人附會聖製以自成其私說恐不得謂之雅樂况簫管篪遂除吹孔之外皆正具六孔已明示六律十二律之意而晉魏唐宋乃以管色十六字淆之四一工凡諸字既有下四上四下一上一下工上工下凡上凡之別而五之一字至有上五下五緊五之別或一絃而具二律或一孔而具三聲宜乎四清之說得盛行於千世而余終聒聒不敢發一語以相質也

八編類纂 卷十一 樂類

美

宮縣之制凡國有大祭祀大朝會則鐘磬各十二皆畢陳四面如居肆故曰全為肆若但小祭祀則十二律但半設如半牆故曰半為堵如必執周禮全為肆西四當十六枚則周禮小胥有肆必枚十六之說以旋相為宮此禮運之言也五音六律十二管亦音運之言也今晉魏唐宋徒欲為旋宮之謀遂虛增入清之律而不計旋相為宮之上即明載五聲六律十二管之文均之為禮運而十一字之中酷信其下又之四字而必不信其上文之七字非余所敢知矣十二律之外復有變律正半律變半律即子律

禮運謂五音十二律此必律但有十二必不復有變律有變律已非矣而又云有正半律有變半律此恐非必如若說是正律十二變律十二正半律十二變半律十二總之凡四十有八然則聖人何不曰四十八律乃第云十二律耶究推其意第因樂記謂宮為君而漢儒謂黃鍾即宮遂亦以黃鍾為君又因樂記有迭相陵謂之慢之說恐十二律旋相為宮或至以諸律陵黃鍾故多為變律以避之其情婉其法嚴其詞正誠可謂得尊君大義矣然無射為宮黃鍾為商無射四寸八分之數少而黃鍾九寸之數多其勢必

以商陵宮乃以黃鍾九寸之正律減而為黃鍾四寸三分之變半律以避陵逼之嫌夷則為宮黃鍾為角夷則五寸五寸之數少而黃鍾九寸之數多其勢必以商陵宮乃以黃鍾九寸之正律減而為黃鍾四寸三分之變半律以避陵逼之嫌如仲呂為宮黃鍾為徵仲呂六寸五分之數少而黃鍾九寸之數多其勢必以徵陵宮乃以黃鍾九寸之正律減而為黃鍾四寸三分之變半律以避陵逼之嫌如火鍾為宮黃鍾為羽夾鍾七寸四分之數少而黃鍾九寸之數多其勢必以羽陵宮乃以黃鍾九寸之正律減而

為黃鍾四寸三分之變半律以避陵逼之嫌如是則是減黃鍾以尊無夷仲夾譬之猶抑君父以尊臣正樂記所謂陵所謂慢尚為尊君耶黃鍾九寸九寸其體也今乃倏減為八寸七分八厘有奇以為黃鍾變律倏減為四寸五分八厘有奇以為黃鍾變半律一黃鍾之律而人得三四分之以是說恐未可謂之尊君也夫黃鍾君也今既有正黃鍾又有正半黃鍾既有變黃鍾又有變半黃鍾一樂而四黃鍾是一天下而四君父何謂尊君耶律至于三寸九分以上即其聲已涉太清僅

可以為道調法曲不可用矣今太簇變半律三寸八分以上所用者尚有大簇變半夾鍾正半姑洗變半仲呂正半蕤賓正半林鍾變半夷則正半南呂變半無射正半之九律恐不免過于輕清幾於噍殺而不可為中和之音尚可用耶律呂相去至七厘即神瞽師曠亦未必能辨矣今南呂變律去南呂正律但六厘八毫應鍾變律去應鍾正律但五厘二毫姑洗變半律去姑洗正半律但四厘八毫南呂變半律去南呂正半律但三厘九毫應鍾變半律去應鍾正半律但二厘六毫樂道即精微有能辨析至三厘九毫二

厘六毫者耶此又不得不疑也况南呂正半律與南
呂變半律相去但三厘九毫即已分爲兩律應鍾正
半律與應鍾變半律相去但二厘六毫即已分爲兩
律乃大呂正律與黃鍾正律相去已六分一厘四毫
而猶未分爲兩律耶

且較失位
天中

若黃鍾正律虛而不用而以黃鍾變半律旋相爲
宮則此黃鍾變半律以爲卽君而黃鍾正律又虛
而在上以爲非君而其名又爲黃鍾然則此黃鍾
變半律將名爲何者豈有處其位於君臣疑似之
間以周旋於二十八律之內而可以爲尊君者哉

八編類纂

卷十一

樂類

元

疑宮商角徵羽五音之外復有變宮變徵二音世儒

與商角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
相去乃二律悉音節不和故商徵之間近徵收一
聲比徵少下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比
宮少高謂之變宮凡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七音

夫天但有五星地但有五方造化但有五行世但有
五運人但有五常則樂之但當有五音而不當有七
音明甚韋昭注國語乃至指七律爲七音何說也夫
黃鍾大呂太簇等律也宮商角徵羽音也王所問鳩
所對皆七律十二律無一語及宮商亦明矣昭何自
遂以律爲音也若七律卽七音則七音與天地並生
持一杼一絲一竹濁者卽宮商清者卽羽角八音

一陳七音畢見自必義作樂時已然矣非至周方有
七音周景王又何必以七律問伶州鳩又何獨以武
王爲對也吾正由鳩之說益知樂但有五音益立調
之法凡起調必始於宮自宮至羽其多寡清濁之序
豈能皆順欲其不相陵犯此不過以上宮下宮順數
逆數爲別耳以宮居上而以宮商角徵羽順而數之
則謂之上宮以宮居下而以宮商角徵羽逆而數之
則謂之下宮宮之有上下卽卦之有上下此造化不
易之至理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此十二律
之序也夷則之上宮乃夷則居上爲宮而南無應黃

八編類纂

卷十一

樂類

元

各次第相遞而下以爲商角徵羽黃鍾之下宮乃黃
鍾居下爲宮而應無南夷各次第相遞而上以爲商
角徵羽黃鍾之下宮卽夷則之下宮其調雖異而其
律則非有異也太簇之下宮乃太簇居下爲宮而大
黃應無各次第相遞而上以爲商角徵羽無射之上
宮乃無射居上爲宮而應黃大太各次第相遞而下
以爲商角徵羽太簇之下宮卽無射之上宮其調雖
異而其律則非有異也夷則之上宮黃鍾之下宮用
夷南無應黃五律以備五音太簇之下宮無射之上
宮用無應黃大太五律以備五音之但止於五而

萬萬不至於七已自可見。總武王所用四調二十律而數之黃鍾凡四用大呂凡再用太簇凡再用夷則凡再用南呂凡再用無射凡四用應鍾凡四用而總之所用不過夷南無應黃大太之七律則鳩之所謂七律已自可見而反指七律以爲七音何也。夫夷則之上宮卽黃鍾之下宮而武王必兩異其名名夷則之上宮曰羽名黃鍾之下宮曰厲太簇之下宮卽無射之上宮而武王必兩異其名名太簇之下宮曰宣名無射之上宮曰羸者羽厲宣羸四調名也亂者樂言以羸爲亂也卽論語關雎之亂是也此卽周易反對之卦自上而下

順而數之則爲乾下坤上自下而上逆而數之則爲坤下乾上而聖人於乾下坤上必名之曰泰於坤下乾上必名之曰否。庖羲之卦同而名異卽武王之調同而名異。此造化天然之妙自當如是。詳見阮韋昭章不察於此而誤指以爲七音遂使變音變徵之說更歷數千載而猶然未悟甚矣。昭等之足害天下也。

武王七律五音圖

國語周景王問武王用七律伶州鳩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臯故謂之宣所以宣二王之德也。反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三代樂制俱亡於秦火惟此篇幸存乃萬世樂律之根本也。今創成此圖簡易明著一覽洞然使延壽京房輩見之必不謂五音之外復有變宮變徵矣。

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

宮	商	角	徵	羽
(夷)	(南)	(無)	(應)	(黃)
			自上	而下

黃鍾之下宮名之曰厲

羽	徵	角	商	宮
(夷)	(南)	(無)	(應)	(黃)
			自上	而下

夷則之上宮亦夷南無應黃特夷則之上宮宮起於上自上而下故曰上宮黃鍾之下宮亦黃南無應黃特黃則之上宮宮起於下自下而上故曰下宮

太簇之下宮名之曰宣

音可知矣

羽 徵 角 商 宮

(無) (應) (黃) (大) (太) 而上下

太簇之下宮亦無射之上宮亦無應黃大

無射之上宮名之曰羸

以此為樂之平章

宮 商 角 徵 羽

(無) (應) (黃) (大) (太) 而上下

無射之上宮起于上自宮而下故曰上宮觀其律止于用五則樂之止于五音可知

夷則之上宮黃鍾之下宮

總此四調止用

八編類纂 卷十一 樂類

皆用夷 南 無 應 黃

夷南無應黃大

夷則之下宮無射之上宮

太七律周景王

皆用無 應 黃 大 太 所問七律即此

古帝王制調未必十二律悉用故武王象成四

調惟用夷南無應黃大太七律伶鳩之對謂鶉

火之分乃張十三度天駟乃房五度自張歷翼

軫角亢氏至房凡七鶉火居午天龍居子自午

歷未申酉戌亥至子亦凡七武王伐殷歲在鶉

火月在天駟星在天龍所歷皆七辰故其樂用

七律焉常以七律為七音也

謂五行之外土木火水復有餘氣此傳自梵竺前代

諸家曆所不道律呂天道也五氣之外既非有它餘

氣則五音之外必非有它變音今謂有變宮變徵非

也若謂十二月之外而復有閏月似亦當五音之外

而復有變音則曆法必越六十月而方閏兩月今正

音不過五而變音即有二尚可謂律曆一道然則是

置閏之法越五月輒當再閏亦不必五歲而後再閏

寧有是耶衰周而後諸作者往往各以其所制為音

如所謂九歌八風七音之屬皆是凡所為七音或不

過以調言或不過以器言第年代綿邈無可考見耳

八編類纂 卷十一 樂類

若果謂七音即七聲言七音即不必復言五聲言五

聲即不必復言七音而晏子對景公子太叔對趙簡

子乃皆云以七音奉五聲此又何也禮運謂五音六

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六韜謂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

論樂者亦可以深長思矣

疑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變徵林鍾

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 造化但五音其謂有

七音已非五音為虛位無定律其專指黃鍾為宮太

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變徵林鍾為徵南呂為羽

為變宮則尤非此所云謂其為黃鍾一均猶

可若通論十二均則五音周流上下變動不居或時以黃鍾為宮或時以黃鍾為商或時以黃鍾為角或時以黃鍾為徵或時以黃鍾為羽或時以大呂為宮或時以大呂為商或時以大呂為角或時以大呂為徵或時以大呂為羽寧有定在

疑宮商角徵羽有數 宮徵商羽角乃五音流行之序宮商角徵羽乃五音多寡之數五音在天地彼豈自知其多寡之數不過自率其流行之性一音長則一音必短一音抑則一音必揚蓋長則其氣匱其執自不足而易短抑則其氣緩其執自有餘而易揚即

八編類纂 卷十一 樂類 五音

四時多寡之序夏以二七之少盈而為四九之秋秋以四九之多匱而為一六之冬其大要亦不過如此故五音但當論宮徵商羽角流行之序不必論宮商角徵羽多寡之數

疑宮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羽聲四十八 律定於器者也聲生於數者也其數八十一即其聲自為八十一數之聲其數七十二即其聲自為七十二數之聲必未有數為八十一而聲為七十二亦未有數為七十二而聲為八十一者夾鍾之數七十四也林鍾之數六十也若五音果有

數則宮數八十一宮之數已定矣豈復能為七十四又豈復能為六十周禮又何曰禮天神則夾鍾為宮禮地示則林鍾為宮耶此一宮也夾鍾既可以為宮林鍾又可以為宮黃鍾又可以為宮是宮之周流變動已自可見高倬如文利乃猶謂宮聲五十商聲八十角聲九十徵聲七十羽聲六十變宮聲五十變徵聲七十審密如邦直乃猶謂宮聲三十九徵聲八十一商聲五十七羽聲六十二角聲七十五變宮聲四十五變徵聲九十是何習俗之移人雖賢者亦不能自免有如此哉

八編類纂 卷十一 樂類 五音

管子之意未嘗不佳特其詞微有語病而淮南龍門章見其謂宮聲八十一遂亦以黃鍾為八十一又妨於黃鍾九寸遂變其說謂律法當以九分為一寸以強合九九八十一之數天下豈有九分可以為寸者哉

疑七音為七始 天開於子人生於寅以黃鍾為天始太簇為人始似矣林鍾乃未律非丑律林鍾可為地始耶孟冬為十月十月建亥應鍾亥律謂應鍾為冬始似矣寅太簇為春始而姑洗則三月巳仲呂為夏始而蕤賓則五月申夷則為秋始而南呂則八月

姑洗可為春始蕤賓可為夏始南呂可為秋始取周禮祭地示以林鍾為宮其意指至為精遠非獨謂林鍾陰生其氣類與地相合陰生於蕤賓非生於林鍾若因周禮以林鍾禮地示遂指為地始然則因鍾禮天神又何不以夾鍾為天始耶且虞書但云以五聲十二律察治忽曷嘗有所謂詠七始云云也而漢志輒率意增之唐宋諸儒不信虞書乃深信漢志不疑何耶

疑漢律絲忽初杪造化但紀大凡不必太細及毫末譬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舜典多言之則曰日曆三百六十五度是於三百六十五度之外而多言一日易繫少言之則曰凡三百六十當替之日是於三百六十五日之內而少言五日乾坤二策皆有畸零而易繫但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則造化之數但當舉大凡而不必細及毫末已自可見樂道雖至微然亦至寸分即可以已矣今必欲定某律為幾釐幾毫幾絲某律為幾忽幾初幾杪同為十二律乃某律或有寸而無分某律或有寸而有分某律或有分而無釐毫某律或有釐毫而無絲忽甚至併釐毫絲忽初杪而俱有之

八編類纂 卷之十二 樂 觀化第三 如漢律是有損而無益恐造化不如是也如李說是先益而後損恐造化不如是也律曆一道也如欲定律恐當從古今曆法從曆損益則十二律分寸自真分寸既真恐不必專倚候氣

八編類纂卷之十二

實用編 六經類

樂

觀化第三

如漢律是有損而無益恐造化不如是也如李說是先益而後損恐造化不如是也律曆一道也如欲定律恐當從古今曆法從曆損益則十二律分寸自真分寸既真恐不必專倚候氣

律呂元聲律

八編類纂

律呂元聲律 其分寸先加後減 律呂正聲律 其分寸先加後減

律呂正聲律 其分寸先加後減 其○黃三寸九分四寸 八寸五寸七寸六寸六寸七寸五寸八寸四寸九寸 八寸一尺 七寸二尺 六寸三尺 五寸四尺 四寸五尺

冬至一丈二尺 一丈三尺 一丈四尺 一丈五尺 一丈六尺 一丈七尺 一丈八尺 一丈九尺 二丈 二丈一尺 二丈二尺 二丈三尺 二丈四尺 二丈五尺 二丈六尺 二丈七尺 二丈八尺 二丈九尺 三丈 三丈一尺 三丈二尺 三丈三尺 三丈四尺 三丈五尺 三丈六尺 三丈七尺 三丈八尺 三丈九尺 四丈 四丈一尺 四丈二尺 四丈三尺 四丈四尺 四丈五尺 四丈六尺 四丈七尺 四丈八尺 四丈九尺 五丈 五丈一尺 五丈二尺 五丈三尺 五丈四尺 五丈五尺 五丈六尺 五丈七尺 五丈八尺 五丈九尺 六丈 六丈一尺 六丈二尺 六丈三尺 六丈四尺 六丈五尺 六丈六尺 六丈七尺 六丈八尺 六丈九尺 七丈 七丈一尺 七丈二尺 七丈三尺 七丈四尺 七丈五尺 七丈六尺 七丈七尺 七丈八尺 七丈九尺 八丈 八丈一尺 八丈二尺 八丈三尺 八丈四尺 八丈五尺 八丈六尺 八丈七尺 八丈八尺 八丈九尺 九丈 九丈一尺 九丈二尺 九丈三尺 九丈四尺 九丈五尺 九丈六尺 九丈七尺 九丈八尺 九丈九尺 十丈 十丈一尺 十丈二尺 十丈三尺 十丈四尺 十丈五尺 十丈六尺 十丈七尺 十丈八尺 十丈九尺 十一丈 十一丈一尺 十一丈二尺 十一丈三尺 十一丈四尺 十一丈五尺 十一丈六尺 十一丈七尺 十一丈八尺 十一丈九尺 十二丈 十二丈一尺 十二丈二尺 十二丈三尺 十二丈四尺 十二丈五尺 十二丈六尺 十二丈七尺 十二丈八尺 十二丈九尺

春分五尺五分	五尺五分	五尺五分	五尺五分	五尺五分
穀雨三尺二寸	三尺二寸	三尺二寸	三尺二寸	三尺二寸
小滿一尺九寸	一尺九寸	一尺九寸	一尺九寸	一尺九寸
夏至一尺五寸	一尺五寸	一尺五寸	一尺五寸	一尺五寸
大暑二尺	二尺	二尺	二尺	二尺
處暑三尺	三尺	三尺	三尺	三尺
秋分五尺五寸	五尺五寸	五尺五寸	五尺五寸	五尺五寸
霜降八尺四寸	八尺四寸	八尺四寸	八尺四寸	八尺四寸
小雪二丈一尺	一丈一尺	一丈一尺	一丈一尺	一丈一尺
宋皇祐曆	前四曆見冬至後逐氣皆減夏至後逐氣皆加此一曆見冬至後逐氣皆減夏至後逐氣皆加	卷計二	二	二
初日一丈二尺八寸五分	初日一尺五寸七分	初日一尺五寸七分	初日一尺五寸七分	初日一尺五寸七分
一日一丈二尺	八寸四分	一日一尺五寸七分五秒	八寸四分	一日一尺五寸七分五秒
二日一丈二尺	八寸四分	二日一尺五寸七分五秒	八寸四分	二日一尺五寸七分五秒
三日一丈二尺	八寸四分	三日一尺五寸七分五秒	八寸四分	三日一尺五寸七分五秒
四日一丈二尺	八寸四分	四日一尺五寸七分五秒	八寸四分	四日一尺五寸七分五秒

統亦如是漢偏統亦如是魏中國亦如是漢魏外國亦如是宋皆冬至以後從損夏至以後從益與李王諸律冬至以後從益夏至以後從損不同恐元聲管見正聲未可為一律準則也

擬候氣定律前史云候氣之法置十二律管黃鍾九寸四分奇姑洗七寸一分仲呂六寸五分奇蕤賓六寸二分奇林鍾六寸四分奇夷則五寸五分奇南呂五寸二分奇無射四寸八分奇應鍾四寸四分奇於一密室冬從其方位斜埋地中令上與地平以度灰實管中以羅穀覆其上每歲十二月各如前案○候氣說亦未嘗不是顧獨疑月令有言孟冬之月已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孟春之月已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矣天地之氣如必應葭管而得則當其節候未交氣應未至彼上騰下降者果屬何物豈氣應者一氣而騰降者又一氣耶夫所謂某律幾寸幾分某律幾寸幾分必無論地高平地燥濕所在距地面皆幾寸幾分方可為某律幾寸幾分也今天下之大勢西北則處高東南則處下即撮土之區方寸之地固亦有此卑而彼則高非可以一律例論者彼按月所應氣能所在距地面皆幾寸幾分耶夫水氣也候消長即氣可知然亦有此未落而彼已消艸木氣也候榮瘁即氣可知然亦有此未彫而彼已謝何者地不同故也地有高卑

土有疏密即氣應亦宜有蚤晚先後安得此按月所
應氣東西南北皆適距地面幾寸幾分無短長耶。長
安洛陽地安見其遂可為天地準則於此候氣能毫
髮不爽耶。造化既有升必有降必如候氣之說是天
地之氣獨有升無降耶。春分而後艸木敷榮或陽氣
已出地無餘矣。姑洗仲呂諸管將安施耶。仲呂為四
月之律其長凡六寸五分八厘有奇安有時至四月
其陽氣猶然在地距地面尚六寸五分有奇者耶。若
陽氣當四月尚距地六寸五分然則二月三月四月
此發育萬物者果何物耶。彼謂冬至之氣距地面九

八編類纂

卷十二

四

寸大寒之氣距地面八寸三分雨水之氣距地面八
寸春分之氣距地面七寸四分穀雨之氣距地面七
寸一分小滿之氣距地面六寸五分是每一月陽氣
所升多不至七分少不過三分今四月小滿距地面
尚六寸五分有奇則夏至而後陰已漸長陽必漸消
陽氣又寧有出地時。豈陽氣獨當潛伏地中。更不必
發揚地下也耶。夫冬至陽生凡冬至以後上升者必
陽氣也。夏至陰生凡夏至以後上升者必陰氣也。蕤
賓五月律也。今其說謂蕤賓之管長六寸二分八厘
此必謂夏至之氣距地面六寸二分八厘不知此距

地面六寸二分八厘者。果陰氣抑陽氣耶。若夏至所
升為陽氣則自夏至以至大雪亦必皆陽氣天地間
有陽必有陰。今乃一歲十二月獨升陽不升陰。有是
理耶。若四月小滿距地面六寸五分八厘者為陽氣
而五月夏至距地面六寸二分八厘者為陰氣。則是
此陰氣陽氣皆並在一區。小滿即陽氣應時而至夏
至即陰氣應時而至。吾不知其往來何道。其轉換何
時。陰驟生於何鄉。陽驟散於何所。將陰入陽中以來。
抑陽入陰中以去。儻二氣參并而其氣愈升不幾於
以五月而遽觸六月之管。以六月而遽飛七月之灰。

八編類纂

卷一

四

也。耶。芒種後即有濕。有濕則灰必濕不能飛。候律者
欲蕤賓飛灰意必卜高燥地為緹室。以避濕地形高
則得氣差不易。豈此高燥地夏至所得氣距地面六
寸二分。而其他卑濕地亦但距地面六寸二分耶。若
高燥地距地面六寸二分。而其他卑濕地土疏潤氣
易升距地面或不過六寸一二分。或不過五寸五六
分。是高燥地所得氣猶為蕤賓。而卑濕地所得氣已
為林鍾。夷則。又安在為蕤賓六寸二分耶。且應鍾已
屬十月去冬至無幾矣。而應鍾之管長四寸四分六
厘。其氣距地面猶四寸六分。有奇。則是陰氣距地面四

寸即潛消入地陽氣距地六寸即潛消入地終一歲之內陰氣陽氣終不得出地少時將何以成升降成造化耶。即信如其說氣距地八寸則太簇飛灰距地六寸則林鍾飛灰然氣來則混齊而至皆騰踊而升矣太簇管動即黃鍾大呂二管宜亦葭飛林鍾管動即黃大太夾姑仲蕤七管宜亦葭飛今日某月則某律葭飛它皆不應是此氣有知己試管輒弗入未必試之管乃入耶夫候大呂時黃鍾管必猶在未去也候太簇時黃鍾大呂管必猶在未去也即令已去其穴孔必猶在穴恐在即氣出矣沈括乃以氣隨鍼出

八編類纂

卷十二

六

相譬謂氣出則管虛然則是已試孔即氣升亦不當復入耶。然則是誰令以土築之然則何不姑試令勿築以轉相參驗括亦宋高達士然則是京房幽謬之說括亦遂信之耶世獨見漢志載天子常以日冬夏至躬御前殿權土灰候鍾律遂深信以為固然夫候氣必土室漢殿廷必以石又可候耶設在它便殿猶可前殿天子外朝其禁陛可土階耶凡候氣必為室三重戶閉其塗爨必周此殿廷可為土室三重耶三輔黃圖則漢宮闕畢在未央宮建章宮甘泉宮所統部庭軒無算有緹室耶其說謂天子候進退於先後

五日之中漢天子即賢竊恐不再日即已倦先五日後五日則十日天子一日二日萬幾可十日待耶設漢亦如周制以冬至享南郊以夏至享北郊則先五日天子且齋尚候氣耶設謂志所云第天子御前殿遣八能於它所候氣非必天子自候則漢志所云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此何說且不曰天子御前殿遣八能而必曰合八能之士權土灰候鍾律豈遣官謂耶設不於殿階或第令在所候則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又可信耶隋時毛爽蔡子元等候氣或初入月氣輒應或至中下旬始應或灰三五夜輒盡或

八編類纂

卷十二

七

終一月始飛此又何說帝所難牛弘弘所對是耶非耶十二按斜瘞地下內卑外高與信都芳輪扇二十有四按月皆應之說尤屬欺謬信都芳必有它謬巧妖術而好奇者遂相緣飭以成其奸若仰觀雲色輒指天知孟春氣至則北齊時第當瞻雲又何必候氣漢齊諸廷臣其深信不疑何耶夫尺長則入地深氣易得灰易飛尺短則入地淺氣未必即可得灰未必即可飛此亦定理也今隋志及云魏杜夔用後漢尺制律候氣尺度長灰不飛梁毛柄誠用古玉管及宋太史尺制律候灰乃飛是律短及飛律長及不飛耶

此其說亦易辨彼以是欺人主乃當世卒不寤即至
世後卒亦不寤豈毛爽祖孝孫信都芳等凡為此說
皆此類耶且漢晉而來所制尺有短長至二寸有奇
者有短長至三寸有奇者所云九寸八寸其將以何
者定寸由元史曆志而觀郭守敬所糾前代冬至有
誤先一日再日三日者有誤後一日再日三日者所
云應候其將以何者為候彼尺寸猶莫知何者寸為
真是彼節節日猶莫知何者日為真是而猥云以某
節候其氣果幾寸此誠可笑若候氣可定節候則緹
室之法非但可以制樂且將可以授時每歲時第令

八編類纂

卷十二

八

一太常候氣已足又安所用馮相氏測景為耶凡候
氣所以作曆謂氣差則曆差當為改曆耳然冬至曆
已頒尚可改耶若候氣所以為又明年曆則天地之
氣俄頃變化可前定耶夫曆則逾年一更而律則一
成不變謂候氣所以為曆以防曆差則猶可耳律非
歲改而月更者乃每月必候何為者耶以余揆之冬
至為氣初冬至定則其它諸節候疑皆可定此誠當
候當是時陽氣方在地中則冬至誠為可候周官保
章氏常以至日觀雲物以辨吉凶水旱亦此意也而
鄒衍京房輩誤傳其說遂十二月每月必按誠屬無

此其說唐貞觀而後已不見國史或唐宋已識之
而蔡季通當宋晚季猶因仍其說何哉大氏馬不至
龜不呈即圖書亦未必不作今候氣必緹室取竹必
弘農宜陽金門取葭莩必懷州河內特聖人用神道
設教蓋人臣欲依託和氣猛氣衰氣之說必每月一
按以感動人主人主欲假借此說以發明吾所定此
律已得之天地之準非可圭撮致疑令天下可知而
不可言可疑而不可知耳如是即令與天壤並時何
害若果謂有關禮樂非此即十二律無從厝乎則漢
帝前殿所合八能之士與齊引曹參軍陳山陽太守

八編類纂

卷十二

九

當自知之非不佞所敢知也
疑用古望臬分寸定律西京綱望臬 全錯望臬
天監望臬尺 舉一以例
其○望臬則以測景晉荀勗宋丁度請以此參驗律
則尤是顧其所測地不過以中土陽城為中非必當
天地之正中以故所測或百年或數十年甚或第五
六年四三年輕復改測恐不可為據宋皇祐去周顯
德時何幾而皇祐曆視顯德欽天曆冬至顯德則景
長六二尺八寸六分皇祐則景長七二尺八寸五分
夏至顯德則景長尺五寸一分皇祐則景長尺五寸
七分此何以說且何論年載久遠即比年而課皇祐

已丑冬至則景長丈二尺八寸五分。其明年庚寅冬至則景長丈二尺八寸四分。夫景之短長悉由望臬乃差殊若此彼已自不能依以定曆。又安能借以定律。若前代望臬可以定律。則有宋三百年間恐不必十八改曆。思非敢以為信然矣。

原理第四

理者何謂河圖洛書也。圖書何以名理。謂理從圖書出也。古人以一畫之長一黍之廣。至延爭二十餘年。誠以樂道精微。莫令差微若纖忽。即已非樂。是不可不其難其慎者。思之以所測質諸圖書。其

八編類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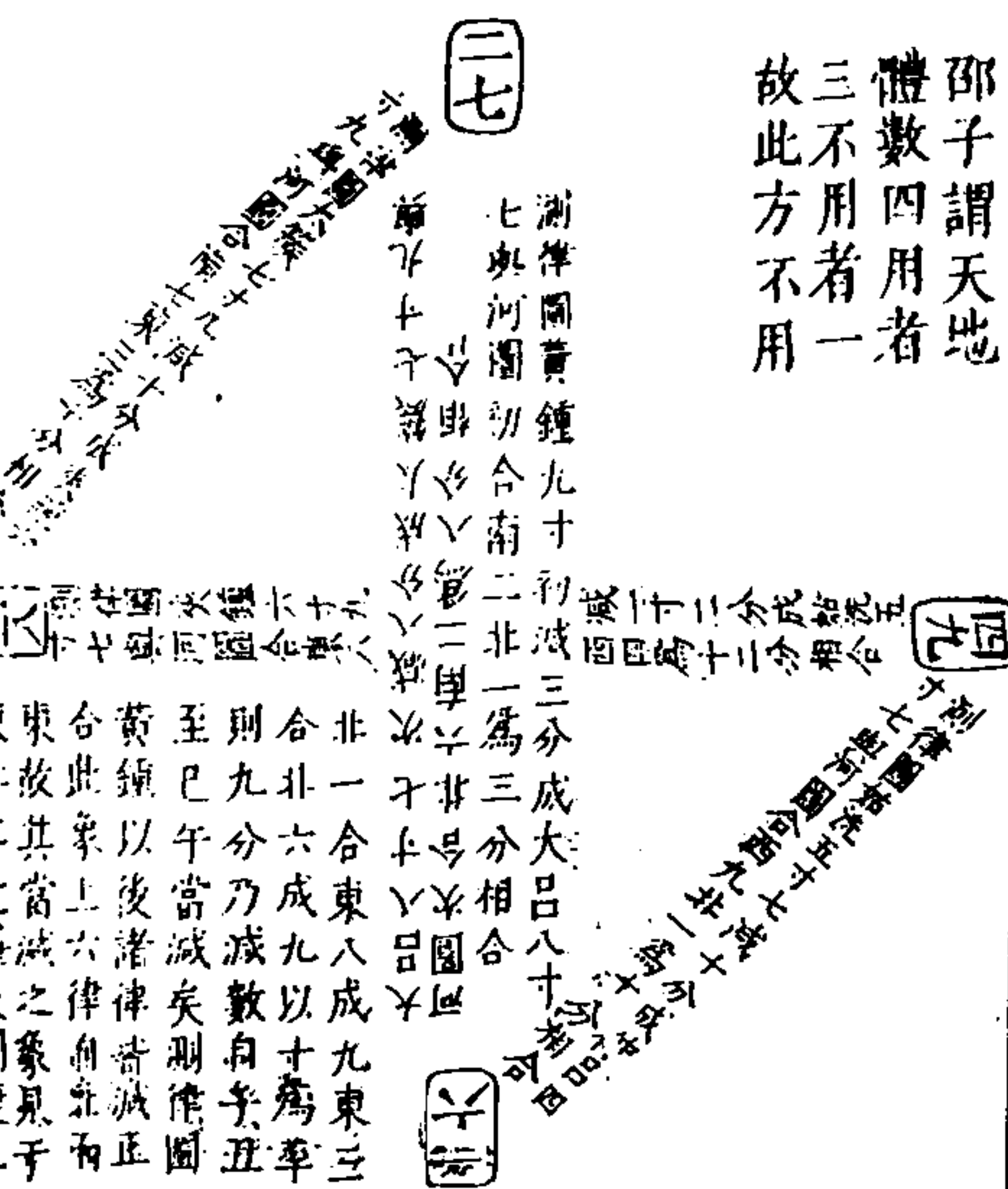
卷十二

十一

幸而粗合亦可謂無所不合矣。第恐語太繁則易厭。故不敢多為紀載。此第共一二大較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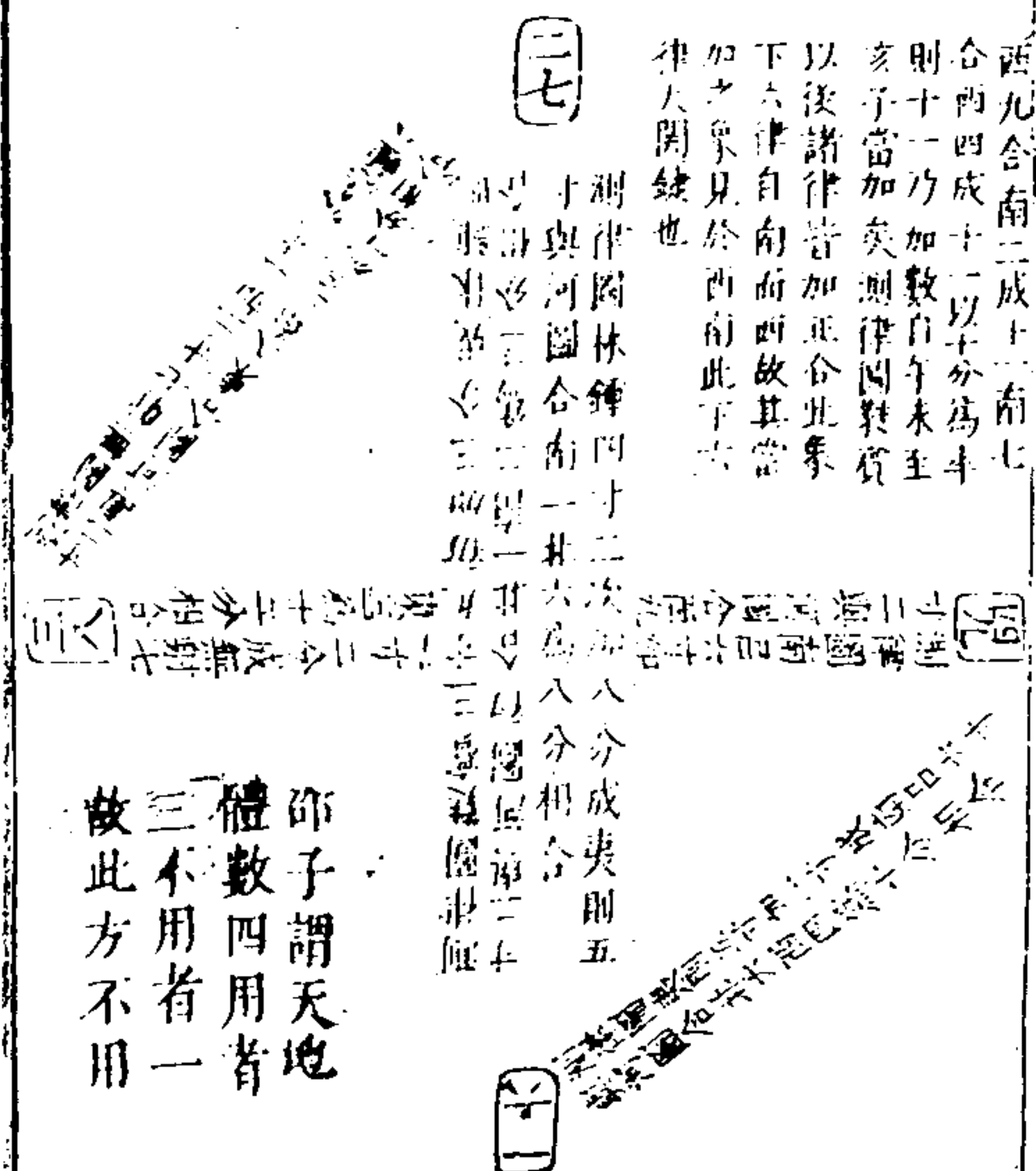
一合河圖。造化之根在小。餘不在大。餘測律圖小。餘五十四分者。天數九地數六六九五十四。是河圖天地之象也。凡萬物皆虛一以象太極。小餘五十四。并所虛象太極之一合之為五十五。是河圖五十有五之象也。

測律圖環連第次圖河合法損環連第次圖律測



邵子謂天地體數四用者三不用者一。故此方不用。

測律圖林鍾四寸二分初減八分成大呂八寸



邵子謂天地體數四用者三不用者一。故此方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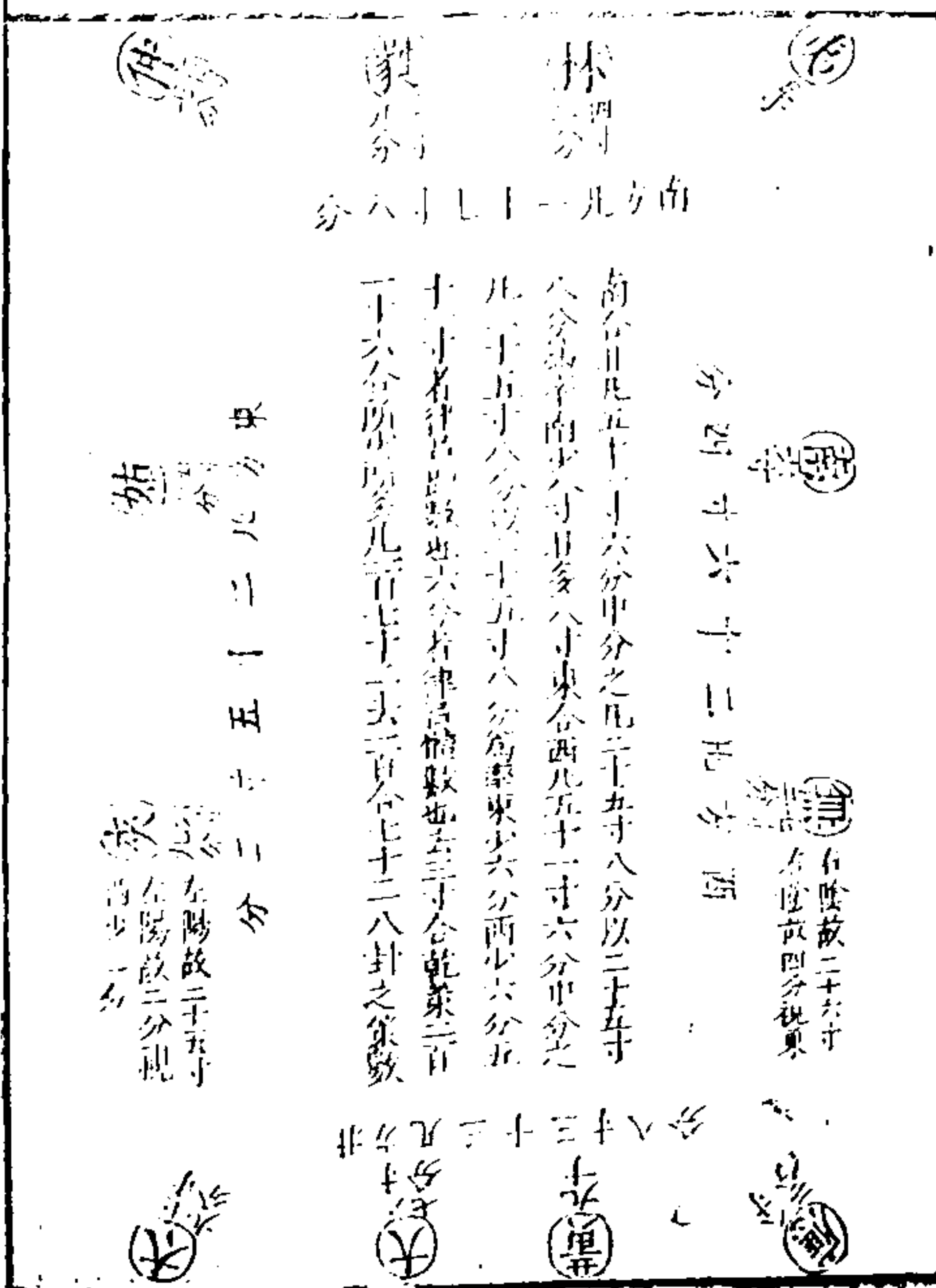
樂由陽來者也。非之一六，一為陽而六為陰，故合一不合六。西之四九，九為陽而四為陰，故合九不合四。西北陰方，則陰盛，故避之。而東南陽方，則陽盛，故不避。所以見樂之率神而從人也。

八編類纂

卷十二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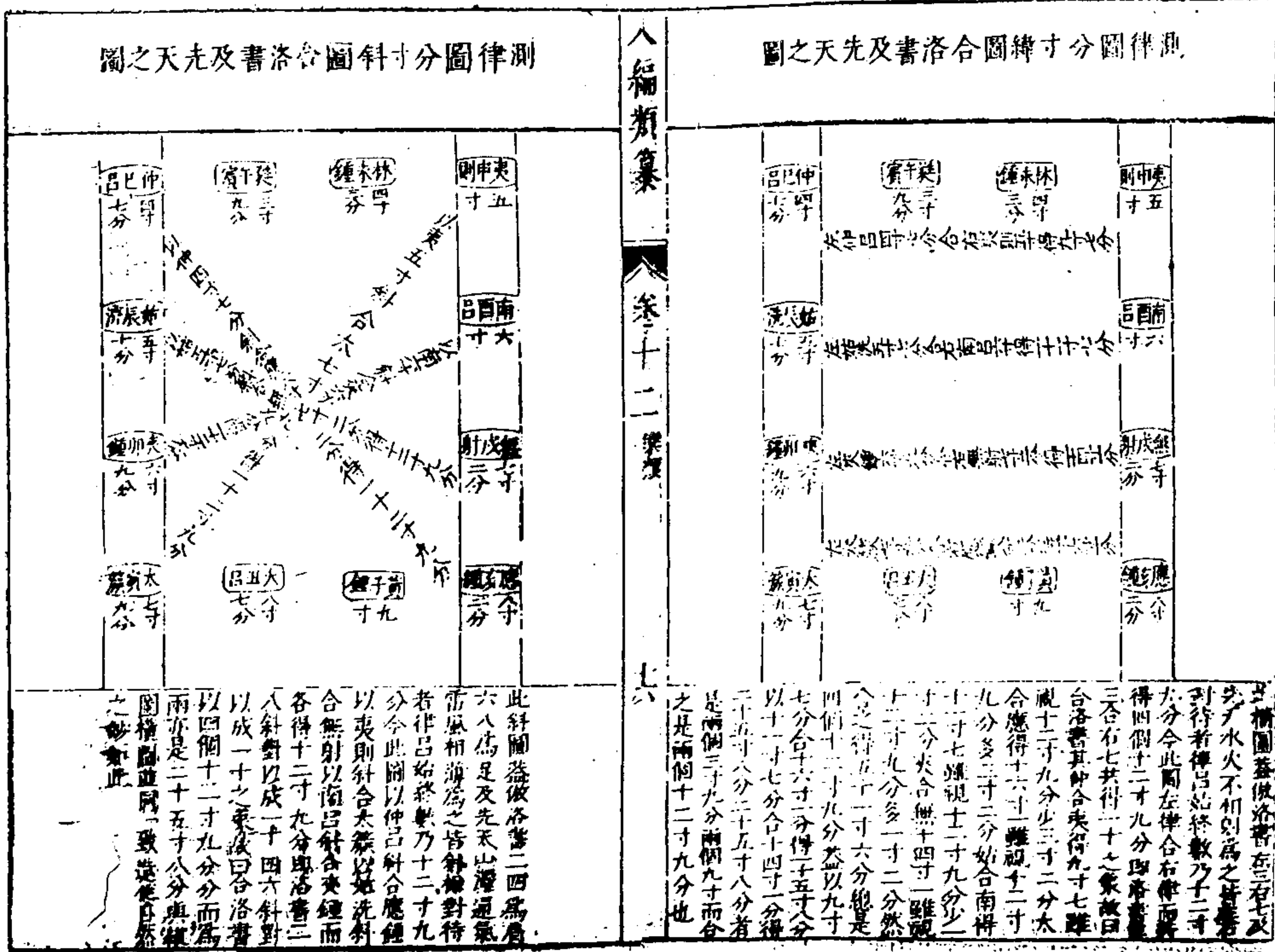
測律圖河合圖連台之圖



洛書○樂自洛書來洛書之數四十有五倍之即九故三十九為律呂之始數自蕤賓三寸九至黃鍾九寸凡相距五寸一分故五寸一分為律呂之距數六律六呂數皆用六於四十五而少六即律呂始數之三寸九於四十五而多六即律呂距數之五寸一三寸九是六虧於四十五之內五寸一是一盈於四十五之外○測律圖用三八十二二十八而虛一二四五六七九十一不用者亦虛中以爲體數之意其所不用之(一)(二)(四)(五)(六)(七)(九)(十一)合之凡四十有五

八編類纂 卷十二

與洛書四十五數相合是用者亦合洛書之數不用者亦合洛書之數。此理最妙洛書之數凡四十有五洛書用九律呂從洛書來故亦當用九今以九為則除蕤之三寸九夾鍾之六寸九太簇之七寸九黃鍾之九寸皆已得九不補矣林鍾四寸二分於九數當補七分無射七寸二分於九數當補七分應鍾八寸二分於九數當補七分大呂八寸七分於九數當補二分姑洗五寸七分於九數當補二分夷則五寸無餘分於九數當補九分南呂六寸無餘分於九數當補



此斜圖蓋做洛書二四為局六八為足及先天山澤通氣而風相薄為之皆斜對待者律呂始終數乃十二寸九分今此圖以律呂合應鐘以夷則射合太簇以姑洗射合無射以南呂射合夾鍾而各得十二寸九分即洛書二八斜對以成一十之象故曰洛書以四個十二寸九分而為兩亦是二十五寸八分與律圖權圖並同一致遂能自然之妙也

此圖蓋做洛書二四為局六八為足及先天山澤通氣而風相薄為之皆斜對待者律呂始終數乃十二寸九分今此圖以律呂合應鐘以夷則射合太簇以姑洗射合無射以南呂射合夾鍾而各得十二寸九分即洛書二八斜對以成一十之象故曰洛書以四個十二寸九分而為兩亦是二十五寸八分與律圖權圖並同一致遂能自然之妙也

玩易第五

九五最尊今獨無十寸九分者以十近九故也八亦近九而有八寸九分者以八在九之下而十則加於九之上故避十不避八即易爻不曰初多凶而曰三多凶之意以初在一之下而三則加於二之上也九五最尊今獨無十四寸九分者以四近五故也十六亦近五而有十六寸九分者以十四在五之內而十六則出於五之外故避四不避六即易爻不曰上多懼而曰四多懼之意以四在五之內而上則出於五之外也

八編類纂

卷十一

七

合易逆數○千古諸儒皆謂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乃伏羲先天八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乃文王後天八卦此說非也道理自混闢時即已備足豈伏羲所能留豈文王所能補若如先儒之說是道理一定不移者而伏羲得置之於南文王得移之於北天地間寧有此理愚謂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即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特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乃順數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乃逆數孔子謂易為逆數正謂此耳先儒此說以未知震巽乃天地之交乃陰陽闢爭搏換之際故易曰雷風相薄伏羲八卦以震先巽是自其生出

之序而言文王八卦以震先巽是自其流行之序而言其實一而已矣土之為物流行四時雖有定所實無定位洪範以土置於水火木金之後是謂土有定所曆法以土旺一十八日置於四季之末是謂土無定位坤艮皆土也伏羲八卦以艮坤二土置於六卦之末即洪範以土置於水火木金之後是指其有定所而言文王以艮土參於上四卦坎巽之間以坤土參於下四卦離兌之間即曆法以土寄旺於四季之末是指其無定位而言今若以震巽相易以乾兌離巽震坎佈為圖而以坤土參於兌離之間以艮土參於坎乾之間試自乾逆而數之則其序即為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故孔子以為逆數律呂宮商角徵羽即宮徵商羽角與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即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無異特有順數逆數之別耳試置宮商角徵羽每音間一音逆數之即其序自為宮徵商羽角或每音間二音順數之即其序自為宮徵商羽角又試置宮徵商羽角每一音間二音逆數之即其序自為宮商角徵羽或每音間一音順數之即其序自為宮商角徵羽是宮徵商羽角與宮商角徵羽夫豈可以異視而先儒乃交爭互執彼此相非其亦未諳於造

化合一不測之妙矣

邵子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則是而謂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則非巽乃六非五坎乃七非六艮乃八非七坤乃九非八詳見別卷此所謂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特姑就先儒成說發明耳

合易反對○易卦多反對故樂調亦皆反對觀武王所用七律夷則之上宮即黃鍾之下宮太簇之下宮即無射之上宮則十二均宮商角徵羽五調每調皆當反對可知武王七律即已屯蒙諸卦皆卦同而名異則黃鍾諸調當調同而名異觀夷則之上宮武王

必名之曰羽黃鍾之下宮武王必名之曰厲太簇之下宮武王必名之曰宣無射之上宮武王必名之曰羸則十二律縱橫二十四調每調皆當有名可知特名非人臣所敢定且武王名其樂曰厲曰宣曰羸而後卒覆周者厲王與周者宣王代周者羸秦是樂道潛通造化寧容易作此累世名臣所以竟囁嚅而未敢以請也

卦之有變爻既不失為易則調之有變律又何足以病樂故吾茲以變爻與變律悉陳布為圖以見昭合如欲音節不相陵犯此第在度曲者於一調之間善

八編類纂 卷一 樂類

八編類纂 卷十一 樂類

為調適自可以酌叶官商角徵羽成曲矣

稽疇第六

箕疇自圖書出然必自河圖變洛書然後範成範九數樂九數知範然後知樂必如前代之說是範第出於書而非出於圖聖人亦不必則圖書作易矣夫洪範五行而已矣水火非有形無可以考驗聲律其自餘凡玉凡石皆土屬也凡穀黍皆木屬也凡金鐵銅皆金屬也欲定律思以為與其求於黍與玉管於玉律於鐵權銅斛銅倫然則何不獨歸本洪範則豈不猶為守約乎哉

八編類纂

卷十二

二十

律合洪範說○洪範多倣河圖而作王待制以為非出圖恐非先儒以為盡倣洛書非也天地之間非潛而南見德所以默宰于中者故箕子因河圖之非六而以六三德陳位於北事所以發揮於外者故箕子因河圖之南二而以二五事陳位於南五事為貌言視聽思為恭從明聰睿為肅又哲謀聖聖人以天聰天明南面而聽天下則五事正宜在南聖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則三德正宜在北若謂倣於洛書則六三德偏於西北二五事偏於西南是聖人之天德天事皆當以偏而不必以正以此

為說恐箕子不如是也若謂西北為乾以三德居於西北或者欲武王潛養乾德則西北乃退居之乾非南面嚮明之乾不可以垂衣而治以此為說恐箕子不如是也五行默運於兩間而無迹者也三德潛通於天載而無聲者也故箕子因河圖一六在北而即以六三德與一五行同位於北卜筮天道也五事亦天道也故箕子因河圖二七在南而即以二五事與七稽疑同位於南八政之修舉在人庶徵之應感在天天人之理毫不可誣故因河圖三八在東而即以三八政與八庶徵同位於東倣好德與惡則所以成

八編類纂

卷十二

二十一

此福極者歲月日與星辰則所以成此曆數者故因河圖四九在西而即以九福極與四五紀同位於西是同方之五行乃所以近防三德者同方之稽疑乃所以近防五事者同方之庶徵乃所以近防八政者同方之五紀乃所以近防福極者若曰如一德一行不修一事一政不備則五行之造化庶徵之災祥稽疑之鬼神皆隨在起而應之甚至歲月日脩短之曆數皆可以龜卜而數計是箕子之微意必如是然後可以垂訓若以為倣于洛書則德自為德而應自為應天自為天而人自為人將何以警動人主必以此為

說恐箕子不如是也。河圖之中五五也。河圖之中十
兩其五亦五也。皇極一也。稽疑之雨霽蒙驛克貞悔
七也。庶徵之雨暘燠寒風五也。五行在北。五事在南。
庶徵在東。五紀在西。是河圖之中五。運而為南北東
西之五。而四方皆已有五。即洪範錫汝保極之意。若
如洛書。是東南有五紀之五。東北有庶徵之五。西南
有五事之五。而京非何獨有五。且四隅猶然有五。而
東西何獨無五。何以成會極歸極。以是為說。恐箕子
不如是也。夫天一主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
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是河圖
人編類纂 卷一 二

也。非洛書也。洪範之為貌為恭為肅為雨為露為狂
莫非言水。為言為從為又為霽為暘為借莫非言火。
為視為明為哲為蒙為煥為豫莫非言木。為聽為聰
為謀為驛為寒為急莫非言金。為思為睿為聖為克
為風為蒙莫非言土。則洪範之本於河圖已自可見。
彼洛書既非有水火木金土之說。又安得謂洪範盡
做洛書也。夫此九疇也。自其四方之定數言之。以非
一之五行合北六之三德得八。以南二之五事合南
七之稽疑得十二。以東三之八政合東八之庶徵得
十三。以西四之五紀合西九之五福六極得十六。以

非之八。南之十二。合東之十三。西之十六。得四十有
九。又自其連合之定數言之。其自非左旋。以非五行
之五。三德之三。合東八政之八。庶徵之五。得二十有
一。以南五事之五。稽疑之七。合西五紀之五。五福之
五六極之六。得二十有八。以二十有一。合二十有八
亦得四十有九。其自南右旋。以南五事之五。稽疑之
七。合東八政之八。庶徵之五。得二十有五。以非五行
之五。三德之三。合西五紀之五。五福之五。六極之六
得二十有四。以二十有五。合二十有四。亦得四十有
九。必如是而後。可以為其用。四十有九。若如洛書。則
人編類纂 卷十二

南北東西之數。與大衍四十有九之數。皆不甚相合。
安得謂洪範盡做洛書也。若洪範果做于河圖。而非
盡做於洛書。則範之五。皇極居中。當亦以姑之五寸
七。夷之五寸。並置於中。合之為一十口寸七分。範之
六三德在北。當亦以夾之六寸九分。南之六寸。並置於
北。合之為一十二寸九分。範之七稽疑在南。當亦以
太之七寸九分。無之七寸二。並置於南。合之為一十五
寸一分。範之三八政。八庶徵在東。當亦以蕤之三寸
九分。大之八寸七分。應之八寸二。並置於東。合之為二十
口寸八分。範之四五紀。九福極在西。當亦以仲之四

寸七林之四寸二黃之九寸並置於西合之為一十
 七寸九分夫律之成數十二寸九分也律之距數五
 寸一分也律之始數三寸九分也律之終數九寸也
 今五寸一分在南而即應律之距數十二寸九分在
 北而即應律之成數三寸九分在東而即應律之始
 數九寸在西而即應律之終數是謂合律北西體靜
 靜則不變而北西之小餘果皆九分東南主動動則
 必變而南東之小餘又以南之一分合東之八分而
 亦得九分是謂合律况東對之三寸九既為九而合
 東大之八寸七東應之八寸二亦為九西黃之九寸

八編類纂

卷十二

音

既為九而合西仲之四寸七西林之四寸二亦為九
 則十二律用九之象渾然一九疇用九之象又安可
 謂河圖體方與洪範九疇不合遂斷然以洪範為盡
 做洛書也哉知洪範但有五行而無七行則律呂但
 有五音而必無二變抑又明矣

洪範做河圖之圖

八編類纂 卷十二 音

北以三南以七東以八西以五
 六環向中五即所謂合極歸極

以三德為三
 以五德為五
 以七德為七
 以九德為九

人盛於東故司司空使司
 是知士師尹僕從於東

歲 月 日 星辰

以吉為以極中千命德氣用之命

紀五(四)

北土清故德齊於非
 候以三德五行之
 下見帶備其淵

律呂合河圖洪範圖

洛書洪範圖為九方五而河圖洪範圖為九者惟可見洛書體圖河圖體方

每方體動備以兩分合東八寸而西九分

無七分 九十五分
 太七分 九十五分
 中 夫五分 九十五分
 姑七分 九十五分

洛書洪範圖無八而河圖洪範圖有八有九為圖八為方各不失其本體也

洛書洪範圖無八而河圖洪範圖有八有九為圖八為方各不失其本體也

律呂合洛書洪範圖

洛書洪範圖無八而河圖洪範圖有八有九為圖八為方各不失其本體也

黃九寸 數終品律合

仲七寸 林得九寸九分

姑五分 庚五寸 九寸七分

九寸七分

河圖洛書相為表裏洪範既經大行之後則河圖之內自有洛書不必以圖書分爲二致但思洛書映布律位見西而無律北亦無律故謂其與律呂不合豈樂乃大過純陽無陰而北爲先天坤位西南爲後天坤位故十二律不與此二分相構耶然此圖過爲九寸則西十五既正合洛書之而四方爲九者五又正合洪範九疇之象則亦未可謂洪範非位於洛書也

八編類纂 卷一 樂類 三六

疑案黍定律洪範○髮幾程日程衣幾稱度幾抄權幾秤量幾粟古人以權度爲程度皆從禾意蒼頡始作字亦必以黍黍生度量權衡良是思安敢以爲疑然亦須得秬黍秬黍出河東上黨羊頭山大雅謂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許慎云秬一桴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則疑必一桴二米者乃是古人以秬黍和鬱金艸爲酒謂之秬鬯必灌裸乃用之周召有大功王室天子享以裸禮如所以享先王乃用秬鬯洛誥以秬鬯二亩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與江漢秬鬯一亩可見此皆謂秬黍不常有而可貴欲借此以明重今唐宋取諸民間定律輒動至數十百斛安所得秬黍如許乎設秬黍世多有不足言奇貴則後漢任城縣產秬黍二斛八斗皆一桴二米漢史輒大書稱爲上瑞此何謂乎秬黍既奇貴不多有則唐宋所徵取必皆一米黍河東謂之黑黍此安可探律即令間有之度民間恐它日無以應亦未必肯上有司竊意世主探律時河東未必產秬產秬時世主未必探律或兩不會逢其適豈秦漢所傳律果周成宣漢任城縣秬黍所定者耶即宋乾德時上所出大內黍云果出潞州上黨又可信耶是秬黍非秬黍猶然不可知乃阮逸則

爭方積房庶則爭圓積李昭則以縱黍系尺胡瑗則以橫黍系尺范鎮則主圓積馮元則主橫黍荀勗則以尺生黍鄧保信則以黍生尺漢晉則以一黍之廣為分元魏則以一黍之長為分永平則以十二黍為寸景祐則以十黍為寸公孫崇則以十二黍為寸劉芳則以十黍為寸且阮逸用大黍鄧保信用長黍李照用京縣秬黍皇祐用烏圓小黍此以彼為非彼以此為非紛紛藉藉始如聚訟爭之至二十餘年猶然未已此何為乎就而課之諸家之說即非必盡無長短顧思獨以為天下理而已矣至於黍即令果上黨

八編類纂

卷十二

六

羊頭山吾欲令律長亦微可易以大吾欲令律短亦微可易以細何者地有肥磽即所產有細大秬粳即和氣所產吾但能必其皆一桴二米安能必其皆細大適均吾將以何者為定乎哉黍系之說謂其為神道設教則是今黃鍾九寸雖定而大呂以下尚不知其律幾寸其律幾分乃忿爭於一圭一撮之間醜詆於一微一芒之際是何其放飯流歎而虛為此紛紛也

疑用古玉律分寸定律

洪範上篇○舜昭華玉瑤來

周始流玉律小呂

○大氏廷議則論者必

爭同異而角為勝不勝輒陰使人挾持先古陳寶物故伴為不知相獻遺曰吾掘地得之何所或曰吾得之某冢墓或曰吾得之敗亡國某遺臣故老之家即勝者亦意疑不勝者其中心非必降欲假託以為信故曩時詐欺者往往多有之吾不能更僕不然平時此等物皆安在吾不聞有獻遺及一旦廷議發非田父於野地得周尺即陳總掘地得古尺非吳人掘地得銀尺即郡國得漢故鐘非汲郡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周玉律及鐘磬即零陵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玉律何神物出適不先不後乃爾也荀勗與阮咸爭

八編類纂

卷十二

五

律惡之出咸為始平相何周尺遂獨現始平野地田父彼何知非誤以為石棄去之即實以為玉斯藏之矣縱微以告語人亦未必聞天下天下何從知始平田父得周時玉尺也咸素善鐘律此玉尺意必咸已先得愛其古輒據依此制作律與荀勗爭短長及不勝得始平以去遂嗾令田父為此安見其果周時物也即令果周尺當時天王業久不省方矣意所在四方尺短者自短長者自長豈必盡武王權量初制又何足據依也舜所至同律度量衡贊帛贊玉意其葬必以玉殉奚文學之說良是然自漢距虞幾千百年

始得真陽城非天中地也此不過因周公卜洛之說而姑存之況此一役也為崇山所蔽虧有遠近則其景有短長又凡測非極大約率千里而差一度有奇皆不可不知必景信而後尺信必尺信而後律信何輕言律度也唐虞三代時其幅員不及萬里諸夏以外非輟跡可至將安所施土圭聖心自有樂土圭之說為後世探律者設耳然亦唯聖人為不假闕探而自得元聲其餘則非博求於天地之內直表於天地之正中而彼其所測景吾安敢遽信非勝國統一華夷令郭守敬得南抵朱崖北窮鐵勒而彼其所測八編類纂 卷十二 律曆 景吾安敢遽信非守敬聰悟絕倫雅有機智所創授時曆多前人所未發而彼其景表尺吾安敢遽信今其尺視市尺僅得八寸最號得中即今欽天監表尺是矣然人言郭曆亦已差則其尺又復有說如必欲探律似但當詳定合朔及日月交食使尺但聽命於曆而曆不聽命於尺必合朔交食與所推方位時刻皆分秒微芒不爽然後曆信曆信則其尺亦信夫然後可用以定律顧合朔交食在天必非可察見毫末又惡能令分秒微芒不爽也思以管仲宮八十一商七十二角六十四微五十四羽四十八之說推之

秦漢相傳律乃必云某律幾厘幾毫幾絲幾忽何也彼其意徒欲及微秒以示精然非律本分矣疑周有兩尺洪範土○謂西周有兩尺不敢信周制度量等既頒自內宰使司市質人掌稽之歲時猶必遣合方氏大行人行天下同度量使齊一安肯令天下有兩尺陳祥道引王制步說范鎮引周禮璧羨說謂周法八寸十寸皆為尺然則周武所謹權量何物也周既非有兩尺則苟勗倣周禮所造惡知是否安可命為周尺宋祁曰大臨柰何獨深信乃爾八編類纂 卷十二 律曆 疑九分不可為寸附○周八寸不可為尺漢九分乃可為寸乎設九分可為寸九寸可為尺則黃鍾其長一尺何不曰黃鍾一尺乃必曰其長九寸乎數成於十黃積慶辨之明甚思無用覆說為矣本數第七數略○造化有大數有中數如五十五二十五三十二百一十六一百四十四四十五四十九一百口八七十二二百八十五十四一十二二十四皆數之最

一百五十二與一十一萬五千二百一十五萬
二千皆萬物數也曆家推步以一萬即一百以十萬
即一百蓋有以識此矣必知此然後可以言樂
分調第八

十二律寸分既已得即分調為一百八或更為二
百一十六無不可第記稱樂統同似不安分異太
過今謬擬縱圖一十二圖橫圖一十二圖以象十
有二月合縱圖為二十四圖以象二十四氣每均
五調每調五音凡一均二十五調以象天數二十
有五十二均凡三百調以象地數三十其上官自
上而下下官自下而上皆大率一本國語此圖布
而所謂清宮清商清角慢角所謂下徵流徵清徵
然後坦然明白夫黃鍾一均而縱圖三十餘圖其
脗合一至於此亦可以見律呂天然自有之妙非
人力可能強致

清宮清商清角下徵說○雅樂有清宮清商清角下
徵下徵即清徵以清商角之後其數愈少不可名清
故各為下徵其實即清徵也前代相傳皆呼下徵
舊稱而獨無清羽者以羽居五調之末更無它調相
較以知其孰為正羽孰為清羽故獨無清羽之名至
於官商角徵則皆有可得而相較者如羽調之數少

而徵調之數多則徵調謂之正徵如羽調之數多而
徵調之數少則徵調謂之清徵如徵調之數少而角
調之數多則角調謂之正角如徵調之數多而角調
之數少則角調謂之清角如角調之數少而商調之
數多則商調謂之正商如角調之數多而商調之數
少則商調謂之清商如商調之數少而宮調之數多
則宮調謂之正宮如商調之數多而宮調之數少則
宮調謂之清宮說者體通傳惟載小雅黃鍾清宮六
調國風無射清商六調及前史惟載清角下徵而獨
無清羽則雅樂有清角下徵可見特有司失其傳以
八編類纂 卷十一 樂類

太簇半律為清商姑洗半律為清角林鍾半律為下
徵故令疑者謂清宮清商清角下徵皆非雅樂而信
其必有正有清者又曲為之說設為少商少徵少羽
清羽謬羽以足之不知往籍所載曷嘗有清羽謬羽
少羽之調亦曷嘗有清羽謬羽少羽之名凡為此論
皆由不知羽調居五調之末無它調可以相課故耳
至於慢角流徵則皆新聲豈可令其亂雅而亦以姑
應蕤大及林太南姑諸律被之也哉古有清宮清商
清羽故有四清之說豈後世失其傳徒聞四清之說
而不知何者為四清遂以黃大太火及黃林太南當
之○用宮逐羽之商次二謂之角次四謂之徵次五

註同之義
發聲之書

之羽調姑洗之徵調譬之三代明堂之制青陽之左
 个即玄堂之右个青陽之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
 之右个即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即玄堂之左个
 併中間太室太廟析觀之凡十有三室而合觀之不
 過九室此皆聖人精意非凡近所能識何者凡樂必
 合五調而後成均必通一均而後論樂自一調五律
 而論其均之某調即其均之某調其調雖同合五調
 二十五律而論則彼均前後之四調非此均前後之
 四調其調自異譬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其
 三畫之卦畫易嘗不同而分置此八卦於其卦某卦
 八編類纂 卷十二 樂類
 之上下其六畫之卦義易嘗不與樂之爲樂合觀之
 至于一百二十調而析觀之不過二十四調此與易
 之爲易合觀之至于六十四卦而析觀之不過八卦
 何異蔡季通律呂新書雖未免泥於漢律至其所載
 六十調黃鍾之官即太簇之商姑洗之角林鍾之徵
 南呂之羽黃鍾之商即太簇之角姑洗之徵林鍾之
 羽無射之官黃鍾之角即夾鍾之徵仲呂之羽夷則
 之官無射之商蕤賓之官即夷則之商無射之角大
 呂之徵夾鍾之羽蕤賓之商即夷則之角應鍾之徵
 太呂之羽姑洗之官蕤賓之角即南呂之徵應鍾之

羽太簇之官姑洗之商則正得樂統同之精意而先
 儒反以雷同譏之是何異於譏六十四卦不過八卦
 而謂易爲雷同重復者哉

調必有各說 ○先儒第言樂統同之精意而先

樂猶易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十二律即乾兌離震
 八卦也京房包有蕤賓而盛分勢六十律即屯蒙需
 訟六十四卦也易可以八卦分爲六十卦何獨十
 二律不當分爲六十律哉且寧惟六十律子作易學
 啟蒙既以六十四卦復分爲四千九百六十六則此六
 十律即如樂統同之精意而先儒反以雷同譏之何
 六十律不當分爲六十律哉且寧惟六十律子作易學
 啟蒙既以六十四卦復分爲四千九百六十六則此六
 十律即如樂統同之精意而先儒反以雷同譏之何

八編類纂 卷十二 樂類

蕤賓說 ○蕤賓居午則午位正居中指且在指端而
 中指視它指獨最長則蕤賓似最尊太微爲天帝外
 朝其垣近翼軫翼軫在南而蕤賓亦在南則蕤賓似
 最尊孔子曰離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
 明而治蓋取諸離而蕤賓在午在南則蕤賓似最尊
 乾爲天爲君爲父而乾既在南蕤賓亦在南則蕤賓
 似最尊九爲乾而洛書九在南河圖以二七合成九
 亦在南則蕤賓似最尊子在下爲潛龍午在上爲飛

龍在天則蕤賓似最尊皇極居五位而蕤賓居五月
獨當天地之中則蕤賓似最尊洪範聰明睿哲聖皆
在南則蕤賓似最尊心為天君而心屬南方則蕤賓
似最尊禮記月令仲冬之月既曰律中黃鍾而中央
土之月又曰律中黃鍾之宮是黃鍾居十一月而黃
鍾之宮則居五月黃鍾之宮非即黃鍾也含少之說
即黃鍾宮之說而呂覽以三寸九為黃鍾宮之含少
是亦謂黃鍾之宮非謂黃鍾也黃鍾宮參其九得三
九二十七兩其六得三六一十二合之得三寸九分
為元聲元化之所託始至幾至微尊無二上而蕤賓

亦三寸九其毫厘絲忽與黃鍾宮難可剖判故其字
獨從生為十二律之所自始其尊視黃鍾但下一等
與黃鍾相為對待今欲知黃鍾宮與蕤賓之辨亦無
它妙巧但以十二律次第循序順布而蕤賓適居中
心者即為黃鍾宮以當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之象其
自餘凡蕤賓之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皆但為蕤賓而
非黃鍾言即蕤賓居中而非居中心亦但為蕤賓而
非黃鍾宮蓋至余所布二十四圖惟黃鍾縱調黃鍾
橫調皆蕤賓正居中心而其它十一均皆不然然後
知黃鍾縱橫圖內此居中之蕤賓乃黃鍾宮而非蕤

賓何造化之胎合一至此哉夫本為蕤賓而指為黃
鍾宮且既為黃鍾均而黃鍾不居中心蕤賓反居中
心者蓋黃鍾為十二律之始而黃鍾之中心又為黃
鍾之所自始黃鍾一均徹首徹尾皆為黃鍾而其正
中則黃鍾之心故必以蕤賓之元聲居之譬之猶日
為太陽而中之一點反為陰精月為太陰而中之一
點反為陽精日在房為陽精而反曰月為即此
義火旺在午而水旺在子水旺於子而其胎反
在於午陰陽交在於子而胎在於午在申冠帶在
於子而胎在於午黃鍾一均徹首徹尾皆黃鍾子律即
所謂帝旺在子於之午律居子律之中心即所謂水
胎在此陰陽互藏其宅之旨非凡近所能識測

六陽律黃太始蕤賓皆為調首無射不為調首者
以無射迫近黃鍾故亦若太呂迫近黃鍾惟一用不
再用皆臨其變通也太簇亦近黃鍾與無射何異太
簇得為調首而無射不得者太簇近而無射遠也
下無射迫近而凌迫黃鍾於上亦自不同也然無射亦
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上下四方縱橫及覆皆可為
首皆可為尾若以變通而言則無射即第二調
調首即陰律大呂大鍾且為調首又何以圖西向觀之
即陰律南呂應鍾且為調首又何以論無射陽律乎
仲呂林鍾二律當近黃鍾宮又何以論無射陽律乎
領首調首謂王制公卿其隆重貴盛不獨與外諸侯
等耳而且其出於其上亦不必以出於其下而論
尊也天數二十有五禮記調樂者率神而從天樂
既從天則樂均一均但當有宮商角徵羽五音若果
一調但當有宮商角徵羽五音若果有變宮變徵則
每調十首是五七三十五自乾坤開闢以來有三十

審音第九

如余說似當令字必如其音，令音必如其字，然後音正。而前代律皆不然，即風雅頌亦不然，則又不知其何故之以也。

定律音○余嘗疑古樂調徒強名為此律，而其實非此律。徒強名為此音，而其實非此音，即儀禮通傳樂譜如鹿鳴之我，有嘉賓首章，則我為蕤有為林，嘉為應賓為南，次章則我為林，有為南，嘉為應賓為黃，卒章則我為蕤有為南，嘉為應賓為南，如魚麗之君子有酒，首章則君為蕤，子為林，有為應，酒為南，次章則

君為蕤，子為林，有為蕤，酒為姑，三章則君為蕤，子為姑，有為林，酒為南，設果屬周樂譜，又安能必此音，即此字。設此者非此字，此字非此音，又惡用此字譜為耶。皇極聲音之學，康節所得于其父天叟老人者，其法雖未嘗不佳，然其以多良，千刀，妻宮心等八十二字為聲，以古黑安夫卜東乃走思等一百三十二字為音，則不無失之瑣屑。胡僧了義世多重之，然其以見溪羣疑等三十六字為母，既不能若康節之一百二十五字可以知來，又不能若彼華嚴之二十四字可以生一合二合，將安所用此思謂月盡於十二律。

盡於十二，即天地元會之大運，亦不過盡於十二。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十二字，此即聲音字母，萬變之音，可以此十二字包舉而盡。乃康節必欲以一百二十為母，胡僧必欲以三十六字為母，何其煩耶。今若不從劉韻而一奉，洪武正韻為正，以十七

陽十七養十七漾六藥，屬黃以十四歌十四哿十四箇屬大，以六昔七灰六解七賄六泰七隊屬太以十五麻十六遮十五馬十六者十五碼十六蔗屬夾以四魚五模四語五姥四御五暮屬姑以一東一董一宋一屋，屬仲以二支二紙二寘屬蕤

以八真二十侵八軫二十寢八震二十心二質，屬林以三齊三霽三霽屬夷以九寒十刪十一先二十一覃二十三鹽九旱十產十一銑二十一感二十二琰九翰十諫十二霰二十一勘二十二黠三曷四轄五屑九合十葉屬南以十二蕭十三爻十九尤十二條十三巧十九有十二嘯十三效十九宥屬無，屬應則萬變之音聲，此一十八梗十八敬七陌，屬應則萬變之音聲，此一十二母已盡。又安用三十六母為耶。夫造化有常變，有錯綜，陽之為黃，灰之為太，麻之為夾，魚模之為姑，東

之為仲支之為蕤齊之為夷寒先之為南此常體也
 蕭尤本異韻而合之以為一林應本同韻而分之以
 為二此則得之於造化之錯綜乃變體也麻遮疑若
 一韻而正韻必分之以為二魚模尤疑若一韻而正
 韻必分之以為三寒刪先單鹽疑若一韻而正韻必
 分之以為五何獨至於林應而疑之若謂寒刪先單
 鹽乃五韻尚不過合之於一南真庚假止三韻恐不
 當及分之為林應則同異分合之故此惟造化能知
 之今黃大十律已無不齊歸於字字歸於音而獨林
 應以一音分為二律此必毫厘千里有必不可合而
 必不可不分者彼造化已自剖判而豈人所當置喙
 是故知林應必二音無疑也

八編類纂

卷十二 樂類

吳

高皇帝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
 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
 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於戲 大聖
 人之作為度越尋常萬萬自正韻作而了義所為
 說遂不得行今誠一從洪武正韻被之於樂愚不覺
 胡音之足以亂華矣 正音
 絃不七不足以成五音琴必七絃自必義已然矣南
 風之詩字不過十有四律不過用八第取具五絃已

足可用大呂解則用大簇風用仲呂蕤民州林鍾之
 此大舜燕琴膝間可奏從容易簡聊以見聖心之順
 適記所謂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正謂是耳設奏於
 郊廟意必七絃絃不七即五音不備不足以成樂舜
 琴五絃而樂記謂之作是七絃乃常制而五絃則新
 制即舜亦不過偶一為之安可謂七絃至武王始增
 也若天地之五音本七而義農可裁而為五義農之
 五音本五而武王可增而為七則包犧之八卦文何
 以不增而為九神禹之九疇奚何以不減而為八世
 儒見樂記有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不達其作
 八編類纂 卷十二 樂類 吳

字之意又見武王用七律伶州鳩有七列七同之說
 而後世中琴皆七絃求其說而不得遂謬云周有七
 律增琴為七絃淮南銓而延壽京房康成輩求七音
 不得遂猥以變宮變徵當之是何樂之不幸而此說
 更千載猶然未去耶蘇夔李照陳暘欲去二變真吾
 所願從游顧第言當去而不指言其所以為非令天
 下不服願天下萬世更思三子之言而幸無以為罪
 也 審音
 東周而後新聲代變浮豈詭異之徒皆各以已意增
 損先王之器故器變而後音變安知世所傳琴瑟鍾

磬果一皆先王舊制不耶不然太師之適齊少師之入海彼何爲者也 琴說

八編類纂

卷十三

樂

八編類纂卷之十三

大學衍義補

吏曹類 止百官

總論任官之道

周書立政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音奔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憂也鮮哉

臣按常伯常任準人即主事三宅成周官之別名也牧民之長曰常伯所謂宅乃牧是也其虞廷四岳之任乎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所謂宅乃事是也其虞廷典禮典樂百揆之官乎守法之

八編類纂

卷十三

吏曹

有司曰準人掌法之官刑罰當如準之平即所謂宅乃準也又非虞廷士師之職乎綴衣掌王之服器居則張設者焉虎賁執王之器誠行則防護者焉是常伯常任準人三者國之大臣以共理朝廷之政綴衣虎賁二者王之親臣以供奉服御之用宋儒呂祖謙謂職重者有安國之寄職親者有習塗之務其繫天下之本一也林之奇亦謂三宅固不可不得人然進見有時虎賁綴衣之類則朝夕與王處最親且密苟非其人則主德內蔽大臣雖賢何所施其力哉

緇衣子曰。大臣不親百姓。則愆敬不足。而官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私也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臣竊以謂遠言近者百一二。小謀大者什三四。內圖外者什八九。人君任人之際。誠能親信大臣而敬之。審擇邇臣而慎之。則股肱得其人。而耳目不為人所蔽矣。

定職官之品

八編類纂 卷十三 吏曹

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臣按帝舜於受終誓攝之後。首詢四岳。次咨十有二牧。然後及于百揆。九官者。豈不以百揆九官所治者事。而四岳十二牧所牧者民。凡夫朝廷之間。百官庶務。何者而非為民者乎。以見臣之事。即君之事。君之事。即民之事。民之事。即天之事也。我朝內設六部。即虞廷之九官。外建十三布政司。即虞世之十二牧。其所以立制度。明紀綱。真可以為萬世法者也。

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

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蔡沈曰。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已。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周禮少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

臣按施仁之序。親親而後仁。民故史臣紀堯之

典於治。効被格之後。即繼之以明德。親族之言。蓋以出治之本。在此也。當時雖未設官。觀其終親睦九族。于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之前。則其立言之序。可見矣。自成周以三族之別。掌于少宗伯之官。後世因之。列宗正于九寺之中。殊失帝

堯睦親之道。我聖祖超然遠見。特立宗人府于六部之上。其秩一品。專以皇親掌之。可謂得帝堯親族之深意。而足以為萬世法矣。

漢高祖七年初置宗正官。以族九族。

臣按班固漢書表。宗正秦官。掌親屬。蓋漢因秦

制而設之也以上宗人

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世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傳者傳之德義師者導之教訓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特也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胡安國曰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關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任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

八編類纂 卷一三 吏類

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故難其人而冢宰總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

呂祖謙曰按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魯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衛侯為司寇則周時三公兼六卿三公無職六卿則有職者也三公論道而六卿行道者也

陳傅良曰周之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其公之職位無其人則止為卿而已三

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焉而已而六卿自若也要之成周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臣按公孤之職夏商以前未有也其名始見于此昔大舜命伯禹總百揆高宗爰立傳說作相則成周之世未聞有是名意者立公孤而以六卿兼之是即揆相之任歟我朝稽古定制革去前代中書省倣六典立六部而公孤之職闕以六卿兼之其亦成周此意也嗚呼是職也未

八編類纂 卷一三 吏類

易稱也必其人果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然後可以當三公之寄果能貳公弘化寅亮天地然後可以當三孤之任不寧闕毋備可也以上冢宰也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蔡沈曰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臣按冢宰今吏部尚書之職徒者衆也主民衆故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萬民

臣按司徒今戶部尚書之職但周時所掌者教化後世則專理戶口財賦之事焉嗚呼唐虞三

代之時其民淳朴猶且設官以掌之俾其敷布教條以馴擾夫億兆之民後世風氣日漓民心不古顧無有大臣以專掌教事所以禁之者僅見于刑官弼教之設此亦可以觀世變矣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臣按宗伯今禮部尚書之職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蔡沈曰軍政莫急于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八編類纂 卷十三 吏類 六

臣按司馬今兵部尚書之職夫國之大事在戎

宋以樞密院專掌兵政與中書省並謂之兩府

今制設兵部以掌兵政所以統軍旅專征伐則

歸之五軍都督府焉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征

伐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而無出兵之令彼此

相維內外相制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臣按司寇今刑部尚書之職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臣按司空今工部尚書之職但周時所掌者度

地居民量地制邑之事後世則專理營造工作之事焉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臣伏觀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

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

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

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

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

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

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

八編類纂 卷十三 吏類 七

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

處死嗚呼此我

聖祖高見遠慮超出百王之上是誠有合于成周

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意則是今日之五府六

部卿佐與夫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皆前代三

省兩府執政之官也雖無宰執之名實理宰執

之事但其事一總于朝廷而不頡頏任于一人

是以百年以來朝廷無紛更之弊臣等無專擅

之禍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一日也說者猶云

政權必有所在不有所統必有所歸其中不無

天道幽遠非有神聖之德不足以知之故帝堯命官以義和為第一義自是以後紀數以書則有一定之曆觀天以器則有一定之制故成周馮相氏保章氏皆世其官以專其業不過春官宗伯一屬更雖然堯之所以欽順乎天道即所以敬授乎民時也不徒總命之于朝廷而又分命之于四方無非以為民而已成周之制則專主于天而不及于民此堯舜所以為萬世法歟近代制曆觀象之官往往以司天為名噫魏巍乎惟天為大在人君者且當敬而順之夫豈一事一物之職而臣下可司之乎我

聖祖改前代司天臺為欽天監得帝堯欽若之心夫謂之天紀者歲月星辰曆數也曆數之法久不能無差我朝之曆承元之舊今用之百年餘矣天道參差不齊久則有變所以釐正之正有在于今日以上欽天監

天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王之食飯飲酒膳也膳牲肉羞味有滋以養王及后世子臣按膳夫即今光祿寺官之職膳夫食官之長

自膳夫以下庖人內饗外饗亨烹人等官皆以士為之屬于冢宰秦時為大官令漢始有光祿勳然乃持戟宿衛之官以之司膳羞始于南北朝唐宋因之今制光祿寺有四署曰大官即周官庖饗之任曰珍羞即周官籩人之職曰良醢周官酒正是也曰掌醢周官醢人是也屈到以薦致致譏陳平以惡具反間專諸以匕首進食生禍亂是皆由于飲食之微也是亦不可不戒以上光祿寺

八編類纂 卷十三 天官 士 頌爵祿之制

周書武成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臣按封爵之制自唐虞時已別為五等曰公侯伯子男觀虞書所謂輯五瑞脩五玉解者謂瑞玉為五等諸侯所執之圭璧可見矣

周禮天官太宰以八柄詔玉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

春官內史掌王之八枋同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

夏官司士以德詔爵有德者告于王而爵之事以功詔祿有功者告于王而祿之事以能詔事有才能者告于王而能之事以久莫食食餼廩也

久而定之

臣按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爵也天子之田以至君十卿祿祿也其柄必出于上非人臣所得專也故周禮天官之太宰內史夏官之司士其於爵祿惟以詔告于王而已非敢自專其柄也以此為防惟恐司其事者或有所專擅後世乃不以此為防而手握王爵口銜天語者安得不難由國害家之禍哉以上爵祿之制

八編類纂

卷一三

三

臣按漢張敞蕭望之言于其君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為廉其勢不能

王制曰夫圭田無征

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臣按二代盛時所以優待君子者如此其厚唐宋之職田蓋其遺意也

漢宣帝詔天下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若食一石則益五十

光武詔增百官俸千石以上減于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于舊秩

臣按此二詔皆推洪範既富方穀之意蓋官之俸而於吏之小者尤加厚可謂善推古人之意而廣之矣

宋太祖詔曰吏員冗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宜以口數為差減其員舊俸外增給五千

周書畢命惟公甲懋德克勤小物彌亮四世文武正色率下同不祇師訓言訓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

八編類纂

卷一三

三

臣按史漸曰忠厚近迂闊老成若遲鈍先王終不以此易彼者蓋世臣舊德功業已見于時聞

望已孚于人商功利課殿最雖不若新進者至於雍容廊廟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廉頑立懦敦薄厲偷如泰山喬嶽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畢公四世元老雖有不可及之盛德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以不必勤而不勤嘉績不以已多于前時而或怠正色欲容而使人之非意自消出辭吐氣而使天下之羣心胥

服吁斯人也其書所謂壽考詩所謂老成人歟詩序曰行華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臣按此詩舊序朱熹辨其與詩意不合然以其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得古昔盛王敬老求言之意故載于篇

蕩之什曰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謝枋得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于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人共政殷先王所以

八編類纂 卷一三 詩

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訓康叔也犁老播弃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亾也在位罔有耆舊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

漢賈誼上文帝疏曰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亾戮辱是以黜劓之身不及大夫禮不較齒君之路馬楚其芻者有罰所以為主上深遠不敬也所以禮貌大臣而厲其節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如手枕冠雖敝不以首履首者履中夫已嘗在黃龍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

適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謂以長繩係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罵而撻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

臣按賈誼此言蓋為當時大臣多以罪下獄而發文帝果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嗚呼誼之此言非特以救當時之弊蓋人君待臣之禮所當然也以上遇大

宋司馬光言於其君美曰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

八編類纂 卷十三 詩

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委曲詳悉無所不至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于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

臣按侍從之臣固當朝夕左右者也若惟進見有時第于視朝行禮之時暫爾侍立則又與羣臣無異烏在其為侍從哉是以晝則更直夜則入宿非但以備不時宣召萬一宮禁有不測之變亦必得人以籌度處置屬筆命辭不然倉卒之間何以應變哉

范純仁言於其君謂曰本朝設侍從之官自待制諫

議已上學士舍人皆是古來九卿之職朝廷待之恩禮既異是宜朝夕論思今迺忘本徇末擇易舍難只將主判司局便為己之職事人情既務因循朝廷不加考核其間適有優游緘默養望待遷無愛君憂國之言乏盡忠補過之義

臣按侍從之臣非止一類凡在代言講讀之屬與夫給事左右之臣皆是也雖其執事各有主判司局然于供職之外皆當蓄見聞以備顧問進言說以盡規益不可但緘默而已也
以上論侍從之臣

八編類纂

卷十三

六

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柄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簡命之

臣按八柄詔于冢宰內史復掌以詔王蓋史官公論之所出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柄有所不公史氏直筆以書之吳激謂內史為翰林之職蓋以其命諸侯公卿大夫則策命之猶今學士院之草制詔也然謂之史乃掌文書贊治之名今制併史館于翰林其亦此意歟我

太祖皇帝於吳元年已置翰林院以陶安為翰林學士於是設承旨學士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

及待制應奉等官洪武九年詔定百官品級承旨與六部尚書俱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士從四品十八年三月始定翰林官制而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之名設學士二員秩五品講讀學士各一員從五品其屬則有侍講侍讀五經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外此又設修撰編修檢討以為史官皆屬之翰林院焉夫學士代言之官講讀經筵之職五經博士典籍則前代秘書之屬侍書待詔則前代供奉之名而所謂史官者則前代著作起居之任也今則併屬于翰林則是今代翰林一司實兼前代諸職其職任尤非他司可比也永樂初

八編類纂

卷十三

七

太宗皇帝又棟七人者入內閣專知制誥備顧問參預機務然其秩猶止五品也至仁宗皇帝又於本官上加以卿佐師保其任用尤為重焉歷任既久又易本官以文淵閣大學士華蓋殿謹身殿武英殿大學士云

唐書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重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自太宗時名

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
召文士元萬頃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
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初制翰林待詔以張說張九齡
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
務劇文書多壅滯廼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
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勅後又改供奉為學士別置
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
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天子私人
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唐之學士弘文集賢
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

八編類纂

卷十三

六

臣按此設立翰林院之始夫翰林之設三代以
前無有也然湯誥微子之命之類其體制言辭
類非人君所自言者安知當時無代言之臣哉
但其名制不見于經典無可考耳漢制尚書郎
主作文書起草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雖無
代言之名其端已見于此矣至唐以後始設官
以掌王言居禁林深嚴之地為天子親信之臣
也

宋翰林學士掌內制制誥敕勅國書及宮禁所用之
文辭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除拜則草詞赦降德音

則先進草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所獻納則
請對或奏對

太祖謂宰相曰北門深嚴當擇審重士處之范質曰
質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已自翰林遷端明今又遷
兵部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
朕意勉再赴職太宗時張洎欲遷翰林上曰學士之
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以上言翰林學士

唐玄宗開元三年始召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
宋真宗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夏侯嶠並為翰林侍讀
學士班次翰林學士

八編類纂

卷十三

七

臣按此翰林置侍讀及侍讀學士之始

漢明帝時張酺數侍講于御前靈帝時楊賜劉寬俱
侍講于華光殿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名官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始置侍講

宋真宗咸平二年國子祭酒邢昺為侍講學士

臣按此翰林置侍講及侍講學士之始

唐玄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
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

宋太宗命李文仲為翰林侍讀為直禁中以備顧問
真宗視朝之暇即令講讀嘗曰朕聽政之餘惟文史

是樂講論經義寧有倦耶

唐制史館脩撰掌脩國史

臣按脩撰之名始見於此然考之史書又有所謂北門脩撰集賢修撰右文殿脩撰者皆史官也

宋置會要所以脩纂國史置脩國史脩撰官編脩官檢討官

臣按編脩檢討專以脩史始見于此前此固有所謂編脩官者蓋專以脩經武要略為職屬之樞密院然編脩檢討在前代者皆名以官我

八編類纂

卷十三

三

朝止稱編脩檢討云嘗因是而通論古今之

史官矣夫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史亦不可一日無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

萬世之事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丞丞相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有如此者自成

周有左右史漢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作郎之屬皆史官也我朝開國之初猶設起居注其後革之而惟以脩撰編脩檢討掌國史

焉遇有纂脩則以大臣為之監脩學士為之總

裁其法制所謂簡而要矣以上史官

漢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

臣按此五經博士之始夫五經之在漢有專門之學故當時各設博士以掌之然不徒用以訓誥名義而已於凡朝廷政事之有更張事體之有疑義議論之際博士皆得與焉輒問以經義何當漢之政尚經術猶為近古也如此後世雖設此官始備其名焉爾誠能復漢之故事遇國家政事之有可疑者俾文學經術之士皆得以議論其間考古引經以為可否之決其於明

八編類纂

卷十三

五

廷議政未必無所補

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

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于外府又有御史居殿中掌蘭臺祕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延禧二年始置祕書監一人掌典圖書考合同異

唐制祕書省掌經籍圖書之事祕書郎掌四部圖籍校書郎掌書譜典籍刊正文章

宋有祕書監掌古今經籍圖書因史實錄天文曆數

之事官有監少監丞屬有著作郎秘書郎校書正字各以其職隸于長貳

宋太宗因唐制建昭文館集賢院于禁中昭文集賢置大學士直學士史館置監修國史脩撰直館昭文亦置直館集賢又有脩撰校理之職名數雖異而職務略同

謝絳曰太宗肇造三館立秘閣真宗景德中圖書寢廣大延天下英俊之士數臨幸親加勞問通宿廣內有不時之召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選也

八編類纂 卷十三 史部 三

歐陽脩曰館閣之職號為儲材之地兩府闕人則取于兩制兩制闕人則取于館閣館閣者儲輔相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嘗博采廣求而多蓄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為名臣矣其餘中人優游養育以成之亦不失為佳士也祖宗用人凡有文章有材有行或精一藝長一事者莫不蓄之館閣而長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為賢輔相其餘不為輔相而為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

按前代藏書之府非止一處而掌書之官非

止一職今代圖籍皆藏內閣所設之官止一典籍焉蓋本朝翰林之官雖有異名實無異職其所儲書非獨以存前代之舊蓋將以資儒臣之考閱講究以開發其聰明以為異時大用之具也仰惟

太祖開基既設翰林院置學士等官又慮人才非儲養作興不能有成乃洪武癸丑命編脩張唯等十人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為之師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送為之主給冬夏

八編類纂 卷十三 史部 三

末時賜白金鞍馬

太宗永樂甲申命學士解縉選新進士中材質英敏者得脩撰曾棨編脩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王英王直等二十八人又增入周忱為二十九人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且諭之曰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日就閣下恣爾玩索務實得于已庶國家皆得爾用命司禮監給筆札光祿寺供飲饌分鈔以市膏燭賜第以為居

列聖相承接為故事每遇開科間於進士中選其

俊異者如甲申制讀書中祕以儲養之前後得人比諸他進士為多臣請著為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簡擇之餘乃分諸司觀政待新進士請太學行釋菜禮畢即勅禮部論俾各錄平厚所作文字投獻所作如詩賦序記銘頌封送翰林考訂其中有辭采文理其學可進者別出題試之其所試之文與所投之卷相稱即取以預選不問年之長幼質之強弱苟有器識才思者即如故事命官教育以俟其成若其辭鉤棘而意詭異者不在所取三年之後隨其材器而任

八編類纂 卷十三 史部 二五

使之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以上館閣

唐武德二年改內史舍人為中書舍人

臣按此中書舍人設官之始

以上簡侍從之臣臣按翰林之職以備顧問參議論侍講讀謂之侍從可也而博士典籍舍人等官亦係之侍從者蓋以命制皆屬于翰林故也中書舍人之職雖有專科然所書者學士所草之制况今內閣亦有舍人別書詔勅云

重臺諫之任

周禮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臣按御史之名始見于此然其所職者乃邦國都鄙之治令以贊冢宰者也漢因秦制而設此官則專以司糾察之任

通典唐杜佑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為糾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此御史稱後漢以來

八編類纂 卷十三 史部 二五

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隋及唐皆曰御史臺龍朔二年改為憲臺咸亨元年復舊門北闕主陰殺也故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

臣按御史臺即今都察院是也前代有中書省而御史臺之職專掌糾察不得與之並列我朝罷中書省而以政權分屬六部而都察院之設品級與六部同其權視前代尤重云
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

院監察御史隸焉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

臣按御史大夫即今左右都御史之職中丞即今左右副僉都御史之職唐有三院今併其二於察院六部之職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不繫職司皆得以糾察焉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御史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

八編類纂 卷十三 吏類

三六

臣按今六部官屬皆書其部如吏部屬則曰吏部文選清吏司兵部屬則曰兵部武選清吏司之類是也惟都察院則書其道而不繫於都察院焉是亦唐人之意也

武后以法制羣下許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

臣按後世臺諫風聞言事始此前此未有也宋人因按以為故事而說者遂以此為委任臺諫之專嗟乎此豈治朝盛德之事哉夫泛論事情風聞可也若乃訐人陰私不究其實而輒加以惡聲豈可

祖宗著為憲綱許御史糾劾百司不公不法事須要明著年月指陳實跡不許虛文泛言搜求細事

唐宗時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懲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姦慝所噬矣

肅宗在靈武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關坐笑語喧縱監察御史李勉劾其不恭帝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穆宗時夏州節度使李佑拜大金吾違詔進馬侍御史溫造劾之佑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溫御史矣

八編類纂 卷十三 吏類 三七

臣按御史之設所以為朝廷非為其人也既授之以是職必假之以是權彼恃其權以舉厥職則人知所嚴憚而不敢為惡其為朝廷之益大矣

宋制御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以上周禮保氏掌諫王惡

臣按官以保為名而職以諫惡為事蓋欲其陳王之過失以保佑王之躬輔之翼之以歸諸道

也。自周人有是官，漢人因之以設諫諍之員。

秦始置諫議大夫，掌論議，無常員。漢武帝更置諫大夫，光武又以為諫議大夫。唐承隋制，復置隨宰相入閣，宋置諫院。

唐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宋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

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司諫正言皆前代之諫官也。我朝革去前代中書省，并其所謂諫官者，不復置焉。惟設六科給事中，以掌封駁之政，而兼以言責付之。

八編類纂 卷十三 吏部 天

秦始制給事中，漢因之。唐定為四員，宋制凡制勅有所不便，準故事封駁。

臣按給事中，自秦以來為加官。至宋元豐中始有定職，其職專以封駁而已。我朝始分為六科，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隨其科事繁簡而設員。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違失，抵牾更易，紊亂皆得封駁。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制曰：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

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奏。

臣按宋王安石言：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相俱進于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諍之也。前代宰相行事，諫官無由得知。今則六部之事無一不經于六科，則雖不必隨大臣入閣議事，當其章疏初入之時，制勅始出之際，則固可以先事而諫矣。

憲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憚人，以此榮

八編類纂 卷十三 吏部 天

惑上心，自古納諫者昌，拒諫者亡。夫人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幾十二耳。雖開納獎賜，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蘇軾言於其君曰：宋朝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闕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推川臺諫固未

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
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收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
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
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
養貓以去鼠不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蓄狗以防盜
不以無盜而蓄不吠之狗為國者平居必有此軀犯
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
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以上省諫

八編類纂

卷一

吏部

下

八編類纂卷之十四

押編

六曹類

吏曹

王珪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以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二省宜相兼矣夫何確專政柄惟重中書凡有
除吏珪不與聞蓋僕射為相命令進擬皆所由出安
有省覆之舉二省進對同得預聞既已奉行又復有
審駁之理此事權所以盡歸於右僕射之手蔡確偏
重右相之弊一也自呂公著有同舟共濟之說而執
人編類纂 卷十四 吏曹
政皆協力又韓縝以猶子避親改授之命而三省同
取旨三省宜同心矣夫何子厚任左僕射有欲更分
班奏事之制者子厚懼權之去已乃曰此先帝之志
不可易故終哲宗之世不置右僕射而文書有合送
中書取旨者則以為無條有例由尚書省徑上但過
門下而已蔡京奸臣尤而效之子厚偏重左相之弊
二也又有甚者京相既久姦謀日長請改左僕射為
太宰右僕射為少宰自以太師兼總三省號為公相
宰執大臣皆居下是則蔡京偏重公相之意其變已
三流害尤甚歟林朝論 三省

魏相請去副封以防壅蔽而光夫人顯及禹山雲等
言上書者益點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
尚書則其時中書尚書似已分而為二。蓋尚書在漢
時乃御前官文書之所故漢人上書言昧效上言尚
書如丞相大將軍已下連名奏太后廢昌邑王亦是
尚書令讀奏武帝雖令宦者與其事然其末以霍
光出入禁闈謹慎可屬大事輔少主則以光領之光
夢而山繼領其事蓋既以大臣之秉政者領之則其
事始在外庭矣。然則所謂上書者為二封。意正本則
徹中書而人主閱之。副封則徹尚書而大將軍閱之。

八編類纂

卷十四

二

自此始判而為二。而有內外之分。霍氏既敗張安世
復以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史言安世職典樞
機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
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蓋霍光領尚書之時丞相乃
蔡義楊敞也。張安世領尚書時丞相乃魏相兩吉也。
是時尚書雖在外庭以腹心重臣領之。然於宰相並
無干預。此安世所以密議大政及出詔令而伴為不
知。遣使問之丞相府則丞相府乃宣行尚書所議之
政令耳。而尚書非丞相之司存也。
漢丞相府有東曹
西曹為處察屬謀
政令之地於尚
書並無干預至魏明帝常卒至尚書門陳矯為尚

亦自
原人
為此

書令。跪問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然則魏時尚書
猶去禁中不遠。
馬端臨
論三省

樞密之名始於唐代宗。寵任宦者。故置內樞密使。使
之掌機密文書。如漢之中書謁者令是也。若內中處
分。則令內樞密使宣付中書門下施行。則其權任已
侔宰相。至僖昭間。楊復恭西門季玄之徒。遂至于視
事行文書矣。昭宗天復元年。既誅劉季述。乃救近年
宰相延英奏事。樞密院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
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並依太中舊制。俟
宰相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蓋當時所謂樞密

八編類纂

卷十四

三

使者專橫如此。朱梁懲唐弊。不用宦者。然徒知宦者
之不可用。而不知樞密院之不必存也。乃復改為樞
政院。以敬翔為使。至後唐而復樞密院。郭崇韜安重
誨相繼領其事。皆腹心大臣。則是宰相之外復有宰
相。三省之外復有一省矣。宋興始以樞密與中書對
持文武二柄。號稱二府。然後樞密院之設始專。有職
掌。不為贅疣。然祖宗時樞密院官雖曰掌兵。亦未嘗
不兼任宰相之事。景德四年。中書命秘書丞楊士元
通判鳳翔府樞密院。命之掌內香藥庫。兩府不相知。
宜救各下。乃詔自今中書所行事。關軍機及內朝者。

報樞密院。樞密院所行關民政及京朝官者報中書。是樞密院得以預除授之事也。又是年命宰臣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密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並修國史。是樞密院得以預文史之事也。至慶曆以後始以宰相兼樞密使。及元豐官制行。欲各正其名。遂不復兼。乃詔釐其事。大小事三省與密院同議。進呈畫旨。稱三省樞密同奉。聖旨三省官皆同簽書付樞密院行之。小事樞密獨取旨。行訖關三省。每朝三省樞密先同對樞密院。退待於殿廡。三省始留身進呈。三省事退樞密院再上進呈。獨取旨。遂為八編類纂 卷十四 史部 四

定例然熙寧初以司馬溫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新法不見聽。力辭上使人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它事辭。其時文潞公亦在樞密。雖持正論。終不能抑新法之行。至哲宗初即位。蔡確為相。溫公為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溫公欲復差役法。而確言此大事。當與樞密院同議。取旨。惇果駁溫公所言。然則密院雖可以參謀三省之事。而不在所以委任之者。如何。溫公潞公當熙寧之時。與國論不合。則欲其專任本兵。不預他事。蔡確當元祐之初。欲引章惇以自助。則欲其共立異議。陰排正人。至紹聖以後。則

兩府皆儉人。附會紹述。更無異議。亦不復以文馬之儔參錯其間矣。馬端臨論樞密院

樞密宣徽院皆始於唐。然唐史職官志及會要畧不言建置本末。蓋因肅代以後。特設此官。以處宦者。其初亦無甚司存職業。故史所不載。及其後宦者之勢日盛。則此二官日尊。及五代以來。至於宋朝。則皆以大臣為之。然樞密既專掌兵事。繁任重。故其官不可一日廢。而副貳屬官亦不容不備。宣徽位尊而事簡。故常以樞密院官兼之。或以待勳舊大臣之罷政者。及官制行而事各有所隸。則愈覺贅疣。故遂廢罷云。

八編類纂 卷十四 史部 五

呂氏掌兵。若無關於太保。而太保實俾之。程伯出師。若無與於尹氏。而尹氏實命之。於分之中。而有合之理。擁昭立宣。事亦重矣。丞相敵至不敢言。而大將軍光以廢立之權自任。夫以丞相之重。而下聽命於掌兵之將。况望其無所不統。如周人之制哉。厥後以北衙抗南衙之權。以西府敵東府之勢。太宗朝獲繼遷母之議。非細事也。而宰相呂端告樞使寇公曰。邊鄙常事。端不敢與。軍國大計。不可不知。於是覆奏。遂視招徠繼遷。果動九重。撫解之歎。真宗朝契丹寇邊之

舉非細故也。而真宗謂宰相寇準曰：中書總文武大政，密院雖專兵，須本中書。於是建議親征，尺筆答之。果三十餘年，無北顧之憂，當是時也。二府雖有同議之公，未有兼任之職。迨慶曆間，西事方興，因富弼之言，而以張士遜同議密院事。因張方平之言，而以呂夷簡章得象皆兼樞密使。未幾，邊事既寧，而兼職遂罷於慶曆之五年。建紹間，國步多艱，乃以宰相范宗尹兼樞密於建炎之時，復以張浚趙鼎兼樞使於紹興之日。未幾和議既成，而兼職復罷於紹興之二十六年。然亦觀慶曆紹興兼樞之效乎。方夷簡判樞院

八編類纂

卷十四

史前

六

之職。命范公仲淹出撫陝西，相約平賊，而趙元昊送款哀鳴，終身膽破，而西邊晏然矣。張魏公都督兵馬之事，命張韓劉岳分屯江淮，大敗劉猗，僅以身免。而北虜始息矣。此見兵民相通之驗歟。不然雍熙議征幽州，獨與密院詳議，中書不得預聞，卒不能成。幽薊之功，康定戎酋歸附，諫官方爾論列，而中書初不預知，不免有區處之失。其弊亦可見矣。甚至熙寧初，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樞院約束，郭達修堡，密院詰之，而中書褒詔，滕達道之言，其深知事情歟。其有感祖宗舊制歟。論宰相兼樞密院

漢之九卿，吾惑焉。景帝眷眷，晁錯而內史得侵宰相申屠嘉之權。武帝屬意弘羊，倪寬而九卿敢奪石慶之職。是時也。九卿更進用事，天下之務，不關決於丞相。禮亭屬太常，兵事既屬光祿，勳又屬中尉，刑典盡屬廷尉，邦賦既屬司農，又屬少府，至使外廷之權，丞相皆不與聞焉。此漢事權偏重之由也。林駟論漢九卿右翰苑經筵，在近代為至清要顯美之官，而杜岐公通典叙職官獨闕焉。蓋學士講讀之官，皆始於唐開元之時，講讀隸集賢殿，故通典於集賢學士條下附載而翰林學士唐史志以為獨無所隸，然自開元建

八編類纂

卷十四

史前

七

學士院之後，居之者多名流，至號內相，乃畧不敘述，則為闕事矣。古人有一事必有一官，官雖歷代沿革不同，而所掌之事則一也。故通典所載唐所置之官，而前代無之者，則叙其所掌之事，以通于前代，如通事舍人，唐所制也，而其事則秦漢以來謁者之任也。集賢殿書院，唐置也，而其事則漢魏以來秘書省之職也。然則翰林學士之官，獨不可通之於前代乎。馬端臨論翰苑熙寧二年，王安石言舉御史法太密，故難於得人，帝曰：豈執政者惡言官得人邪？於是中書悉具舊法以

秦安石曰舊法凡執政所薦即不得為御史執政取其平日所畏者薦之則其人不得復言事矣蓋法之弊如此帝乃令悉除舊法一委中丞舉之而稍畧其資格宋志論

司馬東坡

行臺省之名苟非創造之初土宇未一以此任惟懼腹心之臣則必衰微之後法制已隳以此處分裂割據之輩至若承平之時則不宜有此名也建炎時張魏公以樞密使宣撫川陝趙忠簡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與陝半天下之責自兵事外悉當奏稟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及魏公得罪謫詞言假便宜

八編類纂

卷十四

吏部

八

而鑄印然則承制之事易以惹謫忠簡之言固篤論也馬端臨

此漢書論

漢武帝欲以甯成爲郡守公孫弘言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又帝拜吾丘壽王爲東郡都尉帝以壽王故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饑多盜乃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畧輻湊以爲天下少雙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里之重守尉皆二千石壽王兼二任故云四千石也

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前時壽王謝罪又翟義爲

南陽都尉行太守事行縣至宛以事按宛令下之獄威震南陽則知漢時都尉蓋不特典獄而兼管不行太守之事也魏晉以後無都尉之官然晉郡守皆加將軍之號唐郡守曰使持節諸軍事宋朝則太郡皆兼兵馬總管兵馬鈐轄而小壘亦曰軍州事或帶節制軍馬則秦漢所謂都尉之職歷代以太守兼任之亦以一郡掌兵權之官不可下於太守故不別置官而守就治其事猶宰相之兼元樞是也通典叙郡尉而以置之卿佐之末非是故今以次郡守也馬端臨

八編類纂

卷十四

吏部

九

國家起自北土經理中原中原豪傑擅動甲兵保有鄉里因而降附使據其境土如古諸侯大開幕府辟置官屬錢糧獄訟一皆專制於已而不復有關乎上已而山東獅子地富兵強跳踉負固卒貽征誅殲滅而後天下郡縣一命之官悉歸於吏部錢糧獄訟類皆關白奏讞而不收少自專焉由是郡縣守令之職始輕而不得自重矣必也辟官蒞政理財治軍者之權一歸于郡縣則守令必稱其職國可富民可裕兵農各得其業矣吳萊書歐陽

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廣南川峽實爲要區河

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廣南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何如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寇悖叛河朔陝右尤所加恤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于廣南川峽則例以為遠官審官差除取其臨時竄謫量移往往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廣南川峽而其入亦以廣南川峽之官為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氏蠻最為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

八編類纂

卷十四 吏部

十

明珠大貝統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僦雇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為廉吏矣而招權鬻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斂日煩罷故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為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肖也故莫若使

龜

漕刑自舉其人而任之它日有敗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我也責有所任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受賍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於處畿甸中矣

蘇洵
重遠

右編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赫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

八編類纂

卷十四 吏部

十一

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問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空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空鑒尚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舉正有補益于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空請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

者空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論選

臣聞設官分職。量才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

故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

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是

也。則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

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

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

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

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治非其才。

則亂。治亂所繫焉。不可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

八編類纂

卷十四

吏部

三

道多未甚。試效即頓。至遷擢夫競趨者人之常情。僥

倖者人之所趨。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

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賦污上下。

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

亡之患。補授無限。員闕不供。遂至負外置官。數倍正

闕。曹署典吏。困于祇承。府庫倉儲。竭於資俸。國家大

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以

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常懷

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

門。若使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

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

可不深慮之。論職

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著一。魏太和時。分

遣使者省吏。貞正始時。並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

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官六百。貞設官之本。以

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

戰艱難。以省吏。貞者誠救弊之切也。晉咎繇作士。今

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其工。今工部尚

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

二契也。伯夷為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

也。伯益為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

冏為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者。

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

。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貞舊各不廢。新資

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

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

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

者。先正名。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關

貞。則置負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為常。當開元天寶中。

四方無虞。編戶九百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

八編類纂

卷十四

吏部

三

唐德宗建
中初河朔
兵興民用
無所出
戶部侍郎
以度支社
其者首
官乃上

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

為憂今黎苗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
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
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
下尚有跋扈不廷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托焉此常
况顧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述隗囂未滅太和正
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尚割據皆羅取俊又
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口悅輩繁刑暴賦惟軍是郵
遇士人如奴固無范雎業秦賈季彊狄之患若以習
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州縣額內
八編類纂 卷十四 吏部
官約戶置尉當置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舉者
當坐不為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
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龍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
國家以為勛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
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
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杜佑論
節節論
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
即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叙縱或未有遷轉亦即
任其歸還速于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
頗多非慮其却迴或復竟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

非若舉無
節如

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
從此已後遂為恒規一經貶官便同長往迴望舊里
永無還期陸贄進量
陸贄進量
國家所以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
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實高位資塗
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陛下誠能博選
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為使有德
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
勇畧者為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
鑿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
八編類纂 卷十四 吏部
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
舉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司馬光論任官
信賞必罰三事
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為先而各臣賢
輔出于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
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夫材能之
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為急而遂忽儒學為不足
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論
閣取士
歐陽修
若用之既盡然後可以言乏才試之不效然後可以
言難知管唐之德宗非不愛惜名器由其責人太急

精而及失
王名官

授任至難。至於東省。閉凡累月。南臺唯一御史。故陸贄以為太精。而失士。臣竊觀之。自昔用人之際。所以常多疑貳者。患在君臣之間。未免形迹。居常謀事。則已多睽異。至於論議。則尤難協同。臣伏願陛下與執政之臣。凡選任之際。務存公坦。忘去形迹。呂公著論選任之際務存公坦

古之為士者。終身食其地。今之致政者。即日奪其廩。古之仕者。不出鄉里。今則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處其職。今則有罷官待次之費。故自非貪吏。及素有經產。則其祿已常若不足。一日歸老。則妻子不免凍餒。是以雖廉潔之士。猶或隱忍而不能去。議者不推其本。則曰此皆無耻之人。宜思所以重辱之。此朝廷之恩。所以愈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壞也。臣愚欲乞應文武官致仕。非因過犯。及因體量者。並依外任官例。與給四分俸錢。歲時州郡量致酒粟之間。乞請

伏觀三月十八日聖旨。職事官許帶職內尚書。候二年加至學士。中丞侍郎給事。諫議通及一年加待制。臣踰月于茲。反復思之。不得其義。朱光庭論職事官帶職文武不分。則官不冗。官吏不分。則官不冗。而自魏晉

以來始分矣。晉之官。今之吏也。晉之能為武者。今不能為文者也。郎中執戟侍中。奉乘輿。虎賁郎將。郎中令。校尉。皆以待天下之賢才者。今武士宦官。專之以九卿三公。所辟舉。援授。曹掾。皆忠廉修潔之士。行義高於郡國。有不歲時而起為公輔者。今吏胥轉之矣。葉適官法中論設官疏

曾特立任
學自本
任子得為
失期誤矣

夫天下患公卿大夫之子弟。不學無能。而多取天子之爵祿。然而不可盡去者。義不可去也。義不可盡去。而任子之官多而不能容。故常設法以抑之。曰寬其補授。而嚴其出仕。任其子若孫。而難貴大臣。不得任

其兄弟之子孫。葉適官法下論任子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已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未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

效。何武論建三公官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

八編類纂 卷十四 史部 七

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朱博復置御史大夫奏

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慎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為國家計者宜於此時創立經制。今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定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

八編類纂

卷十四

史

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材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乞限

士待制員數

歐陽修

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于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捨。皆得其宜。同馬光乞

備願

臣竊見朝廷每有契丹遣使到闕。元昊差人來朝。大

臣商量。唯欲秘密。兩制兩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名侍從。供奉之官。當時並不聞知。及處置既了。縱或不便。無由論列。伏乞宣諭大臣。凡北虜西戎之事。繫於安危者。侍從諫諍之官。悉令聞之。使陳利害。不為漏洩。余請乞侍從預聞邊事疏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若舉必書。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

八編類纂

卷十四

史

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行法教。荀悅請置史官

右長壽二年。宰臣姚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

述。史官疎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宰臣一人撰錄。號為時政記。厥後因循。多闕紀述。臣等商量。向後每日聽聖言。如有慮及生靈事關興替。可昭示百代。貽謀後昆者。及宰臣獻替謀猷。有益風教。並請依國朝故事。知印宰相撰錄。連署各封印。至歲末。送史館。李德裕論時政記等狀右起居注。比者不逐季撰錄。至有去官三五年後。始

未送納者。伏以每度延英奏事後。向外傳說。三事猶兩事。虛謬。豈有起居注皆三二年後採於傳聞。耳目已隔。固非實事。向後起居注記。聖每季初即送納。向前一季文字。與史館納訖。具狀申中書門下。史館受訖。亦申報中書門下。其起居改轉便望。以注記遲速。為殿最。如有軍國大政。傳聞疑誤者。仍許於政事堂。都見宰相等臨事酌量。如事已施行。非關機密者。並一一向說。所冀書事信實。免有傳疑。李德裕論起居注

右臣等伏見近日實錄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與宰臣及公卿言事。皆須眾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中編類纂卷十四 史館 三

中之語。向外何由得知。或得於傳聞。多出邪妄。便載史筆。實累鴻猷。向後實錄中。如有此類。並請刊削。更不得以此紀述。又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議允悞。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獻表者。必有答詔。居要官啟事者。自合著明。並當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案堂。或與奪形於語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無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為信。向後所載。羣臣奏議。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者。方可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書必可法。人皆

守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矣。李德裕論修史體例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負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于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八編類纂卷十四 史館 三

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于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修撰官祇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闕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欲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于事在日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脩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

典法遂成廢墮矣。臣竊見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撰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它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祇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賀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並州賊藉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書以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于其它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僚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隱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在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有遲滯，許修撰官

八編類纂

卷十四

三

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盡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歐陽修論臣伏聞王安石目錄七十餘卷，具載熙寧中奏對議論之語，此乃人臣私錄之書，非朝廷之典冊也。自紹聖再修神宗實錄，史官請以此書降付史院，凡日曆時政記及神宗御集之所不載者，往往專據此書，追議刑賞，奪宗廟之美，以歸故臣。建掌書之官，以修私史，考之往古，並無此例。唯唐武宗時宰相李德裕拜鄭亞之徒，改修憲宗實錄，增損筆削，專美其文。其後宣宗即位，追念憲宗不能平也，故大中三年九月制曰：委國史於愛婿之手，寵秘文於弱子之身。擅敢改張，罔有畏忌，奪它人之懿績，為私門之令猷。于是德裕鄭亞皆從貶竄，蓋以國史實錄皆欲顯揚宗廟之美，非人臣之所得私也。神宗實錄承徽以後，高宗不躬萬機，重臣許李，宿權持政，奸謀邪計，杜塞不問，畏避羣臣，自是起居稍廢，故事止於對仗承旨，仗下議論不復與聞。至長壽中，宗

八編類纂

卷十四

三

始建議執政大臣錄仗下論議多出於股肱輔弼之臣。史官職在記錄而已。利害殊絕較然可知。若夫時政記使宰相為之。賢者則推美避譽。邪臣則節過隱非。事關機要。或疑謀洩而功沮。言及臣僚。或慮隙開而怨售。巧事形迹。互相依倚。銓次不嚴。筆削自私。此時政記之在當時。屢建而屢罷者。此也。方今史官之選。必天下文學修潔之士。若止以編制勅類除免。叙年月為奉職。則但通曉文字。求之二省。一令史足矣。何必擇人哉。且唐天寶以後。天下多故。起居之職。因循曠弛。然後百家傳記之事。雜然方興。夫起居之錄。不詳則臣下之記。逾廣。機失於上。則柄任於下。自然之理也。臣又以為唐制起居供奉仗內。而史官必隨其後者。意欲記注臣僚。與修纂學士者。皆得親見事實。與聞謨訓。然後銓次不相抵牾。此最策之得者也。臣嘗考漢事記注。無定員。而太史有常職。是時近臣。皆為著筆。入侍左右。蓋欲有所紀述。而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功注丞相。繇是事得廣載。書可責成。此兩漢遺史所以為後世模楷也。今近臣非職事者。自見聖君言動。固不敢有所紀。而天下計書。亦未嘗上。羣臣列傳事。非章章尤著者。則唯取信行狀。行狀者

八編類纂 卷十四 史部 活

門人故吏之所為。非大公至正之語。尤難依據者也。石公弼請復還史節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誦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狃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骨范升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陳元乞立左氏傳博士疏夫禁網尚疎。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疎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准格勅。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

八編類纂 卷十四 史部 活

與今代通

第一冊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頁 反反句

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三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
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
敢墮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
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
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請大小相兼率十州置
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
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效課其成功若
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關
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它吏可相百也若其
按劾姦邪糾摘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李陽請每
十州分置

八編類纂

卷十四

吏部

三

御史巡

臣竊觀今時備位素餐不行其職者莫過於臣輩臣
聞太宗文皇帝時以王珪魏徵爲諫官文皇雖宴遊
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用至于文皇發一言則王
魏詳之而後出一舉事則王魏慮之而後行以文皇
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事言有典常文皇猶
以爲視聽未廣也因許三品以上入議軍國必遣諫
官一人隨入以參驗之當是之時耳目股肱之任者
有君臣之義焉有父母之恩焉有朋友之勸焉是不
無不替可無不行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蠻夷君長

帶刀人侍者不可勝計豈于戈征伐之所致蓋壅蔽
之患銷而幽遠之情達也若此然後可以稱天子之
爭臣矣近之司諫爭者則不然大不得備召見次不
得參時政排行就列累累而已且臣聞之諫臣之職
曰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近年以
來正衙不奏事庶臣罷廷對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
何階不得敷陳廷議安設其所謂舉諫職者唯獨詰
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一見而已以此
思之君臣之際論列是非諷諭未形籌畫於至密尚
不能迴至尊之盛意備讒慝之巧言而況於既行之

八編類纂

卷十四

吏部

三

詔令已命之除授然後執一封奏一議而私欲收絲
綸之詔迴日月之光信無裨於萬一矣元龜論
諫職表
自古奸臣皆以貨賂厚結左右及宮掖之內是以動
靜先知迎合上意李林甫二十年專政明皇不疑上
官昭容權傾天下唐祚傾頽前代似此蓋亦多矣國
家傾敗常由此矣自兩宮御宇樂聞讜言然垂簾之
日疑有潛聽封奏之人愛其漏洩是以人人思禍而
不敢盡言今則文武班列亦有議其得失諫官御史
朝壅議其循默伏乞聖慈念先帝滿言之誠思周易
失臣之文凡有奏章藏收祕密垂簾之日屏去左右

國隨上繳進天禧詔
書乞防漏洩疏

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按察今雖未有大效而老病昏
昧之人望風知懼近日致仕者漸多州縣方欲澄清
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
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挾私怒苟有迹狀
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
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為貪賦
老繆之吏所快歐陽修論臺官
言按察使不當
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
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

八編類纂

卷十四

吏部

三六

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
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
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
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
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
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
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內
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
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
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

聖之語

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
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
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
韓絳言富弼貶知茶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
臯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
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臯者臣故謂方今諫人
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
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譴人臺
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
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烟瘴之地賴陛下仁恕

八編類纂

卷十四

吏部

完

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
沆罷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
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陷必歿之地為懼師道
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
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
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
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臯夫牽顧私恩人之
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
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歐陽修論臺諫官
唐介等宜召還疏
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

惜名節。三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林。司馬元

官制

凡臣之糾擿姦慝。非有毫髮為其身謀也。實自陛下使之。眾人或為臣言。亦非有所欲也。迫於臣之誠心而已。迫以至誠而得之。及有所畏避而暴露之。復投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臣乃獲安焉。則臣不惟不容於人。亦且得罪於有司。夫廢一官吏。非足為朝廷輕重也。然官吏以漏言於臺諫而廢。則眾皆以前車為戒。而外之是非得失。無復至于臣輩矣。彭汝礪臺諫言事不當問得之

八編類纂 卷十四 吏曹

奸人用事之始。任臺諫足以折其謀。至於禍胎既成。雖聖賢不能救其害。陛下視今日如何。祖宗之朝。而乃一聽大臣之所為。蔽耳目之任。而挫忠義之氣。非所謂慎終如始者也。劉安世論慶罷言事官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十五

右編

六曹類

吏曹

漢家至德溥。夫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闕。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朱博請復刺史

八編類纂 卷一五 吏曹

昨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授。陛下聖化從此不宜。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空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為臺郎。給舍雖即遠處。都督刺史。至于縣令。以次差降。以為出入。亦不得十年。頻在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則內外理通。萬姓獲安。張九齡

竊嘗見虞書二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於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即遷為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為九卿從九卿即入為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常資各須循守若依唐

八編類纂 卷十五 史部 二

虞故事咸以九載為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為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李贊論朝官開員及刺史改轉倫叙狀

今民方怨而未甚叛去空急救之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請召二府通選轉運使如不足許權擢知州舉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仍令權擢幕職官如是行之必舉皆得人凡權入者必俟政績有聞一二年方真授之雖以精擇尚慮有不稱職者必有降黜直俟人稱職而後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有異政者空就與升擢

之范仲淹論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

方今言事者多以高論見弃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歐陽修論按察

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其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餘路只置使一員判官一員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為一路共差文臣兩員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司刑獄常平兵甲賊盜事悉委提點刑獄管勾仍選知州已上資序累經親民差遣所至有政迹聰明

八編類纂 卷十五 史部 三

公正之人方得為監司聰明則知官吏賢不肖公正則黜陟無私部下官吏既皆得人事務安有不幹集百姓安有不富庶此乃國家鎮撫四方之本也若以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不少恐轉運司一旦得之妄有耗散即乞盡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一面交割主管依常平倉法謹俟穀價賤糶貴糶及準備災傷賑貸其餘不得支用若轉運司委的窘乏須至允那常平錢物者必須具數先奏朝廷得旨乃得移牒支撥若以監司數少路分濶遠處巡歷及管勾不便即乞只依舊法每歲徧巡諸州更不徧巡諸

縣自非切要大事朝廷不令監司親往勾當只令選
 差本部官除司理司法縣尉獨負監當之類舊條不
 許差出外其舊條不得隔州差遣人勾當差及被差
 之人背有罪新條諸州官勾當及主簿當給散月分
 不得差出之類司馬光乞罷
提舉官狀
 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
 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
 而授俸者唯繫于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立賢德
 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
 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叙崇貴以甄功勞
 八編類纂 卷十五 史部 四
 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
 不賣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負外試官頗
 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負然而突鉞鋒
 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
 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
 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鉞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
 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
 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歐陽修論進瓜
果不當擬官
 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察上言乞今後大臣所僕
 不得奏薦班行勅旨邠下纔三四月已却用呂夷簡

僕人表宗等二人為奉職夷簡身為大臣壞亂陛下
 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無所顧况
 肯為陛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今一法纔出而為
 大臣者先壞之歐陽修論呂夷簡
僕人不當授官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
 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
 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
 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污
 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
 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聲勵其媮薄
 八編類纂 卷十五 史部 五
 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鈞深練覈之能攻擿斷擊
 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
 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之賢進之以獄吏之事試之
 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程頤論張載
不當遣按獄
 謹案六典中書舍人之職凡詔旨制敕皆案典故而
 起草制敕既行有悞則奏而正之故前後舍人論列
 差除用典故而蒙改正者非一今三院御史須舉學
 士薦舉朝臣乃典故也或不應此其敢無言去歲以
 京官除授所以無言者以前有詔令故也今若先立

定制許於幕職官中選擢三院則臣等復有何言而敢違拒邪若臣上懼嚴誅。視顏起草誠慮門下封駁不宥放過。縱門下不舉則言事之臣必須重有論列或定畏義固執不敢祇受是臣一廢職任而致論議互起煩瀆聖聽則臣之罪戾歟有餘責所有李定除官制未敢具草蘇頌徽李定詞頭疏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進賢天子為擇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人編類纂 卷一五 吏部

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背魏尚坐事繫獄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何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于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黥吏知而犯敞敞救殺之其家自免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

以下轉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舉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眾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遣使者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為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八編類纂 卷十五 吏部

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或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惟陛下留神于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安可關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蓋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安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荐儒者公孫光蒲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係述等
源王嘉

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
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
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
儀室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矣私
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敢乘愚瞽犯
冒嚴禁東平王書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踴足居職
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
迷遇迅雷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
八編類纂 卷十五 史書 八

臣竊差次諸卿考合眾議咸稱太常朱儀少府荀遷
臣父寵前泰司空儀遷並為掾屬具知其能儀能說
其經書而用心偏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
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辭窮
策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類歷二司舉動得禮以
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
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劭皆去宰相復
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厭眾望陳忠薦
劉愷疏
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
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

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
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
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
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沉淪少養好爵莫及
廊廟之寶弃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貞忠
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
珍士以稀見為貴槃木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
容耳王者取士宜拔眾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走
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奮息亡身
薦賢揚益薦
高自疏
八編類纂 卷十五 史書 九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
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
此自古明君賢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
亦不為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為陳大計者又
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
貴權而旁有羣言奪于眾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
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
言事之臧但為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
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
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

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孤陛下納諫之意。違陛下賞
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沈默端正守節難
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真言可信。
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為眾所推。守道安貧。
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
遠。沉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
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
閒退。淡於世事。往年陛下上尊先帝之制。增置臺諫
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
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

八編類纂

卷十五

十

益陛下之聰明

歐陽修薦王
安石呂公著

免辭

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
臣伏觀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
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為師克在和。不在眾。陛
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管湯武善御眾。故無
忿驚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
今若使公卿郡守。出于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
比於伯衛。則戎士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
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辭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
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于父

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
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
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杜詩請
大郡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
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
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
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
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
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
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倘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

八編類纂

卷十五

十一

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少陳
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為元臣。
翟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為宰相。臣與反者義同。

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亦可哀矣。凡今
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葦之親。半而之。舊則
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况臣受知於陛下。中
與之初。効力於眾人。未遇之日。而以毀訾。不忌踐踏。
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
也。蘇軾代滕甫辨
謗乞郡劄子國莫如用賢。用賢莫如歷試。歷試莫如責功。責功

莫如較考。况三考之典。其出自古。其善之科。準於令式。當治世之激勸。不問公卿。尚近信以因循。止及州縣。遂使居官食祿。賢愚無分別之因。冒寵挾私。升出有泛濫之弊。厥官徒設。其器若虛。凡庭揖以庭趨。但旅進而旅退。由是職皆不舉。人盡偷安。若不法於舊章。恐轉墮於庶務。臣欲起請。今後除節察防禦團練刺史及武臣等。蓋必戰伐立効。祿位酌勳。凡公事仰委官吏。擬舉外。伏請先自宰相次百執事。至于賓客僚佐等。皆請逐歲書考。所冀事皆師古。理得從長。選不肖而進賢才。更無疑慮。勸奉公而修職業。各盡罷

八編類纂

卷十五

吏部

十一

能倘書考之請。遂行。則太平之期可待。趙普請行其甚也。大臣莫肯任事。而坐觀勝負者。攘臂于其間。反為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自用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所謂黏罕幹離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其眾。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安乎。不能取勝也。譬猶奕者。置碁不定。不足以勝敵。况於用人。不知信任之道。而欲撥亂反正。以捍大患。以圖中興。豈可得哉。伏望陛下於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擇。得其人。則又任而責成功。勿為細故之所搖。勿為小人

之所間。則天下之事庶乎可為也。李綱議

後世號漢宣帝為能行責實之政。然以臣論之。徒役役焉。且夕程其文書。殿最之課耳。高才賢士。欲自有以建立。終不可得。至於法令細密。器械精巧。此特百工俗吏之所能為者耳。責羣臣以百工俗吏之所能為。而又親持權柄。以行其雜霸之道。臣主俱勞。而善政益衰。烏觀所謂實耶。是之謂失實。東漢之末。名在下。下以名高。取必於上。上不能堪。因而害之。兩晉之世。名在上。上取清談不事之名。位為三公。而無職可舉。江左相承。專尚名品。而下皆有傲誕矜侈之意。無

八編類纂

卷十五

吏部

十一

益於治。是之謂失名。天下望治。如醒者之願醒。痛者之願痊也。十四五年矣。而羣臣百官。未知名實之所。在。獨若之何哉。雖然。臣以為今天下之治。則亦有意於為實也。而未知其所以為實。何者。今之所謂實者。不過若漢宣帝耳。夫擇天下之賢才。與之共政。而乃欲責之以百工俗吏之所能。彼安肯俛然為之耶。俛然為之者。百工而已耳。俗吏而已耳。上之所授用。所貴幸。所驟取。而後退。替以退。而今且進者。皆可得而考也。况其有未及宣帝者乎。彼其誠所謂實者。固且不出於今之實也。而上不察焉。怒其不為實。而不喜

其為名又從而廢之是以廉退者不任焉。骨鯁者不任焉。蘊籍溫雅沉厚老成以局度器識自許者舉不任焉。故諫官御史或無人焉。翰墨制誥或無人焉。太者至于丞相之位或無人焉。是其無人也。則曰羣臣百官之不足用也。不足用則上不免於自用。然則今之世舉羣臣百官以為不足用而上自用也。非所以聲天下也。非所以威夷狄也。非所以消奸雄而防未然也。夫所貴乎人主者以天下皆為已用而已。不必自用自用則人主尊而其國威失實與名則幾乎輕。嗚呼若是者其無以一人而使不失乎。葉通官法論考課

八編類纂 卷十五 史部

古

管國家制為枉法不枉法之例。今則枉法者除名不叙。不枉法者並殿三年。制法雖明而犯者未已。終不能禁其萬一也。在管有刺配籍沒之法。文其面則終身不齒於鄉里。籍其資則全家不免於飢寒。治賊吏無出此法之善也。然朝廷未嘗無刺籍沒之法。加緊朝宰執近臣多已被罪籍沒。豈此法獨行之隨朝而不可行之外任。又兼有強盜刺額竊盜刺臂之法矣。其賊吏之害及百姓尤甚於強竊盜之害。止於一家一人而已。豈此法獨施之強竊盜而不可施之賊吏。彼之受賊不顧者。將以肥其身。利其家。養其妻子。其

吏

使身陷刑戮。田宅為空。妻子不保。雖不除名。不殿三年。亦不輕於干禁也。今後無分內外大小官吏。但見賊狀明白者。吏則刺面配役。官則免刺流徙。所有家財田宅奴婢。並令盡數沒官。庶賊吏知憚而犯鮮矣。鄭介夫定刑債以別貪廉

何謂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為甚者。蓋自崇寧極於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寒淺者。亦不復修治。而專從事于奔走進取。其簿書期會一切。惟吏胥之聽。而吏根固窟。冗權勢薰炙。濫恩橫賜。自占優渥。比渡江之後。文字散逸。舊法往例。盡用省人編類纂 卷一 吏部 五

記輕重。予奪惟意。所出其最驕橫者。三省樞密院吏部七司戶刑。若它曹外路。從而傲視。又其常情耳。故今編為公人世界。又以官無封建。皆指實而言也。且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居之。俛首刮席。條令憲法。多所不諳。而寄命于吏。此固然也。然雖使得其人。而居之如管之所謂伊尹傳說之儔。而以夫區區條令憲法。仍為不曉。而與是吏人共事。終亦不可。然則今世吏胥之害。無問乎官之得其人。與不得其人。而要以為當革而已矣。府吏胥徒自有國以來。所同有也。然必有上不侵官。下不病民。以自治其事。而聽命

焉而秦漢之敝法。屈天下之豪傑。乃筆選而三三公。今幸已甄別品流。而其餘敝盡去。且又皆以天下經常之事。立為成書。以付之彼吏。得知之而官不得知焉。此其為害。又過於秦漢。何者。今百司之吏。其爵其祿。往往有士大夫之所不敢望。漢之公府掾諸卿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權柄足以搖守相者。今所謂都祿錄行首主事之類是也。此直以鞭撻刑戮待之。而高爵厚祿。若是何哉。今官冗而無所置之士大夫。不習國家臺省故事。一旦冒居其位。見侮于吏。今胡不使新進士及士子之應仕者。更迭為之。三考而

八編類纂 卷十五 吏曹 六
 滿。常調則出。官州縣才能超異者。或遂錄之。若此則有二利。士人顧惜終身。畏法尚義。受財鬻獄必大減。少吏曹清。則庶務舉止。因以習士大夫使之有材。而無至于今世之偷惰。一利也。更迭為之。無根固窟穴之患。無保引私名之敝。而封建之勢。因以去矣。二利也。增員百餘。稍去冗官之患。待缺擇地。爭奪伺候之風。亦漸衰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勞民動眾之難者。京師紀綱之首。吏曹清。則諸司州縣之吏。蠹亦必少。異於今日。蓋結托于請。有所不為。而眾事整齊。簿書不為疑。疏則下亦知畏。故也。

八編類纂卷之十六
 圖書編

六曹類

吏曹

人君代天子民故曰天子冢宰。不過天子家相耳。名曰天官。豈尊之以空名哉。蓋冢宰百官之長。百政所從出也。雖太宰少宰內宰宰夫。各有攸司。凡外而王朝中而王宮。上而九重之闕。失下而庶寮之臧否。皆其所統也。夫無所不統者天也。天官之職。得而司之。無非奉若天道。佐天子以統理天下之治也。

八編類纂

卷十六 吏曹

虞官制

九官

司空 司徒 司馬 士 工 虞 秩宗 典樂 納言

二十牧

冀州牧 兗州牧 青州牧 徐州牧 揚州牧 營州牧 并州牧 豫州牧 雍州牧 梁州牧 荊州牧 幽州牧

禹長於水土之平不耻其不善明刑設舉禹明刑恐未必如皋陶而以治水責之皋陶想未必愈於禹也稷長於百穀之播不耻其不善敷教設舉稷敷教恐未必如契而以播穀責諸契想未必優於稷也是以群聖人之德而其長不相兼且終身未聞其兼官亦未聞其改官也故德懋懋官舉能其職終生不更其所長如史遷之終於史韓柳之終於文李杜之終於詩各以一長名家群聖人不能兼者責備於一人即平日未嘗問學者取辦於一旦上之人不問其能與不能而任之官下之人不自知其能與不能而當其事上下蒙昧苟且塞責知人者誰乎安民者誰乎

八編類纂 卷十六 吏部

論制

周官三公六卿圖

太師	成王時則周公 仍用畢公 宣王則皇父	少師	二少 未詳	大宰	成王時則周公 成王則前伯也 王則若牙幽王 其屬六 十三
太傅	成王時初用 畢公未毛公 召畢二公既 則毛為師保 武王	少傅	疑官 不流	宗伯	成王時形 其屬六 十九
太保	成王 並召公少保 康王	司空	成王時毛 其屬六 十九	司馬	成王時畢 其屬六 十七
		司寇	成王時先稷 其屬六 十四		

八編類纂 卷十六 吏部

胡安國曰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缺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丁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故惟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

六卿圖論

我朝官制公孤六卿大略與周相似不惟廊廟以六典建官而內外各官亦莫不以六典視事漢唐宋始不侔矣特成周以卿三物立教則其所謂學者端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

有出於舉業之外也。今士君子其學之平居與設施於民上者，視成周為何如？按公孤之職，夏商以前未有也。其名始於此者，舜命禹總百揆，高宗爰立傅說，作相則周前未聞有是名矣。噫！立公孤而以六卿兼之，是即擬相之任歟！我朝稽古定制，革去前中書省，倣六典立六部，而公孤之職間以六卿兼之，亦成周意也。噫！近時祗為武職兼官，死後贈典，果盡得周官之意歟！

雖天子必有師也，以有尊也；必有弼也，以有輔也。主於道不及以政，然後志凝於神而專之。於道通神易

八編類纂 卷十六 史考 四
之原調精禋之微是治安之本也。卿各專其職，如視聽持行，各專其一，而政可舉也。卿各率其屬，如棧係權楹，共奏其功，而室可程也。內者外之綱，近者遠之望，卿分職率屬，王朝邦畿濟濟翼翼，而後九牧有倡也。故六卿治之綱也，九牧不著何也？牧伯君道也，且列爵五分，土三武成前定之矣。公孤六卿總論
以師保之尊，而復尸宰司之事，則胡以平政？是明聖之所不處也。任六卿之務，而復議調燮之道，則何以疑道？是明聖之所不能也。且王者之于道也，許謨密勿靡息，而豫怠焉。師保傅者，時省微而輔範以一之。

從世權宰
同無權是
不知論道
之取也

論道難
之矣

是

成周官制

燕 內朝 小臣 正之	中路朝 朝司士 正之	外朝 朝正之
宰夫 天官冢宰 宰夫掌之 太僕 夏官司馬 太僕掌之	宰夫 宰夫 小宰	秋官 司寇 掌之
夏官	夏官	秋官

八編類纂 卷十六 史考 五

于道者也。蓋管者武王克殷，甫下車訪箕子受洪範焉。踐阼三日，設筵尚父齋宿，三鼎行西面再拜受冊。書焉而一不備其官，將王德無于此闕乎？是明聖之所不為也。謂官不必備者，難其人即不必其備可也。而何可一無設也？故三公不設而以爲兼官，若加官也。周季世之事，非公本所爲，建官意也。周禮六官原

小宰掌官刑以貳大宰宰夫掌朝法以貳小宰皆通內外之官也故太僕傳言於宰夫宰夫傳言於小宰小宰傳言於太宰又有內宰雖掌治王內之政令亦屬於太宰以此見周之宮中府中實合于一理也自內之王宮言之小宰既建邦之官刑治宮之政令舉宮之糾禁憲禁宰夫又以法制群吏之警戒令宮中之職事書宮中之良能其於治內之法無不致其嚴也或周官制圖序

唐虞三代建官之制職事分于下而權綱合于上非泛然而無統也四岳通內外之官義和之長也義和八編類纂卷十六吏曹六

則實聽于四岳百揆宰相之職百官之長也九官則實聽於百揆百揆統九官四岳四岳統義和四子比附聯絡天下之治雖非一二人為之而實一二人能使之成周之制亦然三百六十屬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命于冢宰冢宰實三公兼之渙散分析之中而有比附聯屬之勢古者三公無官惟與天子坐而論道故設六卿以分主六典而三公實統之三公既兼冢宰則六卿之大典非冢宰而誰建耶此事權之所以合于一而國家所以無多門之政自漢以來則失之矣有三公又有九卿而丞相御史未嘗行九卿事

觀武帝時桑弘羊等致利玉溫舒之屬峻法倪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丞相而大臣之權盡去矣幽王不道二雅交譏而並刺之然皇父作相而內宰膳夫內史師氏猶得其人向使幽王之不淫其色夫豈不能遏豔妻之煽哉巷伯之雅所謂妻非成貝錦哆侈成南箕乃寺人之賢者傷於讒而為世德下傳家法猶未盡壞若內若外若小若大猶遠其選而擇其賢乃如成王周公親繼文武之志其事固可知也是以論太宰之兼統內外當自小宰宰夫始齊家治國又自文王之家法始總論太宰兼行八編類纂卷十六吏曹七

六官		百官府		六鄉		六遂		縣		都		邦國	
家 <small>七大事並三歲大宰提擘計群吏他官從之治而</small>	宰 <small>百官廢廢誅其</small>	治 <small>百官廢廢誅其</small>	司 <small>司從王民終歲終令六卿</small>	徒 <small>徒教法比法並致事稽國中</small>	治 <small>治六卿受法家九比之數</small>	宗 <small>宗預相之事葉宗頌祀于</small>	伯 <small>伯而下不得先禮</small>	宗 <small>宗預相之事葉宗頌祀于</small>	伯 <small>伯而下不得先禮</small>	宗 <small>宗預相之事葉宗頌祀于</small>	伯 <small>伯而下不得先禮</small>	宗 <small>宗預相之事葉宗頌祀于</small>	伯 <small>伯而下不得先禮</small>
建牧立監 <small>並由大宰</small>	司會周知 <small>四國之治</small>	並同	鄉大夫致 <small>大司徒建邦國其</small>	鄉大夫致 <small>大司徒建邦國其</small>	鄉大夫致 <small>大司徒建邦國其</small>	鄉大夫致 <small>大司徒建邦國其</small>	鄉大夫致 <small>大司徒建邦國其</small>	鄉大夫致 <small>大司徒建邦國其</small>	鄉大夫致 <small>大司徒建邦國其</small>	鄉大夫致 <small>大司徒建邦國其</small>	鄉大夫致 <small>大司徒建邦國其</small>	鄉大夫致 <small>大司徒建邦國其</small>	鄉大夫致 <small>大司徒建邦國其</small>

官						內						外								
司	政	馬	將	家	宰	刑	寇	司	空	事	司	大	師	公	大	公	大	公	保	公
辨正論才大尉簡稽鄉	司馬為主軍族民	將軍宰以下以	次為刑將			刑	寇	司	空	事	司	大	師	公	大	公	大	公	保	公
六遂賞星八都鄙	都邑治	其國與	其守			刑	寇	司	空	事	司	大	師	公	大	公	大	公	保	公
六遂實星八都鄙	都邑治	其國與	其守			刑	寇	司	空	事	司	大	師	公	大	公	大	公	保	公
六遂實星八都鄙	都邑治	其國與	其守			刑	寇	司	空	事	司	大	師	公	大	公	大	公	保	公
六遂實星八都鄙	都邑治	其國與	其守			刑	寇	司	空	事	司	大	師	公	大	公	大	公	保	公

諸侯						儀						諸臣						命					
九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秦 尚書 四人有令丞 少府 少府令四人在中主發文書故曰少府卿皆因以奏事 公卿

西漢 御史中丞 領尚書事御史大夫屬官也 丞相之制 中二千石諸侯王 郡守 九卿

東漢 御史中丞 尚書 左右曹諸史散騎中常侍給事中以上五項係加官也 中朝 御史大夫丞 京兆尹將軍司隸校尉大夫博士議郎

八編類纂 卷十六 史部 十
秦人變古不道無復先王之舊制然至於內外之相屬其事則猶有可言者外之九卿如少府猶得置尚書在內主發文書而掌奏下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猶得置中丞在內受公卿奏事而舉劾案章又外之三十六郡如監郡者皆是御史之屬為之猶得以天下之利害徑達于御史大夫而大夫竟達於天子漢興惟監郡之制變為部刺史若夫少府之尚書御史之中丞則一切因秦之舊而不改非因秦也蓋因周也尚書中丞非周制而曰因周何哉秦人雖變周之名而未嘗變周之意漢亦惟存周之意而不暇

復周之名以百官公卿表觀之少府屬官自尚書而下有待節大醫大官湯官有東西織室有庖人主長丞有上林十池監以至中書謁者黃門內盾尚方御府丞巷內者宦者皆屬於少府又復以司府丞巷倉廩祠祀食官宦官分屬於大長秋御史大夫屬官有兩丞一曰中心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權尊勢重與人主親近事下中丞則中丞白之大夫大夫白之丞相是也中丞在內丞相御史在外外得以統內也內領侍御史外督部刺史刺史掌奏詔例察州郡治狀黜陟能否以六條問事而奏事復上於中丞是部制

八編類纂 卷十六 史部 十一
史在外中丞在內內得以統外也要之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于外而皆有屬在內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大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內宰也大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常燕見奏事見高帝擁威姬呂后之世審食其為相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附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宴見上或時不冠非禮貌大臣之意然亦可見其洞然無內外之

限矣。夫是以閣臣雖寵，丞相猶得以檄君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為之。自武帝晚年宴游內廷，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典尚書之章奏尚書之官，於是乎廢矣。既以中書居中而受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遞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加名曰尊之而實疎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末年以霍光為大司馬領

八編類纂

卷十六

史部

尚書事。宜若內外合為一，然已非丞相職任，儼然號稱內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楊敞不及與議，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復預內庭之事矣。夫宦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軍領內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內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盛衰也。宣帝中興，復遵漢初之制，魏相為御史大夫，外則遣丞相掾吏案事郡國，而不遣中使內則奉封事，而不經尚書去副封，而不令壅蔽加給事中，而得宴見言事，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乃訟言其過，杜延

年居
中用
事相
乃列
奏其
奸中
外之
政復
合為
一然

猶未知復中丞之權。元帝以來，石顯用事，丞相之權復去而盡歸於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紀綱散壞，內外不足以相統，而西漢遂趨於亡。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為開職，而取尚書中丞專委任之，以為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疎外庭而親內庭矣。舍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參用士人之制而專任奴僕薰腐之餘矣。威靈之季，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又移於宦

八編類纂

卷十六

史部

官尚書宦官合為一黨，而宰相疎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內，是以太尉揚秉奏侯覽而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真得以察內耶？事權之失已久，小人徒借察內之名以自便耳。蓋自古外內之不相屬，未有若東漢之甚者也。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其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以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而關節脈理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快意於法度之外，使內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於大臣，其未流

遂以若此極也。蓋常觀之自出納之職不領於大臣而宰夫之官遂去為尚書之任。尚書中書迭用事而霍光之權重弘恭石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為光祿勳之任。光祿勳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司侍中遂為宰相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于大臣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為少府太常之任。此其極也。門下太僕之司又分為殿中省為內諸司使矣。以至王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漢鴻都之賣爵唐瓊林之盈之各虛夫誰得而檢之。八綱類纂卷之八十六

秦官爵等差

秦制爵二十等以賞功勞。其十八等自大庶長以下又似官也。其帥人皆更率也有功賜則在吏之例自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言從公大夫以上與令丞亢禮也。

漢官秩差次

漢官秩差次。漢並有秦二十等爵然以為功勞之賞非但秩也丞相大尉司徒

御史大夫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執金吾 二千石月百二十斛亦 太子太
 傅少傅 將作太監 太子詹事 大長秋 典屬
 國 水衛都尉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司隸校尉 城門校尉 中壘校尉 屯騎校尉
 步兵校尉 越騎校尉 屯騎校尉 長水校尉
 胡騎校尉 射聲校尉 虎賁校尉 州牧 郡太
 守 比二千石月百 丞相司馬 光祿大夫 光
 祿中郎五官左右三將 光祿虎賁中郎將 光祿
 中郎將騎都尉 西域都護副校尉 奉車都尉
八綱類纂卷之八十六
 駙馬都尉 郡尉 千石月八十斛 丞相長史 大司
 馬長史 御史中丞更名御史 前後左右將軍長史
 大常丞 衛尉丞 光祿勳丞 太僕丞 廷尉
 左右監 大鴻臚丞 宗正丞 大司農丞 少府
 丞 執金吾丞 太子衛率 萬戶以上縣令 比
 千石 光祿大中大夫 光祿郎中車戶騎三將
 光祿謁者僕射 光祿虎賁郎將 八百石 太子
 家令 比八百石 光祿勳諫大夫 六百石月七十斛
 衛尉公車司馬令 衛士令 旅賁令 廷尉左
 右平 太子門大夫 太子庶子 將作大匠丞

太子詹事丞	水衡都尉丞	京兆尹丞	左馮翊丞	右扶風丞	州刺史郡丞	郡長史	郡尉丞	次萬戶以上縣令	○比六百石	太常太卜	博士	光祿議郎中郎	光祿謁者掌賓讚受事員	西域都護丞	司馬侯	○五百石	太子中盾	長	○四百石	萬戶以上縣丞	○比四百石	光祿侍郎	○三百石	郎中	○二百石	萬戶以上縣尉	次萬戶以上縣尉	○百石	右漢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	都護將軍	大將軍營五部校尉	光祿	五官中郎將	光祿左中郎將	光祿右中郎將	光祿虎賁中郎將	光祿羽林中郎將	光祿奉車	都尉	光祿駙馬都尉	光祿騎都尉	光祿大夫	少府侍中	少府中常侍	城門校尉	北軍屯	騎校尉	北軍越騎校尉	北軍步兵校尉	北軍	長水校尉	北軍射聲校尉	每王屬國都尉	都桓校尉	護羌校尉	皇子封王國中尉	○千石	長史	大將軍長史	太尉長史	司徒長史	司空	監史	少府中常侍	少府尚書令	少府御史中	丞	太子家令	大長秋中宮僕	太子率更令	太子僕	城門司馬	城門平屯司馬	北軍屯騎校尉	司馬	北軍射聲校尉司馬	北軍越騎校尉司	馬	北軍步兵校尉司馬	北軍射聲校尉司	軍長水	尉司馬	胡騎司馬	右扶風京兆尹	縣令	雒陽縣令	皇太子封王國郎	中令僕	○比千石	大將軍司馬	太常光祿丞	光祿謁	者僕射	衛尉丞	衛尉宮	掖門司馬	太僕丞	鴻臚丞	宗正丞	司農丞	少府丞	使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郎將 執金吾丞○六百石 大將軍從事中郎
 度遠將軍長史 度遠將軍司馬 太常贊饗
 太常太史令 太常博士祭酒 太常大祝令 太
 常大宰令 太常太子樂令 太常高廟令 太常
 光武廟令 太常前帝陵每園令 太常先帝陵每
 陵食官令 光祿左右僕射 左右陸長 光祿羽
 林左監 光祿羽林右監 光祿中散大夫 光祿
 諫議大夫 光祿議郎 光祿常侍謁者公府掾
 尉衛公車司馬令 衛尉南宮衛士令 衛尉北軍
 衛士令 御尉左右都侯 太僕考公令 太僕車
 八編類纂 卷十六 吏部
 府令 太僕未央廐令 宗正諸公主每主象令
 宗正諸公主每主簿僕 私府長大司農僕丞
 大司農太倉令 大司農平準令 大司農導官令
 少府太醫令 少府大官令 少府守宮令 少
 府給事黃門侍郎 少府上林苑令 少府小黃門
 侍郎 少府小黃門令 少府中黃門冗從僕射
 少府掖廷令 少府未巷令 少府衛府令 少府
 祠祀令 少府鈞質令 少府濯龍監 少府中藏
 府令 少府內謁者令 少府尚方令 少府尚書
 僕射 少府尚書令 少府符節 少府治書侍御

史 少府侍御史 執金吾武庫令 大長秋丞
 大長秋中書謁者令 大長秋中官尚書 大長秋
 中官私府令 大長秋中官永巷令 大長秋中官
 黃門冗從僕射 大長秋虎賁官騎下中官官者令
 太子倉令 太子食令 太子門大夫 太子中
 庶子 將作丞 將作左校令 將作右校令 城門
 每門侯 北軍中侯 州刺史 左扶風京兆每
 縣令 護烏桓校尉擁節長史 司馬 護羌校尉
 擁節長史 司馬○比六百石 云月六十斛又
 大將軍
 典軍侯 光祿五官中郎 光祿左右中郎 光祿
 八編類纂 卷十六 吏部
 虎賁中郎 光祿常侍謁者 太子洗馬 皇子封
 王國治書○四百石 云月五十斛又 光祿給事謁者
 少府大官丞 少府黃門署長 畫室署長 內
 署長 少府直里監 少府尚書左右丞 少府侍
 郎 大司農雒陽市長 大長秋中官藥長 太子庶
 子 太子廐長 太子中盾 太子衛率 右扶風
 京兆每次縣長 雒陽縣丞 皇太子封國禮樂長
 衛士長 醫士長 永巷長 祠祀長○比四百
 石 月四十五斛後漢 大尉東西曹祿 光祿五官侍
 郎 光祿左右侍郎 光祿虎賁侍郎 皇子封王

國謁者	三百石 <small>月四</small>	太常先帝陵每陵食監丞
宗正諸公主每主家丞	少府鈎盾丞	永安丞
鴻臚大行治禮郎	大司農丞	揖讓擢丞
扶風京兆每小縣長	侯國相	比三百石 <small>月二十</small>
大尉諸曹餘掾	光祿五官郎中	光祿左右虎賁
郎中	光祿羽林濯謁者郎中	少府中黃門
百石 <small>月三</small>	太常大史丞	明堂及靈臺丞
太僕	文學史	少府苑中丞
右史南園丞	少府令史	少府符節令史
尉史	鴻臚吏	宗正吏
大司農直丞	大司農	
八編類纂	卷一 吏書	二十
雜陽	市丞	執金吾吏
太子舍人	河南尹員	
外	皇子封王國郎中	比二百石 <small>月廿七</small>
大將軍		
屯長大尉屬	光祿節從虎賁	百石 <small>月六</small>
太尉		
令史	中興以後	太常吏
太常大史吏	太常太子	
樂吏	光祿員外太僕	衛尉文學史
少府吏	少府吏	五
人百石	少府蘭臺令史	鴻臚文學史
廷尉文		
學史	宗正文學史	四人百石
大司農文學史	司隸校尉	
大司農雜陽市吏	執金吾文學史	
州功曹從事	別駕簿曹兵曹從事	<small>其餘部群國從事每部有也</small>
州曹曹諸掾	河南尹公右平吏	雜陽員外

鄉有秩三老斗石 太常明堂員吏 太僕卿大鴻臚卿員吏 大司農雜陽市吏雜陽令史 少府卿執金吾各員吏 佐史月八 太常佐 太常大祝佐 太常明堂佐 光祿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佐 大鴻臚大行令佐 宗正佐 大司農佐 雜陽中佐 執金吾佐 少府佐 雜陽縣佐吏

後漢內外文武官七千五百六十七人內外諸司職掌人一十四萬五千四百一十九人都計 其內有里魁里數及命數未詳按成周命數與兩漢石祿皆所以辨官位之高卑也自魏以後始有九品之制至梁分為十八班後魏以九品分正從而隋唐以來因之宇文周又以九命分正從皆十八等而歷代率不能易之矣

漢興制官多仍秦舊取趨時便事初置一相曰相國掌承天子理萬幾制御史大夫副之而太尉主南北軍護諸軍皆秦官孝惠呂后時置左右相奪太尉權昇諸呂掌南北軍而亂作丞相平太尉勃相與協計謀誅之則將相和會之力也至武帝時又有大司馬將軍之號後霍光以大司馬領尚書事於是大司馬

八編類纂 卷十六 吏書 三十

右庶子 太常少卿 太子詹事 左 右清道 下州刺史 左右監門率府率 軍器監 上都護府 副都護 上府折衝都尉 正議大夫 忠武將軍 上輕車都尉 尚書中司侍郎 太子左右諭德 通議大夫 親勳翊衛羽林中郎將 左右千牛衛左右監門衛中郎將 壯武將軍 ○從四品 太子左右衛副率 左右宗尉副率 左右內副率 左右監門率 親王府長史司馬 內侍 秘書少監 人寺少監 殿中少監 太子親勳翊衛中郎將 上都護府長史 太中大夫 八編類纂 卷一六 宣威將軍 輕車都尉 國子司業 少府將作少監 京兆河南大原府少尹 大都督大都護府親王府司馬 上州別駕 中州折衝都尉 中大夫 ○正五品 給事中 中散大夫 太子中舍人 開國縣子 國子博士 尚食尚藥典御 長安萬年令 內常侍 諫議大夫 御史中丞 中書舍人 太子中允 左右贊善大夫 都水使者 河南洛陽太原晉陽奉先縣令 親勳翊衛羽林中郎將 中都督 上都護府長史司馬 親王府典軍 定遠寧遠將軍 上騎都尉 中州別駕 朝議大夫

夫 下府折衝都尉 ○從五品 著作郎 太子洗馬奉車都尉 中給事中 駙馬都尉 親王友 秘書丞 殿中丞 尚書左右司諸司郎中 尚書尚舍尚乘尚輦奉御 下都督府上州刺史 下州別駕 游騎游擊將軍 武散騎都尉 朝諸大夫 大理正 太常太史丞 太子典內 上牧監 下都府上州司馬 宮苑總監 朝散大夫 上府果毅都尉 ○正六品 皇太子文學治書侍御史諮議參軍事 大學博士 太子詹事丞 太子司議郎 中州長史 太子典膳藥藏郎 京兆河南太原 八編類纂 卷一六 畿縣丞 諸州正 中下縣令丞 承直儒林 文林 從事從政修職郎 兩赤縣主簿尉 節度副使行軍司馬 諸府諸曹節鎮上州諸事參軍事 防禦團練副使 太史局承直長 ○正九品 諸承事承奉郎 律學正 國子大字正錄 京畿縣三京赤縣簿尉 諸州別駕長史 ○從九品 諸州中下縣主簿 諸州中下縣尉 將仕郎 承務郎 高班 黃門內品 承節承侍郎 廸功郎 中下州諸司參軍 城寨馬監主簿 諸州司士文學助教 翰

○右宋官秩載在文獻通考如三公三少左右丞
 相知樞密叅知同知簽書俱執政官上資政殿
 學士曾任執政者班序雜壓並在六曹尚書之
 上觀文殿大學士至敷文閣侍制俱侍從官常
 閱史如侍中尚書令煥章閣及運使提刑提舉
 總領經略制置安撫以至巡檢監鎮監務俱未
 之載故其品秩俱不及詳或沿革不同因事而
 設茲有所遺郭宋朝舊官制文臣則兼帶階職
 即自武騎尉至柱國十二轉是也武臣則兼
 帶舊勳階憲銜校尉四色憲銜自監察御史
 右補闕大學助教門下省錄事尚書都事 中
 書省主簿 將作國子監九等主簿 太子詹事主
 簿 都水監丞 諸州中下縣令 親王府東西閣
 祭酒 京縣丞 督護府錄事叅軍 中府別將長
 史 朝散郎武駙尉 太史局丞 御史臺少府
 上署令 掖庭宮闈局令 太廟諸陵署丞 上州
 諸府叅軍 諸率府左右中候 諸折衝府校尉
 宣議郎○正八品 中州錄事 叅軍 協律郎辨
 郎 監察御史 諸衛羽林錄事叅軍中署令
 主簿 上牧丞 給事郎 節宣校尉副尉

下署令 中州諸司叅軍 京兆河南太原諸縣
 丞 靈臺郎 上戌主 諸衛左右司戈 徵事郎
 ○從八品 內謁者監 上關令 左右拾遺 四
 門助教 中牧監丞 京縣主簿 中都督上都護
 府叅軍 保章正 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府博
 士 承奉郎 大理評事 律學博士太子左右春坊事
 太子儆身下州諸司叅軍 都水監主簿 上署丞
 親王國隊正大農 公主家丞 中書門下尚書都
 省兵部吏部考功禮部主事 京縣尉 諸中縣丞
 諸屯監丞 上府兵曹 鞏壺正 承務郎○正
 八編類集 卷一六 吏曹 三
 九品 大祝令 校書郎 嶽瀆令 諸津令 下
 牧監丞 諸州中下縣丞 中下州博士 儒林郎
 京兆河南太原府諸縣主簿縣尉 仁勇校尉副
 尉 正字 太子校書 下署令 司庫司廩 太
 史局司辰 太子三寺主簿 詹事府錄事 下縣
 丞上縣主簿 中州叅軍 中關令中州兵曹 親
 王國尉 上關丞 諸折衝隊正 登仕郎○從九
 品 大夫曹司 奉禮郎律學助教 弘文館授書
 中州諸下縣主 諸州上中下縣尉 下府兵曹
 曹 文林郎 大理寺獄丞 下州叅軍 中

州醫博士 京縣錄事 下關令中關丞 諸津丞

下鎮兵曹參軍 諸折衝府隊副 將仕郎

唐武德中外官無祿貞觀二年制有上考者乃給

祿其後遂定給祿俸之制以民地租充之京官正一品百石

正二品百石 從二品百石 正三品百石 從三品百石

正四品百石 從四品百石 正五品百石 從五品百石

正六品百石 從六品百石 正七品百石 從七品百石

正八品百石 從八品百石 正九品百石 從九品百石

品百石 從九品百石 諸給祿者三師三公及太子

三師三少若在京國諸司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

八編類纂 卷十六 吏部 天

并左右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並依官給其春

夏二季春給秋冬二季秋給凡京文武官每歲給

自至德之後皆不給其在外文官九品以上准官

皆降京官一等給其文武在京長上者則不降諸

祿應降等者正一品各以五十石為一等二品三

品皆以三十石為一等四品五品皆以二十石為

一等六品七品皆以十五石為一等其俸錢之制京

司諸官初置公解令行署及蕃官興易以克其俸

貞觀十二年罷公廨置胥士七千人取諸州土戶

為之准防閭閻而收其課三歲一更計其多少而

令給焉唐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

公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

臺次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大

府為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

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領軍左右武侯左右監門

左右屯左右領為十四衛府東宮置三師三少詹

事府門下典書兩坊次內坊次家令率更僕三寺

次左右衛率府左右宗衛率府左右虞侯率府左

右監門率左右內率府為十率府王公以下遂置

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已下並為府事官州縣

鎮戍岳瀆關津為外職事官貞觀改令置太師太

八編類纂 卷十六 吏部 二九

傳太保為三師其三公以下六省一臺三監十二

衛東宮諸司並從舊定天下方鎮初各置大總管

府改都督府其後改天下為十道道置訪探防禦

黜陟等使邊方謂之節度使有兼觀察安撫兼度

支營田招討經略等使者各置副置屬如本使入

朝則置留後領府事蓋權重極而方鎮之形成矣

唐設尚書省以統會眾務舉持繩目門下省以侍從

獻替規駁非宜中書省以獻納制冊敷揚宣勞秘書

省以監錄圖書殿中省以供修膳服內侍省以承旨

奉引尚書門下中書秘書御史臺以肅清僚庶九寺

久任

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 五監少府將作國子 以分理群司六軍左右羽林左右龍武 十六衛左右 詹事府二春坊左右春坊左右 三寺宗令寺率更 十率左右衛左右司常左右 俾又儲官牧守 督護分臨畿服京府置牧餘府州 設官以經之置使 以常之按察採訪等使以理州縣節度團練等使以 督府軍事租庸轉運鹽鐵青苗營田等使以 不常故不克列于篇 自六品以下率由選曹居官者 以五歲為限夫九寺三監東宮三寺十二衛及京兆 河南府是王者之有司各勤所守以奉職焉尚書省 八編類纂 卷十六 史部 三

按舊章立程度以頒之御史臺按格令察姦濫以繩 之中書門下立百司之體要察群吏之能否善績著 而必進敗德聞而立貶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 失經遠之理舍此奚據洎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 使以示寵尅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 益奢人望怨而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 愛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揚奢矜王鈞繼 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唐官制

周用蘇綽議倣周禮文建六官唐因其舊立太師太 傅太保曰三師太尉司徒司空曰三公然徒空者不

設官多以為贈官親王拜者亦惟名銜立尚書門下 中書為三省以尚書令侍中中書令為之長其國政 析一相而三尚書為都省門下為 其後以太宗嘗為 尚書令臣下避不敢當已又以三省隆重中書令侍 中亦不以時授而左右僕射遂長尚書省貞觀中上 以僕射當洞開耳目訪賢才為弘益令尚書細務悉 委於兩丞其寬濫大故當奏白者乃關請僕射及貞 觀末常以他官行相事而拜除僕射必加同平章及 參機務乃預政而僕射亦徒稱名銜其後李勣以兵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而同上品之名昉焉永淳 八編類纂 卷十六 史部 三

初郭待舉岑長倩以待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 章入銜自此始終唐世不改天寶後天下多難方鎮 以同平章事備位示尊重非實秉鈞徇然名實彌紊 矣他官司之署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各統 其屬於三省外以省稱者曰秘書曰殿中曰內侍署 在省闈故具以省名御史臺御史大夫中丞為之貳 其屬三曰臺院曰殿院曰察院分十道察巡州縣九 寺曰太常曰光祿曰衛尉曰宗正曰太僕曰大理曰 鴻臚曰司農曰大府皆漢官五監曰國子曰少府曰 將作曰軍器曰都水其衛府之制左右衛上將軍見

親勳翊五中郎將府及折衝所隸皆制焉京兆三廡
置牧鳳翔五府各置尹上州州有刺史中下州亦如
之畿縣若上中下縣亦各有令丞簿尉以其地爲秩
是時業已有員外置矣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若檢
校兼守判知之屬至景龍而官紀大紊開元中天子
自撰唐典判定職次從官爲之法頒行之於是三省
統會衆務舉持綱維有九寺五監以分理群司有六
軍捨陸衛以嚴禁禦有詹事府二春坊三寺十率以
輔衛儲宮有牧守督護以分臨畿外於是百司詳密
庶績從理而六部之設迄於今倣焉而議者頗疑其
八編類纂 卷十六

視何也司農少府戶部之任也太常宗正禮部之職
也廷尉刑也府衛兵也鴻臚光祿禮部之膳部並客
也衛尉太僕兵部之駕庫也他將作少府軍器都水
四監咸宜隸兵工繁視莫省矣

宋官秩

正一品 諸國王 左右丞相 太傅 太保 太
師 少師 少傅 少保○從一品 諸將軍 左
右光祿開府儀同三司 郡王 國公 太子太師
太傅太保 嗣王 樞密使 特進○正二品 金
紫光祿大夫 知樞密院事 參知政事 同知樞

密院事 太尉 上柱國○從二品 太子少師少
傅少保柱國 銀青光祿大夫 簽書樞密院事
觀文殿大學士 御史大夫 六部尚書 左右金
吾衛左右衛上將軍 九州牧 殿前都指揮使
節度使○正三品 上護軍 觀文殿學士 資政
保和殿大學士 翰林學士承旨 翰林學士 資
政保和殿端明學士 樞密直學士 龍圖天章寶
文顯謨徽猷敷文等閣學士 左右散騎常侍 權
六曹尚書○從三品 開國侯 護軍 龍圖天章
寶文顯謨徽猷敷文等閣學士 正議通奉大夫
八編類纂 卷十六

開封尹尚書列曹侍郎 太子賓客詹事○正四品
秘書監 開國縣伯 上輕車都尉 通議大夫
給事中 中書舍人 太常宗正卿 諸衛大將
軍 殿前副都指揮使 承宣使○從四品 大中
大夫 輕車都尉 權六曹侍郎 保和殿及龍圖
等閣侍制九寺卿 國子祭酒 少府將作監 諸
衛將軍○正五品 開國縣子 上騎都尉 中大
夫 馬步軍 都指揮副指揮使 勳德使○從五
品 駙馬都尉 中奉中散大夫 太常宗正少卿
秘書少監 太子左右庶子 樞密都承旨 殿

前馬步軍 都虞侯 防禦使 揮日天武龍神衛
 四府都指揮使 團練使 諸州刺史 騎都尉
 正六品 朝議奉直大夫 集英殿修撰 七寺少
 卿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尚書左右司郎
 中 國子司業 軍器監 都水使者 太子少詹
 事左右論德 入內侍者內侍省都知副都知
 宣慶宣政昭宣使 入內侍省內侍省押班 樞
 密承旨副承旨○從六品 起居郎 侍御史 朝
 請朝散朝奉大夫 尚書左右司員外郎 石文殿
 秘閣修撰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開封少尹
 八編類纂 卷十六 吏部
 尚書諸司郎中 開封府判官推官 少府將作軍
 器少監 靈臺令○正七品 朝請朝散朝奉郎
 殿中侍御史 左右司諫 尚書諸司員外郎 侍
 講直龍圖天章寶文閣 開封府司錄參軍事 樞
 密院諸房副承旨 太子侍讀侍講 兩赤縣令○
 從七品 承議郎 左右正言 符寶郎 監察御
 史 直顯謨寺閣 太常宗正秘書丞 大理正
 著作郎 崇政殿說書 開門宣贊舍人○正八品
 奉議郎 通直郎 七寺丞 秘書郎 敕令所
 刪定官 直秘閣著作佐郎 國子監丞 諸王宮

大小學教授 國子博士 大理司直評事內常侍
 京府判官 開封府諸曹參軍事 京畿縣丞
 三京赤縣畿縣令 中書門下省錄事 尚書省都
 事○從八品 宣教郎 宣義郎 御史台檢法官
 主簿 秘書省校書郎正字 太常寺奉禮郎大祝
 閣門祇候 從義秉義郎 太武學律博士 諸
 州簽判 節度觀察防禦 團練軍事軍監判官
 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 京府節度觀察防禦 團
 練軍事推官 節鎮上中 下州錄事 參軍事
 京府諸曹參軍事 巡判官 京畿縣丞三京赤縣
 八編類纂 卷十六 吏部
 畿縣丞 諸州上中下縣令丞 承直儒林 文林
 從事從政修職郎 兩赤縣主簿尉 節度副使行
 軍司馬 諸府諸曹節鎮上州諸事參軍事 防禦
 團練副使 太史局承直長○正九品諸承事承奉
 郎 律學正 國子大字正錄 京畿縣三京赤縣
 簿尉 諸州別駕長史○從九品 諸州中下縣主
 簿 諸州上中下縣尉 將仕郎 承務郎 高班
 黃門內品 承節承侍郎 廸功郎 中下州諸司
 參軍 城塞馬監主簿 諸州司士文學助教 翰
 學

○右宋官秩載在文獻通考如三公三少左右丞相知樞密參知同知簽書俱執政官止資政殿學士曾任執政者班序雜壓並在六曹尚書之上觀文殿大學士至敷文閣侍制俱侍從官常閱史如侍中尚書令煥章閣及運使提刑提舉摠領經略制置安撫以至巡檢監鎮監務俱未之載故其品秩俱不及詳或沿革不同因事而設茲有所遺耶宋朝舊官制文臣則兼帶階勳即自武騎尉至上柱國十二轉是也武臣則兼帶舊勳階憲銜檢校官四色憲銜自監察御史至御史大夫號爲憲銜檢校自國子祭酒至三公亦唐及五代舊制也而宋朝遵之至元豐初始命置局詳定官制削去憲銜檢校官留勳十二轉

八編類纂

卷十六

三

職出入分蒞而卽所蒞爲職司以課職而考功百司庶府皆得以其職自達中書樞密院爲奏覆畫一而行之官司相承無損于治然是時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互以他官典領其正官特以寓祿秩位著非別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無二三惟內侍省閣門省四方館略有職掌它無所典署故以登臺閣任禁從爲榮以差遣要劇爲貴而階勳爵邑無能重輕名實混貿甚矣神宗覽唐六典慨然欲酌古今之宜改官制幕以賜群臣乃置局中書考故實釐定制三省準唐尚書令侍中中書令亦不授以左右僕射爲宰相中書揆議門下審覆而尚書宣行之它諸省臺寺監各還其職司會明堂禮成詔以新制遷敘尚書新省成上親臨幸召六曹長貳而下詢職事申敕而異時試攝判知差遣之弊廓然矣然其時參政確以王珪首相妨已欲傾之建白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中書令之職於是本六典中書造命之說已得以次相筦機務承旨奏事而左僕射以門下不得與實預珪而奪之權其內降制勅及中外復逆本三省定奪取旨下已稱旨書駁密徒虛文而行遣顧璽闕元祐中司馬呂相繼柄

八編類纂

卷十六

三

國乃請令三省復合班奏事。明同心共政之義。其後蔡京當國。更開封守臣為尹牧。府分六曹。縣分六案。修六尚局。建三衙郎。又更兩省長官為輔弼。而易左右僕射以太宰少宰名官。諸皆釐正。然而亂政亟行。晚罷政。復令其黨建白古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今乃稱三師。司徒司空周六卿。太尉秦主兵之官。今覆為三公。非制也。宜復古三公為真相。三孤少師少傅少保為次相。蓋一復周官之舊。而京乃復以太師三日一至都堂治事。復柄國弄痛于天下。乃其時鄆王肅王以皇子童貫以中人皆得官師。傳諸嬖倖。走馬

八編類纂

卷一六

宋

宋官制

宋官制

三尚書省	六	刑都北門	九	太常
中書省	吏封勳考	禮祠膳主	光祿	宗正
又各二	十四司	又各二	衛尉	五國子監
戶度金倉	兵職駕庫	工屯虞水	司農	軍器監
寺	鴻臚	大理	大府	將作監
太僕	監都少監	少府監	州縣	路諸
			職官	司諸
				諸監

八編類纂

卷十六

宋

按以宰相而兼他官。本非令典。唐制所謂反輕宰相之體是也。然時方用兵。則兼節度使。崇儒學。則為大學士。急財用。則為鹽鐵轉運使。蓋以國家方重其事。而以宰相提綱。則下不敢以泛泛之司存視之。猶有說也。至於三省。則俱為政本之地。無所不統。長官則宰相。所謂中書門下同平章事是也。佐官則參知政事是也。元豐改官制。既以中書門下同平章事為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為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矣。而復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則既自有佐官。而復出長官兼之。贅龐甚矣。節度使

大學士

在唐爲閫帥。觀察團練使在唐爲監司。防禦使在唐爲邊將。刺史在唐爲郡守。至宋則閫帥監司邊將郡守各別有以名其官。而節度承宣觀察團練防禦刺史則俱無職任。特以爲武臣遷轉之次州之名起於虞十有二州。後世刺史之所治是也。郡之名起于秦三十六郡。後世太守之所治是也。隋廢郡以州統縣。然郡卒不可廢也。至唐而復之。然唐太守俱稱刺史。使持節蓋所治者太守之事。而所稱則州牧之官矣。故所謂治中別駕之屬其在歷代本州之佐官也。唐郡守稱刺史而遂以治中別駕爲郡官屬矣。然唐州

八編類纂

卷十六

聖

牧之官爲節度觀察諸使。而其屬官則有推官判官書記支使之屬。至宋而節度觀察特爲貴官之虛名。初不預方岳之事。而州牧之任則自有閫帥漕憲等官。而各臺又自有掾屬。若唐節度觀察之屬官則反爲列郡之元僚。蓋雖以節度推官觀察推官判官書記支使等名。而實則郡僚耳。宋官制論常考之唐宋建官名乖職冗。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師。太尉司徒司空謂之三公。中書門下尚書謂之三省。御史大夫中書門下謂之三司。左右散騎常侍分屬門下。中書規諷獻納謂之八貂。左屬門下則左貂右屬中書則右貂

宰相帶平章事。自唐優李靖始。平章軍國重事。自宋禮王旦始。留守典宮鑰之嚴。節度當方維之重。觀察任激揚之等。轉運專漕計之司。其元帥副元帥宣慰宣撫安撫招討諸使制閫臨邊不恒置焉。六曹寺監小異而大同也。侍從臺諫名殊而實一也。宋之冗比唐尤甚。三省平章職皆宰相。而中書與樞密又稱兩府。分主兵民一制誥也。而學士而舍人並稱兩制。掌內制舍人掌外制一秘書也。而三館昭文館集賢院史館而秘閣而秘書省。一御史也。而侍御而殿中而監察。侍御史稱台御史稱殿院監察御史而裏行監察御史裏行以檢校

八編類纂

卷十六

聖

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官階極品並謂使相。不以使相與曹斌者此也。以節度使同平章事任尊將相亦謂使相。寇準使相判河南者此也。其掌國計有三司使。此三司謂鹽鐵使戶部度支使掌殿庭宣答有宣徽南北二院使。掌祖宗宸翰有龍圖諸閣之官。直秘殿有觀文端明諸殿大學士。其判府知州以宰執侍從其監司有轉運提舉提刑諸名。宋制然也。洪惟聖祖倣周監漢不置宰相。三公論道六卿分職。糾之以都察院達之以通政司。參之以大理寺。列以寺監。錯以百司。文事悉歸翰苑。耳目專任臺諫。體統專而

名實得矣若殿閣大學士論思密勿官止五品修撰編修皆得入閣地之峻而秩之卑者慮誠遠也其後閣下多由尚書例加公孤禮絕任崇無異宰相而天下亦以相稱之此最失祖宗之意者今制然也唐宋官制

總述

晉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俱顯俊之流宮伯內宰盡與賢之侶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為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宴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為公卿將相為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

八編類纂

卷十六 史部

聖

是也中漢以來非闕豎髮倖不得以日侍宮庭而賢能縉紳特以之備員表署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為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請營繕不過為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尚書令在漢為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為大臣所不敢當之尊官校尉在漢為兵師安職而後世則為武弁所不齒之冗秩蓋官之名同

而古今之崇卑懸絕如此

歷代官職總論

周之官制非至秦而始變也蘇秦為國相許歷為國尉孫臏仕魏為將軍而馮賈亦為魏中大夫吳起守西河馮亭守上黨西門豹令鄴荀卿令蘭陵是則守令將相之名在戰國則已然特至秦而始定耳秦漢侍衛之士謂之侍郎而近世居從橐之尊秦漢出入禁闕謂之侍中而近世為三省之長秦漢僕射之職甚卑而近世以為宰相之任其升降輕重雖不同第顧其所任之人與夫所以為民之意如何耳歷代官制變革封建則事要而官簡郡縣則事煩而官冗也周之官

八編類纂

卷十六 史部

聖

簡矣復以三公兼冢宰以三孤列九卿則其制為益簡民胡得而不安秦漢以來官冗矣既有三公復有三師既有三省復有六曹既有九寺復有七監則其制為益冗民胡得而不病哉歷代官名沿革周官九命漢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六等後漢自中二千石至斗食凡十三等魏秩次多因漢制更制九品晉宋齊並因之梁因之更制十八班班多為貴陳並因之後魏制九品品各置從凡十八品自四品以下每品分為上下階北齊並因之後周置九命每命分以為上凡十八命隋置九品品各有從自四品

<p>大師 大傅 太保 寺人令 左右宗正 左右宗人 左右都督</p>	<p>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都督同知</p>	<p>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尚書 御史 都督僉事 正都督 都督同知 聖公 真人</p>	<p>布政使 都指揮同知</p>
<p>正一 初授特 進榮祿 大夫 陸授特 進光祿 大夫</p>	<p>從一 初授榮 祿大夫 陸授光 祿大夫</p>	<p>正二 初授資善 大夫陸授 資善大夫 加授資德 大夫 初授驛騎 將軍陸授 金吾將軍 上護軍 將軍 將軍</p>	<p>從二 初授中奉 大夫陸授 通奉大夫 加授正奉 大夫 初授領門 將軍陸授 定國將軍 加授奉國 將軍</p>
<p>左柱國 右柱國 石</p>	<p>柱國 石</p>	<p>正治上卿 石</p>	<p>正治卿 石</p>
<p>月支米 八十七</p>	<p>月支米 七十四</p>	<p>月支米 六十一</p>	<p>月支米 四十八</p>

<p>太子賓客 副御史 大理卿 詹事 按察使 都指揮僉事</p>	<p>光祿卿 行太僕卿 參政 都轉運使 衛指揮同知</p>	<p>會都御 大星大常大僕少卿 鴻臚卿 按察副使 先馬少卿 衛指揮僉事</p>	<p>國子祭酒 布政司參議 鹽運司同知 宣慰司宣使 宣撫司宣撫</p>
<p>侍郎 通政使 太常卿 府尹 副留守 指揮使</p>	<p>太僕卿 苑馬卿 宣慰使</p>	<p>通政 少詹事 京府丞 行太僕少卿 知府 宣慰同知</p>	<p>從四 初授中順 大夫陸授 中憲大夫 加授中議 大夫 初授明威 將軍陸授 宣威將軍 都尉 將軍</p>
<p>資治尹 石</p>	<p>資治 少尹 輕騎 都尉 石</p>	<p>上騎 石</p>	<p>替治少 尹 石</p>
<p>月支米 三十五</p>	<p>月支米 三十一</p>	<p>月支米 二十四</p>	<p>月支米 二十</p>

<p>華蓋護身武英殿大學士 又湖東閣春坊大學士翰林學士 子通政司參議 大理寺丞 尚寶卿 光祿少卿 部郎中 欽天監正太醫院正使 京府 宗人府經歷 上林院監正 按察使 府同知 王府長史 儀衛正千戶 宜慰司同知</p>		<p>侍讀侍讀學士諭德洗馬 尚寶鴻臚少卿 員外郎 五府經歷 知州 鹽運司副使 鹽課提舉衛鎮撫 副千戶儀衛副 招討司招討 宜撫司副使 安撫司安撫</p>	
<p>初授奉議大夫 陸授奉政大夫 初授武德將軍 陸授武節將軍</p>		<p>初授奉議大夫 陸授奉政大夫 初授武德將軍 陸授武節將軍</p>	
<p>修正 廕尹 驍騎尉</p>		<p>修正 廕尹 驍騎尉</p>	
<p>月支米 一十六石</p>		<p>月支米 一十四石</p>	

<p>都給事中府推官 監察御史知縣 編修 大理評事 行人司正 五府都察院都事通政司經歷 大常博士 典簿兵馬副指揮 管籍所正京縣丞 按察使 留守司都司都事 副都察院 安撫使 參政使 長官</p>		<p>翰林檢討 左右給事中 中書省 舍人行人司副 光祿典簿 署丞 詹事大僕正 京府經歷 靈臺郎 祠祭署奉祀 州判官 鹽課司副 提舉布政司都事 副理問衛鹽運司 宜慰招討司經歷 發賣副長官</p>	
<p>初授從事郎 陸授徵事郎</p>		<p>初授從事郎 陸授徵事郎</p>	
<p>月支米 七石五</p>		<p>月支米 七石</p>	

<p>校書侍書國子學正部檢校鴻臚署王官監侍司應普籍所丞典牧所會同館文司院承運寶鈔廣積羅罰工字庫顏料皮作鞍轡寶源局織染所京府織染局大使龍江寶鈔副提舉府知事縣主簿長史司主簿典儀正典樂牧監正茶馬大使贊禮郎奉鑾二且撫安撫司知事</p>	<p>初授將仕郎 正九陞授登仕郎 月支米五石五斗</p>
<p>行部司諫通字舍人正字廣書府錄事司務學錄典籍寫贊序班司展漸刻博士司拔大使牧監副圍長太醫院提舉司監課司州所吏</p>	<p>初授將仕郎 月支米五石</p>
<p>夜中儲御馬都督府門倉軍器局大使承運寶鈔廣積羅罰工字庫副使典牧所會同館文司院副使廣益大倉銀太僕京府府庫都稅宜課樂原河大使顏料皮作鞍轡寶源局織染所京府織染局副使專場大使孔穎孟子孫教授按察司檢校府官糧司照磨典儀副教授作禮部司運司府京衛宜撫尉司學教讀司庫司府倉雜造織染局稅課副大使司獄巡檢茶馬副使正衛正將軍綱都紀人常司教讀坊監司宗</p>	<p>初授將仕郎 陞授登仕郎 月支米五石</p>

人編類纂 卷十七 吏部

六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吏部

七

使府檢校縣典史軍器局樂安副使 此以
 遞運所大使驛丞河泊所關鸞官 下未
 都督府御馬軍儲門倉副使廣益
 庫都課都稅稅課司副使茶馬監
 司司府州縣儲所倉場大使副監
 運司府衙提舉司所州縣庫大使
 使司府州軍器監茶雜造局副
 使茶運 批驗所中帽針工局
 慶遠裕民司竹副使司庫副使宜
 德倉司竹繁中河州遠陽青州府
 樂安稅課司大使益倉稅課鈔紙
 印鈔鑄印批分竹林忠民金銀場
 惠民局水銀硃砂場局生藥庫長
 史司倉庫大副使縣雜造局副使
 典科訓科典術訓術副都綱都
 紀僧正道正僧會道會

公侯伯凡三等以封功臣及外戚皆衛流有世並給
 鐵券高廣凡五等號凡三等佐 高皇定天下日開
 國輔運推誠佐 成祖曰奉天靖難推誠餘曰奉天
 翊運推誠其武臣也日宣力功臣文臣日守正文臣
 歲祿視功有差已封而又有功者仍爵或進爵加祿
 其賢也充京管總督五軍都督府掌印僉書守備留
 都出克總兵官鎮守否食其祿其襲替徵券誥論功
 過覈適孽幼而嗣者學於國子監有過革冠服學於
 國子監坐罪 尊祿重奪 吳元年選郡縣官三百三十
 四人賞綺布道里費及其父母妻子有差著為令日

以養汝廉奉公無漁民也。洪武元年詔中書省自今除府州縣官賜銀十兩布六疋。徵天下賢才爲守令。厚賜而遣之。二年。上幸後苑見巢鵲卵翼。歎曰。誰無母子。令羣臣親老得歸養。是年賜朝臣袍帶。賜廉吏嵩縣劉典史布帛。擇文儒情性清潔者充學官。賜文武官朝服。又賜冬衣。四年。中書省上府州縣一千二百三十九凡官五千四百八十八人。令官吏犯贓者勿赦。六年。令京官三十月一考。考陞一等外官三歲一考。考陞一階。勅按察司舉察有司官七年。汰北方府州縣官三百八十八人。增公侯伯都督丞相御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吏部

八

史大夫等官祿有差。八年。增尚書行省叅政公田。祿各百十年。制賜百官八田。租充祿俸。初給典史俸有差。是年併省州縣。十一年。命考績殿最分三等。稱職無過爲上。賜坐宴。有過稱職中。宴而不坐。有過不職下。不預宴。叙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廣西布政使臧哲母憂去。賜米鈔。令喪去官。並有賜。十二年。著令給丁憂官俸有差。十三年。置判祿司。頒臣成錄。上既誅胡丞相命儒纂歷代侯王宗戚文武宦官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爲是錄。云詔復京官家勅守令。民十四年。詔有司遣替開釋放官赴京叙用定考。

十六年。廣東布政司請慶賀班秩。上曰。禮行於藩司班。以秩叙。十七年。吏部尚書俞熾上更定員資格。申薦冒濫考課失實之禁。熾上考績法者爲令。方而勿侵。郡縣之職。十九年。選應天諸府富民子弟補吏。凡千四百人。二十年。選南方學官有學行者。教北方。二十四年。賜有司方面官馬。諭兵部試尚書茹瑺曰。布按二司官方面重臣。府州縣官民之師。帥跨驢出入。非所以示民。改假馬部民。因被侵潤不能舉職。甚。平治體其官。市馬司二十四匹。府半之。州縣又半之。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吏部

九

馬一率十斤食之。歲一更定儒學訓導位。維職。上二十五年。頒醴食簡要錄。上以中外文武百司職名沿革品秩崇卑勳階陞轉俸祿損益曆年。釐其無以示成憲於後世。命侍臣重定其制。頒天下。二十六年。頒諸司職掌。定學官考課法。初命儒學訓導冠帶。上名吏部附選。貼黃。頒世臣總錄。二十八年。頒祖訓條章勅禮部。有言改祖法者。以奸臣論無赦。是年罷百官朝參賜食。二十九年。始定外官三年一朝。觀三十年。頒爲政要錄。二十一年。定吏員出身資考。文。中更官制。文皇盡復故。惟存大理寺。仁宗即位。

之。處在吏兵二部尚書。義李慶書都布按三司者。官姓名。歷於武英殿西序。曰皇考尚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便覽觀也。宣德五年五月令追奪。賊官誥勅。七年大學士張瑛乞增南北兩京七品以下官俸。正統元年副都御史吳訥言洪武間京官俸全支。後因營造減省。遂為例。近來小官多不能贍。如廣西道御史劉隼。山進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養其母。妻子女貧。同道御史王裕等刑部主事廖謨等。俸米三十餘石。去年病死。竟負無還。乞下廷議。增俸。當是時百官俸全支。已乃折鈔。鈔法不行。小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吏部

十一

臣不能給。遂有柴薪之名。徵其銀月一兩。宣德中都御史顧佐以柴薪事被訐。上問楊士奇對曰。京官月俸一石薪炭馬芻咸資。皂隸遺半取直。藉其用。彼得歸耕。人情為便。遂為例。巡撫官者。永樂開設於要害處。洪熙宣德初年添設漸多。用都御史侍郎通政卿丞。景泰中悉用都御史。參贊軍務者。始于洪熙元年。以武臣疎於文墨。選方面官於各總兵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遂名參贊軍務。總督邊儲。景泰中大同參政。冊陽沈岡。宣府參政。崑山劉璉。山東參議。會稽周順。廣西副使。劉清輩。又以郎中給事中。補參贊

軍務也。景泰元年御史張子初等言。洪武永樂間。方而郡守缺。聽吏部推訪內外官賢能。而又久於其任者。請授御史。有缺從吏部於進士監生中選用。宣德中始有會官舉保之例。行之既久。奔競成風。所舉非人。况御史若從大臣舉保。得任大臣有過。彼必鉗口卷舌。而不言。大臣有囑。彼必俯首帖耳。以聽命。願停舉保新例。而復洪武永樂之舊制。下禮部會議。僉曰。御史言是制。曰可。御史練綱亦以為言。三年冬。吏部尚書王直何文淵言。洪武永樂間。銓選專隸吏部。宣德正統以來。始令大臣舉保。景泰初。御史陳綱等言。保官徇私。廷議奏允。仍歸吏部。今綱等又言。吏部選授私外。請復行保舉。臣等謹議。上繼今方面府正員缺。吏部具奏。移文各該保官。大臣書所保姓名。行歷官。緣由奏下部。銓制曰。朕期方面郡守得人。共安養天民。令大臣舉保吏部。推選已乃彼此相蒙。官不得人民。其奈何。今後惟布政使按察使。缺令三品上官會保。余還吏部訪求。未幾吏部都給事中林聰復以為言。著為令。四年御史左鼎言。國初建官有常。近年因事添設。甚至一部有兩尚書。而為侍郎者倍于原額。為都御史者。率以數十計。在外添設。撫民常屯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吏部

十一

官以巡撫鎮守。今之巡撫鎮守往往多出於方面御史。則今之方面御史蓋亦他日之巡撫鎮守也。豈有為方面御史則合衆人之長而不足於巡撫鎮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耶。乞將內外官凡非洪武之舊者。參酌裁罷。庶民力可紓。國用可省。委任專而事功可立。七年春。令吏員冠帶。引入內府。會官考試。成化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吏部

三

中中人張敏死。姪太常寺丞苗。傾貲獻。上乞侍郎。上曰。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執政。不可授。南京三品左右。急持官制。請上。竟得南京通政使。是時四方白丁錢虜。商販技藝卑職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貨緣近官。侍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太常寺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不復由吏部。謂之傳奉官。至于閣老之子。若孫。甫髫髻。已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但不署事。朝參。大抵多出於梁方之門。弘治間。馬文升言。京官額一千二百餘人。今傳奉官八百餘人。內實支薪俸者九十一人。冗官莫甚于今。

匠人為九

正德間亦有附權倖得文階者。嘉靖初。董華諸傳陞乞陞官。嘉靖八年。又裁冗官二千員。近日南京六部正貳卿。往往停推。土木之役起。匠人而官至九卿者。諸富人貴游。于猾吏。竄名營建籍中。得官者。不啻幾千人。皇明百官述上

唐選舉志。太宗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省併留文武總六百四十餘員。又百官志。謂太宗初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高宗而後。日增歲益。玄宗開元末。官自三師以下。至一萬七千餘員。其冗甚矣。李吉甫謂自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吏部

三

漢至隋設官之多。無如唐者。請勅有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之數。於是省併八百餘員。諸色流外千七百餘人。亦一快也。宋朝曾鞏經費言。景德官一萬餘員。治平中增至二萬四千員。朝野雜記言。祖宗時。朝官文武官通一萬三千餘員。至寧宗初。增至二萬四千有奇。宋朝官冗又甚於唐矣。如各府首領官共四員。儒學官至五員。州縣學亦三四員。皆冗閑無事。可省其半。其郡縣學宜省併入府學。應天順天及江西南安府及湖廣漢陽府之例。正統八年併入府學。蓋一城中宜設一學。一孔子廟。今乃

一城至有三學四學三廟四廟者甚煩衰無謂也至如遞運所亦宜省併歸驛其各道右布政使無職掌今祇為充資養望候陞之官皆在任數月而遷甚至有未至祇任即遷者此尤可省其各道兵備分巡宜合為一官屯田職事亦宜併歸分巡庶不致十羊九牧今京朝官如翰林編修檢討六科給事中尚寶司丞中書舍人行人司行人之類皆職清事簡不宜多設至數十人謂須裁省使有定額至如大理寺丞寺副及各部員外郎之類亦可省雖然省冗官有本焉如杜佑所謂欲求其理在精選擇在省貢舉名目俾

八編類纂

卷十七

五

士寡而農工商眾始可以省吏員可以安黎庶矣漢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居官者長子孫至以官為氏其二千石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或居官數月而退送舊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黃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二千皆漢賢臣其言深識治體矣漢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業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

不入任
久而則知
入任之語

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表以次用之是故漢臣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史又稱宋文帝元嘉之政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二公久任之效明著史冊丘文莊公曰按九載黜陟之典始於唐虞後世任人惟西漢為最久黃霸在潁川至於八年然未有一定之制惟我聖祖稽古定制始復有虞之典官皆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中有善

八編類纂

卷十七

五

政者聞者即行旌異之典其秩滿者則又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任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滯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易變更甚非祖宗立法之初意矣胡端敏奏議曰藩臬守令皆入任而責成功弘治以前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矣是故春為知府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叅議於北來春則又陞參政或憲使於東西矣甚者初陞右布政使憚遠不行在家稍候三二月即改左而之近矣到任未及三二月即望轉而京堂矣由是一歲

一句秀靈
故有泰語
為最急

之間往來道路如織月日過半其能在任幾何至于
進士為知縣者亦惟僅及三年即擢中間朝覲科場
差委參謁奔走曠廢歲月居半事在承上而不在恤
下也故今藩臬守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之凋弊若
見驛舍之所損壞誰為之修也視生民之困苦見驛
馬之疲瘠誰為之恤也愚按二公一言國初久任之
善一言近日速遷之弊何國家法制多善於初年而
敝於承平之世也愚親見近一仕人先任江西參政
不半歲即陞廣東憲使又僅半歲遂陞廣西右方伯
抵任纔兩月又陞福建左方伯不半歲又轉應天府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吏部

六

尹抵任未幾又陞甘肅巡撫都憲遂遷侍郎不三載
間凡六七遷攜揭妻孥往來道路所至坐席未煖而
行李又戒途矣如此遷轉頻數不遑寧居雖其人亦
不願也雖使聖賢居此亦無由以安官行志而使民
彼其澤也嗚呼使其人果才堪大用則前時如楊信
民猶以參議徑陞都憲葉盛自參政徑陞都憲亦何
不可如何文淵猶以知府徑陞侍郎陸瑜以布政徑
陞尚書亦不為過何必使之輾轉繁促僕僕道塗重
煩郡縣夫馬供頓勞費不貲乎善乎近日有為策議
者曰子產為政累年而後化成伯禽治魯三年而後

為二十
九年亦奇

郭政令之人未必皆聖賢聰明得于簡冊之陳言志
方奪於舉案之舊習而旁視同輩超遷內拜者屢矣
於是而速進之念生速進之念生則為民之意短而
求上之意急謀身之術勝而取民之計多百姓何利
于是哉愚按天順以前官多久任而致績效如周忱
之巡撫蘇松自侍郎而至尚書凡二十二年王朔之
提督遼東自僉都歷陞副都左右都凡十一年于謙
之兼鎮河南山西一十八年此撫臣久任見于名臣
錄者可稽也如吾東莞知縣盧秉安任至十九年
而清操不易臨行惟受士民之請註云秉安臨別自
述詩云不貪自古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吏部

七

人為寶今日貪民詩滿囊註云有吾鄉前輩陳璉知滁
州垂十年而異政著聞當時亟來褒擢之與
州垂十年而異政著聞當時亟來褒擢之與註云
最延臣薦之除人請開乞留遂陞揚州知府十年陞
事賜綺衣一襲鈔五百貫給驛道選在滁十年陞四
川按察使尋召還陞此守令久任見于郡邑志者可
通政使改禮部侍郎考也明詔天下自今斷行久任如巡撫守令皆以九
載為滿以六替為限非踰六載不得遷轉其貪殘不
職者歲按黜如今法其政事單異者璽書旌獎增秩
賜金超遷大拜如漢世及我朝天順以前何文淵
陳璉諸人之例在文莊公曰仰惟本朝三年一朝
觀天下司府州縣官吏各齎須知文冊來朝六部都

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報者當廷劾奏之以
行黜陟近歲為因選調積滯設法以疏通之輒憑巡
按御史開具揭帖以進退天下官僚不復稽其實跡
錄其罪狀立為老疾罷軟貪酷素行不謹等名以黜
退之殊非 祖宗初意按舊制官員考滿給由到部
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之久三
考之終然後黜降施焉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其
伸理其愛惜人才不輕棄絕之如此可謂仁之至義
之盡矣彼哉何人立為此等名目其所謂素行不謹
者尤為無謂夫人所行安能事事盡善事事合人哉
八編類纂 卷十七 考
不仕則已一履外任稍為人所憎嫉則雖有頹閣之
行有所不免矣竊觀漢時長史不任位者三公遣掾
吏案驗然後黜陟其後不任三公而權歸刺舉朱浮
謂有罪者心不服厭無罪者坐被空文意謂當時長
吏雖心不厭伏然猶有罪可名雖坐被空文然有文
可考今則加以空名受此曖昧不明之惡聲則至于
沒齒齋恨禁錮人於聖世謂之何哉後文莊召入內
閣適當考察吏部上大小庶官當出者幾二千人文
莊遂言于 孝宗皇帝敕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
其任雖有貪暴實跡者亦勿黜文莊非徒言之復施

行之矣愚按考察之法原其初意蓋以補按問糾劾
之所遺以疎通選調之積滯使先進之士不得以久
據祿位而壅閣仕途使後來之士皆得以均沾一命
不至老死牖下也仕途惟進士出身不限其舉人監
生每榜所選初一考察即十黜去二三矣經再考察
十已黜去六七矣經三考察不去者十一而已况雜
流乎聞之何文肅公喬新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
覲命部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
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為公方岳而下少有微瑕輒
黜之至 弘治初幾二千人矣見何文肅所作
丘文莊墓志至近
八編類纂 卷十七 考
年所黜遂踰三千幾至四千胡端敏奏議謂嘉靖初
年朝覲考察多將剛正有為不肯逢迎交結之人黜
退致令人才缺乏漢宣帝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
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
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後漢光武亦詔百官俸千石
以上減于西京舊制六百下增于舊秩宋太祖詔曰
吏員冗多難以求其制治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
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宜以口數為
率差減其員舊俸外增給五千三君所行誠有得于
勸士體臣之道矣以縣官言之兩漢縣令秩六百石

今知縣七品原月俸七石五十歲止八十石已多寡不俟見今折鈔例行一歲實支之數猶不及兩漢一月之半乎皇明百官通下

洪武二年令功臣子弟入學初製鐵券三年存恤先鋒府十元帥府戰沒將校家定五等勲爵定武臣世襲之制四年禮官崔亮定外官慶賀禮以武臣為班首五年申定武選法作鐵榜申成公侯六年定教練軍十律是歲計武官一萬二千九百八十八人九年擇功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十四年令公侯武臣皆遣子弟入國子學受業二十一年頒武臣太誥又頒八條勅諭武臣又頒武臣訓戒錄又賜武臣保身勅二十二年禁武臣預民事二十三年賜公侯伯屯成百戶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史部

五

二十六年頒稽制錄於諸功臣二十九年大賚致仕武臣各陞一級銓於甘肅大同北平大寧北平諸衛所凡千五百人永樂元年冬定功軍襲替例自後洪武永樂宣德年軍職絕不論堂兄弟姪並襲成化十七年以都御史何喬新言凡軍職絕非立功人子孫不得襲弘治十八年又稍許立功人親姪孫已襲者得沿襲正德十四年兵部尚書王燮又請堂兄弟姪

八編類纂 卷一七

十六年兵部尚書彭澤言屢議非是復不許皇明百官通下言得復襲嘉靖十年兵部尚書王憲曰不可稍酌議立功人絕同時親弟姪得襲其親孫以下及堂兄弟姪除親祖例前相沿人自立存軍功者扣襲其無功姪孫以下至堂兄弟姪等及沿襲後別無立功者不許襲旁子孫革職者俱收總旗天順成化及弘治初年錦衣指揮門達袁斌朱驥等提督緝捕每至十年或十一年方一類奏下兵部定議陞賞陞者不過五七人多止十人賞或以布絹鈔錠無功者挺而斥之已而有拏獲妖言陞襲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史部

五

一輩之例於是人競貪功肆行羅織弘治十八年時詔嚴禁正德元年錦衣指揮趙鑑葉廣東廠大監王岳鄭旺一時更代不及數月官校四奏陞賞正德二年又復類奏已而奸倖相繼用事厥衛無賴之徒鱗集蟻附辦事之員日增獲功之奏漸數始則三年一奏或二年一奏後至一年一奏或一年兩奏遂有年終類奏之名往往以妖言為首張皇賊狀無非倚據之詞連署姓名不辨獲功之數合糊奏請朦朧擬陞奏一人則陞一人奏百人則陞百人市井庸流立陞朝籍權門廝役驟至顯榮且其假種妖書陰為首

五二九

中典

番手誣執平民加以酷法慘刑一煉成獄凡經
廢衛奏送法司莫敢平反弘治元年 孝宗有犂獲
妖言不陞止照成化十四年例給賞之旨今一切撓
寢矣大抵正德年間軍功冒濫其弊有三奏帶越額
也紀驗失實也選法變亂也以故寧夏陝西甘涼大
同應州雲貴江西湖廣山東河南虜賊之役陞擢極
濫嘉靖改元詔革罷凡三千一百九十九人而在外
者又倍之殆不止于厥衛也若乃流官不許世襲署
職止加實授今則流官以流得襲署職以署遞陞甚
至納粟虛銜遂以軍功累授已而諸所革者往往得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史部

五

復官矣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五年軍
職八萬一千有奇以二萬視八萬增四倍矣由成化
迄今不知增幾倍矣俸糧所由不足也洪武初年錦
衣衛官二百一十員今增至一千七百餘員由二百
而一千七百踰八倍矣俸糧所由不足也再按天下
文職洪武初年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員日多職
守月紊臣博考前古若光武中興際前世官冗之弊
裁省天下四百州縣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極少
者也唐制文武官一萬八千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我
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以文職計之益已

此則武
臣重矣

逾十萬矣是職員極冗未有甚于此時者是供億
所以日乏民日益困也今天下冒濫叢積虛耗國儲
歲增月益無有紀極不可不亟為之限制者武職世
襲之弊是也始也賞功之濫夫前代有大功至封侯
者方得世襲餘惟官爵終身其首級功次多只酬以
金帛或以勳格散官而已 國初武臣身經百戰出
百死得一生者方得世襲指揮千百戶今則報三首
級即陞官世襲矣國初征戰斬獲受賞無非實功近
數十年報功一切虛詐冒濫矣國初武職犯罪依律科斷今
試今則比試皆虛文矣國初武職犯罪依律科斷今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史部

五

則一切行姑息律令皆廢格矣何侍郎孟春曰武職
在國初非有攻城畧地之功雖千百戶不輕畀非從
征而死事者至子孫亦多不世襲矣世襲子孫弟姪
年未及二十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
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三年後再比不中者
降充軍其立法之嚴如此國初雖世襲法不濫也武
職之濫也其自永樂始乎華除年周衛所官旗官有
稱奉天征討守城征哨拿人有功稱職者有稱全城
歸順陞職者有稱江上朝見并招船招人擒首惡
逃叛等項俱作奉天征討名目陞職者永樂初

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有功陞職者為新官。年十六歲幼襲職替職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為舊官。子孫年幼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為舊官同茲令也。所以厚諸奉天征討者又如此。武職之濫其始于此乎。正統十四年有所謂彼虜走回遇駕拿馬者。天順初有所謂拿門迎駕者。或以陞職或以署武而得實授承襲往往有之。然此猶我祖宗于臣子非常之遇而施非常之恩有不許後為例者。今日之事日功買級紛紛于天下。權門勢豪乞養奴隸足迹不出都邑而四方萬里一有征進功賞

八編類纂

卷十七

五

文册必麟次其名焉。官陞不極其任不止。而子孫又皆世襲也。武職之濫其極于今日乎。大學士李賢言于英宗皇帝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軍官又增一衛官有二十餘員者。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職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必困窮矣。不可不深慮也。胡端敏公世寧奏議曰。首級論功非我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鬪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割其首則得不能戰而為敵所乘。為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非我勝

彼大敗遠奔不能割然割之者多非殺賊之人。而又或以降或殺良民或偶得單行之賊被擄逃出之人而割之多非真功也。又曰臣初平賊江西見彼殺賊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及後充軍遼東見彼冒功之人勢焰薰灼。總鎮官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又有等身不出京而寄名各邊相去各數千里而或同時皆報此人獲功其虛冒何可言也。明詔天下自今四方首級功次非開國靖難比。只陞職止其身。並亦許世襲如此庶可杜賞功之濫乎。若夫廢襲之法宜不分新舊官皆令比試中者准

八編類纂

卷十七

五

襲職不中者發回弓馬。後五年再比試中者降襲一級。不中者仍發回。又五年再比中者降襲二級。不中者仍前施行。其立功祖無正支子孫者並停襲。如此庶可革廢襲之濫乎。若夫犯罪一切依律問擬勿宥其犯死罪及永遠克軍者除其籍。勿襲犯本身軍者降襲二級。其他犯罪並須待犯人身身故然後許起送比試。如此庶可免縱罪之濫乎。夫杜賞功之濫始可以窒其源。而武職庶幾日減。天下衛四百九十有奇。為守禦千戶所者三百一十有奇。儀衛羣牧

番夷土司不與焉約可得兵三百二十餘萬而今有之乎此豈盡水旱征戍移徙絕滅戡衛所官濫之也官世其爵軍世屬于官視為奇貨然勤苦其身侵牟其財而莫敢言其計畫無復之至則散之四方耳已移徙而絕滅也請行清勾勾者至奪其資斧而縱之去不則齟齬之民以清軍為擾而彼以通軍為市問其尺籍伍符如絲棼莫可解寇至必借兵于外於是兵其弊一也國初念諸軍從征苦瘁田以為屯俾為世業富商大賈猶得墾其餘畝以墾易粟塞上之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吏部

吏部

庾常滿而軍興不乏歲久法弛若曹囊橐其間私相貿易民田與屯渾殺漫漶故老所傳綠水魚鱗圖冊業已化為烏有而清屯者至視為不可控揣之物屯有定數官無常員增一官割一屯官屯日益軍屯日削歲入無以充常餉師行則千里裹糧不足則需民運又不足則乞司農而費且十百于屯之所出矣愚又以為首功死事之例當裁也何也夫徒步特起以首虜拜爵是矣彼故為官而得首虜者非功也文吏習詩書六藝操觚翰而議論政事武吏擐甲胄躍馬提戈而攘寇盜皆本業也何以功為俾將債帥奪其

步卒之首虜而畀其子壻累功併叙疏爵而貴之曾不數級而拜指揮僉事世金紫矣使用命努力者扼腕而向隅非計也漢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功最矣以財置故戰士頗不得祿今襲其惰歸幽掠其一二旄倪而儼然受延世之賞非所以明中國強大也如曰抑之是無以風敢戰則當為之限制小捷與大勝殊科掩取與義征異等級不得數併官不得累世何不可乎敗而尸與曰忠也為進爵一級以貶其子彼敗者非姦旗鼓則失機宜或非走而為魚肉耳其以力戰苦戰捐其軀者有幾乎殞師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吏部

吏部

辱國一死不足以謝何功而微惠若是將與士死事均也士身後無半通之綸發婦稚子不厭糠覈而將得以捕虜者同日而論功大逕庭矣如日舍之是無以勵死事則察其所以死而軒輊其品格優郵死者而生者之官或殺或罷是不軌於人情乎五年而選軍政能者錄否者黜黜而得食其祿人何病焉文吏一不勝任則禡其職而家食荐賄者以柱後惠文彈治之束而詣吏然猶莫之止也今諸武臣居下考者或受金錢有左驗矣按部使者書其事而戒飭之檄至則委諸度閣耳何戒也一受戒則歲所戒者皆其

人耳何餘也。令甲有曰武臣有犯必以上聞。須緊毋輒逮。而武臣遂輕犯法。犯法者眾。臣以為是將不勝其案劾。而時飢法以從事。文吏即以下得逮。問比擬其制。自某官以下著為令。其軍政以不任黜者。必奪其祿。歲計吏有如四事。廉得實者。必置于理。或者其重犯法乎。今法有幼學師範。取文具耳。當如博士弟子故事。羣諸將家子。與所謂民生武生者。特立官師。監以憲司。廣厲功令。布在學官。試不合程度者。罪其師。比試人京師。第不第。大司馬以多寡為殿。最舉奏而行賞罰焉。法不得比試者。按部使者。歲程督而行。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天

賞罰焉。武科之制當廣也。何也。武科所取騎射論策耳。不足得士也。古有不跨馬不穿札而名名將者矣。古有手不知書而為大帥者矣。劇孟洛陽俠也。朱克用河北豪也。今無若人乎。宋蘇軾請推擇河北五路之民。沉鷲勇悍者。以試吏。而重牙校之選。其議固可采也。甘延壽投石拔距。絕于等倫。超踰羽林亭樓。以試弁。為期門擊劔。關槩彈丸。連帑風角。占測伎兵家亦何所不用哉。是不當各為一科。而甄敘之乎。武臣文散官。漢諸侯有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三公。下隋文帝以為散官。今正一品初授進榮祿。

大夫至從九品。登仕佐郎。正見官制。蓋初授散官。後于三年之後。照例陞授。其加贈考驗。本人生前功績。合得加授者。照例給與武散官。周禮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蓋在國稱大夫。在軍稱將軍。自晉獻公作三軍。而公將上軍。故有將軍之名。今為散官。正從一品。同文官。正二品初授驃騎將軍。至從六品校尉。止見官制。文勳。周禮玉功曰勳。齊梁始有勳品。本酬將士。其後漸及朝流。楚龍官有上柱國。唐以為勳官。今自正一品左右柱國。至從五品庶尹。止見官制。武勳。後魏有柱國大將軍。今正從一品。同文勳。秦有護軍都尉。唐上大將軍為上護軍。大將軍為護軍。至從六品騎都尉。止見官制。封贈。武王克商。追王太王王季。故後代有追謚追封之典。兩漢逮今。人臣亦有追贈之制。漢宣帝思張賀掖庭收養。封恩德侯。此追封之始也。國朝文官一品贈三代。二品三品二代。四品至七品一代。各照見授職事。依例封贈。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天

之意我。聖祖特立宗人府。居六部之上。其秩一品。得此道矣。初置大宗正院。後改為宗人府。以秦王為宗人令。晉王燕王為左右宗正。周王楚王為左右宗

人已而用勳戚大臣攝府事不備官漢初惟有太傅太尉而所謂三公者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也後加置太師太保大司徒大司空哀帝時議以漢舊為司徒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按史記曰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弘為之則丞相為三公矣通考曰成帝拜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而何武自御史大夫改為大司空皆金印紫綬比丞相則三公俱為宰相矣後漢惟有太傅一人謂之上公及有太尉即司馬司空即司徒而無師保漢制朝臣見三公皆拜天子御座即起在輿為不至安帝時三府任薄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其災皆變咎則責免公台獻帝時罷三公官晉八公同時並置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按太尉司徒司空自漢歷魏皆為三公及晉迄于江左相承不改太傅為上公亦不改自是南北朝或專有太傅齊或並為贈官陳開黃閣聽有三司太師太保二大大司馬三公大尉司徒司空之名有三公三孤四輔之別至隋則廢三司官矣唐復置三師三公並無其人凡三師官雖有其位而無其人亦不置官屬五代時多以昇藩鎮及贈官宋承唐制以太師太傅

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為宰相親王使相加官而太師則為異數自趙普以開國元勳文彥博以累朝耆德方特拜焉雖太傅王旦司徒呂夷簡各任宰相二十年至以太尉致仕政和中詔以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稱今依三代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官皆非三公並宜罷之仍考周制立三孤少師少傅少保亦稱三少為次相之任至是蔡京始以三公任真相按政和至于宣和所授三公之官不獨非其名體亦未正如鄆王肅王為之則以子為師傅矣八編類纂卷十七童貫為之則以厮役為師傅矣朱文公嘗言公孤之職舊惟文臣有勳德者除後世或以王子或以武臣如張韓劉既曰天子之子曰武豈可任師傅之責耶嗚呼以童貫猶為之則武臣無論已宋輕師傅之官弊一至此哉皇朝初置三公府而李善長徐達以丞相兼太師太傅常遇春以上公贈太保三孤無兼領者成祖罷三孤官仁宗復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侍上左右備顧問咨機務無定員無專授為勳戚文武大臣兼官加官贈官文官惟贈得三公嘉靖初楊廷和加太傅辭不受其

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師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太子賓客已上皆東宮官亦不專授但爲
大臣兼官加官或贈官其前代有中書之官通考以
爲周官內史之職蓋自漢武帝游宴後庭始以宦者
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時更以士
人爲之魏晉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
作文書以其地在樞近多承寵任是以人謂之鳳凰
池荀勗久在中書列遷尚書令人有賀勗者勗怒曰奪我鳳凰池諸公何賀焉唐初遂爲三
省長官居眞宰相之任龍朔改中書令爲右相入宋
其位益尊叙班至在太師之上然只以爲親王及使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吏部

三

相兼官無單拜者見任宰相帶侍中者惟范曄公贊
以下五人而已宰相之名自黃虞以來曰六相曰十
六相成湯相伊尹仲虺武丁相傳說周時召公爲保
周公爲師皆其任也相國丞相之名始自嬴秦而漢
亦有左右丞相至哀帝而廢獻帝時始復置而以曹
操爲之魏晉以來或有相國或有丞相省置無恒而
中書監令常管機要多爲丞相之任由是丞相反不
爲宰相之任而常爲輔代之階矣唐初始定制以三
省爲宰相之司存以三省長官爲宰相之職任然省
分爲三各有所掌而其官亦不復一相職既尊無所

不統則不容拘以一職於是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
同平章事參知機務參預政事之名然所謂同平章
事者唐初乃以處資淺之人中世以後乃獨爲眞宰
相之名至宋元豐以前皆然然宰相者總百官弼天
子既不當儕之他官而其上又不當復有貴官自唐
開元以來郭元振李光弼相繼以平章事爲節度使
謂之使相而宰相之職儕於他官自此始自宋元祐
以後文潞公呂申公相繼以平章軍國重事宰相臣
上而宰相之上復有貴官自此始然李郭以勳臣名
將爲之宜也自此例一開于是田承嗣李希烈之徒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吏部

三

規誨獻告謀猷點檢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
政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
所下一日詔二日誥三日制四日敕五日冊文六日
諭七日書八日符九日令十日檄皆審署申覆而調
劑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日題二日奏啟三日
表箋四日講章五日書狀六日文冊七日揭帖八日
制對九日露布十日譯皆審署申覆而修畫焉平允
乃行之凡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機皆得以預聞
謨謀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蓋不與之以相之名而
與以相之實也夫不與之以名則下無作福作威之

輯經籍而已其後多不置至後唐明宗即位之初在
樞密使安重誨進讀惜于文義孔循獻議始置端明
殿學士命馮道趙鳳俱以翰林院學士充班在翰林
學士上後又轉改止于翰林學士內選仕始尊矣宋
因設觀文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端明殿大學士
資望極峻無吏守無典掌惟出入侍從備顧問而已
觀文殿大學士非曾為宰相不除與資政殿學士並
以寵輔臣之去位者端明殿學士惟學士久次者始
除其後以待簽樞云中書省正一品初設左右相國
洪武元年改左右丞相有丞屬而中書舍人為多是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史部

三

年始置六部分理國事而總之中書十一年禁六部
奏事不得關白中書省十三年誅右丞相胡惟庸詔
罷中書省存中書舍人六部分領中書之政二十八
年上座奉天門勅文武群臣自古三公論道六卿
分職自秦置丞相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多
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
通政司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
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
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核奏處以重刑先是洪武
十五年做宋制置殿閣學士吏部尚書邵質華蓋殿

翰林學士宋訥侍左右備顧問未與機務至成祖
首用翰林解縉編修黃淮又用修撰胡靖編修楊榮
楊士奇檢討胡儼金幼孜七人入內閣名直文淵閣
始預機務仁宗又設謹身殿大學士是大學士
有華蓋謹身武英三殿及文淵閣東閣皆在內閣曰
辦事避丞相稱而本官上又加以卿佐師保之名焉
若東閣文淵閣大學士不得旨入內閣亦不得預機
務也嘉靖壬戌新建三殿成詔改奉天殿為皇極
殿華蓋殿為中極殿謹身殿為建極殿而大學士之
舊隨之凡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奉陳

八編類纂

卷十七

史部

三

以節鎮帶同平章事者非一人極而至于王建馬殷
錢鏐之輩遙起盜地者皆欲效之矣文已以碩德老
臣為之宜也自此例一開于是蔡京王黼相繼以大
師總知三省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以至于韓侂
胥賈似道擅權專政之久者皆欲效之矣蓋平章之
始立名也本非甚尊之官及其久也則強藩權臣皆
為之而居之者多非其人矣若唐以前亂賊遞相承
襲以為竊取大物之漸又其甚者由是言之則我
聖祖之見豈不誠弘遠哉殿閣學士者唐始設集賢
殿學士後改為麗政殿學士雖繫中書省然特掌刊

柄予之以實則上賴詢謀咨訪之益。聖祖之貽謀遠矣。自魏晉以來凡吏部屬官悉高于諸曹其選舉皆尚書主之。自隋置侍郎二尚書之事則六品以下銓補多以歸之矣。宋初典選之職分爲四而元豐又更定制。度尚書侍郎左右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凡各十五案。選法密矣。丘氏濬曰。宋以樞密府專掌兵政。與中書省謂之兩府。今制設兵部以掌兵政。所以統軍旅而專征伐。則歸之五軍都督府焉。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征伐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而無出兵之令。彼此相維。內外相制。盡善極矣。皇明爵祿歷代沿革考

八編類纂卷之十八

圖書編

六曹類

吏曹

秦始并天下。創尊爲皇帝。廢封建。公族無尺寸之土。而猶存侯爵爲三等。以待有功者。列侯則如武城通武之類。倫侯則如建城武卿之類。皆有邑名。而不稱國。下者則關中侯。有封食而無邑名。然皆金印紫綬。而列侯倫侯至位左丞相之上。尊者莫如李斯。九卿之見幸有大功者。莫如蒙恬。兄弟而皆不得沾其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吏曹

封慎貴可畧推矣。漢高裂天下以王諸子弟。及大功臣。而其次則因秦之舊爲徹侯。亦有關內侯。凡二等。第功臣之爲王。雅非其意。至自馬之誓。而獨侯國存。武帝鞭誅四夷。不愛通侯之印。以待有功者。雖抄細或見錄。天下之壤地不能侯。而國用則益侈。于是苛爲之禁。以伺其過。卽抄細亦見削。而高帝身與共創業之臣。所餘無幾。封拜日下。而侯國不日益。漢地不少損。自武帝而後。封拜之典。削亦漸寡。而終東西二京。其制畧相彷彿。中間雖以呂氏之擅王。與新莽之盜爲公。未幾輒罷。自魏氏之末。司馬擅制。始復爲五

等曰郡縣公侯伯曰縣子曰縣男皆得稱開國金印紫綬而關內侯有不開國者。顧反居子男下。晉氏以至齊梁陳皆因之。若北魏之與北齊皆崇設王爵以待勳舊而其更有功則別封郡公侯或一人而備三四爵然同姓異姓皆不得為國王而郡縣公侯益卑矣。後周宇文泰辭安定王遂以安定公終其身而其子魯魏進封功臣晉趙等大國然皆稱公而不王。隋氏因之。至唐而始定以子弟為親王正一品其稍疎而有功者為郡王功臣之有功者為國公皆從一品郡公以至侯伯子男則遞降焉。如趙公無忌梁公玄齡之類皆得世襲而它以恩賜者或世與否自安祿山之為東平王遂毀周例而踰之。然中興以後王公之格益輕至有但褰韉捧酒卮而趨走于節度之庭者而封亦不復世矣。宋興復唐初之制以宗室之懿叙封王爵而其疎者與文武大臣自國公而下至于男往往以推恩遞進徒以徵其名而已。戶不得言祿爵不得言世然猶斤斤守其制焉。自蔡京之公有國而公制紊矣。童貫之為王而王制除矣。南渡以後所謂三者遂冒于宰執如檜如侂胄如彌遠矣。元承遼金之後王爵尤易即將相非勳德可以一嘖咲而得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吏部

三

之獨漢人至國公而止。明興高皇帝之下建業草創未遑吳元年始拜功臣李善長徐達常遇春為國公而其他功臣之歿勤事封疆者有國郡公侯伯子男之贈然往往一徇元舊。洪武三年始大啓封建皇帝之子為親王親王之從庶子為郡王而功臣則公侯伯三等。有世襲有流爵。罷子男不置。公侯位正一品上伯位正二品上朝服進賢官加籠巾貂蟬世襲者領鐵券流爵則否。當是時封伯者僅二人忠勤之祿僅當侯三之一誠意至不能當六之一而其輕可知矣。十年以後封東筦徵光祿遂與侯等永樂初而始定居侯之下正一品之上其階勳皆與侯等而伯益重矣。凡公侯伯之任人則掌參五府總六軍出則領將軍印為大帥督留都筦轄曹綱獨不得預九卿事。大抵視一以下獨隆崇云。公侯伯表總叙余讀高皇帝洪武之三年功令未嘗不三復而嘆也。曰嗚呼厚而裁則可久矣。當是時封公者六人而魏公功最大祿秩亦最重中山侯宿將也以一言之諄而不獲公。德慶侯鉅勳也。以一事之紕而不獲公。永城封而貶。東勝封而奪。訓詞蓋凜乎斧鉞焉。夫孰敢有恣睢而隕于法者。然至安吉江夏臨川東平之類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吏部

三

抑其殲夷狼籍也。三年而後，續侯者獨西番之役最盛。平雲南次之，其他以舊封伯錯封，然至藍氏之株累而善者掃矣。夫以馮宋公傳穎公之雄，而卒不免成嫌，謂其不敵法也。可諱之，猶不為置後，嗚呼可嘆也。太史公曰：網亦少密焉，旨哉！所稱網少密者，人生不睹其先得天下之所繇，是以輕視其功臣，而漢利其土地，人臣不睹其先國之所繇，是以易為惡而難為守。明之國邑薄，不過再倍一公卿而已。天子無所利之，然而至嘉靖百餘年之間，初所封六公僅一公在，二十八侯其二侯進為公者亦絕，而餘二十六侯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四

一里士乘駟之奉，後封四公二十一侯二伯，亦僅西平武定在耳。其故何也？當是時，天子下明詔收錄故鄂國公遇春、曹國公文忠、衛國公愆、信國公和，後俱為徹侯。誠意伯基後仍為伯，增其秩，天下翕然歸厚焉。而一時奉行之臣不能推廣德意，至使宋穎二公遂不獲一比肩曹衛而李韓公廖德慶哭江陰靖海之裔，寥寥勒一命之澤，將無墜于後聖哉。高帝功臣公侯伯表文皇帝以建文之四年七月下京師，即大位，因其年為洪武三十五年。又二月制詔吏兵部差次從靖難功臣，遂封洪公等二公、城陽等十三侯、興安等十一

伯。已又錄降附功，增曹公歲祿，封永春一侯，忠誠等三伯。明年封駙馬都尉袁容等二侯，遂追舊功，封豐城一侯，寧陽等五伯。三年復追舊功，進封新城侯。至是靖難封始究。六年論平安南功，進封新城西平二侯，皆為公。增豐城侯雲陽伯祿各五百石。已進清遠一侯，安遠建平二伯。終文皇帝之世，凡再大封，至睿皇帝之元年論奪門迎駕功，進封武清侯為忠國公，封太平一侯，興濟文安等四伯。已又封武功一伯。自是終諸帝世，僅一大封，而其它破軍殺將，戡亂僞工之特封者，不與焉。嗚呼！靖難諸將臣從藩邸起，以一

八編類纂

卷十八

五

旅之師，彈丸地出萬卒者，三載而遂奠宗社于泰山之固。此其績誠巨然，英主實在軍攻，堅履危斷，自神援又大戰，不過十餘所定，軍府不過三四而已。毋論中山開平，其視曹衛宋穎而下，抑何徑庭也。定興之掃安南，固自偉，亦何能超穎川之下。滇蜀且久復失之，今高帝之盟白馬，指黃河而誓其功臣，鮮有存者。易世而後，所當僅如綫之虜，與雀符之盜，鹵級數十，以至百積，封自伯而至侯，遂有公者。今胡以貂綿蟬聯也，以此况彼，誠不可同年而語。自孝宗而後，執政者始知愛守名爵，不輕畀，而不能無畏于首尾，未

取一一登正之。然至新建之。取叛王不煩天子。費太倉水衡金錢。縛之于股掌。寧遠之權。東虜積。緩至萬餘。其所遺敵。固皆取。然其績。豈與他微侯等。而縉紳大夫。猶斷斷有後言者。何也。少所見。多所怪。怕也。又陋而不習掌故。永樂功臣公侯伯年表

內閣故翰林學士任也。始高皇帝渡江。剪荆棘。不暇給矣。而稍從諸儒生受經。而是時弘文學士。其最貴。幸常帷中。寄丞相以下。亡敢望之。已蓋勳。業進。學士承旨。同及濂。濂又最幸。得偕上坐。其大抵紀註言動。備傾問。云而上時時授以首使為詔。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史部 六

草濂獨多。所當久之。上傲宋。蓋置華蓋。謹身。文華武。英四。文淵。東閣二。俱大學士。秩正五品。徵諸明。經長者。以次代擢。而會丞相。惟康敗。析中書六之。尚書寄天下任。而大學士稱近臣。不為置僚屬。亡所治。天子方自操威福。亦亡所寄裁。至文皇帝繼大位。始即文淵閣。召待講七人。日入直左右。已益親重。上所與謀。群臣甚秘。稍遷至大學士。歲時賚予。同尚書矣。仁宣朝。用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益尊。而宣皇帝右文。過殺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士奇等。取輩行。而吏部。蹇義。戶部。夏原吉。以不時召得迭入省。可六尚書。

士奇均而大學士。陳山等。或鮮所關預。豈無顯。權始集。今視之。赫然真相矣。夫閣于禮。至貴。佑也。祝百司。乃無重相。歷何以相稱焉。其喜怒。借上意。故上不嫌逼也。威福。問已意。故下屏息也。制自由。六曹。故難不與也。取以詔行。故眾無敢訾也。賢者當之。不見跡。而治不肖者當之。不及敗而亂。此在人主。擇矣。內

漢承秦制。設丞相大夫。以至九卿。而罷三公。不復設。至安漢公。莽竊政。始自為太傅。而以虛名。舉為丞相。八編類纂 卷十八 史部 七

孔光為太師。東漢以後。惟代置太傅一人。踞三公上。而隆其秩。曰上公。至董卓竊政。自相國拜太師。踞諸侯王上。而幾成鼎革矣。晉以避諱。故改太師為太宰。然猶在丞相下。大將軍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上。江左以後。自王導謝安外。非宗屬尊貴者。亦不及而北魏之季。太師與大丞相並設。而序遷太宰。乃叙遷左右丞相。則又舛矣。宇文泰之執國。始倣周官。自為太師。大冢宰。兼總五官之柄。而宇文護因之。乃欲與三代比隆。得哉。自隋追唐。大抵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曰上

公而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宋氏亦因之然三公不時置而所謂三師者抑何寥寥也太師重矣乃有謂太尉次重寧與太傅而不與太尉者宋徽宗致和定官制如以太宰易左僕射少宰易右僕射為真宰相太師太傅太保為三上公以少師少傅少保易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孤無職而有秩以隆宰執之資深績崇者南渡而後因之元人得中土置公孤皆如故而益以太尉司徒司空環衛之微與言色之昵合朝拜暮加不可勝紀 明興 高皇帝始釐正之罷太尉以下官而李韓公善長徐魏公達以舊德元勳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八

為太師太傅亦無職事不置樣屬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采御史言欲特置三公府竟不果而僅設四輔官位尚書上聘耆儒自布衣徑為之賜坐倡和分四時以示燮理之任而無何復罷師傅之官自魏公夢韓公雉亦絕響矣將下視博采鮮所常意所謂無其人則缺者耶建文永樂代不置此官 仁宗初即位謂群臣皇祖考神聖無所藉比師傅即眇末何敢于是拜張英公輔太師沐黔公晟太傅陳寧陽侯懋太保蹇吏部義自少保屢進少傅至少師楊殿學士奇自少保進少傅夏戶部原吉進少保于是公孤之官

備矣然以是寓美稱耳非必有燮理之實也獨宣德三年詔太師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元吉太子少傅榮俱輟所領從容謀議以不時召對凡所游幸必從庶幾若直授矣而士奇榮理閣務如故自是而後三公僅公侯伯而文臣限三孤以為常嘉靖二年以太學士楊廷和一品滿十二載且有定冊功加太傅四辭而止萬曆九年大學士張居正一品滿十二載遂拜太傅其後病甚以遼左功加太師不及拜縉紳兼而拜之以為非故典然而嘉靖中加大同帥左都督周尚文錦衣帥左都督陸炳武弁也其非故典充

八編類纂

卷十八

九

甚而未有諱者何也夫燮理責之統務論道以施乳臭即公侯伯奚取焉然則文臣而加者非德德則諱非勳崇則諱非尚宿而資重則諱以諱江陵可也夫四者備矣而諱不必也政和之制有以太尉冠武階于義竊謂可取云 表 高帝初因勝國之制自太師至賓客皆無所關掌而詹事以下至于坊局始實為官臣然洪武元年丞相善長達平章遇春帶少師少傅少保右都督馬勝帶詹事平章廖永忠趙鏞帶副詹事都督康茂才等帶左右率府使副御史大夫湯和鄧愈帶左右檢校中

永劉基章溢帶贊善大夫善長基溢理省臺幾事煩日不暇給而達遇春等諸大將帥征討之不遑然則以虛名被之而已所日授經者宋濂輩耳洪武二十二年公馮勝傳友德領太師公藍玉李景隆領太傅公常昇侯孫恪領太保而尚書詹徽兼少保尚書楊靖領賓客亦不聞有關掌永樂初以公李景隆丘福領太師朱能領太傅尚書蹇義金忠侍郎墨麟領少傅事而學士解縉等七人皆兼坊學士庶子諭德中允等官顧獨僧姚廣孝專為太子少師會上狩北京廣孝與義忠麟留輔太子學士楊士奇亦以諭德入編類纂 卷十八 吏部

輟閣務輔太子而自是以後三師至賓客乃為虛銜以待文武臣之資重或有功者東官三師表學士非古官其職初散寓于中秘諸省至唐文皇開天策府而始有學士之目武后中復置北門學士間以親暱充之如漢鴻都而加重其後至德宗朝始定設學士繫銜于翰林與中書舍人對掌內外制然無定品往往寄祿于他官其資重者至散騎諫議而淺者僅拾遺參軍尚不能與舍人埒獨其長一人最貴曰承旨往往竟拜宰相其次亦不失二司觀察卿監至宋一切因之而益加至然不為定品如故元豐制

行自是稍有恒秩元之初與定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以下遞降有差其後進承旨為從一品視中書平章政事學士視左右丞 太祖初下江南成事草創有所聘擢以備顧問而已吳元年五月始置院學士正三品侍講讀學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編修正八品洪武二年正月定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侍讀學士正五品典簿正七品待制從五品修撰正六品應奉正七品編修正八品典簿從八品九年閏九月詔承旨與六部尚書同然班在其上十四年罷承旨直學士入編類纂 卷十八 吏部

待制應奉檢閱典簿十八年三月始定置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講學士各二人從五品孔目為首領一人未入流侍讀侍講各二人從六品五經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簿二人從八品侍書二人正九品待詔六人從九品皆稱屬又修撰三人從六品編修四人正七品檢討四人從七品別為史官亦係屬焉是歲侍讀始列侍講前建文初大有所更置然于職分無損益永樂初仍高帝舊尋擢史官解縉而下七人入內閣預機密典綸縉然自學士王景卒解縉胡廣楊榮輩猶相繼領院篆洪熙之歲大學士士奇驟遷至三

孤踞六曹上遂不復領院矣第文淵內署與諸曹異
文移往復猶以翰林行之今雖稍稍變革而猶有一

二存者如史成焚草中貴傳亦猶傳大學士為翰林

學士翰林公署中左設大學士三座學士一座而講

讀學士東西對列是也學士秩雖卑而職與內閣通

翰林諸學上表

尚書非周官也自秦寄國事于丞相而內庭有尚書

其為令丞不可攷但其職惟以通章奏而已漢興至

武帝而始削丞相權躬自攬斷而中書令以參尚書

至臨崩而始命大將軍霍光領尚書事裁斷萬幾可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十三

否保護萬乘兼馭宮禁而九卿將軍守相所諮白不

之丞相而之大將軍富平繼之稍自抑縮至大將軍

王鳳而復修光故事權至伴人主丞相取充位而已

成帝始置尚書令各一人尚書四人凡四曹曰常侍

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後又益四直三公曹是為五

曹然不過一大將軍掾屬而已後漢光武不以政委

三公天下章疏皆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而至

孝明以後天子初即位輒置錄尚書事以太傅居之

或以太尉參之然時置時罷而令僕射及尚書號八

座其可否庶務即今之內閣而案考巧法詰責公卿

又有今所不敢望者然今秩不過千石僕射公百石

尚書六百石銅印墨綬令以久次始得為郡守用望

遷九卿而尚書至有補大縣令者以故委寄雖重而

不敢萌肆心至魏晉時令僕不出為他官往往逕為

三公如山濤衛瓘或領開府如荀勗而居端揆自命

矣魏分尚書五日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晉分為

六曰吏部五兵客曹駕部屯田支度而尚書始以其

職入銜矣渡江後史為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凡

五雖宋齊梁陳又加都官為六當是時六尚書雖分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十三

有錄公則錄為真相而令僕為參執無錄公則令為

真相而僕射為參執無令則僕射真相矣而中書主

奉行門下主封駁與尚書省次體而為參執唐自太

宗為尚書令遂罷令不復置而至高宗以後左方僕

射為左右丞相姑美其名以為侍中中書令優老之

階而歸重文武二選其後遂以中書令為右相兼文

部尚書而李林甫楊國忠居之左相兼武部尚書而

李適之陳希烈居之尚書之重蓋未有甚于此時而

左相武部其權寄不能右相文部之士二亦人主為

之低昂耳至德以後侍中中書令復以重故為勳臣

加秩而二侍郎同平章事為真相資望之深重亦有
至中令侍中者其左右僕射或以為加秩或以優資
大抵省事非關係天下大計而六尚書亦因之矣宋
初以至元豐政和淳熙宰執之更改不常而六尚書
之係尚書省如故元制中書省令丞相平章左右丞
參政以釐天下之務而吏戶禮兵刑工六尚書為曹
官率屬分職其尚書省遇理財則以權幸臣為之往
往奪中書權然不數歲輒革而以尚書部隸中書省
于職名頗不維矣明高皇帝下江南即置行中書
省自領之即吳王位改置中書省而于六尚書勢不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史部

古

追設洪武元年始備六尚書皆正三品而侍郎正四
品部中以下品秩有差而皆隸中書省一仍元舊獨
戶部事煩設三四科尚書尋亦罷十三年丞相胡惟
庸以專擅蒙蔽誅分其職于吏戶禮刑工兵部分五
大都督府為五而攝其樞要于兵部陞尚書正三品
左右侍郎正三品雖並稱政府而名位不極事權不
專天子之威福無下移蓋隱然周世六官之嫌而獨
冢宰不制國用司徒不掌政邦教以此小異耳建文
之主歸重左班以故進尚書正一品增設侍中正一
品侍郎品如故欲以踞五都督之上而權輕位崇遷

拜太驟識者以為未然至文皇即大位而悉從洪

武之舊矣是時收北平故燕國為北京設刑部尚書

以總布按二司事行都督府總都司永樂四年上狩

北京討北虜經畧定鼎之業雖備行在九卿然皇太

子以元良監國大小庶務悉以委之唯封爵大辟及

除拜三品文武職六科都給事中以聞而戶部主糧

餉兵部主軍旅禮部主朝儀始以行在尚書夏原吉

方賓呂宸扈從而九卿印務往往令原吉兼攝是時

六部政本猶在南十七年而皇太子歸青宮以皇太

孫留守南京六部政悉移而北十八年行在六部行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史部

五

在詔九卿皆稱南京洪熙元年天子留意豐鎬諸九
卿大小之在南者皆落南京字而六部復稱行在宣
德三年始定如永樂弘正以還內閣日益重而六尚
書日益輕然老臣勲業稍重加三孤東宮三師共吏
兵之長猶能與之抗而至分宜之得政則若外藏矣
江陵之當國則若曹即矣六部尚書表
都察院古御史府也自周官御史掌贊善授法令秦
人因之自漢益重置大夫以貳丞相銀印青綬位上
卿于萬機無所不參攝每丞相關則大夫以次選代
成京之際遂為大司空與丞相大司馬俱封侯位三

公金印紫綬後雖旋復旋改而建武以還遂定與太尉司徒仍三公故鼎足承君矣當御史大夫有中丞二在內則掌蘭臺秘受公卿奏事舉劾按車外則督部刺史與丞相司直司隸校尉察舉非法自大司空設而中丞廢獻帝時尊權將曹操并太尉司徒十丞相俾任之而鄧慮以御史大夫為之副然不復置中丞至魏黃初建司空官仍罷大夫不置而歷晉宋南非朝以至北齊後周別設中丞主臺事而御史府自是稱臺矣後魏以至北齊改中丞為中尉最號雄峻若李彪崔暹之類糾按貴戚威行朝省鄧瑯帝子之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史部

七

尊尚假赤捧之威以自張餘可推也隋始復置大夫罷中丞唐初亦因之有以其官為大司憲者以臺為正肅者而職任如故開元之際復為御史臺而大夫與中丞不並設其職俱以振綱紀察奸弊中丞秩雖卑大夫而雄峻過之至有逕入相者宋初有中丞而無大夫其屬有侍御史監察裏行知雜之類大約三司使學士承旨以為班知諫院司諫正言以為表裏參知樞副承郎僉院以階進監司收守以待選至元而尤重其任設大夫從一品中丞二品侍御史從三品治書侍御史正三品皆為長官當是時札牙篤帝

有恒言中書省樞密院吾左右手也御史臺治吾左右病者也旨矣明興其初制一循元舊當是時臺右大夫湯和鄧愈數膺斧鉞寄外出而中丞劉基章溢理臺事其後汪廣洋陳寧輩俱遷大夫洪武十五年胡氏之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中丞俱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巳十四年始改為都察院然僅正七品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史十六年仍為正三品明年為正二品于是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職糾劾官邪申辨冤抑而所屬御史分為十三道御史巡按以至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史部

七

他公委出則奏請還則考績然御史獨不係都察以示相得糾察之意建文初改為御史府都御史一員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員品如故故十三道御史曰左都察院于北京而留者曰南京都察院畧如六部矣其以左右都御史而下總督提督叅贊撫各鎮者初自本院出曰公差事或得代則回理院事其後不勝多則往往自部佐卿寺藩臬遷轉亦不復歸院以為眾御史大夫中丞左右都御史及左右都御史出鎮者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表

高皇帝初中山武寧王達等下陝西遂悉平甘肅寧夏諸鎮秦慶肅三公鎮之而侯伯都督耿秉文等理兵政間命宋穎諸國公一按閱操練而已永樂始命寧陽侯陳懋西寧侯宋晟鎮寧夏寧遠侯何福等鎮甘肅而文臣不過分理文移治糧餉而已正統初西虜弗靖始命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諸軍據總兵官任禮蔣貴上討平而陝西右都御史王文陳鑑分歲鎮守然寔未嘗合三鎮而歸一總督也成化初滿政據石城叛詔左副都御史項忠總全陝三邊兵討之已詔右都御史王越右副都御史馬文升總兵如之然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吏曹

有事而置事已則革不為恒也弘治十年始起王越以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總制禦火飾十一年二十五年秦紘以戶部尚書守如越自是定矣嘉靖十九年避制字改總督總督陝西三邊 都御史年表

洪武元年師未下廣東西命永嘉侯朱亮祖出鎮廣永樂中廣西則都督韓觀山雲侯柳溥相繼為大帥得專征及誅賞獨有文臣督攝之寄至正統十四年苗寇起廣東則命侍郎揭稽廣西則命侍郎李棠各巡撫之然二廣地勢犬牙賊東西豕突來往叵測而武臣自守便利不相策應天子用兵部尚書于謙

言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總兵以下悉聽節制一切便宜從事然事已即歸不恒設馬昂再以提督至葉盛以巡撫至成化元年復命都督趙輔率大兵討之陞浙江叅政韓雍為僉都御史督理軍務然于制書特重雍既平寇遂命總軍務兼理巡撫久之雍以兩廣土地廣遠恐餘孽復生重貽邊患請于朝願得文武大臣分理其事上命副都陳護撫廣東僉都張鵬撫廣西而雍專治軍尋以憂去五年復起雍以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于梧州開設總府居中調度兩廣副總兵叅將而下悉聽節制而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吏曹

兩廣巡撫不復設仍統于總督正德十一年改都督為提督嘉靖四十五年因廣東寇發遙制不便兵部題准總督軍務止撫廣西于廣東另設巡撫至隆慶四年改總督閩廣兼理糧餉巡撫廣東于廣西另設巡撫總督兩廣 軍務年表

永樂中皇太子監國南都府部大小諸臣六軍安堵如故自二十二年皇太子即位為仁宗亡何晏駕皇太子來自南都即位是為宣宗始制詔太監鄭和王瑾總下西洋及留水陸兵馬與駙馬都尉沐球襄城伯李隆同督守備于是和等稱內守備琮等稱外守

備而亡何琮罷隆專督守備久之以南京戶部

黃福參贊機務參贊所理專外守備亦時與內守備

參蓋位差亞而權實重南京守備協同參贊大臣年表

國子監古太學也祭酒古宴賓之尊長者先舉酒而

酌地者也博士有之郡邑三老亦有之至晉而始以

祭酒屬國子遂為諸生師高皇帝因元之舊不廢

其條有司業監丞博士助教典簿正學學錄掌饌之

類祭酒正四品尋降秩為從四品以鳳陽為中都亦

置國子祭酒未幾革永樂間都北京設國子監其國

子監冠以南京國子監年表

三省之意古與今大畧相同但前代都未盡善中書

尚書官尊得門下省相為持衡惟漢武宣以任宦者

弊於襄成帝以更士人弊於輕晉宋而來以屬相臣

弊於合光武事歸臺閣則繼之者弊於尚書任重魏

置秘書令監典尚書奏事則中書密勿弊於尚書疎

遠東晉南北朝天子以待中常在左右弊於權歸門

下唐武德中門下省署政事堂開元後移政事堂於

中書省皆先議同而後行之宋宰相兼統三省以三

省為空官元以中書省為都省弊於和光而無建自

呂公著司馬光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行事議者謂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吏曹 三

進呈不應自駁已行之論蓋無補於事也宋宰

相權合三省所籍後省給舍尚存參復之意元豐制

則以給舍為宰相屬官由是風采茂聞矣我朝太

祖深識此意重六科封駁與天子抗議而特卑其銜

超越前古之見其一洗諸弊者乎三

景泰間以易儲事文武大臣各進師保之銜天順初

悉革罷天順五年曹欽反李賢幾被害獨加太子少

保至成化初復加少保吏部尚書王翱加太子太保

其後或以考滿加或以論功加漸無制矣故以道德

為王者師官不必備惟其人乃借為勳恩榮資之資

不惟濁王者不僭之賞抑所以長臣子自恣之心至

於身歿濫為贈典則尤其無謂者矣傳

永樂初建內閣於東閣門內取翰林謝縉等七人在

閣辦事止以備顧問官銜學士而已終永樂之世楊

士奇楊榮官止五品是時尚沿太祖之意欲卑其

銜以殺其勢至仁宗朝其意漸失一在閣資深又東

宮誼厚乃陞楊士奇為禮部侍郎尋加少保轉少傅

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為大常卿進太子少傅兼謹

身殿大學士楊溥為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此三楊特

恩破格之始也後楊榮陞尚書授以工部蓋不欲以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吏曹 三

兼官歷六卿之上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因九年考滿陞禮部尚書至英宗時復命入閣故宣德以前內閣與外九卿為平交執禮持法不相顧忌宣德以後三楊眷重漸柄朝政英宗以九歲登極事凡啓太后太后避專令內閣議行此內閣票旨之所由始也然三楊權在不妄用及楊榮卒於正統五年楊士奇卒於正統九年楊溥卒於正統十一年則漸改於其舊及景泰易儲之後雖天子亦籍內閣以為已用但其官品如蕭鎡江淵許彬王一寧商輅等皆不脫學士之銜天順初李賢始以兵部侍郎陞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閣薛瑄由大理卿陞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成化弘治多由侍郎陞尚書入閣若先陞尚書則無入閣之命至正德初劉瑾亂政其黨焦芳直以吏部尚書入閣蓋以外寮之首而入主中秘之權然亦陰執其柄至張孚敬則直以相體自尊危坐諸卿之上而名委之以後則廣容奔競典內則禍福響應漁外則覬將鱗集有不可勝言者矣內閣

問吳元年置翰林院開禮樂二局洪武初局廢已而設學士承旨侍講侍讀直等學士及典簿待制修撰

應奉編修典籍檢閱官洪武十四年革承旨直學士待應奉檢閱典籍又設孔目五經博士侍書待詔檢討至十八年定學士侍讀侍講學士為正官孔目為首領官經博士典籍侍書待詔為屬官編修撰撰檢討為史官又有秘書監弘文館起居注亦皆革先是十五年倣宋制設華蓋武英文華殿文淵殿東閣大學士後先創革必有說乎曰高皇帝初定東南首召陶安為學士制度儀章悉安所議嗣是宋升詹同宋濂魏觀劉三吾葛鈞皆有籍焉洪武初典禮肇修局且廢制詔記史藝翰有國之首翰乃立諸員而總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吏部

以學士為提綱學士文學之成者以之侍其讀侍其講以觀其所御其考經執籍執書應詔更以供其所役編焉撰焉檢覈焉以記其所行此建置之周也中間謂其繁而革之亦各有指殿閣之沿於古即承旨學士直學士之職也制應奉即知制詔之事也檢閱即檢討之官也秘書監即典籍之司也起居注即史官之業也弘文館即五經博士之屬也蓋廢置有因典司無缺而設立甚明其後不就列陳力典司者直原司制詔非承旨舊意修書非史官故業撰著非學士本色或非肯之舊矣林

國初立大本堂合親王居之是時制未全備承襲關
 定文華殿講義師少詹事鴻臚給事衆官講畢齊出
 及有召問衆官亦必齊入若獨進獨留許給事鴻臚
 司直清紀糾劾天順間華選秀才以充伴讀皆所以
 慎清接與不令見聞之雜也後宮
 詹事府掌侍從兼輔東宮舊設司直清紀職掌糾彈
 今官且不設矣清紀
 漢初以合治矣其終也以分侯王而亂唐初以合治
 矣其終也以分藩鎮而亂宋初以合治矣其終也以
 分南北而亂正統而後或變生于腹裏或釁起于邊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吏部 五

陸而諸邊諸省一時撫臣多不能振聯屬之策與討
 罪之師保境以自全櫻城以自守直爲是懍懍爾若
 虜之也先河北之趙賊西蜀之廖寇江西之華林及
 藩蒙入閩之鄧茂楚之麻陽廣之岑猛滇之麓川稍
 輒震蕩而各省撫臣皆相視而莫之能相救必設總
 督而後能平之彼其時非盡撫臣之怯也亡筭也爵
 並權均夫兩大不能以相使而况十數大乎勢分故
 也 列聖振長策而議聯屬邊方腹裡多設總督以
 聯屬而節制之若連環然且頒之勅如一省難作則
 總督調近省之食與兵或擊其首或攻其尾其

左或角其右有難則合制之難已則散而歸之無借
 兵之苦無萃食之擾語曰分指之十彈不如合掌之
 一擊此分合利病之說也制勢之策善之善者也難
 之者口多設總督則多變則不便恐多費則不便不
 知今天下總督已設總督矣宜大山西又總督以聯
 屬之陝西三邊又總督以聯屬之四川雲貴湖廣嘗
 設總督矣事平罷不設假令至今存也調諸省之食
 與兵撻而制奔西耳且兩廣有總督矣閩浙直又設
 總督以聯屬之事平又罷不設假令至今存也調諸
 省之食與兵直拉朽而誅浙兵之亂矣近又從言者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吏部 五

河漕總督得提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之兵浙江江
 西湖廣之食是中原一總督也即有師尚詔者弄兵
 釜中第合諸路坐而烹之爾惟河漕大臣不當令兼
 巡撫鳳陽爾夫鳳陽乃是陵寢之所鍾也中原之所
 樞也其地重其勢險烏可以河漕帶爲也且古治水
 者八年萬里于外又安可匏繫一隅哉決以另置巡
 臣便由是言之則邊海增兩總督足矣鳳陽增一巡
 撫足矣增三臣而天下安何費之足云且無事則總
 督不得侵巡撫之權有事則巡撫不得侵總督之命
 若川雲總督當駐滇或兼巡撫閩浙

兼巡撫尤屬省便又不必增官矣河漕總督中原當駐淮而江且巡撫當駐鳳陽此大聯屬勢也而耶陽蕪州之軍門又小聯屬勢也如此則常合而不分總督問總督軍務官本朝始於何時曰都御史總督軍務自正統四年麓川之後上驥始也總兵官悉聽節制既以兵部尚書帥師當王振好大之心遂擬糧儲故事糧儲稱總督宣德中始也繼是而已巳之變虜薄都城石亨營城北于謙督之孫鏜營城西則江淵參之而已繼是而四方多警類率如例如馬昂於兩廣石瑛于關外王來於湖廣侯璉於雲南然事平則罷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史部 三

又繼是景泰天順及成化初白圭葉盛韓雍等皆稱提督意屬協同勅以贊理為云又繼是則為任官矣成化六年開總府於梧州此任官之所由始也三邊總制自弘治末年秦紘楊一清張泰始便於徵發策應今亦為任官夫議者乘低昂文武之鈞濟兼調勸綏之術是矣而進止異同束於和混內外接構隱於奸究其能制而協之更當潤餘令必無伏機不亦盡乎又繼是而陳金華陽之役陸完蜀六七之役至統制七省者後事而或接以為例其必有慎而駁之則可矣總督

天下設巡撫都御史洪武未有也太祖不欲以重臣令典錢糧兵馬永樂十九年勅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十三員各同給事中一員巡行天下是謂巡撫宣德間令巡撫官每歲八月一赴京議事蓋不欲踈迷以懸機重景泰四年纔差都御史其意尚在執持風紀有故則入參廟議而握憲之柄則有司存自是則曰整飭曰提督曰總制曰鎮守又復興兵部尚書侍郎之職兼都御史百寮群將俯首聽一人之謀似于兼制少踈故復以巡按權叅殺之然表裏異同痛癢不相關而司鋒鏑者每掣肘不能自盡是近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史部 三

年失事并罪撫臣誠得肯綮而當道執要可愈施矣夫天順間石亨曹欽請罷巡撫正德間劉瑾取回巡撫彼固借私以逞要亦不為無說苟使其置布腹心則其為毒又不可勝言巡撫問巡按御史復命以銷繳勘合七分為稱職近固即其數而踰之者矣舊百執事各職其所司而今巡按百務萃攬事大繁而反易集謂之何哉則其所為集知非昔日之詳也曰按憲綱巡按受理詞訟必自各衙門斷過不公者其所受理必親決不令批發懸意向於喜怒天然事可直見而上下附同之流塞矣巡按

第一〇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頁 反文內

史

太祖設科官始示名元士又名士源蓋言繁之重也弘治前以進士筮仕注銓意在初出仕人無世情入心必能恪守成法率真不懼弘治十五年馬文升題議始開行人博士兼除之例而推官知縣行取入選則正德中始也國初新進士分習九卿衙門各衙門朝夕親試堂上官以其通敏諸歷穎出者咨銓司首充科選

問科道部屬陞小京堂宜否乎曰此弘治初例也超授任賢亦何不可直須慎用之耳天順以前方面勢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吏部

吏部

吏部

重又不為部使所困其遷轉與小京堂等成化間始重小京堂之職內閣吏部乃以是推為駕馭科道之法成化末知釐此弊不許科道陞轉只于郎中內選用弘治改元乃始有兼補之例近來則全以吏部科道充之夫欲重其任則輕其銜祖宗用人本意蓋隱其後以殺之所以恃心不萌而逸意自戢今必并其所後而便以圖焉非法之宜也

小京堂

問推用方面官吏部舉兩人以聽簡任例始何朝曰此天順末年例也李賢在閣為之宣德間三楊用事勅方面有缺今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親民要職盡

出私門銓曹專業乃成虛設矣此可行於三楊而不可行於後世三楊後此例亦罷止吏部查各衙門歷俸淺深奏除夫查其年資出補固必然之限而低昂品器復所不能齊試課稽覈是持過此以往則未之或知耳

推用方面

問兵備憲員始設於何時曰此弘治間例也馬文昇居本兵慮武職不修故增一臬員以勅之時內閣劉健力阻而不欲行後因奏設九江兵備都給事中夏祚疏論不可着劉馬回話劉馬皆秉正未克濟時而議見迥不協何也劉欲修祖宗之舊以振武備馬則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吏部

吏部

拯倉卒之急以釐宿滯兵備天下教官幾三千員注銓者以御末才舉人乙榜令就教洪武十八年例也而今故以取鈍居乙榜以應之正統八年令副榜限年非三十不除蓋惜之也歲貢令就教景泰元年例也而貢至景泰非衰敝不能與納馬納粟四十五歲令就教成化元年例也而其意固將以備雜流矣弘治間懲其大甚一切革不准除正令舉人歲貢及進士內外見任官科日出身願就者聽弘治十五年許教官如憲綱例入御史選然不能實崇之使得盡職抑末矣今之部使劾有司不

職則曰堪以任教。夫模範不立，乃欲責士以行，豈不甚難矣乎。今欲尊師察覈士，養慮於貢員未澄，欲並用三途，慮于貢法無制，古鄉舉里選以得士，而今獨不可行乎。若科甲之外，依古薦舉，而充歲貢之額，嚴其法，必得真才而並用以為教，豈不為養士之聖哉。

本朝武選之途，其初深重。錄洪武二十二年兵部五軍府官奉旨華蓋殿，術所官員不肯教兒子弓馬。如今但有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了手，蹴圓的，卸了脚，做賣買的，發邊遠充軍，已而府軍左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吏部

衛千萬虞讓男虞端吹簫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了。龍江衛指揮伏願與小旗姚晏保蹴圓卸了右腳，能不驅而自盡其職，其後安於世，胃純褲恣情，不得已而思收異才。宣德五年，正統八年，成化八年，各有旨令天下保舉有謀勇者用之。其天順八年始開武舉。成化四年，弘治十七等年，各有參定條例。然所取甚少，初止取二名，七名，至十五名，三十餘名。及嘉靖年間，應襲大舉，故此途漸重，乃非武舉不得陞調。於是世胄擁為虛器，而功臣之澤漸矣。武職。霍韜曰：國初用薦舉為重，貢舉次之，科舉為輕。今則

舉為重，貢舉次之，薦舉不行矣。故有行同盜賊心，爭商賈者，能染翰為文，俱隸仕籍。此士風所以益偷也。

蓋法

經緯天地 脩德來遠 勤學好問

道德博聞 慈惠愛民 敏而好學

慈民惠禮 剛柔相濟 忠信接禮

脩治班制 施而中理

克定禍亂 保大定功 威強敵德

剛強直理 剛強以順 關德斥境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吏部

拆衝禦侮 刑民克服

禮樂明具 持盈守滿 遂物之美

通遠強立 安民立政

安樂撫民 溫柔好樂 令民安樂

淵源流通

聰明睿智 嚮惠內德 智質有聖

柔克有光 溫柔賢善

體仁長民 行義悅民 道德純一

立建國都 思能辨衆 立義行德

法度大明 敬慎高明 出言有文

靜	柔德教衆
烈	安民有功 秉德尊業
禮	奉義順則 恭儉莊敬
威	賞功刑懲 以刑服遠 猛以強衆
勇	強義執正
義	率意共用
剛	制事合宜 見義能忠 先君後已
壯	取而不貪 除去天地之害
剛	強毅果敢 追補前過 致果殺敵
壯	勝敵志強 獻圍克服 殲於原野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史部
潔	兵甲亟作 屢征殺伐 武而不遂
節	不污不義
節	好廉自克 謹行制度
義	關地有德 甲冑有勞 因事有功
愷	在國逢難
良	小心敬事 溫良好樂
勤	能修其官
密	追補前過
溫	得性寬和
榮	寵祿光大

順	慈和徧服 和比於理 慈仁和民
德	小心畏忌 無過為僖 質淵受諫
純	小心恭慎
果	中正和粹
果	好力致勇 好學近智
勤	勤其世業
顯	行見中外
恪	敬共官次 威容端嚴 溫恭朝夕
毅	善行不怠 溫仁忠厚 能紀國善
思	追悔前過 念終如始 謀慮不僭
八編類纂	卷十八 史部
密	外內思索
密	寬裕溫柔
懷	慈仁短折 失位而歿
隱	懷情不盡 不顯刀國 隱拂不成
悼	見美堅長
悼	肆行勞祀 年中早夭 恐懼從處
愁	以德受官 以功受賞
愿	弱無立志
匡	貞心大度
比	擇善而從

愛民好治 思慮深遠

除殘去虐

剛克為伐

威德剛武

碎土服遠

克敬動民 碎土兼國

柔質受諫

周人制謚美刺並陳所由來長遠矣我朝尤重視

之高皇帝至不以私諸子一何嚴也太史公曰謚

者行之迹也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殆庶幾乎周

人之遺意焉國朝謚法有美無刺實始於賀侍郎

八編類纂

卷一八

三

銀說者謂與初指稍異竊以為非然也美刺並陳不

如無謚矣何者所激厲者顯而其指淺也今制大

都非尊貴不得謚非起家翰林不槩以文謚蓋功德

名位參互用之美者自美亦有隱刺於美者矣今其

謚具在試因其類求之深恩哉朝廷易名之典鄭

先生分類之意維鏡可觀已嗟嗟斯固太史公家法

也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十九

函史編

吏曹類

任官考

當漢時疎節開目視成周舉蔡已遠然貴廉潔賤貪

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賊者皆不得推擇為吏而簡易

弘恕下賢之至意怛然故漢官特循自是錯議貴粟

詔民入粟邊以差次拜爵而吏道雜矣當是時干戈

日滋財賂衰耗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

後府庫益虛置武功爵諸負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

八編類纂

卷一十九

三

先除軍功用越等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

而多端已入穀入牛羊入奴婢若煮鹽治鐵者皆補

吏吏益雜不選而多賈人其後世家子弟富人鬪雞

走狗馬弋獵博塞亂齊民令相引數千人譴之曰株

送徒乃其入財者得補郎官職耗廢矣孝昭時修文

景之政遺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

而郡國所舉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願予歸

賜帛人五十匹得罷選初三公舉茂材廉吏各一人

左右將軍歲察廉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材四行各

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各一人廷尉大

司農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各二人御史司隸州
牧歲舉茂材各一人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
察廉以未久不辨知也又詔三公用故事以四科取
士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一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二明
達法令能決疑事案章覆問中御史三剛毅多畧遇
事不惑才任三輔四諸皆有孝悌廉公之行乃辟其
刺史二千石察吏孝廉茂才尤異者務實嚴試以職
乃舉有不稱并坐而是時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
職不復下三公三公不復遣掾吏按驗澄察然後黜
如異時朱浮刺以為陛下以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從

八編類纂

卷十九 吏部

二

事為耳目是尚書之平獨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
刻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有罪者心不厭無
咎者被空文非所以經盛衰貽後世也大都漢時士
以經學行誼自守高而三公辟士以能致賢才自詡
諸博學洽聞修潔之儒致有五府俱辟四司並命者
州牧於士望先以禮托為布衣交已乃辟用其辟除
不赴者為題輿虛坐不更署其重如此而南陽樊英
之倫至厘天子備玄纁玉帛禮聘之其虛既至天子
降寢設壇場几杖尚書奏引延問失得如侍神明而
高遠智貞人潔士激揚風流者猶澹然隱避不污

也豈非盛哉故黨錮之禍前蹄後振政瀕於上議清
於下大權盡去天命且改而姦雄盜篡之夫猶逡巡
卻立而不敢動有以也張九齡為上言天道雖遠其
應甚邇乖政之氣溢為水旱今六合元元懸命於縣
令宅生於刺史則刺史縣令陛下所與共天治親民
者也苟非其人水旱繇之今京輔雄望之郡刺史猶
曰少擇若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類多非人其繇
京官出者皆身坐疵負政無善狀或附會以忝高位
而勢衰形露以不稱遷刺史已然况縣令乎夫昨庶
國家之本務務本之職而輕之承弊之民而擾之而

八編類纂

卷一 吏部

三

聖化此銷鬱矣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
欲內外均勞謂宜并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
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聲不得任
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不使十年在外則天下
從可治也且今天下不治于上古而事倍於往初吏
部條章舉羸千百巧猾胥徒因緣為姦夫始造簿書
備遺忘耳今反求精于案牘而忽於人才凡稱吏部
謂其能為官擇人因賢授任者也今膠以格條據資
注職士人有平配之請官曹無得賢之實誠令刺史
縣令精覈其人曹內當舉選者精考才行然後送臺

吏部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舉多可官之才吏部因成無庸人之擾矣今歲入選者萬計京師米物爲耗胃濫抵於此而方以一詩一判定其去留豈不遠哉且用人宜第其高下賢否不消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于而天下之士必爭務刻意修職飾事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會考功員外郎選部不稱爲士所詆訶詔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試禮部選士自此始肅代兵興天下多故舉選濫而銓弊禮部員外郎沈既濟上書言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叙者三科曰德曰才曰勞而已今選曹之法乃在

八編類纂

卷一九

四

書判言辭之間夫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就令執此無失猶非得人况耳目聰明又有所不及乎此其弊在法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於魏齊多出請託其時議者以爲外濫不若內收於是罷州府之權歸之吏部今吏部之弊極矣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宰臣進叙吏兵部參議六品而下及參佐之屬聽牧守選之以清其源其辟用非公則吏兵二部得察而劾之小加黜譴大實刑辟委任責成孰敢不勉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郡之濫其門滋多均之爲濫曷若杜衆門而歸一門

卷一九

八編類纂

卷一九

五

乎答曰州郡有濫雖多門而易室吏部有濫則一門不可革也或曰當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易法而求理乎答曰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開元天寶之盛以慶賞不軼刑威必齊而理之匪由吏部臻此也向令此時用辟召之法其理不彌久乎故州郡察舉在兩漢則治在魏齊則亂而魏齊之亂不勝於兩漢之治也吏部選集在神龍則紊在開元則理而開元之理不勝於神龍之亂也陸宣公贊秉政始自令臺省長官得自舉所屬署名奏後考不稱坐舉者而議者以諸司所舉多親故招賄賂尼之上以語贊贊對曰臣待罪宰相政柄攸歸銓擇自予豈不誠願然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偏諂多士展轉諮訪然後得知則是變公舉爲私薦其於情故必復滋多杜岐公佑言昔之論選舉者或云官察人困要在省吏或云等級很多患於速進或云守宰之職所擇殊輕或云以言取人不如求行是皆能知其失而莫能究其所以失也蓋昔秦法唯耕與戰始得入官漢有賢良方正孝悌力田之科而常歲郡國以丁口率二十萬而貢一人約當時推薦天下僅以百數則考精擇審固其勢也我唐開元天寶歲貢舉輒數千人

而門資武功伎藝胥吏雜流入仕者又不可勝記此於漢代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等級限立選限以抑之乎秦氏列郡三十兩漢列國百餘太守入為公卿郡官出掌縣邑皆得便宜從事濶畧苛文惟責成效寄委既重酬獎亦崇今之郡符三百五十州縣遞降倍復八九而職司利病不得自專八使十連動相稟覆地卑體薄勢下任輕誠徒勞而難功冀超擢以速化常情進趣共慕榮達又何暇淹留著績為乎後魏崔亮為吏部尚書人無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魏之失才實從亮始隋文盜有天下不欲權分州郡內

八編類纂

卷十九 吏部

六

外一命畢歸吏部使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摠州郡之權夫以萬里封域九流叢奏而掄才授職一仰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故尊賢之道先於文華辨論之方止於書判靡然猥雜銓綜無紀故閱經號為倒援徵詞同乎射覆置循資之格立數選之制歷例示其定限平配絕其踰涯求其無失不亦難乎夫為國之本資乎人昨人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治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人重土著而各反於本土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安黎庶矣宋初太祖置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若經學優深有師法詳開吏理達教化凡三科不限資見任官及草澤並得克而郡縣無應令者已又許士得請闕自薦而應舉者三科歲惟止二人對制策又不稱闕疏賜酒饌勞遣之蓋天下亂人不習於文事而然於是詔諸州察孝弟力田亦才異行若文武材幹可任使者具送闕凡七百四人召試無可采自陳習武韜上怒曰是宜隸兵乃皆號呼求免得罷去詔勅所部官濫舉則州郡權輕察舉不審覈之效也於是始復重科舉科制大都因唐而進士科亦特重已又定諸州貢舉條法及殿最之武

八編類纂

卷十九 吏部

七

而川蜀道所貢士縣次往選續食以示優翰林學士訪知貢舉而入第武濟川者入對陋召問語失次上恠問已知為坊鄉人也黜之而親覆試諸進士終場下第者數十人賜及第坊坐縉蓋進士廷試始於此其人選法有貢舉有奉蔭有攝署有流外有從軍凡五等而吏部銓惟注擬州郡幕職兩京諸司六品以下官皆中書特授內外官不署本職以差遣為資歷其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而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三班院主之其後分典選為四曹文選為密官東院為流內銓武選為密官西院為

班院而中書有堂選郡縣有奏舉不皆隸於有司而頗重舉官是時天子懲方鎮擅官之弊藩郡闕輒遣京朝官權知置通判諸州各一人詔於幕職及州縣官任職者舉充又詔翰林學士賈徽等四十二人舉才堪通判者各一人已又詔諸州官員闕毋得以攝官蒞事以闕上有司選注已上念銓衡憑資歷而英才沉困也諸詔吏曹署人才可副升擢者送中書引驗拔擢之已上念嶺表民久困於苛政思惠養令吏部銓自荆襄以南州縣選見任年力壯有幹理者判嶺南諸州得携家之官其後命參政盧多遜正選法

八編類纂

卷一九

八

違複補闕滯定經式而銓綜亦有叙矣上御通英講周禮三年大比州里贊鄉大夫廢興上曰古選士如此今幸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令裁其數而屢舉之則何如下有司議有司言數舉則無滯才人少則易檢察而鮮偽濫又令寒苦藝學者得自進臣等愚所不及請間歲一貢舉如詔書於是進士諸科減解額之半增明經科意寔寔重經術矣上下詔言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科獨罷不設謂後異何其復制科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時蘇軾轍兄弟應制對策攻上身及後宮語悖直者

官胡宿欲黜之上曰以直言策人而以直棄之人將謂何命優與轉官退入官喜太息曰朕今日為子孫得二宰相初兩府始入得舉官上曰薦士不考才而以輔臣故得進無謂也命罷之已又罷內外舉官歸吏部審官院選調已又詔川陝福建廣南官迎送勞苦聽轉運司立格就注免赴選而吏曹言選法遠近迭居而四路人許連任本路令自便傷偏濫相安石曰選人之分遠近者所以均勞逸也中州人不願遠適四路人樂就家用之即兩得所欲庸何傷况省吏卒送故迎新諸浮費顧不益耶吏曹又言今蜀人在

八編類纂

卷十九

九

仕籍者特衆今自郡守而下皆得就差一郡之官土人太半條采吏民皆其鄉里難於徇公易為合黨請收守令闕歸之朝而他官量立限兼用其土之人庶可經久秦上法不為改但嚴提刑司互察之科然安石本下急好人佞已而諸新進生喜事者驟登顯要置宮觀處老成耆舊用捨倒置法雖詳善亦終不能以自行也高宗為康王時帥河非見州縣官以三年為任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心為去計而久任之議興焉已薦舉法久益弊孝宗喟嘆言薦舉欲得人而干請長奔競滋弊也相茂良曰汪

代良法亦不免於弊今欲精選監司郡守非薦舉無
 自知上曰今雜舉則衆論久而定經中書考察則除
 授精亦遴選之道也時天子晉意考課黜陟之法乃
 非久而弊上諭輔臣曰考課欲明臧否而司考者以
 喜怒行之是滋弊也自今當精擇監司而以臺諫舉
 察如故善終宋代每鄉舉縣令佐察人士有行義者
 保任之上州州覆實上本道使已保任而有缺行罪
 保舉者其進士科最重而舉首僅以京散秩判州郡
 甲乙科而下取試邑丞簿尉令練習民事無驟登華
 近者則百代不可易也番陽馬端臨之言曰虞廷九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十一

載采德成周賓興賢能惟尚德也兩漢刺史得專辟
 舉魏晉中正甄采行實抑猶得行能之士焉自世之
 衰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於是磨勘小吏得以
 司升沉之權以科目取士而所程者詞章於是操瓢
 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瓢末
 技而專尚乎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磨勘小吏而專
 拔其資格二者又各爲防閑檢扼之法以相伺於是
 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焉者矣 明興 高皇帝開
 天治人惟求賢之爲急下金陵即令有司舉賢才武
 畧之士 洪武元年等求賢詔曰向于戈擾攘疆宇

未一。養民致賢之道未講也。獨賴一時輔佐之功。匡
 大業於底定。山林巖穴。念豈無懷才抱德之賢。何隱
 而不列也。豈朕政令靡常。國無法守。與抑刑辟。煩重
 人懷其居與。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與。不然。賢
 士大夫。幼學壯行。欲堯舜君民。豈固其汨沒而已哉。
 今天下。頗定。方將與諸儒。日講明治道。以沃朕心。巖
 穴之士。能以賢輔朕。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三年。乃
 下開科。詔曰。朕特設科舉。起天下抱才懷德之士。
 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相副。其中選者。朕將
 親策於廷。品學識命。官爲超衆者。顯擢。使中外文臣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十一

一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不與。六年。詔科舉取
 士。終浮文罷不設。令有司察賢才。先德行。次文藝。舉
 用十七年。復科舉法。命禮部頒科舉新式行焉。是年
 冬。即 詔各布政司府州縣官。舉秀才人材。必會同
 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道藝著聞州里之人。以充
 從鄰里保結。命有司驗實。蓋科薦並行。初定金陵。辟
 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訪道祖幹手大學以進。曰。具
 不出此書。克發州。置行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胡翰等
 日會食其中。輪二人。講經史治道。克處州。以書幣徵
 宿儒宋濂劉基章溢葉琛。以來。至入見。上喜甚。曰。

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命有司制禮賢館處焉。晚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人見年皆七十餘。上喜。命坐。顧問者良久。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固辭。上曰。卿等年固高。朕不欲煩以政。故授今官以輔導。太子免早朝。日晏乃入。後不久。且從卿志。庶無負卿等夙昔。足爲鄉里光。而何辭焉。恂等復固辭。乃賜敕禮遣之。時孝廉人材及郡縣學所貢士。若富戶耆民。皆得見。見稱。命即擢不次。而國子生奉命巡列郡。廉官方吏治。問民所疾苦。還稱。上詳擢用。爲行省參政。僉事。知

八編類纂

卷十九

十一

并所守地圖若原領。敕諭職掌上之部。聽廢置。部奏黜其不職者。而定留用官爲三等。其廉能愷悌。治行卓異者爲上考。召見獎勵。賜坐。宴其稱職無過。爲中考。宴不坐。有過不稱。職爲下考。不與宴。屏立。已於事而退。諭廷臣言。古惟四民。四民中惟士爲最貴。而農爲最勞。士讀書明理。道出爲君。用享天祿。故貴農。鷄鳴而起。春耒耒而耕。耕而種種。已而耘。夏月水旱荒札。即舉家受其饑。士入官享祿。委民艱於莫聞。又重侵漁之。亦獨何心。於是命戶部以米計文職。官品歲俸給之數。又計田畝歲出穀之數。與農用力多寡之數。爲之書。命之曰。醒貪簡要錄。上謂吏部言。朝廷懸爵祿待天下之士。惟賢是用。何可以資格限也。資格者。獨以爲常流設耳。自今庶官有才能居下位者。不次用。於是召萊州知府。修尚書兵部。明州知府。文昇尚書工部。是時宜興主簿王復春守公不奉上。上聞。遣吏科庶吉士齋手敕往勞慰。即擢爲同知。新化丞周丹以進士蒞官。有治行考。最擢考功。新化民詣闕願得留。詔復任。禮部宴賞之。而遣

八編類纂

卷十九

十三

成即門誅制科舉諸明經宏詞等科並革存進士一科與薦舉歲貢為三途以並服三年大比而賓興之成祖即位申勅百官於吏部尤諄重畧言朕以眇躬繼承大統圖惟求賢以資治理宵旰遑遑急於饑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中堪重任而沉滯下僚堪劇煩而優游散地抱道懷才而隱田野者各舉所知以名聞毋媚嫉毋蔽賢毋徇私濫舉又諭吏尚書言銓選當各隨所長才優者治事德厚者牧民各有稱也有才者不必皆君子有德者不必皆小人爾必戒之已又言吏部選授守令出一時銓注

八編類纂

卷十九 吏部

古

豈必盡才必精考察然後其賢否可知也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精考郡縣吏自蒞官半歲以上各貪廉能否之實以聞時御史出按者至郡邑坐行臺已召郡邑諸生及在官人役立詢之具報上上謂尚書義曰往命御史考察外官欲任賢退不肖庶幾民受其惠也今御史不博詢惟即在官數人之言定賢否論何由公吏固有勤職業必刑罰為小人所忌惡者矣亦有貪賦賄低首下氣依阿澳忍為小人所安利者矣如其詆誣而罷退之以其保留而進則黜陟豈有當乎宜嚴戒飭務盡公毋枉毋縱已

八編類纂

卷十九 吏部

古

用尚書義言在京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五品以上及縣正官舉所知五品而下官及軍民有賢良廉幹堪牧民居風憲者各一人以聞部驗實以舉者多少為差次擢用其保舉非才授職後關茸貪婪者舉主連坐昭皇帝即位首申重舉官之令謂廷臣曰君以求賢為務臣以薦賢為忠人才大小皆有所用天下之廣豈無卓夔顏曾之徒誠得一人可勝千百宜悉心訪之諭尚書義曰天下治亂繫庶官唐太宗書刺史名于屏風朝夕省覽有善政疏其下故庶官效力致斗米二錢外戶不閉甚盛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至慎重也今府部官朕朝夕繼見得詢察其賢否若各省都布按三司官乃旬宣大臣隆重矣而朕未親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即聞其賢否邪正久不能省憶臣工善不善而上忘之於勸戒何有吏兵二部其具各都司各布政司官姓名履歷揭西序朕得親品騰焉又諭尚書言御史朝廷耳目非老成識治體者不任新進小生遠授斯職未達於治而操得為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貪穢狼藉賢人君子正直不阿者往往被其陵挫小人阿順從諛則與為膠

添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畧不省識亦烏在為耳目也爾吏部自今其慎選擢以清風紀已上以武臣疏於事理命選任方面參政副使等官於各邊參贊軍務治章奏督糧儲文臣協贊提督自此始已命擇御史行天下察吏治上臨諭之曰國以民為本比牧守多尅害民不聊生故遣爾等分道考察然人材器不同有專為脂韋諂媚而失政殃民者矣有沈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簡易得民者矣有虐刑巧取索而能集事者矣有廉潔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矣必究實以聞無惑流言毋屈勢要毋私親故賜鈔而遣已

八編類纂 卷十九 吏曹 十六

命擇國子生有學行者十六人俾翰林嚴試拔其尤試六科尋擢為給事中 敕文武官有奉公差在途及在任物故者所在棺斂津遣還鄉毋令失所有父母年七十而上無它兄弟侍養若任遠不能就養者聽歸養待親終日起復任其不得離職願移祿於原籍奉養者聽職官年七十而上替力愆不勝任者聽致仕有司月給米二石終其身文武官非其人許殺害者赴上司陳告若誥 闕訴不許擅自緝縛違者治罪 詔朝臣歸展省者官給鈔為道里祠祭賓客費大學士士奇言非人文學遠不逮南人然自古國

家兼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於北方乃南士往往材而浮上曰然為將奈何對曰試卷例彌封姓名請自今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百人南取其六北取其四則南北士皆登用矣上曰善北士得進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議且定而上賓宣德初乃奏行著令 宣宗明聖以長年嗣位天下治亂之故甚熟既 踐祚下求賢詔出 御制游南操招隱詩賜大臣以風大臣奏蘇州等九郡號劇繁難治擢郎中况鐘莫愚御史何文淵員外陸本深等知蘇常溫吉安等府 上召見宴勞 賜璽書曰朕孜孜夙夜保民圖治而田里之民鮮安其生則守令匪人恣肆貪刻或闖冗慵懦坐視民患為蒙蔽也將下情何自上通上澤何由而下施乎今特簡爾等付之列郡夫方千里之民皆爾繫命宜體朕心以保愛為務察其休戚均其徭役興利除害同其好惡使衣食有資禮義有教其毋玩毋慢毋事苟簡毋為權勢所脇毋為奸吏所欺凡公差官員有違法害民者聽具實奏聞所屬僚吏有作奸犯科者聽自提問爾等宜奉職循理終始不違以無負朕委任之意命乘傳行 敕吏部天下府州縣官有能清正忠君愛民政治卓異者

八編類纂 卷十九 吏曹 十七

具奏其貪黷壞法為民所怨苦者逮赴京罪之已上念京師乃本原地澄清所先而放濁當飭治也閣學士士奇對曰貪風自永樂季年來有之於今為甚上問何也士奇對曰永樂十五六年後太宗以多疾不視朝故從官放濫無忌額先皇帝知之每欲澄清上問是時貪孰甚學士榮對曰方賓問今日貪孰甚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貪則不肖御史效之御史貪則不肖有司皆效之此放濁所始也上捫髀歎息曰嗚呼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今誰可便長憲事者士奇對曰通八編類纂 卷九 吏部 七

政使額佐嚴公有威其人也嘗任按察使及御史有風采榮曰是為京尹能令令必行上太息曰額佐乃能如是居數日出觀巡閱河道又數日擢佐掌院事下 敕曰都察院為朝廷耳目國家紀綱得人則庶政清平羣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京師諸司奸弊紛出風憲者不糾額與和同即國經何賴焉爾剛直廉正簡在朕心其竭誠盡力毋憚夙夜毋避權要毋枉良善而縱姦宄其各遵御史有廉勤公正老成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耻若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一體行

其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以充欽哉於是考察御史不職者二十餘人削籍貪淫不法者謫遼左諸衛充吏不諳憲體者左遷老疾免而觀子輻以脇制諸道騁私滅公逮下獄論歾宥戍邊觀罷官隨住憲臺肅清已上御左順門謂侍臣曰郡守縣令國家所寄以安民者也賢不肖混則中才之士無激勸而忘反吏部職進退百官乃未聞甄別何也於是命推部侍郎出巡撫四方廉吏治而于謙以御史擢巡山西河南周忱以長史擢巡南直隸各省專設巡撫自此始時上重舉官大臣奏舉賢能官者上為降辭八編類纂 卷十九 吏部 七

色慰藉廷臣選慎無舉薦降 敕責而司府州縣官亦各得舉賢良方正一人上之部後有贓罪連坐已合 臨御來三科進士 親試文筆殿拔其尤授修撰編修評事等官進學 文淵閣優待之 命內閣考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人拔其良七人歷事六科而天下郡縣學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令及時進用其官有贓罪即復職嘗所得 誥敕畢追奪 上嘗與侍臣論前代官制慨然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之盛也輔臣以時推不問對 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即不可上擬至如唐

宗定中外官七百三十。去古未遠，亦足爲法矣。蓋垂意於省官，輔臣曰：官省則民安甚善，然必由君上清心省事而得之。心清則事省，事省而後官可省也。上曰：善。正統初，議者言：府州縣正官專保舉，則恩出於下，宜循洪武永樂初制，令吏部選除閣學士士奇言：往藩憲二司及府州縣官不得人，爲百姓患苦。以吏部權衡獨擅，聞見不廣，未盡得人而然。宣宗皇帝敕大臣保舉，比多得人，聞有一二非才，自緣舉主審覈不精，亦容徇私，而所司不行糾察故也。况所舉官皆吏部審擇，具奏得俞旨乃授，非上允不得授。恩固上出也。昔唐太宗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而天下昇平，邇有京朝官闈冗無籍人無爲保舉者，遂營爲飛言，欲壞良法。惟陛下幸察於是。詔保舉如故，而嚴舉官連坐之令。已又下敕言：布政司按察司，司考察監察御史有職濫，從司屬從巡按御史按察司考察監察御史有職濫，從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糾察按察司官職濫，今本司同僚官互察而吏部初任注選不得除監察御史官，御史缺京三品以上各舉一人，聽吏部精體訪奏授。又敕牧民官縣令最親，必得人而後民乃安。近方面郡

八編類纂

卷十九

三

守由保舉率得人，潔已奉公，而知縣缺員未舉，豈果難其人耶？抑爲徇徇不舉耶？進士監生皆國家作養成才待用者，何曾是不省也。自今進士觀政一年，監生坐監三年以上，有學識者由吏員入官，歷兩考廉慎忠厚愛民者，科道官各保舉，聞送吏部銓用。已又命在京四品及國子監翰林院並得舉，蓋實重守令已。又敕文武官非舊制濫設在任官罷軟無能若老疾不堪任使及行止不端者，畢汰省，毋糜費。原祿復以九年爲滿，善政著聞者仍舊任，而增秩加官，用給事中鮑輝言：諸來朝官有廉能愷悌治行超異者，禮部引奏，賜勅獎勵，賜宴于禮部。吏部錄功狀，俟考滿願陞高者，至九卿當是時薦厥公，諸司選任，專之天曹，故撫巡憲臬牧守縣令，無慮清慎惠和，號稱得人。及張太后崩，三楊沒，而王振用，各保舉而進退人材之權，實內移於中官，當是時，即令吏部銓能自振乎？議者不察，以保舉爲病，何言之過也。景泰初，大臣保舉者多私所親，故爲養交，甚且受賄，屬而不得薦者，因缺望爲流言，銓部大臣亦頗以銓選權不盡在已也，籍籍誹保舉，於是御史張子初鑄網等言：御史從大臣保舉而任，則大臣有過必鉗口

八編類纂

卷十九

三

卷舌而不敢言。其有請囑，必俯首帖耳而不敢異。願察之以清弊源。下禮部議部是御史言歸部銓已。復言吏部選授私舛請復保舉大臣以其議偏反無足賴也。覆上下制曰朕期方面郡守得人共安養天民。令大臣保舉。吏部推選。乃彼此相蒙官不得人。民其奈何。今後惟布政使按察使缺。令三品以上官會舉。餘吏部訪求。著為令。英廟復辭益明習於政。治命吏部擇內外臣僚為郡守。陞辭日召詰。文華殿親諭訓勞。給鈔為道里費。而遣詔處士中有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尚志不求聞達者。具以聞。

八編類纂 卷一九 吏部 五

於是遣行人奉書幣聘臨川處士吳與弼至京。廷見問勞有加。禮授春坊左諭德。辭不拜。賜璽書遣行人禮送歸里。先是正統初。副都御史吳訥言。洪武間京官俸全支。後因營造裁折為著令。祿以寢薄。邇小官不自給。前廣西道御史劉準由進士授官。俸月支僅米石五斗。不能養母妻女。貸同官俸至三十餘石。終成不能償。乞下廷議。增京官俸。而國初皂隸供役。後以俸薄放寧家。月徵銀一兩。名柴薪錢。宣德中。都御史顧佐持憲嚴。以柴薪事被訐。上赫章。密召閣學士士奇謂之曰。爾不舉顧佐廉乎。今

其事有無。士奇對曰。有之。今朝臣月給俸實支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皂。勢不得不遣半以歸。皂亦樂輸銀歸耕於官皂均便。此仁宗皇帝所為。增朝臣俸也。上太息曰。朝臣之難如此。因怒訐者曰。朝廷用一好官。輒為小人所排擠如此。召佐以吏所誹狀授之。曰。放皂歸耕。使給薪芻。聞京官皆然。不足過。小人誣正。付汝自治之。已復有重囚教囚誣告佐。枉重辟。不聽理者。會鞠情得。上震怒。命囚西市。而柴薪皂隸為著令。祖宗時日御晚朝。廷臣門奏事。甚悉輔臣密勿於用人。尤謹。每吏部具缺。上或簡除。或保薦。皆公朝傳旨行。永樂中傳旨方賓兵尚書。即日。到任。此簡除也。宣德正統間。用輔臣言。重保舉之法。景泰初。命吏部專行。成化中。選授私舛。或請復保舉。於是命京堂四品以上官具缺。上朕親簡除。面權密下移。廷臣大患之。於是吏科給事中沈瑯等言。兩京四品以上官。陛下親簡用之矣。外方面官。又廷臣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令吏部遇京堂官缺。會內閣推方面官缺。會同三品以上保舉。防專聽之漸。復上命查祖宗時例。得簡除事。大怒曰。此祖宗時舊規。御史給事中顧不欲朕行。

八編類纂 卷一九 吏部 五

豈薄朕耶。於是廷臣不敢復言，而傳奉出中官以爲常。成化中，太監張敏、敏兄子苗，以承差得太常丞，乃傾敏貲爲獻，乞侍郎不允，得南通政，而是時白丁錢虜，商販枝藝，若豪宦子弟，率貨緣內侍，進珍玩輒得官。大者至太常卿、通政丞，不復關吏部謂之傳奉官。弘治初，以災異汰革，而吏部尚書王恕言：「考課之法，所以覈官守，彰黜陟，以嚴吏治者也。今被災所在，考滿官，令納米備賑，免赴京復任，造湏知功績類繳，臣惟各官廩祿有限，而雜職之祿尤微，苟非取於公，必至剝於下。是使考課法格不行，而貪惰之風日

八編類纂

卷十九

五

滋也。請目今考滿者，皆給由赴部聽質。已又言：「永樂正統間，天下亦有災，邊亦有戎馬，時未聞納糧草納銀，納粟爲監生，而用足也。乃邇年來，奏開諸例，而諸邊腹裏，遇災，效尤爲長策。故例進日廣，而正途因壅不行，多者至十五六年不得選，年邁力衰，誰復爲盡心營歸計，公爲國牧民任事者，又此等今既以廉律已，欲不貪財害民，天下治安，臣於元年具奏題止，而部院又題覆請行，是使後難進人益多，而選法益壅弊將安極也。旨曰：「可。其後天子益明聖，坐煖閣召

宰文升入面諭，以明春當三歲觀察百官，卿用心體訪，明黜陟，以肅官紀。時文升老，上虞其贖也。復諭曰：「卿聞未，頓首曰：聞之。聖心留意庶官，爲天下蒼生此。宗社之福，敢不盡心。上嘉，命中書掖下階，又詔召尚書大夏都御史珊至。幄中言：「爾等與各科道官，諸所陳政務業行矣，然使天下府州縣親民官，非其人，卽政何自行，民何由被澤，是文具無益也。卿等其悉心體訪，諸巡撫三司，必慎揀得人，爾珊更慎擇巡按御史，巡方岳黜陟，庶有司得人而民可受福也。大夏、珊頓首受命。明年考察竣，加文升少師。

八編類纂

卷十九

五

召大夏、珊入，賜元寶各一錠，謂之曰：「日朝觀諸司文官，皆閉門，令如卿二人，卽門洞開，就從以賂通者，又曰：「勿朝謝，令公卿知內愧也。六年詔考察官未及三載，被黜者聽復任，先是吏部考頗以多黜爲公，方面而下有微瑕，輒斥，大學士濬言：「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居官未半歲而黜，又所黜徒風聞，不皆實非。祖宗法不便，故有是命，一時見枉者皆喜得直，乃後選者愈壅，而貪殘吏亦益以滋。嘉靖間，兵部以虜警，請添遣大臣經畧，上曰：「天下官有定負，負有定職，惟未得人舉職，故有事輒擬添官。今邊務責巡

撫芻餉責所司。令盡心經理而可矣。道經畧庸滋擾。何為且虜賊出沒無時。士須休養待敵。其母遣是時用輔臣言出翰林官調外任親民練政事。而諸府州縣官簡入院為侍從官。正德中附權侍傳陞得文階者盡革。又裁諸冗官至二千餘員。罷武官耗食者三千有百十人。進士科文體。敕毋浮冗。必古雅精確。臨軒制策往往出。上所親製。巍煥其文。其後土木禱祠之事作而。國費不給。戶工部增納銀事例。齎官買爵幾同賈術。大臣婪恣美遷除往往以私賄得通管。宮殿將作供焚修方士產禮書工書諸富人。八編類纂 卷十九 吏部

貴濬子姦胥大猾往往竄名營繕藉中。得官無慮數千人。隆慶初並革而原本。遺詔嘉靖中以忠諫屏廢。歿者錄蔭存者召用若干人。崔文敏銑覈舉議曰。昔者成周受田百畝。死徙不出鄉。聯之以比閭。族黨教之以德行。道藝正之司徒。升之司寇。六德為本。六行為輔。六藝為翼。無奇表岐其心。無饑寒空其身。處服孝弟。出效忠順。迨其世降。德衰。藪爾之國。必有賢哲。尋常相語。亦引典法。稱先王則教之効也。國家造士。專用經術。豈不勝古之工詩賦習法令乎哉。然業之易能。假深造少而易仕。不俟大成考學記之。

故守曲體之序。人生十年。業山行成。事以年易者。未。有也。故士業經求仕。鮮以祇身舊法。里老保其行。試而升之學。再保其行。試而升之省。是猶里選之遺也。而久棄為具文。即令舉行。民遷徙靡常。未易覈實。間巷細民。惟視財勢。長吏任四五年。不以微勞遷。即以。小瑕黜。里選何自而行乎。是以上惡科舉。曰付至公。故試而得士。若博之中。呼其取之。失人若奕之。遭。何則。非有參驗之詳。觀考之素。可賴也。自督學之官。設而郡縣守令。以事有尊職。委之於不治。督學使者。數歲乃一至。事煩日寡。無裕於。故士以益荒。宜。八編類纂 卷十九 吏部

歲令。縣令察舉。民年十五以上。能通四書。及占一經。性行淳謹者。上之守而登之學。其輕役者。雖才不右。督學官考校黜升之法。必本之性行。責之太守。審驗當否。而懲獎施焉。間有幸舉者。不延矣。其省官議曰。呈祖設官。分六部以萬務。而臺諫拂其違。責郡縣以六事。而按察使糾其濫。自大夫而下。必三考。乃進二階。故官簡而該事約。而舉功久而就。即冗官鮮已。自宣德迄今。額外添設。笑官累百。不督之勤功。而為之分責。不已謬乎。况入仕之途不清。而多彙進之人。經久之。不勤於慮。而懷速化之望。天下皆是也。宜。

添則廣缺廣則易轉倖門一啓居亾固志事至備
限守以逃責事成務爭知而讓過是以士節不勵獄
要不結集其文案可束牛腰稽其實績僅同索翊夫
一人而收十羊則戢一羊而冊二牧則奪孔子譏官
事之攝老子著烹鮮之喻良有以也中朝官冗濫未
論姑言外服賦稅學校捕寇治訟充伍百工之技郡
縣之所得理也使縣精其成府可逸矣府精其成省
臬可逸矣省臬之職別勤惰覈廉貪予能而翼純者
也事連兩郡而不相下害出大豪而勢難搏則省臬
當之今守巡之外別立數衙衙務坐司署止以文移
八編類纂卷十九
相維屬吏不奉談議民不聞訟不亦闕乎且邇年
小官愈多而害民愈甚又官愈小則中無守外無覲
而心愈益貪夫土之出粟不加多而官冗員日加益
此民所以益困也抑非徒冗員也又苦代丞文中子
曰成周之隆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長子孫
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
之以教雖曰善治末由也矣古治朝遼闊未論論近
事國初臺省不甚通御史陞按察僉副或徑陞使
久則入中臺爲左右都知府久則陞布政使若參議
久則陞侍故繩糾者諳法令而收循者練治體今

臺省通矣又爲小轉法春爲知府或僉事於南迫
秋則副使矣又參議於北矣又春則參政憲使馳騫
於東西矣其進士利知縣事者幸三歲而擢惟下僚
以資格限者乃積歲不遷即行能高不振夫遷代如
是其亟也彼其視地方之凋弊若過傳頽圯之更於
前視生民之困苦若駟馬肥瘠之經於目也即善政
美意未效而去誰適爲治誠令修古三考黜陟之法
諸美政表聞者就增秩加官勿使移徙誠知其人或
先超遷而後久任以大屬其氣如周忱由長史于謙
由御史徑陞侍郎王
八編類纂卷十九
陳璘由知州徑陞尚書何文淵由知府徑陞侍郎
陳璉由知州徑陞知府知府陞按察使又通政
使即仕者一人之身計之流斥乘除與驟遷適等又
何必轉輾繁促令僕僕道路費供億不訾乎胡端敏
之言曰祖宗時立賢無方故士得真才而用今清
要之官專取一途百官叙轉特選初選進士初選授
吉士吏部則殿閣臺省之重可優游安坐不勞而得
之是教競而導驕也故士初入仕即有負綠美官之
心既得美除即爲待祿養交之計乃邇年來進士當
次者聞南京之缺即避進侍當擢者過京堂之缺即
爭士登然政理何望古刺史入爲三公即官出宰

百甲 宋所取狀元皆先試會判而後召補館職真
臺諫蓋以翰林臺諫上寄 朝廷耳目心膂之司下
備公卿宰輔之望不敢輕試以新進之士也 聖祖
論人之姦良亦言試之事而後見豈可以新進未嘗
試之人而驟居耳目心膂之任也哉請自今百官陞
授畧做唐內外均調之法不歷刺史郡守不得任侍
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進士出身不得
徑選科道部屬州郡正官京官外補不得徑陞參政
使參政副使缺惟推訪知府知州知縣久次卓異
則守令知重而善政而務生民蒙福矣

卷十九 吏部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

實用錄

六曹類

吏曹

洪武四年中書上府州縣一千二百三十九凡官五
千四百八十八人七年減北方州縣官三百八十八
年又併省州縣二十九年革大理寺移其案牘於後
湖建文豈吝官爵哉念此元元欲食之者寡也諱觀
大誥最重民間者宿其所推即舉所厭即措故論吏
部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幾也衆人悅之一人
八編類纂 卷二十 吏部
惡之未必邪也正人治官事則私其家當公法則
不私其親邪人反是夫不以愛憎不以非譽而惟取
決於得失民心知人之鑑衡定矣當時厲民之官大
則誅小則屯田工役不知者有錙銖泥沙之議胡不
取醒貪簡要錄觀之也夫才不足宜民而善事上官
烏用才量不足容民而含垢忍辱烏用量守不足保
民而恬退寂寞烏用守赫赫天曹非文塲非禁宇非
市司而使綺語清談浮名厚利者居康功田功之上
故天下之官之品千態萬狀其雌黃亦千態萬狀而
閭巷小民之德怨隔雲泥而不聞安望道德一而風

修同也天官

大明會典內一欵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門題奏本狀奉 聖旨者各具奏目送司禮監交收又送交簿陸續編彙開具本狀俱送監交收又一欵凡各衙門題奏過本狀俱附寫文簿後五日各衙門具發落日期赴科註銷過期稽緩者參奏又一欵凡在外司府衙門每年將完銷過兩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寫送各科收貯以備查考欵此及查見行事例在六科則上下半年仍具奏目繳本在部院則上下半月仍具手本赴科註銷以是知稽查難奏自是 祖宗成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二

憲第歲久因循視為故事耳請以今伊始申明 舊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題奉 明旨或撥奉欵依轉行各該衙門俱先酌量道里遠近事情緩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終註銷除通行章奏不必查考者照常開具手本外其有轉行覆勘提問議處催督查覈等項另造文冊二本各註緊關節並及原立程限一本送科註銷一本送 內閣查考該科照冊內前件逐一附簿候查下月陸續完銷通行註簿每於上下半年繳本類查簿內事件有無違限未銷如有停閣稽遲即開列具題候 旨下各衙門

詰問責令對狀次年春夏季終繳本仍通查上年未完如有規避重情指實奏秋久二季亦照此行又

明年仍復挨查必俟完銷乃已若各該撫按官奉行事理有稽遲延閣者該部舉之各部院註銷文冊有容隱欺蔽者科臣舉之六科繳本具奏有容隱欺蔽者臣等舉之如此月有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實事可責成而參驗綜覈之法嚴即建言立法者亦將慮其終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考成法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三

散先臣楊士奇等謂為萬世之利嘗請殿最於 英廟朝矣今水旱一逢蒼赤坐困當事者不得已而請蠲請賑以了目前則備荒之無素也誠遵 高皇帝糴穀舊典查郡縣鄉倉基址而經營之當富歲時處官銀糴粟以實其中時欵散焉每處務期萬石為率州縣大者倍之需以歲月倉廩陳陳不幸而有旱乾水溢州閭鄉黨可恃無恐責實漢制以六條察守令而侵漁百姓聚斂為奸者居其首孝文帝賞廉潔賤貪汙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或輒行誅順帝時遣使察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

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輒自收舉法至嚴也我 祖宗
朝綜覈吏治於枉法受賂者 憲典最重嗣後稍從
姑息人心怠玩遂至廉隅磨缺名檢墮失陵遲之漸
寔以成風靡靡益甚不可禁制故先臣何塘謂受賂
滿貫以上宜籍沒貲產近日大學士張居正亦請將
贓私嚴行追併其言皆痛切時務之要處賊

聶豹曰臣伏讀景泰三年貢舉事例內一款略云官
員罷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納外官
員指陳實跡薦舉赴京考用臣欲推廣此意凡士夫
家食者不論其職之崇卑官之罷否俱令監司府州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部

縣等官察其居家所為或善或惡皆從實錄密以申
於巡按衙門有司畏勢希寵所申不實按察衙門皆
得查究糾劾巡按衙門復加察識定為考語直以申
於吏部吏部兼舉而總察之其未罷職者則以其居
家之事跡參諸居官之政事善果相符歟則不次超
用可也惡果相符歟則即日罷去可也二者之功
過相準則酌量重輕以為進退可也其已罷職者丘
園之資果能孝友和睦清素恬靜則不可以其前日
之失掩其終身之善起馮唐於已廢以發潛德之光
可也惡者則前日雖以罷黜今日尤當創懲北亦宜

之官爵而誅奸諛於既死又何不可之有哉是不惟
可以遏其挾制官府奸貪狼籍之威而亦可以勵其
老當益壯退思補過之忠者也考舉

左鼎曰歲貢率多年老始得出身每見有文理疵謬
與嘆老嗟卑而觥利者又有候選未逮耄疾跋涉而
殞於京途者誠因其人以酌量之夫固無不可者臣
請於歲貢之士嚴試於提學而甄別之擇其年力未
衰文行俱優者方給文赴京嗣後教有懿範堪任民
牧者當優 國初之制破資格之拘與進士舉人一
體陞擢其年邁有疾或文行不佳者但類為奏本上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部

之 朝廷即許布政司給以官帶遙授職銜則府州
縣之歲貢以時者可變通矣法元
馬文昇曰仰惟我 皇上法古為治凡庶官用人惟
由科目出身進士舉人及歲貢監生得以除授此外
雜流者不得並用前時三年大比各布政司設科取
士鄉試所取舉人不多會試進士亦為有數其歲貢
生員每府一年貢一人州則每三年貢二人縣則每
二年貢一人其歲貢生員入監後不數年即取歷事
通不過六七年吏部就為選用在部聽選舉人監生
無淹滯久積之患所以年未衰老志亦清明一旦任

其與幹名
袖制也而

官。知守法度。罔敢貪污。迨至天順年間。憲臣建議。起
送天下在學年四十以上生員。送監讀書。奈各生員
貧緣作弊。有方三十五六。或方三十者。亦作四十起
送。赴京之數。通有五千之上。既而陝西胡虜犯邊。急
缺戰馬。又許生員納馬入監讀書。其納馬之數。又有
七千餘名。以後四川陝西地方。荒歉軍民。缺食乏糧。
賑濟守臣具奏。又開生員上糧。亦許入監。通前共有
數萬。中間多係幼男。自來不曾在學讀書。既作監生。
須撥歷事。其舉人監生。雖年壯氣豪者。亦與彼一同
挨次取選。始終二十餘年。方得出身。長者老耄。壯者
衰弱。家道貧難。未免負債於人。授官到任。債主相逼。
因此負人財物。豈能展布行事。所以官不得人民多
受害。至今未選。納粟監生。尚有七千餘名。大壞選法。
壅滯人才。率由於此。本部雖有奏。准不許生員納
粟入監事。例一遇兵荒。府藏空虛。未免又要奏開。况
蠲富民之徭役。以重困貧民。所損國體。甚大。不可
不嚴為禁止。華曆

重而後乃漸重制科。至於今極矣。薦舉辭
漢未遠古。既令郡國舉孝廉賢良。茂才明經。而六郡
良家子弟。又各因材力為官。唐宋自進士制科外。間
嘗許大臣辟召。諸人薦舉。然鄉舉里選之意。僅存什
一於千百。缺有間矣。愚因歷稽往牒。三代以前。未嘗
論詞章也。詞章自隋煬帝始。唐末路益浮薄焉。未嘗
鬻爵也。鬻爵自秦政始。漢是錯因。議入粟實邊。孝靈
西邸益浸淫焉。世祿不世。官恐未必賢也。自漢章尚
閭閻。魏文定九品。五代沿襲。唐猶不改。貴游子弟。徒
以門資取。優逸世風。一變士習。愈下。雖韋彪劉毅。陸
贄。楊綰。歐陽修。范仲淹。諸人。不能挽其流弊。天啓
休明運鍾。聖祖起濠梁。清函夏。諸所扈從。皆鷹揚
廟。如雲如雨。然猶側席幽人。翹翹車乘。資望於金
華。青田。鎮江。壺關。信臣。國士。舉鱗附翼。是時諸
賢。有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通經孝廉。
舉人等科。有稅戶者。民入仕例。而薦辟。特選。是
臣分行采訪。或令有司。有司求敦請。應徵。至則處以禮
賢館。宋濂劉基及授守令。正字。翰林。四輔等官。元武
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遣之。六年。浙江參
政。徐本。薦。佳。參。良。奏。對。稱。旨。擢。太子。正。字。十。二。年。徵
寧。國。府。訓。導。陳。迪。為。翰林。編。修。十。三。年。擢。四。輔。官。以
徵。至。諸。儒。王。本。杜。祐。龔。賢。為。春。官。杜。敷。趙。民。望。吳。源

為夏官惟秋冬官未
得人以本等兼之 有不願仕者重書賜還洪武四年
豐劉于至初于嘗以賢良徵因病辭歸及是復召至
便殿欲官之于以老辭特賜還山十五年召看儒館
均等入見並命為文華殿大 諸所授官初多出 親
學士尚等固辭勸賜還鄉里
 擢洪武二十六年始定選法文歸吏曹武歸兵曹文
 有類選有抄選有引選今見行大選急選成化二年
奏准有遠方選○凡庶吉士考選洪武間分置近侍
衙門承樂二年今就文淵閣進學後止送翰林院今
選庶吉士皆賜題于東閣門前考試○給事中御史
舊皆在選後給事中于進士內考選御史以行
人博士進士中書舍人及行取知縣推官吏部會同
都察院考選試職滿日陞除實授今行取科道○洪
武間參人下策俱得授教職考中監生通經儒士亦
得選致令舉人就教謂之乞恩選或貢有就教選
 其授官有試職實授裁替改降裁減諸名不一焉武
 八編類纂 卷二十 吏部
 官有流有世世官九等指揮使同知僉事正副千戶
衛鎮撫實授試百戶所領
 流官五等都督僉事都指揮同知僉 凡襲替審勘從
事各三等正副留守一等
 軍脚色宗枝齋赴 內府比對貼黃然後請 旨益
 嘗合 祖宗制度觀之文武夾雜科薦並行正雜咸
 用宏謨曲算博大精詳遵行日久寢失初意迺始右
 文於武武以文故畸輕重科於薦薦以科故漸廢早
 吏胥不得齒縉紳而彼亦苟且從事無復振拔之思
 矣 太祖之意曷嘗一日不重薦辟哉故始以洪武
 三年開科六年即召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辟選
 之詔有一歲而兩下無間歲而不行十七年春頒科

舉定制三年冬即詔選秀才人林十八年復詔舉茅
大北 廉十九年詔舉經明行修練達老成之士二十二年
 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徵舉 二十六年選秀才入直
 文華殿選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分班入直文華殿侍
講畢近前說民田里稼穡等事問陳古今孝
弟忠信文學材藝 則 聖意所重良可知已先臣崔
 銑有云科目而得人若博之中呼其失人若博之遭
 負益非有參驗之詳觀察之可賴也歲貢嚮以郡邑
 之彥肄業成均僉謂得人故宋禮致尚書多豎立國
貢士傳見 今掄選舊制行罷數易而專累歲月多日
薦辟考
 暮途窮循資選授教職鮮有雋才入成均者矣大學
 八編類纂 卷二十 吏部
 夙號賢關往時忠節如鐵鉉廉貞如師遠二公皆國
子生茲見
 傳 皆用是興何者繇於選也自景泰中始有納粟
 納馬等例於是素封之家携阿堵而雁行課業做書
 曳白請代且中書清銜也半為此輩龐雜太常典樂
 鴻臚司朝儀也盡為此輩營充西園成市莫此為甚
 若者不汰源未可清也古者辟掾吏故與士大夫無
 甚異 國初以身家無過善書者勾充其藩憲府衛
 州縣所署置猶有辟舉遺意迺其崇者不過七品多
 用為掾幕監當筦庫之職非保舉不得為州郡宣德
 正統間徐晞况鍾雖登八座領方面然晞奴顏鬪振

矯肯叙遷論者唾之。今則又有不然者。自始為吏先責其輪納提控而下。至于吏典止以所納之貲第其出身之等。故表馬之子與市賒之人。蠅營羶慕。巧者輒弄其刀筆。鼠改成案。若者不創源。未可清也。如金吾羽林等衛。天子親軍也。富者交勳戚中貴人。而招搖作好。貧者辱弱。濫獲九邊將領。省直官旗。所稱略開方召。召方叔義死鼓綬者。曾幾何人。若者不一振刷之。長此安窮也。今夫五尺童子。驕語柱下漆園。桑門琳室。謬解含珠。禪偈滿紙。津津自謂上乘。父兄師長恬不知怪。輒命奇穎。薦紳先生。鳴道率人。亦藉此

八編類纂

卷二十

十

為金鉞巧度。彼尤此效。轉相成風。愚竊謂禁於臨場。考校而不禁於平居。肄習非禁也。何者其肄習者。其先資者也。禁於書生小童。而不禁於學士大夫。非禁也。何者學士大夫人之望也。請自今修復社學。教民小學。孝經。大誥。律令。重師。儒必得人。如曹端。魏驥者。躬行訓誨。曹端為山西霍州學正。教人務躬行實。踐魏驥為松山訓導。汲汲造就。就人才。不棄見。其郡守縣令。民之師帥。自專設督學。俱宜德時人。其郡守縣令。民之師帥。自專設督學。有司遂委而不治。故邇來守令鮮興教化。督學閱歲。一至事煩。日少無裕。施教士習。益荒。宜令敷教責之。有司考覈付之憲臣。其督學使者。必若孫鼎之貞孝。

陳選之清方。每歲縣令察舉民間子弟。通經書性。惇行謹者。縣上之。守守上之。學憲輕滑者。雖才不錄。生員按季月考。亦茂選德行。而後及其文。一如三等簿。規行非上等。不得應貢舉。成化中。勅提學各分督所屬官簿。錄諸生德業。為三等。德行優文學。善治事。長者為上等。有德行而經義治事稍劣者。次之。即經義優治事長而德行稍缺者。列下等。歲課。考又嚴論士大夫。雖解官歸母。得好仙佛鼓其說。以惑人。古昔盛時。列國爭辟士。士以此自重。輒近世士。醜其行。自銜自媒。客難賓。戲解嘲。固嘗慨之。唐藩鎮猶得辟士。故昌黎送見辟者序。嘉士大夫相與以有成也。今上以空文求士。士以空文

八編類纂

卷二十

十一

見投牒自試。則士輕。棘院禁嚴。則士輕。士而欲士風之振。在位之彬彬多賢也。胡可得哉。梁斗輝謹識。取議太祖典則。宜民至詳。備已其命。郡守丞及州守。曰。昔君之育民也。體天地之造化。欲萬物得其所成。享故列土以官之。使有德者永世祿。及子孫。於戲。當時之君。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得聖人稱。謂德相稱也。然當時之臣。自列上之後。人不人。賢不賢。非所有而有。歛取無厭。十年而削土者有之。三十年而泯號者有之。二十年而覆命者有之。十五年而祿盡者有之。秦併

六國罷列土為郡縣。歷代因之。其司牧之官。無永守之條。故有銓選連年。又未得人。非君不得人。由人有天君民也。所以君知報而君天下。臣知報而名賢天下。民知報而樂於天下。君知報。報天命也。所報者在法治。民君不知報。非君天下。臣知報。報君命而又特報民也。臣所以特報民者。何謂祿出於民。若為臣而不知報君。則非臣。不知廩祿出焉。而報民。則非為民。上于天下。不知報君。未審何功。而官不知報民。亦未審何勞。而食祿。若功勞俱無。卻乃官祿其身。古今未之有也。今命爾當立身務政。必欲知報。以格 皇天之昭鑒。往署毋怠。夫知報格天。為建官之本旨。獨非當官之定向乎。外任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十三

諭吏部言 朝廷懸爵祿待士。唯賢是川。何拘資格。資格特為常流設耳。自今庶官有才能者。不次用。嘗因吏部奏主事員多。欲以王性吏部主事改戶部。上曰。初入仕者。政非素習。必久而後通。今未滿考。而遽遷。使所遷非所得。事何繇治。職何繇稱。其令六部勿輕調。當其時。如谷祿與權僉事也。得補修撰。趙瑁知府也。召為左諭德。葛鈞之學士也。由訓導。陳敬之吏侍。王佐之侍講也。由知縣起。才宜外補。即編修翰學。

以潘參御史潘參馬亮為監察御史。張鳳為廣法。西參政。大學士。董論為河南參政。法當內遷。即都事知府。可以戶禮侍郎。都事徐銜為戶部侍郎。馮堅典吏也。一朝而僉都不為驟貴。事稱官之。周用新化丞也。既晉而復還。特順民情。并以前進文承樂。以及熙宣率由斯道。久任之。臣史不絕書。弘正兩後。閣矣。嘉靖中。御史楊順請復舊制。閣學士徐階曰。政以時異。事以勢殊。茲欲盡復九年之舊。恐未易行也。第令非有資望者。毋輒議遷。非有大不得已者。毋輒議調。則通變道得。而久任意存。今之馭吏。大略因之。益亦因時。行法之意。然治寢不如 國初。何也。則似久而實未嘗久。遷而實未嘗超也。今 國家為民擇官。乃官為身擇便。一遇州縣。不數月。期轉調去耳。且 先朝有增俸加秩。軍民保留事例。如孫宜知華昌。趙豫知松江。李信尹遵化。俱秩滿當去。以吏民乞留。故令復職。賜賚有加。河間同知廖謨。台州通判周旭鑑。皆以保留陞知府。歷城縣丞熊觀。安平丞耿福祿。皆以保留陞知縣。邇年以來。軍民請 闕保留者。幾人。增秩超陞者。幾人。前是孫丕揚薦一守臣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十三

補少卿稱空谷足音焉近西平丞王藻署遂平有聲
百姓願保為縣正駁之者慮尾大不掉竊聞民為邦
本奈何目為尾乎昔學士陳以勤嘗議郡縣既慢貪
殘數月覺露即繩以峻法其官箴不失未有卓越可
見者三年定去留其潔已愛民善政在人耳目者及
大計撫按疏聞部核不謬請褒如例論以久任大率
以六朞為期其在藩臬職司鈐轄觀察一方或總理
於內或分理於外體統綱維所係甚切陞遷太驟亦
不免草率為弊滋多昔胡世寧疏議府尹左布政使
稱職者宜留久任選陞六部侍郎不必更陞巡撫以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部 古
致遷徙不常不得盡心民事布按二司宜照弘治以
前例僉事徑陞副使副使徑陞按察使按察使徑陞
左布政使叅議徑陞叅政叅政徑陞右布政使不必
逐級挨陞南北遠調以致往來不一虛曠歲月官缺
事耗至分巡僉事初制九年改道後因屢改官不省
事人不畏官刑弊法而誰何今宜於考滿日方許改
道仍覈其治狀為殿最其兵備提學推才力相應者
先陞僉事後加副使勿移地方今久任專制責其成
功年深勞著者提學陞少卿祭酒兵備陞各邊巡撫
其餘照常遷轉才力不稱者就行調降毋姑息如是

則藩臬皆稱其職而屏翰固紀綱振矣其在巡撫宜
德意布詔條蒞官固圉職司最重必歷年久建鈴未
幾謬膺拜書無論送往事居百姓苦之縱抱忠節負
才猷設施安可竟乎何孟春疏云巡撫受任往往不
久人方與地宜而地莫能留地方德其人而人莫與
處功垂成而來者交藉事未集而謀者已要其又不
然者屬府未及按部下情未及體悉六條未及舉刺
庶務未及興革席未煖而座已非故欲行久任於外
又宜從巡撫始若乃邊疆之臣倘屈指瓜期郵傳官
舍虜情未諗其虛實地方誰關其利害盛時選曰惟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部 古
無久任是以無固志惟無固志是以無實功故各邊
有司亦以三年兩考比內地加等優遷有出奇料敵
者以軍功陞用若才可當大任即畀以兵備巡撫仍
筭事如舊督撫歷邊九年忠猷顯著即入補冢宰登
端揆示優酬則邊才可用邊効可臻若乃河堤之使
所宜久任則吏部尚書楊巍曾建議矣曰管河部署
計月候代河道憲臣兩載薦更在省者或到任未久
即求齋捧齋捧方還又遂陞遷要害緩急未能身履
安能遠計至如漕運都院雖職專總漕而河道諸臣
分轄撫按統馭非一事權瓜分即欲殫心畢力肩濁

河之利害罔繇也。夫河工非眇小也。以暫任之。河臣荷千百年之長計。籌未當而身已去。身纔去而事復敗矣。管周忱宋禮。皆經營數十年。功施到今。則久任責成。又安可在。守令諸臣後也。高皇帝資世通訓十七事曰。嘗聞歷代之臣多始而無終者。何曰非仁人者不終。仁謂仁愛於人。謂為人臣當盡忠。非知三報一祀者不終。三報謂報君報親報父母。一祀謂祀神鬼。非忠者不終。忠謂忠於君。謂君若親。非孝者不終。孝謂孝於親。謂親若君。非孝者不終。代報謂代人報怨。非孝者不終。詐而自高者不終。詐謂詐取其所存者。自謂自高。太祖

八編類纂 卷二十 史書 六

曰任人之道。大小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拱榭為梁棟。委小於大。是以鍾庾盛斗筭。服斯言也。則今所謂久任者。又當隨材器使。宜簡宜繁。宜邊宜腹。然後得以展布所長。無苦其所不足。而任益可久矣。陳建云。久任與超遷相為流通補助。愚謂精超擢均資。叙知人善任。又久任超遷之一補助也。謹以先朝所已試者。序次如左。宋訥以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除國子助教。十五年陞翰林學士。俄拜文淵閣學士。十六年遷祭酒。二十三年卒於官。訥受薦未幾。榮膺顯秩。十年。睿宗高皇遇之。可謂善始善終矣。

陳迪以洪武八年被薦為訓導。十二年擢翰林編修。陞侍講。二十四年出為山東左叅政。二十八年陞雲南布政使。三十一年陞禮部尚書。建文四年死。難族誅。實在翰林十二年。禮部五年。憲義初名瑤。巴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太祖書義字。賜易名命滿。九載且用之。建文帝即位。超擢吏部右侍郎。永樂二年兼詹事。七年駕巡北京。佐皇太子監國。九年與夏原吉同考滿。賜宴獎諭。獻陵即位。進少保兼尚書。賜繩愆糾謬圖書。宣德四年。又賜忠厚寬弘銀章。八年加二品。九年賜宴禮部。裕

八編類纂 卷二十 史書 七

陵即位。日因齋宿。得病。越五日卒。謚忠定。義受知於太祖。簡拔於建文。渥矣。繼事長陵。歷仁宣前後。秉銓三十餘年。又何久也。然貴能謙。富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自承樂改元之歲。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吏尚書四人。義及郭璉。王直。王翱。而何文淵。協贊不與焉。夏原吉。湘陰人。鄉薦。遊太學。洪武三十一年任戶部右侍郎。建文元年。克福建。採訪使。四年轉左。永樂元年任戶部尚書。專理蘇松及兩浙農事。三年召掌部事。十八年改北。二十二年復任北。宣德五年卒。謚忠靖。原

吉歷事 五朝前後中外戶書二十七年其功業最
可表見者如濬嘉定劉家港常熟白茆港而吳淞水
患息議除鬻割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而 祖宗
德澤培薦陳瑄總漕薦周忱巡撫又若庶幾以人事
君者是時蹇夏齊名蹇簡重善謀夏弘裕善斷靖難
後外兼臺省內參館閣吁俞可否期於有濟三十年
間民安吏治稱能臣焉郭璉新安人初名進太學生
永樂中爲戶部郎官宣德初爲行在吏部左侍郎
上爲改名璉四年代蹇義爲行在吏部尚書正統七
年請老先是宣惠初內閣言用人之柄不宜專在吏

八編類纂

卷二十

六

部令三品以上京官薦用御史知縣人多嗜進覓薦至
令五品以上京官薦用御史知縣人多嗜進覓薦至
行金錢請乞言官論奏僅罷五品薦舉璉秉銓十四
年廉潔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聲譽之士雖爲內閣
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王直字行儉太和人永
樂二年進士爲庶吉士翰林召入內閣書機密文字
尋授修撰正統八年累官吏部尚書代郭璉 景帝
初進少傅屢乞遣使奉迎 上皇不允景泰三年加
少師兼太子太師何文淵以右侍郎加太子太傅爲
尚書佐直未幾文淵去王翱代中書舍人何觀御史

練綱前後章劾直累請老不許 裕陵復位遂致仕
直在翰林三十餘年秉銓衡又十餘年恭勤廉慎時
方面官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直留意人才于請斷
絕奔競稍息居第湫隘曾不屑意臨川聶大年嘗詣
直直不爲憾大年卒泣銘其墓恨未能薦大年也後
卒贈太保謚文端王翱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
進士宣德中累官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
幾巡浙江拊善摧奸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
翱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
非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翱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

八編類纂

卷二十

九

御史留撫遼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
十四年轉左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
景泰三年召還臺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滿
住上番書乞留翱遼東不許翱在遼實十一年後又
總督兩廣平蠻尋召還臺陞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
佐王直天順初直致仕翱專任嚴考察公銓詎抑奔
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在吏部又十餘年成
化三年致仕後卒贈太保謚忠肅周忱字恂如吉水
人永樂二年進士預進學文淵閣十年授刑部主事
陞員外二十二年爲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以廷臣

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至則召父老與
 革病考滿九年轉左正統六年兼巡撫嘉湖十四年
 八月陞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引年不
 允明年請老召還京致仕又明年卒謚文襄忱江南
 巡撫二十二年宇量恢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
 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皆開心訪納性尤機警
 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筭嘗為冊曆記日
 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欺
 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為弛張調劑變通民無
 逋食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方忱之始至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三

也民亦有周白地之謠至末年始有米鋪地之謠江
 南愛戴若父母及沒尸而祝之至今猶思周尚書也
 宋禮洪武中歲貢入太學永樂三年任工尚書四年
 出四川採木七年事竣還京九年出濬會通河十三
 年再命督木四川兼巡撫十四年勅取回京二十年
 卒任司空內外共十八年工營繕成河渠黃福洪武
 中鄉貢主簿清源有惠政遷金吾衛知事三十一年
 以論大計稱旨超陞工部右侍郎建文四年轉左及
 任工尚書永樂三年改北京刑部尚書四年督安南
 軍餉五年掌安南布按二司事二十二年由工書鎮

交趾召還工部命掌詹事府事宜德二年仍掌交趾
 二司事三年又回部四年經略漕運七年改南戶尚
 書參贊軍務掌南京兵部事正統五年卒謚忠宣實
 任工侍五年工書兩京共三十七年前後在交趾十
 九年威德宣華夏而功績在兵漕斯亦偉丈夫哉于
 謙字廷益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五年由江西巡按
 超陞兵部右侍郎巡撫山西河南遍歷梁晉問民疾
 苦百弊前剔馬政河防民租軍賦一經擘畫遂成規
 式正統元年上便宜十事九載轉左侍郎十一年薦
 叅政孫原貞至來自代降大理左少卿兩省萬人赴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三

闕乞留得復巡撫凡歷十八年每議事入京不持一
 物兩省人皆尸祝之十二年復右侍郎還部十四年
 駕北狩以皇太后旨陞兵尚書調兵禦虜為城守
 計 祿復位為石亨等誣迎立外藩籍其家謙死
 上始悔成化二年遣官致祭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
 實憐其忠弘治中特贈太傅謚肅愍建旌功祠令有
 司春秋致祭吳百鵬任南贛巡撫督兵捕寇吏部以
 其久在兵間稍遷大理寺卿未代隆慶元年都給事
 中歐陽一敬等言巢賊屢撫屢叛頃高砂下歷出連
 岑岡為患巨測不宜輒易撫臣宜留百鵬屬以勦賊

為便吏部請從其議陞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仍提督軍務巡撫南贛劉璉任山東右參
政奉勅生宣府贊理軍務總督糧餉先是九載秩滿
陞從二品俸至正統九年又歷九載 上念其勞陞
戶部右侍郎令任事食俸如故傳敕讓任河南按察
司僉事公直勤慎才守兼優開封城東河水為患躬
率民築堤捍禦田得耕種民免流移又開歸德府鳳
池口以洩河流民受其利宣德三年以九載秩滿考
最河南民二百餘人具奏乞留 上諭行任吏部曰
僉事能興利除患民愛之當從所欲其陞敕讓祿四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部

品令復任范常知太平府留心農事募民樹藝時亂
後乏種官廩有穀數千石常請于 朝悉發出貸至
秋大稔私庾既實公廩亦充乃興學校延師儒民甚
德之洪武元年召入為侍儀訪以時政及古今事宜
常直對無隱遂擢為翰林直學士尋兼太常卿時肇
興禮樂講究設施常多預議後復為起居注以疾致
仕御製詩以賜之終于家陳本深知吉安府為政平
易庭無滯訟民深德之正統六年九載任滿當請京
所屬九縣耆老數千人保留巡按御史以聞命復任
陞正三品俸扈進知鳳翔府正統十年九載任滿考

最當選百姓乞留巡按御史以聞令復任孫遇知徽
州府勤慎有惠政兩以親喪去屬民保留天順元年
秩滿民復保留之右僉都御史李秉以聞命復任陞
正三品俸王儉知河間府天順中與濟伯楊善保其
才守兩賢乞量陞京職 上以河間歲饑仍令賑濟
俟有成效擢用久之刑部右侍郎周瑄以儉賑荒事
竣移吏部奏請旌擢得召至京陞為左僉都御史黃
嵩知平樂府天順六年秩滿當代其屬縣民赴巡撫
本僉都御史葉盛訴言嵩有惠政乞為奏留盛會藩
臬覈實以聞令 仍舊任黃瑜知肇慶府成化五年考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部

滿賜勅勉諭之俾復任先是巡撫都御史韓雍薦瑜
才識老成詔加從三品俸至是歷任九載撫按三司
連章奏其公勤乞陞方面仍理府事吏部請賜勅諭
勉再任三年然後擢川從之劉斐知處州府處有礦
礦夫多悍禁難治先年添設兵備以制之斐蒞任撫
馭有方及江西盜起調征有功正德九年巡撫都御
史陶琰言此輩先經從役有不遜語賴斐威信素布
僅得為用誠恐克捷而還恃此益驕請陞斐秩仍在
本地地方撫治下吏部議陞為江西布政司右叅政仍
治府事姜濤任河間府同知 公平撫綏有方吏

民信服宣德七年以九載滿赴京府屬七縣民詣闕
 奏乞留 上曰畿內之官得民心如此可嘉命陞本
 府知府黃忠任真定府同知廉謹有為正統三年以
 九載秩滿請京屬縣官民耆老數千人奏乞復任下
 巡按御史覈實行在吏部言忠考最當遷命陞本府
 知府楊彥禎任嚴州府同知正統三年秩滿九載部
 民保其公勤廉慎撫字有方乞留巡按等官覈實以
 聞令復任陞從四品俸王庸任南昌府同知正統三
 年以九載考滿部民數百保庸愷悌公廉乞留復任
 巡撫奏聞事下行在吏部覆奏陞正四品令復任陳

八編類纂 卷二十 史部

璉東莞人舉于鄉永樂中知滁州以寬厚為治均徭
 役鋤強暴民用太和 文皇巡幸北京所過先遣廷
 臣察吏治謂民隱治有異效者加陞擢眾言滁績最
 滁人恐失之詣闕乞留遂陞揚州知府仍掌滁事賜
 綺一襲鈔五百貫給驛道還在滁十年嘗再同考會
 試進巡狩頌平胡頌驍吹鼓歌擢四川按察使治績
 已著二十二年召還陞南通政使宣德元年吏部言
 璉素有文學仍以通政掌南國子監事正統元年任
 南京禮部左侍郎五年致仕滁民思之祠于醉翁亭
 與歐陽修王禹偁三賢祠云董貫任應天府判專理

馬政景泰六年以九載考最當陞屬民言其勤慎寬
 厚撫字有方人不煩擾馬用蕃息乞復任巡撫尚書
 李敏等以聞吏部請如所保令復任陞從五品俸湯
 盤任建寧府推官樂和任成都府推官皆有惠政及
 民宣德二年俱九載考績當遷其民奏乞留之命陞
 六品職仍在本府視事全鑄知大城縣公正清廉恤
 民疾苦民愛之宣德元年以九載滿赴吏部民伏闕
 乞復任 上謂行在吏部曰牧民有善政者古有增
 秩其令鑄復任陞從六品俸李廣知歸善縣練達政
 務人民信服宣德二年以九載考最當陞縣民詣闕

八編類纂 卷二十 史部

乞留令復任陞正六品祿劉道成知黃巖縣為政公
 勤善於撫字宣德三年秩滿九載例應陞用縣民奏
 乞復任吏部為之言 上曰既得民心宜從所奏令
 復職而增其祿曹銘知香河縣正統元年秩滿九載
 當遷縣民詣闕奏言銘公勤廉恕撫字有方保留復
 任命陞本府通判仍理縣事高文知深澤縣正統三
 年秩滿九載當遷屬民數百詣府告留掌府事參政
 周監以聞 上命巡按御史廉之果有治績命陞六
 品俸仍治縣事馬玉知隆德縣善政及民正統四年
 秩滿九載當遷民不忍釋請布政司保其公勤才幹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8 卷 史部

乞留復任右參政年當以聞事下行在吏部覆奏命
陞從六品俸仍知縣事劉晟知沂陽縣正統四年秩
滿九載行在吏部考其秩滿當遷以耆老保留令復
任劉岳知寧鄉縣正統五年秩滿九載考最當遷縣
民保其蒞事公平乞留復任行在吏部覆奏命陞六
品俸仍理縣事馮泰知大邑縣正統八年九載任滿
吏部考最當遷縣民保其蒞事公平乞留命陞六品
俸任如故黃子嘉知東鹿縣善政及民景泰五年秩
滿九載民不忍其去相率詣闕保其廉能得親民之
體乞留之命復任陞從六品俸蕭真知長垣縣廉貞
有為先是河決民多溺死翼躬視撫綏一邑免於凍
餒聽政之暇輒訓課諸生講明經傳多所造就士民
懷之景泰五年巡撫少卿陳詢寺丞李奎等交章薦
其才超陞順德府知府翟觀知瀧水縣縣與狂獍鄰
最難難治觀善於撫字民狝感畏尋以丁憂歸前巡
撫都御史劉大夏訪其服將闕也奏加俸二級還舊
任正德元年以疾求退巡撫潘蕃言觀每親抵賊巢
推誠撫諭冀其悔悟有強梗不服者又能用計督兵
相機擒斬幹辦公事必盡其心在縣令中勤能最著
宜陞職以旌之吏部請如蕃奏陞肇慶府知府仍知

八編類纂 卷二十 吏部 五

事張廉任蒲州判守法愛民州人愛之正統八年
通知州缺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為民保廉宜陞用
吏部言躡等難允 上曰能得民心即良有司正當
旌擢何躡等之有 其從之黃致任寶應縣丞佐理勤
慎正統六年以九載考滿當遷耆民乞留之行在吏
部移文覈實以聞令復任陞七品俸衛景嚴任真定
府知事正統九年考滿屬民赴巡按御史言其贊郡
勤慎澤及于民乞為奏留具以聞令復任陞正六品
俸張繹任宜川縣王簿居官勤慎量民貧富均其徭
役歲徵稅糧二萬八千餘石不勞而集捃撫流移令
各安業訟簡弊革上下信之景泰三年縣 缺員民
懇乞陞秩御史甘澤具以聞命陞繹為宜川知縣黃
金蘭任貴池縣典史寬厚愛民洪熙元年考績至京
邑民父老詣闕請復其任 上曰能致民數千里乞
留是不負 朝廷任使矣超推本縣知縣論曰金鑄
於治泥成於弊信哉是言當 皇祖時勸吏治者數
矣以故一時人盡灑濯世傳奕葉猶襲餘蔭秩久者
褒榮勞著者顯擢何隆隆也豈非漸摩使然哉余紀
其人次其事無慮數十家雖懼掛漏亦足以發明吏
治一大都矣然傳安兩使絕域留滯二十一年白首

八編類纂 卷二十 吏部 五

生還可謂蘇卿流亞乃止給勅賜老則曷以故

安兵事中以洪武二十八年陝西或留滯者十二年永樂

五年始歸十四年封別失別里約里失罕為王見馬

比虜留滯復九年宣德元年始歸前多陳敬宗十八

為給事中三十二年留滯年司成南雍實以不屈闔

不遷轉風節薄乎霄漢

教化肅於瞽宗敬宗九歲考滿至京後其名欲

以禮節求書程子四歲走筆通其意敬宗不往

不往故官太學在十八年迺胡濙三十二年宗伯在浙湖南最久又何為者

傳建文帝在滇南命吳中二十年司空行多貪不齒於

其室中妻嘗曰吳中一生何足數哉何足數哉噫非

忠廉宣惠以孰能當此任者虐萬曆癸卯季夏念三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曹

臣梁斗輝謹述于聚教新舍

臣官議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一

經濟編

六曹類

吏曹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

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

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

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已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

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子貢問於孔子

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

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

產乎子曰賜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

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

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

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揖者毋取佞者毋取口銳

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揖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

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為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

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怒愿順然

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

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

知帝子在
失然後知
已不夫矣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曹

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于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奸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于民者，則不可使任大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過于君子其為怨淺，失于小人其為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于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勤，有臨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或，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進，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于上，而治壅于下。正道捐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于國，道滂無行，禽疏遠無敵，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刑不台衆，審戚欲于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于是為滿旅。

賃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寧戚解牛于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寧戚見說，桓公以舍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

八編類纂 卷二一

以為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景公問于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後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為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寧戚侍軍吏，戢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筮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于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

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大夫游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為地戰者不能成王為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仕進之也何足以補君政篇

聞古之善用入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人寡而立功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黑白分矣治國之臣効功于國以履位見能于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于心莫負兼官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史部

四

之責于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強弱不敵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韓非用人篇

秦與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

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

日扶傷輿歿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歿者量于澤矣

而國之存亡主之歿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期賢篇

矣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家足以重人家入

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為確礪行

足以為輔助仁足以訪議明于進賢敢于退不肖內

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交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

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

難則進而歿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

也修身正行不恚于鄉曲道語談說不恚于朝廷智

能不困于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謹執戟居

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歿持之者左右也不貪于

財不淫于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

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歿持之憔悴有憂色

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備使唯諛之行唯言之聽

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為國者帝與友

為國者王與大臣為國者伯與左右為國者疆與侍

御為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為國者亡可立待也取

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

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閒非房從薰服之樂則廝役從清晨聽治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閒非房從薰服之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賈誼官人論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部

六

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勢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廢收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茂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內望此有以闕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為陛下惜此舉措敗材傷錦所宜至慮唯聞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李淑工史始書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于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于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問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膏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加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部

七

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譽正有補益于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韋彪上章帝疏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上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木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敦厚之屬榮路既廣歛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浸

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筭實者挺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及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配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任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又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部

八

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嵩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師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宜其智力帷幄容其謦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有不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以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袞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

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墜在朝以正議舉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在車雖折而來軫方道所以傾而未顛矣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嗚呼後漢書左雄周黃傳論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為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于鄉黨豈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類取于中正雖不處其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部

九

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眾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方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臣宰失位眾人驚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懸遠眾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問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難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歸

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
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
頗中正則惟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
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
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
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
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
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
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
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部

十

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始自秦世不師聖道
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
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
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
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
制今之長史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部
所藩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
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清農業以
行煩費及候時事議崔琰毛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
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振

自份於官
左無致乎
考六

操假人品
故亦以假
應之向未
流到源頭
處

過人情更
有大弊俱
激詭之行
非可久可
編耳

敦實斥華僞進冲遜抑阿黨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
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
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於
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
吾復何爲哉丞相掾和洽言於曹操曰天下之人材
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
以此格物所失或多或少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
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
今士大夫故汗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
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部

十一

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
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
操善之
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
以問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
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
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聖之令典也自茲以降
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衰亂之機流移
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特選用之本耳其
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是爲勸勵循

有鄉論餘風中開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為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貞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為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上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為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郡隣伍皆為邑里郡縣之宰即以居長蓋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入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已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

之公心

之明闇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

晉書武帝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王亮等上疏

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誣誣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主聽用惑奸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

賢不伐相下無饜王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眾正益至若得其邪則眾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失世者本音不為眾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為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為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官者無關梁邪門啟矣朝廷不責賢則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

梁使之相保也

都說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夾於心情偽出於已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許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為聖朝耻之夫名狀以當木為清品草以得實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在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羸有未

小遠有早晚前修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
有負直之稱度遠關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
得清實之舉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
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
而收功於帝王屈原子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
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
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
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
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
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違守道者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史部 高

固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豈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
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
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
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於
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
不修自可更選令重其任而輕其所立品格還防
才做做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
於所不服夾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
兆以非立都之本肯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旣善刁

立於始

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
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疑
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鬪鷄之變難
與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
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
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
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削一國使無上
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
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絕姦之防使得上欺
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史部 高

器使在凡品之下負載不肖越在虜人之首損政之
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
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
自王公以至於庶人無不加以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
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
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
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
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請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
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于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
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

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况蓋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去

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為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効功分之所由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

九品所錄亦不違行

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繫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况今九品所錄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虛譽則品不料能自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虞褒貶之意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勸眾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去

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橫雖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猶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讐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三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為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讒薄之累敗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魏中自非魏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

行大致怨嗟更以崔亮為吏部尚書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沈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辯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身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又薛琨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之否義均行馬次若貫魚執簿呼八編類纂卷二十一 吏部 六

亦之矣豈可以世無周召遂廢宰相邪但當效其才長鑄重者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韓顯宗上書陳事唐劉少長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好麗勝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定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重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餘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眾告之然後類以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言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人有格限米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縣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上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有劉曉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書判借人者眾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墮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亦化人取士以德行為先文為末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忍非其節
可

桓彥範袁恕已共薦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
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
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
擢為右臺侍御史崔融更部兵
邪選人議

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
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於天朝此則
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夫競趨者
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趣今之務進不避僥倖者
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
邪賊污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吏曹

發進者大
武必以金
法敗

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員闕不供遂至員外
置官數倍正關曹署典吏困於祇承府庫倉儲竭於
資俸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
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
跡銷聲常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
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
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若乃不安國將
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薛平論職

陛下降不訾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
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官職益輕恩賞成貴負利

之輩冒進而不知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欲分丘壠
則才者莫用庸者不才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
職者非且抑強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擇賢才伏願
陛下遠稽舊典近遵先聖特降御勅令宰相以下及

諸司長官子弟並改授外官蕭至忠諫賣官鬻爵
宰相子弟居要職疏
自亡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材猶徵百行是以
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魏
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祗重門資有梁薦士雅
愛屬辭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為重不
以修身為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帝納李諤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吏曹

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辭其年泗州刺史司馬
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
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王之徒復相
放傲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今之
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
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纒出試
遣搜駁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唯
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
皆稱貢舉今訪鄉閭之談唯祗歸於里正縱使名虧
禮則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勳而竊級假其

禮則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勳而竊級假其

不義之路則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茅
容望重裴逸人之賞拔夏少名高語其優劣也祇如
才應經邦之流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祇驗警厥
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即告歸以此
收人恐爭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授辭於
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
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
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
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撝周勃雖雄
乏陳平之計畧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無指縱之機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史略

三

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關將長於摧鋒
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淵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
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追慙於酈生
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馬良
相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妄飾辭鋒曹植題
章虛飛麗藻使量其可否也謹按諸葛亮臨戎不親
戎服頓蜀兵於渭南一王持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
之用也謹按楊德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
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
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案漢法所舉士之主終身

保任楊雄之坐田議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開於
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
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撝謙之士
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令其試守以觀
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卅之官得人加
翟璜之賞

薛登請選舉
擇賢才疏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史略

三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二

經濟編

六曹類

吏曹

任信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日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哉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虜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二 吏曹

一

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何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使人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

此言可

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肯死君而事其讐倍死君而事其讐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二 吏曹

二

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雖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惜豎刁易牙垂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韓非難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

論亦正

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既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四

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句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鄼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

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洩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洩者。譬如庖豹食人而不知設陷阱。設陷阱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晉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四

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符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於上。而使宰相渺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遠。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

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汎汎於下。而天子惴惴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疎。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二 史部 五

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

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文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

所欲川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讐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為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願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為。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二 史部 六

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嘩。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為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王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待堅斬樊。世

賢求

逐仇騰黜席竇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為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蘇試任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為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材識之。

八編類纂

卷三二

七

人外恭謹而內無惡其於眾也。蘇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疎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剛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止。人有眎其儀賢也。旺其聲賢也。徵神課識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懲出則奠默。職司勤穉。居室儉聞其未見用也。藏身於眾。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身。貞而不怨。智者不疑。事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踈。言遜而理不可拔。凡謂賢人不自稱。賢效在官。功在事事。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才。小人輸其力。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

此語與吾能尊顯之

者。庠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眾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眾。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孟嘗君問于白圭曰。魏文侯名過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下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衆。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顯。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八編類纂

卷三二

八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蹏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武帝下州郡求賢詔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守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叅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閭郡。而不薦一人。是

此又取積行之君子也。積行君子則郡國也。化之效也。

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皆算十以上迺得官廉士算不必衆布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賤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古之求賢者數路以取之。寵以好爵厚其禮命唯恐其去也。而猶有三聘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垣而避之者。臣諫於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於郊也。君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杖錫之。猶有不稅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為人灌園者。今日仕進之門。國家直患不能塞之。爾科防日增。格令日繁。來者日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以竊官。彌匪苦理之哀。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布蚤。

仕老者歷年以幸。晚祿譬之隄防之壞。塞其一穴一穴又決。蕩然莫之能止也。今限年致仕。著於令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令於門闕以示百僚。而猶不知止者。

甚可痛也。陛下盍稍補其弊。隆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庶幾風教之美。少近於古。宋守文之傳止

楚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

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其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圍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器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賢

曰季使過蕪見蕪缺楫其妻饁之敬以待如賓與之
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
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
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衆也與禹
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
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
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
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
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蕪
亦未有軍行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二

上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譽也將立之而卒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
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
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譽不為諂也
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
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大唯善故能舉其類詩
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晉叔向適鄭
驪戾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

為才所

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也下執其手以
上曰晉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
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
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
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
女有力於王室者其譽也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
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
於晉國也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二

上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
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
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
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毋
枯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至宰黍梁父之陰
則鄰車而載耳夫物各有歸今賢者之疇也王求
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將復見之豈
特七士也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
勒約鑣筆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爲人

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賭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為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于此時以閒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繼之厚也翟黃對曰晉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忠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愛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復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三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遺渴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

各率其意
不立條教
法所以
近戶

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
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
道民焉文並置三老孝
柳州常員詔
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忠之時也直
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旬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
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其糟
糠穰歲餘梁肉何則存亡之勢異也魯陳平雖賢須
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
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
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張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二

五

為膠東相
與朱邑書
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
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
太后故退百祭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
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
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
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
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
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何武言
傳喜書
吳良初為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

上壽詔稱太守功惠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
人欺詔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歛容而止燕罷轉良
為功曹耻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
蒼聞而辟之署為西曹蒼甚相敬愛上疏薦良臣聞
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焉士竊見臣府
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
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
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受責深大私慕公
叔同升之義思於臧文竊位之罪敢乘愚瞽犯冒嚴
禁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二

十六

合浦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
販買雜糧食先時守宰並多貪穢詭人采求不知紀
極珠遂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
者死飢於道會稽上虞孟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利
病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
為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
得進乃載鄉民舂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隣縣
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
喬上書薦孟嘗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
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私

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飢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益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墾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弃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未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士以稀見為貴紫木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王者卑士宜拔眾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走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薦賢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二

七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啟聖纂承基緒遭遇尼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平原處士彌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觀典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始無以過也鷲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全消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

單于終軍欲以長纆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合飛兔騷髮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臣繇言臣自遭遇先帝忝列腹心爰自建安之初王師破賊關東時年荒穀貴郡縣殘毀三軍饑饉朝不及夕先帝神略奇計委任得人深山窮谷民獻米豆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二

六

道路不絕遂使疆敵喪膽我眾作氣旬月之間廓清蟻聚當時實用故山陽太守關內侯季直之策寇期成事不差毫髮先帝賞以封爵授以劇郡今直罷任旅食許下素為廉吏衣食不克臣愚欲望聖德錄其舊勲矜其老困復界一州俾圖報效直力氣尚壯必能夙夜保養人民臣受國家異恩不敢雷同見事不

言 總錄 季直表

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其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

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趨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恐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微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名竹帛故會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而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愚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二

元

情區區貪陳所見

蜀秦宏奏

晉孝武帝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郝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遠舉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眾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展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慕驍勇之士得劉牢之等數人以事之為參軍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時滌北府兵敵人畏之

臣聞求賢警勞垂拱承運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纒信克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

空谷振鷺在庭猶思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德與阜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微倖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適人曠物疎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荷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二

元

哉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非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崗抵掌可述豈直庭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陳生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坊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思未允不任下情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赤

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
 敦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
 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兇且絕響於中林白
 駒無聞於空谷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
 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
 既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
 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誰秀直操貞固
 抱惠肥運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遺道消之會羣黎蹈
 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
 屢招奸戚相逼身寄廟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二 史部 三

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
 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
 海方之於秀始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德
 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詰之上務方今六合
 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
 之徒以敦流遊之蔽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類
 風軌訓器俗陶遐仰流九服知化矣世溫為謙
 武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
 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
 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

仁傑曰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
 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珠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
 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武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
 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仁傑
 對曰文學蘊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
 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
 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
 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
 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為相仁傑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二 史部 三

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太
 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
 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三

經濟編

六曹類

吏曹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為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王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盼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是則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一

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盼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袪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為用是以亡也田居為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盼子之為人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劉惔每奇桓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為荊州

正罪

惔言於明帝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彌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為軍司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惔以為必尅或問其故云以捕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為也恐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

宋王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曾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父昇土置其門賀氏訴于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願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二

懼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蹙縮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不能獨居上疏辨析且言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以為前此屢困于賊者止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裨將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

慶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乃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論奏羣邪益忌修因傳致修罪左遷知滁州洙博學有識度以為自唐以來文格卑弱至柳開始為古文而世未知宗尚乃與穆修復振起之為文簡而有法元昊反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為練習未幾卒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史部 三

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密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搃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在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管仲淹初

以忠言讜論聞于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奸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史部 四

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為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曾不懇讓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

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作事如此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眾人謙論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五

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譁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况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止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誠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言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耻公山傷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

達不遺故於工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羣詢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閒處伏望早罷譏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羣邪爭進譏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六

罪敢竭愚弊惟陛下擇之欽陽修論相韓范富疏范仲淹富弼既出宜撫攻首益衆二人在朝所為亦稍沮止杜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婚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范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婿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章得象無所可否貫昌朝陰主之韓琦言於仁宗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

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為陛下
 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
 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
 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綱盡矣舜欽既
 得罪衍由是不安求去不許會諫官錢明逸論仲淹
 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
 復諧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兗州仲淹
 知邠州弼知鄆州衍清介有大節其去也君子惜之
 為國者欲求治且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和
 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欲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七

先和不可也管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
 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
 室大振既而悞用李逢吉為相逢吉大奸邪嫉度功
 業令門下朋黨辨八關十六子者與造訪訕百般中
 傷以至撰作誣讖謂度有天命憲宗既惑度遂罷去
 尋致河朔徐汴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僖宗用鄭畋
 盧雋為相爭黃巢邀請節旄事雋以畋語至切遂拂
 袂投碗而起喧於都下然眾議畋語為是雋議為非
 時又用宰相王鐸為都統出討黃巢雋大不悅益固
 執不與巢節旄只授以率府其意欲激黃巢之怒使

功不成以快已志殊不以天下安危為慮而僖宗
 不明終用雋議巢果大怒擁眾百萬自嶺表橫行天
 下是時大亂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兩京陷沒
 僖宗幸蜀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比久之巢雖漸敗
 而朱溫自巢軍投來終移唐祚自燭大梁茲二相者
 營私徇已用心不公擠陷忠良敗壞時政或翦弱王
 室或覆亡宗社為臣至此隕族何償此臣前謂賈禍
 召亂為國大患而不救者之明效也仁宗初召夏竦
 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
 力兼之挾詐任數奸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八

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略西
 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
 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
 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
 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
 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
 上即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為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
 鉞徙知亳州竦至毫上書萬言自辯乃徙判并州蔡
 襄言于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
 庶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惟且退一邪進一賢

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眾邪並退。眾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為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行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有曰。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奸。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為此鬼怪輩壞事也。富弼論辨正疏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九

神宗時富弼自汝州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若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奸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具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

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乃詔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功。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係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險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讓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為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十

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

正所以經世務帝曰然則卿設施以何為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嚴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

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令人心所以朝廷清明

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于帝曰陛下

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

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

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問有以君子小

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

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

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

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

基也兩宮深然之

晉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

代之為政以三桓分治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

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切謂謝安之于桓

氏亦用之于外而已未嘗引之于內與之共政也向

使安引桓氏而真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

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况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

專務含養小人為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

確邢怨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眾及確怨被罪有

司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察例蒙摧沮虛求何正臣皆

身為待制而明堂薦于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

明有典法而降旨褫職惟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

同為朝廷欽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為小人雖決

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

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

廷之至計也蓋區區請分

高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願望在位者畏懼莫敢

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

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

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

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

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

亦不為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遂先帝之臣為言以

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唯辨折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

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愚則恬然無

事此等既悞先帝又欲悞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

再破壞耶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

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人不報會有旨詔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史部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史部

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嘗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已而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召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悞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秦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和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廣流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各以至吳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史部 三

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上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州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積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州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待至左右必進奸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

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

大憂則眾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于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于宸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怨憤已積一發其害必大不可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史部 十四

徽宗時任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進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彌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

寧宗時太學生楊宏中與周端朝張道林仲麟將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

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為父老權呼發敵天聽一至于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固知彼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事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謂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辯其非即遭斥逐六館之事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五

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同亂上書煽搥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

聖王既沒受之者衰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為國本則大臣之替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眾矣管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秦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心一國威齊土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眾民猶不能

以為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于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亡黨行公道以為私惠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舉於民各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聚徒威羣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管子法禁篇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民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于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流訛王道陵闕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六

則強梁禘氣片言違正則斯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計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鈞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弊不能反及漢祖仗劍武夫勃興憲令寬除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讐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挾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

又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僞，終篡國祚，忠義之流，耻見纓緋，遂乃榮華丘壑，其足苦惱。雖中興在邇，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王荒政謬，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倅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于其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誣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吏部 七

第非一恥一事可成宜以漸解故曰滂事也

說風角推占當放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諱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存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吏部 六

不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彌共為部黨圖危社稷
 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
 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恭為八顧
 朱惜田繁疎耽薛敦宋布唐龍龐谷宣褒為八及刻
 石立墀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
 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
 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
 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
 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沒不
 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史部
 元
 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惟禍毒
 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
 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
 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于是又詔州郡更考
 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
 五屬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
 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
 典訓之文有繆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
 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疆言
 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

令世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詔
 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支
 事蕩然矣凡黨事始自其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
 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受符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
 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范曄黨錮傳論
 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議
 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
 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
 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
 及勵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玘覃之弟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史部
 元
 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
 昌言于穆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
 無稅以關節得之穆宗以問諸學士穆德裕紳皆曰
 誠如文昌言穆宗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詔黜
 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劔州刺史汝士開江
 今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
 幾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
 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明黨更相傾軋垂四
 十年
 敬宗即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敬宗復用之

以此所究

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謂逢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其黨以為然亟白逢吉日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敬宗曰陛下所以為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度支負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敬宗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謀不稱於上請加貶謫敬宗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貶紳為端州司馬逢吉仍帥百官表賀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大輕敬宗許為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史冊 三

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為逢吉之黨所讒人情嘆駭紳蒙先朝獎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况無罪乎於是敬宗稍開寤會閣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表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敬宗為太子敬宗乃嗟嘆悉焚人所上諸紳書雖未即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文宗與李德裕論朋黨事德裕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為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苑中書舍人汝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下執政下曉有司為主人求

武宗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至京師以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武宗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難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勅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好問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武宗為之

初德裕論之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卒身自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修乃進朋黨論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史冊 三

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相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奉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待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滕甫同修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用之也帝曰卿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三

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綱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為名言乃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肺腑帝知其誠蓋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皆問之甫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甫會議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因極力排甫

八編類纂

宗時甫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嚴

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廷等積不能平劾試館職後問訪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覲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與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願請宰臣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臣以願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願不宜在經筵乃罷願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三

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願為首而朱光廷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宗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眾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名為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慙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奸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

鳴息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黃復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
更先朝之法呼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塚斷
棺暴尸哲宗問許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乃止於
是追奪光公著贈謚卞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呂
大防為秘書監摯為光祿卿轍為少府監並分司南
京初李清臣冀為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
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為
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
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
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三

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
議者亦勿復言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
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嘗記之又曰蘇頌知君
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
靈仙觀擊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
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
法令益峻奈天下何

呂大防朴厚恣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華士
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
祐之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

大夫王勣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
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辯於簾
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
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咎先
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
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
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
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覲知潤州而宗愈居
位如故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三

徽宗時江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
其人以媚於己為同忠於君為異借威柄以快私隙
使天下騷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本皆出
於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
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鈞斬祛之隙也先帝信
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
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
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
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淪之奈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
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
相告有不遜語及於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

至親遂坐罷

時元祐元符末，蔡京、蔡卞、蔡攸、蔡絳、蔡元，皆從者，略盡蔡京所未愜意，乃與其客強凌明，非蔡京所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鼎、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廷、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奸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京等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七

復請下詔，藉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為正上、正中、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悉加旌擢。鄧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蔡京又自書奸黨為大碑，頒於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

恨之

孝宗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為人王者，但公是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為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為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為清高，駁駁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六

光宗時，劉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踈弃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此

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遂者紛紛往往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進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訐訕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冀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河澹見之數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三

日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孫州進士王介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遂故設爲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爲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詔僞學之黨宰執權任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邵泉然言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僞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僞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

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中漕司云自勿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孝宗以周必大爲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政于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常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然之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三

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官世職亦不任諫評其官人受授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爲輕重議者多以正名爲請神宗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承旨張誠一領之

定官制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允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史部

三

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上陵下替無復綱紀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前之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於死於是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秩相承粲然有叙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內為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太平者皆由此道也近歲以來中外主兵臣僚徃徃不識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虛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

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鈐束長行其言悅色曲加煦嫻以至懦怯兵官亦為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悖慢寔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所謂下陵上替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今寬貸犯階級之人明法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風則所繫乃億兆人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明階級之法戒勅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敢有輒行寬貸曲收衆心者嚴加罪罰以警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安同馬光論階級疏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史部

三

亦不聞別分利權特創使額而軍須取足玄宗侈心既萌貪地不已北事奚契丹南征閣羅鳳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揚創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為租調地稅使雖利孔始開禍階將構然版籍根本尚在南宮肅代物力蕭然於是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征稅多端本于專置使額故德宗之初首降詔書追行古制天下錢穀皆歸文昌咸謂故事復興太平可致而天未悔禍叛亂相仍輕費不充使額又建於是裴延齡以利誘君甚於前矣憲穆而下或迫於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

率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思國家三聖相承
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茲辰也所宜三部
使額還之六卿今莫若精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
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分判之又擇本部侍郎二
人分掌度文戶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分判之
則三使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
總知帳目分勾稽違

漢之宗臣蕭何為丞相漢儀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
在輿為下有疾法駕至第問得戮二千石申屠嘉欲
斬內史晁錯是也霍光受顧託之重當伊周之地廢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三

昌邑王上表太后丞相臣敞為首大司馬大將軍臣
光次之其尊崇如此中間常置左右丞相亦嘗改為
相國亦為大司徒大抵漢之丞相是為三公于天下
無所不統後漢亦以三公為宰相則司徒本西漢丞
相也其後或為丞相或為相國或為大丞相雖互為
之名其實一也曹公司馬師昭趙王倫王敦王導劉
義宣齊高帝梁武帝爾朱榮陳武帝侯景齊獻武隋
文帝皆為之歷代多非尋常人臣之職亦多為贈官
然自秦以降實居百寮之長今尚書令統領眾務提
舉綱目僕射貳之誠為崇重且非統國政宰天下之

宜倚中中書令如直以尊崇則太師不然上公太
尉始可師長命百寮也龍朔中天寶初嘗改侍中
書令為左右相遠協伊尹仲虺為左右相周公召公
相成王為左右之義斯誠允當或謂尚書令僕射則
錄尚書之職是官之師長按前代錄尚書霍光張安
世王鳳趙喜牟融鄧彪張禹李固王導褚彥回齊明
帝之徒或是三師或三公或是大司馬大將軍兼之
皆秉朝政猶古冢宰百官總已實宰輔也其時別自
有令僕今僕射雖嘗改為丞相名同而職異品秩又
未崇極上有三師三公尚書令豈比前代丞相受任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三

也其襲舊名無實者若今刺史皆云使持節按前代
使持節得戮二千石其王公已下封國皆南面臣人
分茅建社其開府儀同三司則禮數班秩皆如三公
置府辟吏今並豈有其實乎此例甚不能遍舉安有
僕射因改丞相之名都無丞相之實而為百寮之師
長也又與丞郎絕禮若隔品致欲則諸司長官與隔
品寮屬其可絕禮乎斯不然矣僕射議
晉孔融疾曹操專法漢王室寡弱於是建議欲復古
千里之制不以封建操遂惡融終於害之然此本由
漢家制度無法不稽古爾設今京師諸侯素有分限

則強臣何由曰緣以黜陟今朝廷甫欲建設近輔周
 衛都內誠不宜復存五州節制之疑以開後世諸侯
 因緣封建之萌漢武本置三輔皆治長安中非不知
 鼎立千里之內為便也其意乃實不欲使億兆之眾
 偏有所分而已及唐雖以同華為二輔各自一郡然
 猶不立軍額者皆方面征鎮當一道者也臣謂今日
 事體固當法之忠武彰化等軍額盡可停罷獨存其
 州名於理為允對議論輔
 舊平章事遷中書令國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令者
 而今儀同三司一階兼管日宰相累遷之官舊禮部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吏部
 尚書遷戶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
 祿大夫一階兼管日尚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
 戶部戶部遷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
 今正議大夫一階兼管日侍郎累遷之官卿寺亦然
 管之官品難於進今之階秩易為高而又降七品為
 八品降五品為六品降三品為四品至其不可用也
 則議請減陰反以舊品為定而章服之今降五為
 六降三為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在
 則所謂非漢唐之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驗於此
 然猶未有害也舊尚書省不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

下台而為一則其治速今尚書省總天下之政中
 書門下析而為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然者至所謂
 畫黃錄符牒關刺由上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淡旬
 遠者累月有夜半停印待報而其務乃比於竹茹木
 屑之細或者補衣貸食未得其決而事久失於期會
 則非惟不合今日之務而良有害公卿大夫所以不
 擇於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人損益之而已矣蓋隋
 唐二十有九而今寄祿階二十有五如益其階所與
 舊日之官品相對無併三遷兩遷而為一階則階正
 矣還舊日之品秩凡議請減陰服章之名必合三五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吏部
 七九之數無易前古之常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
 事大而變則由寺監而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
 事速而小者則許之專決或專達而不為次第上下
 之道久則事正矣階正則朝廷尊名器重品正則義
 理安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遠近之人皆不
 失於期會修此三者而官制立矣單件辨
 蔡京率意自用欲更制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
 開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
 職悉倣機廷之躡修六尚局建三衛郎遂詔太師太
 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

三公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為次相之任
更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尚書左僕射為太宰
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
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濫冗名
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
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蒙古自鐵木真已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
為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閣亦掌兵柄
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史部

三

等官忽必烈既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
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兼兵柄
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
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
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
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
晉武帝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左長史傅咸上
書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舊都督有四今并監
軍乃盈於十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
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虛立軍府動有百數而

無益宿衛五等諸侯坐置官屬諸所廩給皆出百姓
此其所以困乏者也當今之急在於并官息役上下
務農而已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
荀勗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
清心晉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壹所謂清心也
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
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
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凡天下之吏皆減其半恐
文武眾官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廢施之若
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史部

三

李泌請復所減州縣官德宗曰置吏以為人也今戶
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二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
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無增乎且所
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為未當也至德以
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
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
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閣者不除府官上皆從之詔
先所減官並宜復故
李吉甫奏自漢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
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

節者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眾請勅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

治天下者如治家凡民之家隨其富貧視其族屬幾何一歲之費幾何賓客之資公上之須復用幾何度其家之所入然後量力而出之如是乃可以為家計也不如是其家無以自給樞府不知財用日月添兵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吏部

吏

而財用有無不知也三司使守藏吏也歲了一歲便為辦事不幸有邊境之急必取於民譬之家計是不度所入不量所出國不富實陛下未得高枕而優游臣故謂兵為大其次又有官冗今且以轉官一事言之太祖太宗朝仕官者或有功勞或有民譽則拔任其人莫不勸然以孤遠守常之人湮沉不遷者有之真宗設三年磨勘之法然後孤遠守常之人與夫權要圖進之士無異也日月既久漸以成俗雖有長材異能出眾入者有小過累未可遷也但能飲食言語於人無忤者數月必遷此三年一遷之法今為大

官守

弊也祖宗時卿監郎中無一缺人觀今班簿姓名可見也天下州軍三百餘處各入知州軍凡軍幾何人局少員多每至除待闕實一二年通判知縣之類率皆如此真宗時選人磨勘有遷京官者有不遷者仁宗時但無過咎無不轉官官冗如此可不思變更之術哉去冗百端此二者最大願陛下熟思之漸求消冗之說

宋蔡襄

司馬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府神宗不從命徙光翰林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吏

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出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正臣罪乞解銀臺司不報未幾方平以父喪亦罷方平慷慨有氣節平居未嘗以言狗物以色假人所至有政績然乏公輔之望唐王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繼進舉過人皆憚而畏之瑀終不自理嘗有勅不時宣行唐王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勅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之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故臣每受一勅必勘審使與前勅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唐王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山而然自經荒蕪綱紀頽陵清直之風既澆糟粕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澆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不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管輅缺有功管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為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于往管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為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修明者則人為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為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思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蒞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叙校游談為多少不以實事為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叙用長吏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

八編類纂

卷二二

望

望

朝無情官矣都督可謀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未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稔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羣望應詹為江州刺史將行上疏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自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宵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魚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為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幽尸前史所書可為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

八編類纂

卷二二

望

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于耳目哉晉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矣大夫而不能免此乎

唐太宗時馬周上疏言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唯重

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

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太宗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

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玄宗時韋玠奏郎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授他官玠

尋出為刺史宰相奏擬冀州救改小州姚崇奏臺

郎寬怠及不稱職玠請沙汰乃是奉公臺郎甫爾改

官玠即貶黜於外議者皆謂郎官謫傷臣恐後來左

右丞指以為戒則省事何從而舉矣乃除冀州刺史

臣竊以為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

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

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

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

於天下而欲為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

其始者迂濶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期月不報效

則朝廷以為是無能為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

然見稱於人者又以為有功而擢為兩府然則是為

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

不待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

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

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

之勢宜其奸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為卑矣

苟有能者而老於此不為不用也古之用人者知其

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其心不聞其

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久而不

遷至於為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

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矣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

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史部

四

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祀司民之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漢惠帝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漢律人出一算令算人出五算罪之也

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穀著為令詔曰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

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者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

臣按漢之時去古未遠所以著之詔令以惠愛

元元以蕃其生者猶有古意女子過時不嫁者有罪婦人懷妊者有養嬰兒失養者有給三代

以下漢祚所以獨長既失而復得者豈不以此哉

孝景元年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

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崔寔曰昔聖人分口耦耕地各相副今青徐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今宜遵故

事徒貧民不能自業者於寬地

北齊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遷於幽州寬鄉以居之始立九等之法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臣按江右之人大半僑寓於荆湖蓋江右之地

力所出不足以給其人必資荆湖之粟以為養也江右之人羣於荆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

而荆湖之官廩亦不得以役之焉是併夫之也臣請立為通融之法凡江右之民寓於荆湖多

歷年所置成產業者則各以稅戶之目其為人耕佃者則曰承佃戶於販易傭作者則曰營

生戶隨其所居之於官詢其所由彼情願不歸其故鄉也不願者則俾其供詞具其邑里定

為版冊見有某人主戶木貫無人者不許見當某處軍

匠遇關依明白詳悉必實毋隱然後遣官齋冊親詣所居供報既同即與開豁所在郡邑收為

見戶俾與主戶錯居其役有產者出賦無產者出力如此通融兩得其用江右無怨女荆湖無

曠夫則戶口日以增矣江右有贏田荆湖無曠野而田野日以闢矣是亦蕃民生寬力役之道也

漢自高祖訖于哀平氏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餘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餘漢極盛矣

臣按此西漢戶口極盛之數

桓帝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口五千六萬七千

臣按此東漢戶口極盛之數

隋承周得戶三百六十萬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泊于大業三年于戈不用唯十八載乃至八百九十萬

杜佑曰隋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墮廢姦偽尤滋高

八編類纂

卷二四

五

頽觀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彊宗收大半之賦為編昨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敷其信後行其令。悉庶懷惠姦無所容隋氏資儲逾於天下人俗康阜頽之力焉

胡寅曰方隋之盛也郡縣民戶上版圖者八百九十餘萬自經亂離之後十存不能一二皆獨孤后無關雝之法廢長立少而其禍至此也

唐天寶十三載戶九百六萬九千

杜佑曰唐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纔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

國馭遠為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也

胡寅曰明皇享國雖久戶口雖多不待易世而身自毀之比禍亂稍平幾去其半徒以內有一楊太

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嗚呼可不鑑哉

憲宗元和時戶二百四十七萬三千

胡寅曰天寶初戶幾一千萬元和戶僅二百四十

七萬是十失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異縛聚斂受諸道貢獻百姓難乎其阜蕃矣

臣按天下盛衰在庶民所以使民受害而戶口

八編類纂

卷二四

六

不得阜蕃者必有其根故胡寅論隋氏之耗不答楊感李家而咎獨孤后天寶之耗不罪安山山史明而罪楊太真李林甫元和之耗則又歸其獄於程昇皇甫鑄之聚斂焉嗚呼私意行於官禁而災禍延於閭閻小人用於廟堂而毒害及

於黎庶戒哉

徐幹曰夫治平在庶功與庶功與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

臣按

今制每十年一次大造黃籍民年十五為成丁十四以下為不成丁蓋得此意

制民之產

通典曰黃帝時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

臣按此井田之始

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冀州土白

壤曰壤田中中第五兖州土黑墳墳起而田中下第六青

州土白墳起也田上下第七徐州土赤墳曰墳墳田

上中第二揚州土惟塗泥田下下第九荊州土惟塗

八編類纂 卷二十四 七

泥田下中第八豫州土惟壤下土墳墟田中上第四梁

州土青黎也田下上第五雍州土黃壤田上上第一九州

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百頃

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之官播種特百

穀一穀非

臣按史記言稷少好耕農民皆法則之堯舉為

農師使教民稼穡則棄之為稷堯時已然舜蓋

以舊官申命之也當是時水土有未平者堯既

平之有可耕者矣故命棄播時百穀使民耕墾

以為食使不至於阻饑焉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

九穀黍稷稻粱秫二曰園圃

曰虞衡

之養也蕃盛也鳥獸五曰百工

阜也通貨

阜也通貨

阜也通貨

阜也通貨

阜也通貨

阜也通貨

阜也通貨

阜也通貨

阜也通貨

阜也通貨

阜也通貨

阜也通貨

阜也通貨

阜也通貨

阜也通貨

阜也通貨

阜也通貨

阜也通貨

阜也通貨

阜也通貨

阜也通貨

阜也通貨

阜也通貨

阜也通貨

道以惑眾不羣聚以劫掠民安則國安矣

大司徒頒職事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

二曰樹藝

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臣按可耕之地為井可畜之地為牧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

人各受二田百晦各受田百畝萊五十晦謂田

不耕餘夫亦如之正夫之外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

百晦餘夫亦如之別給餘夫下地夫一廛田百晦餘

夫亦如之

八編類纂

卷二十四

九

前漢食貨志聖王量能事四民陳力受職民受田

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

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

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愛其處麥於也更謂三歲

均厚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

田如比比謂也每大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

夫一人十畝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

原陵淳也鹵也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

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

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

臣按此言受田之法大略與周禮大司徒遂人

所言相同周禮所載周家一代分田授民之法

皆出乎此也

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

朱熹曰東西為阡南北為陌古者因田之疆畔制

其廣狹辨其縱橫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

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田間

為此所以正疆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

之計商君行苟且之政盡開阡陌悉除禁限所謂

開者乃破壞刻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

八編類纂

卷二十四

十

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也

臣按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皆謂開為開建之

開惟朱熹則以為開除之開焉夫自秦用商鞅

廢井田開阡陌之後民田不復授之於官隨其

所在皆為庶人所擅有貴者可以買有勢者可

以占有力者可以墾有田者未必耕而耕者未

必有田官取其什一私取其大半蘇洵謂欲復

井田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

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為也縱使盡得平原曠野

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

糧窮數百年專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葉適亦謂今天下為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數歲一代是將使誰為之乎就使為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十數歲之內天下將不服耕乎由是觀之則井田已廢千餘年矣決無可復之理說者雖謂國初人寡之時可以為之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之後亦終歸於繁廢不若隨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如朱熹所云者斯可矣正不必拘拘於古之遺制也然則張載之言非歟曰載固言處之

八編類纂

卷二十四

二

有術所謂術者必有一種要妙之法其言隱而未發惜哉

漢文帝時董仲舒說上曰秦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倣古限民名田名田古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

漢孝哀時師丹請建限田下其議孔光何武請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

北魏孝文時李安世上言田業多為豪右所占奪雖

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上善其議下詔均天下人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裁樹者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三十畝

唐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二百四十步為畝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凡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自狹鄉徙寬鄉者得賣口分已賣者不復受

八編類纂

卷二十四

七

按井田既廢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一時識治體者感慨古法之善而卒無可復之理於是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然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請斷以一年為限如自今年正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官府亦不之問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餘數不許於是丁多田少者許以丁配田因而定為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田相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沒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吾未立限之前不復追咎自立限以後惟許其鬻賣有增買者併削其所有

雖家生子將成丁者以田一項配人一丁當

夫差役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

以田二頃視人一丁當一夫差役量出雇役之

錢出財田少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數之外以

人二丁視田一項當一夫差役量應力役之征

出力者若乃田多人少之處每丁或餘三五十畝

或至一二頃人多田少之處每丁或至四五十

畝七八十畝隨其多寡盡其數以分配之此外

又因而為仕宦優免之法因官品崇卑量為優

免惟不配丁納糧如故其人已死優及子孫以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五

寓世祿之意如京官三品以上免四項五品以上

一畝外官則遞減之無田者準立為一定之限

以為一代之制名曰配丁田法既不奪民之所

有則有田者惟恐子孫不多而無匿丁不報者

矣不惟民有常產而無甚貧甚富之不均而官

之差役亦有驗丁驗糧之可據矣行之數十年

官有限制富者不復買田與廢無常而富室不

無鬻產田直日賤而民產日均雖井田之制不

可猝復而兼并之患日以漸銷矣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五

大學衍義補

戶曹類

郵民之患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之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日散利

散其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去幾五曰審樂

弛役六曰舍禁七曰殺哀八曰索鬼神而修之

日青禮九曰多昏十曰索鬼神而修之

除盜賊十一曰索鬼神而修之

遺人十二曰索鬼神而修之

之委積以恤民之艱

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

委積以待驛旅

稟人之官長掌九穀之數

之匪頒

數邦用

用以治年之凶豐

食謂一者人四

月之中食

中食

中食

中食

食不能人二鬴若一月之食一人不則令邦移民就

穀移民之不足者以詔王殺邦用凶年則用

按周禮十二荒政是國家遇凶荒之時救濟

之法也遺人所掌是國家常時收諸委積以待

凶荒施惠之法也廩人所掌是國家每歲計其

豐凶以為嗣歲移就之法也蓋其未荒也預有

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又有以救

之此三代之良所以遇災而無患也歟

司救凡歲時有天患謂災民病則以節節節巡國中及

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八編類纂卷三十三二

臣按疾疫之災多生于凶荒之歲凡遇荒年宜

預為之防使之不至于飢餓而內傷勞苦而外

感積聚而旁染是亦救荒之一助也

穀梁赤曰五穀不升也為大飢一穀不升謂之曠足

貌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

之康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

味康臺榭不塗也也廢侯侯廷道廷內不除修百官布

而不制雖布列高鬼神禱而不祀惟所禱此大侵之

禮也

臣按君食不兼味以下數即周禮膳夫所謂大

荒則不舉者也譬諸父母焉其子不哺而已乃

日餘膏梁於心安乎

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飢而食菜

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王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日年

不順成君衣布布衣摺摺也本也閑梁不租不租山

澤列澤也不賦賦不賦土工不興大夫不得造

車馬

魏李悝平糶法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

熟之所斂而糶之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以穀賤

時則增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則減價而糶以利民

名曰常平倉

臣按耿壽昌常平之法非不善也然或連歲皆

歉或此種熟而彼種不收苟其斂散之際非斟酌

酌而上下之六法將有時而不平者矣惟今江

北之地地可窖藏雜種五穀宜做此法於要害

處立常平司專差戶部屬官往蒞其事隨其熟

而收其物不必專其一因其時而予之價不必

足於官視年豐歉隨時糶糶之倉用壽昌之名

歛散行李懼之法庶乎其可也。

隋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無差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胡寅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隨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飢民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飢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

八編類纂

卷二五

四

愚竊有一見請將義倉見儲之米歸併於有司之倉俾將所儲者與在倉之米揆陳以支遇有荒年照數量支以出計其道里之費運之當社之間以給散之就量用其中任其事者不必以見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以在官之屬所司擇官以委必責以大義委官責人以用必加以殊禮。

代宗時劉晏掌財賦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

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檢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于蠲免某月須如于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在晏所統則增非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繼季年乃千餘萬飛五代周顯德六年淮南飢世宗令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八編類纂

卷二五

五

胡寅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約予為術聚歛之臣以頭會箕歛為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潦而稅不蠲蝗蝻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民戶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于民者尚如此而况貸于公者其責償固不遺餘力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

心。王者之政也。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歲歉民流命侍御史乘傳安撫發倉廩出粟及賑貸

神宗熙寧二年判汝州富弼言襄鄧汝地曠不耕河北流民至者日衆臣遣官察其無業可復者盡給以田羸疾老弱不任農事者始以粟給之

司馬光因遣使賑濟河北流民上言京師之米有限河北之流民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爲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有可生之路豈復有流移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六

臣嘗因是而論之周宣王所以中興者以蕩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也晉惠帝所以分崩離析者以六郡蒼飢流民入于漢川者數萬家不能撫恤之而有李特之首亂也然則流民之關係亦不小哉山西陝右之地皆是平原古時運道今皆澀塞雖有河山地氣高寒物生不多一遇荒歲所資者草葉木皮而已其民尤易爲流徙莫若設常平倉當豐收之年以官價雜收諸穀各貯一倉歲出其易爛者以給官軍月糧估以時價折筭與之而留其完儲

米之耐久者以爲蓄積之備又特遣臣僚尋商旅入關之舊路按河船入渭之故道若歲運常數有餘分江南漕運之餘以助之一遇荒歉舟漕陸輦以徃蓋此二藩非他處比是乃近邊之地尤不可不盡其心

仁宗一遇災變則避正殿變服捐膳徹樂恐懼修省見于顏色惻怛哀矜形于詔令災所被之處必發倉廩賑貸或平價以糶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又不足則誘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災甚則出內帑金帛或鬻僧牒或留歲漕或免租稅寬逋負休力役罷科率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七

薄關市之征弛山澤之禁不能自存者官爲收養不得其死者官爲瘞埋
慶曆八年河朔大水知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山林陂澤之利聽流民擅取必者爲大冢葬之明年麥大孰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
臣按其法之最善者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

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也。云任其事者不必見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在官之屬是也。

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州郡爲十萬戶。如一户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賄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原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

八編類纂

卷二五

九

臣按曾鞏此議。但似民一戶貸之米十石。一旦責其如數償之。難矣。不若因時量力。稍有力者償其半。無力者請貸之。或立爲次第之限。可也。孝宗時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初建之。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是一鄉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後請以其法行之。他

處。

臣按朱熹社倉之法固善矣。然里社不能皆得人。如喜者以主之。又不能皆得如劉如愚父子者以爲之助。熹固自言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適。其害又有甚於官府者矣。

熹又嘗言於其君曰。臣曾鞏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爲後來之鑒。

八編類纂

卷二五

九

臣按蘇軾書云。朝廷厚設儲備。熙寧中本路截發及別路般來錢米。并因大荒放稅及虧却課利益。累百鉅萬。然於救荒初無絲毫之益者。救之遲故也。

臣願

聖明行下有司。俾定奏災限期。則例頒行天下。災及八分以上者。馳傳。五分以上者。差人二三分。以上入遞。隨其遠近。以爲期限。緩不及期。以致誤事者。定其罪名。秩滿之日。降等叙用。

隆興中。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乞賞格以勸

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紅同辛棄疾帥湖南賑濟揚文祗用八字曰切木者斬閉糶者配

願明敕有司遇有旱災之虞勢必至飢窘必先榜示禁其劫奪諭之不從痛懲首惡以警餘衆決不可行姑息之政此非但救飢荒乃弭禍亂之先務也然則富民閉糶何以處之曰必先諭之以惠鄰次開之以積福許其隨時取直禁人侵其所有民之無力者官予之券許其取息待熟之後官為追償荷積粟之家丁口頗衆亦必為之計筭推其贏餘以濟匱乏若彼僅僅自足亦不可強也

臣請以在倉之米尖入平出之餘逐年所得之米皆用以為備豫之數歲抄計用之時量入為出之際不在數中仍留在倉存其名數以待荒年之用又立為定制凡藩臬州縣民間詞訟屬戶律者如戶婚田土坊場津渡墟市之類訟而得理者俾量力而出米中田者上田一畝三十石下田一畝二十石或四五石之類其無理者亦罰米以贖罪皆貯之倉以備荒政及前此歛民以為

賑濟者皆通歸官廩常年則依例挨陳以支荒歲則別行開給以散積之歲月必有贏餘其或不足又須多方設法以措置之隨處通融以補益之使必足而後已一旦遇災有備無患矣可分民為三等上戶償如其數中戶取其半下戶盡予之又於戶部十三司之外依工部繕工司例別立一司添設官吏專以備荒每年夏六月麥熟秋九月以後百穀收成之候藩府州縣將民間所種有無成熟分數逐件申達十月以後通申一年之數兼計明年食足與否有收者幾

鄉無收者幾鄉鄉凡幾戶得過者幾家必須賑給者幾家官廩之儲多少富家之積有無近邑何倉有米近鄉誰家有積或借官帑以為備或招商賈以通市或請於朝廷有所蠲貸或申於上司有所干請凡百可以為賑濟之備者皆於未荒之先而為先事之慮歲歲而襲其常事事而為之制人人而用其心雖有荒旱水溢民無菜色矣擇民之長周禮大司徒施教法于邦國外而都鄙內而都鄙使之各

八編類纂 卷三五 戶部

八編類纂 卷三五 戶部

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送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其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以通水，樹以直木，之。

臣按六鄉六遂即漢之亭長三老嗇夫唐之里正坊正宋之保長者長之任也我

朝稽古定制於天下州縣每百一十戶為一里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五 戶部
十戶為甲，每甲有長，在城謂之坊長，或謂之廂長，在外謂之里長，或謂之社長，保長十年而一役之，役周而更造其籍，事力有消長，則遞升降之，又於每里推一年老有德者為老人，凡民間有戶婚田土鬪毆爭競一切小事付之聽決，又制為木鐸使貧而老者振之以警眾，其詞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其在京縣也，月朔京尹引赴御前聽宣諭而我

聖祖又製為教民榜文，昭示天下，古人識治體者

漢月以此

所以必重親民之任，而與民最親者，里胥也。漢人於鄉亭之任，三老之設，俾其勸學鄉里，助成風俗，得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嘗以歲十月賜以酒肉，或賜爵級及帛，任之既專，優之又厚，是以當世之士夫皆樂為之，如張敞朱搏鮑宣仇香之徒，方其微時，亦嘗為其鄉之亭長嗇夫，不以為流也。

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

臣按此郡置守之始，古者土分為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邦國都鄙有六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五 戶部

鄉六遂諸侯之國，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所謂鄉遂視後世之州郡所謂鄉遂大夫視後世之牧守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

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于是為盛

宣帝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

臣按此詔可見宣帝信賞必罰之政然史又謂或對帝言成偽增戶口以蒙顯賞是後吏多為虛名由是觀之則帝之所以綜核名實者未必皆實也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五

戶部

又詔曰潁川太守臣宣布詔令百姓鄉同化孝子

第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與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徵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又詔曰大司農臣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無疆外之交束修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臣按宣帝之於良吏不獨生而褒升之及其沒也猶賜金以奉其祭祀焉則夫當世之為守宰

者安得不感發而思奮哉

先是哀平間卓茂為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後以病免歸光武即位先訪求茂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司馬光曰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于世而獨能旌循良之吏真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五

吏部

明帝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嘗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

章帝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惻惻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臣益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臣思舊臣綴朕意焉

順帝時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變則下不安業久臣其事則民服教

化臣愚所謂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吏職滿歲乃得辟舉

王安石曰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
能徇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
其功不可以及其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
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害之小
者不足悉數也

臣按九載黜陟之典始于唐虞後世任人惟西
漢為最久黃霸在潁川至於八年然未有一定
之制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五

戶部

六

唐制近畿之州為四輔其餘為六雄十望十緊及上
中下之差縣有赤縣畿縣望縣緊縣上縣中縣下縣
七等之差宋朝定天下諸縣除赤縣畿縣外四千戶
為望縣三千戶以上為緊縣二千戶以上為上縣千
戶以上為中縣不滿千戶為中下五百戶以下為下
臣愚請分府為上中下三等州縣之等亦如之
上縣以編民百里為率中縣五十里以上下縣
四十里以下其縣之過百里者或陞以為州或
析以為一二縣縣之人民少者割附近里分益
之州之人民少者或降而為縣或益之以近民

而府亦然如此則官吏之所治者有繁簡以
次其殿最土地之所出者有厚薄以此科其財
賦人民之所聚者有眾寡以此定其徭役浙之
嘉興府止三縣宣德間則析為七矣景泰初元
浙寇作而分溫處閩寇作而分建劔廣寇作而
分南海與其析之於殘破之餘孰若置之于全
盛之日哉

唐太宗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唐改太守為刺史朕
嘗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
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五

戶部

十七

玄宗引見京畿縣令咸以惠養黎民之意又詔新除
縣令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中有
不第者吏部侍郎坐遷
玄宗又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諸州刺
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陽洪張甚盛自為詩親善贈
之
唐玄宗制選京官唐制京官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
有政迹者除京官唐制京官均承為定式
又詔三省侍郎闕擇唐制京官者郎官闕擇嘗任縣
令者

時于延陵為建州刺史入辭宣宗曰建州去京
何對曰八千里宣宗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
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即萬里也

宋神宗謂文彥博等選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
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庸人嘗痛心疾
首以上

漢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其後復置監察御史
文帝又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御史武帝始置部刺
史以六條察郡國成帝更為州牧未幾復為刺史

唐分天下為十道置巡察使尋改按察使後又改採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五 戶部 吏
訪處置使又改曰觀察使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
使

宋初置轉運使後又置提點刑獄凡有四司曰帥曰
漕即轉運使曰憲即提曰倉各自建臺每司各有長官掾
佐

臣按漢以來雖設刺史州牧觀察節度轉運提
刑等職然官無常制治無定署其流之弊乃至
任分而不一權重而不掉雖有監察之名而無
刺舉之實誠能委任大臣俾之推擇監司豫於
未用之先廣為詢訪遇有員闕隨才選任又于

既用之後責以實效果有異能即加旌異顯有
實跡不次明揚而不肖庸懦貪鄙之徒不顧其
一家之哭如此則十三道之藩泉數十員之正
佐皆得其人而郡縣無不良之吏

宋神宗謂文彥博等曰諸道帥臣轉運使職任至重
一道慘舒係焉宜謹擇其人久於其任漢宜循名責
實須用此道彥博對曰為治之要無以易此以上
分民之牧

舜典肇始十有二州
朱熹曰中古之地但為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五 戶部 吏
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
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
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而冀
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

谷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桑遠能邇惇學德有德允
信元之厚而難拒絕任人也惡之人也蠻夷率服

禹貢禹敷分土以別地隨山刊木莫定高山大川
冀州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
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
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鄭樵曰

鄭樵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使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是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後世之為史者。主於州縣。故州縣移易而其書遂廢矣。

臣按舜以前皆為九州。至舜乃肇為十二州。蓋禹治水敷土在肇十二州之前時猶九州也。其後禹復并為九州。商因之。觀左傳所謂昔夏之方有德也。九牧貢金。及商頌所謂帝命式于九圍。可見矣。

八編類纂 卷三五 于

周官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蔡沈曰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摠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

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豳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

孫炎曰爾雅與禹貢職方皆不同。疑殷制。大雅崧高詩篇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乎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其首章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也四國于蕃也四方于宣

臣按人君建國以為國之植幹。實欲資之以為京師之屏蔽。而宣布王者之德澤也。三代以前則列爵分土。以為國家蕃翰。自秦罷侯置守。所以為國蕃翰者。藩服州郡而已。

春秋公羊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隱公五年

臣按陝古弘農地。蓋在今河南陝州也。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八編類纂 卷三五 于

河南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

劉夔曰必周知共利害貫而通之。一天下之財用。養天下之人民。講同享其利焉。

臣按古者言九州者有三。禹貢之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夏制也。爾雅之冀幽營兗徐揚。荊豫雍。商制也。職方之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周制也。商有幽營。而無禹貢之青梁。周有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此三代九州之不同也。然此皆三代以前封建之制也。後世郡縣亦不異焉。

秦而漢因之蓋設此官以監郡邑及察其官吏也自武帝置郡刺史不復用監直至我朝乃復遣監察御史巡按天下藩服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巡行天下詔曰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阯孤寡鰥獨或置於衣食甚憐憫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第者力田帛人三匹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三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寃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無贅聚

臣按末章所謂縣鄉即賜無贅聚尤切中後世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五

五

有司之弊當是之時詔令之頒無有虛文恩典之施皆有實惠使者御命所至有如旱暵而得時雨也

元狩五年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巡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論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詳問隱處亡位及寃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今制既歲遣御史出巡天下藩服而又時遣大臣巡撫即漢人此意

元鼎二年又遣博士中等巡行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飢救民免其危者具舉以聞

臣按博士之官通經學古者也漢朝遣使分巡天下豈無理政事司憲法之臣而必用儒生哉蓋漢人本經術以為治猶有古人尚德不尚刑之遺意故其詔書所下多以教化仁政為言略不及於法令征賦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五

五

元封五年置刺史掌詔六條察州凡十三部焉漢制刺史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勿詔平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郵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行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臣按漢郡最大共一郡可以當今之布政司。其刺史以六條問事所監臨之州其官吏人民有犯在六條者即舉問之亦猶今以御史監察天下藩臬也。然今制御史出巡一方凡事無不在所省察非若漢人非條所問不省也。一歲易非若漢人居部九歲也。蓋得中制而萬世所當法者也。

宣帝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同暴虐之心今或罹刑罰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

八編類纂

卷二五

戶部

三

勿坐遣大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巡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

元帝初元元年詔曰間者地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巡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庶無憂矣

又建昭四年詔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懼不克任問者陰陽不調五行失序百姓之憂惟蒸庶之

失業臨遣諫大夫博士當等二十一人巡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相將九卿其帥意毋怠

臣按元帝二詔皆因災異遣使巡行天下也其後成帝建始三年遣諫大夫林鴻始元年遣諫大夫理永始二年遣太中大夫嘉祿和二年遣光祿大夫亦皆是因災異而遣

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又奏曰漢家立制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

八編類纂

卷二五

一

功樂進今增秩為牧以高第補九卿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茲先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乃復以為刺史

順帝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宋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黑綬以下便輒收舉

臣按漢順帝遣此八使者分行天下顯以考察守長為事而不及於民然去貪污之吏即所以安窮困之民也

唐太宗遣杜淹巡關內諸州出御府金贖貧民男女

自賣者還其父母其後又遣褚遂良等三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

臣按唐太宗遣使關內又分遣使巡四方所遣者乃杜淹褚遂良輩皆極一時之選

德宗時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陸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察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淨誦審其哀樂納市價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計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戶部

月視案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眾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閔稼以奠稅度產以衰與差征科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積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

臣按蔡襄言請令至之郡其孝行著聞及年八十九以上者為疾依漢故事量予布帛卹貧無所養者為寡女餼傭於人償其餘

值而追還之若為僧尼僧年四十尼年三十以下並除其籍而歸養更無此等子孫官給餼糧責任親黨鄰里養之以沒其齒寃結無告使者擇吏而治其曲而力行篤學衰老淪滯表之以勸風俗郡縣吏治黷壞其尤者貪墨即令責訊材不任職者易之或雖潔廉而違法慘刻及年七十已上昏老而不知退者咸以名聞願一切罷之其官吏貪墨因使摘發監司之官不糾隨而坐之即使者不糾異日傾敗事在使者巡行已前并使者坐之襄言非但宋時可行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戶部

慶曆中歐陽修言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整緝則困弊已極而未能速效如欲用功少為利博及民速於事功莫若精選強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

臣按修奏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自三丞以上至縣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諸路按察使請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備見官吏其公廉勤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皆以朱書之

又有中材之人，別無奇效，亦不至於曠敗者，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官吏修上。此議朝廷重於特遣使，惟詔諸路轉運使兼按察，修又言臣之議本欲使者四出，使天下悚然。知朝廷賞善罰惡之意，按文責實，以救民急病。如漢之刺舉，唐之黜陟，使之類久荒之地，必先芟闢，然後以時耘耨，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而耘耨者爾。

八編類纂

卷二五

三三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六

大學衍義補

戶曹類制國用

總論理財之道

書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然民乃粒，萬邦作乂。禹貢六府孔大修，庶土交正，底致慎財賦，咸則之也。也三壤成賦，中邦中國。

蔡沈曰：六府孔修者，謂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庶土則非特殺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上事。底慎財賦，謂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咸則三壤，謂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成賦中邦，謂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

臣按：古夏盛時，其取民之制，有所品節準則，如此後世征歛無藝，惟循簿書之舊，無復考核之實，田之等則無別賦之多寡不倫，既無底慎之心，復無成則之法，此民財所以恆不足。王制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量入以爲出

國無九年之蓄口不足無六年之蓄日急無三年之蓄日國非其國也

厚文既極
江河妙用
全在此

今日制國用亦宜做此法每歲戶部先移文內外諸司及邊方所在預先會計嗣歲一年用度之數其處合用錢穀若干其事合費錢穀若干用度之外又當存積預備若干其錢穀見在倉庫者若干該運未到者若干造爲帳籍一一開報又預行各處布政司并直隸府分每歲於冬十月百穀收成之後總計一歲夏秋二稅之數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戶部

三

其間有無災傷逋欠蠲免借貸各具以知至十二月終旬本部通具內外新舊儲積之數約會執政大臣通行計筭嗣歲一年之間所用幾何所存幾何用之之餘尚有幾年之蓄具其總數以達

上知不足則取之何所以補數有餘則備之何所以待用歲或不足何事可從減省某事可以暫已如此則國家用度有所稽考得以預爲之備而亦俾

上之人知歲用之多寡國計之贏縮蓄積之有無

周禮春官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而賦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云

曾鞏曰用財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財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而致天下之富焉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嘗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貧焉且以宋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九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三

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二萬四千員皇祐官數一倍於景德治平則三倍之矣其餘用財之端皆倍可知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凡入官之多門用財之多端皆可考而知之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其所費皆如景德之數則所省者蓋半矣而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

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
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
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
蓄矣

按曾鞏此議以宋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校之
以見其財賦出入之數乞詔有司按尋載籍謹
求三朝所以費用其財者考知其數即今比舊
罷其所可能損其所當損從其約而杜其浮其
議卓然可行願人君肯用與否耳臣嘗因其言
而疏以為

八編類纂

卷二六

四

今日常行之要務竊惟我

朝疆宇比宋為廣而百年以來無甚鉅費凡宋
所謂郊資歲幣祠祿昔無之其最費者宗祿養
兵蔭子耳然蔭子止於武職文臣亦無幾焉臣
考諸司職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百五萬二千
八百七十戶墾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
十三頃稅糧二十九百四十四萬石戶口之數
較之宋雖畧相當而
今日墾田則過之遠矣所入既多而所費比之
又少是宜

國家儲積數倍於宋焉請自今為始乞命有
心計臣條稽考洪武永樂宣德正統以來戶口
墾田及錢糧金銀絹帛之數每歲出入比今孰
多孰少然後即其見在據其歲之所入以計其
歲之所出該用幾何餘積幾何以定

今日出入之數庶幾曉然知
祖宗之故實府庫之虛實而不敢輕費焉

貢賦之常

禹貢冀州厥賦惟上上錯上第一等錯雜也兗州

厥賦貞貞正也賦以厥貢漆絲漆宜地宜厥篚竹器盛

人編類纂 卷二六 五

織文錦綺青州厥賦中中第五厥貢鹽絺絺細海物惟

錯非一徐州厥賦中中第五厥貢惟土五色五方之

封夏翟翟雉羽孤桐以為琴浮磬石露水濱蠙珠珠

服暨及魚厥篚玄織玄亦黑色揚州厥賦下

上上錯第七等雜厥貢惟金三品金銀璠璣玉篠簜

竹可為矢南華可以成羽毛可以為惟木棟宇楛島

夷卉服今木厥篚織貝貝小厥包也橘柚小曰橘

錫貢錫命荊州厥賦上下第三厥貢羽毛齒革惟

金三品柎幹栝栢三木礪砥砮石丹砂惟簡籛

竹柎木名可包匭匣菁茅酒者厥篚玄纁纁色璣珠

也柎為矢

者組類 豫州厥賦錯上中出第一等雜厥貢漆象絺紵
 厥篚織績細梁州厥賦下中三錯第八等雜出厥貢
 璆玉鐵系銀白鏤剛砮石磬石熊羆狐狸織皮四獸
 及毛可藏雍州厥賦中下第六等厥貢球琳玉琅玕石
 似珠者

臣按國家之用度皆取於民而取民之大綱曰

賦曰貢而已禹未治水之前地猶未平是水土
 既平始可以任土作貢分田定稅焉九州各有
 賦有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者也凡貢諸侯
 以獻於天子者也大禹成功之後條陳九州所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六

有以為定法孔子刪書特載之於夏書之首以

示法天下俾後世之有土有民者取民之制視

此為準焉凡外此而別為名目如後世之進奉

和買勸借之類皆非經常之制也此兼言貢賦

五百里甸服畿甸百里賦納總禾木二百里納經禾木

三百里納秸半桑服總結上皆布四百里粟禾木五

百里米

蔡沈曰內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外百里

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籬皮

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

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
 重精麤也

馬端臨曰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
 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為王畿
 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
 不輸粟然則上貢即和稅也

臣按虞夏之世天子之田止於畿甸所謂五百
 里四方相距各千里也田賦之入止於米粟近
 地則併其本藁取焉蓋米以食人藁以飼馬無
 非以為國用也然其取之也因其地之遠近非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七

若後世槩取焉

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
 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賦稅不愛人
 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
 無所傳

秦舍地而稅人收大半之賦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
 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海內潰叛
 漢興天下既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
 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

臣按漢文帝在位再賜天下半租其後也遂除

之而不收者十餘年當是時豈一切無所用度

哉茲蓋文帝恭儉節用國有餘蓄之明效也

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塵古勤身從

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

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昭帝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

唐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一曰租下男一

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土

所出歲輸絹或綾絕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

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

臣按自古中國布縷之征惟絲枲二者而已今

世則又加以木綿焉唐人調法民丁歲輸絹綾

絕及綿輪布及麻是時未有木綿也宋林勳作

政本書匹婦之貢亦惟絹與綿非蠶鄉則貢布

麻元史種植之制丁歲種桑棗雜果亦不及木

綿則是元以前未始以為貢賦也考之禹貢揚

州島夷卉服註以為古貝則虞時已有之島夷

時或以充貢中國未有也故周禮以九職任民

嬪婦惟治蠶枲而無木綿焉中國有之其在宋

元之世乎

代宗始以詔定稅而歛以夏秋

德宗時楊炎為相遂作兩稅法夏稅無過六月秋輸

無過十一月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而均收

之

陸贄曰租庸調之法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

身則有庸法制均一兩稅之法每州各取大曆中

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定為兩稅額惟以資產

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

臣按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

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

而重其戶賦田之賦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

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

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

楊炎而少之乎

臣竊以謂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有時而盛衰

定稅以丁稽考為難定稅以詔檢覈為易兩稅

以資產為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

之外不許分毫利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

外別有徵求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我

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而定天下之賦。稅因

其地宜，立為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

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過

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也。隨其田之

寬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

最多者，以為額也。其額數，則具於黃籍，總於戶

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

設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

惟逐戶編為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詳分，宦

人編類纂

司有所營為，隨時起集，備借事已，即休。所謂籍

布之調，無有也。不役之籍，無有也。

憲宗時，李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

纔百餘戶。闕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其他州縣，

率相似跡。其所以然者，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鄰，致

迫俱逃。此皆聚斂之徒，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

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

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

臣按李渤謂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免之，是

然矣。然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具為常法。

歲十月以後，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所分守

地，親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縣本里民

逃去開除者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

其產安在，明白詳悉開具，即所收以補所除

其產以求其稅。若人果散亡，產無蹤跡，具以

聞，覈實除免。如李渤所言絕攤逃之弊，賦以上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

用。

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犧牲包

貢。二曰幣貢，玉馬皮。三曰幣貢，玉馬皮。五曰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貢。六曰貨貢，金玉龜。七曰服貢，絲絮。八曰珍

貢。九曰物貢，雜物。

臣按大宰九貢致邦國之用，謂之致者，言自至

而已，非有所求也。謂之用者，言適於用而已，非

無用也。蓋自祀貢以至於物貢，固非無用之物

而亦非有意而求。

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

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

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求來獻。

光武下詔曰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
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
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
宗廟者自如舊制

和帝時南海獻荔支龍眼奔騰險阻死者繼路臨城
長唐差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為薦
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

安帝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疆熟或
屈萌芽味無所至而大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
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
時乃上

順帝永建四年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大官
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華不惟竭忠宣暢恭
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令封以還之

隋煬帝幸江都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薄
則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
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
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賊生計
無遺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

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
則以代租賦

臣按唐制州府歲貢土物其價視絹無過五十
匹所貢至薄其物易供間加此數亦折租賦不
別徵科及考其所以為貢者不過藥物食用而
已祖宗以此為制後世子孫乃有如代宗之生
日貢獻至數千萬加以恩澤者德宗之臣有日
進月進因而得遷官者

太宗謂朝集使曰任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產則
充庭實比聞都督刺史邀射聲名厥土所賦或嫌
不善踰境外求更相倣效遂以成俗極為勞擾宜改
此弊

憲宗禁無名貢獻至者不甚却學士錢徽懇諫罷
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臣按既知其非而禁之而又不甚却復因人言
而罷之而又嚴勿使之知吁學士雖不知吾所
戒之人則知之矣非但所戒之人知之而當世
史臣且筆之於冊焉

五代周太祖命王徽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
罷之詔畧曰所奉止於朕躬所害被於庶民又曰積

於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物

宋太祖詔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

真宗時內侍裴愈因事至交州俾其進龍花蕊帝怒

黜愈

孝宗詔諸路或假貢奉為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

園林海錯則疆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蟲珍味之屬則

抑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產之物為苦仰州備

條其土產合貢之物聞於朝當議參酌天地宗廟

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修貢外

其餘一切並罷州郡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

八編類纂

臣惟我

太祖於國初即定諸州所貢之額如太常寺之牲

幣欽天監之曆紙太醫院之藥材光祿寺之廚

料寶鈔司之桑穰與凡皮角翎鱗之屬著為定

額俾其歲辦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遇有急

關之用則折租以市

○經制之義

周禮大宰以九賦上取於國一曰邦中

之賦邦中者二曰邦甸之賦邦甸者三曰邦甸之賦邦甸者

四曰邦甸之賦邦甸者五曰邦甸之賦邦甸者

六曰邦都之賦邦都者七曰關市之賦關市者

八曰山澤之賦山澤者九曰幣餘之賦幣餘者

按古者賦於民有穀粟之賦有兵車之賦而

又以九賦斂財賄者穀粟兵車之賦其常也此

九者不在常賦之數焉自一至六平地之賦

七至九興作之賦蓋古者賦取於民皆十分

取一凡上供與受采者各就所得一分之賦

而為十自用其八而以其二賦於國與夫關市

之所收虞衡之所獲及官府用度之所贏餘

諸所有貨賄幣帛皆以歸之大宰而昇以斂

八編類纂

之權遇國家有事當用財賄則以給焉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其禮有大小

二曰賓客之式其禮有貴賤三曰喪荒之式其禮有豐殺

四曰羞服之式其禮有尊卑五曰工事之式其事有

六曰幣帛之式其禮有厚薄七曰芻秣之式其事有

八曰匪頒之式其事有九曰好用之式其事有

楊時口周官以九職任民而後以九賦斂之九賦

之入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大宰又以九式節之

下至芻秣工事匪頒好用之微咸有式焉雖人

不得而踰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以為出此之

制度有不如式則大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世儒此指王以謂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所掌此其以受其貨賄之入金王曰貨頒其貨于受藏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合用財物凡頒財如下文以式法皆受之大府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即家削之賦以待匪頒即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

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以九貢之財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九貢九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其焉賦謂當人之數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入謂所收出謂所用呂祖謙曰關市之賦待王之膳服則膳服雖不會要不出關市之賦而已

王府主藏金凡王之獻於王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王府主藏金凡王之獻於王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內府主藏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良貨賄入焉

外府主藏布掌邦布之入出布泉以共百物而待非之用凡有法者無法不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李觀曰漢湯沐邑為私奉養不領於經費靈帝西園

皆入於太府則司書之要賦司會之鈎考而廢置賞之政行焉若以御府禁錢捐之親倖之手省關之中外人弗賄法制所不行校此所不及則傷財害良非經事也

臣按成周之制內府在內所供者乃邦之用外府在外所供者乃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交相稽考用之於外者取之於內用之於內者則又不免取之於外此宮中府中共為一體而

內外之情通而不至於相隔絕外有所費內亦不知內有所費外無不知或者深宮之中雖有之私欲有所妄費恐外人知而或至於中止亦

亦有之矣
司會會大掌邦之六典八法

者入則即祭祀以之貳副也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

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疇

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

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

書紀載本驗契合驗版具人民圖畫土地者之貳副也

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

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

廢置

劉晏曰司會職財計者也而必先掌六典八法八

則之貳副也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聖人以謂

會計以進身者不顧國政之是非不度民情之弊

疾惟利是積則非所以存國之體也於是擇中大

夫之賢取其道德猷為亞於家宰而才於列卿者

以司計會是故必知六典八法八則之本然後施

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

司書會計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即九貢

九事即九式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八出百物

出而用或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臣按司會掌鈎考司書掌書記二者之職交相

參互以此所掌稽彼所錄多其虛實昭然矣

以然者蓋以國家之大用度之夥其出入之數必為籍以紀之設官以稽之所以防有司之姦欺也

職內掌邦之賦賦是九賦九貢等總名入辨別也其財用之物而

執其總總要簿書以貳副也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

國之賦用職掌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

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或出以賜予

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

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知其色而奠定其錄籍也以

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

其出

臣按職內以掌邦之賦入職歲以掌邦之賦出而職幣又以振掌事者之餘財也夫財之入而

藏也既有官以主其數及其出而用也亦有官

以主其數至於既用之餘又有官以振舉之謂

之振者興起之謂也蓋掌事者所用有餘財既

不復用則乾沒矣故振興之以為他用則財無

沈滯者焉

原人主藏米掌九穀之數九穀黍稷稻粱以待國

匪分頒也賜賜給稍食稌以歲之上下上下謂

下

數邦用以知足否不足與以詔國用以治年之凶豐凡

萬民之食以民數計度食者人四鬴上也六斗四

一月食穀四鬴人三鬴中也年之人二鬴下也年

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教民之不足

詔王殺殺者邦用凶年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

治其糧與其食行道曰糧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

則止餘法用止殺也止餘法用者謂法武所當用

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臣按成周之時設為倉廩之官原人掌九穀之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手

數倉人辨九穀之物所謂穀者凡有九焉八則

掌其數出則辨其物數之人也不一物之出也

不同後世所謂穀者不過三四品而已江南止

於一稻江以北有粟有麥有豆三者然豆麥止

於京儲外郡亦少焉夫古之所儲非止一穀蓋

古人因其土宜雜種百穀以備旱潦穀有各種

隨其所成熟而取舍多寡焉非若後世各以一

穀為賦他穀雖狼戾不取也是以取之於民者

專而聚之於官者恒不足愚以為今日之取

於民者除江南歲運實京倉者外凡北方之賦

無問粟麥黍豆之類隨年所有皆用為糧一以

時價為準原額輸粟者估以時直如粟直六百

文豆直三百則以二石准一石焉他皆放此海

年支散先其易腐者亦准粟價而給之以或多

或寡諸穀之中惟粟為耐久地窖藏之可踰十

年隋人於洛口穿窖三千三百宜別設倉儲之

以待雜穀盡絕然後發之若其廩人之職擇武

臣中之家計優足者授之蓋久其任武臣不計

查考故也

詩曰小雅甫田彼甫也田歲取十千萬畝之我取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三

其陳舊粟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豐年

朱熹曰詩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人以為祿食

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有其新而散其舊以食

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

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

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

漢制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

時上小且見錢穀簿其遺欠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

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丞一人主帑藏

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勝之屬。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皆屬焉。後漢始以屬司農。水衡都尉主上林苑後漢省之并其職於少府。

臣按母將隆言於哀帝曰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應邵註漢書謂縣官公作當仰司農今出水衡錢以為異政。是觀之在大司農者國家之公用也在少府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公用所儲廼田賦之常數。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五

非軍國之需則不用私蓄所具乃山澤之餘利。雖燕好之私亦可用焉。其制雖異於周然出入之際有所分別不至混用而泛費誠循漢制以財用之司分為內外二府外府貯常賦所入。秋糧夏稅及折糧銀鈔絹帛之屬以待軍國之用。歲終計其用度之餘別為貯處以備水旱兵火不測之需。內府則貯凡天下坑冶贓罰門禁之屬以待宮室衣車賜予燕好之費。歲終則計其有餘者別儲以備他年之不足及外府或有不給則以濟之。夫外府有不足則可取之於內。

外者不入內者不出此謂計臣

二生漢書

內府則常為樽節使不至於不足雖有不足亦不可取之於外。何則軍國之需決不可無奉養之具。可以有可以無故也。

漢高祖時張蒼為計相

唐制度支郎中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道涂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

德宗時以吏部尚書劉晏判度支

宋沿五代之制置三司以總國計號曰計省位亞執政目為計相恩榮參樞同。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倉皆滿帝乃詔曰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三

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寧積於人無藏府庫乃獨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其後徭役巡遊不息百姓怨叛以至於此。

臣按馬端臨謂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未見其有以為富國之術也。隋承周後凡用人酒榷鹽鐵市征之類一切罷之所仰止賦稅而已。然自開皇三年以來屢減田租給復百姓其於賦稅甚闕畧也。然帝即位之初即建新都平江左營結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

賞賜有功並無所愛賞平陳功費帛三百萬
未嘗尚於用財也史求其所以致殷富而不可
得則以為帝躬履儉約六宮服御准之衣乘
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其燕饗不過一肉有
詞常以布袋貯乾薑蔥菜進香以為費用大加
謹省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
害民非迂闊之談也

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
屬有四一曰戶掌戶口土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之
事以租庸調斂其物以九年定天下之戶二曰度

八編類纂

卷二六

言

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涂之利歲計所
出而支調之三曰金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
數四曰倉掌天下軍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廩之事以
義倉常平倉備凶年平糶價

李翱作平賦書謂人皆知重斂之為可以得財而不
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
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地力有所遺輕斂則人
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

荒桑柘日繁

唐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

比部覆其出入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太
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
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楊炎言于德宗曰財賦邦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
治亂輕重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
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而知無以計天下
利害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從之乃詔歲終裁取以久
大盈庫度支具數先聞

德宗患宮中用度不足必言天子不私求財請裁
供宮中錢百萬繕廩

八編類纂

卷二六

言

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
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使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
不敢言

臣按德宗宣索於諸道而敕其勿使宰相知亦
泌知德宗非禮誅求而惆悵不敢言胥失之
然德宗之失是猶知所畏而泌之失則是為
臣而不忠也泌盡因其不欲人知一點明處而
盡言之安知德宗之不見聽歟

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
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

除鳳翔等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
浙東西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
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
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
時調發不在此數

蘇轍曰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為成書丁
等因之為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
納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參酌
同異因時制宜

按自此以後林特作於祥符田况作於皇祐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戶部 三六

蔡襄作於治平韓絳作於熙寧蘇轍作於元祐
五代唐莊宗同光四年以倉儲不足救河南尹豫借
夏秋稅民不聊生

宋太祖以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
人始於講武殿置封椿庫常欲積緡帛二百萬易湖
人首

太宗置景福殿庫隸內藏庫揀納諸州上供物謂
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闕復
科率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神宗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國

稅孔熾藝祖肇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期以募
孫志之敢忘厥志

按宋朝三帝積財於內庫皆非以為已私
尚鑒於茲毋錯認在庫之物以為已物輕取
妄用

陳傅良曰唐代宗時劉晏掌江淮鹽鐵之權歲入
百餘萬是時租賦之所入不過于二百萬而江南
之利實居其半憲宗時作元和國計錄天下
道而十五道不申戶口而歲租賦所倚辦者八道
東南也曰浙江東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岳鄂曰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戶部 三五
欽曰江西曰福建故韓愈有言曰當今賦出天下而
江南居十九

臣按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
郡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據諸司天下
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石

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
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

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
其民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多今

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資

